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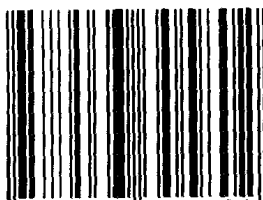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六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一

春秋胡傳參義十二卷首一卷　〔清〕姜兆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乾隆間刻九經補註本……一一五

春秋事義慎考十四卷　〔清〕姜兆錫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二六八

春秋公羊穀梁諸傳彙義十二卷　〔清〕姜兆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乾隆間刻九經補註本……四六四

春秋指掌三十卷卷前二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一）　〔清〕儲欣　蔣景祁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天藜閣刻本……六三二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條貫篇十一卷》提要

西河合集

春秋條貫篇目

卷一

隱公　鄭伯克段四條
仲子三條　莒入向
齊滅紀始末二十三條　平王崩二條
尹氏三條　州吁弒君六條
宋衛鄭戴十七條　鄭來易祊田許田五條
鄭伯入許三條

卷二

桓公　文姜二十二條
鄭莊抗王師　魯桓齊鄭之際二十三條
鄭忽鄭突出入始末六條
衛侯朔出入六條

卷三

莊公　齊襄娶王姬四條
魯莊伐陳四條　魯莊與齊桓交惡始末十條
齊滅譚　楚伐蔡二條
齊桓借平宋以與霸二條　宋萬弒君二條
齊桓以服鄭報魯九條　魯莊齊桓交好始末十二條
杞伯姬叔姬始末十二條
齊桓會盟　魯莊伐戎三條
鄭受許　天王責齊桓伐衛二條
仲叔姜氏弒逆始末十五條　齊伐山戎三條

卷四

閔公　邢衛狄相滅始末十三條
僖公
齊桓救鄭以伐楚十五條　晉殺世子六條
晉滅虞虢二條　齊滅弦
齊桓定王世子三條　齊桓伐戎
狄滅溫

昭公
楚弑君二條
楚靈會諸侯
楚戌復陳蔡始末十五條
魯公子出奔二條
莒君廢立五條
許弑君
蔡君出奔
晉執我行人四條
餘
吳越構兵始末四條
魯取莒邑十三條
北燕君出奔四條
楚召奔一條
晉昭會諸侯二條
晉滅戎
宋華向之亂三條
王室亂八條
魯昭出奔始末二十三條
吳弒君

卷十一

定公
許五國十條
十七條
之始三條
孔子爲司寇行事六條
宋大夫公子出奔六條
春秋條貫篇目
晉以一會滅吳沈始末四條
齊鄭衛叛晉始末四條
晉六卿相滅三卿分晉
陽虎之叛已三條
郈叛三條
衛伐曹二條
四
薛弑君
天王歸脤
哀公
魯伐邾九條
齊陳氏弑立四條
宋鄭構伐六條
齊魯構伐七條
衛臣出奔三條
衛世子出奔二條
蔡遷楚遷吳七條
晉納蒯聵五條
吳晉盟曾六條
吳伐我
吳楚爭陳三條
外此單簡皆年月災異事實條貫不同
齊郎位卒齊諸文並重

西河合集

春秋條貫篇一

蕭山毛奇齡大可 字初晴 又稿
遠宗 文輝 克有 廣較

康熙二十四年春

命考進士開春秋房卷主考者投題法一本曰如是則中不如是則不中按舊法春秋四題一單題二雙題一脫經題單題者單傳也雙題者合兩經爲一題而兩傳之語適相對也脫經題者題在此經而是題之義則在他經之傳中即他經與此經俱無涉也

國初儒臣謂脫經題不可訓其遵胡氏傳則得矣將貢孔氏經文于何所稍去脫經題但取兩單兩雙而爲四而于是三百年來專取胡傳閱卷之陋習爲之稍整特是年次題爲僖二十八年晉侯伐衛與宣九年晉侯會諸侯于扈而使荀林父伐陳爲雙題其法則伐衛以義伐陳以禮取胡傳義禮二字爲對待之文而貫則胡氏伐衛傳無義字也惟伐陳傳則一曰幾于自反而有禮矣一曰大哉義乎遂以伐陳之義字移屬伐衛幾于雙題亦脫經矣內監臨御史春秋家也見于所爲士閒有偏失義字者而爭之于曰

功令取雙題未聞取脫經題也夫經自有義其必脫經義而取傳義何解御史曰予不聞宋人之尊春秋經乎春秋經非他斷爛之朝報也朝報無緒而其事又不相屬無緒則不條不相屬則不貫不條不貫則雖不斷爛而不可爲法斷爛則廢矣傳也者蓋所以條貫之也予曰如是則叛經甚矣若之條貫之說始自杜預預所云經之條貫必出于傳謂夫簡書無事經之簡書必取丘明所傳之策書就其事而條貫之非謂經本無義必藉胡氏所傳文以貫其義也蓋觀胥間無胡傳矣且夫經有條貫傳無條貫也晉侯伐衛則必先諸楚人圍宋以爲伐衛之本而然後我之戍衛楚之救衛相繼而起晉敗楚師衛侯奔楚而晉楚爭衛之際于此聘稱則因而叔武赴盟衛侯歸衛次第秩然及衛侯以殺弟叔武致元咺訟晉則於後晉又執衛侯于京師君臣相獄甚至元咺歸衛自立公子瑕而不顧于是我公納賂天王陟赦殺元咺歸衛侯其見｛經文凡一十二條而後此一事之始末於焉取見蓋其事之蛛絲馬跡歷歷有穿串如此此非非丘明策書所得而條遞之者若夫晉成會匽明兩大爭陳晉不能救楚之伐陳而以其平楚而復

伐之其無禮孰甚焉曰自反有禮固已不過其後陳夏氏弒君楚來定亂而晉方坐視致六卿三帥幾舉而盡喪于邲之一戰其所謂禮義安在以無術之盲起而亂經宜乎聖經之坐廢也予懲其弊所以於餘用之頃既檢從前所爲傳自蔑稿帙作三十六卷而復于聖人之經再三致意檢其事之有緒屬者靡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二十二門一千八百餘條各有起訖或一條一屬或數條一屬爲之統紀而分合之歷觀其次第以務求乎聖人之意之所在于以維天綱而正王法條條井井明有穿串名之曰條貫雖有鑑乎雙題傳題之陋習而爲是篇然而聖人之微言或在是矣

隱公

元年　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周禮諸侯有盟會之典邾近魯爲興脩故盟之第策書不詳其事難桓十七年亦有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文然究是兩事不可迴矣

（鄭伯克段）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一門首條）

鄭武公之子莊公爲母姜氏所惡請立次子叔段

而武公不許莊公立姜氏請封京擬邑使居京城且復收西鄙北鄙至于廩延繕甲兵具卒乘將襲國而姜氏應之及期鄭伯乃以二百乘伐京京人叛叔段入鄢鄭伯遂克段于鄢而叔段奔共書曰克勝之也蓋善其勝之不殺之也公穀不見策書誤以爲殺之公曰克者殺也穀曰能也能殺也遂謂夫子此書責伯之養惡以殺其弟而不知策書具在伯未嘗殺弟也共者小國而今爲鄭邑叔據居之終其身初名京城大叔今名共叔皆以所居爲名故鄭伯寘姜氏城潁繻葛之戰射王中肩此

二事遂誅顯著而匿此一節其于此鄭國可謂周公誅管蔡季友酖叔牙仲孫慶父成法之變春秋闕卷卽書此以爲兄弟人倫所考鑑所謂一瑜善卽善之化工無偏私也

或曰姜氏將殺莊公此與宋襄夫人殺宋昭公罪同何以寬縱頗爲非是曰姜有罪人可治之莊下得治之也如僖莊姜氏弒子般齊得殺之僖不得而殺之也幸鄭莊悔之早爾後儒極惡鄭莊養成弟惡以厚其崩而待之斃總以殺叔二字致譏若知不殺叔則從前皆可諒矣徐仲山日記曰世以待斃責伯爲不迫而使伯不待斃遽如公子呂之言起而除之則無故殺弟雖用播公羊氏君親無將之一言以自解寧恕伯乎今伯不惟待之斃且待之不斃而深文之徒猶謂失教訓不早裁制則周公大聖尚不能得之管蔡而以之責伯不可也若胡氏解春秋旣知不殺仍然深文之謂莊恐軋已必俟其敗以絕其屬籍使不得枯父母之邦大春秋絕屬則斯斥其氏滅其族不立其後而鄭莊不然

經　二年鄭人伐衞

共叔已據共而共叔之子公孫滑奔衞借衞師伐鄭取廩延以爲其地叔猶有也夫共尚未除而又倚强援以爲之敵至于失地亦太甚矣鄭伯乃遣大夫之無名者爲之報伐而追不及滑仍竄滑於衞而不竟其事故策書討公孫滑之亂杜氏謂擬廩延之役而經祇書伐衞者善之也善鄭莊之不討滑也鄭人者鄭大夫也

經　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然而公孫滑在衞衞公子州吁共叔段之友也及州吁弒君自立悅然爲鄭伯弟段與師直帥公孫

滑請宋陳蔡與俱而伐鄭焉

（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宋殤以公子馮在鄭而請衛伐之然而仍以州吁爲主以吁爲共叔段友也乃三月之間而兩伐鄭則已甚矣故宋來乞師而公不與公子翬者弑隱之逆賊也藉吁滑二逆而毅然帥師以前遂再伐鄭焉其明年鄭因邾人之請始報宋伐而進不報衛（鄭人伐宋書伐非宋人）仲十年衛人復入鄭（衛人書宋人衛書鄭人）鄭仍報宋伐而不報衛（齊人鄭人伐宋經書帥師會）其不忍讎滑如此及莊十六年鄭厲公治雍糾之亂有公父定叔者共叔之孫公孫滑之子也亦在雍亂中德而稱衛厲公猶抬之歸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則在莊公時公孫滑雖之際已先立其子使之繼共叔之後世爲宗卿故得立于朝而與雍糾之亂而謂絕其族屬不使得居父母邦與起亂首

（仲子）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也隱桓嫡庶全不明白即經傳已記再娶之事謂初娶孟子再娶仲子皆爲夫人則桓自爲嫡而不幸周禮已亡公羊逆爲天子諸侯不得再娶之說致魯莊再娶姜氏衛莊再娶厲嬀皆無可解說于傳中斷續辨之鄙魯史殘闕夫子脩書極詳而丘明所據之策僅十無一備即惠隱桓三公母妻姓氏及惠公仲子謚子謚卒年月爲魯史本闕極宜詳核之事而無所不錯則他可知矣故善讀春秋者當讀經如此經則仲子爲嫡可知天王雖卑亦定無有以小君之則忽致之人妾之禮況乎王非無道主也如此經則惠公薨于隱元之前一年仲子亦死于隱元之前一年可知天王雖無禮亦定無有以二年方薨

而元年先致喪物之事況乎王非顛倒人也（年子氏薨爲仲子始死 故有謂生時致死物者）特此有二賵一賵惠公一賵仲子今以一使併行之且賵贈雖可緩而不可失時此時之賵不知于周禮有合否耳若其使宰咺者冢宰大夫職掌賻帑財物故以宰夫而咺名者使之賵者賵喪之物

（仲）五年考仲子之宮

此爲桓母成新宮也禮廟祭嫡夫人外則媵妾以子貴者亦祔之先公之廟此周禮也今以再娶小君而別置一室此不可解或曰三代廟制皆一寢

一姒故五年之後必分宮祏之然不可考矣考者
落成之名
(仲)初獻六羽
初獻者新宮始獻舞也諸侯六佾則小君亦六佾
矣或曰小君四佾不可考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策書未詳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策書未詳
公子益師卒

二年春公會戎於潛
策書未詳
(莒入向)夏五月莒人入向 條一
莒向皆小國據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
故莒人入向以姜氏還特入有滅國取地一例此
後向不見于經而終春秋之世莒有向邑則亦滅
向矣特策書全未詳耳
無駭帥師入極
策書未詳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策書未詳
(紀履緰來逆女)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條二十三
紀侯爵姜姓國削而近齊其來娶女不知是惠公
女隱公女策書不詳不可考矣履緰紀卿而爲君
來逆者字子帛見後
(紀)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子伯即子帛紀履緰之字也莒隣與齊隣紀侯既
怀我而遣大夫爲之脩成其親齊如此

(紀)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策書不詳其事然以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並觀
之則總爲謀紀耳此皆策書闕而經獨詳者
(紀)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之娣以待年始歸也
(紀)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紀平齊與莒而公復爲之尋盟成紀好也
(紀)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紀在齊東境管仲所謂東至于紀鄰者爲齊所必
得之地齊僖久欲襲其國幸鄭與俱故前盟石門
而此即親邀鄭伯而同往觀之總爲後遷紀地也

〔紀〕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謀齊難也
〔紀〕冬紀侯來朝
夏會郕而此復來朝總求魯援耳
〔紀〕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紀謀解齊難思倚王室之尊以求成于齊此必前
此會朝時與我魯多方誇耀因御上婚帝室以圖
存宗社此固畏天時保大不得已之用心也而無
如其不能庇也來者來魯而後逆于紀以魯爲宗
國主婚故也

〔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紀〕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鄭忽有怨于魯齊僖爲魯桓鄭解而爲鄭挾衛來
伐前十年經書戰於郎是也今鄭突初立鄭忽奔
衞我反得挾鄭以報齊衛郎之役經書諸侯敗
績實爲屯事獨是紀適于助魯且以怨齊僖之故
根本未強而遠思報齊怨以酬魯德則不量力矣
四師之敗適以中齊僖之隱耳
〔紀〕十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此齊襄也十四年齊僖卒十五年桓王崩乃襄繼
僖惡仰有謀紀之意而公往平之
〔紀〕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
策書闕今以經考之齊襄乃亦進姻帝室是年夏
單伯送王姬冬王姬歸于齊乃仰于王姬歸齊之
月遽遷紀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紀〕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侯之弟知紀不可保乃以紀之酅邑納之于齊
而身請事齊爲齊守此邑以姑存宗祀此事策書
未詳惟公羊曰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紀〕四年三月紀伯姬卒
我伯姬以遭難死矣策書闕
〔紀〕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于是齊大謀滅紀策書闕
〔紀〕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知不保慨然曰吾不能爲齊下矣乃去國而
聽齊取之大去者一去而不復返也經不書紀滅
者傷之亦予之也
〔紀〕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策書闕今以經考之伯姬以三月死至六月始葬

則當紀侯去國時必齊師臨紀故紀侯之去即喪柩在殯亦抑棄不顧齊襄始爲之葬之是齊師之逼遷紀侯之去不自由皆可見矣夫以國被人亡之際獨留一柩于其地爲讎人所拋固已不堪見其所爲撫之者非他人即伯姬也伯姬誰葬之是以齊侯遷紀紀季納酅伯姬葬于紀叔姬歸于酅魯史策書皆並無片語得詳其事而夫子哂哂焉書之又書之無亦有惻然于其間與

紀 十二年春王正月紀叔姬歸于酅

策書闕今以經考之紀侯之去國又經十年策書不備不知其寄居何所並是紀侯施而叔姬無所歸矣前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則酅雖齊邑然紀之宗廟在焉叔姬不大歸而歸酅夫子深予其歸之正也春秋書滅國三十未有如紀之詳且盡者蓋先王封國豈容滅絕凡五等侯爵所繫匪細乃以強大肆惡漫無顧忌雖以天子之尊宗國之重而不能庇一親戚子女負有譴之而憤然與惡絕傷者春秋開卷特詳此一事至歷三公閱五十八年合二十三條而吝嗟不已必至紀叔姬卒葬叔姬而後已誰謂春秋斷爛也

紀 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伯姬之娣卒不宜書其書者哀紀也

紀 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八月而後葬何其緩也然策書不詳其事矣予故曰經詳而傳略簡書備而策書闕傳斷爛經不斷爛非無謂也

隱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平王崩 三月庚戌天王崩 一兩條貫

平王 秋武氏子來求賻

平王崩列國宜遣卿弔喪致弔賻贈會今會不書喪而天王求賻於諸侯之卒待策書俱未詳其事可

尹氏 三年夏四月尹氏卒 一三條貫

策書不闕此事而左氏以巳意改尹氏作君氏且以隱公母聲子當之謬矣今仍考策書隱公爲公子時曾與鄭戰于狐壤而公被鄭獲因于尹氏尹氏者鄭大夫也公乃賂尹氏而禱于尹氏所主之神曰鍾巫遂與尹氏皆逃歸而立鍾巫之神于尹氏而每歲祀之因以尹氏本客卿尚爲內卿其卒也必以內卿大夫之禮臨其喪而書之策亦宜之

簡今簡書尚存而策書已亡之矣所稱者公蹤策
耳
（七）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此亦鄭人悔狐壤之役而納成者乃策書又不詳
其事
（卅）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隱以長庶攝桓位至此已十一年桓且長矣公子
翬請殺桓以求太宰公不許翬懼反譖公于桓而
請弑之先是公偕尹氏歸每歲就尹氏祀鍾巫之
齋出宿尹氏而不幸尹氏之已卒也至是出祭時
館于寪氏而翬得遣賊就寪氏弑公是此一尹氏

生則係公之忠雖死則係公之存亡有如此
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策書闕
（州吁弑君）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六條貫
衛君完者衛莊公之子桓公也桓公不知立于何
時據史世家衛桓立二年惡公子州吁驕奢絀之
而州吁出奔此春秋前事也至衛桓十三年始入
春秋嘗鄭伯克段之年而州吁在外一聞叔段襲

乃特請叔段而求與爲友此其志行之不良已可
見矣至隱四年當衛桓一十六年而乃有州吁弑
君之簡見于春秋按世家衛桓十六年州吁忽收
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而自立爲君則是州吁者
久奔在外非居國者也且俾兵入殺非居國而行
弑者也又且其事在衛桓之一十六年非衛莊初
死衛桓新立州吁乃得起而乘其隙也今策書全
缺但以衛莊寵吁石碏進諫一節誤載之隱三年
之後隱四年二月州吁行弑之前而且綴桓公立
三字于石碏諫文之末一似莊薨桓立公寵補諫
盡在此時而且弑完之策全無一詞遂不知其從

內出從外入有兵無兵有衆無衆則非信史矣予
謂此必爲惠以前之策側存是版而左氏即取之
以爲弑立之由實十六年以前之幾與非是簡是
策也故讀此經者亦但知州吁弑君已耳而其事
則無可考焉
（卅）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見鄭伯克段條下貫
（卅）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州吁乃爲其叔段興師凡三月而兩伐之
（卅）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晉即衛宣公）

五年夏葬衛桓公

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詳十七條一，此與……見一）

春秋宋衛陳鄭多搆兵。雖此。則宋衛鄭三國搆兵而他國附之。然皆宋衛合而鄭獨當者。皆考其緣始則鄭衛之搆由于公孫滑之奔衛。滑以其叔之子煽要衛師以伐鄭。此衛難也。宋鄭之搆則由于宋公子馮之奔鄭。夫宋公子馮之奔鄭何也。當宋宣公之死也。命其子殤公不立而立其弟穆公。及

春秋卷一 條貫篇 六

穆公死則亦舍其子馮不立而立宣公之子殤公者。商周立君法止有傳子傳弟二法而並無叔父傳兄子之法。故商制傳弟雖傳至一弟二弟三弟而三弟崩仍傳其子並無返而復授之兄子者何則以二法外無三法也（此可惜景泰帝不得……王之說）故春秋傳弟有一變一亂。宋宣傳弟宋穆而宋穆復遜之宋宣之子謂之變。吳諸樊傳弟餘祭餘昧而諸樊之子弒餘昧之子僚而自立則謂之亂。是殤公得立原屬非法。然且穆公慮後先使子馮出居鄭以絕其爭端。而爲子馮者亦復安於居鄭而並無

覬覦之意。以要鄭兵甲而殤公且謀伐鄭。十年十一戰必欲殺馮而後已。而宛之國怨民怒。至因人弒而迎子馮而立之。此殤公自取之也。乃當殤公未弒時則鄭遣次矣。此宋難也。鄭遣此兩難而不幸衛州吁者又其叔段之友也。向好兵而無所用今弒君而自專矣。乃爲其叔段興師。合宋與陳蔡而伐鄭焉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見前）

傾我公子翬則亦逆黨也。更合四國以伐鄭

五年邾人鄭人伐宋

春秋卷一 條貫篇 七

當是時鄭尚未報伐也。會宋取邾田而邾愬之鄭請合鄭以報宋

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而宋遂大興師以伐鄭取其邑

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必取其邑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時宋鄭大搆而衛稍息。有則以州吁已死。宋無從牽之。鄭亦不急報之也。特是時齊僖欲平宋衛于鄭以息其搆。而宋殤不欲。先與衛宣私爲會以

辭齊平鄭之策

宋衛鄭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是以齊雖會宋衛而鄭終未平

宋衛鄭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乃不意宋公不共王職假王命鄭伯討宋而以齊

齊皆諸侯之長使來告也公乃奉命與齊侯會而

齊侯亦惛然從焉

宋衛鄭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又會鄭伯焉

宋衛鄭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乃合三國以伐之

宋衛鄭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宋衛鄭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敗之取其邑

宋衛鄭 秋宋人衛人入鄭

是宋之受創雖鄭主之齊魯輔之然實王命也乃

宋則仍以怨鄭之故合齊與魯而專挾衛以報鄭

宋衛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且合三國以報鄭不克去而伐戴鄭伯乃救戴而

伐取其三師以邀敗之宋鄭之强弱不敵又如此

宋衛鄭 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

大夫孔父

于是宋太宰華督乘民怨之隙謂殤公十年十一

戰民不堪命皆司馬氏孔父爲之遂殺孔父而弑

殤公迎公子馮于鄭而立之而鄭難始息

宋衛鄭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衛鄭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然則宋亦何利乎

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秋衛師入郕

策書未詳其事

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策書未詳其事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策書未詳其事

秋七月 七年 春滕侯卒 夏城中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秋公伐邾

策書周章不合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與戎與以歸策書俱未詳其事

鄭來易祊　許田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一五貫條

周禮成王營洛賜周公朝宿之邑于成周以其邑近許謂之許田而鄭桓公為宣王母弟賜湯沐之邑于泰山之下以其邑名祊謂之祊田祊田近魯許田近鄭兩不相値久矣今王不巡狩則祊田可廢許侯不朝則許田可廢因各以就近之故願爲相易雖鄭意在親魯然其說不可訓也今鄭先歸祊以要必易且不言易而言歸而經亦爲之諱之

庚寅我入祊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乃我甫入祊而隱公薨矣桓公復會鄭以成其事

鄭伯以璧假許田

乃又不言易而言假在祊田曰歸我在許田曰假彼此必鄭故爲謙文藉以諱易名之不可居而經亦仰因其諱而又諱之若其加璧或許重于祊或鄭下于魯策書總未詳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乃易田成而盟以結之使不敗也然晉荀舜須曰杜嘗與許復周公之宇則似假公時曾敗盟而復其地者奈策書未詳不可考矣

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許男卒

八月葬蔡宣公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策書闕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挾卒

策書闕

夏城郎　秋七月

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策書未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鄭伯入許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一三貫條

鄭與許隣而鄭每易許許之存亡鄭似得而操舍之故春秋鄭許相爲終始此鄭首謀伐許也

許

秋七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鄭乃假齊魯之師竟入許國都而許莊已奔衛矣鄭伯使其弟許叔守許西偏以俟許莊之返雖不取其地然亦幾非許有矣

許

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許叔乃居許西偏一十二年乘鄭突出奔鄭忽復

入之際而自入之弟不知許莊何在何以不返國儀皆總未詳其事耳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姪讃較

春秋條貫篇二

桓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滕子來朝 秋七月杞侯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策書云懼楚不合

九月入杞

策書未詳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策書未詳

（文姜）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二十二條一貫

此桓求文姜也齊侯者齊僖姜之父也

（姜）秋公子翬如齊逆女

（姜）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僖愛女而親送之然於禮不合矣

（姜）公會齊侯于讙

（姜）夫人姜氏至自齊

(姜)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周禮女出嫁後隨遣大夫行致女之聘此以愛姜故使其叔父爲宗卿者行之

(姜)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姜)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

此時齊僖已死今所會者齊襄也先此齊僖以鄭怨之故令齊衛鄭三國來戰與桓公迎搆彼此皆怨者四年已絕好矣今齊襄繼起桓不得已乃思修好而會之

(姜)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而齊襄復修憾來戰于奚公憚勢不敢重尋戈之會而會于濼亦不得已也乃會畢而與夫人偕至齊則大誤矣豈是時齊僖夫人猶在而以歸寧之故同返齊耶抑藉此爲修好地耶総不可考矣

(姜)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齊襄乃通文姜而使公子彭生弒公于車

(姜)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姜)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而同喪歸今又去齊傳皆獨稱曰孫孫[illegible][illegible]也與

我君出奔曰孫義同

(姜)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姜)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祝丘魯地則必齊侯以事至魯地而姜以兩君相饗之禮行之然亦可考矣

(姜)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此時齊未嘗用兵焉得有師仍前年紀侯去國疑有師過遷之然已歸國與魯非冬狩禚矣此必有誤而策書今闕竟不可考

(姜)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姜)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姜)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是時齊襄死八年齊桓之立已七年矣不知何事又至齊而策書總未詳也

(姜)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

(姜)二十年春王正月夫人姜氏如莒

策書總闕

(姜)二十一年秋七月夫人姜氏薨

(姜)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七月而葬策書亦未詳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策書未詳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策書未詳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策書于事則不書其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策書未詳
葬陳桓公　城祝丘
（鄭莊抗王師）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條一

據策書桓王奪鄭莊之政而鄭莊不朝王乃使三
國勸王伐鄭戰于繻葛而三國以大夫帥師遂致
敗績鄭祝聃目射王中肩鄭莊大逆當坐首數而
諸國之罪亦從此不可貰矣春秋誅亂賊皆旅事
起義而文不求備如此卒但書伐鄭而他不書及
豈貸鄭莊乎
大雩　螽
冬州公如曹
策書未詳
六年春正月寔來

策書未詳
（桓公齊鄭之師）秋八月壬午大閱 條二十貫二
北戎伐齊齊侯與鄭莊以謀紀親密因乞師于鄭
鄭公子忽遂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戎二帥大良
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而齊侯德之時諸侯
之師皆集齊人饋餼使魯為班次而魯次居衛而
班衛後鄭鄭忽大怒請師于齊齊侯以衛師助之
將伐魯為先是公未許齊時齊侯欲以文姜妻鄭
忽而忽辭之至是齊愛忽甚必欲妻忽以他女而
忽又辭之故齊僖雖桓婚翁而親魯必不如親鄭

愛魯桓必不如愛鄭忽因謀助之使伐魯而桓公
知之假為大閱講武事以為備禦之計宜也
（齊鄭）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乃備之數年而謀終不解公以為齊遂衛助當藉
衛宣以釋之故乞與宣會而衛宣復叛之也
（齊鄭）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伯乃介齊與衛三國並來伐而戰于郎焉
（齊鄭）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又以戰郎未得志而重為是盟
（齊鄭）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不意春月甫盟而入夏而鄭伯已死宋莊公以鄭
突在宋乃納突而鄭忽出奔則其事已大變矣桓
公乃思乘鄭突之亂可圖報復又其時宋雖納突
而以重責突賂之故與鄭有隙且前此三國來伐
宋獨不與是宋可間也因遣大夫名柔者往會宋
公而謀與報鄭策書闕

齊鄭 公會宋公于夫鍾

公又親會之策書闕

齊鄭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又親會之策書闕

齊鄭 十二年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而無如宋未應也當是時公乃轉計謂我所報者
鄭忽也今鄭突忽突非我讎何必鄭諸宋與鄭乎
使宋莊與鄭突相好則我可合鄭而專意向齊此
亦一計也是以又爲是盟也

齊鄭 公會宋公于虛

乃又會之策書闕

齊鄭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又會而宋莊以突賂未遂終不肯與平公惛然謂
向者求成于衛而多一衛敵今求成于宋而宋不
應將必多一宋敵矣夫宋不肯平則宋者突讎也
突爭忽而齊不助忽則齊亦突讎也我釋鄭而助
突以報突讎突豈惡焉于是會鄭伯而求與之盟

齊鄭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遂與鄭伯盟武父而訂師期焉

齊鄭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又以鄭伯之所怨在宋乃先伐宋以殺齊宋衛合
并之勢

齊鄭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
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此條與紀重見

然後合鄭師以伐齊衛而一一戰之一一敗之雖
宋再出師與前穀丘所會之燕人亦專師以前而
皆不能敵

齊鄭 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公乃復會鄭于以結之

齊鄭 夏鄭伯使弟語來盟

而鄭伯復修盟焉

齊鄭 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不謂是年齊僖殂宋獨合齊衛伐鄭以報前四國
之敗而明年鄭伯以雍糾之亂爲祭仲所逐鄭忽

復入鄭而其事又變

齊鄭　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此二條見）

夫突出忽入失一助而增一敵其勢固已危矣加之齊襄初立新銳之氣勃不可當乃始為修好而與之會之

齊鄭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幸宋非是時與鄭大惡蓋宋之惡突者徒以賂也今忽之惡宋則以納突入而責與怨爭此固也故宋鄭不兩立必有讎伐而其時則仍以納突之說行之而我公則又求親宋非反怨為好乘鄭忽初入之際而會以伐鄭

（讀春秋二條見前篇）

八

齊鄭　十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乃伐之未克而謀再伐之

齊鄭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及再伐而公志遂矣向識鄭之怨可以釋矣故經亦大書至伐以了其事

齊鄭　十七年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而不意齊襄之蓄憾而復來戰也

齊鄭　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見二）

不得已修艾之會重會于濼當是時或齊欲夫人尚在營構之以修親好而無如其事之又變也先

傅氏曰桓頗有遠略嘗向大國焚咸丘嘗觀丘皆先事綢繆故當時有齊王服遂之盜觀其坑齊偕結鄭厲取四國之師稍有謀幹而完之積弱之餘不能躁扳至鄰水一滯而大事去矣援鄭忽以辭文姜而得齊之助桓公以挾文姜而翻失齊之助春秋每以鄭忽為證挾失援也妄言也特是桓之娶文姜本端不幸而不意鄭忽之讎彭生之淵此生髮思皆與楚人為終始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讀春秋二條見前篇）

九

六年蔡人殺陳佗

策書闕

七年春二月巳亥焚咸丘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八年春正月巳卯烝

天王使家父來聘

策書闕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策書闕

冬十月雨雪

九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忽突者鄭莊子也鄭莊有八子而四見于經曰忽曰突曰亹曰儀皆相繼爲鄭君而儀且在位最久凡一十四年而策書亡闕不知其廟號惟忽謚昭公突謚厲公見於穀但二公俱非嫡子忽爲鄧女鄧曼所出突爲宋大夫雍氏女雍姞所出而忽長于突且以鄧曼爲嬖臣祭仲是所娶故鄭莊生時即已立爲世子突及鄭莊卒宋莊公爲大夫雍氏執祭仲足使廢忽立突而鄭忽奔衛

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越四年祭仲恃立突之故專政于國而鄭突患之使雍糾以享郊殺仲而糾爲仲婿糾之妻泄其言于仲而仲殺雍糾乘遂突而突出奔蔡忽復歸鄭但忽之歸鄭不知其自歸之抑迎入之歟皆未之詳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是年突見忽之入復返櫟都殺守櫟大夫檀伯而自居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當是時我公以讎忽之故假爲納突以伐鄭而非其意也

越三年鄭大夫高渠彌有怨于忽弒忽立亹而齊襄蔡忽復殺亹而裂高渠彌于是祭仲立子儀越一十四年至莊公十四年突然後侵鄭獲鄭大夫傅瑕使爲內應始自櫟歸鄭殺儀自立又八年而突始卒是忽之立國祗二年耳突前立四年後立八年合一十二年而傳于其子是爲文公

十有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丙戌衛侯晉卒

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冬十月

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夏五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冬城向

衞侯朔出入　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衞一六條

　衞侯朔者衞宣公之子惠公也前十二年衞宣薨

　惠公立已三年矣按世家衞宣有愛夫人夷姜者

　生子伋以爲太子既而爲太子娶齊女未入室而

　宣自納之生壽子及朔焉壽朔長與齊女讒伋宣

　使伋之齊而令盜遮殺于途曰載白旄者太子也

　壽聞竊白旄先行殺之伋至曰此我白旄也又殺

　之惠公立左右公子皆不平伋立伋母弟公子黔

　牟而惠公奔齊

春秋條貫篇　卷二　十一

（朔）莊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衞

　黔牟立五年而齊襄以齊女故怨與師納惠公而

　我公以齊甥遣大夫溺助之

（朔）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

　逃二年齊復合五國之師以納惠公

（黔）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衞

　時周莊九年王人忽救衞此必王國大夫有與黔

　牟爲親援者故急來赴救觀其後黔牟奔周又十

　三年而衞朔以黔牟在周故怨王奔溫合燕師伐

　周納王子頹以報黔牟之怨則此一救衞必王國

　與黔牟有大關合而惜乎策書之亡也

（朔）夏衞侯朔入于衞

　衞侯乃以齊襄五國之勢抗王師復國殺左公子

　職右公子洩而黔牟奔周

（朔）秋公自至伐衞

（黔）冬齊人來歸衞俘

　齊惡乃復俘之

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說見元年

春秋條貫篇　卷二　十二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桓侯無子故召其弟獻舞于陳而立之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衞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　秋七月

春秋條貫篇三

蕭山毛奇齡大可稿（字大可又字初晴）　文輝充有　遠宗姬演　訂

莊公

元年　春王正月

（王姬齊）夏單伯逆王姬（一四條貫）

此齊襄娶王姬為夫人而單伯送之者也周禮王姬下嫁必使上卿送之故此逆字是送字之誤但送至魯者以天子不與諸侯婚必使同姓諸侯主之我魯宗國應主婚故來魯也

（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特莊公雖即位而尚在喪次恐齊襄來親迎不便行主賓之禮故築館在國外

（姬）王姬歸于齊

（姬）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為之服大功以魯主姬婚比之內女當服姊妹之服故也若王姬世次不知與魯莊何等輩稱桓王女合以何彼穠矣之詩稱之有云平王之孫則桓王女弟也特策書總未詳矣

元年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賜追命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illegible]

十二月乙酉宋公馮卒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五年秋郳犂來來朝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大水無麥苗

（莊伐郕）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一四條貫）

策書闕杜氏云期共伐郕而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按郕小國居齊魯間文十二年有郕伯來奔之文而世家云郕叔武為文王子則郕固同姓伯爵之國或是時偶有小嫌思以服之亦未可知特策書不可考矣

（郕）甲午治兵

將陳而教戰禮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乃以二國師討郕則郕在必降所憾者獨降齊耳
然則虐小何稱矣
〔郕〕秋師還
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傳文（莊惡與齊但　石木）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一十　目隊）
前一年齊無知弒襄公齊大夫鮑叔牙奉小白奔
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奔魯皆襄公弟也至是齊
大夫與子糾黨者將迎糾于魯而來爲起盟

〔齊惡〕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乃公爲伐齊納糾而小白先自莒人矣
〔齊惡〕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則不能納糾原可以已乃歷夏及秋而我師未退
齊桓因賈勇出戰我師敗績莊公喪所乘大路而
遞乘他車以歸
〔齊惡〕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然後使鮑叔來成請殺子糾而生得管仲召忽以
大召忽自殺管仲乃仕桓而爲大夫焉
〔齊惡〕冬浚洙

公乃浚洙以待之洙者魯之北齊之南齊魯所以
界也
〔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當是時齊桓思以兵政威天下而魯本弱與且糾
黨也請成之自魯始乃計前子糾之取而及三月
而遂與師集其地公懼命魯有尚士曹劌者草野
言兵事公忽見之請教曰必忠信而可公曰諾使
之主戰俟齊師作氣鼓三絕而後馳之齊師敗不
即逐也俟其奔之急轍已亂旗已靡無伏兵也夫
然後長驅而逐之境外

〔齊惡〕二月公侵宋
夫以齊桓之強管仲之謀初出師而敗于魯無足
道矣乃將合宋師來伐而我既知之而先爲侵宋
〔齊惡〕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及齊師宋師合并而來宜直入國都而求戰也乃
徘徊境上而次于郎邑公子偃魯大夫也能宋師
不整請先擊宋以敗之宋敗齊必退而公未之許
偃乃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犯之公從之大敗
宋師于乘丘公乃自以金僕姑射宋力士南宮長
萬生獲之齊師不敢戰既而亦去

十一年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越一年齊不敢報伐而宋先報之公復親禦之乘
其未陳而薄之而宋復大敗
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其明年宋萬宮長萬以見獲于魯之故爲其君宋
閔公所劇而萬遂弑閔其在宋之慽可稍釋矣獨齊
謀其謀已經四年而不能得志于魯且是年首會
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而魯獨不與與坮之盟未
免少歉因于是年冬忽反惡爲好急爲是盟而齊
魯之惡於此終焉若曹沫劫盟要反侵地雖世家
亦有之學向亦載公羊說載之傳中然策書無有
且似做夾谷之會而造其事者益夾谷反魯地本
夫子權宜之劃因其責貢賦而抵以是爵若無故
而反要地不惟齊拒與管仲不許即魯聚受[illegible]
豈許之且隱桓之際約三十餘年在齊魯並無侵
奪都邑幷挾地介猷之事況齊爲北地亦多有
安必如南淵陽虎所獻者鄆讙龜陰之田在汶水
北者而動曰汶陽無是理也然而世家亦傳之曰
此職國聞說文也手劍劫盟職國之習也

五

十年三月宋人遷宿
策書闕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哀侯獻舞者蔡桓侯之弟桓十七年繼稱蔡季
自陳歸于蔡者是也據傳蔡哀侯與息侯俱娶于
陳而息嬀于歸時過蔡蔡侯不儆息侯聞而怨請
楚文王來伐息而求救于蔡楚因其來救遂[illegible]
蔡敗諸莘而歸哀侯以歸
十四年秋七月荊入蔡
哀侯乃怨息譽息嬀之美以悅楚子楚子如息假
設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而嚐
而不言問之曰吾一婦而事二夫縱弗死其又奚

六

言楚子乃爲之伐蔡據世家傳齊伐蔡事且哀侯
留蔡九年死于楚蔡人立其子爲繆侯是此時哀
侯正在楚不得又有伐哀侯之事凡此皆不可考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小國而近魯者齊桓出奔時怨譚不禮因滅之
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宋萬即南宮長萬也長萬于乘丘之戰爲莊公射

而獲之宋督請還萬且謔之曰魯囚也萬弒之至
是弒閔公于蒙澤弒仇牧華督公子游游公子御
說奔亳萬子南宮牛與猛獲帥師圍亳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人以曹師伐亳殺南宮牛于師而猛獲奔衛長
萬奔陳宋請獲于衛衛歸之及請萬于陳陳人飲
萬酒而裹以犀革比至宋而犀革皆裂宋人並醢
之而立公子御說御說者閔公弟即宋桓公也
北杏 一五條貫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

齊桓興霸自平宋始平宋之會自北杏始然實不
知其何以平也以為賊宋討邪則南宮氏滅矣以
為新君未定邪則公子御說已在位矣必欲平之
豈御說不當立應別立一君乎抑欲使御說服齊
非當上尹不可考矣
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齊且謂北杏之會宋人背之復合三國以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齊請師王國以伐宋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然後宋服而會之夫平宋者平宋亂也今宋已無
亂而乃挾天王諸國之勢脅新君而使之服已乎
亂如是乎
十五年春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會于鄄
于是又會之而齊霸以起傳曰齊始霸也
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 一二條貫
北杏之會原偏無理乃以遂人不至而竟滅其國
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守其地逾四年遂之遺民飲齊戍而盡殺之可謂
快矣第不知此後仍還其國抑竟滅其民或遷其

民而策書總未詳也
十五年夏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策書未詳其事
鄭人侵宋 一九條貫
鄭突復國怨宋之不納之也遂侵宋策書未詳
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合齊衛報伐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可以已矣齊桓乃借此黜鄭御為斯會以為成霸

之役夫宋鄭搆伐與齊何與而欲其道成于已盛
則所謂兵車之會衣裳之會動合諸侯以號于諸
侯者無道之會也當是時我魯猶與會也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乃成之盟亦已矣鄭使詹至齊而齊又執之
秋鄭詹自齊逃來
及鄭詹逃齊與魯無與乃不謂其來于魯也
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
宋公盟
前此齊宋之怨延久未報乘丘長勺諸戰深切徙
以盟會未齊故假柯之盟以暫爲銷釋而乃敢齊
叛以與齊抗則桓行討矣又且齊宋讎魯原爲一
體今韭連齊宋正可介于是齊桓宋桓將興師
伐魯特爲是盟而公子結以致媵陳侯之故道出
其中乃爲參盟以解之此亦使臣專事之用心也
而無如齊宋之勢之不可已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夫以無故欲服鄭而移憾于魯公然見伐紛者之
行事豈可賭矣此皆策書全不解而夫子竄文一
一備書之以志齊惡者若夫陳亦與師者斯賤陳

宣姜衞女而我以同姓媵之意必公子致媵時以
盟鄄故謀其事而策書又闕之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桓乃自知無禮復遣上卿來修好而因而盟之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陳亦使陳大夫女叔來修好
冬公子友如陳
而我亦報之
十六年荆伐鄭
發謀未詳
邾子克卒　十七年冬多麋
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策書不詳其事
秋有蜮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二十年夏齊大災　秋九月
冬齊人伐我
策書闕先仲氏曰此齊桓操兵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策書闕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寇不知以何事見殺策書不詳時是時陳公子

完以御寇之黨而出而奔齊

夏五月

齊好非始桓 冬公如齊納幣 十二時條

齊桓爲柯盟以釋長勺乘丘之怨今復修防盟以

釋伐我西鄙之怨酬報已訖遂一意和結而申以

婚姻之好而爲魯莊者亦遂傾心以應之從來納

幣應上卿而公必親往過也非禮也時策書未備

不知莊所娶者何公之女或曰桓女則僖公娶姪

女矣僖十七年經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是也

以父子而爲僚壻不可且桓子賂公爲魯壻亦稱

莊女則未有其子壻我而我又爲其壻者或曰襄

女如胡氏所稱儷女者則齊襄之弒距今已一十

五年必不得有十五年前之室女于此未嫁且莊

娶襄女自以文姜爲主婚姜死距桓弒廿二年距

襄弒十四年何不于此時主婚納幣逆女一了其

事至身死二年而尚曰儷女之娶文姜主之毋誣

甚矣此必當時有公族他女可稱婚姻而策書總

未詳也諸儒非原有妻築臺黨氏已自娶孟任爲

夫人生子般矣周禮諸侯可再娶皆稱夫人則其

子皆是嫡故儒以爲再娶夫人之嫡子般爲始娶

夫人之嫡禮例雖然但可娶夫人則必始娶者已

死而衛莊姜未死而再娶厲嬀此孟任未死而再

娶哀姜其爲周禮與春秋時禮皆不可考耳

齊好 齊好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夏公如齊觀社

遂借祭社以耀戎器而請公往觀誇之亦親之也

齊好 公至自齊

齊好 公及齊侯遇于穀

未已也又爲遇以親之

齊好 秋丹桓宮楹

而我則以將娶于廟而故爲非禮之飾以誇之

齊好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復兩爲會以盟之

齊好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我又誇之

齊好 夏公如齊逆女

且親迎焉

（齊好）秋公至自齊

（齊好）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乃以孟任在宮而姜與公不同入

（齊好）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又不于至日朝廟而復隔一日始朝廟而行宗覿之禮是齊魯交好于此已畢而哀姜之禍則從此已肇其端也

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策書闕

荊人來聘

策書闕

蕭叔朝公

策書闕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四年葬曹莊公大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策書闕

郭公

策書闕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杞伯姬來 始來歸 政）伯姬歸于杞　十二條

此莊女也歸杞者為杞成公妻也策書闕

（杞）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是時杞惠公在位成公雖娶妻而未立也伯姬之來必有事而入于境而公亦必以有事而後出國而與之相遇而惜乎策書俱亡之矣若其不入國則以歸杞未久不當歸寧故止而不入禮也

（杞）冬杞伯姬來

此當歸寧時矣

（杞）杞伯來朝

于是杞惠修事大之禮而來朝焉

（杞）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乃越一十三年惠公雖尚在成公猶未立而成公之子桓公已生姬遂于寧母成亂之際攜其子來魯而使之行朝公之禮謂之朝其子是時假公為伯姬兄弟桓公者僭之朔也策書闕

（杞）二十三年冬十月杞子卒

乃于伯姬朝子之明年杞惠公卒而經不書不赴

事也今杞成公又死經第書卒而不書葬則道卑
而不會葬也
（杞）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于是成公之子桓公為伯姬所出向之擯而來朝
者今已立四年又來朝而修嗣君禮焉
（杞）秋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乃不知何罪而來朝而遽伐之而策書總未詳也
（杞）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
此以我伐故而伯姬親來求解免者策書闕
（杞）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伯姬乃修好乃欲求我女為桓公婦而我許之卽
經所稱子叔姬者第桓公年已長不知始娶何婦
有子與否而此所娶嫡又不知是何公之女而策
書總未詳也若夫姬自求婦者國君必無父必以
國母命娶婦此是周禮故夫子直書之而胡氏以
此為亂政之戒其不通也
（杞）文十一年春王正月杞伯來朝
又不知叔姬何故歸桓公一十四年而以有過當
去桓公特來朝請第絕叔姬而不絕我婚更以叔
姬之娣為夫人而我文許之傳云杞桓公來朝始

朝公也此是左氏臆語嗣君始朝則僖廿七年已
朝之矣若朝嗣君則未有十二年始朝者又云且
請絕叔姬而無絕婚此策書文而惜其又未詳也
（杞）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正月見絕而二月卽卒此必有以抑鬱死者經書
子叔姬一似我室子而未歸杞者此書例也
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莊公伐戎）二十六年春公伐戎（一三條貫）
（戎）夏公至自伐戎
（戎）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徐卽戎也）

策書總闕
二十六年夏曹殺其大夫
策書闕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齊桓會盟）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據策書陳鄭服也然陳鄭無叛亂之事何故使屢
要不過强伯脅之使從已耳齊桓之盟會總如此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自奔葬其友也
莒慶來逆叔姬

此又我女之嫁莒大夫者按莒嘗與我怨隱八年矜紀侯爲我婿因而平之故今且與莒大夫爲婚姻其後季文伐莒交惡如故至僖二十五年而莒慶親來復託衛求平因之有莒慶盟洮莒子盟向之事詳見于後

伐衛、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條貫

此衷譜無文而杜氏曰謀討衛也夫此時衛本無過何故討衛乃據他策謂初周莊王寵王子頹及惠王即位而子頹與王國五大夫作亂惠王奔溫其時衛侯朔者本弒兄賊也奔而反國惡公子黔

牟在周遂子頹奔衛遂奉子頹同燕師伐王并立子頹此前事也當是時賴鄭厲公突誅父之黨寵執燕仲父而奉王歸衛以居于櫟且入成周取寶器與虢叔謀納王其明年鄭厲公親奉王入京師殺王子頹以平大難而其時齊桓與衛已一十二年爲會爲盟正值服鄭報衛之際威行四出並未嘗曰天子蒙塵王室喪亂伯主爲之孫一國興一師發一矢也今相距又八年亂賊已消君側已清衛侯朔之肆逆旋已喪亡鄭厲公之獨身勤王建不世大功爲春秋以來可嘉之人亦且謝世已久而天王忽念前事特賜齊桓命使之討衛此非命之貿責之也乃桓亦自知無狀難以對衆因不敢復命諸國而第會我公而謀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而且不煩我師自爲抒戰兼令大夫之無名者統其衆第敗衛師罪以敗之而不知事在衛朔其子不受提桃而兜李雖鬩鬩亦無益也凡此皆夫子修衛譜時憫天王之意依事直書以使之自愧者故王室之亂外史失告于四方以致徐史無文然

總於此書見之是以子頹之逆衛朔之叛鄭厲之功皆策書所有而左氏無識不能合傳于此僅之下致東根西摘多所散軼而貿則僅策並存未有闕也其後首止葵丘謀定王位雖襄王此時實來告難然亦有惡而懺改悔自奮因之成就王之勤所謂迫于名義之不得已而務此僅按與鄭厲之獨身勤王無所爲而爲之者相去遠矣夫是條時在僖風搞與而假據有史人者請誦之日如是是責之非命之也醒而豁然門教我矣因即首凡闕改天王命齊桓爲貿齊桓且於非命之貿責之

句恍神助焉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鄭與楚無讎而無故以讎伐之其會而救之宜也

然楚之爭鄭則自十六年以後又一見矣

冬築郿　大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鄭許 伐 夏鄭人侵許

鄭許不兩立然自鄭莊入許後越四十八年至鄭

文而又往伐必别有其事而策書總未詳也

卷二 春秋條貫篇 十九

秋有蜚　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策書闕

秋七月齊人降鄣

策書闕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齊伐山戎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十三條貫

山戎病燕齊桓謀伐而爲會之先仲氏曰齊桓之

所爲攘夷狄此是也

山 齊人伐山戎

山 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但稱爲楚人伐鄭之故謀會諸侯救而荊伐鄭在

二十八年距此五年事已往矣後楚人伐鄭在僖

元年則在三年後焉得先事而知之殆穿極矣且

未有謀救鄭而聯會一宋公者且後此不救鄭也

卷三 春秋條貫篇 二十

仲叔婁氏弒逆始末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十五條貫

公子牙者莊公弟也莊有三弟曰仲慶父曰叔牙

曰季友皆桓公之子謂之三桓而莊公與季友同

母故季友以嫡弟爲桓氏宗卿而慶父叔牙皆下

之公始娶夫人曰孟任孫大夫黨氏女也初見孟

任美欲私從之不可乃盟而娶爲夫人生子般焉

及莊廿二年齊桓將修好于公因再娶齊女爲夫

人即後所稱哀姜者以氏族之貴聯娶之盛遂絀

孟任而先之者所稱正次也者雖其爲周禮爲春

秋時禮總不可考然向使孫氏有子則莊嘗立之

爲後不待言也不去姜無子則雖姜之勝叔姜已生閔公即先此始娶之勝成風已生僖公而皆不得尊而任始娶之嫡因議立子般而季友以宗卿佐之此必當時所受之禮又有然者不意姜有淫行與慶父私通其謀紬而任將廢子般而閔僖支庶勢雖纂易遂造爲非公不傳子而傳弟之說以變亂其事叢爲慶父弑立地也時叔牙與慶父同母助慶父而公問之因要季友使爲主文口諭以死卒般遊假公命酖叔牙于鍼巫氏而立叔牙子公孫茲父爲叔氏後

仲叔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及公薨立子般焉

仲叔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無如叔牙雖死而姜氏與慶父黨結不解乘子般立于黨氏乃使力士圉人犖就黨氏弑之

仲叔 公子慶父如齊

季友又立叔姜之子啓爲閔公而慶父奔齊求齊齊者恐季友討亂而以姜氏爲齊女冀助姜也

仲叔 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乃季友亦先奔在陳而告難于齊不惟離齊姜之黨弁請齊桓會落姑與閔公特盟以定其位

仲叔 季子來歸

而然後來歸以佐之左氏不識經反謂閔盟齊桓以請季歸夫季自可歸不必齊請即齊亦焉得請季歸且閔亦必不能令齊桓以爲之請也九歲之孤內制姜氏季者姜僻也誰則使之請季者

仲叔 冬齊仲孫來

乃季請桓會閔及來歸而又得齊大夫來以省魯難雖桓意實季意也

仲叔 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無如慶起宮撥仲慶與姜氏復使卜齮弑公于武闈武闈者右宮門也武者右也

仲叔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于是季友將討亂而姜氏奔邾不敢奔齊也季乃立僖公且亦奔邾例姜氏而絶仲慶之往

仲叔 公子慶父出奔莒

仲慶亦不敢奔齊奔不奔邾而轉而奔莒季乃賂莒請慶歸而迫之于途使自縊焉

仲叔 冬齊高子來盟

齊桓因使上卿來盟以定公位且省魯難

（僖叔）僖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遂取姜氏于邾而殺之且以其屍歸于齊與魯絕

也夷者齊地也徐仲山日記曰季友之殺二兄齊

桓之殺齊女二人之討亂賊其義一也

（僖叔）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僖公則不忍竟絕其母請其喪歸

（僖叔）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然而削戮之屍不當歸兆葬不當合葬行虞祔卒

哭諸廟而僖公遏情直以小君之常禮行之

（僖叔）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且因禘祀之際復致主而行入廟之禮則失之矣

禮不薨于寢者不殯于庭不致主于廟

（莊）莊三十二年狄伐邢

見後

春秋條貫篇　四

蕭山毛奇齡大可稿

兆元　演行　校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邢衛狄滅邢始末　伯）莊三十二年秋伐邢（一十三條貫）

此狄伐邢之始也公穀皆云狄滅邢非也策書閔

（邢狄衛）閔元年齊人救邢

齊桓于是遣大夫救邢亢仲氏曰此即齊桓之所

爲攘夷狄者而世譏以伐楚事當之也

（邢狄衛）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

乃是時邢與衛俱與狄鄰且俱以狄爲病故狄于

伐邢之後轉而入衛而衛懿繼惠而立不愛民而

愛鶴每使鶴乘軒以遊至是狄至甲士受甲者皆

曰吾求亡也何能戰當使乘軒者出戰耳而于是

衛師大敗策書所云狄滅衛是也其時國人怨衛

惠之殺兄伋自立因含恚懿之族復立黔牟弟昭

伯之子申爲戴公廬于漕以黔牟昭伯皆伋母

弟也先仲氏曰漕無城故廬存然曰廬者亡國之

禮也齊桓乃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漕而戴公又死國人又立戴公之弟燬爲文公文公乃衣大布冠衣收衛遺民而存之先仲氏曰大布冠衣喪服也亦亡國殺

邢狄 衛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而無如狄之乘衛敗而又伐邢也齊侯又帥諸侯之師以救之則邢與衛爲脣齒明矣

邢狄 衛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桓乃以邢不可居遂乘其出奔而遷于夷儀

邢狄 衛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然且帥以諸侯之師爲之城焉

邢狄 衛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獨其時衛尚未城乃躐城邢之役而轉而城衛使邢衛俱遠狄難齊桓之同惡相恤如此

邢狄 衛 十三年春狄侵衛

于是邢衛安枕者各十三年不謂狄勢未衰齊桓甫卒戎于王亦第攘之而未有以使之創乎是狄復侵衛是向之爲狄滅者係舊衛原與狄近今之受侵者爲新衛既已遠于狄而狄復侵之此衛不可長矣簽書闕

邢狄 衛 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

然猶幸狄無與耳從來夷與夷黨夏與夏黨當時爲邢衛者誰受狄禍是同病也同姓之國加以同病自宜輔我相恤乘齊桓尚在併心協力以拒狄爲邪誰曰不然而不謂邢之甚於狄而反助狄以伐衛衛何堪矣衛文乃大創請讓位去國而國人留之

邢狄 衛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

衛文乃砥礪伐邢以剪狄之與此非衛伐邢邢自伐也

邢狄 衛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邢復以見伐之故告于狄而狄謀報之是以邢狄將特盟而不謂齊孝公者因齊桓亡時宋襄納孝公而狄寇齊隙假名救齊實與師以拒孝公之納而孝公反畏之至是齊桓之死前及三年而齊孝不承父志父攘狄救衛而齊孝反因狄伐衛而與之參盟是合邢與狄與齊而共謀一衛衛之病也甚矣

狄 衛 二十一年春狄伐衛

乃參盟未幾而狄果侵衛是狄爲邢報[illegible]之

伐而齊又助之此非狄爲難實邢爲難也

（衛滅邢）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子衛侯燬滅邢

邢衛不兩立勢非滅邢則狄不可禦非滅邢以禦狄則衛不可存衛文乃深于用謀先以衛大夫禮至是弟仕于邢國而後興師伐邢除以二禮爲內應而入而滅之則是衛之滅邢非滅人國也存其國也邢之爲衛滅非衛滅之也邢自滅也乃若齊桓之攘夷狄同惡相恤所稱一匡顯見于此而其子一舉而反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春秋之義俱見矣至于狄書人衛文書名舊解無

理詳見毛氏傳中

閔元年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策書闕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鄭棄其師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齊桓攻楚以伐楚）楚人伐鄭（十一 十五條）

前莊十六年楚始伐鄭十八年又伐鄭齊[illegible]會

我與宋師同救鄭矣至是又伐鄭似與齊爭此鄭者

（齊桓伐楚）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齊桓伐楚）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齊桓既合諸侯以謀之乃又盟江黃以離楚之黨

（齊桓伐楚）楚人侵鄭

而楚復侵鄭不肯已

（齊桓伐楚）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桓復舉前盟以覘之蓋未敢朗救鄭也

（齊桓伐楚）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我以來會陽穀因往盟

（齊桓伐楚）楚人伐鄭

而楚又伐之不已

（齊桓伐楚）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當是時齊桓方有憾于蔡以蔡姬得罪于桓桓遣之歸蔡而蔡人竟嫁之也桓亦欲伐蔡而蔡又爲楚與國因先以諸侯之師伐蔡潰蔡師而後伐楚且不即進師而次于陘以待之蓋欲不戰而使之詘也而楚亦果不用兵而使使來請倘是時管仲

有識明正其罪直告以先王成憲毋相侵奪乃三年之間無故而伐王朝之宗國（鄭爲周同分宗之國）三蹂其地罪在何等則楚必無詞以對而乃援綠古昔徒以包茅不貢昭王不復爲楚罪則楚有說矣猶幸而包茅之入楚受之昭王一曰俟映緣泉海谷鈴於齊先公僖襄以來有常貢乎則齊必納然而無如楚之不敢抗也推其意皆由齊楚之爭鄭各在意中而齊以私勝而不敢發而楚則利于不發而唯唯以退而自此齊楚爭鄭則稍以暫息至齊桓亡後晉文伐鄭而晉襄復與秦爭鄭再啓兵端至文宣以後則晉楚明明爭鄭終春秋之世鄭自此無寧日矣（春秋卷四條貫篇）

六

（齊桓伐楚）夏許男新臣卒

時許男隨齊伐楚而卒于師中

（齊桓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乃使大夫來受成一盟于師再盟于召陵

（齊桓伐楚）齊人執陳轅濤塗

齊師與諸侯之師將歸陳大夫轅濤塗者恐師還自陳鄭間則必重費供億因與鄭大夫申侯謀請觀兵東夷循海而歸以紓陳鄭之困而申侯反告齊以不便齊侯乃賜申侯以鄭之虎牢而執轅濤塗

（齊桓伐楚）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且伐陳焉

（齊桓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

（齊桓伐楚）葬許穆公

前時許男卒于師至是葬之以加等之禮

（齊桓伐楚）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而復以陳未受成又伐以成之歸轅濤塗焉

（春秋卷四條貫篇）

七

僖元年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錄書未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前公子慶父奔莒時季友以賂莒而得慶父今莒來責賂不已且與師以入爭地則不可貲矣因敗之且獲莒挐遥若生獲死獲策書未詳

（晉滅虞虢）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二傳）

晉獻入春秋便滅二同姓國而荀息爲之借謀晉君臣之惡如此據傳晉請虞假道以伐虢宮之奇諫虞公不從因假道以滅虢下陽

虞號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越三年晉又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又諫又不從遂滅虢并襲虞執虞公去而廣虢並亡蓋晉挾強詐以亡人國而虞以貪愚自亡故春秋所深戒也。

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徐徐戎也舒楚與國也此爲十五年楚人伐徐之本

六月雨

晉殺世子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六條一貫

晉獻娶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戎二女大戎生重耳小戎生夷吾及伐驪戎得驪姬而嬖之甚姬生奚齊姬之娣生卓子遂欲廢太子而立奚齊時晉大夫里克丕鄭荀息皆在朝荀息阿獻公定廢立之議而丕鄭里克皆不從既而驪姬譖太子謂太子賁毒祭肉以進公公殺太子傅而太子自經重耳夷吾皆出奔

世子

九年九月甲子晉侯佹諸卒

踰四年而晉獻死

世子

冬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里克將發難先告荀息荀息曰廢太子而立奚齊吾之言也吾何可食言克乃殺奚齊于喪次時晉獻猶未葬也未葬稱子以未成君也于是荀息立卓子先仲氏曰爾時里克與丕鄭果主義而不阿殺當與國人謀迎奉公子還國竊言公或命不可遂卜立奉公子而廢奚齊不當遂行弒也

世子

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里克又殺卓子并荀息時已葬故稱君

世子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與丕鄭乃召重耳于翟而重耳辭之夷吾則賂秦求入焉將秦穆特使人弔二公子以覘其賢否將納重耳而秦公子縶反勸穆納夷吾以亂其國因納夷吾是爲惠公而惠公惡里丕之召重耳遂殺里克

世子

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

明年丕鄭使秦歸并殺丕鄭先仲氏曰里克弒君丕鄭不弒君經皆書殺其大夫則知非討賊文也此與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于濮文例不同

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齊王位桓定）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一十二條

周襄王為王世子時惠王欲廢之而立王子帶齊桓乃帥諸侯請會王世子以定其位

（位王）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既會王世子又自為盟以固之

（位王）鄭伯逃歸不盟

惠王使宰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而輔以晉楚可少安矣何必從齊鄭伯乃逃其師而歸不與盟

（位王）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桓乃帥諸侯之師以伐之

（位王）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人欲救鄭而以許與鄭讎乃為鄭伐許而圍之桓乃舍鄭而救許經書諸侯卽前諸侯圍也

（位王）冬公至自伐鄭

於是諸侯皆救許而退

（位王）七年春齊人伐鄭

而鄭未終伐齊乃遣大夫帥師終伐之

（位王）鄭殺其大夫申侯

前此齊桓伐楚時陳轅濤塗恐師還陳鄭間勸桓循東海以歸而鄭申侯以為未便桓乃執轅濤塗而賜申侯以鄭之虎牢鄭之惡申侯久矣至是謂申侯楚族而仕于鄭者遂殺申侯以悅齊以為殺楚人者卽所以絕楚也

（位王）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于是桓與鄭平而鄭先使世子來盟以成之

（位王）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無如惠王已崩襄王慮子帶之難不敢發喪而告難于齊齊桓乃急為此盟定新王之位而後發喪蓋有懲于子頹之難之定亂晚也惟時鄭亦以惠王既死無所依恃故親來乞盟三傳于此皆失條貫訛見後二十四年秋伐鄭條

（位王）冬十有二月天王崩

王位既定然後發喪而赴告諸侯故惠王以前年閏月崩而至是始書

（位王）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葵丘
齊桓乃復會王人以固新王之位
（王位）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王人先歸諸侯復自爲盟以終之故于月葵丘之
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盟畢王之命加以私
盟又何容歃血爲也然而齊桓一匡之業則從此
可睹矣
（齊狄）滅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策書闕
冬葬曹昭公
八年夏秋伐晉
狄皆伐晉而晉報伐之故晉之伐狄伐戎非擅兵
實報怨也後倣此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此以哀姜致非廟也說見前
九年宋公御說卒

秋七月伯姬卒
此許嫁而未歸者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策書闕
（秋狄滅）狄滅溫溫子奔衛
（齊伐）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秋七月　冬大雨雹
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策書闕此必僖公夫人亦齊桓之女故會之觀十
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可見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楚滅黃）夏楚人滅黃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三年夏四月葬陳宣公
（齊桓恤杞）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爲淮夷病杞也
（杞）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將遷杞以避淮夷也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策書闕
鄫季姬 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一三貫條
鄫季姬者僖公女也其歸鄫不知在于何年策書未詳不可考矣至是季姬來歸寧而公以鄫子無禮不來朝也因止季姬不令返將以絕婚而季姬不忍特邀鄫子遇于防使之來朝以備之經但書

季姬與鄫絕道遇者會禮也
（鄫）十五年三月季姬歸于鄫
夫然後使之歸鄫如始嫁焉
（鄫）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
狄侵鄭
策書闕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策書闕

楚伐徐 楚人伐徐 一七貫條
徐徐戎也楚無故來伐策書無考予向爲傳時亦但按策書而不窮經文遂略之矣今考經條貫則而三年經書徐人取舒舒者楚與國也徐伐楚與國而楚能不報之乎
（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徐）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但徐雖戎國而迫于齊魯之間楚得越境而伐其國則切膚矣因合諸侯之師以救之

（徐）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不惟救之且伐厲以牽制之厲亦楚與國也
（徐）九月公至自會
（徐）楚人敗徐于婁林
乃以救之緩楚人終敗徐師于徐地而去
（徐）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越二年而齊與徐人不能報楚仍伐楚與國以報之則楚一伐徐而以伐舒始以伐厲伐英氏終一舉而三與國皆受創焉用兵之搆皆如此
秦伐晉獲晉侯 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

韓獲晉侯

晉事略于經而詳于傳其略于經者以夫子不予晉也詳于傳者以左氏得晉策書以為之傳也據傳則晉惠晉文前後繼立皆秦穆一人為之納入而經但書晉世子之殺奚齊卓子之弑而于惠文相繼之跡絕不一及故往往不得其始末然而大概可略焉按秦穆本晉獻之壻夫人惠姬者申生姊也當奚齊被弑時秦穆未欲納重耳而夷吾以賂秦得入乃又悔其賂而不肯與秦曰已卹之久矣至是晉饑則秦輸之粟秦饑則晉閉其糴秦穆乃伐晉而戰于韓獲晉惠歸賴穆姬履薪登經以請罪乃質晉惠之子圉而釋惠返晉其後晉惠卒既已立圉為懷公而秦穆復納重耳殺懷公于高梁之墟總于此兆其端焉事見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條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八月螽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此伐不知其事宋與曹每有搆兵不可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彼紹 紹滅 項)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一西 貫條）

淮夷病鄫齊桓將城鄫而會諸侯以謀之

(項) 十七年夏滅項

公在會未歸而我師滅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焉

(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夫人聲姜本桓女以公故會桓而乞公歸

(項) 九月公至自會

乃歸

冬十有二月齊侯小白卒

春秋條貫篇五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文輝元有　遠宗姬潢　校

宋襄爭霸紀齊　孝以爭齊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西貫篇

齊桓無嫡子諸姬所生一無虧一孝公昭一惠公元一昭公潘一懿公商人爲五公子各爭立未決易牙與寺人貂殺羣吏而立無虧焉先是桓與管仲會以孝公屬宋襄已定之爲太子矣至是孝公奔宋而宋襄急合諸侯以納之此亦宋襄仗義之始事也

納孝 夏師救齊

嘗是時昭公潘爲我公之壻因亦帥師以拒孝公來納名爲救齊實觀變也

納孝 夏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及齊人聞諸師至即殺無虧以應之而曹師衛師邾師以及我師亦俱却去而宋襄思繼齊霸乘齊桓新喪掩其不備而獨留其師以與之戰必使之敗績而後已則名爲納君而實伐人喪以張已威不已甚矣其後齊孝不以德而反以怨伐宋圍緡以是也

納孝 秋救齊

其時秋亦㒺齊桓之亡而假名救齊以觀變從狄之無愛于齊也久矣然而救齊者拒宋者也拒宋即拒孝矣其後齊孝怨宋而反德狄而與之謀衛然則甗之敗其爲齊孝切齒如此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宋襄爭霸始末 貫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十五條一

策書未詳特宋襄爭霸之惡跡則始于此

宋襄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策書闕今按經文則宋與曹本相近爲唇齒之國而毋相搆難前十五年冬宋人伐曹是也今宋襄親至曹地以會諸侯亦必有故乃曹君不親至而祇以大夫涖盟稱曰曹人則諸侯既不來而地主又闕宋霸可知矣

宋襄 鄫子會盟于邾

因以鄫近召鄫子使之來會而鄫子又不至及宋襄罷會至邾而鄫子乃復以赴會來邾謝之會盟

見毛氏解

宋襄 乙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襄遂逞怨使邾人執鄫子殺之用作牲而以祭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力諫之不聽

宋襄 秋宋人圍曹

又以曹君不親至圍之

宋襄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諸侯乃惡襄不道謀以楚制宋而鄫子為我公壻前經書季姬歸鄫是也我以是惡宋而共謀伐宋之舉其盟于齊者以齊孝怨甗之役亦與謀焉

宋襄 二十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襄知其事乃先盟齊楚以解之

宋襄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然後又大會諸侯思以共釋而無如諸侯盟齊之役各結于其心而不可解也乃即于宋襄主盟之際執宋襄以伐宋斯主之敗壞至此

宋襄 冬公伐邾

當是時我公不為宋所請故不與伐宋而獨帥師以伐邾以鄫子我壻而為邾所殺報鄫怨也

宋襄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乃我雖不與伐宋而楚人以盟齊之役我實與謀因來獻宋捷以明伐宋者諸侯之志然亦我志也

宋襄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然既來獻捷則我義當往會以解其事公因特赴宋合會盂之諸侯而更盟于薄示宋公之執與衆執之故亦與衆釋之而楚[illegible]與焉

宋襄 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乃不敢報楚而但合諸侯之師以伐鄭

宋襄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遂救鄭而宋師大敗傳所云宋襄君子之師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阻隘不鼓不成列是也

宋襄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其時齊孝公為宋所納且鹿上之盟齊大夫與焉而終以戰甗之役刺于其心亦復伐宋而圍其邑

宋襄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遂終

十九年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夏邾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鄭與滑近而每相攜難見後狄伐鄭條
冬楚人伐隨
二十一年夏大旱
〔我伐邾〕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有齊條
據傳邾人滅須句而僖公爲成風實同姓國也公
因伐邾取須句而返其君還其地焉
〔邾〕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乘我不備而報之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以去

春秋條貫篇 卷五 五

〔邾〕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
越十一年我始報之
〔邾〕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又報之
二十三年秋楚人伐陳
〔王室〕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王室之亂狄條貫
狄與鄭近前經狄侵衛是也滑又附于鄭前經鄭
人入滑是也特鄭之侵滑以其貳已而侵而不服
故又伐之奈襄王以齊桓定王位時鄭文怨惠王
之命欲陰附于帶逃命不盟本有間于心而鄭文
亦以是故猜之故襄王爲滑請于鄭或無他意而
鄭文以爲執已執王使不報則直叛矣王乃使狄
伐鄭取其櫟邑以狄之足爲鄭難也時富辰諫之
不聽
〔王室〕冬天王出居于鄭
襄王乃德狄而取狄女隗氏以爲后先是惠王欲
立王子帶而廢襄王及襄王即位而子帶奔齊襄
王復召子帶子帶還已十六年矣至是子帶通隗氏而
王乃廢后狄遂奉子帶攻王大敗王師而王出奔

春秋條貫篇 卷五 六

鄭其奔鄭者以鄭本卿士近王室且與狄爲難也
鄭文乃不敢怨王仍與鄭大夫孔將鉏等省視官
具以安行所禮也特勸王殺叔平戎復辟經無明
文而左氏據晉策書鋪張晉事輙以此爲晉文之
功考前此子頹之亂惠王奔温王國不告故經不
得書今襄王實來告難有不穀鄙鄭敢告叔父之
文故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則既書出居何難再書
晉侯納王以定王室而經無一辭且出居之經在
二十四年冬而晉惠之卒在出居後經書冬天王
出居于鄭即繼之曰晉侯夷吾卒是也是王出居

時晉文未入王告難三國一魯一秦一晉則我公
與秦穆及晉惠也自左氏以王室之定歸功晉文
而時日不合遂以晉文返國殖偪之二十四年之
春而別晉惠冬卒係於晉之晚當在襄王出居之
先而世家遊傳亦以晉惠十五年之卒改作十四
年以合之而實則左氏行文自相矛盾既目告秦
告晉是告晉文而又以秦穆聞告與師納王將重
耳在秦聽狐偃之計背秦行事辭秦師而下遂迎
王于汜以還王城則是晉文方在秦尚未歸晉不
特晉惠方卒晉懷初立國晉自有君不當向晉文
春秋條貫篇五
告難而且秦穆送重耳之師會來渡河晉文身在
七
道亦安得有一旅之師可以自衛而乃辭秦師而
下背秦穆以攘此不世之功此晉史誇大或作此
不稽之言而丘明誤經不當與經背且自背也凡
此者皆所當闕疑者也

晉侯夷吾卒

此晉惠公也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秦穆乃納
重耳于晉懷公奔高梁殺之重耳立是爲文公

二十五年夏四月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策書闕

宋殺其大夫

策書闕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策書未詳

葬衛文公（魯衛交）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魯衛莒）

一九條貫

莒慶者莒大夫而爲我將莊十二年莒慶來逆叔
姬是也莒原與我隙向賴紀侯以成之今僖元年
季友莒挐之獲莒未有以報也莒慶以我將思請
春秋條貫篇卷五
衛文爲我成而衛文已死衛成承父志而爲之盟
八
故雖衛文已葬而仍稱衛子嘉其志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魯衛）
于向

于是公與莒子盟而衛使大夫參成之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魯衛）

時齊孝以入國時我師因救齊拒納而至是來報

夏齊人伐我北鄙（魯齊）

以報之未遂而又報之策書闕

衛人伐齊（齊衛）

不意衛成以洮盟之故而爲我伐齊

（魯衛）公子遂如楚乞師

乃衛伐不足復乞楚師以伐之

（晉衛）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且取穀焉

（晉衛）公至自伐齊

（衛晉）二十八年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越二年而晉文以出亡之時衛文不禮遂怨衛成而伐衛公使公子買戍衛而衛人投晉出其君以悅晉師遂不終戍而返公乃殺公子買以謝衛成

報衛好也

其後晉復以元咺之訟執衛成而歸于京師公爲納玉于王并晉侯皆十瑴而衛侯得釋見晉文報怨條

（楚夔）（滅）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據傳以不禮遠祖故滅之

（晉文備尊王以報宋德）冬楚人伐宋圍緡（二十五條一貫）

先是宋襄爭霸將爲諸侯所惡諸侯挾楚以伐宋有前事矣特晉文出亡時宋襄獨贈馬二十乘至晉文返國而宋得所倚不無重卿諸國之意故楚先伐宋圍其邑

（晉文）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而明年之冬諸侯仍挾楚以合伐之

（晉文）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往與焉

（晉文）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乃晉文初立思報宋德而諸國難與抗也謝楚初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則楚必合宋而救曹衛宋可免矣且曹衛晉怨也當晉文出亡時衛文公鄭文公俱不禮焉曹共公薄浴而觀其駢脅三

國怨必報今衛文雖死然衛成其子也必伐不已蓋晉文老而復國日暮途遠其興霸之跡止此一事而報曹報衛報鄭挾天子以制諸國展轉[illegible][illegible]至報鄭不終反受秦傷而身已殂矣然且讎猜[illegible]數世之禍兵連不解終以成秦穆之名其恣雎無理萬不及齊桓十伯之一此皆三傳所不解者惟夫子經文可繫焉

（晉文）楚人救衛

乃楚衆合宋救衛而晉計得矣

（晉文）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且楚弱救衛而不能救曹晉文遂入曹執曹共公
與宋人而使之拘之蓋以曹宋本衛惡令宋得制
曹且以耻諸師之共伐宋也此報曹也

（晉文）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及楚救衛而楚大夫得臣不用命而敗

（晉文）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乃殺其致敗者

（晉文）衛侯出奔楚

當是時衛人以悦晉而先出其君以居于襄牛至
是奔楚衛大夫元咺奉成公之弟叔武爲之居守

（晉文）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晉文既勝楚遠思挾天子以制諸侯乃獻楚俘于
襄王王親至鄭之踐土以勞晉師且享醴命侑晉
文乃會諸侯于王所我公與鄭伯及衛成之弟叔
武皆在會焉惟衛成在楚曹共公拘于宋

（晉文）陳侯如會

陳侯以後至如會

（晉文）公朝于王所

一我公乃與諸侯即王所朝之

（晉文）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于是晉文使衛成歸國甯武子與國人盟之而入
而叔武未之知也及聞入急走出迎而前驅者射
殺之衛成乃殺前驅者而元咺出訟于晉

（晉文）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晉乃復謀衛而總言踐土之會許男不至因再會
諸侯以謀伐許衛謂之討不服

（晉文）天王狩于河陽

然而踐土之會以獻俘之故王來勞師故得挾天
王以制諸國令但會諸侯王必不至若但入朝則
又與伯主之會無涉且晉所倚者秦也秦並未經
與諸侯之會而今特遣大夫來不可不有以誘之
因借冬狩名召王來狩當時簡書稱晉侯召王而
夫子改之曰王狩可也召王狩不可也王自狩耳

（晉文）壬申公朝于王所

狩非朝之

（晉文）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然後假王威以執衛成使與元咺訟必欲坐罪

晉文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乃受晉命歸立公子瑕
晉文 諸侯遂圍許
晉文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文始使宋人釋曹伯而圍許以終其事
晉文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圍許
晉文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于翟泉
則是曹衛二怨皆已報復亦可已矣乃又以鄭文
不禮尚未釋憾雖踐土溫原二會鄭伯皆與與許

男不至不同而欲加之罪爲以貳楚爲詞則睚眦
之甚矣然且諸侯前會散于春月甫入夏而急爲
是會一似唯恐之已促者又且以所倚之秦僅可
挾伐初聯諸國終用秦師以爲得計而不虞三報
之忽敗也
晉文 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晉文 衛侯鄭歸于衛
若衛成則天王從我公請而釋之使歸
晉文 晉人秦人圍鄭
晉文遂專邀秦穆以伐鄭秦秦穆雄術本助晉與

鄭而五年之間有晉無秦既已心慊忘嫌矣及聞
鄭大夫背秦陪晉之說遂幡然改悟反與鄭盟且
使三大夫杞子逢孫楊孫爲鄭戍守使晉勿敢犯雖晉入
請擊秦而晉文不許然而晉文之術則從此其敝
絕矣夫以晉公子之名匪老返國復寧此報復一
事而三報未終即爲強鄭所面背雖宋襄亦厚無
逃于此自此絕不敢舉一盟令一伐一動一兵革
抑鬱而死且以爲後來秦晉構兵所自始則何必
矣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夫桓且不
道況乎文也

二十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二十八年陳侯款卒
公子遂如齊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秋侵齊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　不從乃免牲　猶三望　秋七月
【狄再衛遷】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一二頁餘
【衛狄】三十二年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秦晉交兵始於此】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十九頁餘
自晉文三報私怨至報鄭而大壞不惟鄭不能報
秦以貽秦晉數世搆兵之禍歷文宣成襄七十餘
年而後稍衰息亦已酷矣然皆自鄙鄭入滑兩大
春秋錄　卷五　條貫篇　十五
節始啻晉文與秦穆共圍鄭時秦穆聽燭之武之
言反盟鄭邦晉且使三大夫杞子逢孫揚孫戍鄭
而去致晉文懷慚而卒此固晉君臣父子所銜憾
者今鄭文初死而三大夫密使告秦謂滑師襲伐
可得其國秦穆輕信遽遣孟明西乞白乙三帥出
師而老臣蹇叔力諫不聽及至滑而鄭商人弦高
假以己所販四皮先其牛犒師秦疑鄭有備不敢
至鄭而以滑近鄭遂誅滅滑晉是時秦人雖無勤
然與晉絕無與也使以晉文為新喪即用兵不向
晉並非伐喪使以伐鄭伐滑為伐同姓則三十
年秋晉文方邀秦以伐同姓而今反禁秦之自來
伐于理不合且晉襄初居喪次父柩未葬忽然遽
紼拋殯以他國小嫌而遽墨湮其衰絰一如將發
其國士而快其宗社於此在晉襄為喪心病狂而
在鄭滑間之亦必病笑其不情之舉以纓冠披髮
而救鄉鄰之爭鬭誠何必然而乃舉世夢夢自三
傳迄今並無有一人能知其意者此夫子之書之
所以不可不通讀也蓋晉秦之飲恨深矣積年爭
窮讎博此報怨一再而怨不終報倒戈逆施反為
敵人所快意則三國之怨可忘而此時之辱必不
可忘晉襄承父志故伺其可間而急以乘之不憚
春秋錄　卷五　條貫篇　十六
墨衰絰且名戎助師以示必勝蓋其書之者有
索也
【秦晉】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于是敗秦師而取三帥晉文夫人秦女也請釋之
秦伯乃素服郊迎悔不聽蹇叔之言作秦誓然而
秦晉之相報則從此無已時矣
【晉秦】文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
越三年秦仍遣孟明報晉而秦復敗績

〔秦晉〕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復連諸國以伐秦

〔秦晉〕三年秦人伐晉

秦伯乃興師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左氏曰遂霸西戎則是從于晉有大創者矣

〔秦晉〕四年晉侯伐秦

晉襄乃親伐以報之

〔秦晉〕七年夏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既而秦穆死晉襄亦死怨可釋矣奈晉襄死時趙盾以襄子靈公少議立晉文之子使國有長君而

又以晉文諸子中惟公子雍長而子雍在秦使先蔑至秦迎之時秦康公念舅好以師送雍而晉襄夫人穆嬴日抱靈公啼于朝且頓首求盾盾復立靈公而興師以拒子雍且與秦戰必敗其師而後已則重尋舊怨矣

〔秦晉〕十年夏秦伐晉

越三年而秦乃報令狐之役

〔秦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以報伐未得志復交戰河曲而[illegible]

〔秦晉〕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既而秦康死秦共初立晉始欲求成于秦然成則已矣乃又用趙穿計謂我侵崇秦必來救崇我于是可求成焉及侵崇而秦弗與成

〔秦晉〕二年秦師伐晉

且復以伐崇而又報之則彼此報伐適相當焉

〔秦晉〕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于是晉靈弒矣共亦亡晉成與秦桓初立可釋怨矣而晉忽搆狄伐秦

〔秦晉〕十五年秦人伐晉

越七年而秦乃報伐是時晉又易景公矣

〔秦晉〕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然秦既報伐而戰于輔氏爲晉師所敗故越十年而又報之晉以白狄伐秦秦以白狄報又相當焉

〔秦晉〕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乃晉又易君景死厲立復脩王官率諸侯之師以伐秦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焉

此非報傳云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illegible]文並不一及故後儒指摩以爲秦曲晉直而不[illegible]

耶則韓原之戰秦直晉曲而經書戰韓原獲晉侯
未嘗諱也以爲不告而不書耶則公親在軍不須
告也以爲諱有功耶則諱敗不諱勝克獲有功未
嘗諱也杜氏與正義再三躊躇而不得其說應云
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夫夫子經文無闕漏者夫子
所修者魯史而左明以晉史書之夫子所惡者晉
君晉臣而晉史特爲揚晉君臣以張大之我所傳
者魯史所發明者夫子之書而反信晉史而疑魯
史信丘明而疑夫子之書大無理矣故此一伐秦
晉史藏呂相絕秦之書再責秦以狄伐晉而竟忘

晉之先以狄伐秦曉曉有詞猶幸而夫子之經于

宣八年夏明云晉師以白狄伐秦昭昭在簡書闕
也故麻隧之敗呂相之書不更及之獲或晉史
罔誕或夫子惡晉而直削其事經傳具在請善讀
經者略一審之

秦晉 曹伯廬卒于師
然且王官諸侯皆以晉率伐之故曹宣公與王官
成肅公皆卒于師經特書曹伯卒師者所以著晉
惡不書成肅公卒者所以諱王存也

秦晉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秦晉 襄十年晉師伐秦

秦晉 十有一年冬秦人伐晉
越十有七年晉悼伐鄭秦共借救鄭伐晉以報前
諸國之伐而其事終焉

三十二年齊人使國歸父來聘
癸未葬晉文公
秋伐齊
策書未詳
晉人敗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策書闕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策書未詳

春秋條貫篇六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名甡稿　文輝兒有　遠宗姪遠讀校

文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錫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命（錫命主也　二條一貫）

叔孫得臣如京師（拜命也）

（晉衛會朝晉爲魯衛）晉侯伐衛（七條一貫）

諸侯有相朝之體謂小朝大也齊晉魯衛皆侯爵而彼我匹敵雖齊桓典覇晉衛亦未嘗一朝而晉文無道強諸侯朝晉而魯衛不與斯亦已矣至晉襄踵父之志遍告諸侯伐衛討魯必使之朝晉而後已何世濟其惡一至于此此以衛成不朝晉而興師伐衛取衛戚邑并俘其邑大夫而還

傳稱晉用先且居謀先朝王于溫而後責衛之不朝則直以晉儗天王尤爲無禮且溫本周邑是時已賜晉即曰溫不服晉已國與晉共有之然非王朝也若果朝溫則必晉伐衛時襄王假蹕溫衙晉朝之者策書總未詳耳

（魯衛朝晉）衛人伐晉

衛成爲晉文所辱世讎也今復受伐而喪地朝之不甘以告于陳陳共公不平使衛報伐衛乃遣大夫孔達伐晉世所稱快而惜其終不能勝晉也

（魯衛朝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襄乃親至戚而竊戚田魯不得已遣大夫往會之然非晉意也

（魯衛朝晉）二年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

因討魯不已公乃朝晉而晉復不理使大夫出盟以恥之

（魯衛朝晉）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然且自春至夏止公不還又復以衛之抗晉爲討諸侯不安因會列國使魯衛來成于晉而陳共公以教衛報伐之故并執衛孔達以悅晉晉乃遣大夫受魯衛之成而于是魯與衛則皆爲晉屬國焉

（魯衛朝晉）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至是公復朝以謝又踰月而晉侯始與公盟

（魯衛朝晉）四年春公至自晉

且又止公不避自冬至春使之朝晉正而後遺歸

則惡極矣當是時始釋衛孔達而衛侯亦親往謝

且使曹伯爲正校諸國貢賦之數無道如此

楚弒 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楚成王欲立王子職故商臣弒君而立

公孫敖如齊 聘新君也

二年丁丑作僖公主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逆祀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閔初在禰廟祖在祖廟今僖將入禰閔將升祖而

乃升僖于閔上則僖遂祖而閔仍禰子在父上禰

在祖上矣逆祀也

文公娶聘 公子遂如齊納幣 一兩條貫

聘娶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晉伐秦諸侯閔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

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伐沈究不知何故其後沈終爲晉滅 昭在定四年 則或有

他故而策書不能詳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秋楚人圍江

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江本楚屬國不宜漫加救恤晉襄思效桓文乃告天

王以救之反致滅江則無功有過矣齊桓會黃人

管仲諫沮之慮反貽黃禍而不能救也桓不聽而

既而楚滅黃而具不能救今兩霸一轍矣其後晉

定召陵之會一舉而亡胡沈蔡頓四國霸主之禍

烈如此而胡氏尚欲告天王合諸侯以聲其罪

四年秋楚人滅江

此時何不聲罪耶

三年雨螽于宋

四年秋侵齊

策書闕

衛侯使甯俞來聘 魯衛同爲晉所厚故相親焉

成風薨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之生母文生祖母也此可觀

天王諸侯之禮 天子諸侯爲庶祖母行一條貫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襄王以諸侯夫人禮遣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左氏作毛伯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夏公孫敖如晉

策書闕

秦人入鄀

（書滅）秋楚人滅六（六叛楚附東夷楚故滅之）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晉侯有疾也書不傳何事）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大夫相殺）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三條一貫）

晉襄蒐夷將登箕鄭父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勸晉侯以狐射姑（狐偃子）將中軍趙盾（趙衰子）佐之陽處父趙氏黨也又改使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故狐射姑殺陽處父而身出奔狄

（相殺）九年二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相殺）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而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亦殺先克至是晉人討賊先殺先都梁益耳繼殺士縠箕鄭父而狐射姑以出奔免焉（梁益耳不書非卿故不書）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魯取須句）七年公伐邾（三條一貫）

（句）三月甲戌取須句

邾滅須句而魯伐邾是也乃自取須句而令邾公子之叛邾而歸魯者使居之為邑大夫則無道矣

邾曾滅須句而僖公取還之見僖二十三年

（句）遂城郚（郚以備邾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無道）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新卒其子杵臼立即昭公也昭公未即位避謀去羣公子而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之宫至六卿調和公室然後昭公得即位成公得葬則無道矣其後昭公之被弑實基于此

秋侵我西鄙

策書闕左氏取晉策書補之以狐射姑在狄趙盾使讓之數語抵塞作傳則與狄侵本事何與焉

（晉盟）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二條一貫）

晉靈新立趙大夫與諸侯盟總以屬國待諸侯也

（晉）八年冬十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乃以前盟時公至稍緩晉復來討故又遣上卿報盟不意趙盾秉政乃好事苛禁如此

公孫敖奔莒始末 七年冬徐伐莒 一五條貫

策書闕

（敖）公孫敖如莒涖盟

此涖莒盟與徐伐莒進無干涉未有莒被戎伐而反來與魯盟者此皆策書之無據者也惟公孫敖事則策書有之敖為慶父子初娶莒女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莒而莒辭之乃聘之為襄仲娶至是以涖盟如莒且為仲逆女見女美自娶之仲請公攻敖公用仲叔惠伯諫使仲舍女敖遜女兩俱不娶從之

春秋條貫篇卷六 七

（敖）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以弔襄王喪而中道返莒從莒女焉誤國如此

（敖）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既奔莒魯人立文伯為後敖又生二子于莒而求返魯文伯請于公許之然不許聽政事藏于家三年而仍與莒女奔莒文伯死立弟惠叔為後敖又以重賂求返魯惠叔請于公又許之乃未至而路死于齊至是告喪請歸葬不許

（敖）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乃為孟氏謀置棺于堂阜不去惠叔哀毀立朝以請命始許歸塟其塟視慶父以罪降焉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襄王崩）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一四條貫

（王）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見公孫敖條

（王）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以公孫敖不至故

（王）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盟戎）八年冬十月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戎將伐魯故盟之

蠡

（宋昭被弒始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一四條貫

春秋條貫篇卷六 八

宋昭無道見前事矣宋昭公者襄公之孫也襄夫人寵愛庶孫公子鮑而惡昭公鮑厚施于國而襄夫人助之將殺昭而代立焉夫人因戴氏之族先殺昭弟司馬卬及襄諸孫之為昭黨者而司城蕩意諸來奔經不書卬書意諸略之也先是公子蕩為司城及卒其子公孫壽辭司城不受而使其子蕩意諸為之至是司城致節于府人而來奔公重其義也于襄仲聘宋將送意諸返宋復其官焉

（宋弒）十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夫人至是乃俟昭公田孟諸而使甸師攻殺之蕩

意諸死焉公子鮑代立是爲文公

宋賂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趙盾乃請于靈公以伐宋大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大訓也宋弒其君反天地逆民則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矣靈許之乃發令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使三軍之鐘鼓畢備且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且復勞告于諸侯興列國之師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及至宋卿聲其罪問何故弒君其嚴毅正大振動踴躍如是乃忽然止息反以伯主之

威名爲之立君畏宋耶愛宋耶受宋賂耶策書總未詳也但曰立文公而還

宋賂 夏諸侯會于扈

則其狡而變頑而無恥吾方慮其無言無面目可以對衆乃復誇乎宋而會諸侯則其視列國之會盟諸師之衆散直兒戲耳嗟乎晉覇自此掃地矣

哀姜歸齊 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 二條一貫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楚鄭平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輕晉君少不能有諸侯故伐鄭以嘗之而趙盾合諸國之師而仍不敢前致楚伻因鄭諸公子及大夫而受成而去盾之無能又如此

夏秋侵齊

策書闕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子越也

聘不知何事亦不知報聘與否策書未詳

葬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楚殺其大夫宜申 鬬子西以謀逆而死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周卿士以頃王新立故盟諸侯

冬狄侵宋

策書闕

楚宋平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二條一貫

楚會陳侯鄭伯蔡侯麇子將伐宋次于厥貉宋求成焉遂田于孟諸而麇子逃歸總是策書不詳陳鄭之不次厥貉麇子之見逃皆不可得而知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伸討逃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晉乃會魯謀宋鄭之平楚者而無如何也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秋使齊

(我敗秋)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敵于鹹(是時獲長狄僑如)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策書不可解似郕伯初卒郕人別立一君故太子來奔然太子不當稱伯或是時郕伯既葬太子雖失位而非其罪故史以成君之禮稱之所以深惡郕人之別立君者傳非是也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春秋條貫篇卷六)　十一

秦伯使術來聘(以重魯來聘即西乞術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陳侯朔卒

邾子蘧篨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魯公宮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朝晉衛請平于晉)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公朝晉還鄭亦請平于晉)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秋使衛

象書闕

邾人伐我南鄙叔孫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公)

(晉納君不克)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一三條貫)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乃大會諸侯

(納君)秋公至自會

(納君)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而以八國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

(春秋條貫篇卷六)　十二

曰齊出貜且長盾無辭而退然則輕意肆志勞師役衆何爲矣盾之躁妄而不足與爲又如此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齊懿弑逆始末)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七條貫)

齊昭公(卽昭公潘)卒已立太子舍矣昭公弟商人(卽齊懿公)弑舍自立

(齊懿弑逆)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而昭公者魯婿也魯使襄仲告天王(王使)請以王威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王使單伯請昭姬而齊執單伯

齊鼓弑逆 齊人執子叔姬

并執貽姬其不稱貽姬者與齊絕也夫子書法也

齊鼓弑逆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魯以齊執天王使告晉

齊鼓弑逆 六月單伯至自齊

晉趙不理乃又拘于齊半歲單伯自爲請而始得歸傳曰齊人許單伯之請而赦之

齊鼓弑逆 秋齊人侵我西鄙

齊復伐我

齊鼓弑逆 季孫行父如晉

又以齊難告于晉

齊鼓弑逆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乃備新城舊盟之諸侯而會于扈將謀伐齊而終不出師反賂受齊賂而止然則弑國君戮王使辱國母踐宗國猖狂叛亂瀰天惡逆而爲之晉者但旁觀袖手而不之救所謂盟主者安在然且縱奸長惡反受其賂則其不尊王不討叛不恤與國即以數世爲朝爲貢之臣屬而亦不假以優庇之心晉惡從此無度矣經不書晉并不序列國惡之也

齊鼓弑逆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乃送貽姬還魯謂之大歸未已也

齊鼓弑逆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又侵我未已也以曹甫朝魯（此年夏來朝）并伐曹而入其郛其狂悖如此

齊鼓弑逆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于是魯乞平而公以疾故使季孫往會齊侯不許

齊鼓弑逆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無如公疾之非假也

齊鼓弑逆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不得已乃使襄仲納賂于齊侯然後許盟而猶未已也

齊鼓弑逆 十七年春齊侯伐我西鄙

又伐我

齊鼓弑逆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且親帥師以伐我而晉復不救公乃親至穀行成

齊鼓弑逆 秋公至自穀

而然後歸

齊鼓弑逆 冬公子遂如齊

又遭上卿往拜成而予是我公死齊侯被弒而其事終焉夫即此一事而觀書歷歷不避嫌不諱辱周詳反覆著齊晉之惡痛王室宗國之弱惡則思懲弱則思奮勸戒予奪書法井備而思者尚欲以斷爛目之豈非冤哉

十四年宋子哀來奔 避昭公無道也

宋司馬華孫來盟

策書不詳其事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

晉伐蔡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至故伐之

十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文公生母也

毀泉臺

楚滅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以楚饑故率百濮伐楚而楚報滅之

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以齊難故葬緩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不知何臺也策書不詳

秦伯罃卒 康公

齊弒 作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邴歜閻職以私怨弒齊懿附行齊人立懿之兄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一謝會葬一賀齊惠新立

公子遂弒君

冬十月子卒

文公夫人哀姜生太子惡及公子視其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且私事襄仲欲立之至是文公薨已立惡矣襄仲以聘齊時請立宣公齊許之乃歸而弒惡并殺視焉

夫人姜氏歸于齊 哀姜大歸

季孫行父如齊

策書闕

莒弒君

莒弒其君庶其

莒紀公黜太子僕而愛庶子季佗太子僕弒君以寶玉來奔

春秋條貫篇七

蕭山毛奇齡大可又字初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姪濱較

宣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魯宋如于齊）公子遂如齊逆女 十六條貫

前齊懿弑逆時虐于叔姬魯文爲齊懿侮辱久矣至是齊懿被弑魯文亦死宣公以殺適見立請婚于齊且服甫及期而遽作喪婚罪可知矣若其娶何公之女則策書亦未詳也

（宋）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宋）夏季孫行父如齊

又賂齊求盟焉

（宋）公會齊侯于平州

（宋）公子遂如齊

因謝盟

（宋）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而取賂以去其卑曲如此

晉放其大夫胥甲于衛

文十二年秦晉戰河曲時晉趙穿胥甲俱不用命交綏而退今舍趙穿而獨放胥甲趙盾之曲也

秋邾子來朝

（鄭宋陳楚）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十六條貫

晉楚各欲以宋陳鄭爲屬國而未有定也至是鄭入竊趙盾無道而不足恃遂憮然歸楚而陳靈公以其公之卒楚人不禮因受盟于晉是時楚莊王爭霸楚強晉弱楚遂挾鄭以侵陳并侵宋

（宋陳鄭）晉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救陳宋不克經不書救宋以盾不敢至宋也

（宋陳鄭）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盾乃挾陳宋并諸國轉而伐鄭楚遣蔿賈救鄭敗晉于北林獲晉大夫解揚囚之

（宋陳鄭）晉人宋人伐鄭

晉報伐又不克

（宋陳鄭）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乃使宋鄭自決戰而宋又大敗獲宋華元者

（宋陳鄭）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宋于是仍合四國以侵鄭又不克而還

（晉弒君）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時晉靈侈虐趙盾以數諫不聽靈欲殺盾已闘于朝矣盾闘跡而亡鴞言出山其從子趙穿遂攻靈于桃園而弑之盾遽返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為成公太史曰子不出境返不討賊非盾弑而何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晉楚爭鄭宋陳）夏楚人侵鄭二十一條一貫

趙盾恥伐鄭不克乃于弑君後興伐鄭以使之必服鄭不得已與晉平而楚之爭鄭者至矣

（宋陳鄭）四年冬楚子伐鄭

乃楚伐鄭而盾不救然鄭未與楚平也

（宋陳鄭）五年冬楚人伐鄭

及楚又伐鄭鄭猶未平而陳忽叛晉而歸于楚晉乃以伐陳之師兼救鄭焉經不書救惡救晚也

（宋陳鄭）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及晉再侵陳而陳與晉平

（宋陳鄭）八年楚師伐陳

楚乃舍鄭而伐陳

（宋陳鄭）九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會諸國而陳侯不至晉亦伐陳但晉成公卒而罷是年晉成之子景公立然而楚復合陳而伐鄭

（宋陳鄭）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時晉以郤缺為政不用盾故晉救急至而鄭得以拒楚師然而楚復踵伐取鄭成去而傳未詳也

（宋陳鄭）十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當是時鄭以楚踵伐之故不得已與楚成而晉又伐之

（宋陳鄭）楚子伐鄭

鄭以晉伐之故不得已與晉成而楚又伐之

（宋陳鄭）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鄭乃曰晉楚不務德而務兵爭吾與其來者可也謂來即歸之因又與楚平而并盟陳焉

（宋陳鄭）丁亥楚子入陳

乃以陳夏徵舒弑君之故楚莊為討賊故入陳是時陳服楚非爭陳也然陳亦創矣

（宋陳鄭）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而鄭則以盟楚之故晉復來討不得已又與晉平

而楚又伐之圍城至三月晉不敢救鄭伯乃肉袒
牽羊行成于軍且以子良為楚質而鄭亦創焉

宋陳 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至楚子戰于邲晉
師敗績

及楚已服鄭而晉救方至至決戰而晉又大敗

宋陳 鄭 十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以敗故

宋陳 鄭 十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乃大會諸國將挾宋衛以伐陳鄭而衛人不從

宋陳 鄭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但使宋伐陳而衛反救之 詳見後衛叛晉條

宋陳 鄭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

越明年楚子復伐宋以報宋伐陳之役 策書誤

宋陳 鄭 十四年晉侯伐鄭

晉不敢爭陳仍復爭鄭以邲之戰為救鄭敗也因
假為討貳君親帥師然但蒐鄭野不敢入鄭而還

宋陳 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又伐宋以報伐鄭之役且以其時宋殺楚使
故并力伐之

宋陳 鄭 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方是時宋告急于晉而晉人不敢救也至是圍宋
浮一年矣宋華元夜入楚師乞公子子反牀以情
實楚始許宋平而于是宋鄭陳三國無不受楚大
創矣晉爭霸之禍人國如此

狄齊 三年秋赤狄侵齊 詳 [illegible] 條

四年赤狄侵齊

宋曹 僖十五年宋人伐曹 [illegible] 條貫

策書闕

宋曹 十九年宋人圍曹

策書闕

宋曹 宣三年宋師圍曹

按宋與曹有舊怨屢興構伐而皆不得詳其事策
書俱闕即此闕曹左氏仍以宋舊事抵冢之而背
非實錄夫曹宋小國與務無與大子歷紀之以至
于滅此其中必有故而惜其詳于經而傳反闕也
故吾于條貫之際引僖年伐曹事並列于此以為
滅曹考証焉

宋曹 哀四年宋樂茷帥師圍曹

策書闕

宋曹 六年宋向巢帥師伐曹

策書闕

（宋曹）七年宋八圍曹

策書闕

（宋曹）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至是宋㬎親伐曹執曹伯而曹滅矣策書祗云伐曹時以曹人詬宋㬎而滅此竪子之語總是策書全闕不可考耳但此滅曹見左傳史記而孟子時有曹交者趙岐註曰曹君之弟亦不可解

三年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齊魯伐莒）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春秋條貫篇 卷七　三條

莒郯二國不知何故而齊與魯共平之策書總未詳也

七

（莒）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策書闕

（莒）十三年春齊師伐莒

策書未詳

四年　秦伯稻卒史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兕鄭靈新立未□□反鄭弑君食黿之故與公子歸生共謀弑之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策書闕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固自迎婦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六年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　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策書未詳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盟于黑壤

春秋條貫篇 卷七

八

八年春公至自會

晉侯以初立會諸侯時公未朝晉故止公于會而不許盟踰年始歸

夏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策書闕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公子遂字襄仲故氏仲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以仲遂赴至滅樂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舒蓼楚滅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
而克葬
城平陽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勝周也
齊侯伐萊
策書闕
取根牟 東夷國也
策書闕
八月滕子卒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春秋卷七條貫篇
九
宋人圍滕 春秋卷一二條貫
春秋釋例謂滕爲齊所滅而圖策作宋滅滕則宋下滕或不無譏譏之意而惜策書之並未詳也此與十年伐滕不知何故而夫子歷書之非無爲者
因就其所書而條貫如此
十年六月宋師伐滕
陳殺其大夫洩冶 十六條貫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大夫洩冶以諫
公被殺
癸未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夏姬子徵舒何公至其家弑之
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條貫
孔寧儀行父奔楚楚子爲討賊因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納二子而夫
十有二年葬陳靈公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策書
齊人歸我濟西田 前所賂我者以服歸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春秋卷七條貫篇
齊崔氏出奔衛 崔杼有寵于齊惠公至是惠卒而高氏逐之奔齊惠也
十
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報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策書未詳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聘新君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聘　饑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十有二年　秋七月

楚滅蕭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晉衛叛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見宋鄭陳條三條一貫

晉以邲之戰爲楚所敗乃盟宋衛曹以謀伐陳鄭

晉叛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見宋鄭陳條

齊魯衛陳宋原不甘爲晉屬國當晉襄討魯衛朝晉時陳共公不守使衛成公抗晉遣大夫孔達與師報伐而勢不能敵終與魯朝晉且執孔達以拘于晉者三年衛穆臣痛心久矣至是晉敗于楚衛以爲可抗而且德陳之相恤因背盟救陳仍以孔達帥師而無如仍不敵也

晉叛 十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晉乃討衛叛遣使坐責欲得孔達而甘心焉達遂自縊以謝晉魯史書此著晉惡也而胡氏以爲于犯盟主其沒不賤事如此

十有三年 秋螽

十有四年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策書不詳其事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以楚子圍宋久而往會之 事見爭宋鄭陳條

晉滅狄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以爭政故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策書闕

初稅畝 冬蝝生 饑

十有六年

晉滅狄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 秋郯伯姬來歸

策書總闕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晉不知以何事會諸侯策書不詳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前斷道之會齊侯不至故伐之

公伐杞
策書闕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策書不詳其事
甲戌楚子旅卒莊王
公孫歸父如晉聘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公孫歸父爲襄仲之子襄仲殺嫡而立宣公故其子歸父相繼爲卿至是宣薨季文子乃逐其父罪而拒之奔齊

春秋條貫篇 八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字秋晴稿　又燁克有　遠宗　校

成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

（晉敗齊）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一六條貫

齊虛魯久矣前宣十七年晉盟斷道時使郤克致會于齊齊以郤克之跛也帷婦人觀之而笑且不從會晉既已伐之矣至是齊又謀伐魯魯告難于晉因乞盟焉

（敗齊）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時齊頃公親至魯圍魯龍邑龍人獲齊頃嬖人盧之而投之城下齊遂取龍而師及北鄙

（敗齊）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

衞侯以齊師在衞使大夫使齊而不能敵也

（敗齊）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鞌

齊師敗績
于是魯臧孫許衞孫良夫同乞師于晉晉郤克請
以八百乘同魯衞出師與齊戰于鞌齊師大敗幾
獲齊頃公齊乃以重賂求成于晉晉請以齊侯之
母蕭同叔子爲質蓋惡而婦人之笑也時魯衞在
軍者皆勸晉受成
〔齊敗〕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晉從之遂與齊盟
〔齊敗〕取汶陽田
且使齊歸我所侵之田至是取之

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定王以伐戎致敗）
冬十月
二月八月宋公鮑卒　庚寅衞侯速卒
〔楚伐鄭 好魯衞〕冬楚師鄭師侵衞（三貫 一篇）
楚莊王時魯宣曾求好于楚至是魯衞以齊難歸
晉楚共新立忌之因挾鄭來責伐衞并伐魯焉
〔魯衞晉〕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
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魯衞不得已請盟時齊魯衞宋鄭陳與蔡曹許蔡
等共十五國皆在會而楚意已無他矣
〔晉楚爭鄭〕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條五十一 一貫）
獨是宋鄭陳爲晉楚所爭在宣之末年三國皆大
創而嗣此宋每屬晉陳每歸楚獨一爭及而究
非所急一若專意于服鄭者乃鄭復從楚以伐魯
衞則自貽戚矣晉于是伐鄭而魯衞佐之楚共雖
爭鄭然無如魯衞何也
〔爭鄭〕二月公至自伐鄭
〔爭鄭〕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

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于是鄭又服晉
〔爭鄭〕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爭鄭〕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而楚又爭之
〔爭鄭〕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
馬陵
楚爭不已而晉援諸侯以救鄭且與之盟
〔爭鄭〕公至自會

（爭鄭）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戲

又盟

（爭鄭）公至自會

（爭鄭）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乃反以賂誘鄭鄭畏之不得已私與楚使會而未往也至是鄭伯朝晉而晉執之復使欒書伐鄭

鄭不得已使大夫求成于晉而晉又殺之

（爭鄭）鄭人圍許

楚子使令尹子重侵陳以救鄭鄭乃借圍許以示整暇且立成公之子曰鄭有君矣

（爭鄭）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乃先使衛侵鄭

（爭鄭）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又以晉侯疾使太子假爲晉君摟諸侯伐鄭鄭不得已復賂晉求成而鄭君得歸

（爭鄭）十五年楚子伐鄭

于是晉景卒厲立又五年矣楚共亦無意爭鄭而公子側欲北師子貞沮之不得遂伐鄭鄭與楚平

（爭鄭）十六年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以鄭平楚之故復伐鄭而楚子救之時兩師相當而晉師以射楚共王中目故云楚敗經但書楚子敗績不書楚師以是也

（爭鄭）楚殺其大夫公子側以其[illegible]歸戰詳[illegible]

（爭鄭）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然晉則可已矣乃復摟王官并齊邾伐鄭而諸國皆病幾不能軍

（爭鄭）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鄭乃侵晉邑自虛及滑而衛救之晉遂命衛侵鄭

（爭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當是時鄭成感楚共傷目之故以太子質楚而楚亦令諸公子成鄭晉雖摟王官合諸侯伐之

（爭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又盟以固之而楚救仍至

（爭鄭）秋公至自會

諸師皆退

（爭鄭）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夫如是晉亦可以已矣乃復合諸師

鄭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仍挾王官并諸國伐之鄭不服也

鄭爭 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會晉厲被弒晉悼方立而韓厥為政思以敵楚所急挾諸國以伐鄭入鄭郛敗鄭徒兵于洧上

鄭爭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救鄭不及轉而侵宋鄭亦取宋縣以報之

鄭爭 二年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

而不謂鄭成之巳卒也乃晉厲之弒楚師帥在宋不伐喪今晉伐鄭喪則悼無道矣當鄭成卒時子駟請事晉鄭成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吾背之不忍也至是晉師至請成子駟曰官命未改

鄭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乃晉悼必欲鄭服復合諸侯以謀鄭

鄭爭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且挾十國師以威諸侯遂用孟獻子之計城鄭虎牢之偪晉者而據以偪之

鄭爭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鄭不得已乃求成而為之盟為方楚時楚共閔鄭成之死命鄭爭陳[illegible]後而鄭患少息

鄭爭 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乃不意相距五年鄭人忽侵蔡而致楚怒也

鄭爭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及楚伐而晉救不至復與楚平

鄭爭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晉乃大伐鄭以示必下鄭不得已又與晉平將鄭六卿諸公子皆在會晉士莊子為載書曰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告訴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有如此盟荀偃使改載書鄭不從乃復以諸侯圍鄭不克而還

楚子伐鄭

楚乃伐鄭而鄭曰吾盟固云惟彊是從今楚伐而晉不我救則楚彊矣乃又與楚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晉又挾諸國伐鄭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然且諸侯之師皆受晉命以戍虎牢乘鄭有釁而僞之無道極矣時鄭不得已將與晉盟而楚救適至諸侯無戰志鄭夜涉潁水與楚師盟而晉不敢近舍之而去晉像晉鋪張其事謂晉悼與霸三駕而楚人不敢與爭此一駕也何如也

公至自伐鄭

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乃晉復不已仍合諸國以伐鄭鄭何罪諸國何罪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不得已又乞盟焉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而楚救適至鄭遂合楚以伐宋二駕何如耶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前晉以夏月合師七月盟亳城諸侯之師皆七月始散而即于是月重合諸侯之師而使之復來而諸侯之師不旋踵而同時畢至又並無一孩稍遲者是謂集紂之虐湯武之仁總無若是之神且速也然而楚師已去兩大歲弱曾未分而諸國與弱小俱糜爛矣時鄭以重賂乞成而晉師始退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乃告楚而楚知鄭欲從晉遂執其使孝嗣此楚共王卒且歷有興戎遂無意爭鄭

冬秦人伐晉（秦晉兵見條）

然又約秦人伐晉以報蕭魚之役

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又侵宋以報蕭魚之取鄭而後已然則三駕蕭魚楚未嘗不敢與晉爭也

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越六年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請楚師

以發難諸大夫覺而備之楚覘其無應遂去

（爭鄭）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爭鄭）二十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是時晉伐齊楚以救齊故及之非有意爭鄭也

（爭鄭）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于是諸國皆厭亂作宋向戌善于晉趙武楚屈建欲平晉楚以弭諸侯之兵先與晉楚及諸國各有成言因假楚伐鄭以爲合好所自始使諸侯徵會得以有辭

（爭鄭）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爭鄭）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然後大爲盟會以息兵使諸國同歸于好自此以後有盟會而無兵車而于是搜伐之禍稍莫止焉

三年辛亥葬衛穆公

甲午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公至自晉

（鄭許）鄭公子棄疾帥師伐許 六條一貫

隱桓之間鄭滅許而復還之以許本鄭屬也自僖六年圍于楚則許非鄭有矣今尚以舊邑之故思與楚爭而伐之

（許）鄭伐許

又伐之

（許）四年鄭伯伐許

時鄭襄方卒鄭悼初立而又急伐之則鄭無禮矣

（許）九年鄭人圍許 爭見晉楚鄭條

（許）十四年鄭公子發帥師伐許

時鄭爲許敗至鄭伯再伐入其郛而後平

（許）十五年許遷于葉

許乃畏鄭偪請遷于葉闢此終事楚而得免鄭難雖三遷四遷至定六年已爲鄭所滅而仍未亡也許之善于自存如此

（爭齊魯汶陽田）元年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兩條一貫

汶陽田本魯地爲齊所侵久矣至鞌之戰魯從晉伐齊齊以此賂我則魯地還魯宜也今汶陽棘邑不肯歸魯而魯帥師以難之

（汶陽）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怨助齊而使魯歸地則侮辱極矣怨于怨非不顧禮義所謂霸主者安在宜夫子在定哀之世尚以反汶陽之田爲直節也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伐伙）
冬十有二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華元年亦棘盟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共新立）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滅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大歸也三條一貫）

策書闕

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杞伯悔而迎之）
仲孫蔑如宋（報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荀首自娶婦而我往饋之）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取鄟
衞孫良夫帥師侵宋（二條一貫）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以蟲牢之會宋公逆王命魯衞討之其肆如此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策書不詳其事

壬申鄭伯費卒　冬季孫行父如晉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
吳伐郯（兩條一貫）
八年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
邾人伐郯

吳伐郯晉為伯主不能救乃以其成吳又挾諸國
以伐之則弱小無死地矣伯主之為害如此
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吳入州來（晉吳楚構兵始末　條二十一貫七）
楚申公巫臣有怨于令尹子重且竊娶夏姬以奔
于晉楚盡滅巫臣之族巫臣乃為晉大夫請使吳
而教吳以戰使吳叛楚而伐巢伐徐因伐州來其
意本欲強晉而弱楚而不謂吳與楚之均被害也
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
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時晉悼爭伯又用巫臣之謀使士燮挾列國大夫
通吳以謀楚

（晉吳楚）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子重乃爲簡練之師以伐吳而吳強非其敵也

（晉吳楚）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見爭盟條）

晉爲鄭服故復挾列國諸侯通吳以謀楚而吳子
壽夢不至

（晉吳楚）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晉乃因吳之來謝道晉衛二國大夫先會吳使而

重乞會期魯衛大夫奉晉命以往

（晉吳楚）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然後挾列國諸侯以會吳

（晉吳楚）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越五年又挾列國諸侯以會吳

（晉吳楚）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遂藉吳勢弁諸侯之師滅楚與國而後已

（晉吳楚）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
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吳于向

乃吳壽夢卒楚不伐吳喪楚共王卒吳諸樊伐楚
喪而爲楚所敗已無道矣晉復合十三國大夫與
吳會而謀與伐楚策書曰會于向爲吳謀楚此實
錄也乃又冀晉策書謂范宣子數吳之伐喪而退
吳人夫專與吳會而敢退吳乎若謂晉吳在後則
春秋殊會自有書例會柤會鍾離皆如是也若謂
伐喪爲伯主所惡則襄二年鄭成公卒晉悼特挾
宋衛伐鄭喪而以此餘口晉誰欺乎

（晉吳楚）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以吳伐喪報之而爲吳舟師所敗

（晉吳楚）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

越十年楚亦以舟師伐吳又無功

（晉吳楚）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諸樊伐楚報舟師之役親攻巢門爲門者所
射而卒

（晉吳楚）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
沈子淮夷伐吳

時吳以餘昧繼立而楚靈王爭霸效晉援伐挾戎

國之師伐吳

（晉吳楚）執齊慶封殺之

前此齊大夫慶封黨崔杼弑君奔吳吳以朱方處之至是克朱方殺齊慶封效伯者行事

（晉吳楚）遂滅賴

滅吳與國而釋之遷其國而遷

（晉吳楚）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吳人乃報伐入楚棘櫟麻而經不書也至是楚又報棘櫟麻之役挾諸國而越人與焉

（晉吳楚）六年楚薳罷帥師伐吳

乃楚不知何故又伐徐而策書總未詳也至是楚以吳救徐而遂伐之

（晉吳楚）十三年吳滅州來

越七年而楚靈見弑吳遂乘亂而滅楚邑

（晉吳楚）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平以定亂新立又踰五年而始報州來之役是役吳大敗既而楚亦敗

（晉吳楚）二十二年秋戊辰吳敗胡頓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越六年吳又伐州來而楚以與國之師救之令楚令尹卒薳越帥師政令不一未及陳而吳先已三國之師兩君一大夫皆死而楚師奔矣吳楚既不敵而楚平繼伯猶效挾伐乃徒禍人國如此

（晉吳楚）二十四年冬吳滅巢

吳又滅楚邑

（晉吳楚）定二年秋楚人伐吳

楚救巢而為吳所誘又敗

（晉吳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乃乘吳強楚弱之際合十八國以侵楚是時胡頓沈陳蔡許六國楚靈挾之以伐吳者今俱以楚平州來之敗一齊歸晉然且蔡侯以楚令尹囊瓦索賂拘楚三年因質子以求晉伐楚而晉荀寅復索蔡賂不終伐楚雖晉實棄楚然諸國之禍則不可道矣（詳吳[illegible][illegible]事陳蔡六大國條）

（晉吳楚）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徒為會以終其事

（晉吳楚）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

畢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蔡侯知晉不足恃乃更以子質吳請吳伐楚[illegible]吳
闔閭爭霸而楚大夫伍員以讎楚事吳吳爲之報
怨之師大敗楚師
〔晉楚〕庚辰吳入郢
遂入郢而楚大創矣
〔晉吳〕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然而吳夫差繼霸特與晉會而於越入吳且從此
亡焉孟子著五霸之罪最重摟伐而夫子春秋尤
深惡而痛絕之自文宣以後七公一百四十餘年
（卷八　春秋條貫篇）　十八
大半霸事春秋專記晉襄靈成景厲悼平昭歷世役
名晉衛曹滕邾莒一十八國以遏其爭齊爭楚爭
魯衛爭宋鄭陳蔡諸事此其罪宜在何等而胡氏
猥陋動曰尊霸主遂乎霸主之爲禍如此尊之何
爲盍亦就經文一節辭之
冬大雩
〔晉衛〕衛孫林父出奔晉（兩條貫）
孫林父爲衛君所惡出奔
〔晉衛〕十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侯強納之

八年晉欒書帥師侵蔡（以楚侵之故）
公孫嬰齊如莒（自逆也書）
〔宋共姬〕宋公使華元來聘（九條一貫）
〔共姬〕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共姬〕衛人來媵
〔共姬〕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共姬〕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三月遣聘）
〔共姬〕晉人來媵
〔共姬〕十年齊人來媵（以待年故遲致）
〔共姬〕襄三十年五月甲申宋災宋伯姬卒（死于火）
（卷八　春秋條貫篇）　十九
〔共姬〕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朔之妻莊姬與朔之叔父趙嬰通嬰兄趙同趙
括逐嬰于齊而莊姬惡之因譖于晉侯殺同括焉
〔錫命〕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命之主）
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莒楚〕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策書不詳其事但云以無備故潰耳
城中城（邑名）

十年一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以送葬故遲至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報聘
秋叔孫僑如如齊修聘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以王族相偪出奔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春秋卷八條貫篇
策書謂宋華元成晉楚之好而爲是盟然經文無
有且後此不數年而晉楚爭宋如故況專會衛侯
亦不合此必策書有誤者闕之可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晉請伐秦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一六條貫
伐秦　三月公如京師
伐秦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伐秦　曹伯廬卒于師

諸侯有死者勞可知矣
伐秦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成夫人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一二條貫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春秋卷八條貫篇
仲遂字襄仲故已氏仲子嬰齊亦氏仲公羊謂嬰
齊爲兄歸父後故以父襄仲爲王父而氏仲非也
古分氏以字不必王父凡已字父字皆可氏況嬰
齊不爲歸父後定元年季孫欲立歸父之子子家
羈爲歸父後而羈不從是歸父見逐後歷成襄昭
定四世並未立後公羊謬說也至若歸父之子氏
子家則以子家者歸父字也然則羈亦氏父字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
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一三條貫
前晉執曹以伐秦曹宣公卒于師其庶子負芻殺

太子自立則晉宜為之討賊乃執之于會雖歸京
師然失伯討矣
（書）公至自會
（傳）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
曹請于晉遂赦之然則歸京師謂何
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
夫山宋魚石出奔宋（十八條 貫）
宋平浙立桓族蕩氏謀弱公室殺公子肥而戴族
華元殺蕩澤將討桓氏故桓氏魚石盡皆奔楚
（爭宋）十六年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晉每挾宋伐鄭鄭惡宋久矣是時鄭方以子襲之
伐乞成于楚而受楚之意遂乘宋亂以伐之衆書
既不詳其事而杜氏以為滕為宋與國因滕有喪
而伐宋則謬甚矣
（爭宋）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鄭伐宋納魚石于彭城而還
（書）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圍彭城而楚鄭救之

（爭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晉欲爭宋必不自往而必與諸侯之師
（爭宋）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朾
且先為之盟
（爭宋）襄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始圍彭城取魚石以去蓋晉為華元楚為魚石也
（爭宋）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見爭鄭條）
時晉方伐鄭楚乃伐宋以救鄭
（爭宋）二年鄭師伐宋
鄭亦伐宋
（爭宋）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見爭鄭條）
晉乃乘鄭成之喪遂挾宋以報伐焉
（爭宋）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見晉吳楚條）
會晉楚爭鄭晉乃合十二諸侯會吳以謀楚
（爭宋）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遂借吳勢并諸侯之師滅楚與國而以其地賜宋
人以宋為楚鄭怨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楚鄭乃伐宋以報之
十一年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見爭鄭條下二節間）
而無如晉楚爭鄭之無已也鄭乃伐宋以致晉師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及晉師至而鄭與晉成焉
楚子鄭伯伐宋
及楚救至而又與楚成以爲可兩謝之也

春秋條貫篇　卷八

十二年楚公子貞帥師伐宋
楚乃專伐宋而止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滕文公）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僑如譖）秋公會晉侯齊侯衞侯宋華元邾人于
沙隨不見公（十七條貫）
叔孫僑如者叔孫得臣之子也欲去季文子孟獻
子而取其室時僑如爲成公嫡母穆姜所寵公
赴晉名時出姜命以逐二子公不從姜指公庶弟
公子偃公子鉏曰是皆君也公懼使孟獻子守公
宮然後行及出至壞隤不及會僑如告郤犫曰魯
侯待壞隤伺勝者而歸之也謂觀望晉楚間也晉
侯乃不許公見
公至自晉
而歸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僑如乃愬晉歸罪季氏請殺之晉乃執公所執季
氏于路拘之苕丘公待于鄆城使子叔聲伯見郤
犫請赦會犫與聲伯有舊且范文子亦爲言乃使

春秋條貫篇　卷八

魯行成而赦季孫焉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而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公至自晉
公始自鄆城同季孫歸兩書公至著晉惡也然亦
微經文之密其不懼委曲如此
乙酉刺公子偃（時立僑如弟叔豹爲得臣後）
十有七年齊高無咎出奔莒（見齊高國一二條貫）
據傳齊慶克通于齊靈公夫人蒙婦人衣而出入
爲鮑牽以告國佐佐召慶克而數之夫人怒會[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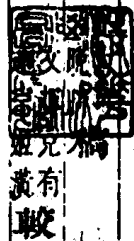
公從晉伐鄭還鮑牽與高無咎居守先閉門淸宮
而後迎公夫人愬之曰此拒公也將立公子角矣
公乃刖鮑牽逐高無咎
（國佐）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
而無咎之子高弱據盧以叛慶克方帥師圍之會
國佐從晉伐鄭還乃如盧師殺慶克而已毋得罪
亦據穀以叛齊侯盟與國佐盟使復其位而密殺
之于內宮之朝并殺子國勝而立後焉

九月辛丑用郊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弒君）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條貫一三）
晉厲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嬖人有胥童者
與嬖人夷陽五嬖使人告郤陵之賊郤至賓名楚
君欲乘敗而立悼公公以告欒書書忌郤氏徵之
公乃殺三郤而尸于朝不殺胥童欲并殺欒書中
行偃公雖命勿殺而書偃不安遂殺胥童并執公
弒之于是迎襄公之孫立之是爲悼公
（晉弒君）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楚滅舒庸）十七年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
公如晉（朝新君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條貫篇九　蕭山毛奇齡稿

兄有
較

襄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俱聘新君）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公夫人）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成公）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以受賂故）

三年

公如晉（新君朝晉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爭陳）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見爭鄭條十六條一貫）

（爭陳）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自楚莊入陳後屬楚久矣今晉以鄭服爲會而

陳成公奚晉悼之新忽使大夫來乞成于晉

（爭陳）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而行即使諸國大夫特爲殊盟以諭之

（爭陳）四年春王正月己酉陳侯午卒　秋葬陳成公

未幾而陳成薨當是時楚已使公子何忌伐陳而

聞喪而止惡伐喪也

（爭陳）陳人圍頓

而陳反圍楚與國則無禮矣

（爭陳）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乃詰陳叛之故以爲貪令尹侵欲所致因殺之

（爭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晉乃借會與之便使列國諸侯除吳人外皆受晉

命而爲之戍陳

（爭陳）冬戍陳

諸侯不敢辭

（爭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而無如遠師之至也

（爭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晉復不自救仍會列國諸侯使救之

（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則亦勞矣

（陳）七年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乃越二年而楚又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晉又不自救仍會列國諸侯使救之且無意救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事見鄭篇）

諸侯有逃名死者

（爭陳）陳侯逃歸

陳侯始知晉悼不足恃終身已在晉而從楚國師之中逃險告急已數月矣今計無從之陰使陳公子黃如楚師乞楚師執之而告急于會曰若寡君不歸羣臣不能待矣乃逃歸其謀投晉而求脫如此

（爭陳）八年夏葬鄭僖公

幸鄭簡初立晉楚方爭鄭不暇而陳遂稱蓋陳本楚屬晉可不爭此時爭陳背陳自取禍晉之徒役人國且嫁害人國者觀春秋有不惜然嘆興者乎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未詳）

四年

夏叔孫豹如晉（有誤）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襄公生母也）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一二條貫）

蓋書六如晉聽政蓋聽其屬國貢賦多少之政也

五年公至自晉

又朝晉王而後歸

（魯屬鄫 取鄫）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一六條貫）

前公聽政于晉時以魯貢賦之數煩重不給乞以鄫爲魯屬國助魯貢賦以無失晉官命晉侯許之故魯遣大夫帥鄫世子偕往謝焉

（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見爭陳條）

而無如屬鄫之不利也四年之冬邾莒伐鄫臧孫紇以救鄫致敗因不敢復屬鄫晉會吳時使鄫大夫聽命于晉而自進會焉經特書鄫人以是也

（鄫）公至自會

六年莒人滅鄫
越一年而莒乃滅鄫
季孫宿如晉
前魯已還鄫于晉此時晉宜討莒復鄫以修伯業
而晉不能也反責魯曰何故亡鄫魯不得已使季
孫如晉以聽命且受罪焉
昭四年九月取鄫
其後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君諸公子爭國魯乘亂
取鄫以爲魯邑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即其地也然
則魯不滅鄫濟取叅于項雖不能還鄫較當日屬

鄫之意多有未安究于莒惡有間耳
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鄭僖新立） 秋大雩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 春王正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冬叔孫如邾
（齊滅萊）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有策書缺）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有策書缺）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二條貫）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定諸侯朝聘于晉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時
鄭伯以侵蔡獻捷于晉故親聽命焉此天下大亂
諸侯放恣之事而蘇轍謂晉悼修文襄之業定朝
聘之數蓋誤認晉之朝聘爲周之朝聘也冤哉
（聽命）公至自晉
時公亦赴晉但聽命者大夫耳然則宋衛可知矣
秋九月大雩 晉侯使士匄來聘（報朝也）

九年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晉聘以報朝而此又謝之）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嫡母 離母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莒伐我）八年莒人伐我東鄙（六條貫一）
前六年莒人滅鄫魯未嘗討莒也不知何故反伐
我策書未詳
（莒伐）十年秋莒人伐我東鄙
又伐我策書未詳
（莒伐）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又不知何故伐我圍我邑策書未詳

莒伐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報伐之策書未詳
莒伐 十四年莒人侵我東鄙
又侵我策書闕
莒伐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貸書有說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鄭穆之族與尉氏五族有隙故五族攻殺作亂而
子產爲公子發之子亦討盜盡殺之然亦創矣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詳春秋條貫篇九
七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十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公如晉 朝以報聘
十三年 公至自晉 又朝晉正而歸
魯取邿 夏取邿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四年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衛逐君 己未衛侯出奔齊 一二條貫
衛獻不禮于孫林父甯殖而殖與林父逐之

衛逐君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
莒人邾人于戚
乃立公子剽是爲殤公而晉悼不討賊反爲之主
盟以定新君使逐君之罪徼終在會伯主謂何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王逆后 劉夏逆王后于齊
齊晉魯兵救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三十四條
一貫
齊不知何故伐我而公親救之策書闕
詳春秋條貫篇九
八
齊晉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且城以備之策書闕
齊晉魯 十六年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會晉悼初卒晉平以繼霸首會諸侯而齊蠆以不
甘服晉至是思抗之不親至會而但遣大夫高厚
來赴晉怒因不許高厚與會俟諸侯會畢然後遣
大夫盟高厚而高厚逃歸
齊晉魯 齊侯伐我北鄙
齊再伐我策書闕

齊魯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三伐我棄晉未詳

齊魯晉 冬叔孫豹如晉

齊于是告齊難于晉而晉以悼公之喪尚未禘祀
爲辭蓋無意救魯也叔孫豹乃見中行偃而私爲
乞之

齊魯晉 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四伐我棄晉闕

齊魯晉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五伐我時臧氏守防與鄹人叔梁紇並禦之而去

齊魯晉 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

至是六伐我矣

齊魯晉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晉已踰禘祀之期本欲以溴梁之役襲罪討齊而
中行偃又役以卜夢不吉思有事東方以厭之遂
合諸侯師而我師與焉乃諸師敗衆而我師亦力
大敗齊師從平陰至齊環齊諸門而圍之經書同
圍齊之爲衆所惡也

齊魯晉 曹伯負芻卒于師

然猶有以師死者

齊魯晉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即諸侯圍齊者踰年猶在齊因又盟齊地

齊魯晉 公至自伐齊

而後歸

齊魯晉 季孫宿如晉

于是拜晉師

齊魯晉 葬曹成公

會葬曹公

齊魯晉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而其如晉之伐齊者爲晉伐不爲魯伐也因以圖
齊時齊未服晉又令衛伐齊

齊魯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而齊侯疾卒

齊魯晉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晉復繼衛再伐乃聞卒而返

齊魯晉 冬葬齊靈公

我則不惟不敢與復伐之意兼會葬以盡其禮

齊魯晉 城西郛

又城郛以備之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而不意齊已服晉有成盟矣魯懼仍乞師于晉

城武城

且復自爲備

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晉以齊成之故大會諸侯于澶淵而我遂得與齊會弭舊怨焉

秋公至自會

叔老如齊

因聘齊以固之

二十三年齊侯伐衞遂伐晉

越三年而晉有欒盈之難是時齊莊之立已四年矣怨齊靈平陰之役爲十二國諸侯所敗乃乘晉之難先伐衞以報十九年衞受晉命之伐然後伐晉深入晉地取朝歌登孟門太行築壘學于其地戍守其所取之邑封其尸而還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而我師救之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又命我師伐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然後合諸侯謀齊

公至自會

二十五年春齊杼帥師伐我北鄙

而齊師報伐我矣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乃又會夷儀謀齊而遲之不前蓋但思役諸侯以逞攄伐而必不使中行韓范之徒策書所稱將中軍將下軍者出一師也乃齊則剛偪崔杼稱逆之際弑莊公以悅晉且重賂晉侯而封尸之役可不報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遂重會諸侯貰齊成以終事焉蓋晉怨雖稔而齊靈齊莊相繼無道雖兩世憤兵終致自戕國之貴能立不貰爭勝如此

公至自會

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一六條貫）
邾不知何故來伐策書未詳
十七年冬邾人伐我南鄙
又伐
十九年晉人執邾子
據傳以伐我也
取邾田自漷水
晉令邾還所侵魯田以漷為界
仲孫速帥師伐邾

然而邾驟伐我我未有報以日從晉師無暇故也
今乘其未盟使孟莊子報之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公至自晉
而後拜師并謝取邾田焉
十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會溴梁時以其貳楚從會執歸）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據策書許欲叛楚而請遷于晉晉為合諸侯將遷

許而許忽辭晉故晉合鄭伯及諸師伐之
大雩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策書未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二條一貫）
衛石買孫蒯田于曹與重丘人爭遂帥師伐重丘
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晉以曹怨故執而責之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來朝）
十有九年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靈公愛庶子牙將易太子使高厚傅之及太子
立因殺牙并及厚焉
二十年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公子履出奔楚（五條一貫）
蔡公子燮欲叛楚事晉而國人殺之其弟奔楚事
亦已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乃蔡大夫慶寅慶虎忽譖于楚曰公子燮之謀公子黄實同之楚人以爲討而子黄奔楚

二慶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及陳侯如楚楚訴子黄事知其冤使召二慶而二慶以慶樂往楚殺之慶氏乃據城以叛楚子使屈建帥師從陳侯圍城陳人殺二慶楚乃納陳侯及公子黄而還

二慶 二十四年陳鍼宜咎出奔楚 二慶之黨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春秋條貫篇卷九 圭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大夫叛故以邑奔

晉滅欒氏 秋欒盈出奔楚 一七條貫

欒盈爲欒黶之子其母欒祁范匄之女也欒祁淫于老州賓而懼盈見討愬于父范匄謂盈將爲亂而謀與范氏爲難匄使盈城著而遂逐之欒盈奔楚

欒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錮欒氏也 禁錮之使諸侯不得受

欒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又錮之 徐仲山曰魯昭逐季氏不能名一公邑大夫晉逐欒氏而合十二諸侯日奔走道路而不顧其勞諸國卑于晉都邑幸達矣

欒 公至自會

欒 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乃竊入曲沃將因魏舒以入晉爲亂范鞅劫魏舒率公徒與欒氏鬬欒氏敗盈仍奔曲沃

欒 晉人殺欒盈

春秋條貫篇卷九 夫

晉乃圍曲沃殺盈而欒氏盡滅

二十有一年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二十有二年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庶其之黨也

葬杞孝公 巳卯仲孫遬卒

臧氏出奔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紇與孟氏不相能又爲季孫立後舍公鉏而

立悼子公鉏馘之會孟莊子卒公鉏使孟氏告季
孫云紇將爲亂不使孟氏葬紇閉之称爲戕備及
孟氏除葬道借役臧氏紇以隧正懇而辭爭土而
視之季孫怒遂攻臧氏紇奔邾既而避防請立後
乃立其兄臧爲而紇致防而奔齊經不書奔齊不
于其以防請也

齊襲莒　伐莒

齊人襲莒　一二條貫

齊莊公伐晉還不知何事忽襲莒致敗

晉

二十四年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懼晉報伐使陳文子乞楚師而崔杼帥師送之

不知何事又伐莒策書總不可解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策書不詳何事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叔孫豹如京師　聘周　大饑

二十有五年

齊弒君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莊通于崔杼之妻爨如其家會齊莊伐晉晉會
爭伐齊而崔杼方伐齊避與晉師之至重得罪也
遂弑莊以悅晉且重賂焉乃立莊弟杵臼爲景公

鄭伐陳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一二條貫

入

初陳從楚伐鄭將每道道以迎楚師鄭人患之至
是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以伐陳夜穿陳城而入
之陳侯帥妻子奔墓既而喪服擁社繫男女以待
于朝鄭師乃以禮平之而還

陳伐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方六月伐陳相平以禮至此裁數月耳不知何故
又伐陳而策書全未詳也左氏取晉策書以補之
但載子產獻捷晉君臣責鄭與鄭子產專對之詞
以爲鋪張則與本事何與矣故善讀春秋者必曰
經詳而傳缺簡書迹而策書斷非妄語也

衛獻復入

衛侯入于夷儀　一十條貫

衛獻爲甯殖孫林父所逐寄于齊十一年矣至是
晉侯愍其久暴露使衛分一邑居之

入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先是甯殖將死謂子喜曰吾逐君之名藏諸侯策
若能復入以免之乎喜許諾至是獻使與喜言且
使公子鱄要之遂弑殤公攻孫氏而獻復入焉夫
欲諼遂君而反弑君世逆之惟知有逆如此

入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孫林父挾戚邑獻晉而叛

入 衛侯衎復歸于衛

入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此時爲晉伯當執孫林父甯喜並誅之以爲衛討賊而乃受戚邑反爲孫氏會諸侯之師而召公焉

入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公乃與諸侯之師共討衛以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田六十以與孫氏時衛侯赴會晉先執甯喜及北宮遺使司馬監之歸晉及衛侯如晉晉又執衛侯而囚之于士弱氏三綱絶矣于是齊侯鄭伯皆間變如晉謂爲臣執君不可鄭子展且爲賦將仲

子兮曰衆言亦可畏也乃赦衛侯歸

入 晉人執衛甯喜 不書執衛侯者諱惡也

入 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

既而甯喜專公殺之衛獻之能斷又如此

入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黨喜也

入 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 討甯黨也

楚滅舒鳩 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二十有六年

宋殺世子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爲寺人伊戾所譖而死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據傳請楚伐鄭而死是時晉楚將盟宋以弭兵矣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通嗣君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邾子來朝 秋八月雩

仲孫羯如晉 拜宋之盟也

齊慶封奔 冬齊慶封來奔

齊崔杼弑莊公而立景公時慶封佐崔杼爲相稱爲崔慶其時莊公舊臣有盧蒲癸者與王何出奔而其族盧蒲嫳則慶氏屬大夫也崔杼故妻生二

子曰成曰彊及又娶棠姜而生一子曰明杼將廢成而立明使成老崔邑而棠姜攜前棠公之子棠無咎來與弟東郭偃同相崔氏其爲成與彊所病久矣至是又爭曰崔宗邑當予明不當予成成怒以愬慶封封用盧蒲嫳之言使之去之成遂與彊殺棠無咎東郭偃于崔氏之朝而崔杼大怒不成駕而見慶封慶封曰何敢然吾使盧蒲嫳爲子討之嫳乃帥甲士攻崔氏垣弗克呼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棠姜縊然後復命于崔子曰討之矣請身御崔子而與之歸及至則無

可歸矣杼于是亦自縊焉嬰乃并恩除慶氏先兄
盧蒲癸王何而使之事慶封之子慶舍舍寵之以
女妻癸使癸與何執寢戈而先後之舍慶封出田
癸將何嘗祭癸雖其妻盧蒲姜舍女也謂癸曰有
事必告我至是將嘗以告姜姜曰夫子愎使無止
之者必不出矣我將止之以出之十一月乙亥嘗
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姜告而止之弗聽曰誰敢
然遂入廟麻嬰爲尸慶虺爲上獻癸何執寢戈以
從及削公子尾子雅擊扉者三癸自後刺舍何擊
戈而解其左肩并殺慶繩與麻嬰慶封歸將入伐內

宮不克遂來奔其後再奔吳而楚子族誅之則是
崔之與慶皆爲盧蒲嫳所滅如此春秋重討賊而
齊莊以淫死且其殉難者多係嬖人故雖賈舉州
綽邴師公孫敖等十人並死且有祝佗父申蒯閭
丘嬰鮮虞等或使還而死或棄官而逃即諸公子
中其不肯事崔慶而奔亡者比比也而皆曰之爲
婦寺之忠甚至晏嬰哭君亦曰已死已亡非君親
暱其誰肯任皆以死亡者爲私暱而輕之且當日
策書未明賞罰亦謬慶賊之討反以慶邑賜晏嬰
子尾而癸何全不及焉甚且放盧蒲嫳于北竟不

知其實與否而爲春秋家言亦並無有起而議及
之者乎按盧蒲氏本齊公族姜姓與崔慶同宗而
癸則公族大夫嘗齊莊伐晉時爲驅者以鮮虞爲
右而公之副車則盧蒲癸實有之是大夫之有名
且有功者左氏襲策書而前後總未之貫也夫莊
公不甘于臣晉雪先君之恥發憤興師以報平陰
之役其所用之人忠果好勇且多爲之死則在列
國諸君未爲多讓而惜其以淫敗也至若盧蒲氏
報復崔慶明明直詞曰彼君之讎也終至反癸何
以滅二氏使莊公之讎無人任暱者而公然盡力

致討使莊公之尸暴于北郭埋于他氏之里者一
旦改殯于路寢而合于先公之兆誰爲爲之而忍
放之于北境無人理矣是以簡書之例但憑告詞
而既存一簡則必詳之策書以俟是非之有在如
此經祇告來奔爾而致奔之由則即此一書而其
事其義皆可以見然則夫子之存此有故矣故予
謂齊莊非齊棄之比而二盧蒲氏與王何則並非
嬖人不當與侍人賈子乘氏賈舉州綽諸嬖人比
因爲述其事辨其跡以爲世之忠臣報國者勸其
于春秋之義不爲無補若謂齊莊淫亂不宜失出

則以莊之志思振前烈且能得死士而一不自愉
即身名俱喪此正垂戒之至深至切者又何咎于
此際有慾詞焉

（公如楚）十有一月公如楚（一四貫條）

宋之盟向戌與楯建原有晉楚之從交相朝見之
言諸晉之屬國皆朝楚如魯衛宋鄭之類是也楚
之屬國皆朝晉如陳蔡許沈之類是也惟秦與齊
不朝焉今我先朝楚而諸國從之此貫晉覇所定
之制而楚藉以行之者以為宜尊盟主耶則楚亦
盟主也以為不宜臣夷狄耶則又覇者之政令也
若此者何褒何譏請俟春秋者一思之

（朝楚）乙未楚子昭卒

（朝楚）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會楚康之卒不得已送葬而還

（朝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

二十有九年　庚午衛侯衎卒

（吳君弒）閽弒吳子餘祭（以閽而弒之譏吳焉）

（會晉城杞）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
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一四貫條）

晉平杞所出乃合諸侯以城杞衛大叔儀曰甚乎
其城杞也鄭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不恤周宗之
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也已（杞者夏之餘也屏者城也）

（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以城杞也）

（城杞）杞子來盟

晉使諸侯共城杞已無道極矣又使其司馬女叔
侯責魯以侵杞之地使之歸杞亦既歸之矣又以
不盡歸責女叔侯女叔侯善乎叔侯之言曰虞虢焦滑霍
揚韓魏皆姬姓也而晉皆滅之晉是以大況武獻
以來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
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其于晉也職貢不乏玩
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若朝臣聘名及名會名）史不絕書（他貢自文宣以後春秋所書皆服役于晉之事）府無虛月（不絕月）
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真痛切之言

（城杞）冬仲孫羯如晉（又拜城杞之聘）

吳子使札來聘（季札）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以好事而專放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

（蔡君弒）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蔡景以淫於太子所弒）

（天王殺）天王殺其弟佞夫（一二貫條）

周景王初立王子瑕自爲亂，觽言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也，而王殺之。

（王）王子瑕奔晉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以汰虐故見殺）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以宋災名合諸國）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徐仲山曰會十二國人幾于爲澶淵之救火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乃立昭公）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莒弒君）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莒犁比公既立子展輿，又立子去疾，展輿弒之

春秋條貫篇十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初晴）稿

（文郁克有 遠宗繼漬）校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前襄二十七年宋向戌爲宋之盟，弭晉楚兵爭，從此摟伐之師稍以稍息，此夫子所深予者。今諸國

大夫復尋盟以固之，其盟鄭地者，以前兵爭之多在鄭也。詳見前爭鄭條

（魯取莒邑）三月，取鄆（十三年見前）

前襄公年莒屢伐魯而不報，今因其國有弒逆之變，遂乘亂伐莒而取其邑

（邑）叔弓帥師疆鄆田

且爲疆之

（邑）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乃莒大夫，不知何故又來奔，魯受其邑

（邑）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莒人愬于晉晉許其來討而不果也莒遂自來討
而我又取之
(巳)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于是季孫往晉謝以晉之不爲莒興師也
(巳)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乃相距四年不知何故魯出三帥以伐莒而經書
又未詳也但云取郠邑且獻俘時用莒人以祭亳
社則無道矣
(巳)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又越三年晉會平丘時莒告于會値晉平作虒祁
宮成假兵力以脅諸侯之際
(巳)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巳)公不與盟
遂斥公不許與盟
(巳)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且執季孫
(巳)公至自會
而公自歸焉
(巳)公如晉至河乃復

乃復以季孫在晉仍如晉而晉拒之無禮如此
(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于是子服湫說中行氏貴以禮使之放歸乃還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景之弟以富僭得罪故出奔）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
莒去疾與展輿爭立而展輿弑君去疾已奔齊矣
至是齊納去疾爲莒君而展輿出奔
葬邾悼公

(楚弑君)冬十有一月巳酉楚子麇卒（一二條貫）
楚子麇康王子郟敖也康王之弟公子圍弑郟敖
自立是爲靈王
(昭)楚公子比出奔晉（亦康王弟）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昭新立也）　夏叔弓如晉（報聘）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以爲亂見殺）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平公少姜卒公親往弔而晉辭之使卿弔焉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君出奔齊）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條一貫
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嬖人大夫亂遂奔齊
（北燕）六年齊侯伐北燕
齊侯帥師以納之不克
（北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之而還
（北燕）十二年春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越五年齊又遣大夫納之不克乃納之別邑而還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楚靈會諸侯）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
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惡起霸也
楚人執徐子 以貳吳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楚殺其大夫屈申 以貳吳也
公如晉 朝晉　秋七月公至自晉　秦伯卒
六年　春王正月杞益姑卒
葬秦景公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策書有誤
秋九月大雩　冬叔弓如楚

（楚名）三月公如楚
楚靈作章華之臺名公落之
（名）九月公至自楚
叔孫舍如齊涖盟
策書闕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楚滅陳蔡始末貫）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十五條一貫

陳哀公愛公子留使弟公子招公子過立留而殺
其世子偃師
（陳蔡）夏四月陳侯溺卒
既而悔之乃自縊焉
（陳蔡）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干姓徵師名
陳遣行人赴于楚楚靈王殺之
（陳蔡）陳公子留出奔鄭
子留出奔
（陳蔡）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公子招乃歸罪于公子過陳人討賊已殺過矣

陳蔡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

楚靈使公子棄疾奉蔡世子之子吳圍陳而滅之收爲縣使楚大夫穿封戌爲縣公放公子招殺招黨而挾吳以歸

陳蔡 葬陳哀公

楚時陳君無葬者有與人哀之葬之而陳已滅焉

陳蔡 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乃復欲滅蔡令蔡靈侯殺之并殺其從者七十人

陳蔡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乃使公子棄疾圍蔡

陳蔡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晉雖謀救之實未救也

陳蔡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遂滅蔡改爲縣即以其弟棄疾爲縣公俘蔡世子有而用于岡山無道極矣

陳蔡 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于楚蔡大夫朝吳并蔡洧觀從誑乘楚靈在乾谿諸族作亂乃詐名公子比于晉尊爲王而棄疾同盟以陳蔡復讎爲名殺楚靈諸子而迎擊楚師于訾梁楚師大潰靈乃自縊及還郢

陳蔡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而棄疾又殺公子比自立是爲平王封陳蔡還所收也

陳蔡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于是蔡世子有之子廬陳世子偃師之子吳皆各歸其國而陳蔡復封

陳蔡 冬十月葬蔡靈公

然而蔡靈之不葬已三年矣楚惡如此

八年　叔弓如晉（賀虒祁宮成也）　秋蒐于紅　大雩

九年　叔弓會楚子于陳（楚靈滅陳會子師）

許遷于夷（楚遷之也）　夏四月陳災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爲陳鮑氏所逐）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十有二年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宋元新立）
公如晉至河乃復（朝晉晉拒之以莒怨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不許）　秋七月
（晉公子出奔）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二條一貫）
·費宰南蒯謀逐季平子而歸室于公子慭慭初從
春秋條貫篇卷十　八
之既而南蒯叛慭懼奔齊
（奔）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及圍費而南氏家臣劫南氏請出蒯亦奔齊
十二年楚子伐徐（以懼吳也）　晉伐鮮虞（自秋）
十有三年
（晉將合諸侯）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見晉取莒已條下同）
（二條一貫）
晉平作虒祁宮以會諸侯多貳心焉晉將乃用叔
向謀以甲車四千乘假兵威以會諸侯晉霸衰矣

（諸侯盟）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十有四年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莒庚輿立）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五條一貫）
莒子卒立其子郊公矣莒大夫蒲餘侯逐郊公子
齊殺公子意恢而迎莒子之弟庚輿立之
（莒君）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逐郊公時庚輿在齊及復國後庚輿恃晉而不
事齊齊遣大夫伐之而庚輿未服也
（莒君）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
春秋條貫篇卷十　九
至齊侯親伐而莒子反敗齊師于是莒人恐
（莒君）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乘庚輿好殺而逐之齊復納郊公庚輿遂來奔焉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叔弓以涖祭死故去樂以卹之
夏蔡朝吳出奔鄭
蔡朝吳能恢復其國春秋之賢者也楚大夫費無
極疾之曰吳在蔡非楚之利遂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送葬）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晉滅戎）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鄅

春秋條貫篇　卷十　十

秋葬曹平公　許遷于白羽（楚遷之也）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報入鄅也）

（許弒君）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自爲藥進之卒）

己卯地震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策書闕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以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見殺）

（宋華向之亂）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三條一貫）

宋元公欲逐華向二氏華向謀先發不得乃出奔

（華向叛）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

叛

既而華貙之臣張匄名[illegible]

（華向）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illegible]心

而華登又以吳師來助華氏宋廚大夫濮[illegible]師

之戌宋者先敗吳師未幾元公弟公子成又請齊

晉曹衛諸師並救之遂殺張匄大敗華氏于南里

而華氏向氏並奔楚焉

二十年十有一月蔡侯廬卒

二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春秋條貫篇　卷十　十一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新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乙亥叔輒卒（叔弓子）

（蔡君出奔）冬蔡侯朱出奔楚

蔡平侯卒其子朱立楚費無極取賂于平侯之弟

東國僞言楚子令去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

詰無極無極謂朱懷二心是以立東國而楚子從

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公朝新君而晉又拒之）

二十有二年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王室亂　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景王太子壽卒悼王猛當立而王子朝爭之劉文
公蚠與單穆公旗同輔猛而居于皇且告晉焉

王室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單子乃盟百官于平王之廟子朝使鄩肸伐皇而
劉子敗之晉乃遣籍談荀躒帥師從劉子單子納
悼王于王城時子朝居前城復取王師

王室　秋十月王子猛卒

而悼王已卒乃立王母弟子匄是爲敬王

王室　二十三年晉人圍郊

晉侯仍遣人討朝而圍其邑書曰晉人不親至也

王室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朝乃入尹氏邑劉子單子以討尹致敗周諸卿士
多戌尹者朝遂入王城而王居狄泉

王室　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
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晉不惟不終討且天王蒙塵者越二年而爲伯主
者並不勤王不合諸侯不身涖盟會而躬親師旅
泄泄然苟集列國大夫名曰謀王室而實無所謀
也

王室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又越一年天王蒙塵三年矣且歷攻諸邑無有寧
居晉不得已始遣知躒趙鞅納王會朝衆侈伯盈
反正陰忌亦叛遂迎王于尸入成周而盟于襄王
之廟子朝奔楚晉師乃使成公般戍成周而還經
不書晉入不予晉也

王室　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
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
成周

乃越八年天王尚居成周以朝衆跡王城未敢歸

也天王乃使卿士如晉致天王之命乞合諸侯城
成周以爲國都而晉猶難之范鞅曰與其戍周不
如城之且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晉
他事勿應可耳始合諸侯以城之皆起時覿飾前
面而涖事如周若焉

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晉執我行人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一月晉執

執我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邾人城翼不假道于魯而魯人邀伐之邾子愬于
晉晉執我行人叔孫舍使與邾坐訟叔孫不坐晉

退將以叔孫與邾人叔孫立于朝不聽行乃拘叔
孫與介子服回各館一館者又一年又不屈
（執我）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不得已將親往乞釋而有疾而返
（執我）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
晉始懸而以禮遣之嗟乎春秋魯史也其所載者
無非晉侍臣凌我虐我之事仰策書所誇春秋賢
大夫如叔向趙鞅韓起輩亦無不役使我如臣僕
蹴蹋我若禽獮而謂魯人作史皆當尊晉室而崇
伯主則凡稍有人心者必不忍作是語矣故春秋

一經不特公穀二書可以不閱即左氏綱他策書
以傳魯史諸所記文襄悼平前後與驪以及狐趙
欒郤中行隨范諸族瑣言煩碎赫赫千古在經文
一千八百餘條並不一及則自條其為出而夫子
筆削而目始豁然其見不必與三傳諸家相對覈
孫何其快與
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以朝至楚而卒）
八月乙未地震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有鸜鵒來巢（公出之兆）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昭公出齊始末）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條十貫三）
季族與郈氏臧孫氏皆怨季孫稽昭公之公子務
人告公謀去之公以語子家羈羈諫不可公不聽
遂伐季氏既而叔孫孟孫救並至公徒敗諸發難
臣皆劫公以出子家羈止公不得遂孫陽州
（昭出）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景將唁公而公乃就之

（昭出）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時叔孫昭子自闞歸責季孫意如而從公于齊與
子家羈謀將歸偕意如迎公而意如語變叔孫大
憤遂卒
（昭出）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謀納公如晉而又卒于路
（昭出）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昭出）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昭出）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景為公取鄆而居之

【昭出】夏公圍成
且謀納公戒無受魯貨而季孫賂梁丘據遂不
果納但圍成而還
【昭出】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假為會謀納
【昭出】公至自會居于鄆
而仍居于鄆
【昭出】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雖至齊何益焉
【昭出】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

于扈
晉乃以戍周盟扈宋衛謀納公固請之而范鞅受
意如賂不許
【昭出】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乃復至齊而齊侯燕公待以大夫禮子家子披公
而出時孟懿子陽虎伐鄆將奪公歸而公徒與從
公者皆不欲歸反迎而敗之
【昭出】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不得已始至晉晉不令入國且惡公遽入乾侯
復使公出境俟晉迎而後入之辱之至矣

【昭出】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
公乃復還鄆而齊共遣唁如初失國然實詐之也
【昭出】公如晉次于乾侯
因仍之乾侯
【昭出】冬十月鄆潰
而鄆人又散無可歸矣
【昭出】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昭出】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乃在乾侯者二年

【昭出】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幸晉頃已卒晉定初立將與師伐意如范鞅請召
意如而不至然後伐之乃密遣意如使必來季孫
乃練冠麻衣跣伏待罪
【昭出】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侯乃先遣大夫唁公然後使意如之乾侯且令
荀躒致命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
敢逃死君其入也子家子勸公與歸而從亡者必
不從子家子將以乘馬挾公入伻師而公徒又阻
之公曰此不得歸矣夫公逐季氏季氏不逐君在

當時厥可不出師既出而厥不立君并不設居守
□□有戍于境者在公原可以徑歸亦門待侯討
叛使盡臣待罪徒跣觀迎而左右堅懮終以不返
則夫季之惡公之愬從臣之禍國伯主強隣之各
不相恤義俱有焉

滕出 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闞

策書闕

滕出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二十有六年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二十有七年

吳弒君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爲公子光所弒

楚殺其大夫郤宛

費無極譖郤宛于令尹子常而殺之既而令尹聽
沈尹戌之言又殺無極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邾大夫

策書闕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叔詣　秋七月

三十年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十有一年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秋葬薛獻
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邾大夫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吳越構兵始末 夏吳伐越 四條一貫

前五年楚靈伐吳時有越人來會師吳未報也至

是吳闔閭怨伐越以報之

吳越 定五年於越入吳

越乘吳伐楚遂入吳

吳越 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吳又報伐而越勾踐禦之闔閭以敗創而卒于軍

吳越 哀十三年於越入吳

自此吳子夫差復報父怨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而
受越成以不告未書備也至是越又乘吳子黃池
之會乃襲吳而入其俘亦受成而還 後十年越滅吳見備書

秋七月

終

春秋條貫篇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稱 遠宗文輝姬廣克有較

定公

元年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諸侯城成周時宋大夫欲屬滕薛使滕薛助宋役而薛爭之仲幾以言忤晉大夫因執于京師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詳春秋一條貫篇）一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立昭公之弟宋是爲定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立宮者立爲不祧之室也與立武宮同其時季孫立昭公之弟而煬公爲伯禽子考公弟故特立煬宮爲立及誣以爲立弟者魯立君法也（兄終弟及名立及）

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晉卻）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illegible]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

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見晉楚十一條兵構貫）

晉楚各有屬國晉之所屬爲魯衛宋鄭曹滕杞薛邾莒諸國而胡沈頓陳蔡許六國事屬之楚繼文所謂昭昭也特率盟搆伐純是晉事而楚並無有

（詳春秋十一條貫篇）一

惟楚靈爭伯效晉所爲始有昭四年會師伐吳之舉而楚平救州來僅一效之遂有胡沈三君於陳大夫敗滅之禍然猶與晉之日事搆伐役死道路者相去尚遠而六國愚昧鑿州來之敗便舍彼從此一齊會晉此固不知進退之所爲然爲之晉者彼既與會便當卹撫衛始終使之得所齊桓會莒人而楚滅黃而不能救則管仲病之晉襄救江伐而楚滅江而不能救則春秋譏之此前事也今六國之君强使來會且强使之伐楚則勢然以諸國擲强楚矣乃沈不即至晉先使蔡滅沈而殺其君

國已極惡至胡之興頓則旋為楚滅而並不一救
蔡拘楚三年請晉伐楚因質其愛子并大夫之子
而晉復棄將並不一為之興師以致蔡復奔吳遷
徙家屬于吳邇而國破民散何其慘也然則曹衛
曹鄭諸國奔命救死已極荼毒而尚延及江漢之
燄屬伯主之禍亦烈矣此一條名陵大會假名侵
楚而實未敢侵也乃胡頓陳蔡許則儼然背楚而
為楚怨焉

五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
之

當其時沈子不至晉使蔡人滅其國而執其君以
殺之

五 許遷于容城

惟陳則畏楚而仍歸之許則遷以避之策晉闕

五 楚人圍蔡

而楚則又以蔡叛其與國而圍之

五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見晉吳楚條）

蔡乃又質一子并大夫之子于吳吳為伐楚勝之

五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歸

乃鄭久爭許徙殘楚耳一不為楚庇而鄭即滅其
國而俘其君晉安在耶猶幸楚仍庇之而哀元年
許復得從楚而在楚軍也

五 十四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
頓以頓子牂歸

而頓則滅之而俘其君矣

五 十五年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亦滅而俘其君而晉總不一恤也

五 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至于蔡則楚子又圍滅之而遷其國于江汝之間

五 二年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乃不安楚地險請遷吳且以公子駟不肯遷殺之
而吳而并遷其貨財焉然則召陵一會師而五國
之無不被禍有如此

四年杞伯成卒于會

然凡召陵之會原有以奔命死者經文儼然也

六月葬陳惠公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王卿也）　葬杞悼公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策書未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齊鄭衛叛晉始末　六年二月公侵鄭條四十七一貫

晉自襄鑑繼霸以來歷文宣成襄昭五公並以齊

鄭魯衛爲屬國雖視齊較三國稍優然亦紬甚矣

至是晉霸替齊鄭忍叛晉而未發也會鄭曾以子

朝之嶽伐取王邑而晉惡鄭而命魯討之公乃奉

春秋卷十一條貫篇　五

晉命侵鄭

晉叛　公至自侵鄭

而還

晉叛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使季桓子孟懿子以報聘之時兼獻鄭捷于晉

晉叛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而鄆邑適叛魯歸齊季孟并討鄆而齊還之

晉叛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于是齊鄭介盟謀伐晉以弱晉黨而徵會于衛

晉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衛恐國人不從陽使齊執衛行人并侵衛令衛大

夫國人知畏齊而可叛晉也

晉叛　齊侯衛侯盟于沙

然後與齊盟爲其極亟難反如此

晉叛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乃伐我

晉叛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而我報之

晉叛　公至自侵齊

晉叛　二月公侵齊

春秋卷十一條貫篇　六

及歸我侵齊

晉叛　三月公至自侵齊

晉叛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而齊又報之

晉叛　公會晉師于瓦

及我迎晉師請來救而晉師竟不至也

晉叛　公至自瓦

晉叛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及自討鄭衛之叛

晉叛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又令我助之其弟願已而全不顧他人如此
晉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鄭衛乃深相結而思以報晉
晉叛 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踕卒
晉叛 六月葬鄭獻公
會鄭獻公卒
晉叛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衛靈乃與齊景同伐晉夷儀次五氏而還
晉叛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方是時我以晉師不即救知晉不足恃而齊景伐

晉又因與國甚少故不能深入原思結好于魯適
夫子由司空進司寇遂决計與齊平合拒晉此
固夫子之筆能與夫子之行事兩相合爾
晉叛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于是魯定齊景親自爲會以結之將齊魯旣俱叛
晉則兩國匹敵又自有大小之別是時伯主陋劃
大國摟伐小國必輸賦以從故齊傳載書謂齊苟
出兵必使魯供甲三百而夫子春秋深恨晉惡丸
親歷其朝則此時之平齊與叛晉皆夫子經畫中
事也故夫子盟詞祇曰苟歸我侵地亦自嘗如數

供命盍晉賦旣齊師頻減而又歸我侵地則魯
之叛晉于此大背兆夏之會春之平皆夫子從政
時一大機用耶
晉叛 晉趙鞅帥師圍衛
晉乃不敢報齊祇報衛五氏之役而衛不與成
晉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齊景則忻然歸我侵地
晉叛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即魯討郈叛郈人侯犯以郈邑獻齊而齊又還之
晉叛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于是齊衛鄭三國仍合爲謀
晉叛 叔孫州仇如齊
而我則謝齊還地
晉叛 十一年冬及鄭盟叔還如鄭涖盟 叔還叔詣子
并盟鄭
晉叛 十二年冬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又盟齊焉
公至自黃
晉叛 晉叛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齊侯衛侯乃遣師伐晉而二君親次垂葭以援之

（晉叛）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趙鞅深以爲患將遷衛所貢五百家之在邯鄲者
寘于晉陽以絶衛往來而邯鄲大夫趙午不即遷
鞅遂殺趙午而中行范氏午親也爲午攻鞅鞅乃
據晉陽以叛

（晉叛）冬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而韓魏又鞅黨也復攻中行氏荀寅范氏士吉射
而二人又據朝歌以叛

（晉叛）晉趙鞅歸于晉
鞅復歸晉圍朝歌

（晉叛）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與齊景衛靈乃爲會以救朝歌

（晉叛）公至自會

（晉叛）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齊更會宋景以謀救之

（晉叛）十五年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乃因晉人敗荀寅于潞之際遣師往救而次渠蒢
以待之會定公初卒我不會師策書諱

（晉叛）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至哀公新立而齊挾衛盟會于乾侯以伐晉我乃
遣師及齊師與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焉

（晉叛）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晉仍不敢報齊但乘衛靈初卒公輒初立之際其
世子蒯聵所以得罪奔宋者今用陽虎計（虎以叛亦晉在
五九年）帥師納聵而據戚以叛不惟伐喪兼令衛父
子構兵爲衛大患晉之無能而惡又如此

（晉叛）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鄭師敗績
是時齊魯衛三國伐晉而鄭則輸粟朝歌以救范
氏適趙鞅納聵之師相遇于鐵鄭師擊鞅中肩已
斃車中而蒯聵執戈以救鞅鄭師反敗

（晉叛）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乃同衛師圍戚討聵以報鐵之役（世以爲爭拒父非也）

（晉叛）五年晉趙鞅帥師伐衛
會范中行氏由朝歌奔邯鄲而鞅復圍之齊衛救
邯鄲不得仍伐晉取晉邢任等八邑而納荀寅于
柏人鞅仍不敢伐齊而第伐衛以報之

（晉叛）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復侵之然無如衛何

（晉叛）十年晉趙鞅帥師侵齊

會齊景公卒公子陽生弑立之後加之吳人伐齊齊國大亂晉乃乘喪乘亂一報齊伐十四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再報衛伐而晉之衰諸國之叛晉于此終焉夫子蓋記之益深著五霸之罪而諸國之徒抱憤而不自直者可見也其後晉史簡書尚載趙鞅伐衛二條而無策書惟晉策書則列載知伯伐齊齊鄭諸國微會報伐之事見左傳末然已駸駸有七國之勢非春秋矣

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晉六卿世滅三卿分晉之始）（一三貫條）

晉六卿者韓魏趙與知范中行氏也初有八卿韓起魏絳趙武爲韓魏趙知籍士匄荀偃爲知范中行氏又有士魴欒黶二卿爲八卿而士魴士匄同是范氏欒黶族滅故祇存六卿而其後范中行爲知所滅知又爲韓魏趙所滅祇存三卿而戰國以後遂分晉而爲諸侯焉是時諸國叛晉惟宋未叛故宋君臣謀使晉以樂祁犁爲行人稱爲辯爛而六卿是時有角立之勢范鞅惡祁犁之主趙鞅也遂執祁犁則趙與范分矣

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見叛晉條）

齊衛連伐晉而趙鞅患之將遷邯鄲氏于晉陽以趙午趙午延于川命印殺趙午而午黨范氏中行氏遂伐趙氏趙鞅奔晉陽則范氏中行氏與趙又分矣

晉趙鞅歸于晉（見叛晉條）

而趙鞅歸晉則韓魏趙自爲一黨而范中行氏絶無與焉其後晉策書載知伯率趙氏之地圍趙晉陽而韓魏與趙共滅知氏則知范中行盡皆亡滅而三卿獨存在左氏春秋因有直接戰國之勢而夫子脩書至哀其端蓋亦有馴至如此若夫左傳自文宣以後多晉策書與夫子脩書十七相左苟識條貫則夫子自有春秋而目與左氏傳絶然不同夫子脩書有半在左傳之外而左氏策書則有強半在夫子春秋之外勿謂左傳即春秋也

六年　冬城中城（備晉也）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　曹伯露卒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從祀先公（易僖之躋閔而順之義者順也）

盜竊寶玉大弓（一二貫條）

季氏臣陽虎謀弑季氏不得乃入公宮竊寶玉大
弓而出據讙陽關以叛
（陽虎）九年春王正月得寶玉大弓
乃復歸寶玉大弓于魯及魯伐陽關又焚關而奔
于齊且請齊伐魯罷會大子爲司寇將子齊叛晉
之際齊執陽虎而虎乃奔晉春秋但書盜而不
書虎然則虎何足道乎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孔子爲司寇行事）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見叛晉條 六條一貫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因陽虎爲亂以費畔季氏而

春秋條貫篇卷十　十三

名孔子孔子不往定公乃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
四方皆則之遂由中都宰爲司空進大司寇謀與
齊平親一
（孔子）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見叛晉條
又身相定公而與齊會焉
（孔子）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乃盟會載書齊索魯兵賦而夫子索還侵地故齊
人來歸之
（孔子）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特是時陪臣執國家邑屢叛初三家皆有大邑季
孫有費叔孫有郈孟孫有成而既而宰臣皆據邑
以叛侯犯據郈南蒯公山不狃據費公斂處父據
成家邑從此多事矣夫子爲政先墮三都雖所以
救家患實則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里之城正強國
所有事也墮郈者先墮叔孫氏之邑也
（孔子）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此墮季氏費邑也仲由謀墮費費宰公山不狃叔
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臺
費人攻者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臺而伐
之費人走國人追之敗諸姑蔑而不狃與輒皆奔
齊遂墮費

春秋條貫篇卷十一　十四

（孔子）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至孟氏之邑曰成原與齊界若墮成則齊人必至
北門是魯無保障也故圍成弗克而大子已之其
後魯備甚在哀十五年即賊成叛歸齊非頼子服
景伯子貢說齊得還則成界強齊勢不可墮經並
書墮以墮者迫命不墮者私志也此又義也
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馬正侯犯叛 三條一貫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見叛晉條 侯犯奔齊 再

〔宋大夫公子出奔〕宋樂大心出奔曹 六條一貫

樂祁犂之子告樂大心作亂故出奔

〔宋出〕宋公子地出奔

宋公弟與向魋惡出奔

〔宋出〕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以公子地之黨且惡向魋出奔

〔宋出〕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策書闕

〔宋出〕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策書闕

〔宋出〕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策書闕

十有一年 夏四月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衛伐曹〕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二條一貫

策書未詳

〔代曹〕十三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策書闕

十二年秋大雩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三年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薛弑君〕薛弑其君比

策書未詳

十有四年

〔衛出奔〕春衛公叔戌來奔 二條一貫

公叔戌公叔文子之子也以富故且惡于南子出奔

〔衛出〕衛趙陽出奔宋 戌黨下同

〔衛出〕衛北宮結來奔

〔天王歸脤〕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策書闕

〔衛世子出奔〕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二條一貫

衛靈公世子以得罪于夫人南子出奔

〔衛出〕衛公孟彄出奔鄭 蒯聵黨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策書闕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策書未詳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策書不詳何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

哀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卷十一　條貫篇　七

（蔡遷楚）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一七條貫

（蔡遷吳）蔡請吳伐楚在定四年而楚乃報之圍蔡而滅其

國使遷于江汝之間蔡侯懼陰請遷于吳

（蔡遷）二年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而吳師遂逼遷之乃以公子駟不欲遷殺之而吳

而遷其賁墓于州來

（蔡）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且又放公子駟之子而策書未之詳也

（蔡）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在是蔡侯將之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

道弑蔡侯如蔡然而大夫文之鐙討盜殺翩

（蔡）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于是盜黨有奔者有受誅者

（蔡遷）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然後君得葬焉嘅乎乃爾

六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卯郊

（魯伐邾）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一九條貫

定公雖時邾子來奔喪今忽伐之不可解　策書闕

（邾）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春秋卷十一　條貫篇　八

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且三家共伐之而取其田何也　策書未詳

（邾）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家同在師而盟不及季孫亦不可解　策書未詳

（邾）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策書闕

（邾）六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策書闕

（邾）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前經五伐今六伐矣且公又親往則或利其地或

惡其事必有所由而策書總不知也此但述子服
景伯泄伐之語與邾大夫茅夷鴻請救于吳之事
則當是此經策書不失耳據此經我入其國而俘
其君而策書則云獻于亳社因諸負瑕則似有意
滅其國者其未滅以吳救故也然則魯亦無道矣
八年吳伐我
邾大夫茅夷鴻請吳救且曰魯賦八百乘可與吳
敵邾賦六百乘即吳屬矣吳遂伐我幸吳不得志
僅求成于魯而去
歸邾子益于邾

我乃釋邾子歸邾而吳不知何故反使太宰嚭討
邾因邾子于樓臺以棘繞之而使其子邾桓公爲
政策書仍未詳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越二年而邾子來奔向之爲我俘者今復奔我總
不可解傳又云奔齊其後奔越越人納之見簡書
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一五條貫
前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已奔宋矣至是衛靈卒
夫人欲立公子郢而郢辭之乃立蒯聵之子輒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見叛晉條

而晉怒衛靈叛晉謀伐衛其因乘靈未葬而納聵
于戚在晉固無道而聵未嘗有先君之命代令遺
國然且父死不葬愛及干戈則不子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鄭師敗績見叛晉條
時晉范中行氏以叛奔朝歌正值齊衛鄭叛晉之
際故三國共戍朝歌而聵乃合趙鞅兵敗齊鄭師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見叛晉條
是齊師圍聵本爲報伐公羊稱伯討胡氏稱輒蔽皆誤衛師圍戚

亦爲拒晉穀梁稱以子圍父亦非是而輒以新君而與乎其
間一似茫然不知有父之在戚者報聵樂鞅總成
拒父則不子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俱
賊子也其後聵之入見簡書在哀十四年聵之弑見衆
書在十七年而輒則一出一入而終死于越春秋垂戒
豈遠乎
二年滕子來朝
三年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備晉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　蓋齊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策書闕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爲楚執蠻以悅楚）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蓋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策書闕
（齊陳氏弒立）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四條一貫）
（春秋條貫篇　卷十一）　手
齊景無適子愛少子荼而使國夏高張立之
（弒）閏月葬齊景公
（弒）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大夫陳乞將謀弒立先與鮑牧諸大夫謀去國
高二氏而二氏來奔
（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陳乞乃召公子陽生于魯脅鮑牧共立之而弒荼
焉陳氏將移齊而世爲弒逆如此
五年冬叔孫還如齊（會葬景公也）
六年　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報蔡圍也）
（吳晉會）六年叔還會吳于柤（一六條貫）
策書闕
（吳魯）七年夏會吳于鄫
策書不詳
（吳魯）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
此吳召會也策書不詳
（吳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吳召會也
（吳晉魯）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見晉吳楚條）
（春秋條貫篇　卷十一）　主
吳會晉而我與焉
（吳魯）秋公至自會
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宋鄭構伐）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策書有誤　六條一貫）
（宋鄭）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策書有誤）
（鄭宋）九年秋宋公伐鄭（策書有誤）
（鄭宋）十年宋人伐鄭（策書闕）
（宋鄭）十二年宋向巢帥師伐鄭（策書有誤）
（宋鄭）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策書有誤）
七年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宋人圍曹鄭救之）

八年吳伐我（以邾愬來伐 見伐邾條一七背）

夏齊人取讙及闡

初齊公子陽生奔魯將季康子以妹妻之及陽生弒荼而立即來取女魯妫女有他行不敢與也齊侯遂帥師伐我取二邑去

齊人歸讙及闡

我乃與之平歸季姬于齊而齊侯嬖之還二邑焉

十年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值吳子欲會齊伐我而齊辭之吳子怒因名我會師伐齊而齊人遂弒齊侯陽生以悅吳此不知何人所謀且孰為弒之而策書仍未詳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及齊簡公立而修怨于我幸冉有以季氏之甲旅已徒卒與戰于郊獲齊甲首八十而齊師遂遁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及夏滿公復會吳師報郊之戰乃敗齊師獲國書等並人及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而于是終春秋之世無構報焉其後魯與齊平子服景伯與子貢特使齊而爲之成之見簡書策書

八年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夏楚人伐陳（一三背條）

吳與楚爭陳前六年吳伐陳陳成于吳故楚伐之

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及楚使公子結再伐而吳遣延州來季子救陳季子謂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此數語極中春

秋交爭與國之病非季子不能爲是言然季子讓國在襄十二年計其齒當近百歲恐不能帥師且其人自聘魯後不見行事即以夫差之狂逆而宗臣耆老並鮮匡救歷歷此語不發于受賑之時而發于交綏之際吾猶以爲非延陵嘉言矣凡此皆當闕之以俟知者

九年冬十月

十年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十有一年 夏陳轅頗出奔鄭（反蹟見見廷）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即太叔疾也孔文子奪其妻出奔）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昭公夫人）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 夏許男成卒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策書闕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策書闕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初康熙乙丑奇齡充會試同考官分閱春秋房舊制春秋一單題二雙題一脫經題是時初罷脫經題其雙題猶未罷（按合題罷於乾隆初）奇齡與監試御史論雙題不合因舉經之條貫必出於傳語（按此杜預之言）奇齡以爲經文自有條貫不待於傳乃排比經文標識端委使自相聯絡以成此書大致用章冲類事本末之意惟冲類傳而奇齡則類經冲於傳有去取奇齡於經則十二公事仍其舊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首條之下又每條各附論說以闡發比事屬詞之義耳其以隱公三年四月尹氏卒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十一年冬十一有月壬辰公薨三條爲一貫蓋據金履祥通鑑前編之說以尹氏爲鄭尹氏然尹氏非卿其卒例不見經與叔肸之以公弟書者不同似巧合而實附會是爲不當合而合至於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六年秋公伐邾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秋八

月及宋人衛人伐邾其間邦交離合事亦相因而歸單簡是為不當分而分以其體例而論既於經文之首各題與某事相因則何不仍經文舊第而逐條標識其故脈絡亦自可尋又何必移後綴前使相凌亂奇齡說春秋諸書頗有可觀惟此一編則欲理之而反棼之殆無取焉

春秋胡傳參義十二卷首一卷

〔清〕姜兆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乾隆間刻九經補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參義十二卷》提要

胡安國原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
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
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
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叙五禮弗
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
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
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
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
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
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
于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
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
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
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
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

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于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于斯時奉承詔旨輙不自揆譔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春秋胡傳參義目錄

卷一隱公十一年

卷二桓公十八年

卷三莊公三十二年

卷四閔公二年

卷五僖公三十三年

卷六文公十八年

卷七宣公十八年

卷八成公十八年

卷九襄公三十一年

卷十昭公三十二年 為二十六年九月遜外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卒于乾侯

卷十一定公十五年

卷十二哀公十四年 春秋終此年恭經後哀公至二十七年八月遜外

右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有二年之經今遵胡傳謹附本義如左按胡傳立于學官學者遵　功令無異義而今附參之者正體　功令恭之也體　功令者何也

聖祖

御集朱子語錄遺文頒行錄在且又

命白鹿廳升侍於大成殿者無他爲凡以千聖百王之統得至聖而集大成而聚儒之緒又得朱子而集大成也所以

詔頒之者爲說紀一而道明也然朱子當時表章四子次及羣經而自易詩而外無及焉者豈顧諸之哉蓋將命其及門分纂集成而不幸假年而未遂矣此所以蔡氏尚書與黃氏喪祭禮通解朱子所見其書而猶不無後命以攷其成也今按春秋胡傳參諸儒而成朱子蓋嘗稱其體用該貫有關大正直之氣矣而詳玩語錄遺文其大旨因若存掌節而微不無一二義之互見者何哉蓋嘗綜而考之凡所爲推其弘綱布

其大義於以正君臣定父子嚴夫婦明嫡庶和民物理中外
奠上下而使三綱爲之明九法爲之叙者此朱子之錄與文
定之傳二而一者也其所爲執其字文索其辞義至以所聞
所傳之異而推日月之存逸爲褒譏援字文之所竄爲功罪
且既立爲正例之綱維又轉爲變例之紛賾者此朱子之錄
與文定之傳一而二者也錫不揣固陋仰體遵朱
諭旨爲之參互相考凡其義例之確有明徵者則從胡而登之孔
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知我罪我者惟春秋乎是也
從胡不啻從朱也而其幾例之涉有疑獄者則從朱而退之
傳曰所見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是也從朱亦不啻從胡也故削之義處以廻而參以一朱
之義則寛而不記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今勒求之一何一
字問義雖擬廻也而前事比則左右揆日事比則首尾決矣
謹體朱子之諸言首按全經每事連類編爲事詞彼考十有
四卷務優游而貫之無束縛而案之而後參爲北編故迷故
者非以削仰從朱者亦非以朱也凡以從聖也末學暗陋也
知無所逃罪但幸沐
聖神德化之深恪遵　功令參互附編成於
昭代尊聖崇儒昌明大道之至意不致背馳云爾
丹陽姜兆錫識於觀溪之夾齋

特標先聖作經大本十則

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愚按自天子出乃大一統之義而記所謂諸侯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者也降而諸侯而大夫而陪臣則世變極矣春秋之作所以維王迹也

又曰桓公糾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又曰管仲之器小哉

愚按小哉者小其不能正心修德以致主于王道也二章始総其功一章特抑其道此春秋得失輕重之權衡與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愚按作春秋以維王迹即孔子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義故其義即天子之事而知我罪我因之也義之該也博矣亂臣賊子懼舉其大耳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讓以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又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愚按以力假仁即孔子小管仲之器之意也此摟伐諸侯所以爲三王之罪人而春秋無義戰與榮戰伐言之而其他之假仁義而獲罪者視諸此則五命之屬特視今之諸侯爲勝耳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之志非孟子其孰能知之

彙輯先哲論經大綱十四則

文定益言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爰叢亞聖氏并周董仲舒王通及邵子張子程子凡七家發明綱領之詞于首令學者閱詞以觀其義今特標孔孟作經大本另爲編存其六家而附周子朱子呂氏三家于後蓋由七家推廣之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董仲舒曰余聞之師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然則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王通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是則

無所取衷矣

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于獲麟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萬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

邵子曰聖人由性命發言褒貶皆非有意故春秋盡性之書也

又曰五霸功之首罪之魁也學春秋者先定其功過則大義立不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横渠張子曰春秋之書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伊川程子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

朱子曰春秋以鄉形而下者說上鄉形而上者去

又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春秋善善惡惡是故亂臣賊子懼

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霸之功然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尊抑意思

東萊呂氏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而作春秋誅之邪行之暴天下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何也乎兄風痺者加普鍼預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嚬蹙慘怛中心達于面目矣人皆痿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懼也

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何者不懼而今懼懼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之人或鍼和緩療以針石血氣流注復知疾痛痾癢之所在是知懼非自外至也

彙錄諸儒評論十三則

啖氏曰春秋之文有文異而義不異者二傳穿鑿悉以爲襃貶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又況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乎左氏言襃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赴告從舊史之文如此乃是夫子寫舊史耳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程子曰春秋傳爲按經爲斷

又曰專不可盡信只是信其可從者耳某看春秋有兩句法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

胡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公羊穀梁辨義學經以傳爲案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爲主當習公穀如惠公元妃孟子繼室聲子及仲子之歸學即隱公適庶之辨講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賵仲子以爲豫凶事則乖矣王正月之爲大一統及者我欲之意者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賊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當習穀

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爲正之類則鑿矣自晉杜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數子者用力甚勤雖造宮墻之側幾得其門要皆未見宗廟百官之美富者也故不預七家之列七家所造有淺深獨程子嘗爲之傳其說甚略引而不發欲使學者愼思明辨有得于見聞之表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穀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以程傳爲證云

元城劉氏曰公穀解春秋春秋所無者未嘗言依漢儒推以爲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尋難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無者或自爲傳故先儒以爲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錯經以合異或依經以辨理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蓋左氏當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可合而爲一也

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左氏說得春秋事有七八分

又曰左傳議論推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密這便是文武周召建國立學教得人恁地會恁地說且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大故說得細密

又曰左傳君子曰多無意思其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

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今且把來

叅考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匡啖助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後世因春秋去攷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理太多盡堆在裏面他是甚地不是如此底亦押從道理上來

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當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攷事甚踈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都不曾見國史

又曰左傳後來人做爲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傳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都不折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叙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多是胡撰

問胡春秋如何曰安國春秋大義正則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但春秋自難理會

又曰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有過當處

遺錄朱子語類六則

朱子曰文定作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正月始和布令則周實是元改子月作春正月夫子所

謂行夏之時正爲他不順所以欲改作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是夏正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夏正之十一月十二月來自遲了何用更造橋梁

愚按春王正月左氏元謂建子之月今自當以朱子泰定而愚于本經正月無冰七月無麥苗之屬及書泰誓伊訓二篇亦辨之詳矣又盧陵李氏據前漢律曆志周師伐紂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是亥月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是子月其明日壬辰至戊午凡二十八日渡孟津又明日己未冬至是正月二十九日越庚申二月朔是丑月又越四日癸亥至牧野此與武成泰誓日月時皆合亦見周自武王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爲春也故今于夏時冠周月之說首以朱子泰定云

朱子曰看春秋同須以類例相通然亦須隨事觀理令前次關涉義理通貫方有意味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當在于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

又曰春秋直書當時之事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止于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覇出來扶持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覇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覇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如夾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又後來五覇既衰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氏之屬一字上皆寓褒貶何耶孟子曰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此等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又曰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爲褒貶書時月則以爲貶書日則以爲褒穿鑿全無義理若文定則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又曰春秋大槩成書以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定以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不至于有遺忘

或論春秋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舞文亂法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而如此乎

愚按例者所謂義例也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知我罪我惟春秋乎是也但穿鑿則恐失經意耳且以日月言如盟書日而會與不日蔑敗獲人滅書日而侵伐襲圍追救次戍之屬與不日是之謂例而其例書日者有日有不日則說也以爵氏名字言如王朝之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又如侯國卿大夫書名士書人又如五等諸侯書爵附庸書字蠻服書號之類是之謂例而其間大夫奔

殺之屬例書名者或但書大夫不名君大夫士伐國例書帥名之屬者或但書號則又進也而諸傳或多穿鑿前後動輒矛盾則亦踈矣至所謂變例有變而不失其正者如君薨嗣位而爲嗣君者尚未及踰年改元則嗣君不成爲君此正例也然如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自弑自篡嫡易位此全經寄嫡中所未有也故舍雖尚未成君而特書弑君此非破嗣君未成君之例乃中特文明與弑成君者同科此變而正也又如君出繼位而其爲舊君者乃仍得因復位則篡君不成爲君此又正例也然如甯喜弑其君剽旋立旋弑文于篡逆此又全經弑君中所未有也故剽雖不得成君而特書弑君此非破繼君未成君之例亦中特文明與弑成君者同科又變而正也餘如釋趙盾許止之弑君弑父蔡弊晉之伐國身死頑楚麇齊陽生之卒之屬支離轉轄不可勝詰則亂矣此殆朱子所謂聖人之意不解恁地瑣碎者也凡此之類彙編事詞慎考比十有四卷殚力未逮援據略舉一二于此學者幸以意推之

姜兆錫上均氏又題于鶴溪之夾齋、

春秋卷之一

胡傳原本

隱公名息姑惠公之長子桓公軌之[illegible]其位
公將以國讓軌後以公子翬讒[illegible]日隱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周既東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之作適當雅亡之後也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則將孝公之末幽王已爲犬戎所弒惠公初年平王既東遷矣而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而作于隱公者蓋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爲王司徒善于其職周人愛之而賦緇衣之詩則猶用賢也晉侯拜王于鄭王錫之秬鬯彤弓盧矢而命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則猶有誥命也及其在位日久不能自强于政治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聘諸侯之妾于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絶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母爲正后身爲適冢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顚覆亦可省矣又不自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己未　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齊僖公祿父九年晉鄂侯郤二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即位之首年不稱一年而稱元年何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道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道也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參體元者人主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故稱元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聖人深明其道當自貴者始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于正矣春秋文兼作述窮典祀元日商謂稱元祀而春秋書元年所謂亂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法制裁自聖心無所述于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然則元年之後後世有改元者亦可于日元年爲即位之始年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聖人不能改也自漢文帝惑方士之言十六年改稱後元年始亂古制者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年輒更遂使紀[illegible]之
勝載矣聖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春王正月。春秋紀年凡書春王正月九十二條之始亦元年書春王正月十一條之始及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公即位四條之始也○凡月皆止稱之數春王正月者何也明其爲周王奉天居正之正月而即頒邦諸侯所以奉王正始之正朔公羊謂大一統之義焉其月之建何也周以建子爲歲首周正孟春之月即夏正仲冬之月蔡氏謂爲夏正之冬十有一月是也以冬十一月爲春正月故不若夏之時正令宜而孔子以行夏之時爲正而或乃謂周但改年而不改時月則時正而今亦書矣又何譏于不正不善乎時以紀事無事猶書春王正月何也凡二年以後無事猶書春王正月者必春皆無事可書乃特書之以備春時也紀特書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以備夏時秋時冬時也而元年無事猶書春王正月者雖春二月三月有事可書亦必書此其春王正月爲公即位而書非猶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爲一時皆無事以備一時而書也何也國君踰年改元必告祖廟國史主記時政首書即位故書即位即其事而其不書即位者乃有故而不書也隱公之不書何也左氏謂公不書立而爲桓攝故不書穀梁謂公當立而欲讓桓故成公志而不書也夫論義之正雖諸侯繼世襲封而內無承于先君上無稟于天子者猶比之于蔡而義不得書即位而爲其微則上無所繫而內猶有所承如文成襄昭哀之五公亦且以即位書是權而未甚悖乎正也隱公于義當立而父意屬亦隱無所承其在位如未在位方將以讓化爭而桓卒弒之故春秋成公志而不以即位書非弟如左氏攝之而不書之謂也春秋成公之志而因以治桓之弒然後討罪之義益嚴進矣學者合觀隱之春王正月不書即位與桓之春王正月書即位之文則亂臣賊子之罪著而君臣父子之大倫正矣詳見隱十一年桓元年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內君稱公附庸稱字之始也凡書盟九十八條始此特盟四十八條始此內特盟四十二條始此附庸書字二條始此邾國名爵之附庸儀父其字也盟約信也蔑魯地名○王者之制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國君稱如其爵侯爵而君稱公何也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邾君何以稱字下例中國之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也公及邾儀父盟何以書貶也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王府其其貳茂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而詩蘇公亦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盟以結信非先王所禁而貶之何也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第不得已而用之非所貴也公初即位一切政教未及行乃以要經之中而汲汲乎其爲是盟焉諒惡其私也或言與邾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宜求而求之變失其道也
春秋之義蓋深以切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外諸侯卒一百二十三條始此君公名官 公子彄公與焉○凡外諸侯赴我同史

承赴而書聖人皆存弗削何也古者諸侯之非變則殷聘而
世相朝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
以睦鄰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司服爲王制緦麻
宰夫掌王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侯也凡
諸侯告喪皆書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不若舉保以日者
謹其終也稱公者宋之本爵也此皆因舊史而不革者也爵而
繼以名何也禮天子崩告于諸侯不名諸侯薨則赴以名而繼
記諸侯薨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而不以名者禮之末失也
故春秋以禮正之雖強國盟主無不名記曰諸侯不生名生不
名死則名之乃所以別于天子而明尊卑之等也諸侯曰薨大
夫曰卒諸侯乃書卒又何也王室既東諸侯放恣世據其國不
請于王春秋正之因其告喪特書曰卒示無王命不得爲諸侯
也此則革而不因者也故曰春秋天子之
事也知我者惟春秋乎罪我者惟春秋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石門齊地○臨川吳氏曰盟非 盛世事也齊鄭盟于石門繼以

宋齊衛瓦屋之盟諸侯之黨合而天下無王始肇齊伯之糾合
矣齊鄭盟于鹹繼以齊衛鄭鹹沙曲濮之盟諸侯之黨散而天
下無伯乃讓秦晉之并吞
矣故因世變者備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凡崩葬卒葬書葬始此外諸侯卒書葬八十一 條始此外諸侯葬書公八十條始此○內君書

書葬內也王崩書葬尊王也外諸侯書葬何也因存合葬
而書也禮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凡同方岳者生講會同之
好沒有奉送之禮亦諸侯所以睦鄰也又周制有職喪掌諸侯
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家人授之
兆爲之蹕而均其禁亦王者所以懷侯也外諸侯令往會其葬
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是又因舊史而不革者也然則或
葬或不葬者何也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或討其賊而不葬治
其罪而不葬怠于禮而不葬弱其君而不葬又或諱其辱而不
葬避其號而不葬如齊昭鄭悼之屬告亂書弑而不書葬是
討其賊而不葬也如衛桓鄭靈之屬度王忌諱而不書葬是治
其罪而不葬也如紀與宋以合未嘗不同而伯莫成三世不書
葬是怠于禮而不葬也如宿如滕子之屬赴告不一書而皆不
書葬是弱其君而不葬也如吳楚之君書卒者十而楚不書葬是
避其號而不葬也又如管蔡之屬與會葬留滯八九月而不

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也討其賊治其罪弱其君怠于禮而不
葬者無追使之辭闕會葬之文是亦因舊史而不革者也避其
辱避其號而不葬追使會葬如來歸者然是又聖人所革而不
不因者也八月卒十二月葬者所謂諸侯五月而葬也禮也不
書所在會之人者所謂微者姓名不見于春秋也諸侯之喪士
弔大夫葬而使微者則非禮也是亦因而不革者也聖人或因
或革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餘見五年齊衛桓公

壬戌 桓王元年

四年齊僖十二晉鄂五衛桓十六蔡宣三十一鄭莊二 十五曹桓三十八陳桓二十六杞武三十二宋殤公 與夷元年秦文四 十七楚武二十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凡取國邑若田二十二條始此取國 邑十八條始此牟婁杞邑○莒伐書

取例也取者收奪之名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
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所竊者
日以侵削非制甚矣況以無罪爲名而滅奪其土乎前此莒
人嘗兵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凡弑君二十四條始此○此衛公子州 衛公子族不書但書名四條之始也

吁也母爲州其屬籍而特以國氏深罪州吁也州吁以公子嬖
弑桓不得爲先君之子也罪州吁已于莊公不以公子之道待
之使侍從當國以懷其姦逆罪州吁而罪莊公在其中矣春秋之
義討州吁以治弑逆而貶莊公以端本源以春秋及衛詩綠衣
諸篇考之所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州吁是也其罪斷所謂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罪深故傳曰爲
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弑逆之罪爲君父而不通春秋之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汪氏曰州吁不得公子君謂州吁身
爲大惡自絕于先君不得爲先君之子也孫文定謂莊公不得
以公子之道使致大惡故氏以國氏也二說蓋互相發明按二
義互發而貶州吁爲重州吁弑桓自立罪兼篡弑作春秋者絕
其族屬及其誅戮亦止書名蓋聖人特削之以示誅亂討賊之
義
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凡遇七條始此內君遇三條始此清衛邑○ 書遇何也周禮不期而會曰遇遇之爲禮明

簡大亦有恭敬之心也而春秋諸侯私爲之約自比于不期而
遇者則不恭甚矣故內遇四而皆以及書及者謂明其簡略
徑易無國君相接之禮也外遇三不書及者外遇無書及之例
但各書其爵而其罪託于不期而遇也亦如內者矣故凡書遇

用之僭禮乎仲子以別宮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正以明前此用八之僭也夫萬不敢稱而別宜非大悖也然正書仲子而謂夫人之失見利不敢入而用六羽近正也然直書初獻而猶八佾之罪彰又況變而立宮離羽其失亦正不可掩乎聖經之指約無窮蓋如此故曰春秋化工也信哉

邾人鄭人伐宋 邾猶庸也其先鄭何也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則主兵者邾也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爵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州吁告宋伐鄭乃衛主兵而衛人先宋又何也凡諸侯討賊必深絕其黨宋州吁弑逆故先宋而邾鄭伐宋非其比也故先邾也

螟 螟音冥凡書螟螽蝝十五條始此○書螟何也凡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惡傷稼者聖人以爲國之大故也故書而後世有國之君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論春災傷之事亦將何哉甚矣其不講于聖經以欺人主而誣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苦侯反臧僖伯也子達謂是爲臧伯○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

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夫公如棠觀魚僖伯諫不聽而稱疾不從可謂忠矣公不能聽其言而不敢忘其忠衆之加一等可謂厚矣而無卒書無別文何也春秋之義內臣書卒不書葬何異文之有哉

宋人伐鄭圍長葛 凡書圍四十五條始此伐國圍邑四條始此長葛鄭邑○國不言伐圍邑則先言伐圍矣圍者環其城邑絕往來之使禁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踰歲時而不解也周禮九伐之法無所謂圍此以杜滅暴亂或可矣因去年鄭伐宋來伐而報以此不已甚乎凡書圍者不待貶而罪見書圍于此而書取于後罪彌彰矣

六年 甲子 桓王三年 齊僖十四晉哀侯元年衛宣二蔡宣三十三鄭莊二十七曹桓四十陳桓二十八杞武三十四宋殤三秦文四十九楚武二十四

春鄭人來輸平 凡書平六條始此內平四條始此輸平特文和而不盟曰平輸者納也○鄭將爲納平于魯以結好而謀宋也公之未立與鄭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宋于清其秋會宋師伐鄭師宋鈞爲好與鄭有怨明矣五年鄭伐宋宋來告命使者失辭公怒而不救其冬宋伐鄭圍長葛鄭知魯宋有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平耳然則曷之乎曰平

者解怨釋讎固所善也而以利相結則世衰矣後鄭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伐宋得郜防而魯又取之是書輸平者形其以利相結也諸侯修聘以藩王室所主者義耳苟以利則臣懷利以事君子懷利以事父弟懷利以事兄諸侯何以利吾國大夫何以利家士庶人何以利身上下交征不至于奪不饜矣故特釋輸平以明有民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而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齊地○此齊魯始交好也吳氏曰前此皆未嘗與齊交因鄭來輸平而公始盟齊焉皆鄭莊之謀也

秋七月 凡一時皆無事特書首時十五條始此無事書首秋十七條始此○一時無事特書其時何也四德備而乾道成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乾道不成四時不備歲功不成故春秋雖一時無事必書其時一時不具則歲功廢矣其時止書首月又何也正月春之始四月夏之始七月秋之始十月冬之始也天備四時君備四德者以人合天之道而年始首時始首月者以始統終之義也若夫天人不相離始終不相周聖學微王道缺而春秋之義隱矣

冬宋人取長葛 此去年十二月圍之而今取也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在王朝宜申司馬之伐在列國宜修連帥之誅是固王法所不宥也且以本末考之初穆公屬國于殤公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立反忌馮而伐鄭何耶春秋于四年宋陳蔡衛伐鄭序宋主兵明宋殤之罪重也而于五年邾鄭伐宋序邾爲首明鄭莊之罪輕也至是宋伐鄭又久圍其邑而遂取之是更天理所莫遣也凡此類直書于策而義見不待身弑國亡而知其罪之不勝誅矣

七年 乙丑 桓王四年 齊僖十五晉哀二衛宣三蔡宣三十四鄭莊二十八曹桓四十一陳桓二十九杞武三十五宋殤四秦文十辛不書楚武二十五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凡女始嫁書歸八條始此內女始嫁書歸四條始此○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禮失則書賢則書古者諸侯娶夫人三國媵之各有娣姪凡九女而其歸皆必從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于國不與嫡俱行是其禮失矣○蘇轍云小國無大夫娶我則不書不以位廢事獨以位廢賢乎紀侯大去叔姬不歸宗國而歸鄰以全婦道是其德賢矣二者有一必書況兼之乎此書叔姬始歸之二義也

正乃心王室亦見矣而今始則與齊私會爲師謀糧與齊鄭私會且盟爲師期終則私取于晉以取二邑秉王命者果如是乎前此書會戎而中國未相會也而書遇宋而中國但相遇也中國秉王命始合而如是故經削鄭盟不書書會書伐書無義闕而十書取也特誠

戊辰 桓王十年 齊僖十八 晉哀五 衛宣六 蔡桓二 鄭莊三十一 曹桓

七年 四十四 陳桓三十二 杞武三十八 宋殤七 秦寧三 楚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公會齊以合鄭也按傳癸丑盟于鄧爲師期不書義見上下文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不俟公命而行會之者亦貶也何以貶四年會宋伐鄭因請而行今會鄭伐宋先期而行不待君命之變知其無君矣夫亂臣賊子非一朝一久之故及其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懲君權下移而當制之于未亂也餘見上下文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凡書敗十六條始此書敗某師八條始此菅古顏反宋地○上書翬帥師

而此書公何也公總至也何以不書齊鄭齊鄭從期公獨敗宋師也其不言戰言某師敗績而書敗某師何也乘彼未陳而敗之也皆陳曰戰曰敗績未皆陳而用詐曰敗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郜音告郜防宋二邑郜本小國宋滅爲邑也兩取連書曰特文○按傳公既敗宋師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經不書鄭歸者譏在內而不在鄭猶晉取鄆濟西田汶陽田歸于我經不書晉歸亦譏在內而不在晉也其譏在內何也非正則日而取郜取防與敗菅三書日凡書之重詞之例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奉王命伐宋道心之至公取郜防爲己人心之至私天人不並域而處義利以一念而分故宜取乎此成取郜案取郜皆擾人之國也而經無加誅焉取郜防二邑耳而經有誅貶凡全經若討宋亂而納賂器討陳逆而立見州之類皆聖人所以嚴道心人心之介而精其辨以執中也先儒謂春秋爲定性命之書有以夫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凡書取師三條始此取師不書師特文賊小國○宋衛入鄭何也鄭與魯收宋師還方及鄭而二國乘虛而入也又連蔡伐戴何也戴鄭所與也然則鄭伯伐取之何也程子謂鄭合兵以攻三國而取其師也鄭人兵力能合藏以兼取三國之師何也什國五攻正也以孫叔眾奇也莊公甚智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四國已聞乘其弊而兼取之如下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鄭莊殺許殘民其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小國○其入郕何也左氏謂鄭以王命討不會伐宋郕不會而與齊討之也程子謂宋鄭交惡久矣鄭與齊連兵伐宋不假王命以逞私忿耳若討郕違命何書人之有哉凡書入者逆詞亦鄭詞也來王討則非逆託王命而入國則齊鄭大國仰以制郕亦難矣

己巳 桓王十有一年 齊僖十九 晉哀六 衛宣七 蔡桓三 鄭莊三十二 曹桓

八年 四十五 陳桓三十三 杞武三十九 宋殤八 秦寧四 楚武二十九○有又通于資日十錄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曰有

春滕侯薛侯來朝 凡書朝三十一條及書如朝二十六條並始此諸侯來朝二十一條始此蔡朝二條始此○來朝者諸侯相朝也諸侯此書如朝王或書朝或書如而諸侯朝會贈書來朝者國史尊內之文也二國來朝何以書三譏

之也何三譏焉孔子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爾君行人世諸侯之邦交也聘謂之殷聘得其中而不違制謂之世則終其身而一行其禮禮亦節矣周衰禮壞諸侯無善義之交惟强弱之視朝會以言或數來而不報或屢往而不納中殆失制之制蕩然矣且列國違譏于天子書盟如而進自相朝聘可乎非天子不敢見諸侯而二君來朝同日受之而無各見之文其附上亦甚矣故凡來朝來聘及所如朝聘之文一切書以示譏而此尤其甚凡微使先王之制度不没于天下後世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鄭地也義見下文 時來公作祈黎左作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先書會鄭而後書入許伐許國鄭志也而書及齊鄭入許則罪公也按左氏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許不共許伐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則公且有許而辭之矣何罪公取曰時來之會也齊不會鄭而公獨會鄭許之入也齊不與鄭而獨以與公公之爲公可知矣公醜而鄭遂受豈公所料乎故鄭爲罪首而公無末減也公在位十一年書非七十有六失不勝數舉其大者言之王來聘者再未嘗朝王而王觀之禮廢王崩不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書胥命特文。胥相也。蒲衛地。○問王稱命諸侯不請命于王而以相爲命是非尊王之義也然則是之乎自盛王而言則貶自當時者從而言則褒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其後人變其情私相疑試以成信而危之俗久矣有能相命而信諭此公羊所以謂爲近正而稱亦言存秋書胥命與聖人不敢以死易信諭以釋門人之疑者予未能以信樂生詩以刺周王之失信夫則民不立矣經書胥命之義當以是推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魯地紀義見二年來朝郕國名文十二年郕伯來奔是也○此盖郕亦與會而爲參盟也高氏曰紀欲親魯也郕亦然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書日食既三條始此○食不書既此書既何也既盡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固已異矣况食之盡而闇然不見其外象太陽爲之失光者哉其變如此人君之宜加謹也可弗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內大夫逆女三條始此○親迎自王侯下達禮之正也爵有尊卑道有遠邇則親迎或于女家之廟或于國境之館禮之節也紀侯于魯爵均道邇宜親于廟者也而使履綸來魯侯于齊爵均道邇宜親于廟者也而

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逆女書送特交讙魯地凡夫人書至四條始此夫人始歸書至三條始此○親迎之禮陽往而陰來則授受明而倡隨正自親迎之禮廢女家乃有父母兄弟越境送之則非禮甚矣書送姜氏者已去齊故不言女未至國故不言夫人也書公會齊侯者明其來在齊侯而不重昏禮也卿逆必書以至至不書以者既接于公也禮以別嫌明微不可不謹公之大昏如此敝笱之刺兆矣故書譏之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義已見

有年。有年二條始此○有年何以書記異非記祥也何言乎記異十二公凡二百四十二年其間賢君有以安民閑下閑者豈概無豐年乃皆不見于經是聖人以爲常理而削之耳翔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何也是聖人討逆之微旨也夫二公之獲罪于天而宜降以災譴也亦明矣而猶有年是反常也聖人以爲異而書焉是即討之也然則天道亦僭乎非也緣

上天之誅元惡無一刻不欲稽其斃戮上天之憫下民無一刻不欲究其生桓宣享國各十八年桓一書有年而他無書宣一書大有年而兩書饑則其歉之固頗見于他年者是因上天之所以誅元惡而其憫下民者亦已深矣恐終怒之乎此有年也在不修春秋則爲禎祥聖人修之則爲變異故經文如化工非聖人莫能修而非程子亦未之發也先儒說經多列有年於慶瑞之門就其得聖旨于意言之表也難矣

癸酉桓王十二年

四年。齊僖二十三晉小子侯元年衛宣十一蔡桓七鄭莊三十六曹桓四十九陳桓三十七杞武四十三宋莊二秦寧八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公狩于郎。凡書狩四條始此書公狩于某二條始此○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則蒐狩之展固以爲大事也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則正之孟春爲夏正之仲冬則春正月之狩又宜于講大事也然則何言乎遠禮也凡蒐狩之禮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大野者魯之狩地猶鄭有原圃秦有具囿也故西狩于大野

不書地明狩其所當狩也若遠其常所犯害民物則將因事焉見羽旄之頻而相告矣故非地必書是春秋譏微之意也後書狩于禚及蒐于紅于昌間于比蒲皆是也狩之二條猶書公而蒐五條皆不書公者昭定哀之時强臣始無公而桓莊之時未如是甚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冢宰也渠氏伯糾名也○內諸侯書爵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何也糾位六卿之長又加命焉何以貶從中士書名之例乎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當此二者合日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冢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經邦國則有治典安邦國則有教典平邦國則有政典詰邦國則有刑典四者謂之典明此爲經世之大常也大宰掌之詔之建以此爲宰世之定職也乃爲亂有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何以見宰之非宰也宰來聘桓而書名則桓寵王使染叔來錫命何以書字而不名也來聘則宰降書名以見貶也鍬則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咺賵仲子糾聘桓公皆三綱所絮咺書官而糾兼稱段蓋糾以諸侯入杞或既相而封乎齒爵之分君臣之義春秋乘殺之義亦一也

此年闕書秋冬二時。莊七年見

甲戌 桓王十五年 齊僖二十四 晉小子二 衛宣十二 蔡桓八 鄭莊三十七 曹桓五十 陳桓三十八卒 杞武四十四 宋莊三 秦寧九 楚武三十四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桓公卒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自立 卒書二日特文○卒以二日未詳左

氏云公子佗殺太子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也公羊云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以二日

卒之也趙氏云左氏謂再赴非也且其云公疾病而亂作蓋此

則甲戌之下當有紀事之文而脫之耳啖氏云人雖狂而出亦

豈至下無從之之理而乃俟其死日乎李氏云三傳

不知闕文之義謂其妄說按趙氏以下諸說觀三傳爲長

夏齊侯鄭伯如紀。凡內外皆大夫朝聘之禮書如始此內外君朝 書如二十七條始此外君相朝者如二條始此

○外皆來朝曰朝內君往朝曰如外君相朝亦曰如亦別內外

之文也齊鄭如紀何也齊欲滅之紀外相朝不書左氏謂齊鄭朝

紀欲襲之也除不朝果大不朝小紀微乎齊耳齊鄭大國兼幷

朝紀而爲詭以謀襲紀人王覺其謀而來告魯史承告而書

之以見紀侯大去其國之本末也夫小國恃大國之安增己而

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乎興滅繼絕之義矣春秋此事屬詞

之書學者考其本末則刺譏意昧

所謂聖人誅意之效其在是乎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此王朝大夫也書仍叔之子者亦譏世 官也帝王不以私害公伊陟巫賢而相

大戊丁公世美而掌兵權非以世故升之也崇伯鯀而禹作司

空蔡叔囚而仲爲卿士亦不以受故廢之也惟其才而已文則

之衰小人得政援親乘權及賢者退處蓽門道不見用

然後朝制解國祚傾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尹氏武氏

子及仍叔之子者或後世人主獨用

大臣子弟以敗亂其國家而不省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祝丘 書地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伐書從王特文○伐鄭何也按左氏 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戰于

繻葛王卒大敗是也伐鄭是乎非也王者奉天爲治章天命罰

天討怒鄭不朝而伐焉固得矣然其時魯桓弒君自立宋督弒

君得政此王法所不容也則使命相望而莫討鄭伯不朝此其

爵可也而憤怒自將以攻之舍大惡而親小忿謂天討乎然則

三國從王伐鄭書而戰于繻葛王卒大敗則不書又何也若行

臣從王也以臣抗君不正也三國軍敗之本書法若此皆裁自

聖心以存天命天討之

正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雩祭名凡書雩二十一條始此書大雩二十條始此○書

雩何也記也何記爾民邦本也食民天也夏正之四月而

雩爲民祈也旱而禜爲民祈也雩非所記記大雩也月令天子

以盛夏雩于上帝山川百源用盛樂故謂之大雩諸侯雩于境

內山川無所謂大雩也而魯以諸侯大雩則僭矣聖人欲書于

策則不勝書而亦不常顯書也故因四月之大雩常祭不書而惟

因旱以書竊郊禘各因事以書而義自見其中此皆國史所不

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

山川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

矣○汪氏曰經書雩二十一此年傳曰書不時也襄五年八年

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

年再雩則曰旱甚也餘皆無傳然春秋書

雩實以旱書而因見其僭耳則不時也

螽。公作蝝凡書螽十一條始此內書螽十條始此○書螽何 也穀梁云災也劉氏曰上書雩螽之爲物常因旱而生也

冬州公如曹。外相朝書如二條止此州國名一名淳于○按左氏 云淳于公如曹是朝也又云度其國危遂不復則

奔也不稱出奔而稱如貴蓋慕之也稱公何也王之三公稱公

祭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先王之遠親稱公虢公

公是也州公之爲公不知何據以此推之可知

矣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亦爲國危不復書也

乙亥 桓王十六年 齊僖二十五 晉小子三 衛宣十三 蔡桓九 鄭莊三十八 曹桓五十一 陳厲公躍元年 杞武四十五 宋莊四 秦寧十 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寔來。寔州公名○書寔來者州公自曹來朝而不成朝也前 不書名此何以名明不復其國也春秋之法諸侯不

生名失地則名正名絕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今以諸侯失

國而託于諸侯孟子以爲寓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寓之乎

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臣大夫之也孟子乃以託國爲禮何施

而可曰世衰道微強弱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國

地褊小不幸迫乎大國而失國者非其罪也則以諸侯處之可

也若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衛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射音亦曹例五條始此使來朝二條始此○朝使世子何也按周官典命

凡諸侯之嫡子誓于天下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朝會之儀矣然攝其君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常職而其老若疾者使世子攝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若諸侯世相朝聘于王事則行之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于朝鄰而使攝之哉君疾而猶出行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論月而曹伯卒使之來者適也不秉禮幾陳以辭親命而苟焉以從亦非孝之大也故譏此而知尊天王交鄰國之節卿知命偽試事君父之則矣況篡逆之義尤爲嚴乎

己卯 桓王十八年 十年 齊僖二十九 晉緡二 衛宣十七 蔡桓十三 鄭莊四十二 曹桓五十五卒 陳厲五 杞靖二 宋莊八 秦出子二 楚武三十九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會書弗遇特文桃丘衛地○書弗遇者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三國合黨以爲魯患于是乎有郎之師與惡曹之盟故戰于郎直書其來盟于惡曹並著其罪則書弗遇之惡衛侯也猶彰矣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凡書戰二十三條始此此戰書日二十二條

始此書來戰特文郎魯地○凡書侵伐之局皆不日戰則必日者兵凶戰危聖人所慎也來戰者伐我也不言伐何也戰重于伐凡戰不言伐也魯與戰非一國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以來戰爲文何也凡戰書及責在及戰者也書來責在來戰者也兵凶戰危以義舉不以欲動魯桓弒逆大惡人人所得討也鄭首盟越以定其位齊衛合黨以濟其惡付不能修方伯之職聲討以明大義也今齊緣諸侯以周班後鄭而鄭乃修私怨連兵齊衛以臨戰于魯境何爲知禮也乎故特書來戰以責之也鄭人主兵而首齊何也齊爲周班尊王也鄭伐魯是無上也凡書伐主者爲首書惡黨者爲首故衛州吁主兵而先書宋惡之宋鄭人主兵而先書黨惡之齊其義一也不書敗績託謂交綏而退無勝負也後並放此

庚辰 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 齊僖三十 晉緡四 衛宣十八 蔡桓十四 鄭莊四十三卒 曹莊公射姑元年 陳厲六 杞靖三 宋莊九 秦出子三 楚武四十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惡曹地闕○會盟皆君大夫[illegible]故微者會盟不志于春秋此郎

戰郎之諸侯也戰稱君則盟貶稱人何也自天下而言鄭敗王師齊滅后族衛抗王人自有參盟莫甚于惡曹故貶也自吾將而言既不以道與師爲郎之戰又徒以私圖黨爲惡曹之盟故前師以來戰著罪此盟以啓魯亦貶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莊公卒子昭公忽立○鄭莊公享國四十三年自隱公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鄢

鄢爲其在位之二十三年至是又二十年矣方其初不以道教段而志殺其弟自以爲得計矣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孽奪正忽突儀互爭迭殺其嗣一何悖理夫人君之道貴于端本善則一念不正後世則而象之至于如此則失其本故也比事屬詞本末自見有國者必謹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亦爲永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凡書執二十三條始此執大夫十四條始此○殺或書人衆詞也予殺者以討賊之

義也執皆書人蓋詞也貶執者以歸執之罪也不書天子不請方伯雖執所宜執猶罪也况執其所不宜執乎也仲爲鄭執政宋執仲使出其君而立不正執者罪也仲見逐出君而立不正仲罪也仲何以不名命於王之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大其罪以深責之也以天子之命執挾侯邪之敢柄筆除權重因宜正已以輔君也令乃身見執君見逐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書名則本非有國由仲立之也忽以世嫡見逐不能立乎其位所謂失地則名免仲以王命書字而罪益深此乃聖人親筆非因史所能與也先儒有謂名字皆從赴而書者蓋失矣或曰君前臣名禮之大節名其君于下而字其臣于上非禮也今何以字臣而名君乎曰君前臣名謂君父之前臣子對君之詞非謂簡冊之上史策執筆之詞也經史間名君字臣者本少若祭仲以道臣正當尊王書字以誅其逆耳豈可緣君前臣名之例以議之乎

突歸于鄭 凡諸侯及大夫書歸二十條始此例以侯之下歸因三 條始此○突歸不氏國絕之也小白陽生入于齊則

書齊小白齊陽生夫疾入書則書入夫疾突歸于鄭亦歸于齊則何以不稱鄭突曹赤子繫之齊與曹者則其宜立也不繫之鄭與曹者明其不當立也突亦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歸于曹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一斷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

莊十三蔡武公元
年楚武四十四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車謂車乘也其求之何也自王畿貢賦入則有制自侯服言職貢則有常諸侯不貢車觀喪車則賜之以喪求賻猶不可況非喪而求車乎古者諸侯有功賜之車服周禮王之五路須賜諸侯各有等差天子有征伐諸侯以兵車從矣未聞求車也上好者下必甚觀春秋書來求之文則見王室不綱而化行自上之有本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崩子莊王佗立是年不書葬至莊三年書葬凡七年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凡諸侯奔十四條始此諸侯奔書名八條始此○突立四年何以復奔也亦祭仲迫[illegible]之罪大突逐忽而迫于宋經書宋人執祭仲是也今突[illegible]以突自奔為文不幾沒其罪乎按左氏祭仲專鄭國患之使仲之婿雍糾殺之其妻以告其父仲殺糾公乃出奔夫陳以助篡任仲突今思其專也而乃使其婿殺之則殺之不以其道豈但失事不臣則害成而已哉聖人之教在乎誅亂討賊而先在乎端本謝源鄭伯既不能如晉公子周之防[illegible]

曹叔不能如叔孫昭子之討豎牛而私假手于其婿以致此其也謂非自取也得乎故突出一以自奔為文所以正其本于君而非貰其罪于臣也本正而君臣上下各得其理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嗣君出奔歸國特文○昭公出奔鄭忽復歸稱鄭世子忽何也未踰年而出奔則不稱爵以明其未成君其復歸則稱世子以明其宜君也歸國或稱復歸或稱歸不稱復又何也稱復歸例也稱歸不稱復此也凡會君其國而復歸者稱復未君其國而方歸者不稱復若會君其國而不稱復始與未君其國者等也是貶也聖人筆削之大義非國史所能與也類如此○汪氏曰復者反其國之謂也國本其所有不幸失國而去今得復國而歸也故鄭忽曹襄衛鄭衛衎皆稱復歸衛鄭之再歸與曹負芻之歸不稱復者衛鄭戕本支而不悛負芻篡冢嫡而自立皆不與也人以十一年先書突歸而繼書忽出奔者忽之出由突之歸也十五年書突出奔而繼書忽歸者忽之歸由突之出也忽與突之[illegible]見矣

許叔入于許 凡王侯及君之子大夫入國書入十九條始此若君之子始入為君四條始此許叔許莊公之弟叔字也○諸侯之弟例書字凡書字者交無貶書名者貶也書入難詞也許為太岳之後先王封建之國徙以迫于齊鄭不得奉其社稷罪非可滅也而許能入則得復故文無貶矣然其入也於非告天王赴方伯正名復國以興除宗廟者比也徒因鄭亂入存倖其故以難詞書之蓋傷之也

公會齊侯于艾 又公作郃穀作蒿齊地○其會謀定許也李氏曰鄭莊不欲滅許而并之故糾齊僖以人說又以三國共伐難于獨取不得不假許叔奉祀以但存許之說其實許地已入于鄭矣鄭莊方卒則二國扶許以為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為存許故書其本末然失[illegible]不[illegible]書矣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諸侯朝二條止此邾例五始此牟葛二國朝此○朱牟葛皆微國之君其人之何也貶也時天王崩列侯不奔喪而相率朝桓以事天子旅見之禮而事弒君篡逆之賊故特貶之爵發錦稱名者累同而與滕紀之不得已而朝者異也春秋比事屬詞之旨學者連類參之可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別都○諸侯入國四條始此櫟來的反鄭別都[illegible]雖不[illegible]而書宋與仲也今書人而書入何也同書歸易詞也義怒而入不而終後此復國[illegible]而不書名書入于櫟何也明將據

鄭也謂邑之死微君共城之叛太叔莊公身親之矣而又城櫟而置子元焉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故聖人贊三都以張公室而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若曰大都耦國既入于櫟不書國已復矣于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之義為天下鑒也故為國者不可不謹于禮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昌氏反鄭地○先會而後伐何也時鄭公歸于鄭厲公入于櫟左氏謂會謀伐鄭以納厲公也夫鄭公與厲公之正與邪亦明矣然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計強弱不計是非始疑輔正終乃與邪徒于為義而果于為不義春秋書其本末而貶自見矣

乙酉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齊襄二晉緡九衛惠四蔡桓十九鄭厲入櫟五昭公忽元年曹莊六陳莊四杞靖八宋莊十四秦武二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復書會于曹何也未能納厲公故復會也文十四年晉納捷菑

而以義止則經明書弗克納而美以見此納爽而以不義終則經復書會于曹而度亦見也是會益以蔡而會地以曹曹亦與也下伐鄭正蔡及宋背陳蔡蓋曹伯與會而不伐與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會蔡先于衛夏伐衛先于蔡何也王制諸侯之爵次侯先有序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是也春秋雖禮制既亡伯者以爵之尊皆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先衛而今序其下者先儒以為蔡後至也不責其至之後而易其序之正是以利害而不要諸禮矣豈所以定民志乎以伐國則竊邪以序位則失正蓋亦不待貶而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凡公致之者書至二十條始此○凡書至危之也伐鄭何以危危其不正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正以納篡非正也況桓以篡納篡將師經年而後為不義者乎

冬城向 向莒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何以名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而乃奔也朔在位四年于茲

矣罪莫大于立君以逆討逆何以不書二公子立黔牟而第書朔奔也凡書立者不宜立者也朔以讒奪嫡其得國既不以正且其時王罪之二公子乘之而無罪二公子立君之文而莊六年有王人救黔牟之文也朔內得罪于先君上得罪于天子聖經示天下以尊君父討篡逆之義其是非乎尊之衛蓋精以審矣

丙戌 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 齊襄三晉緡十衛惠奔五黔牟元年蔡桓二十鄭厲入六昭二高渠彌弒之立子亹不書曹莊七陳莊五杞靖九宋莊十五秦武三楚武四十六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其盟何也左氏曰平齊紀且謀衛也汪氏曰紀齊之姻國故齊欲平紀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也然二年之後齊遂遷紀三邑六年之後皆不能納朔則齊之強弱可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于趡 趡魯地○左氏曰尋蔑之盟也汪氏曰秋書伐邾則趡盟不待貶而見矣隱桓皆盟邾而背之鄰君之重其心無主何足恃乎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奚魯地○齊魯交兵久矣前此皆從人焉之今齊侵魯疆而與之戰二國始特交兵也齊侵而戰備禦戰之辭也其書及齊戰以貴魯何也按傳疆吏以齊侵告公告之曰事至而戰又何謁焉則于君既失制命之義而于敵且益輕戰之心矣故書及以貴魯也不書主名蓋疆吏之屬已從矣○吳氏曰盟黃未幾而相尋于干戈信豈足恃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大夫之易歸國人係始此蔡侯封人之弟季其字也○諸侯之弟例書名有稱字之桓侯卒哀侯立而季自外歸何以書字而褒之賢也凡書歸順詞也歸順而入逆歸易而入難也蓋公子不去國則侯無子季于次當立而蔡侯獻舞故讓之是去以道也既去矣蔡人召之而乃歸是歸以禮也既歸矣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謂智足以知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底逆而不攜通而不逆者也是以見貴于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illegible]何以稱侯也啖助謂蔡季賢而請謚于王也人愛其君莫能愛君以禮而季

能以禮請謚而稱侯所以賢也或曰其稱侯傳夫之耳君臣定謚臣子尊而稱公禮也其說謬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什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子不以非所得者加于父焉孝之大臣不以非所得者加于君焉忠之至豈得以公此小忠小孝之害義者聖人始恕之耳而反謂之禮何哉故君非公而生得稱公卒不得稱公生加稱爲諂從禮之文也決與謚為定名謚之實也春秋者侯卒稱五等以嚴其義葬皆稱公以恕其情然有賢者則志其得禮之實以表之于以見正終之義大而春秋進譎之旨益深以至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邾宋爭與魯從宋志而與伐邾皆趡之盟也許氏曰正月與齊盟黃而五月戰奚二月與邾盟趡而八月伐之盟足恃乎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日食不書日二條始此書朔不書日特文○不書日傳謂史失之也孫見隱三年

丁亥 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 齊襄四晉緡十一衛惠奔六黔牟二蔡哀侯獻舞元年鄭厲入七子亹元年齊殺之祭仲立子儀並不書曹莊八陳莊六杞靖十宋莊十六秦武四楚武四十七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濼音洛，水名也，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與夫人書遂，如特文。夫人書如，六條始此。○公何以與夫人如齊也。公與夫人俱至濼，而公與齊侯行會禮，遂偕至齊。書與者，罪公也。禮，父母沒，女不得歸寧也。詩惡魯桓不能以禮閑家，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桓公委曲順從，如敝笱不能制魚者然。故爲淫亂者文姜，而春秋罪公以治其本。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爲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爲事。易著其理，春秋見其法，無二道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凡內外君夫人大夫薨卒于外十五條始此。內君夫人書喪至三條始此內君薨于外二條喪至二條蓋始此○此非正薨而見殺于齊也紆內君非正終而見弒者則不書地今公殺而書薨于齊是書地也當不沒其實乎曰此非正薨書地此也公羊謂其書地也于外也是也觀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夫其姪氏而薨公又不書即位則其非正終亦明矣○張氏曰春秋書內君終不以正之例有二弒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殺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者見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凡內君薨書葬九條始此○君薨卒必葬其非正薨正卒者賊未討多不書葬今賊未討何以書葬也公羊謂仇在外也仇在外者不復仇之義當嚴于葬後送死之義當盡于葬時也凡會外葬不書主名所謂微者姓名不見于春秋矣內葬無主名亦豈微者乎夫內葬者嗣君率其臣民以行之無適名也莒來會者不書其主名則其爲微者亦具其中矣以禮特書叔服滕子邾子來會葬推之可見

春秋卷之三

胡傳原本　姜兆錫發義

莊公 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戊子 莊王四年 元年 齊襄五，晉緡十二，衛惠奔七，黔牟三，蔡哀二，鄭厲入八，子儀元年，曹莊九，陳莊七，杞靖十一，宋莊十七，秦武五，楚武四十八。

春王正月。隱公不書即位，爲其無承于父，將讓于弟，故成公志而不書也。莊公爲桓嫡嗣，其踰年即位則宜矣，何以不書即位乎？若論即位之正，凡諸侯之嫡必誓于天子爲世子，及君薨告于王，王使嗣爲諸侯，乃盡乎書即位之義。由文成以下諸公未嘗命于王，但以嫡嗣承命于先君而書即位者，春秋因不深絕之矣。然文成諸公其始終之間幸無大故，而始怨而書其所謂權而不甚失乎其正也。莊公雖不命爲嫡儲，而桓公昏而客死于外，文姜亂而滋變于內，則不得爲正始正終，是雖復仇恐不克也，而欲如文成諸公之書即位不得矣。聖人于嗣位始終之際，其權于天經地義之大，嚴恕精審乃如此，孰謂書不書苟爲而已哉。

三月，夫人孫于齊。凡書孫三條始此。夫人孫二條始此。夫人莊公之母文姜也。孫遜同。○書孫何也？桓公見弒于齊，夫人與焉，魯人責之而出奔。凡內諱奔謂之孫也。夫人不稱姜氏何也？父母之仇義不共戴天，爲莊公者念其母則忘父而害義，念其父則妨母而傷恩。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漢有繼母殺其父者，其子殺之，有司欲論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即同凡人，以此論之，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故通于春秋，然後能權于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爲于所逐，以全恩也；而去其姜氏絕不爲親，以全義也。然則哀姜孫于邾，弗逆；文姜孫齊，即歸而不書歸，何也？與聞弒桓之罪已極，雖即歸如弗歸，然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聖人錄河廣之詩于國風者，明宋桓夫人之與廟絕，而其子襄公之重父以崇義也，其亦謂是矣。

夏，單伯逆王姬。單音善。書逆王姬特文一條。○單伯不稱名，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王姬不稱字，尊王也。逆之者何？天子嫁女于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王使我爲之主，故逆之也。不言如京師者，義不可受于京師也。先君弒于齊，而命公主婚，與之爲禮，故不可受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凡書築八條始此書築館特文○築亦之小
也凡經書築重之也逆王姬而築館于外何
也魯以讎親主王姬館于國中必有常處今以讎非所以接昏
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故築于外也然則築于外得乎三年之
喪加以不共戴天之仇王于義不當使主公于義不可爲主築
于外之爲宜不若辭而主之爲正君子貴端本也經一書再書
不已者其義以復仇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
也○高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斷以義推之諸侯因當朝至京
師天子親命同姓主之然後逆之歸國今齊既不朝王親逆
莊王命魯主婚魯亦不以喪辭故交譏之汪氏曰左以單伯爲
周大夫蓋試于成喪之書單子耳然周有
祭伯祭叔豈可以爲祭仲亦周大夫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莊公子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命三條始此追錫命特文榮叔周大
夫王朝之大夫例書字○錫命稱天王
或稱天子周此王不稱天何也咲助篡王寵篡弑瀆三綱而貶
之也春秋書王必稱天者以其居天位治天職勑天敘惇天秩
貸天命刑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
天甚矣故削錫命文成之文其貶特異而與會葬成風使妾並

嫡者同貶也餘詳
文元年成八年

王姬歸于齊王姬書歸二條始此○魯主王姬之嫁書矣在魯
公常事不書莊公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
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也書歸于齊而後
忘親釋怨之罪著春秋大復仇之義明矣然則書歸于齊與諸
侯之女書歸同辭而不異者何也周制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
繫其夫下王后一等者皆尊王之義所以正君臣也經書王姬
歸與諸侯之女同辭者此聖人所以扶夫先而從之義所以
正夫婦也春秋達大理訓後世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
匹夫無以異故帝堯妻舜而書曰嬪于虞周莊妻齊而春秋曰
歸于齊其理一也自秦以後尊君抑臣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
尚王使男事女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通嘗其
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人倫悖于上風俗傷
于下又豈所以爲治也然後知春秋
書王侯之女同辭乘訓之義大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郱音萍鄑音茲郚音吾凡書遷十條始此遷
郚人國邑三條始此遷人邑特文郱鄑郚紀
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書師遷者見齊人強暴用大
眾以迫爲己屬也蓋紀自是且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加

師遷之者不
再貶而罪見

己丑莊王五年二年齊襄六晉緡十三衛惠奔齊八黔牟四蔡哀三鄭厲入
九子儀二曹莊十陳宣公杵臼元年杞靖十二宋莊
十八卒秦武六
楚武四十九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丘小國也二傳以爲邾邑者非
啖氏云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書伐
國也汪氏云莊小國後邾也其書慶父帥師伐之何也見君
方幼而慶父擅攻邾君者三公子莊王將郭會不來公
命仲遂擅兵出帥三軍服叔而慶父如之故羽父弑隱公而寫氏
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退其惡公子遂殺惡及
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
夕之故哉通春秋之義者可以知戒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王姬卒特文○內女嫁爲諸侯夫人賢則書卒
錄其本末亦書卒王姬卒何以書詩云曷不肅
雍王姬之車亦賢而書卒之義也楊子曰魯爲王主婚之喪待莊
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也夫服稱情而爲

之節莊公服齊姬而忘不共戴天之仇是猶不能三年之喪而
總小功之察故特書王姬卒以罪之亦錄其本末則書卒之義
也春秋之義美
惡不嫌同辭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凡男女會遇七條始此夫人
會君四條始此禚音灼齊地
○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今會齊侯于禚是
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
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從夫死從
子三從之義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
不正其家安正其國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
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
命之不行哀
敬之不至耳

乙酉宋公馮卒馮音憑莊公卒
子閔公捷立

庚寅莊王六年三年齊襄七晉緡十四衛惠奔齊九黔牟五蔡哀四鄭厲入
十子儀三曹莊十一陳宣二杞靖十三宋閔公捷元
年秦武七
楚武五十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此公子溺也。不稱公子何也。穀梁曰貶而名之也。惡乎貶。貶其會齊伐衛以納朔也。忘父仇而釋怨于齊，其罪大矣。况會仇讎之人伐同姓之國，抗天子之命，以納不義之君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王葬五條始此。○桓王崩凡七年矣，葬王至是乃葬。先王而諸侯亦不如京師葬王何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莊王至是乃葬先王，是無父也。而諸侯亦不如京師會葬，是無王也。綜全經考之，書葬王者五，而其以七月葬者才一王。餘或五月，或四月，或三月，甚者至七年。其書公如京師葬王者未一書，而書卿如京師葬王者惟文八年書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二十二年書叔鞅如京師葬景王而已。凡但書葬某王者，所謂微者，姓名不見于春秋也。宣元年穀梁傳以周公葬有貴周弔者不弔周。周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不可也。使大夫猶不可，况又使微者乎。事孰大于葬王，而至于無父無君，術忍言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紀邑也。○書以地入人國特文。季，紀侯弟，酅，紀邑也。其以邑入齊何也。齊欲滅紀，入齊爲附庸也。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故春秋之義，叛君竊地必書叛，有罪必加貶。今季以地與敵而不書叛，則非叛君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凡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不貶何也。世衰道微，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季有紀侯之命而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爲之也。學者以三叛人以地奔之例參之，可以知邪正義利之辨矣。

冬，公次于滑。滑，鄭地。師次十三條始此。但書次六條始此。○書次何也。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之義，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若但書次，則伐不成伐，救不成救，其譏更不待言矣。况待于紀爲姻好于齊爲父仇，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而乃見義不爲何哉。易于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无咎，進退動靜顧義何如耳。聖人精義之用至矣哉。

辛卯 莊王七年 四年 齊襄八 晉緡廿五 衛惠奔十 黔牟六 蔡哀五 鄭厲入十一 子儀四 曹莊十二 陳宣三 杞靖十四 宋閔二 蔡武八 楚武五十一卒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書享特文。祝丘，魯地。○其享非禮也，而君相見享于廟，以訓恭儉；燕于朝，以示慈惠，禮也。婦人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况非而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乎。

三月，紀伯姬卒。內女卒二條始此。○內女嫁爲諸侯夫人，賢則書卒，錄其本末則書卒。紀伯姬書卒，錄其末也。故見後文。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鄭伯謂厲公也。杜預謂遇于垂者爲子儀，而蘇轍從之，何也。蘇轍曰，桓十五年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而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殺子儀而入，則是年遇于垂者，子儀也。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朔與黔是也。突朔始終爲君，而子儀君鄭十四年，黔牟君衛十有一年，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也。是四人者，春秋孰與之，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衛朔之出以惡，儀黔二人皆立而突朔在焉，皆所以爲篡也。故凡人者春秋與適與也，特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蘇氏之爲此說亦善矣。然鄭伯實厲公，非子儀也。據櫟以衛鄭，先子儀而劉君衛之時，衛朔在外，初非若子儀立而其時鄭伯突方在櫟也。且衛劉君而繼書弒其君，則國人盜焉。鄭公子儀雖不書弒其君，而弒亦無與立也，則子儀之不正其爲君，而遇垂之爲厲公益明矣。其遇張氏謂齊謀紀也。餘詳莊二十一年鄭伯卒。

紀侯大去其國。書大去特文。○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書滅，亦不書奔，而特書大去。大去者，大去而不反之詞也。凡書大國大夫篡而謂之大夫者，譏其爵也。書大有大無而謂之人者，志其盜與其竊也。書人去則土地人民儀器物之類悉不熟，沒然而見其尚矣。然則守土永先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與。六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當效死而弗去；以道言之，不以其養人者害人，去亦可矣。于斯二者顧所擇如何耳。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曰以微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反。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于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反，是故書叔姬歸于酅，而紀侯卒不書，明其爲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內女葬三條始此。○內女嫁例不書葬，賢則書葬，錄其本末則書葬，此書葬紀伯

姬而目齊君者罪亦甚追逐紀侯夫人在焉而不及甚亦錄其本末之詞也甚甚之者禮也而禮之小不掩其罪之大逐其君覆其國而葬其夫人是猶加刃于人以手撫之也故如紀似禮存杞似義葬伯姬似仁聖人惡似而非者恐其亂德也此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書公狩二條止此及外君狩特文。○齊人何也穀梁謂齊侯也其書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予父讎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仇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不共戴天無時焉而可通也而乃與之狩乎大狩者蒐狩田獵其為樂下王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上于宗廟皆忘親釋怨而與樂于是乎故齊侯稱人而公書及以罪之也

壬辰莊王八年　五年齊襄九晉緡十六衛惠奔十一黔牟二蔡哀六鄭厲十二子儀五曹莊十三陳宣四杞靖十五宋閔三秦武九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二年以後春時皆無事猶書春王正月十九條始此。元年王正月雖不書事必書春王正月者為元年正月當書公即位而書也元年正月或不書公即位特聖人削而不書故元年之春王正月無論書事不書事例必書惟如定公即位在六月乃書春王而不書正月也而二年以後之春王正月乃非其比矣二年以後必有事乃書春王正月餘悉春時皆無事特書春王正月者正月無事而二月三月有事即但書春王二字冠于二月三月書事之上而不書春王正月矣故其以春時無事而書春王正月蓋夏時無事而書夏四月秋時皆無事而書秋七月冬時皆無事而書冬十月也即一歲春王正月而文同義異如此故曰文成數萬其指數千非聖人莫能修之也學者其可忽哉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夫人書如師特文。○嘻[illegible]不端實如齊猶非也况如師乎[illegible]之[illegible]齊以戰[illegible]為刺[illegible]公滅禮義而其妹文姜與焉[illegible]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illegible]見其門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儦儦者衆矣[illegible]也大稱此魯亨猶為之名也如齊師則龐[illegible]之心亡而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並書至北以戒後世謹嚴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也

秋郳黎來來朝小邾朝五條始此外蕃附庸書名二條始此郳國名後改小邾黎來其名也○國君不生名此何以名我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我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旋修朝禮故待書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已自進于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伐衛何也三年齊魯伐衛黜年納朔不克今又四國合伐以納之也以公而下合四國之人何也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言人者人諸侯以人公也衛侯朔得罪于天王今四國伐衛以納之而王人救衛以拒之其逆王命可知矣故貶而稱人也

癸巳莊王九年　六年齊襄十晉緡十七衛惠十二黔牟八不載蔡哀七鄭厲入十三子儀六曹莊十四陳宣五杞靖十六宋閔四秦武十楚文二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穀作三月凡書救三十二條始此書王人救特文○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其赴衛而救黔牟也朔陷其兄使至于死難其父以不正立之非王法所誅也王治其罪而廢之矣又率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何哉故陷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王師伸討輕委諸子弟而無成功微書人以護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經例凡書救皆善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戎狄則罪諸夏狄救齊是也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伐楚救江是也救而不速則書次以著其罪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救則書至以罪其侯公救成至遇是也兵凶戰危稱于救者法若此況逆王命而王師救之乎夫自子突不勝五國而後王命益不行于天下矣然春秋之初猶有是師則法尚在也其褒此以[illegible]揚此哉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義見上下

秋公至自伐衛朔歸衛書入公伐衛書至何也入有二義一難詞一逆詞至危詞也朔借諸侯之力逆師五國伐黔牟以歸衛勢宜無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之義天下為公上也世及為禮次也若內則陰賊世子外則斷逆王命以得其國即與之者亦危矣故王人書字救以著其罪衛朔書名會人以著其惡外則諸侯皆人內則非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敗之
也

秋宋大水。凡書外災始此書外大水特文○外災不志其志何也外災告則書也凡水火及兵戎死喪之禍隣侯于四鄰有恤病救災之義則承告而弔之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或曰志宋災備多者戒遇且王者之後也

冬王姬歸于齊。王姬歸二條止此○按傳此齊爲共姬主昏齊侯來逆而歸之也則其書歸不書逆何也一者親逆爲合禮不書一者逆不見公不書也然則其書歸于齊何也亦爲其變也非元年王王姬書逆書築乃書歸後又書卒凡皆譏也此何書焉何恥前書逆焉齊不逆而我逆也書築館焉囗也書卒見館雖宜卒齊讐不宜喪也今親逆得禮齊讐又易世矣王氏謂王襄公之昏其罪大故言之詳王桓公之昏其罪小故書之畧是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己亥莊王十五年十有二年。齊桓四晉緡二十三衛惠十八蔡哀十三鄭厲入十九子儀十一曹莊二十陳宜十一杞靖二十二卒不書宋閔十秋秦武十六楚文八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內女歸酅書歸二條始此○歸酅何也紀季以酅入齊存祀而姬依之以奉祀也莊三年季入齊四年紀侯即去國姬至此始歸酅何也紀侯卒然後自居而歸奉其祀也婦人有來歸之義紀侯亡矣不寄齊而歸酅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齊高其義恩禮有加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國史悉書夫子存而弗削爲後世勸也魏夏侯令女爲曹爽弟文叔之妻旣寡依爽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曰曹氏全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可忍棄之聞者爲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吳氏曰非嫁而歸故加紀字何氏曰時齊許紀季後五廟于酅故國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閔公弒桓公御說立。○萬不書氏而以國氏罪萬猶罪督之義也仇牧亦書及以殊之何也若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按傳萬弒閔公于蒙澤仇牧遇王遇于門手劍而叱之萬批殺仇牧碎其首齒著于門闔萬則太宰于東宮之門又殺之仇牧雖徒殺其身未能執賊亦足爲求利焉而逃其難之戒矣然則其所太宰督亦死于君難而不書又何也督有弒也督見殺而非身負弒逆之罪則經亦得如孔父仇牧荀息之例書及其太宰華督萬殺督而非身親弒逆之禍經又當如州吁無知之例書宋人殺督而督萬皆身爲弒逆故書法如此也夫權重輕而制其宜者義也聖人以義爲權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孰能修之○胡氏曰仇死閔公之難而削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子惡之難不書者君無命也召忽死子糾之難聖人比于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者事不正也崔杼弒莊公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莊公不爲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暱臣也若孔父仇牧荀息執國之政非私臣比欲勿死焉得勿死聖人書而勿削以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視君猶弈碁而三綱絕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大夫書奔五十四條始此○凡臣書奔有二義臣有罪則責其臣事君非忠而至于奔有臣無罪則責其君使臣非禮而致其奔故書奔責臣兼責君也然古者臣有罪君使人諭之臣自冠纓而待放奔于何有故書奔又兼責臣也按左氏萬奔陳宋人以賂請萬于陳陳人醉萬以犀革裹萬而歸之宋人乃醢萬則萬已討矣何爲書奔陳而不書宋人殺萬乎經例以罪奔而其人怙惡以入者雖非弒逆其討必書如鄭良霄莒虔公書奔又書入與殺是也以罪奔

而其國自誅以歸者雖弒逆其討不書如宋萬公子慶父但書奔不書歸書殺是也所以然者奔避如放流然討賊之義已具矣況其罪與怙惡又有間者若怙終非誅之辭乎故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庚子僖王元年十有三年。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十四鄭厲入二十子儀十二曹莊二十一陳宜十二杞靖二十三卒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闕○衣裳之會一○王風紀年于莊王而是年僖王立齊桓公霸矣霸主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于四國非微者也宋公邾子同在也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會盟自齊桓之北杏始而桓非受命之伯不遇諸侯推爲盟主而已故稱人者衆詞亦微詞衆而稱人以人論許之微而稱人正以王法貶之也然則齊侯獨稱爵何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于左衽者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與桓公者構春秋之義美惡不嫌同辭晉闕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而餘皆稱人類放此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名舜之後也○滅而書奔者國滅而身不與之俱滅也滅不書奔者國滅而身與俱滅也

故書滅有二義一以貶滅國之人一以憫見滅之人滅人國者奪其土地使不得以安民人毀其宗廟使不得以承祭祀此非王不仁者不爲圖然憫見滅者之死與死而其罪大矣若國見滅者其君與臣速以死不幾以生何憫如之故滅不書奔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苟有之與滅國繼絕世天下歸心況齊桓方主盟假霸而滅譚遂相繼以書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之事與而憫見滅者申其于此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譚人微也或曰亦所謂不知其姓名則人之也凡書滅者不稱貶而惡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者齊邑。○凡盟皆譏也譏渝盟也然春者或漸少矣故渝盟譏而其盟以伸信者無譏可也是盟也曹劌劫盟而齊桓從之書齊侯盟所以善桓也齊桓倒劫從齊爲後復劫盟而後從之書公會齊侯盟亦所以善公也然則世辯可與不乎書子之於義也惟大小者輕重齊于齊襄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至王姬會狩從伐衛會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與公棄世矣

桓公方合諸侯安中國攘戎狄尊天王乃怒怨修怨郕也將伐齊乎抑從王也故長句之從專以責辭而柯之盟雖許其釋怨而不可也或曰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許之莊公雖初不然蓋譏者爲此說以深罪莊當其身而釋怨耳

辛丑僖王二年。十有四年。入二十一。齊桓六。晉緡二十五。衛惠二十。蔡哀十五。鄭厲二十一。子儀十四弒不書。曹莊二十二。陳宣十三。杞共公元年。宋桓二。秦武十八。楚文十二。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此宋背北杏之會而諸侯伐之也稱人者特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而後至二十年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眾出侵伐蓋以制用兵故南摧荊楚西抑晉秦天下莫之爭也或以爲貶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單音善單伯稱命于王之大夫也○陳四年宋齊陳曹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再舉三國何也宋背北杏之會合諸國伐之者齊桓也故會伐者無貶而其辭平若主謀伐鄭而救求寵于諸侯以定位者暴逆之衛州吁耳況齊又背君竊邇而會之乎故詞繁不殺以深疾之也而聖人輕重之衡不可淆矣

秋七月荊入蔡。何以入蔡荊以蔡哀侯言滅息而取息嬀復俘息嬀乃入蔡也于以見諸人者之徒自賊而不明且遠者之徙爲諸稱也亦可以鑒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音絹衛地傳云衰宋之會二○齊桓合師討宋定亂至是宋人服從而爲會也不言陳曹而言衛鄭者蓋伐以陳曹而會以諸侯故文有不一與

壬寅僖王三年。十有五年。齊桓七。晉緡二十六。衛惠二十二。蔡哀十六。鄭厲二十二。曹莊二十三。陳宣十四。杞共二。宋桓三。秦武十九。楚文十三。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傳云衰宋之會二○傳云齊桓復會始伯也是會世齊不與而陳侯亦至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義已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何以見伐郳爲宋附庸也不服宋也宋非霸者而先諸侯何也齊桓將霸猶未成乎霸而以爲宋伐郳故齊在宋下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咸與桓然後成乎霸矣

鄭人侵宋。義見下

冬十月。

癸卯僖王四年。十有六年。齊桓八。晉緡二十七曲沃武公滅之改號晉通前凡三十八年。衛惠二十三。蔡哀十七。鄭厲二十三。曹莊二十四。陳宣十五。杞共三。宋桓四。秦武二十。楚文十二。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何以見伐鄭背鄄之兩會而侵宋也宋序齊上猶伐郳之例也張氏曰伐郳不正爲宋而已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家氏曰鄭突以逆篡國之弒突之爲也齊桓圖霸初未討其罪而與爲會今乃爲宋伐鄭抑末矣

秋荊伐鄭。何以伐鄭鄭厲自櫟入蔡告于楚而伐也王氏曰齊方大中國得鄭可以拒楚楚得鄭可以窺中國自是鄭被兵于中國者三十九被兵于楚者三十春秋備書見戎夏之盛衰也

使者受命行聘其辭無常不得受于君但至于遂親而已所以謂之專對也而公羊氏乃妄爲之辭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此何說耶夫身爲國使下初無此命而遂事一國事猶當以禮制論也已門猶而別非國事乎其所遂事之書雖利國家安社稷終不苟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也況非安且利者乎學者明此則知此條當以存傳爲正而其以遂盟爲得事者不但公羊失聖義之正而後儒之辨公羊者亦未盡乎經義之全矣○程子曰時鄭之巨室嫁女陳人君以其媵女媵之而緣與齊宋盟誓之以定也修好大國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恥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媵往而盟爲遂事也

夫人姜氏如莒 如莒何也杜氏曰非父母國而往書姦也張氏曰此行比于詩之所刺將道有蕩齊子發夕者抑又甚矣吳氏曰夫人自齊襄弑後八年不出十五年又既國事以至齊而莊公不能制乃如莒也父母沒雖兄弟不存況他國乎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鄙邊邑凡書侵伐我始此伐我二十一條始此伐我四鄙二十條始此○伐我始此乎桓十年戰郎十七年戰奚之屬皆伐我也而不書伐者戰不言伐也此言伐不言戰者彼發以伐此不戰而服矣結方與齊宋盟三國何以舉伐也公背幽之盟而受叛臣矣結又以媵婦與伯主盟故察知其背會伐不恭所罰人必自背而後人侮國必自伐而後人伐與其不服而服亦宜也或以結之盟能爲國和齊宋以修好故春秋予之則不但昧其理之是非而幷失其事之本末矣凡伐皆書國獨伐我鄙四鄙者略外詳內之詞後放此

丁未 惠王三年 二十年 齊桓十二晉獻三衞惠二十六蔡穆侯肸元年鄭厲二十七曹莊二十八陳宣十九杞共七宋桓八秦宣二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遂于齊以後夫人會享于齊四如齊如莒各一至是又再如莒而春秋必書者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衞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公夫人閔衞之亡思歸唁其兄而卒止故載馳作聖人錄諸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于禽獸也今如齊已非父母沒不歸寧之義況于年再如莒并失從子適子上下莊公才爲國君而不能防閑其母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次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以至此極也觀春秋屢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 外災書者猶書宋大水也經例告則書弔則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其伐何也張氏曰齊桓于是舉攘戎之師矣戎在徐州之域爲最近故先治之家氏曰王有子頹之亂齊桓爲盟主若罔聞知鄭虢請命于師以討子頹之齊不能與也則其伐大戎遂利以自私正惡按二說不同功過不相掩也

戊申 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 齊桓十三晉獻四衞惠二十七蔡穆二鄭厲二十八卒曹莊二十九陳宣二十杞共八卒不書宋桓九秦宣三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厲公卒子文公捷立○始終書爵者突也而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何也按桓十一年突歸鄭篡國其後奔蔡及入櫟及卒皆繫以爵而稱鄭伯雖篡而實君不沒其實也忽嗣位失國其奔衞及歸鄭皆不繫以爵而稱鄭忽稱世子雖君而未成君是時鄭伯突方在櫟爲亦不沒其實也況子儀乘間得立而鄭伯突在

櫟尤不得正子儀之爲君者乎鄭國在櫟而遇齊侯于垂猶爲聯邇外而會四國于鄭陵此鄭厲始終書爵之實也若以不正居位而岌岌然覺有不能保者其戒固亦隱然于言外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而葬雖天子猶以爲踰也況諸侯乎其非禮亦明矣凡葬而緩者放此

己酉 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 齊桓十四晉獻五衞惠二十八蔡穆三鄭文公捷元年曹莊三十陳宣二十一杞惠公元年宋桓十秦宣四楚堵敖三弟熊惲弑之自立改名商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放也眚災也書肆特文○何以書譏失刑也按易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舜典曰眚災肆赦呂刑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而周官司刺掌三赦三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其于赦也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則肆赦之見于經者亦多矣然大眚皆肆縱有罪害無辜是廢天討而廢國典也豈仁君而爲之哉後世姑息爲政數行恩宥其弊益滋蓋流于此故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于覬赦不妄下

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
召公也豈得奪其之有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葬小君十條始此○凡婦葬祔于大者也文姜之行甚矣而猶用小君之禮以祔之
其無譏乎觀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則文姜既出當以嗣君與
祖爲體姜氏與父爲讐之大義權之所其與廟絕而不可復歸
也至歸爲嗣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絕之又可得乎則
經所以識其失者蓋不在葬葬之時而學者當舍于言外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殺大夫之局書人六條始此○御寇宣公之嫡子也何以不稱世子而稱公子猶未
命爲世子也公子之重視大夫非所當專殺明矣況世子乎凡
殺公子若大夫皆必書公子大夫則有罪無罪皆不當專殺也
其書公孫然君賊則不書公子如殺州吁無知不書公子公
孫是也討之大夫叛君大夫則不書大夫如殺欒盈其皆不稱大
夫是也然則殺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王于其
君而大夫國人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以及天王殺其
弟佞夫之類是也稱國者君及卿大夫與其事而上不請于王
下不謀于衆如晉殺其大夫以及蔡宋殺其大夫公子驷之
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于其
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以及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猶國之臣國人所同惡
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以及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考傳之所
載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
矣條詳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夏五月。經例一時皆無事以首時書若此五十九條今夏時無事乃書五月何也蓋本書事而文闕也昭十年冬時無事乃書十二月亦如之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義見下文

冬，公如齊納幣。納幣三條始此親納幣特文○高傒齊之貴大夫也及盟者蓋公與議昏也其不言公高與盟而議
昏也禮納幣使大夫不親者也其不言公何也凡娶下主乎己
上主乎宗廟母喪未期忘親即讐與其臣盟而自往結之以爲
有人之心者宜于此焉變矣故則只削沒其文而于其役見之
亦從未減之意也春秋此事屬詞之書連類以觀諸而不沒先
儒謂春秋爲
化工信哉

戊戌惠王六年 二十有三年。齊桓十五晉獻六衛惠二十九蔡穆四鄭文二曹莊三十一卒陳宣二十二杞惠二宋桓十一秦宣五楚成王頵元年

春，公至自齊。納幣書至特文○齊約援襄也納幣踰三月而後至亦甚矣

祭叔來聘。祭側界反來聘不書使二條始此祭采地叔字○此天子之大夫也其不言使何也假王命以私交也○祭
伯來朝而不書朝祭叔來聘而不書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
而不書使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明此義而非上之道明邦交
之禮正矣○王氏曰儻不以王命來則當以祭伯來之例書其儻
以王命來則當以天王使凡伯來聘之例書今但來聘而不曰
使見其假王
命以私交也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觀二條止此如觀書至特文○社春秋祭也則之首夏爲夏正之仲春是社之時
也如齊觀之何也遂據國也按傳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
觀民于社君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諸
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而往觀之
何哉大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況忘親即讐以爲之哉
故他觀不至而觀社
特書至以譏之也

荊人來聘。來聘不書使二條止此荊稱人始此○荊自莊公十年敗蔡始見于經其後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
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
慕義自通故進之也中國諸侯好問之禮而外夷能修之則進
進之見聖心之樂與人爲善矣人君能以聖人之心爲心則與
天地相似春秋謹華戎之辨則徐吳越皆諸夏之變于戎者故
則懲其不恪而正以義來則與其能進而援以禮此聖人所以
待之之道而通人安遠人服之義也來聘不稱使者杜氏所謂
未備
耳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書朝公特文蕭朝惟此一條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經書來朝者
衆矣未有書朝公者朝公者因遇所而朝之猶朝王因會所而
朝之也夫嘉禮不野合不來朝于廟而朝于野是皆也推天子
乃朝諸侯于方嶽不來朝于內而朝于外是僭也非禮之
譏大人不爲謹而書之不待貶而見矣餘義見下文盟也

秋，丹桓宮楹。楹音盈書丹楹特文義見明年刻桷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射音石非公卒子僖公亦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惠公之篡國也王命討之魯不緣拒王命以與其私雖如此見在位三十一年而卒春衛侯無大故而乃以禮來赴不以禮會葬何與甚魯衛之史書之而聖人削之也一衛朔也于書朔伐衛則貶于朔歸入衛則貶于齊來歸俘則貶于從伐會葬則又貶聖人之于亂賊也生必辟其罪死不有其卒義嚴以切矣故曰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凡書鼓用牲于社四條始此日食書鼓用牲于社三條始此○前此未有書鼓用牲于社者今書何也譏變常也聖人以日食爲人疑因當恐懼修省以答天者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凡以答天也緣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不用幣而用牲則變常矣考日食書鼓用牲于社者三此年及文十五年皆六月日食莊三十年則九月日食也夫日食爲天變之大而正陽之月尤甚周正之六月乃夏正四月純陽之月故謂之正月其十月純陰疑于無陽故又謂之陽月純陽之月變因當救而因以變爲非禮之禮則惑也況周正之九月又

非所謂純陰之月乎其失益不可掩矣。○呂氏曰天子伐鼓于社社陰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故諸侯伐鼓于社非正也張氏曰聖人應天以實不以文如彤日洪範之言乃古人所先務者亂征胤征所載乃禮文之末耳雖一殺道變固不可無然必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苟于此陽之本既蔑然矣鼓亦何益況又欲用牲而以物求免乎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孫氏曰凡救日食皆鼓不書者常也鼓于社而用牲變常則書恐按左氏傳曰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鼓用牲于社非常也竊意書以純陽之月陰慝之氣未作而遂已侵陽陽弱甚矣故惟此月宜救之急而公之救之者則猶失也然謂救之失常者是而謂惟純陽之月于是乎救之者則非考夏書周禮凡日食皆宜救非謂惟正月之朔宜救也

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不親逆幷非卿逆則其名姓不登于史策而止書歸以志失也隱七年書叔姬歸于紀及此書伯姬歸于杞是也卿來逆名始登于史策以志其失矣稱書歸者別于大夫之逆婦不書歸也隱二年紀履綸來逆女書伯姬歸于杞是也大夫自逆或代爲逆皆不書歸則微之耳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皆不書歸于某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書鼓牲于門特文大水書鼓牲于社于門特文。○門國門也鼓牲于社與門何也亦譏變常也左氏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內大夫出如聘凡六十條始此如聘陳二條始此內大夫往聘書如何也稱例王朝大夫來聘外大夫來聘並書內大夫往聘及以事出並書如外相聘亦書如趙氏云別內外之文也如陳何報女叔之聘也○汪氏曰春秋內臣如聘凡六十一如京師者五不至者一皆著其侵王室也如齊者十八乃復者一如晉者二十五如宋者五如楚者一皆著其畏大國也如陳者二如衛如邾如莒如牟者各一則交相聘也又內臣以事書如凡十五納幣逆女者三致女者一涖盟者四命婣者六乞師者一此事以考之而是非善惡見矣

二十有六年癸丑惠王九年齊桓十八晉獻九衛懿公赤元年蔡穆七鄭文五曹僖三陳宣二十五杞惠五宋桓十四秦宣八楚成四

春伐戎義見下文伐徐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殺大夫之屬書國三十二條始此殺大夫不書名三條始此○殺大夫稱國者所謂國君與其用事大夫主其事而上下不請于王下不謀于衆以擅殺之者也義繫于國則止書其官如曹殺其大夫宋殺其大夫之類是也義繫于人則兼書其名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以及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寧之類是也義繫于人者謂被殺者有是與非而不徒罪其專殺也故兼書其名義繫于殺者罪在于專殺而無與者之是與非不足紀矣故止書其官也古者諸侯之大夫命于王朝而不敢專命其有罪則請于王朝而不敢專殺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以申天子之大禁也奈何諸侯而蔑之乎經例諸侯大夫曾盟征伐及出奔之屬雖齊晉上國止錄其名至于被殺之屬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而王朝則無殺大夫之文者非王朝不殺一大夫以見王室雖微而命討乃其所聽出也聖人予奪之大義見于筆削之微文如此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
猶終路寢而嗣子不終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以鑒矣

公子慶父如齊

十九條始此○內使于外皆曰如君亡嗣君弑其子使命之禮何居也哀姜與慶父利閔公幼而立之而閔公母乃叔姜也弑逆大故羣心未服假偶命請于齊以府之書如齊者見其政權自出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召公制政將逆嗣子釗特命仲桓南宮毛取虎賁百人于役以衛之召公雖制命猶待二諸侯將命以往役乃承也乃今弑立自擅而國人會莫敢議其後也何故蓋自莊公幼沖政柄一歸慶父威行中外久矣故子餘丘例不當書經特書慶父帥師以志擅權之始至是躬行大逆出入自如無敢討者所謂子弑父臣弑君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也其垂戒之義深且遠矣

狄伐邢

狄北狄邢姬姓周公之後國在衛乎發例釋者狄伐中國始此○張氏曰前此狄未見于經今伐邢滅衛三年之間遂殘二國著其強也許氏曰春秋戎先見狄次荊次狄而荊暴于戎狄又暴于荊當惠王之世戎狄荊楚交伐諸夏向非齊桓攘而服之豈復有中國哉

春秋卷之四　　胡傳原本　姜兆錫參義

閔公名啟方莊公之庶子史記云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庚申惠王十六年　元年齊桓二十五晉獻十六衛懿八蔡穆十四鄭文十二曹昭公班元年陳宣三十二杞惠十二宋桓二十一秦成三楚成十一

春王正月

莊不書即位閔相繼不書何也亦繼故不書即位也莊公于桓公變在君在父而閔公于子般變在庶子未成君也亦不書即位乎曰以情而言則變在未成君非變在君父比也若以事考之桓公變在外而子般變在內變在外者討賊之義未易行於境外變在內者討賊之義未容釋于國中閔公之繼故義蓋嚴矣閔于遺故斷為大夫稱不賞私勞以廢封表至于今夫人與父利公幼立之而天討莛遠聖人所為扶天綱而立人紀者尚可問乎經一以繼故不書即位之義裁之而聖人所為深為討賊之大法蓋亦隱然見于言表矣

齊人救邢

凡書救皆善也而救邢爲齊之始伯也桓自入國以來二十五年于茲矣管子以天下才相之功宜早立今考其列北杏鄄幽諸會盟而外未建一績而滅遂降鄣之屬且不一書也即伐衛伐山戎亦功罪參耳至是始救邢而遇狄豈內政軍令之設未易成而其國勢而利道之者亦有漸與於此見霸功之可立而其事實之本末與謀識之淺深具可見矣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落姑齊地閔內臣來歸非文○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稱季子不稱名賢之也稱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書出奔齊矣何以先不書奔乎公慶子般弒慶父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非奔也當方危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而後如公請復于齊則賢也春秋沒其奔不書出奔雖其賢特稱來歸明此可以見聖經為萬古立為提倡為賢者諱而與人為善之意矣不稱公子見季公自以賢稱為國所奔而不以親故私之也周綱公且而黜管蔡得庸季友而黜慶牙而親親之義尊賢之等得著矣此義行則內無強宗任事之私外無敵親用賢之失春秋之示來世深且遠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湫也○來不稱使何也見齊桓使臣不以禮而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晏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不以禮也魯有弒逆當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詳臣覘視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告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又何以言事不以忠也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公討之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君急于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其君臣邪謀之所致耳書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辛酉惠王十七年 齊桓二十六 晉獻十七 衛懿九滅書入 蔡穆十五 鄭文十三 曹昭二 陳宣三十三 杞惠十三 宋桓二十二 秦成四卒不書 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亦齊逼而遷之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凡書禘之屬四條始此前書禘二條始此○何言乎吉禘也禘非禮也禘于莊公而又以喪尤非禮也禘之非禮何也禘者天子之大祭也禮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天子七廟之三昭三穆諸侯之

二昭二穆皆升王合食于太祖之廟者祫也祫毀廟之主亦升合食者大祫也又推太祖所自出之帝祭于太祖之廟帝王自東向而改設太祖之主以上配之者禘也祫之言合禘之言帝故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按記明堂位祭統二篇皆云成王念周公有大勳勞賜以天子之禮樂使禘文王而以周公配之于是乎有禘按外紀則惠公使宰讓請郊禘之禮于王王使史角止之而遂僭之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祀周公已非禮矣況其後更延及于莘公乎況閔公于莊公喪未三年遽行吉禮而禘之于寢乎經于群禘從而不書雖無以爲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有不勝書者故或以其吉禘或以其禘致或以其躋辛因變之中又有變者而備書之以示貶也春秋之末至于三家舞八佾歌雍誠旅泰山其變窮矣而其失乃自閔僖之世啟之也諸侯僭于上大夫僭于下蓋風草之機可見而三桓之始終亦備于此矣條詳八年 三十一年書郊各條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內君薨不書地二條止此○此弒也其書薨不地以微之猶隱公書薨不地之制也閔公何以見弒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也春秋之世魯十餘君耳君弒嗣君乃至于五見弒殺而記猶

諱魯之君臣未嘗見弒也蓋習于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微有也久矣後世記言之士猶依附隱諱則遂至于失實而道書無隱又非所繼于君史也蓋春秋之道未是不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遜二條止此姜氏莊公夫人哀姜也條遜同○夫人文姜下稱姜氏此稱夫人姜氏何也降文姜也必稱孫者亦閔于故也哀姜何以降文姜于文姜之于桓哀姜之于閔皆君也而文姜于莊其事夫也哀姜于閔則母臨子也且公見殺于黨出文姜往訴之也閔公見弒于慶父哀姜實與聞之也此所以降文姜也且姓公忘親釋仇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殷書而不少假者以明三綱人道所由立人君不可徇私恩而絕大義也嗣君既安之而不疑眾國又習之而不察則人欲肆天理滅自是幾不知有君之尊父之親矣故叔牙之弒械成于前慶父之逆謀動于後國人莘卜齮之刃遂發于黨氏武闈之間而哀姜亦以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則其勢然矣然則其必書孫何也猶君再弒哉至亡國嗣君與賊爲讎討賊之義遂于上下春秋書法與文姜孫齊同何其廢于誅討而無所縱于宮中府中之間者亦深以切矣

公子慶父出奔莒 季子歸公何以見弒公見弒慶父又何以得逃也慶父弒閔日久季子秉政日淺聖人爲戒期月而可季子雖賢能遽至此乎及弒變猝作季子以僖公適邾慶父罪惡滿盈而黨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者益多於是按子強齊內協情于舉國邾正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奸而孫奔相繼亂此慶父如齊之勢爲漸見也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既惴惴然而以寬逋邾矣莒書孫邾奔莒以實其殺不討賊也按漢將相交歡以制諸呂之廣人宜易于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猶未敢訟言誅呂而止以左袒卜之也況慶父巨奸植根已深而謂戮之甚易于衆人以莊公稱佚失邾君之義而使慶父出奔或又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偏書孫邾奔莒介後世鑒莊公也若季子歸立僖公則亦以賂求慶父于莒而慶父縊矣春秋不書季子出奔而止書慶父之奔明季子之奔非奔也經例一言而萬恕見故春秋謂之化工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子者男子之美稱稱高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于是羈年無君矣而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來存魯親魯可存則靖其亂不可存則卿于亡其存亡非有定機也高子

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頼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專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稱齊侯使之者盟非前定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按左氏及衛風此狄滅衛也書入何也自狄言則衛滅也曰衛言則渡河而齊封之衛未滅也衛康叔之後北州大國何以為狄滅乎安因晉謝河南刺矣史氏記叢而志妖如班固載諸王淫亂盡削可也矣若仲尼删詩如鶉奔鴟奔桑中諸篇何以錄于國風乎安國不能答從以問之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故在定之方中之前也因以是說考于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而敗家亡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世有獻議乞于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棄其師 棄師特文一條○師何以棄也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文公惡之使帥師禦狄于境久而不召衆散而歸克奔陳故書鄭棄其師以罪文公也克以好利見惡以喪師出奔不書克出奔以示人臣之戒而獨咎其上何也予奪生殺惟所制者君也使克罪案已著誅之可也倘狀未明黜之可也或才略足愛置取之亦可也焉得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觀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illegible]何也二三執政休戚之所同也不協志同未進賢去邪而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相矣書出帝時景延廣用事諸藩抗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于外制敕一下十五鎮罔不從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執政不能輔君以退克何哉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卷之五

胡傳

僖公

名申莊公之庶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戌 惠王十八年 元年 齊桓二十七晉獻十八衛文[illegible]鄭文十四曹昭三陳宣三十四杞惠[illegible]十三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

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四條此○僖何以不書即位亦猶閔繼故不書之義也然閔公弒僖公立以分而言則閔于般猶世子也僖于閔君也以情而言則般閔嫡世子也閔庶弟也何以必不書即位乎夫嗣君初喪繼位而不告于王道正位改元而王命亦不至是兩失正始正終之道矣況遭君大故猶承君位而又非年幼不能請命討賊者乎經一以繼故不書即位之義著之而誅亂臣賊子之大法嚴矣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先次後救二條始此聶北邢地○此狄伐邢而救之也按僖傳諸侯救邢邢潰出奔師遂逐狄人其不書狄伐邢何也為諱也又不書邢潰奔師何也隱諱也書次何也三國諸侯見力之有餘聶北書次見救之不速猶何也然則凡書次者皆同譏乎經義夫同而所以次不同先書救而後書次者譏其欲救而不果救也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先書次而後書救者恕其不即救而終救也次于聶北救邢次于匡救徐是也故曰其邢潰奔師之文而書次書救以詳之雖聖經抑揚輕重之權衡畢見矣先儒謂春秋化工也有以哉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自遷四條如此夷儀邢地○書邢遷見齊師次止不及事也然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卒能救患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戎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于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之可也以王命者正非以王命而不請以王命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于外特文以夫人喪歸特文○凡夫人薨不地書薨于夷者齊桓公伐而殺之也不言殺為內諱也書以歸者以其喪歸于我也齊為盟主以義舉法而不黜其親信者之行乎諸侯亦善矣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為書齊人貶之大之凡書以者不以者也與廟祀者而使復享小君之祀于魯先君之廟非其義矣與刺不嫌同辭

于，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鄭伯背于王命而與齊故逃盟也何罪乎曰春秋尊王以正名而篤義以定取捨使鄭不聽命王世子而義在尊王春秋與之者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貶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于父子湯武之于君臣周公之于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有此之會者盟而罪逃盟經處以于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與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子按傳恃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係見莊廿三年滅[illegible]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執諸侯十三條始此凡執書人貶也諸侯無王命而執大夫大夫雖有罪執者猶貶書人也况諸侯乎晉執書人以罪之虞公無罪乎按傳僖二年夏晉荀息請假道以伐虢虞公許之晉滅虢之下陽虞雖在其地之後于晉久而晉命行于虞民亦信矣晉人執虞公猶執獨夫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書虞不名執諸侯例書爵不名也虞自是滅矣而但書執者書滅猶重之書執乃賤之也書滅下陽于始而紀執虞公于終以見晉假道利虞之利焉以圖敗宋之明驗也其垂戒亦深矣

丁卯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 齊桓三十二晉獻二十三衛文六蔡穆二十一鄭文十九曹昭八陳宣三十九杞成公元年宋桓二十八秦穆六楚成十八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鄭新密也○伐者伐逃盟也圍其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戎狄圍中國始此義見下文

冬公至自伐鄭 何以遂救許也救許為急也齊自召陵之後威服四譯聲動諸夏今楚猶圍許其于伯令甚矣而齊于是時方合六國之師伐逃盟之鄭一聞圍許即移師以救楚非明乎討罪救災之義不至此也凡書救無不善者遂救許善

之尤也救許而遂傳例許則見楚子圍而命之蓋得義在許而伐義自在齊與蓋救許而以伐鄭繼之者故許為急伐鄭大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 齊桓三十三晉獻二十四衛文七蔡穆二十二鄭文二十曹昭九卒陳宣四十杞成二宋桓二十九秦穆七楚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 鄭背華即戎而治之也稱人者將卑師少也

夏小邾子來朝 郳稱小邾子始此○而稱郳今稱小邾前稱名今稱爵何也郳為邾之別封故為小邾而其時始得王命而為子也其來朝何也始進爵而來朝也何氏以為齊桓公請天子進之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殺申侯衛國何也按傳申叔言于其君請下齊以殺國而鄭伯乃殺申侯以說于齊是殺之不以其道也申侯始有寵于楚文王王固愛其好利以亡身矣然鄭伯不自服進盟之罪而擅殺大夫以說于齊何于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傳云衣裳之會八○按左氏曰以謀鄭也鄭伯既殺申侯以說于齊其謀鄭何也鄭伯背大盟也鄭既大盟則世子華奔盟何也傳稱管仲請桓公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桓公于是修禮于諸侯而鄭伯使世子華聽命于會言其來盟之由也世子華言于齊侯去三族以為成而因以鄭為內臣管仲曰子好父命不可乃辭此又其盟而如未盟之責也于華由是得罪于鄭而鄭伯乃復之盟于齊

曹伯班卒 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公子友如齊 汪氏曰甯盟修好而又修聘以勸好也

冬葬曹昭公

己巳惠王二十五年 八年 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五衛文八蔡穆二十三鄭文二十一曹共公襄元年陳宣四十一杞成三宋桓三十秦穆八楚成二十

不及而暇樂怠放淫日長矣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謁盛行嬖妾並寵而管仲之忠業國政亦自此始也惜哉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其伐何也黃不歸楚貢也齊桓不能救則惜桓也按二年貫之盟管仲言于桓公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不聽而盟未幾陽穀之會召陵之師江黃丞與逆管仲死楚伐黃滅黃而桓果不救也夫逆國恭義背戎歸華春秋所深取也彼兵壓三時告命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討貳安夏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先書伐滅黃先書伐者罪王盟者之積久而不一救也

十有二年癸巳襄王四年齊桓三十八晉惠三衛文十二蔡穆二十七鄭文二十五曹共五陳宣四十五杞成七宋襄三秦穆十二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黃滅不書齊桓逆滅不書齊之義也國滅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所謂上下之同方與而書楚滅黃與書齊滅遂微不同書滅遂責齊也書滅黃責楚亦責齊也春秋書滅國先自齊始至是戎狄橫肆楚方益憑凌弱暴寡之為伯主不修救援扶危之職遂使小國貽害喪于強暴而從曰從微會之徒勞也豈不惜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宣公僖子穆公款立

十有三年甲戌襄王五年齊桓三十九晉惠四衛文十三蔡穆二十八鄭文二十六曹共六陳穆公款元年杞成八宋襄四秦穆十三楚成二十五

春狄侵衛。楚伐黃滅黃而狄又侵衛何也皆齊桓致之也何致之齊桓同尋盟讙成為中國之盟主矣且次于陘楚人伐黃救師不出是使狄領中國一侵衛再侵衛懈志王都之佩鮮淮夷亦來病杞不忘也至此于綸曰無忘無荒四夷來王北下誠無息之道乎春秋示與世帝王之心法也桓文以力假仁示人以贊而荒乘之其事其文比類可考學者亦可然會其不于意言之表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其會何也為淮夷病杞且王有戎難故也詳見下城緣陵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如齊者其曰陽穀齊侯及鹹之會其役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杞齊皆同之也

十有四年乙亥襄王六年齊桓四十晉惠五衛文十四蔡穆二十九鄭文二十七曹共七陳穆公二杞成九宋襄五秦穆十四楚成二十六

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此齊桓率諸侯為杞城也不繫杞者為緣陵為杞國遷其國都若書緣陵城杞是也為杞城楚丘城緣陵城邢城杞是也故邢遷都夷儀而後城則不書城夷儀而書城邢若楚丘若緣陵皆先城而

後遷衛若虎牢則又雖城而非為都皆第書邑也至杞則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平復為杞城之則不書城緣陵而書城杞矣桓率諸侯為鄰城者三而或書諸侯而不序或再序三國之師其書不同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國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之義無專封之嫌也淮夷病杞入國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為事已專矣故前目後凡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帥師戍之歸其祭服乘馬及凡國用其力尤勤功尤大而事尤專故春秋之貢之尤重第書城楚丘而不書諸侯也故以功言則城楚丘為大以義言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道而不計功正義而不謀利書法如此貴王賤伯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孔子小管仲之器曾西羞比管仲而畏由之言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使來朝特文鄫朝他此也○春秋內女適人則係諸國若杞伯姬之類是也未適人則書其字若子叔姬之類是也季姬為鄫夫人書字而未係諸國何也公止季姬于家而絕鄫子故不書鄫也內女而為遇來朝而言使又何也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則公之不以禮接鄫子而亦非所以處其女也明矣季姬遇而使朝雖亦非正然于是夫婦之倫全甥舅之禮協父子之情安乃所謂冒不正以歸于正者故

之意矣夫乘人之危滅人之國罪易見也自危自滅罪難見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有國家者朝修其業令晝考其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者禹也儉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梁本侯國公羊謂之魚爛而亡者不能自强于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瀕于亡而莫之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酒淫色心昏而出怨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辛巳襄王十二　二十年　宋襄十一　齊孝三　晉惠十一　衛文二十　蔡莊六　鄭文三十三　曹共十三　陳穆八　杞成十五　秦穆二十　楚成三十二

春新作南門　書新作特文○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稱南門者南非一門也魯之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其僭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而孔子韙其言必有中見勞民爲重事也況僭制而使上者乎僖嘗修泮宮復閟宮而經不書者蓋以敦祀學以教民無所刺也隱元年傳稱新作南門經不書者蓋遂文與或曰南非一門本當立而無僭則合禮而不書矣

夏郜子來朝　郜雖此經郜姬姓國○按隱四年魯取郜邑于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郜已滅矣夾漈鄭氏曰郜有二滅于宋者北郜來朝者南郜今畢有二郜城是也公羊不考其實而謂爲失地之君又謂失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亦曲而未可通矣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者何公別宮也公羊謂之小寢也中宮爲正寢其東西爲小寢

鄭人入滑　滑音活姬姓國○入者滑叛鄭而服于衛故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書狄人豫書邢人狄人伐衛之意也狄一也後此二十一年書狄侵衛又三十二年書衛人及狄盟外之也而于時衛方病邢二國謀伐之則如邢人狄人伐衛之例列書人而不外之矣故春秋謂之化工

冬楚人伐隨　隨姬姓國

壬午襄王十三　二十有一年　宋襄十二　齊孝四　晉惠十二　衛文二十一　蔡莊七　鄭文三十四　曹共十四　陳穆九　杞成十六　秦穆二十一　楚成三十三

春狄侵衛　前兩書人爲救齊救邢也若無故數侵中國則復外之而書狄矣故春秋謂之化工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宋爲主故序齊上也其稱人何也貶也胡氏曰鹿上之盟起宋公也何以稱人齊桓既沒楚人交中國宋襄盟楚以求諸侯也張氏曰伯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國而求楚與之同盟春秋列而人之者宋之自取辱也

夏大旱　書大旱二條始此○旱者不雨而旱也何以或書不雨或書大旱凡但書不雨而不書大旱者非耕耨時也若莊三十一年之書冬不雨是也不書不雨而書大旱者耕耨時也若此年之書夏大旱宣七年之書秋大旱是也至僖三年文元年十年十二年或越五月不雨或越六月不雨或越二年不雨則大旱又不待言矣凡書者以示人君敬天勤民之意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執諸侯以伐特文盂音于宋地楚書子始此○于楚本僭也四夷雖大皆曰子吳本伯爵亦稱子況楚本子爵乎故楚稱王僭也入春秋來皆稱號舉之世亦止稱人降之也今稱子則如其爵也宋公爲會主孰與執之楚子執之也何不言楚子執之不與楚猶之執中國而以同姓爲文也許伐許伐宋則宋沮其會以與之敢遂僭亦甚矣以同執爲文抑南蠻何以忌中國也宋以乘車之會作而楚伏兵車以執之門宋而楚亦謝之以明責宋公執書不必懸楚子爛爵乃自此始何也夫盟主之會諸侯以盟戎尊王者也然齊桓則而與楚盟會何爲乎此所以人宋公于鹿上之盟而爲之會其不書楚人楚子于宜申之執而書之執同會共稱也則使宋無容隱而爵楚無所嫌矣故春秋謂之化工

冬公伐邾　義見二十二年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齊侯獻戎捷許齊許戎今楚不書于捷不書宋不與制齊之送中國也存中國而抑南蠻之義著矣其來獻捷何也諸侯從楚伐宋而楚歸不與故來獻以脅魯也然則魯當受乎若公使歸于周天子王稱貴其好先王之禮也況以脅制暴虐中國而受之乎況宋公作賓王家方玉帛相見而遂以與戎又以軍捷遺獻諸侯而可受之乎故上文隱楚號而以同執爲文抑楚家以責諸侯此稱楚人而不以宋捷爲文抑楚亦以恐脅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書釋特文薄宋地史記作亳○會不書所

冬天王出居于鄭凡王侯書居者八條始此天王居三條始此天王書出居特文○上書狄伐鄭臨書天王出居于鄭何也責王也按僖先是鄭入滑王爲滑請鄭不聽命而執王使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取櫟是鄭固抗王命而當討也王德狄立其女隗氏爲后大叔帶通于隗氏王黜隗氏頹叔懼狄遂奉叔帶以狄攻王王乃適鄭處于氾是大叔頹叔因犯王典而當誅也然執王使攻王王都皆沒不書而上書狄伐鄭此者天王出居于鄭者凡以見王出之自取以申法行自上之義也鄭伯大叔之屬不勝誅矣襄王不忍小忿用狄變夏出狄師伐鄭而立其女又拒富辰之諫而無修身齊家之化以正之是啟不自上立也記曰天子不言出而今言出者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而王之不德又甚焉故書法如此爲後戒也後世之主如唐肅宗廢代宗而世有戎禍晉稱契丹取唐而卒致北遷凡此類者詳尋謂其皆不戒于襄王之所以出也其得春秋之義矣居宜宅其所有之綱出而仍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雖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晉侯夷吾卒按左氏九月晉惠公夷吾卒子懷公圉立經書冬卒者杜氏謂從告也不書葬故也二十五年正月

秦伯納文公重耳殺懷公于高梁不書納不告入也不書弒其君圉未正位也

丙戌 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晉文公重耳元年齊孝八衛文二十五蔡莊十一鄭文三十八曹共十八陳穆十三杞桓二宋成二秦穆二十五楚成三十七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滅國書名特文○衛侯何以名說者謂滅同姓也穀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滅同姓則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親而蔑宗則與夫先人世守者罪略同也今以義推之非也晉滅虞虞虢之滅亦同姓也虢不名也說者又謂滅同姓應名若虞虢之屬其國有致滅之道則滅之者不名今邢與狄伐衛以救齊而衛遂怒于職又道二禮姓仕誘殺其守而滅之則與虞公貪賄請焉以自滅者異而滅之者宜名也今以義推之亦非也蓋以貪致滅被何有焉戚虢曷不名且經滅同姓不以道而不名者亦多矣豈聖經于衛燬獨名者衛侯身經滅亡之餘又滅人國且無罪之同姓亦不免焉而邢又與衛同爲齊桓之所封而罪者也考齊桓以僖十七年十二月卒十八年正月衛乃從宋伐齊于時狄邢猶知伐衛救齊而衛乃銜怨而伐邢滅邢也是何爲有人心者乎累是數者故他滅同姓者不名而燬獨名此春秋經世之權

衛先儒謂春秋爲化工而非聖人莫之能修也與或曰書名蓋以下文卒書名而衍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文公卒子成公鄭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公女書姑逆婦特文○伯姬歸蕩氏不見于經者所謂合禮不書也今來逆婦而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氏而慢宗廟卑朝廷也婦自逆婦其失亦不待言矣

宋殺其大夫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納諸侯二條始此頓國名今汝陰南頓縣○其納何也頓子迫于陳出奔楚故楚使子玉圍陳以納之也沒楚師不書何也不與其納之也諸侯失國而納之誰不曰在道之正也何以不與其陳先代之後既不能以禮安鄰恤小矣然中國諸侯不能修方伯之職伐而納之而至假手于蠻荊蠻心不嚴戚乎況伐納正也則納非正也沒楚卿而微書人傷中國且以正蠻服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衛成公未葬稱子莒慶公婿也○何以盟衛人平莒于我也左氏曰修衛文之好且及莒平也

丁亥 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晉文二齊孝九衛成公鄭元年蔡莊十二鄭文三十九曹共十九陳穆十四杞桓三宋成三秦穆二十六楚成三十八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向莒地○左氏曰尋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追二條此始書弗及特文酅見上齊地濟北穀城酅西鄙下也○何以侵我左氏謂討洮向之盟也齊魯世爲仇所謂匪嫌伊遂也宋衛納孝公魯拒之今孝公以宋是伐何有于魯云討洮向之盟者所謂藉之以爲口實者也其侵其追其至詳書之何也非齊亦非魯也據例將師深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師是伏其衆以邀魯公此罪齊之爲譎也罪魯何也將出境而始追之則衛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已過境而猶追之則入已深追齊師至酅是也此罪魯之不慎也然則其書弗及又何也弗者何有懼而弗

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凡內殺大夫稱刺若曰刺皆其請與衆聚之詳其事殺之失也隱諸已矛殺未有書其故者而今書刺以不卒戍文又明其爲無罪而誣之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殺無罪以術說于強國特書其故而貶見矣是所謂隱而不隱也

楚人救衛。凡書救皆善也雖伯主伐之而楚務師救之亦善也觀楚書救而與晉侯者之不盡予亦具其中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執諸侯書畀特文畀與也何以執曹畀宋以怒楚也而使之戰也所謂辭也曷不與所而執晉侯也古者說文匿武修其詞典序成而不至于是乎用師晉侯因由討曹伯不見禮而修其怨者實也而其數曹伯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者則名也且語其實入國執其君又分其田界宋以致楚師與戰而執君畀宋以怒之詐矣而諸其名贖以之以義而曹又與衛去夏郢伐而賊絕義者也春秋不以名失實亦不以實廢名序其本末無貶辭而功過不相掩矣故聖人取一匡之器而門人羞稱之先儒謂春秋爲化工有以哉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衛先之戰而言及王乎是戰者也晉師避楚三舍楚得臣請戰而晉文在者何也得臣初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文先軫設謀許曹衛以攜其交室執以激其怒而使得臣之意決矣然後戰成而及在晉侯深其意也然則怨楚而責晉乎夫楚復諸夏滅黃而滅王不能殺取徐于婁林而諸大夫救無成功執中國盟于下而在會諸侯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師圍宋戰勝中州以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春秋雖未與其烈然天府晉侯人楚殺功罪亦分爲諸道則三王之罪人而功非不盛也知此則經文之彼善于此與其從之無道自文者皆可見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稱國以殺何也按左氏晉師陷克曹衛楚子使申叔去穀使得臣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其可廢乎是楚子實戒得臣也得臣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得臣從晉師文公辟之楚眾欲止得臣不可戰而敗績是得臣實債楚師也則得臣有罪矣然楚子既知其不可敵矣又莫之能止而少與之師然後以一敗殺之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以聖人書鄭棄其師與書楚殺得臣觀之可爲後世見不義而不能退者之永鑑矣

衛侯出奔楚。諸侯失國皆名衛侯鄭何以不名非見衛侯者晉文之咎也衛侯失守社稷作亂戎于晉文何咎衛之出晉文爲之也初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不許是絕其自新之儀也使許之當棄楚而歸晉矣乃惟怨是圖必使寘身于瀾溺得罪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無外者乃能統大衆得不窮者乃能定大事晉文將取威定伯而舉動須擾若不勝任者惟暨君自私而心隘也春秋不名衛侯而咎文公者蓋責備賢者著其本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按傳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而春秋不書何也周室雖衰所存者名與祭耳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而文辭雖諸侯而號令天下者以此物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實俱亡無寧實亡名存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夫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彰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淪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子者以本爲君也此亦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也

陳侯如會。如會三傳始此○公羊傳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胡氏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也

公朝于王所。朝王之屬三條始此朝王所二條始此○例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凡朝宗覲遇之處如于京師見于行禮之外非禮也朝于外者處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所謂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也亦禮也其有故得會諸侯以討不庭焉會于國外以命之所謂時見曰會也又禮也今天王下勞晉侯于鄭之踐土而公朝于王所則其時非時巡之時而其地亦非時巡與時會之地矣非禮也然則天子在諸侯可不朝乎天子在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非所爲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諸侯失地名衛侯出奔不名者言文也復歸名從其國也衛侯歸咺何以奔晉衛侯殺其弟叔武叔武不以道也晉文不釋憾于衛使子是國人出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于是已立于其位以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

之綏而諸書之也

乃免牲猶三望 凡書免三條始此書免牲二條始此書郊三望三條始此○免牲何也論者謂不以其牲行郊禮而衣繡衣纁裳奔至于南郊而免之也其猶三望何也望祭名也有虞氏受終于文祖因于類造守而望因于柴今不郊而望故特書猶者可以已之詞也其猶三望何也周爲天子祀四望方望之禮上下四方無所不通諸侯非當其封內者不祭魯禮殺于王者故望其三而視諸侯則降矣故雖不在其封而亦祭也郊爾三望皆非禮矣因小而不從不郊而猶望又何爲哉故備書其變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求婦特文○二十五年書杞伯姬來逆婦者以婦非逆婦之人公非主昏之人而書也伯姬爲杞夫人其來求婦公無自主其昏之嫌爲必書也婦來求婦亦非禮也王后之詔命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境中君昏求婦當使大夫而夫人主之乎故特書之以爲戒也伯姬以國弱見凌不得已求婦于魯猶曰不可況無故而越禮干政乎此義行淡虞無呂武之禍矣

秋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謂池也○狄嘗逐黎侯于衛而衛不能救滅衛之厄戎嘗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爲狄滅東徙渡河賴齊桓攘狄封之耳今又爲狄所圍避還于帝丘而中國衰外戎盛衛矣之間于齊政晉文之作于新功莫不見矣

癸巳 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 晉文八年齊昭五衛成七蔡莊十八鄭文四十五卒曹共二十五陳共四杞桓九宋成九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文公卒子穆公蘭立

衛人侵狄 義見下文

秋衛人及狄盟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及狄盟而不地者盟于狄也外特盟例書二國盟于其不書衛人狄人盟而稱衛人及狄盟者此所謂[illegible]狄而異衛也帝王之道內華而外狄猶天地之道內陽而外陰盟因非春秋之所貴矣況戎狄豺狼從之而旋與之盟哉理經之義切以至矣戎且猶師盟之例及國佐盟于袁婁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文公卒子襄公驩立

甲午 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 晉襄公驩元年齊昭六衛成八蔡莊十九鄭穆公蘭元年曹共二十六陳共五杞桓十宋成十秦穆三十三楚成四十五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姬姓國○胡氏曰滅而書入者弗能有其地非求狄之也汪氏曰滑國伯爵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矣密邇于鄭故秦雖滅之而不能有與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吳氏曰二十八年遣聘齊謝前聘是而報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姜戎姜姓戎子駒支其後也秦書號特文殽地在弘農澠池縣西○前此秦晉戰于韓脩息爭而從翟至此又爲殽之師此乃秦晉兵爭歷七十二年之始也是役也孔子作書序秦誓

公伐鄭晉與公敗諸殽而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人爵而狄秦何也晉與春秋皆聖人親筆也而皆矛盾乃齋予書序書取秦穆悔過自誓之言止于罰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與晉用兵無道之失兼于惡惡其法嚴晉不稱君而人之者譏晉忽忘親背施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秦不稱師而狄之者以羈謀主以詐來侵以貪勤民而又以師越人境而假其先也稱非狄道而何誠夫爲此謀者秦杞子晉先軫將倖其成以爲已功也然使臣懷利以事君子懷利以事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一失則戎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存狄人晉而狄秦其立人道以存天理之意也嚴矣哉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臨川吳氏曰三十年狄侵齊傳謂聞晉之有鄭役也此狄侵齊傳謂因晉喪也則狄非無畏晉之心齊継而莫攘是爲可罪焉耳

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邾邑穀梁作訾樓義見下文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再伐邾何也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以報二十二年升陘之役邾不設備而仲復伐之也

春秋卷之六　　胡傳原本　姜兆錫參義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乙未，襄王二十六年。元年。晉襄二，齊昭七，衛成九，蔡莊二十，鄭穆二，曹共二十七，陳共六，杞桓十一，宋成十一，秦穆三十四，楚成四十六，弒。

春王正月，公即位。此與莊閔僖皆不書即位，桓書即位，則甚其惡耳。獨文公始書即位者，何？凡不書即位，皆內則無所承，上則無所禀；若文公，上雖無禀，而內猶有承也。夫即位者，告廟臨群臣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嗣君正喪位于初喪，而撫于踰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嗣君正位于改元而後君。文公上雖無禀，而內猶有承，故其書即位為近正也。虞書載舜之受終也，舜則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則正月則且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大格而受命則書廟也。率乃百官則臨群臣也。此皆三年喪畢而行之也。今喪未畢，斬焉在衰絰中而行之，何耶？商書稱太甲元祀，伊尹祠于先王，三祀伊尹以冕服奉嗣王，祗見厥祖，則元年告廟臨群臣，固冢宰攝而嗣君至三年，乃免喪從吉也。論語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此聖經書元年即位之義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凡來會葬四條始此，王使來會葬二條始此。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比崩薨卒人道始終之大變也，然則無貶乎？春秋比事屬辭之書也。公未親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顧遣會僖公之葬，其得失亦可見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七月而葬，慢也，疑于王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生前錫命二條始此。毛國名，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也。○春秋三書錫命：錫桓公既不稱天王，此則書天王，何也？按錫命諸侯之禮有四：凡世子遭喪上告則錫命，禮所謂君薨告于王，王遣使者省其終事遂命世子嗣為諸侯是也。嗣君終喪入見，則錫命，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因之錫黼冕圭璧，然後歸見也。諸侯歲時來朝，則亦錫命，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是也。或敵愾獻功，則又錫命，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是也。文公去冬遺使赴于王，王當以禮遣使者而命之，而王既不聞有是矣。今方即位改元，又非終喪入見之時，及繼見有功之時也，錫命胡為乎來哉？但錫桓公為特謬逆之文，而錫文成文之故，貶在言外耳。比事屬詞，義蓋可見矣。

晉侯伐衛。其伐何也？傳稱晉文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襄公既祥，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見也。時先且始請朝王。晉侯朝王于溫，而經不書，諱外朝王，不書也。又隨先且居、胥臣伐衛，取戚，因獲孫昭子，而經不書，畧之也。齊桓沒而先伯業遂霸，晉文卒而繼為盟主，則先朝王，後伐衛，而諸侯畏威故也。伐衛私，而朝王正也。春秋之義，嚴而恕，以文考事而義具矣。

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子。○如周拜錫命也。來錫命而拜，不躬朝，罪不待言矣。

衛人伐晉。按傳，衛孔達帥師伐晉，而書人，何也？汪氏曰：春秋不書晉之取戚，而人孔達者，恕晉而罪衛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邑。傳謂晉人疆戚田而往會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頵，丘倫反。商臣弒成王自立，是為穆王。○世子弒君，聖人所不忍書也。然而書之者，深著其罪之極也。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躬行弒逆，此天理大變。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嗚呼！聖人大訓不明于世，皆學經不知其義者之過耳。夫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大逆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于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于首惡之名、大逆之罪也。考于傳，楚子多愛，是適妾不正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是長幼無序也。以潘崇為傅，是輔道非人也。欲黜兄立弟，而謀及婦人，至使江芊怒斥之，是廢立不慎也。其及宜矣。況又僭王陵夏，戰勝諸侯，遊敵天下，禍發于骨肉而不之覺乎？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其君者，其首惡自有在，而尤申之以孝弟之義，以為萬世大戒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孫敖如齊。傳云：凡君即位，卿出聘修好，禮也。

丙申，襄王二十七年。二年。晉襄三，齊昭八，衛成十，蔡莊二十一，鄭穆三，曹共二十八，陳共七，杞桓十二，宋成十二，秦穆三十五，楚穆王商臣元年。

辛丑襄王三十二年七年晉靈公夷皋元年齊昭十三衛成十五蔡莊二十六鄭穆八曹共三十三陳共十二杞桓十七宋成十七秦康公罃元年楚穆六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郚音吾魯邑下縣南有郚城○僖二十二年取須句反其君邾復滅之故又伐而取之也遂者因伐邾之師以城郚而備邾難也書者譏使小又勞民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成公子昭公杵臼立

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何也昭公將去群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所謂國亂無政衆殺之也二大夫不名亦謂義繫于伐大夫而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大夫奔不書出三家始此令狐晉地在河東○秦伯之不報于令狐何以戰也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無事嚴矣而晉夫人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于是諸大夫畏逼背先蔑立靈公趙盾乃

率諸侯以禦秦此所以戰書晉及而先蔑奔秦也然則晉秦皆既稱人何也夫晉不謝以秦而及秦戰其既怒人宜也世子立已久秦必聞之矣而必納以師納雍是無罪于秦之納齊庶于立孝公以殺其世子無罪而逆違于晉之不測于其患子捷菑以全其嫡了經也既亦宜矣君之忌立國之存亡繫焉矣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稱也況置君而不定乎左氏猶稱師夜起以敗秦師經書戰而不書晉敗秦師于令狐舉者尊經以正傳可也奔不言出未自國出也

秋侵我西鄙狄自是比年侵魯侵齊侵宋侵衛蕃晉襄既沒盍莫之忌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音戶鄭地○按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爲晉侯立也則諸侯不序而大夫不名何也趙盾內專廢置外要盟會不序不名爲其強忍而自爲主也○吳氏曰經書諸侯皆先日後凡此上無諸侯之目若無主也則不知其七國之諸侯矣聖人不列敘七國而略之以無盟主而大夫強合諸國之君故也汪氏曰若七國大夫之盟不書名氏者三莊九年書及齊大夫盟特襄公已狀桓公未入齊無君諸國大夫自爲主而與莊公盟故不書名氏此年趙盾初立靈公專晉政強合七國之君而自主盟亦若齊無君然故不書亦如之汲衆之會諸侯皆在而十一國之大夫自盟則諸國皆若無君矣故亦但書大夫盟也息之盟書晉大夫自王夫政也溴梁之盟書大夫諸侯皆失政矣劉氏曰左氏云公後至不書所自非也按經公與盟矣何謂後會于杜云公後會而及其盟亦非也會盟同地會所以爲盟也今及其盟不得云後會盟事會餘亦不當責其程又公已會諸侯矣豈不及其會者乎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莒請盟穆伯娶于莒徐伐莒莒請盟穆伯乃如莒涖盟也

壬寅襄王三十三年八年晉靈二齊昭十四衛成十六蔡莊二十七鄭穆九曹共三十四陳共十三杞桓十八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與扈相近○其盟何也尋扈之盟也

高氏曰王崩諸侯不奔喪而遂肯同之正卿乃于王喪之內自相盟會何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音洛雒水名暴鄭地○雒戎雜居伊雒水之間者也其種類亦微矣遂公因日而爲二盟趙盾及雒戎何書之必詳也日盟人必華夷之辨所以別內外也雜邑天地之中而戎狄居之亂華其矣內猶公子遂而詳其日與地者示華夷終不可雜也自東遷于晉雜處不辨乃至神州陸沈世爲亂階計豈所以爲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如京師不至而復二條如此○如京師何以不至也按左氏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盛則氣滋而淫不持其志故辭趨蹶無不爲矣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己氏之從者以志御氣不能爲純臣至棄君命廢國故而不惟此天下之大戒也聖人謹書于冊於敖與何誅焉使後世士大夫扶志帥氣而窒慾以修其身也其爲教也大矣

繆平王求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則仲子惠公之妾也風氏乃莊公之妾成風不書來歸者公成風之禮乎曰前此仲子為夫人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而不可亂妾以卑其身嫡妾如風氏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而不可崇母以賤其父聖人垂戒之義明矣不書秦伯使某而微者秦人來歸襚非其人且非其時也

葬曹共公

甲辰頃王二年 十年 晉靈四齊昭十六衛成十八蔡莊二十九鄭穆十一曹文公壽元年陳共十五杞桓二十宋昭三秦康四楚穆九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哀伯之孫文仲也子許嗣是為宣叔

夏秦伐晉 秦書號之義未詳杜氏謂不書將帥告辭略也蓋據左氏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兩相攻無他義也而因以為闕文也而說者以為狄秦也狄秦之論始張氏高郵孫氏皆謂其報復不已而狄之也程氏胡氏又謂肖

合道闕而外求君春秋許其悔過而秦不顧襲堅惟事報復用狄道也陳氏又謂晉主夏盟合秦無如兵于晉者周地為楚役與之滅庸會兩伐夏變于戎秦實為之故狄秦也今以義推之義皆未安杜氏于秦伐晉鄭伐許者代郎巳三者皆不云狄三國之說而一以為闕文也其時得于闕疑之義乎學者詳之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子西也○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君之賊也傳以為稱國以殺也夫弑王者師楚王子商臣弑父弑君之賊未討者也使稱王非以賊討賊則當書楚人殺宜申不書楚殺其大夫宜申也而春秋之義微矣以書及其大夫仇牧不書及其大夫事皆之義推之可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已見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周卿士也女音汝女栗地闕○頃王新立親諸侯而為是盟也王氏曰不書公諱與王臣盟也襄王喪公未嘗往頃王立公又不朝乃及王臣為盟臣子之義安在哉

冬狄侵宋 義已見七年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貉許發厥貉地闕○其次何也將伐宋也傳云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是也然則其明年伐麋而不伐宋何也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責其背麋子逃會故舍師伐麋也凡伐諸侯次者次為伐者也上書伐楚而下書夫臣者修文告以威敵敵吾之上書楚次厥貉而下書伐麋者穀禍心以惡夏啟罪之也陳鄭皆從楚矣獨書蔡侯又何也蔡失三大夫既獲公子代皆有不得已者蔡四境無虞志從楚故削二國書蔡侯以兩罪焉也不書宋不予楚逞界之也

乙巳頃王三年 十有一年 晉靈五齊昭十七衛成十九蔡莊三十鄭穆十曹文二陳共十六杞桓二十一宋昭四秦康五楚穆十

春楚子伐麋 麋音眉小國近楚楚役伐諸附此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叔下公穀無仲字從衍文彭生叔牙孫承筐宋地○左氏云謀諸侯之從于楚者也

秋曹伯來朝 傳云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如宋五始此○傳云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義已見七年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鹹咸地○狄種類未詳按傳謂鄋瞞侵齊遂伐我叔孫得臣敗于鹹獲長狄僑如則狄謂長狄也按劉敞謂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緣未別其種類無可考則狄非即長狄也然杜氏謂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也蓋亦釋狄為長狄而以防風之後証之矣後長狄僑如不書賤狄略之也

丙午頃王四年 十有二年 晉靈六齊昭十八衛成二十蔡莊三十一鄭穆曹文三陳共十七杞桓二十二宋昭五秦康十六楚穆十一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伯公羊謂失地之君是也諸侯失地名其不名何也孫氏謂非八年郕降于齊為附庸今為齊逼而奔故不名也傳謂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二邑來奔齊以諸侯之禮逆之者非○汪氏曰左註謂郕太子朱儒

名䓁不繫于名也全經來盟不稱使者三獨華孫專行爲無君
邠不同于楚所先諸高子之義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有喬
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微從
世有賢者爲世臣然後安之以政事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大夫皆歸其喪特文○敖之行亦醜矣又出奔他國則非今所其喪歸何以書也以
二子請而歸之也先是敖奔于莒而是爲文伯穀疾請立其弟
難是爲惠叔二子哀誠請猶魯君從其請國史記其事而聖經
亦因其文以著教易曰有子考無咎則公命葬仲曰爾所請蓋爲
人之慈是也然則特不書其二子逆之以歸而書齊人歸也書
齊于莒書齊人歸其喪不言齊歸之者然則非實不當
歸而不得已而許之義皆畢見矣故春秋謂之化工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單伯執而書至猶意如歸書至之意也其如與姓與季皆書字猶逆王姬書字矣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外入國書大夫如此書伐國入國二条如此○入不言伐此書入先

書伐何也惧之也凡書入皆逆詞也然蔡從楚大厥猶而不與
新城之盟伐非無名且楚不之救又知從楚之非義而伯主之
伐非得已也書入先書伐而聖人黜伯功之義與于伯業之心
並行而不悖者皆見矣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孰能修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 商人篡弒我命大夫而又來侵甚矣

季孫行父如晉 爲齊故告于晉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按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十四年新城之盟且
謀討齊也則諸侯何以不序晉侯前序後凡者有矣
前無序而會略書諸侯者惟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及
此年諸侯盟于扈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凡七年諸侯不序大夫
不名者爲趙盾專主盟也此年不列書諸侯者晉欲討齊人
受賂而還不足爲盟主也夫陳恒弒君孔子猶沐浴請討
諸侯于況盟主乎晉率諸侯而以利終略諸侯而不序治
晉侯以治諸侯也晉爲齊賂不能討
凡不與會盟亦可知矣餘見十七年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不書齊子叔姬來歸而書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
自絕而歸之國春秋深罪
商人弒君而虐困母也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音孚入郛特文○遂伐曹謂曹修禮于魯也齊始欲負盟而背不設矣

庚戌匡王二年 十有六年 晉靈十齊懿二衛成二十四蔡文公申元年鄭穆十七曹文七陳靈三杞桓二十六宋昭九弒
秦康十
楚莊三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書弗及盟特文○及猶凡公及之及也盟何以
弗及按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辭曰請俟君間故弗及也
○江氏曰齊誘弗果以大夫不可抗諸侯之禮責齊而不盟也
及襄仲納賂則不復責文
公之不至而盟于郪丘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告朔二止○四不視朔謂自二月至五月也禮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告廟奉以視
政文公前此閏月不視朔矣今何以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爲有
疾而不視也經不書疾自是公無疾亦不視也若後復視朔者

經必于此書公有疾若昭公如晉書有疾矣文公厭政倦見于
經閏不告朔不視朔實不與會同不與廟壇不修宮作不時亦
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
不知求久矣故聖經謹之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郪音妻郪丘齊地義見上齊侯弗及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姜氏僖公夫人文公之母也

毀泉臺 泉臺郎臺也文公在位十八年未嘗爲民謀淵觀之
務而且于囿所爲重首毀之是乃不自下親者也然齊
之有毀非要道治亂之所繫窮弗居可也而必毀之上暴先祖
之失而下滋小民之勞非孝子仁人之所宜出也義恐不肆譏
辭春秋之
義微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小國○楚何以與秦巴滅庸也按傳楚大饑戎與庸濮交伐之庸閉門將徙楚
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不如伐庸遂伐之北面敵以滅之此
亦可見楚有取威之道而楚人有轉危爲安之用矣然庸雖自
取滅國之罪楚固不掩且秦人同滅又見
秦之親楚以仇晉而晉之棄秦以資楚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凡書放三條始此放本國大夫二條始此○凡放謂放于境外使毋失其所也比于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爲近正則非矣古者命有德討有罪一以王命行之臣有罪不告於天子不請于司寇而放之猶不可也况放非其所當放者乎故凡書放皆罪也然則或書人或書國何也書人所謂國亂無政矣書國則罪當國大臣也按傳文十二年晉從秦師于河曲上軍佐臾駢請深壘固軍以老秦師秦因患之矣[illegible]中[illegible]以作戰僨事者則君胥甲趙穿而趙盾之族子也其後臾駢知秦師將遁請迫之而當軍門呼止其軍者則胥甲父及趙穿也今若討其不用命而佯戰當以穿爲首若討其呼軍門而阻戰則甲與穿皆治可也而獨放甲父非盾之私其族子而不討乎桃園之逆志形于此矣故特因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爲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其會何也按左氏會以定公位也宣公篡立踰年臣子既從之矣然而位猶待定者其理逆也春秋以來凡弑篡之君已列會于諸侯乃不復致討書人請貨賂于晉可見矣夫討賊之義身無存沒時無古今不得赦也以列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戎狄率人類爲禽獸此聖人所以懼而作春秋也經書會于平州而討亂臣賊子之法與討其黨之法皆嚴矣

公子遂如齊 如齊何也傳謂拜成也宣公篡位遂爲首惡其初請于齊者書副介者罪得臣不能爲有無亦從之也而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如齊拜成文可削而不削者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以爲戒也後世人臣或內交嬖倖以固其寵或外結強與以爲之援至于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觀此亦可以鑒矣凡此皆直書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此魯賂于齊以免討也濟西何凡以賂取地者無論侵人地與復已地例書取如復濟西田于曹復汶陽田于齊皆與取防取鄗之屬同書取是也凡以賂歸地者無論復已地與與人地例書歸如[illegible]方出于爭魯與汶陽田于齊皆與歸濟西歸讙闡之屬同書歸是也然則歸賂于齊不書歸于齊而書齊人取何也特文以著齊罪也春秋誅亂賊之黨齊乃[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篡衆也予惡[illegible]出姜歸宣公立所不能釋討其亂而首與之會是助其爲惡矣況又因之以爲利乎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不討之而助之將至中國淪爲戎狄人類盡爲禽獸而其禍乃自不以義爲利而以利爲利啟之也孟子告梁王惟仁義之本蓋如此學者得經書取濟西田之意然後人知保義棄利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 始[illegible]來朝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illegible]見齊[illegible]侵陳遂侵宋以[illegible]見楚[illegible]按從楚書皆[illegible]入鄭何也楚鄭師以賂從楚也鄭本以[illegible]宋逆受盟而獲以此罪皆不足畏而遂盟于楚此其情蓋[illegible]已[illegible]侵陳遂以侵宋附外猶而來入中國則亦已甚矣故聖經貶鄭以貶楚也侵者貶然後知救者善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救陳何也鄭在王畿之中而附戎狄以出先聖之後而見侵過此門庭之寇有羽翼之者也晉能存見以攘戎故特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傳稱師救陳宋今書陳不書宋何也乃聖人例之也而以不討宋逆列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襲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外諸侯會盟王伐國特文棐林鄭地○此晉趙盾救陳而諸侯在會之也不列書同會而特書會晉不直書會晉趙盾而稱晉師何也經例盟王爲會則首列盟主大夫與會則殺列大夫今以大夫擬盟主既不可從盟主首列之例又不可從大夫殺列之例故特以殊會書之也不直稱趙盾

而約稱師者公羊謂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春秋宣書名爲貶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以會大夫是疑于君也但書會晉師而謹禮于敵之意在矣按傳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經不書楚救不與救也不書晉敗與晉也桓十五年公會諸侯于袲伐鄭本冀其助忽而終乃助突此諸侯會晉于棐林伐鄭庇其救患而遂與討罪所謂美惡不嫌同辭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小國在京兆鄠縣[illegible]崇何以侵也秦之所與也傳謂晉欲求成于秦乃伐崇以求之而秦弗與成也夫求成不以大義而伐其與國爲讒已甚而設此謀者趙穿也蓋穿有異志欲託伐國以專兵而當國者亦曲徇之也穿備納于河曲而歸官以呼軍門受逃獄君于桃園而上卿以不討賊受惡其有伏禍多矣今求成之非其道也顧從者哉

晉人宋人伐鄭 此棐林之役晉會四國伐鄭無功而再伐也陳衛曹皆不會獨合宋伐之者爲宋故也其皆書人何也宋實弒君雖列于會免諸侯之討若王法固不赦也而特與合兵伐鄭何以服鄭乎其書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傳乃謂晉侯侈宜子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也夫豈特晉侯之爲咎哉

甲寅 匡王六年崩 二年 晉靈十四弒秦共二衛成二十八蔡文五齊惠二 曹文十一陳靈七杞桓三十宋文四楚莊七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夫書獲始於此〇此鄭報再伐之師也其書宋及戰以責宋何也君子厚責已宋有佚罰久矣今見征伐初未嘗興義以謝之而首戰以取敗故無恕詞也凡書師敗績有不獲者書獲則師敗績亦明矣韓之戰書獲晉侯不書師敗績今書師敗績乃書獲宋華元何也凡君將不言帥師書君獲亦不言師敗績明君重于師也將卑師衆稱某師師書鄭獲亦必書師敗績明卿與師尊卑重也元帥三軍之司命也何以輕重若是既乎自軍事而言則以得將爲司命自國事而言則以得衆爲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從得臣怒其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其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治國治軍之道輕重不爽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按左氏秦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則經不書圍何也以秦而責晉也穿用師以役崇乃行其詐而無名之

師也秦報師以伐晉則晉其罪而非無名之師也夫世豈有欲求成于強國而伐其所與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而宣子久于當國又豈獨昔于此而從之者乎盾之情亦見矣春秋于前哉曰聖心書晉侵而特曰趙穿書秦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行私啟釁之意者深且微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按左氏晉趙盾救焦遂及宋衛陳侵鄭以報大棘之役也晉人何也不與其侵也其時楚圍焦救焦曰能救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乃還而經不書救不書還又何也不書救以怨晉而不書還以惡晉也趙盾納邾捷菑書不克納以美其改過今盾還不美之而惡而不書何也晉主夏盟何畏乎楚何避乎闕根乃春則鄭歸生承楚以伐宋夏則楚圍焦救鄭以待晉而遂畏楚避楚其曲以取辱甚矣豈昔納邾不克能自悔者之可比乎易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晉惟取宋以辟不討而又助之遂至中國之大不服于楚不競于楚春秋姑恕其去鄭不使而深罪其釋宋不討其垂戒于天下也切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靈公弒弟成公黑臀立〇趙穿實弒其君而書趙盾弒于盾者曰于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弒君非子而誰盾受而不辭經亦因而不革何也曰正卿當國之臣也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討復讎而不釋也恭役臣子之事於不然是盾實聞乎故僞出而縱賊不討也其弒穿之成乎弒則矣窓慘于意魏高貴鄉公見弒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爲天史者誅司馬昭不誅成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曰惟有進此不知其次直指昭也然則穿弒君盾爲首惡竹書孤討之而聖人責之乎若既臣賊子懼以復免而至恐無知如史太史臣爲之爲臣者誅乃君臣父子其不相爽以至于含誅也幾希弗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崩弟定王瑜立

乙卯 定王元年 三年 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衛成二十九蔡文六鄭穆二十二曹文十二陳靈八杞桓三十一宋文五秦共三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正月牛傷改卜四條始此

改卜又死傷二條始此乃不郊三條始此〇牛傷何以改卜也禮養牲必養二帝牲不吉則放稷牛而卜之故改卜也然則改卜何以必于正月也帝牲在于滌三月稷牲惟其郊以四月故卜必于正月也牛死乃不郊何也明與卜不從而不郊者異也魯三十一年襄七年三卜不從卜雖遠而牲皆如故也乃免牲可也成七年鼠又食角牲未成而牛如故也乃免牛可也而成七年五卜不從乃不郊襄十一年四卜不從乃不郊則非矣且免牲猶存郊之意而不郊并無免牲之文故牲在卜不從猶得以免牲書不得遂以不郊書若此則牛又死而無可郊矣故不郊也然則經書本條之義蓋此乎夫此不郊以牛死乃不郊也不然郊且盡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或不奔王喪而遂適他國或不治王喪而借行郊祀無王之漸若此類者不可言矣聖經連類備書其義自見而或乃謂不以王事廢天事也何哉

葬匡王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諸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渾戸門反陸渾戎允姓〇戎狄相攻不書此其志何也按地志陸渾戎在秦晉西北後爲

忝否遂于伊川王鄭之制戎夏雜處周官九服之制失在乎是役也楚子至洛觀兵于周問鼎之大小輕重世變極矣故特書以識亂華之禍

杜無王之萌也

夏楚人侵鄭 按左氏春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不經不書而今書楚人侵鄭何也始鄭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足與但也而遂從楚則非也今晉成初立鄭棄戎歸夏而又晉平是反之正也書楚侵鄭之罪則與鄭歸晉之善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見經始此張氏謂狄之別種有赤狄白狄潞尚赤衣故名地誌云今潞州系秋赤狄之地是也○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亦中國棟橈之時也

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遂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而今討之也經不書宋師伐曹以伸討賊之義而直書宋師圍曹何也討賊之義與端本之意並行而不悖也二族乃見逐衆其罪固可誅矣然二族與曹之師奚爲至哉宋文從弑殺母弟須及昭公子因逐二族夫子之作春秋法行自上書宋師圍曹而討罪誅逆之與與脩身睦族之道其輕重先後固自具其間矣蓋書法之嚴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穆公卒子靈公夷立○按諸侯五月而葬其遲速不以過者多矣然未有是月卒是月葬其速如是者也禮卜葬先近日後遠日懷其親也葬先遠日後近日避不懷也卒而即葬雖大夫士猶不得出也況諸侯乎以諸侯五月之禮而更降于大夫之三月士之踰月其爲不仁也尚忍言哉

丙辰 定王二年 四年 晉成二 齊惠四 衛成三十 蔡文七 鄭靈公夷元年弒 曹文十三 陳靈九 杞桓三十二 宋文六 秦共四卒 楚莊九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書平不肯特文郯肯 郯己姓國太昊之後十六年書郯伯姬來歸成七年昭十七年兩書郯子來朝今東海郯縣也向本小國後爲莒邑○莒郯相怨而平之義也因其不肯平伐而取之非義也夫心無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物必服况以齊魯之大國平郯莒之小邦乎然而莒人不肯者郯魯姻也其平之者非其所以平也奈何遂伐而取之哉修其身而天下不者君子也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者利心以平人國因其可得不乎春秋書此以戒後世之愛人敬人治人而有不得者其反求諸己斯可矣

秦伯稻卒 共公卒子桓公榮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靈公弒襄公堅立○按爲逆者公子宋爲之謀而從者歸生也而歸獄于歸生何也春秋誅亂賊之黨先見者亂臣賊子之動于惡者將以其身許君乎而不爲之奈也故君子欲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所以恒生而從宋爲無由求不可奪之節而因以獄歸之乎不立此爲柄生與宋並肯成之謂晉統大討與宋殺而授其元帥夫固以爲柄可不從一也叢諸軍政可不從二也乃不告公討之而抑其見者而從之何耶且其害宋日甚老稍偽殺之而況君乎是於背從生而與于無君之甚者宋之逆歸生成之也春秋特書歸生弒其君從世若司馬宗法處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賊而不至失身爲賊所制矣然則聖人書公子何也懲其未嘗討而歸以獄故書公子也春秋化工也學者盍則爲人與比之獄者歸公子者互推之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如齊多矣然宣四年五年九年十年皆比年如齊而十年又兩如齊何其亟也畏以齊

狀相謀而取濟以上地相賂而請會齊以與相從而求悅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而惟利是交而得謂以禮相來者乎觀明年齊國止公求賂則公處齊自安而致辱悔者基于此矣學者以類觀之可見

冬楚子伐鄭 按傳鄭未服而伐也然則二年書楚人侵鄭而此書陳伐何也高氏謂中國諸侯不討鄭弒逆之罪而楚與陳討之書之亦以病中國也然則春秋予之乎曰夫討不服之心也討不道者逆也五伯假之也聖人不以迹信心不以心信襲而功亞見矣

丁巳 定王三年 五年 晉成三 齊惠五 衛成三十一 蔡文八 鄭襄公堅元年 曹文十四 陳靈十 杞桓三十三 宋文七 秦桓公榮元年 楚莊十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齊見上文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高固齊大夫大夫自逆婦二條此○來逆子叔姬何也按左氏公如齊高

死于楚代與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乃不可乎吳人不衛君子以爲知禮乃者甚其上之謂邪其事未畢而復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當祭大夫卒二條始也大

北大夫卒祭猶繹特文祭樂書去二條始此有事亦謂禘也大音秦仲字遂名也平齋氏曰遂未賜氏然書公子遂不書公子季友而書字所謂季友仲遂生而賜氏者俗其官也及書公子季友遂不書公子仲遂何也遂惡逆重罪故貶之也惡逆不卒遂何以卒遂不當書卒而書以明當祭輟祭之禮初非爲仲卒也豈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告焉則不繹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不告者蓋敬于宗廟不欲以全恩于大臣今遂卒當祭而告告而猶繹非也萬者舞之總名文爲羽籥武爲干戚萬入去其籥之有聲者而舞其無聲者則又遂其非而失禮大臣之禮矣夫一仲遂也以其殺惡也則不書公子以明討賊之義以其位大臣也則書猶繹以明君臣之情且其殺臣以情也而情不廢義故夫其逆者之討伸而能其逆者之討亦伸其討逆以義也而義不掩情故臣無罪者之禮猶在罪臣有罪者之禮猶在蓋仁之至而義之盡也如此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戊子夫人嬴氏薨義見

晉師白狄伐秦白狄始見經○晉主夏盟率諸侯攘戎狄安夏乃與狄伐秦其幾矣秦怨幸釋不知反已修睦復起侵祟已非善補過者矣乃復會狄伐之何哉直書而罪見矣

楚人滅舒蓼舒蓼傳謂二國名張氏讀文五年六與蓼已滅于楚此如舒鳩舒庸舒蓼舒非五服諸侯北也戎狄自相攻滅與大敵于然而春秋必書者蓋滅之公舒也而此強楚江六關之國蠻夷于楚今又滅舒蓼及滑淮而起而强國益將爲中國患而斯民且被發左衽矣斯聖人之所憂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妾母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而與嫡母匹爲二夫人也附因其將謝廢

以三貶之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再書王而無天秦人歸襚特揭母而繫于是也今妾母敬嬴亦以夫人葬以小君而適母出姜出于齊竟葬不書即其對于齊遂若無夫人矣而又無因事貶之之文也其何以正名乎夫正其名于成風則所謂從同同也況宣元年逆夫人稱婦姜于齊稱婦所謂婦者有姑之詞不稱氏者妾姑之詞則敬嬴即稱爲夫人而元年書法已嚴矣豈以書葬無貶而沒之哉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不克葬二條始此○不克葬何以書紀也何紀爾喪事有進無退洛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還于西祖于庭則于墓實事則有進而無退者也雨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其不以制也禮下葬先遠日以避不懷也葬不爲雨止所以達不共也諸侯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禮大事則不然漆車載柩齊士盡禮也況有國家者而不事諸乎宜公之以非禮崇其母也亦甚矣循于所欲爲者而忽焉是治喪不以制而偷其親也故聖經譏之條見定十五年葬定公

城平陽平陽魯邑今泰山有平陽縣○高氏曰方農大興又城此以重困民也

楚師伐陳其役何也以晉新從鄭陳及晉平故也是役也傳言楚取成而還蓋陳與楚成不告于晉而晉亦不赦也此新以明年晉會諸侯于扈陳不會而晉討之與

辛酉定王七年

九年晉成七齊惠九衛成三十五蔡文十二鄭襄五曹文十八陳靈十四杞桓三十七宋文十一秦桓五楚莊十四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義見下文

夏仲孫蔑如京師聘于周也禮也然則貶矣當成十月八公親朝于齊僖之世公兩朝于王所一聘于京師經猶以爲禮也況宣公享國九年于茲朝齊者一往聘齊則又再朝于大下速戴固有成朝周天下賢之而公頻不能也故聘視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倍畔侵陵之兆起矣此經書蔑如京師美而實貶之意也一

齊師伐萊許氏曰赤狄北伐齊而齊不收伐萊不報伐而齊亦伐之其與强凌弱甚矣

秋取根牟杜氏曰東夷國也汪氏曰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所取地也陳氏曰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才端反函音咸欑函狄地○經例凡外會皆列書某某會于某今不列書而書晉侯會

狄何也獨僖三十二年之書衛人及狄盟也書衛人及狄盟爲

殊盟書晉侯會狄爲殊會此皆存狄內華外狄之義其後會與

五條並如之然則其會之可也中國有弑逆天王不能討則方

伯及諸侯之責也而[illegible]侯方謀會狄曾不如楚

之黨討徵舒也所[illegible]也

則觀經書殊會之意而[illegible]之責亦不可逃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illegible]討逆二條止此○稱人而不係[illegible]大之也

大惡人所同討而天子方伯之[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于成公忍與徵

舒共[illegible]且逾年矣而楚子討而殺之[illegible]大之也按左氏楚子爲夏

氏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而[illegible]先書殺後書入何也舜蹠之

相去遠矣而分在一念之善與利之間以義討[illegible]爲舜之徒

也故先之以[illegible]急于爲利[illegible]之徒矣故後之書法如此故

先儒謂春秋誅心之要典也或曰聖人大改過遂楚莊[illegible]能聽

申叔時之諫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

以楚莊既封陳而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其意固不可問矣

況又納其亂臣以制人之上下昭十九年晉人以幣如鄭問

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遂辭之爲討亂者而又助之亂乎楚

人重爲中國之亂而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

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臣止此一條○大夫書歸入不書納而此書納何也納者內不受而納之也

以義言之君去國內不受而納之可也臣去國內不受而納之

不可也以事考之二人從君于昏使諫臣見殺君見弑肆諸市

朝然後快也乃詭辭於楚託討賊復讐以自贖而楚莊又不察

而納之何哉故聖經外二子于陳而特書納以罪之也爲楚莊

者苟潔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

定君而去則雖入陳猶時雨之師不變不止之衆而不但無負

于伯討矣

甲子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十五鄭襄八曹文二十一陳成二杞桓四十宋文十四秦桓八楚莊十七

春葬陳靈公陳靈見弑閱三年矣討徵舒而後葬所謂賊不討不書葬也或曰賊雖討討之者非其子若臣也何以書

葬乎天下之惡一也本國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

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鄰之君長皆得討之所

以明人倫存天理也其子若臣不能討徵

舒而楚討之亦可以釋怨矣故書葬也

楚子圍鄭按公羊傳人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也楚子滅陳而縣之矣而經止書入其于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

道矣而經止書圍[illegible]不將其罪而末減之于上無天王下無

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者皆不能討而[illegible]能討之

[illegible]取大節略小過可也見陳滅而復封鄭入而不有乎

以楚莊改[illegible]近遠王[illegible]之[illegible]于以見春秋誅亂討

賊之大義而畧其迹

原心之[illegible]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按左氏晉

師救鄭[illegible]不以救鄭于晉矣又不言楚戰于邲而書晉及

楚戰使晉主其責何也陳人弑君楚討賊而晉不能討楚之國

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晉又與之戰則不可謂之知類也故

專責晉也其時晉六卿在大夫司馬者其官不欲勤民者三

帥也違令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者又何也古者元戎專

制閫外雖君命有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

人武子違[illegible]之[illegible]二將皆帥師[illegible]令曰七日不

克必爾于取之今林父既知無及于鄭而諸師又皆然其罪矣

乃先縠以中軍佐濟而不能以軍法治之且又畏失屬亡師之

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也非樂喪師而何哉故先縠雖誅而

緩敗績者特以林父主之此

勢無二上定于一之義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也○傳稱宋華椒以蔡救蕭經不書救者不與其救也不與

宋救將與楚滅于[illegible]蕭潰經書楚滅者[illegible]乃滅也不與宋救

以書宋而必書楚滅以罪楚也夫假討賊而滅陳[illegible]以討賊之

義重也未減而書入惡式已而入鄭經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減

而書圍若肆暴以滅無罪欲救之不得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

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illegible]人之法楚滅弦黃英江六蓼舒蓼

是不一書今莊王[illegible]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益復驕溢滅蕭

告威[illegible]中國[illegible]所滅國[illegible]書[illegible]

深而義彌至矣稱楚子者滅國不待再貶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衛地○盟皆貴卿其[illegible]人何也據程傳晉爲楚敗諸

齊怨成而晉援不可繼矣今公新立既爲齊難作丘甲又聞齊將出楚師因結晉過齊以圖吾國也自私謀而言宜公背與歸父謀去三桓宣公薨歸父以是見逐奔齊今季孫當國又惑齊之納歸父因假晉抑齊以圖乃宗也聖經敘人急念窒慾之書以謂則念不懲以私則慾不窒其失不待詞而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敗績不書戰特文茅戎戎別種○凡敗績必書戰而此不書戰何也先儒謂王師于諸侯不言敗績明侯不可敵于王以存君臣之大防也于戎狄不書戰明戎不可抗王以存戎夏之大防也不可敵不可抗者理之正其敵其抗者理之悖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績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是皆聖人筆削以尊君父外戎狄爲義非魯史之舊文也然則經義止此乎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于伐鄭康公不以懷信持國而輕于邀戎是失其所以君萬國禦四夷之道經書敗績而不言戰蓋以自敗爲之詞其自反亦至矣不書日者不書戰故也

冬十月

壬申 定王十八年 二年 晉景十一 齊頃十 衛穆十一卒 蔡景三 鄭襄十六 曹宣六 陳成十 杞桓四十八 宋文二十二卒 秦桓十六 楚共二

春齊侯伐我北鄙 魯自文公末年見伐于齊歷宣之世凡二十年不見伐至是又伐我何也初魯事齊謹雖齊君易世聘會不絕及宣十七年始盟晉于斷道而怨成成元年再聘晉于赤棘而讎齊與是役而齊亦爲鞌之戰憤兵相尚敵此無善惡亦不待貶而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衛師將侵齊而遇齊伐魯之師在衛是非茂假道之機即懷侵境之心也其與之戰而書及戰以責衛何也若其勝石稷欲還而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其言亦善矣遇齊師于齊境不侵而還猶可也遇齊師于衛境不戰而還不可也則其書及戰以責衛何也按宣十七年魯晉衛同盟于斷道將伐齊以雪一笑之恥是固未懲其忿矣且齊不待伐而先侵之是盆之忿也故遇齊師曾不保境入請而遽戰哉若似公而心則私春秋責之深以至者先儒所謂性命之文也豈徒用將焉于其逃求之哉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鞌齊地書會晉去齊五百里○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內師四卿並將若四軍然何也考其時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舍職以許如晉乞師又道晉師爲之道本不將兵而特書四卿者罪之也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增境內與師而四卿並出雖無人于公之側不恤也故將稱元帥累其副而今四卿皆書其示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例多受伐者爲主而此獨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恥幾氏毒衆茂及其君而怨猶未息乃至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也故以四國主之爲慣兵之大戒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袁婁齊地○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如師其盟一也然陘之役則書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之戰則書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楚陵諸夏齊桓仗義聲討威行江漢不待加兵而服其書來盟于師盟楚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袁婁則異于是諸大夫之于齊也徒欲雪一笑之恥非于殺人盈野非有矜恃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將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齊君之母蕭同叔子爲質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揖而去之郤克乃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爲請遂于袁婁而與盟則及齊盟者晉也故以及齊書之若此類見制敵莫如義而力不與焉春秋曲直之義輕重之權衡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文公 共公固立

庚寅衛侯速卒 穆公 定公臧立

取汶陽田 汶陽之田烏乎取取之齊也不係之齊何也吾故田而齊侵之晉取而歸之故不係之齊也猶似三十一年取濟西田而不係之曹之義也餘詳取濟西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 按左氏楚師侵衛以救齊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而不及鄭師經傳互異何也蓋三國皆以師從而陳蔡君幼孫從惟鄭首附楚陵夏故經特書也高氏曰鄭從楚而伐衛衛晉援戎與濫而攻其親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蜀魯地○前此楚大夫不書氏族書公子嬰齊楚自是與中國等矣按左氏魯衛從晉伐齊楚使衛救齊遂侵我師于蜀我賂納質楚人乃許平也今使衛則書而侵我師于蜀以下

則沒而不書何耶事書其重乎其以中國諸侯㕔列而與
夷狄之大夫會矣行父爲國上卿不能尊君安國而爲罪至此
者特肆其偏心而不知制也易云懲忿窒欲與時行也詩云不
忮不求其用臧也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考其行事反求諸己
則亦知
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
鄫人盟于蜀 按傳楚嬰齊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
鄭去疾皆國卿也其皆稱人何也結例凡內參盟
先書公卒內也次書王盟卒王盟曲今平盟非他乃楚也楚僭
王猾夏春秋黜之皆雖不能絕王其盟乃用戎變夏相率服從
而盟之則甚矣故皆人之也然于外君盟會以不信而諱不書
公者固也以不臣而諱不書公者翟泉也以從戎狄而諱不書
公者齊也今棄晉盟楚且以君會大夫而書公不諱又何也內
以諱爲貶夏盟戎君盟臣既諱公于僖十九年齊之盟與二十
七年翟泉之盟以示貶矣此盟不諱公而惟人諸
大夫人諸大夫卽所以人公也其示貶之意一也

癸 定王十三年 晉景十二 齊頃十一 衛定公臧元年 蔡景四 鄭襄
酉 九年 十七 曹宣七 陳成十一 杞桓四十九 宋共公固元
年 秦桓十七 楚共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左氏謀伐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
子偃禦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而經書伐不書侵且不
書其敗而各書爵何也深惡鄭而恕諸侯也邲之役至是十有
三年矣前此鄭忘晉救而乃卽楚背晉是用狄變夏也今此衆
侮盟楚而隨卽晉伐鄭乃用夏變狄也蓋蜀盟相率從楚至十
有二國中夏之盟主遂亡故聖經與其悔過恕其渝盟晉爵書
伐以正之而至于如楚告捷則心滋痛而不忍言矣凡聖人謹
戎夏之防而謹邪正之幾者其意曲以至如此諸國盟
不愼始與宋衞背殯以吉禮從金革又不待貶而見也

辛亥葬衞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書災特文一條○廟災而哭禮也常事不
書此何以書穆氏鞠曰新宮者宣宮也
不稱宣宮者主未入也丹楹刻桷皆稱桓宮主未入不舉諡故
稱新宮禮練而作主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而猶于寢主其

不恭可見而因以遇災而哭亦非禮之經矣或曰書有災其先
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主也雖未入而哭不亦可乎曰
先人之室蓋寢于斯食于斯會族屬于斯事死如事生哭之
禮也主未入未得爲宮況以緩入主致之而自貽伊戚也只例
爲
哉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
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書者葬無以懲其厚也
數其葬之月則信矣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
踰月葬殺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無危難何爲越禮踰時逮七
月而後葬故知二人之從其侈而棄君于惡無疑矣夫禮之厚
薄稱人情而爲之者也先君在殯而若若跂躍欠出境以從金
革哀情忘矣顧從侈以耀無知則惑也下逮秦漢竭民力以事
丘隴禍有不勝言者蓋世衰道微厲禁漸爍流極遂以至此春
秋據事直書而失自
見亦足爲永戒矣

夏公如晉 傳謂拜汶陽之田也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不朝
京師受王命歸而卽政而以拜汶陽往朝于晉亦悖矣
凡此類皆直書而義自見也○張氏曰汶陽田魯壤地之令不出
于王今爲此拜賜晉儼然受之矣而八年春復使此田歸于齊

不徒納傳
于晉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氏曰許恃楚而不事鄭故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凡圍自國邑八條始此魯自國邑七條始此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按左氏取
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服至于命將用師環
而攻之何也蓋于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所以棘
雖復歸故國不願爲之民與然則上之人當
務德以集民而不可殘民以奉衆也亦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咎如赤狄別種廧音牆咎音皋 ○家氏曰楚方攘蔡中原晉不務
修霸業圖其遠者既滅潞氏又
殄甲氏及留吁復與此役何哉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

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來聘始此聘盟五條始此○來聘而盟傳謂尋舊盟也劉敞謂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尋命以干先王之典也及者公也而不言公又以護公之越禮而二卿之抗也還者春秋所惡于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鄭伐許 鄭來號之義亦未詳張氏亦謂報役不已而狄之也范氏陽氏謂鄭從楚而伐衛我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也不于伐衛貶者惡不積不成名也何氏及程氏謂鄭附于楚數侵諸侯一年而再伐許自此式狄比爲黨故狄之也陳氏謂楚之伯鄭爲之自齊桓爭鄭于楚桓卒鄭始朝楚至辰陵鄭率諸夏而事楚至楚致晉于鄭乃盟十有二國之諸侯于蜀矣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衽也今以義推之亦皆未安惟杜氏謂爲闕文者得之

甲戌定王二十年 四年 晉景十三齊頃十六衛定二蔡景五鄭襄十八卒曹宣八陳成十二杞桓五十宋共二秦桓十八楚共四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來聘四條始此○傳云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襄公卒子悼公費立

杞伯來朝 傳云歸叔姬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是爲武仲

公如晉 按傳晉侯見公不敬張氏謂晉勝齊而驕也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鄆魯西邑家氏謂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爲東鄆乃莒魯所爭者也成十六年晉執季文子公待于鄆爲西鄆即此所城乃近于晉者也其城之何杜氏謂公欲叛晉故城此而爲備也則其無常而勞民亦可見矣

鄭伯伐許 此未踰年之君也不稱子而稱爵何也喪未踰年儼然在位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且又非有敵國之侵與覇主之徵會也其忘親甚矣不惡稱爵而稱之致貶絕也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 晉景十四齊頃十七衛定三蔡景六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凡出例書來歸若姬似出非出也按傳三十一年杞伯姬爲子求婦因歸叔姬爲杞桓夫人至是夫婦偕老皆六十以上矣况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將歸而杞伯朝已卒而杞伯逆喪以不賢出者乎雖非以不賢出從例書之亦以考也家氏曰此與悖義之出者不同必叔姬自不安于杞而求歸故經書其逆喪歸葬無貶詞

仲孫蔑如宋 傳云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按傳荀首如齊逆女而宣伯餽諸穀也高氏曰此非禮之禮也

梁山崩 山崩二止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按詩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言梁山奕然高大爲韓之鎮也而其後既爲晉滅大夫韓氏以爲邑矣今書崩並不繫晉者亦爲天下記異也然則左氏載絳人之語于禮備矣可行乎曰未也夫降服乘縵

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凡古之遇變而外爲此文者必有實心實政以將之若成湯之六事自責高宗之克正厥事宣王之側身修行是已徒舉其文而無其實變何可弭乎夫山川主于崩竭非小故也有世道人心之責者當惕然于斯而戒心修德以應之也亦明矣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崩子簡王夷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在陳留封丘縣北○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請成于晉而九國同盟于蟲牢蓋鄭服而爲盟也然則是盟得乎天王崩赴告在諸侯之策不以所聞之先後奔王喪而相率私爲盟會無王之罪不勝言也春秋比事屬詞之責學者以是求之可見

丙子簡王元年 六年 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七鄭悼二卒曹宣十陳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秦桓二十楚共六

吳子壽夢元
年前未詳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立宮二條始此武宮謂魯公五世孫武公之宮○立武宮何也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此諸侯之廟制也五世以上惟有功德則立之武公初無功德可宗至是歷九世十一君毀久復立蓋鄰遠有終之意乎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取鄟 鄟音專附庸國內書取國三條始此○國而書取者猶書鄟徐人取舒之例也凡征伐但收其土地曰取兼覆其宗廟曰滅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若覆其宗廟雖邑曰滅觀之夏陽書滅以之也猶在覆其宗廟而但收其土地雖國亦曰取取舒根牟鄟之屬皆書取是也而或乃謂國曰滅邑曰取經書取鄟取鄟之屬乃內諱滅爲取也有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滅而不諱也此其著明者抑臣之義雖甚大然非經之本意矣如其說則夏陽之邑何以書滅舒之國何以書取乎蓋亦不待辨而明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左氏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洛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伯宗不可乃止而經沒諸卿不言止書孫良夫侵宋何也晉帥鄭衛蠻夷之屬侵宋且將以襲衛而衛卿從晉侵宋國幾不保皆非聖人所忍言矣經沒晉不書見其無以主盟而諸國惟書衛又見其無以立國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夏六月邾子來朝 汪氏曰公即位始來朝也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叔肸子傳云命伐宋也

壬申鄭伯費卒 悼公卒弟成公睔立○凡赴卒必會葬鄭伯費卒不書葬何也蓋聖經削而貶之也其貶何也惡莫大于忘父逆莫甚于蔑喪四年三月鄭襄公卒而其冬鄭伯費乃以喪伐許且又非微令迫于難免也故經例喪未踰年稱子不稱爵而獨以爵書絕其忘父且蔑喪也今其葬亦削而不書者見忘父蔑喪之人理不得葬而其討不以生沒殊也其爲亂臣賊子之戒切以至矣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按左氏此晉命也經不書晉而並書二卿侵宋何也責魯亦責晉也前三年晉會宋衛同伐鄭矣五年宋使華元通嗣君矣又大年鄭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晉方帥鄭衛侵宋而又令魯侵之二卿令不能開陳禮義各使釋嫌而遽帥大衆侵之何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諸伯姬則此師非魯志明矣兵戎國之大事邦交人之大倫而不得已聽命于人也何以能立故書二卿並將所以責魯也責魯而晉在其中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嬰齊子重也楚書大夫將始此義見下文救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鄭云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欒書晉戎帥華而要齊乃因喪伐之宜聖人所深惡而經書鄭書代無所諱何也觀書晉救鄭而楚不侍爲矣凡書救無不善書救鄭而伐鄭之罪著矣是役也晉楚遇于繞角楚師還而晉侵蔡楚復救蔡遇于桑隧而欒武子遂還則無戰勝之功也亦何善之有曰北春秋之所以先善欒氏也兩軍將及伐鄭之師已退而必欲民人遂成矣雖于而稍格者得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壘而別者齊相也會晉爲而鄭服者晉悼也晉救鄭楚師還矣式卒不遷戰而知還也不亦可乎故經于晉侵蔡楚救蔡不而予楚伐鄭晉救鄭則書春秋之義乃以與晉而貴楚也

丁丑簡王二年七年 晉景十六齊頃十五衛定五蔡景八鄭成公睔元曹宣十一陳成十五杞桓五十三宋共五秦桓二十一楚共七吳壽夢二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鼠食牛三傳始見改卜牛又食特文免牛特文○鼷鼠又食其角何也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所異變也劉氏曰鼠小虫性竊盜咸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又尊物也以小虫食尊物皆周公之祀食而又食天意警之也諸說其知春秋之意矣

吳伐郯 吳見經始此郯音談己姓○吳始見經不稱爵而稱號何也狄之也雖于戎狄例稱號吳本泰伯之後國語命圭有命曰吳伯固伯爵也而僭王猶夏自居戎服則狄之聖人抑戎扶夏之義益嚴矣始見經稱號後與中國會盟書爵不過曰子又何也記曰四譯雖大皆曰子

夏五月曹伯來朝 汪氏曰公即位始來朝也

不郊猶三望 正月鼷鼠再食角乃免牛則固不郊矣今五月又書不郊者所以起猶三望之文也五月猶三望何也謂帝牛必在滌三月正月改卜牛四月郊而望已非特矣況五月乎既免牛而不郊則亦無望可也而猶三望于五月其爲失禮之中又失禮也何待言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 馬陵衛地。楚頻年伐鄭以其背楚而從晉也夏也與莊之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而書大夫書伐經無貶詞何也猶宣九年成六年書晉救鄭而楚之役鄭皆不荷貶也況是役也晉君親合八國之君爲讓我安夏之師又非但加宣九年之郤缺成六年之欒書乎然則宣九年成六年楚子親帥師而晉惟遣上將應之諸國不與今楚惟遣將而君乃親會諸侯以任其事顧相反又何也于此見楚猾夏之勢益熾而晉之汲汲焉懼不克救者更可見矣

吳入州來 州來小國屬于楚吳楚交兵始此。陳氏曰傳曰吳至楚始大通于上國其後盟于蒲晉景將會吳吳不至逆鍾離而後至盟于雞澤晉悼將逆吳吳不至逆戚而至夫吳不敢自列于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雖罷而黃池爭長晉亦不復覇矣吳入州來錄其始也

冬大雩 大雩書冬何也凡經書冬皆謂其首冬猶書秋皆謂其首秋也周正之首秋七月爲夏正之五月其八月九月爲夏正之六月七月是皆農時之戰旱故書大雩者在其時至周正之首冬爲夏正之八月其時農事將成或不雨而不爲災則不雩莊三十一年冬僖二年十月止書不雨是也或不雨而爲災則雩此年冬書大雩是也故曰此事屬有秋致也學者其可不考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云衛定公惡之而出奔也

戊寅簡王三年 八年 晉景十七 齊頃十六 衛定六 蔡景九 鄭成二 曹宣十二 陳成十六 杞桓五十四 宋共六 秦桓二十二 楚共八 吳壽夢三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書來言貶詞也何以貶之汶陽本魯田也魯失其疆不能正疆理于天王而徒恃大國之兵力脅而取之則取之不以道也晉今齊反魯衛之侵地齊旣從之矣今復命歸諸齊則歸之又不以道也齊貪其地晉亡其命魯亦悔于濺皆罪也無國以禮者無事于强而脅弱遂以歸齊亦可傷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許氏曰晉之侵蔡報楚之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害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內大夫如莒止此條。傳云逆也杜云因聘而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云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合禮不書此何以書納幣使卿非禮也禮惟其稱眾則悖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聘魯侯之嫁皆賢伯姬而致其厚也而越禮踰制則非所以重大昏矣故經悉書之以示法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殺同括[illegible][illegible]何也按左氏趙莊姬爲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同括將爲亂欒郤爲徵晉討之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則同括無罪爲孤姬譖而欒郤成之也以見晉之失政刑甚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錫命三止錫舊本作賜從公穀定作錫。成公在位凡八年矣召伯來錫命何也夫嗣君終喪而入見則有錫以時來朝則有錫獻王所嘉而獻功則又有錫而公釋服時初未嘗入見于王也況緣見乎且又未嘗有功以獻也召伯以畿內諸侯爲王卿士而來錫無貶詞何也凡書來錫則其貴公之不王與王之僭賞俱于言外見之矣其有大故乃更特文以貶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或曰亦誤文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齊子叔姬郯伯姬來歸各不書卒杞伯姬來歸則書卒何也爲九年杞伯來逆喪而書所謂錄其本末則書卒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傳云言伐郯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會伐郯何也罪晉而悲魯也按左氏士燮來言伐郯公以其事吳也賂之請緩師則會伐非魯志亦明矣且吳初伐郯季孫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夫當

之郛也。

城中城。中城者外城之中。襄十九年書城西郛則此豈郛以內之城也其書何也穀梁謂責其外民也夫莒恃陋不設備至使民潰而楚入鄆城池之守宜固也然苟無深仁厚澤以民效死不去即其爲守也徹而潰亦不免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以上皆設險之要務也其明政刑以肅之本德禮以固之而一人心而定民志者乃體險之大用也天子有道守在四譯諸侯有道守在四鄰舍此而求之四境猶末也中城云乎哉

庚辰簡王五年 十年。晉景十九卒 齊靈公環元年 衛定八 蔡景十一 鄭成四 曹宣十四 陳成十八 杞桓五十六 宋共八 秦桓二十四 楚共十 吳壽夢五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侵鄭何也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經不稱子叔而稱衛侯之弟者黑背實生公孫剽其後孫林父寧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故也此與書齊侯之弟夷仲年無異其爲後戒至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卜郊何以五也春秋書卜郊者四條襄七年之三卜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之四卜皆非禮也况又五卜乎禮凡卜不過三若卜郊不過二耳其禮于前月卜大月上旬之辛不吉則卜中旬之辛又不吉則止不卜而用下旬之辛矣所謂卜先近日後遠日也三卜至于五卜瀆爲甚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聞鄭立君乃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也

齊人來媵。亦媵伯姬也衛晉來媵九女之數備矣齊又來媵所以爲非禮也况又逾年乎

丙午晉侯獳卒。獳乃侯反景公卒子厲公州蒲立傳稱景公未卒州蒲五月先立以伐鄭

秋七月公如晉。是行亦奔喪也傳謂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不書諱之也夫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晉侯薨公奔喪送葬非禮也惟天子之事則可也或以止公送葬諸侯莫在晉人以爲辱而諱之則非也令諸侯皆在晉循送葬即不以爲辱乎殆不知不當任奔喪之義矣詳見宣十年如齊

冬十月。

辛巳簡王六年 十有一年。晉厲公州蒲元年 齊靈二 衛定九 蔡景十二 鄭成五 曹宣十五 陳成十九 杞桓五十七 宋共九 秦桓二十五 楚共十一 吳壽夢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傳云來聘且涖盟也餘見成三年

夏季孫行父如晉。傳云報聘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傳云修前好也

冬十月。

壬午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晉厲二 齊靈三 衛定十 蔡景十三 鄭成六 曹宣十六 陳成二十 杞桓五十八 宋共十 秦桓二十六 楚共十二 吳壽夢七

春周公出奔晉。周公名楚天子三公也○自周無出其曰出何也叛之也按左氏周公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以天子而下與其臣盟是謂君不君既已要質明神以入矣又背盟出奔以自絕也是謂臣不臣政教不行作逆自恣皆可見矣故書出以惡之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地闕○公羊作沙澤○此晉楚爲成而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宋西門之外盟不書鄭如晉聽成不書畏之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侵晉而不設備晉敗之也

冬十月。

癸未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晉厲三 齊靈四 衛定十一 蔡景十四 鄭成七 曹宣十七卒 陳成二十一 杞桓五十九 宋共十一 秦桓二十七 楚共十三 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來乞師見僖二十六年公如楚乞師猶小國之乞于大國也晉至夏盟

被會討貳誰敢不從而書乞師何也列國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役之天子必以王命率之春秋之世王政不行凡雖會討賦鎮命天王雖各拱以聽命初非心服也況受盟于晉厲卽力亦不足以假之乎經書晉侯使來乞師以與晉侯也此聖人以義正天下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公如京師朝特文一條凡書朝王之屬三條止義見下文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如京師何也朝王也十二公之世朝聘會伐歲勤于道而朝王之大禮自僖公再朝踐土而外鮮人覲于京師者今何以如京師而朝蓋因會師伐秦道自王畿故皆如以朝也諸侯因會伐而朝王則其先書公如京師而以伐秦爲遂事何也此聖人親筆明朝王爲重也古者諸侯即位長服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天子巡狩于方岳則朝春秋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列侯之朝覲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公如京師又不能成禮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至于此極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抑揚予奪以存君臣之義其義得存臣敬于君子敬于父天理行人欲消而大倫正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爲遂事之意也

曹伯廬卒于師。卒于師之屬四條始此卒于師二條始此宣公卒廬子成公負芻立○書卒于師何也凡君大夫卒在師日師在會日會然則等師也巢伯李卒書地此不書地何也死于事書地非死于事不書地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書如京師明如京師爲正也名也書自京師遂伐秦書至自伐秦明伐秦爲正也實也名實不相掩故書

冬葬曹宣公。

簡王十有四年甲申。晉厲四齊靈五衛定十二卒蔡景十五鄭成八曹成公負芻元年陳成二十二杞桓六十宋共十二秦桓二十八卒楚共十四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渠丘公卒子犂比公密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衛定公惡之而出奔何以歸也按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林父衛侯不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君其忍之故歸也書曰自晉明晉受其請遣逆臣又強歸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逆者姜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按傳鄭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入其郛許人平而經但書許伐者約舉之耳其詳不足書也高氏曰此著許之遷所見晉之不競也三年再伐之四年伐九年鬬今又伐焉使有霸主鄭敢兩兼乎明年遷于葉避鄭依楚明晉不足恃也而襄三年晉猶討其從楚何哉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宣元年書婦姜不氏此書婦姜氏何也凡稱婦有姑之辭嫡姑書氏妾姑不書氏故敬嬴爲妾姑則稱姜不氏穆姜爲嫡姑則齊姜氏聖人所以正嫡妾之辨者如此其與春秋初書歸賵仲子之義並嚴矣餘見宣元年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秦伯卒。桓公卒子景公立

簡王十有五年乙酉。晉厲五齊靈六衛獻公衎元年蔡景十六鄭成九曹成二陳成二十三杞桓六十一宋共十三卒秦景公○元年楚共十五吳壽夢十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嬰齊公子仲遂之子○禮以王父字爲氏而乃以父字爲氏稱仲嬰齊何也仲遂生而賜氏而其子乃書仲嬰齊書仲嬰齊而生而賜氏之失益明矣或曰嬰齊爲公孫歸父之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於是使嬰齊後之而以王父字爲氏也夫弟不可以後兄如其說也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不特昧仲遂生而賜氏之本末而其失春秋之義亦甚矣然則歸父何以不書仲歸父而書公孫歸父乎曰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事相逆也歸父如晉未復命而奔不得世其卿矣因以公孫歸父書之以不得世卿因書公孫而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之失更無不明矣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左氏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餘見下文執曹伯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春秋書晉執諸侯歸于京師者三條而此獨書晉侯之爵者伯討之正也何以
爲伯討之正以僖二十八年執衛侯歸于京師而晉侯稱人知
之也執衛侯歸于京師正也而爲臣以執其君非正也今執曹
伯非其比矣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方使公子欣
時逆曹伯之喪而公子負芻遂殺太子自立其罪著矣晉侯以
義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春秋執諸侯未有得正如此
者故獨褒之也然則一無貶與高氏云戚之會將討曹伯弗與
盟可也假他事爲會而盟既盟而執之可乎本文一無貶而合
上文則貶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美惡不嫌同辭此可以知
春秋之教矣。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爲鄭從晉盟而伐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
奔楚。經書奔而即反者二人宋華元鄭良霄也良霄即入鄭不再書鄭良霄而華元即歸宋再書宋華元緊而不殺何也
重其正也元之爲正何也按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
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氏汰而弱其公
已卑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
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此元之志于正也魚石
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功國人所
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遂自止元于河上元歸使國人
攻桓氏殺蕩山山魚石國然後定此元之行其正也正而書之
故以是時奔是時歸而詞緊而不殺者獨此與山不書氏背其
族伐其本也魚石自止元而出奔亦庶乎過
中之仁矣而其後乃叛彭城以叛君何哉。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
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楚邑殊會吳五條始此。吳以號舉而殊書會何也外之也會王世

子于首止而殊會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善
道于相于向于黃池而殊會外戎服不使與諸侯敵也夫太伯
至德實始有吳以族又周之伯父也今以號舉而于會猶外之
者罪其雄長蠻方僭稱王號而自絕于先王也成襄之間中國
無霸晉大國亦皆東向親吳蠻人蓋
傷之矣經義深切而著明也如此。

許遷于葉。葉晉摽許邑近楚。高氏曰許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也陳氏曰許願從楚雖楚遷之猶自遷也
故遷葉以公子申遷夷以公子棄疾遷白羽以王子勝皆以自
遷書之張氏曰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畏戎以求安者其失
外矣

丙戌 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晉厲六齊靈七衛獻二蔡景十七鄭成十曹成三陳成二十四杞桓六十二宋平公成元年秦景二莒渠丘十六吳壽夢十

春王正月雨木冰。書木冰特文。○雨而木冰何也雨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于草木者也今將至地乃冰著于
木明陰陽失其節而寒太過也。○高氏曰寒者
木而成冰上溫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草相反。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卒子成公嗣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傳書伐而經書侵何也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今附楚加兵于宋自是兵楚同利
中國諸侯之
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黶書魘。○傳云將伐鄭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地。○晉以中
國攘外戎而書及戰以者晉何也是時兩軍相抗晉勝亦幸爾
幸非持勝之道也況范文子立于軍門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蓋審其德也不是之憂以邀一勝其
後楚公殺而晉遂息驕至釁生欒卻胥國內大亂幾可傷矣聖人
謹華戎之防而尤審德力之用故書晉及以責之也不書楚師
敗績而書楚子者楚子親集矢于目身傷爲重故不書楚師此
亦君將不言帥師而君
將不書師敗績之義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殺側稱國猶殺得臣之義也然城濮之役楚子怒得臣之不用命而又使之是自棄其師與將也今君臣同軍將以救敗而側辭不能見是負君也而亦以國殺書何哉側素忠而善謀今已命軍吏蒐乘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聽命而不幸有此一眚也王亦飭戒其改過可矣而遽以意示之死且又僑止之也豈人君用人之道哉

秋公會晉侯齊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沙隨宋地晉不見公特文○會而不見恥也聖經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假出奔則書孫見執則書在屈已而盟外臣則沒公而書及叛盟而欺盟主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存人臣之禮然則是會晉不見公曷為直書不諱乎曰君子以仁禮存心而不愛横逆之至者也是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非禮式也晉聽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子背誓賂大勇于夫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今公何歉乎直書不見公而不諱者示後世以君子三自反之道守身應物之本也其乖訓大矣餘詳下刺公子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臣會侯伐五條始此王臣會伐三條始此尹子周卿士子爵○以王臣而會諸侯伐國何也自其名而言王命卿士率諸侯以討不服乃周官大司馬掌九伐以正邦國之法蓋桓文之伯烈不及矣此天下之大順大治也自其實而言晉侯上挾王臣下率羣侯以爭雄長其三伐鄭遣卿四出乞師而因以役王臣而為之用下失之亢上失之替果以王命與諸何失德乃圖乎此天下之大逆大亂也聖人深欲以逆從亂以亂反治故于本文正其名而不欲以順雜逆以治飾亂故于上下文存其實故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先儒謂春秋為化工信矣哉○高氏曰楚敗而鄭猶不服晉故數矣因假王命以伐鄭而以尹子主會也

曹伯歸自京師 諸侯歸皆名曹伯不名王未絕其位也王未絕其位所以眾王也書歸自京師言天王之釋有罪也負芻殺世子自立晉執歸于王不正與剌而又使復國則不但晉無以為盟主而王亦無以為其王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苕丘晉地○亦聽僑如之譖而執也詳見下刺公子偃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譖不行而奔也詳見下刺公子偃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魯許晉平而盟也詳見下刺公子偃

公至自會 上云會伐鄭此不云至自伐鄭何也鄭註曰伐而致會伐事不成也萬氏曰大夫執則至行父不至者公待行父偕歸焉舉公為重也公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及歸不可以伐鄭至故曰至自會也愚按書至之義二說不同以明秋公至自會推之註說為合蓋公固未與而是會實未成伐也

乙酉刺公子偃 內刺二條止○刺偃何也疑偃也按左氏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將會于鄢陵姜使逐二子公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使孟獻子守于公宮而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訴公于晉侯乃不見公此公疑偃之一也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又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晉人乃執季文子于苕丘此公疑偃之二也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之情而盟之于是歸刺公子偃而偃乃以疑受殺矣偃以疑受殺不可謂刑而內殺書諱書刺不失實耶經例殺大夫概不日而此書日義固見矣

丁亥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 晉厲七齊靈八衛獻三蔡景十八鄭成十一曹成四陳成二十五杞桓六十三宋平二秦景三楚共十七吳壽夢十二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衛成公曾孫○傳稱鄭子駟侵晉虛滑衛括救晉而侵鄭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柯陵鄭地○備前秋會伐之義也益一單子矣概言同盟尹單與盟也詞左氏曰尋戚之盟也穀梁曰謀復伐鄭也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會王也柯陵之會尹單始與諸侯盟自是習為常矣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吳氏曰方欲謀伐鄭罪而楚救巳
至諸侯畏楚而遁故書至自會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見之國氏召諸之
既公歸自會孟子訴曰高鮑將不納公于是
刖鮑牽而逐
高無咎也
九月辛丑用郊。郊之不時未有甚于此者故特書用郊也公羊
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師氏曰請王命以伐有罪宜糾率諸侯率
辭以征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耶
盟主乞師已爲卑況以王臣主
兵而言乞師其卑王室甚矣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亦前會伐
之意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至是乃書至自伐鄭則前此未嘗伐也
後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而經不
書圍者時楚公子申救鄭不成圍而遁也
假王命以伐而不能服鄭中國之不振可知矣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脤市軫反嬰齊公孫嬰伯也○穀梁
日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

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公羊曰非此月日也曷以此月卒之也
待此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今歸至貍脤
而卒待君命然後卒之也盧陵李氏曰二傳小異而大同獨杜
氏以爲誤恐杜氏是左紀麥亦誤也愚按李氏善矣陸氏亦謂
有誤而二傳不詳也今以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十一月當有壬
辰壬寅壬子之三壬及丙申戊申之二申而干支或一誤耳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貜音钁且音疽定
公卒子宣公牼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殺三郤何以書國也范文子嘗言
自鄢陵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錡犨至多怨于嬖倖欒書
復譖至而殺之也觀至將死猶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
上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即其言可見其賢
矣乃爲嬖倖譖之死何哉故以國殺書也
楚人滅舒庸。舒庸東夷
國偃姓
戊子簡王十三年
十有八年。晉厲八 齊靈九 衛獻四 蔡景十九 鄭成十
二 曹成五 陳成二十六 杞桓六十四 宋平三

蔡景四 楚共十
八 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執殺胥童蓋欒書中行偃殺之也胥
童與長魚矯爲君之嬖倖既與書謀
殺三郤矣今又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故二子
殺之君無道而用事者相殺故一以國殺書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厲公弑弟悼公周立○討賊春秋之大法
聖經合人心而定罪順天理而用刑未聞
嚴其所不當討而釋其所當討也故卿大夫弑君不但討里克
徵舒崔杼寗喜陳乞即趙盾亦討之公子公族弑君不但討州
吁慶父無知商人即公子歸生比亦討之世子弑君不但討商
臣般止許止亦討之比以順天定罪嚴其所當討也今欒書身
爲元帥親執厲公于匠麗氏使程滑弑公以車一乘葬于翼東
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而不獨罪欒書何哉聖人無私與天
爲一于許止歸生比猶討之嚴者以臣道責臣而于欒武子乃
責之寬者以君道責君也學者知聖人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
盡臣道之義相維而不相悖也而後可
與言春秋矣聖經豈釋書之爲賊者哉

齊殺其大夫國佐。殺國佐何以書國也慶克通于聲孟子鮑
且以譖得罪矣況國氏乃召而諭之者于殺
而書國罪
累上也
公如晉。傳謂朝嗣君也嗣君在喪初非受朝之時鄰國國喪止
有遣弔之禮公親如朝而晉受之亦直書而罪見也餘
詳宣
十年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伐宋以納魚
石猶入陳以納孔寧儀行
父也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寧行父不可納其納非也但
書納而納與所納者之罪皆見矣魚石似可納其所以納尤非
也但書納而納與所納之罪不多漏乎楚納寧行父納之斯已
耳楚鄭共納魚石而爲伐宋取邑是使叛也以偪君也故書伐
宋復入于彭城也然則不書入以叛而凡書入而冠以復何也
凡書入而冠以復者義未甚絕之詞綜春秋凡人臣去國書歸
于國者其事順歸而爲臣也書入于邑以叛者其義逆叛而不
臣也而書入于國入于邑而不書以叛者則順逆互相見故書
入以叛者絕之入者則恕之書入不書以叛者恕之而其中不
書復入者則恕之而正以絕之也二臣據其事不止爲叛而本
其情則初非爲叛石之止華元也甘自受罪以定國而盈之患
州賓也謀欲討惡以正家蓋其義近正而情亦可憫矣以一念

之不自固而陷惡至于如此則絕之者乃所以深絕之與此聖人欲人謹之又謹以遏人欲存天理之意而周于所謂幾善惡亦此也先儒謂春秋爲性命之書有以哉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傳云來聘且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杞朝六止此。○傳云勞公且問晉故也公告之于是驟朝晉而請爲昏。

八月，邾子來朝。傳云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築囿三條始此。○春秋凡興作雖時且制猶書重民力也況苑囿之娛乎古聖賢鑒沼鶴魚與民偕樂芻蕘雉兔上下同之而今築而爲囿是爲所以厲民也成公自朝晉而歸見大邦來聘小國交朝遽自以爲安而苑囿是肆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者此矣是後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皆自此始嗚呼可不謹與。

己丑，公薨于路寢。宣公薨于路寢襄公午立。

冬，楚人、鄭人侵宋。按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而經不書楚鄭救伐而書人書侵者貶其實叛以陵宋也是役也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曰欲得人莫如勤之成伯安彊自宋始矣于是晉師救宋而楚師還則其不書晉救又何也削楚救與伐而書侵則貶楚鄭而與晉可知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晉房乞師五條晉乞師四條止。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朾他丁反虛朾宋地。○左氏曰謀救宋也于是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卷之九　胡傳原本姜兆錫參義

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己丑簡王十四年崩。元年。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衛獻五蔡景二十鄭成十三曹成六陳成二十七杞桓六十五宋平四秦景五楚共十九吳壽夢十四。

春王正月，公即位。義詳文公元年。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按左氏非宋地而追書也書圍彭城者晉史舊文而書繫宋彭城者聖人親繫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寫爲繫之宋也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盟事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此與伐楚次匡事異而情同也齊率諸侯同伐楚而次于匡此晉自伐鄭而諸侯自次于鄫其事異矣則其情同何也夫鄭從楚助宋臣以虐其君不可謂義則晉伐鄭固以攘楚之義宜命于諸侯而諸侯次鄫亦以攘楚之義待命于伯主矣此皆所謂度義而行之者也是役也傳稱秋楚子辛救鄭侵宋而下文書遂不書救者楚念小國之附因與救鄭而侵宋此私情也而鄭守先王之化不可棄晉而從戎此公義也常人不能以公勝私情而聖人不能以私情虧公義則鄭不得寬其從楚之情楚不得干以救鄭之義經所以削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壬夫即子辛義見上。

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義見下文。

邾子來朝。義見下文。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剽匹妙反。○朝若聘禮也左氏謂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也然以上文觀之簡王崩赴在諸侯之策矣諸侯不以所謁之先後辨臣喪而邾方來朝衛晉方來聘其于王喪若秦越人觀人之肥瘠也非禮甚矣而乃以爲禮何哉後世與紀發廢臣慶君喪于殘父喪臨王誤唐之

至以日易月嗣君且安行之況列侯卿大夫士之屬乎其弊皆自春秋之世壊之而説經者失之也此亦屬詞春秋教也學者其可忽乎

庚寅元年 靈王二年。晉悼二齊靈十一衛獻六蔡景二十一鄭成十四卒曹成七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六宋平五秦景六楚共二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王 義見上文

鄭師伐宋 受楚命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襄公之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睔古困反成公卒子僖公髠頑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杜氏曰侵喪非禮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氏謀鄭故也時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善之是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諡也猶言齊歸也

叔孫豹如宋 傳云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故東虢之邑滅于鄭即制也。齊桓會三卒諸侯爲邢衛杞城國都夫虎牢初非鄭都且晉方侵鄭諸侯何以卒衆而城之也其邑險厲之下陽爲嚴險要害之地鄭有險不能守故諸侯城而逼之也齊桓卒城三國或再序或役凡戍沒不書而此列書諸卿何也齊桓有救亡之義而不無專封之嫌故深美其義而婉其其嫌正所以美之也若城人邑而逼之則功無可嫌而罪不容掩矣況上文三國侵鄭又六國會戚謀鄭今又十二國城鄭其人之多寡又有不得不詳者乎然則鄭無貶與鄭兼之從楚罪有可討但諸侯虞之甚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城郭溝池以爲固又六君子之所謹也鄭本據人邑而又以非禮失其險違何道哉故虎牢不書鄭蒙責鄭之不能有也而書人本末主

獨出義陳如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申何以書國殺也傳謂申爲右司馬多受小路以逼子重子辛而楚殺之則申有罪也然而猶以國殺書者所謂雖有罪惡專殺也

辛卯二年 靈王三年 晉悼三齊靈十二衛獻七蔡景二十二鄭僖公髠頑元年曹成八陳成二十九杞桓六十七宋平六秦景七楚共二十一吳壽夢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七伐吳始此

公如晉 杜注謂始即位而朝也按禮嗣君三年喪畢而朝于諸侯所謂世相朝也然是年公方六歲王則不朝而朝晉抑戒矣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因朝而盟書地特文樗敕居反長樗晉地也。朝盟而書地所以末減晉侯也汪氏曰魯朝晉而盟者四文公三襄公一也晉襄首以陽處父盟文公次自盟文公又次晉

自盟文公皆不書地蓋即于其國都也惟晉悼猶謀和諧特去國都與襄公盟故書地也是以能復霸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衛地。按左氏是盟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也首列單子者悼公自京師歸而得國假王命以求諸侯也葵丘之盟宰孔不與而特書諸侯盟以別之今單子兩與盟見悼公濟王官于諸侯所由與齊桓異矣會與盟異日而不再出地者并甚美惡則舉重也張氏謂其事不足于揚不得無葵丘首止再書地同也夫晉自悼公繼興霸業尊王攘戎之于桓文可謂盛矣乃比事屬詞初不及于首止葵丘之烈也況不及悼公者乎即是以推而孟子所云五霸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者意亦略見矣欲修吳好而吳不在會者傳謂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也結吳將以撓楚耳而吳之凌中夏亦不曾一楚也可勝歎哉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始此大夫與大夫殊會特文。此陳服而盟也曷爲殊盟爲其與陳袁僑盟也以其遊言大夫不得與諸侯

盟而大夫自爲盟禮也以其義言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此以衆大夫而盟一大夫非禮也春秋之褒美惡不嫌同辭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許事楚不會于雞澤故也餘見成十四年伐許

壬辰 靈王三年 四年 晉悼四齊靈十三衛獻八蔡景二十三鄭僖二曹成九陳成三十卒杞桓六十八宋平七秦景八楚共二十二吳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成公卒于哀公竊立○陳侯名午而魯襄公亦名午春秋作于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祖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于是乎有諱焉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名所獨也春秋參文質之中以爲親言如公薨書薨不地出奔書孫大夫殺書卒書刺之類事有當諱而諱之況于君之名乎所以放其文也以事文言如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戍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名可不諱而即不諱況于人之名乎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至以諱易人之名與易人之姓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

爲忠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高氏云爲鄫故也傳謂報知武子之聘者失之夫來聘越四年且公已親朝晉矣尚待報乎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杞姓成公之妾襄公之母也尊妾母爲夫人葬以小君與成風敬嬴而三矣

葬陳成公。

八月辛巳，葬我小君定姒。定謚也

冬，公如晉。傳謂如晉聽政也然適子侯王猶不朝矣比年勤于晉且又母喪也是亦不可以已乎

陳人圍頓。楚人使頓侵陳而陳圍之也

癸巳 靈王四年 五年 晉悼五齊靈十四衛獻九蔡景二十四鄭僖三曹成十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六十九宋平八秦景九楚共二十三吳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傳云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內大夫同外世子如聘特文○如晉何也傳謂穆叔覲鄫太子于晉以爲屬邑也備世子而不書及何也貶也禮諸侯之世子旅見于王則以皮帛繼子男今邦交之禮而以鄫世子次魯大夫之下非禮也故直書以示貶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善道吳地○經例內參會應稱仲孫蔑會某某于某今舍衛二卿並列而特稱會吳亦外吳也然則曷不稱魯卿及衛卿會吳也殆省文也註謂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也餘詳下會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壬夫何以書國殺也楚人討陳叛之故曰由子辛實侵欲焉則殺壬夫亦殺有罪也書國殺亦所謂雖有罪惡專殺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

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公至自會。戚衛地○按左氏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不書盟爲晉諱也晉楚爭盟而與吳盟恥也然則鍾離善道之會吳與號而殊會戚之會何以稱人而同會也傳稱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于是晉光使魯衛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則鍾離與善道之會皆諸國往會而主吳戚之會乃吳來會而不爲主也吳來會而不爲主則進稱人而同會以其順也諸國往會而主吳則貶稱號而殊會以其僭也聖人予奪之情見矣春秋中外之義明矣鄫人來會傳謂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也

冬，戍陳。書戍陳美之也經三書戍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此襄五年諸侯戍陳又十年諸侯戍鄭是也而獨與戍陳何也公子買爲楚戍衛晉討之楚救之魯殺買以說于晉而爲諱于楚曰不卒戍也經但書魯戍衛而不書楚之救衛不與其戍易明也諸侯戍鄭逼鄭也經書諸侯戍鄭而復書楚之救鄭不與其戍亦易明也今諸侯戍陳楚爭陳而諸侯復救之經上書諸侯戍陳下書諸侯救陳而與其戍亦易明矣程子謂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

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至以救陳善之也家氏曰既成之楚伐又救之善晉也餘見宣九年

成六年七年

辛未季孫行父卒季文子卒子宿嗣是爲武子○左氏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其忠也高氏曰文子歷相三君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文子沒其子宿嗣而後城費作三軍之屬因之則知文子雖專國而僭亂未啓也故季氏之强萌于僖大于成熾于襄昭極于定哀也

甲午靈王六年晉悼六齊靈十五衛獻十蔡景二十五鄭僖四曹成十一陳哀二杞桓七十卒宋平九秦景十楚共二十四吳壽夢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卒子孝公匄立

夏宋華弱來奔何以奔也傳言華弱與樂轡少長相狎轡以弓梏弱于朝君見而逐弱也然同罪異罰子罕因譏其非刑矣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傳云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鄫未滅何以書滅穀梁云鄫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云莒女有爲鄫夫人者欲立其出也故書莒滅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鄫不在莒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曰鄫固足責也莒以其子爲鄫後而滅鄫祀以有其國其與黃歇進李園之妹于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于秦公子迹雖殊而心則一也春秋特貶以絕之有以哉

冬叔孫豹如邾如邾止此條○傳云如聘且修平也

季孫宿如晉傳云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也趙氏曰前年會戚已令鄫大夫聽命于會即明不私屬矣今鄫亡自不關魯事何故來討據事情季孫初嗣位而往見伯主耳愚按鄫若滅以其立異姓爲後非國滅也無論屬魯不屬魯其不以亡鄫來討明矣蓋季孫趨國自往晉見而因以鄫故語之與當詳體之可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己未靈王七年晉悼七齊靈十六衛獻十一蔡景二十六鄭僖五卒六年曹成十二陳哀二杞孝公匄元年宋平十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

春郯子來朝郯朝二條始此傳云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魯卜郊合于四月而左傳孟獻子論此年四月之卜郊爲後時者何也魯無冬至大郊之禮而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則夏正之正月固周正之三月也考左傳家語皆云啓蟄而郊而漢大初以前以夏正二月啓蟄之節爲正月之中氣則夏正之二月乃周正之四月也然啓蟄節在夏正二月之望前者宜于周正之四月卜之而置閏之餘啓蟄在夏正正月之望後者不宜至周正之四月始卜之故獻子云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邾朝三條始此傳云亦始朝公也

城費費季氏邑也○城私邑何以書于冊也按左氏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費宰南遺因請遺城費夫文子相三君忠于公室而不斷其私及文子卒宿專國政畢小鄉之妄與是役季氏益張厥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于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城費乃强私弱公履霜堅冰之戒直書而義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內大夫如衛止一條○傳云報子叔之聘且辭緩故非貳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傳云來聘且拜武子之言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李氏曰圍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愚按經書圍凡四十四條而前此書圍二十六條成三年內圍棘襄元年內會圍陳皆書卿餘皆君五書國一書師三書人十五皆不書卿豈季氏畢指外圍而言與然圍國初非將卑師少所能也則前此書人當有君卿在而年遠逸之耳李說蓋未可泥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音委鄭地

地。左氏曰楚圍陳會鄬以救之也杜氏曰謀救陳而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七報反鄭地僖公卒弟簡公嘉立。鄭僖公卒三傳皆以爲弒則春秋何以書卒書卒明非弒也蓋傳以逃附之也夫三傳皆謂其弒矣然據左氏則謂子駟相公不見禮而使賊弒之也據公穀則謂鄭伯欲從中國諸大夫欲從楚而乃弒之也是其言弒已相矛盾矣況子駟不見禮何至弒君而諸大夫苟不欲從又何從之至鄵而始弒乎三傳又皆謂其弒而諱爲卒矣然據左氏則謂其國自諱之而以瘧赴也據公穀則又謂夫子不忍使戎狄之氏加乎中國之君而爲中國諱言弒也是其言諱弒爲卒亦相矛盾矣況聖人無毀譽皆其國有僞赴聖人顧從之乎苟其時有直筆如董狐者聖人獨反是又何以爲聖人乎且其事又有甚者凡經所諱者非諱而遂沒其實也聖經隱而不匿如內諱弒皆爲薨而不見弒之名是隱也然內君正終皆書地弒則書薨不地而自寓弒之實是不匿也若弒君而書卒一如他君之卒書卒于外一如他君之卒于外也其得謂之不匿乎即外諸侯不與內諱比然凡書弒之例書國弒與書人弒與書閽弒與書盜弒此雖罪下而首罪乎上者也若書大夫氏名弒與公子書名弒與不書公子但書名

弒與世子書名弒此則雖罪上而主罪乎下者也若大夫氏名之列皆身與弒乃至趙盾以不討賊而亦書弒公子書名之列皆身與弒乃至公子歸生以不遇弒而亦書弒世子書名之列皆身與弒乃至許止以不嘗藥而亦書弒其嚴如此今如左氏之義僖公實弒而直諱爲卒公子騑實弒君而遂沒其主名所謂嚴者何在乎如公穀之義僖公既不愧爲中國之君而反寬其弒之之人諸大夫既自淪于戎狄之民而反縱其討之之嚴所謂嚴者又何在乎然則如何鄭伯本病瘧又以瘧卒立其弟而諸傳因以逃附之也惟本自有疾故諸侯已會于鄵地而地主猶未在會惟又暴得疾故力疾得以見諸侯而疾篤卒以未見其不立子而立弟也則以諸大夫有嫌或其弟適在會而遂扳而立之耳程子嘗言讀經有二要以傳考經之本末以經定傳之眞僞今諸傳獨逃沒經如此先儒趙氏李氏皆辨定其失故愚亦謹論之以爲窮經者酌焉餘詳昭元年楚子麇卒哀十年公子陽生卒

陳侯逃歸逃三條止此。逃歸何也陳逃會而從楚猶鄭逃盟而即楚也而陳之罪視鄭甚矣鄭從楚猶以王命陳從楚誰命之乎先是諸侯既戍陳今楚來伐諸侯又救之況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又莫不承聽也乃不大申儆備令太子君寧親聽命于諸侯而竊逃歸即楚何哉夫義路也禮門也鄭伯逃盟猶未幾乞盟而陳侯輕棄中國惟戎蠻是暱自是中國會盟無陳焉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而失其正也特書逃歸以罪之春秋之義可謂深切著明矣

(丙申)靈王七年 八年 晉悼八齊靈十七衛獻十二蔡景二十七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陳哀四杞孝二宋平十一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吳壽夢二十一

春王正月公如晉傳謂如晉朝且聽朝會之數也汪氏曰晉襄嗣位八年而三朝晉悼立未十年而魯四往朝是皆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也悼公改命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按傳主兵者子國子耳也而貶稱人何也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子產謂其禍也詳見下伐鄭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邢丘邢國衛滅邢晉又取其地也○其會何也晉悼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聽命于會也然按經文上書公如晉下書公至自晉其時公在晉也而不書公按傳季孫宿會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皆諸侯之卿也而又皆書人何哉蓋內不書公諱之而諸國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若朝會之大不自爲政而委于下是以名器假人而失其政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大夫爲盟君若贅旒然夫豈一朝夕之故哉故魯公在會而書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在會而皆貶書人見諸國之皆失政也其時獨鄭伯親缺提于會而鄭伯乃與晉侯並觀則春秋辨上下以定民志之義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傳云疆郠田也莒滅鄫而鄫田接于魯疆界不明故伐以正之也○王氏曰見莒強魯弱而盟主無威也許氏曰好齊盟而伯討不加聞晉方患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按傳楚伐鄭，鄭及楚平。不書平，罪鄭也。齊宣王問交鄰有道乎，孟子曰：惟智者能以小事大。以小事大者，畏天而保其國者也。鄭介于晉楚，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謂宜明政守禮以保封境，而子耳子國無故加兵于蔡以怒于楚，不修文德而有武功，子產所謂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者此也。是以鄭侵蔡獲燮備書，以罪其生釁。而經書公子貞伐鄭，不書鄭及楚平，因以見鄭之屈于楚而不信也。餘詳盟戲。

晉侯使士匄來聘。傳云拜公之辱，上告用師于晉也。

丁 靈王九年。晉悼九，齊靈十八，衛獻十三，蔡景二十八，鄭簡二，曹
酉 八年。成十四，陳哀五，杞孝三，宋平十二，秦景十三，楚共二十七，吳壽夢二十二。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傳云報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宣公夫人，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穆諡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鄭地。○其盟何也？明鄭服也。按傳楚伐鄭，子駟及楚盟。令晉以諸侯伐鄭而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以圍鄭。鄭恐，乃行成，則是伐之而服，乃許其成而盟也。然考其時，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是聽，而或異志者，有如此盟。而鄭公子騑趨進曰：自今鄭國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則是服猶未服，即盟猶未盟也，而以為鄭服何耶？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暴言有禮，雖盟主不得以力屈，而其時知武子以義佐君，屢與諸侯伐鄭，楚救至而不輕戰，楚師遂屈，亦庶乎善勝之道矣。故後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按傳楚伐鄭，鄭又及楚平。會楚莊夫人卒，未及定盟而歸，而經不書平，不與鄭之與楚平也。

戊 靈王十年。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蔡景二十九，鄭簡三，曹
戌 九年。成十五，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三，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音查，楚地。○戚不殊會，何也？彼來會而此往會也。詳見會戚。○汪氏曰：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敢屈吳，而往與之會，已為過禮。今悼公伯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往王吳以為會，則舉天下皆宗之矣。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興，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甯愈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遂滅二條始此。偪音福，又音逼。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此楚之與國也。孰滅之？晉師在會，諸侯滅之，以通吳晉之道也。其書遂何也？罪晉也。德威未能服遠，帥諸侯涉楚會吳，而道用師以滅人國，且以其君歸獻于武宮，中國之禮義盡矣，非伯討也。或以捐地與宋，不以自利稱之者，蓋不揣其本矣。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高氏曰：以宋受偪陽故伐也。鄭背夏盟而從秋伐夏，罪不待貶

矣。

晉師伐秦。荀罃主師而但書師，畧之也。家氏曰：諸侯惟宋事晉謹，不即救宋，乃更伐秦，故畧之也。高氏曰：晉不結秦以攘楚，而棄秦以資楚，失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汪氏曰：屢同晉悼之盟，而屢乘間伐之，其無忌憚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駕之一。義見戍鄭救鄭。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書盜五條始此。書盜殺四條，盜殺大夫三條並始此。○稱盜何也？惡盜也。左氏謂求名而不得也，又惡上也。穀梁謂弗以上下道也。惡盜也，亦惡上何也？按左氏，騑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夫五族微矣，作亂尊殺，罪固不勝誅矣。然鄭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方將談笑折衝，為國屏翰，乃至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于朝，亦何以解哉。故稱盜者，惡盜亦惡上也。騑偪

晉爲司馬輒爲司空皆不書爵何也盜殺例不書爵也。臣曰不稱某殺其大夫某而稱盜殺某明其不以上下之義例爲言也盡言國之政教不明致盜爲患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城虎牢不繫鄭戍虎牢則繫鄭何也深罪諸侯也向城虎牢鄭非諸侯然猶謂鄭不能固其險附將城斯邑使守之而絕楚道以爲被彊至是伐而復戍則驅師扼險以逼之者彌著矣故既以虎牢繫鄭明非諸侯所得有而又書楚救鄭以寡之寡在楚則罪益在諸侯矣蓋鄭從楚而諸侯伐楚救也楚猶救鄭而諸侯不能保鄭非義也晉悼令主也而徵文互見如此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公至自伐鄭

己亥十年 靈王十有一年 晉悼十一 齊靈二十 衛獻十五 蔡景三十 鄭簡四 曹成十六 陳哀七 杞孝五 宋平十四 秦景十五 楚共二十九 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作三軍 晉作軍特文。何言乎作三軍也志三家分公室之始也三軍魯之舊也何以言分公室之始乎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僖公時史克頌其復周公之宇而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說者謂千乘爲大國車賦之本數法當用十萬人可作八軍而約用其三之一車三百七十五乘卒三萬七千五百人以制三軍詩人或言千乘或言三萬蓋互言之故知三軍者魯之舊也然車謂之公車則臣無私乘徒謂之公徒則臣無私民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乃廢公室之三軍三家各分其一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也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至于此極春秋過書其作與舍而昭公之失國定公之無政皆灌于此凡以見政權之不可去公室而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義並見前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侵宋非果侵宋也乃鄭疲于晉楚欲固從晉而爲是謀也欲固從晉則謀侵宋何也按傳鄭大夫曰不從晉國且亡晉亟爭鄭楚將避之何以使晉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從晉也于是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之師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從晉矣故侵宋也然則鄭計得乎此舉也非計也夫疲于晉楚于庫固于侯蔡獲焚時見之矣與從諸大夫之役雖若從子產之正且此計後如得應者亦幸晉悼能以誠除其詐耳不然吾見其斃于干戈未已也故曰巧詐不如拙誠善矣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義見下文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亳城鄭地。此諸侯自同盟而鄭未與也何以見鄭未與也晉悼公五代鄭元年伐鄭遂城虎牢而未服九年伐鄭鄭同盟戲而又叛自是三駕與而十年伐鄭戍虎牢及此伐鄭盟亳城始成而未盟惟此下代鄭會蕭魚始與會以盟于蓋前此戲之盟鄭公子騑爲載書後此蕭魚之會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盟皆其明而亳城之盟書十二國是亳城鄭不與盟一證也蕭魚之會書公至自會而除書公至自伐鄭是亳城鄭不與盟二證也盟戲後楚子伐鄭會蕭魚後楚執鄭使而盟亳城之月鄭乃從楚伐宋是亳城鄭不與盟三證也皆或謂亳城鄭亦與盟又或謂戲與亳城皆不與盟蓋未考與

楚子鄭伯伐宋 鄭從楚伐宋何也鄭成而未盟是以從楚初非既盟而即叛從楚也按亳之載書曰或閒茲命羣神羣祀七姓十二國之祖殛之十二國謂晉宋衛曹齊莒邾滕薛杞小邾也若鄭與盟則十三國矣自舊說失考而并上下之義亦失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此三駕之三蕭魚鄭地。晉會伐鄭何以又書會于蕭魚也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而鄭又使王子伯駢行成也傳稱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不書盟而約其會蕭魚于伐鄭入盟之時見鄭未即可信而晉悼能推誠以信之也方行成而先入以盟既出盟而同心以會而又盡歸鄭囚以微之而禁侵掠使叔肸告于諸侯以同之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是公謀于魏絳以息民獎于知武子以釋楚故三駕而楚不能爭雖城濮之績不遠是矣故下亦書公至自會而與亳城以上書至自伐鄭者異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霄字伯有公孫輒之子。○傳稱鄭使霄如楚告將服于晉而見執也。杜氏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也。執之譏也。既成而復書故書在蕭魚下。汪氏曰前此悼公四伐鄭始而盟戲則楚子伐鄭繼而戍虎牢則公子貞救鄭又繼而盟亳北則楚鄭伐宋御至會蕭魚僅能止鄭之一叛而不能出師以蓋勢窮力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敢抗也。

冬。秦人伐晉。高氏曰秦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也。家氏曰是役也戰于櫟晉師敗績而經畧晉敗不書不與秦之為楚伐晉也。

庚子靈王十一年。十有二年。晉悼十二。齊靈二十一。衛獻十六。蔡景三十一。鄭簡五。曹成十七。陳哀八。杞孝六。宋平十五。秦景十六。楚共三十一。吳壽夢二十五。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自救其邑。[illegible]始此書遂入者[illegible]台[illegible]邑[illegible]耶耶[illegible]縣有台亭。○[illegible]故鄆國也。救台救成則自救也。圍台而救台猶進矣。其遂入鄆何也。大夫無遂事。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惡宿之專而惜[illegible]時也。台者魯所得專闕外此為境外言也。台在邦域中而專[illegible]無君也。昭見遂定無正矣。豈一朝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宗師壽夢也。壽夢卒子諸樊立。○吳書卒例不書葬猶楚書卒例不書葬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汪氏曰傳言伐而經書侵貶也。

公如晉。傳謂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趙氏曰大國一使聘即親往朝是無寧歲也。而左氏言禮也。一何謬乎。

辛丑靈王十二年。十有三年。晉悼十三。齊靈二十二。衛獻十七。蔡景三十二。鄭簡六。曹成十八。陳哀九。杞孝七。宋平十六。秦景十七。楚共三十一。卒。吳諸樊遏元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邿音詩。小國。今任城亢父縣有邿亭。○按傳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也。以救始而以取終其惡不待貶而顯矣。或曰魯乘亂滅之以為附庸不言滅者內大惡諱其辭。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冬。城防。防臧氏邑也。○李氏曰莊二十七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也。十七年齊高厚帥師圍臧孫于防則城防蓋為臧事之備與

壬寅靈王十三年。十有四年。晉悼十四。齊靈二十三。衛獻十八。蔡景三十三。鄭簡七。曹成十九。陳哀十。杞孝八。宋平十七。秦景十八。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向式亮反。向鄭地○為吳謀楚而會也。魯書兩卿晉鄭各一卿餘皆書人何也。晉盟主也。魯敬命二卿會晉故列書于會。鄭書公孫蠆蓋會于其地而為主耳。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皆慢不備故人之也。然則魯使以兩卿可乎。凡君命使卿為客大夫為介使卿上客禮也。季孫宿以

卿為介而不嫌叔老以卿介宿而不避蓋交譏之矣。雖晉自是輕幣而益敬其使安得以此而失君命使人之體哉。美惡不嫌同辭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傳謂報櫟之役也。齊崔杼宋華閱不書貶也。汪氏曰此晉秦七十年之兵爭所終也。是役也十三國帥重兵以壓秦境而將各異心功績蔑有。晉悼公怠于晚政而諸卿專恣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獻公衎奔齊衛立公剽。○衛侯衎失地不名非寬衎以深罪孫林父與甯殖。衛侯鄭失地不名非寬鄭以深罪晉文也。故凡奔歸不日獨此奔歸皆日。聖經重二臣出君之罪以深為亂臣賊子懼者亦明矣。然則春秋出其君者多矣而獨深罪林父與殖何也。逼君莫此甚也。考公之未出而使子蟜子伯子皮來盟則皆殺之。又使子展又殺之。公既出又追公而敗公徒于阿澤。庾差二人又追射公若非其師公孫丁御公則公為殺矣。凡春秋書出君者多矣。非

宥加此者乎。瀰其始公孫文子寓惠于衛獻既戮日所不
召而射鴻于圃文子之子劊入公飲之酒而又戰巧言以怒之
公固失矣公之出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夫人定姜曰有罪
若何告無也公之爲失又不能權矣然以二人遂逐其君至于
此極而使無特文以討其罪曾誅亂臣賊子之義而出此哉夫
君君臣臣此兼責君與臣之義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
尤專責臣之義也故寧殖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在諸
侯之冊曰孫甯出其君而聖經不直書孫甯出其君誠以君自
奔爲文者以深責君也若失地不名奔歸皆特書曰者則深責
臣也此春秋之教化專屬詞而所謂非聖人莫能修者也或乃
不責余新而輒爲之詞
以自相矛盾也亦辜矣

莒人侵我東鄙傳云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傳謂報庸浦之役也按是時吳不出而遇于棠殿吳要擊而敗之獲公子宜穀而經
不書者畧之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戚孫林父邑。○于是林父立公孫剽而晉會于戚以定之也襄聯之際大夫纂君之禍晉實爲之悼公之德衰矣

癸卯靈王十四年

十有五年晉悼十五齊靈二十四衛獻弁十九殤公剽元年蔡景三十四鄭簡八曹成二十陳哀十一杞孝九宋平十八秦景十九楚康二吳諸樊三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魯地聘盟書特文聘盟六條止

此○猶朝盟書地之義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如齊逆不書歸京師何也畧詞也大昏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而以畧詞書何也
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故畧
之也夫卿往逆公監之逆后之禮也傳稱官師從單靖公逆王
后于齊單靖公公也劉夏爲官師明非卿也經書劉夏而
不書單子所謂合禮則不書不合禮則書春秋之例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成遇皆魯地○何以伐我圍成爲我貳于晉也書救成至遇則
公畏齊不敢至成也郛者城之外城其城之何也爲成衛也此
孟氏之邑也何以叔孫季孫城之以備齊爲名也春秋凡書城
築皆以勞民爲重務而凡帥師而城者尤大書之也況二卿以
師城之乎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傳云邾伐我告于晉晉將爲會討邾及莒而晉侯有疾乃止也高氏曰邾貳晉與齊而黨于莒故來伐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甲辰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晉平公彪元年齊靈二十五衛獻弁二十殤二蔡景三十五鄭簡九曹成二十一陳哀十二杞孝十宋平十九秦景二十楚康三吳諸樊四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古闐反水名。○諸侯在而書大夫盟何也志變也大夫主會盟征伐久矣傳
公牡丘之會諸侯既盟而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
之大夫救徐襄公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
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其會盟征伐猶自諸
侯以及大夫也今諸侯皆在而獨書大夫盟非其比矣書大夫
而不名又何也亦變也大夫專政亦多矣前此二年春正月會
于向爲十四國之大夫夏四月會伐秦爲十三國之大夫冬會
于戚爲七國之大夫其會盟征伐大夫皆專之國史猶以其名
書之也今概言大夫而不一名亦非其比矣蓋晉悼沒晉平初
立盟主未震而大夫益張巨惡積于至微而趙籍韓虔魏斯爲
諸侯而廢晉靖公之勢見矣有國者謹于禮而不敢忽此春秋
以示後世
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執以歸二條始此。○傳謂以我故執以歸也凡執有不以歸以歸未有非執者
也然伐敗入滅而書以歸易詞也服而以歸也但書執以歸不
易詞也未服而執以歸也凡伐敗入滅而書以歸者始執之而
後自從以歸耳故稍爲易詞而經概不書執也若伐敗入滅而
又書執以歸則又易而不易詞矣蔡世子有是也高氏曰不歸

京師而執以歸已則不正而以討人非正也

齊侯伐我北鄙。高氏曰齊已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此許請遷于晉晉會諸侯遷許因許悔而伐之也晉主兵曷為首書會鄭伯也陳氏曰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李氏曰士縠主垂隴趙盾主新城而書宋公荀偃主伐許而書鄭伯一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傳云穆叔如晉且言齊故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勿敢忘穆叔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

乙巳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晉平二齊靈二十六衛獻二十一滕三蔡景三十六鄭簡十曹成二十三陳哀十三杞孝十一宋平二十秦景二十一楚康四吳諸樊五

春王二月庚子邾子牼卒。牼音坑宣公卒子悼公華立

宋人伐陳。高氏曰陳自逃歸以後不與中國盟會宋因請于晉而伐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石買石稷子因田及曹境被詬而伐之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魯地弁縣東南有桃虛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防臧紇邑○傳云齊人以未得志于我故齊侯伐我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高氏曰華臣大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避不適讎陳乃宋讎而奔焉尤非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杜氏曰齊未得志于我邾助之也薛氏曰乘齊之圍報執之讎也

丙午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晉平三齊靈二十七衛獻二十二滕四蔡景三十七鄭簡十一曹成二十三卒陳哀十四杞孝十二宋平二十一秦景二十二楚康五吳諸樊六

春白狄來。書來猶介葛盧書來之意也劉敞曰戎狄于中國無事其于天子世一見諸侯則不得通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敗盟伐曹宜討也而晉因其為使而執之則非矣故書行人以罪之

秋齊師伐我北鄙。師穀作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書同圍存文○凡圍未有言同者此言同圍者何也齊侯環背盟棄好肆暴虐施于五來侵伐不足報而據逆未已觀凡與兵搆怨者有加甚故同圍之也圍齊則其以伐齊致何也大其伐之義而免其圍之罪也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也

丁未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晉平四齊靈二十八衛獻二十三滕五蔡景三十八鄭簡十二曹武公勝元年陳哀十五杞孝十三宋平二十二秦景二十四楚康六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祝柯齊邑今齊州禹城縣○圍齊之諸侯還自沂上而盟也其盟詞曰大毋侵小語其詞則亦善矣

晉人執邾子。傳云以其伐我故也

公至自伐齊。義見上。
取邾田自漷水。漷音郭。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孫氏曰：成二年書取汶陽田，不言齊田，魯地也。此書取邾田，明非魯地也。家氏曰：左氏云疆我田，亦復舊疆也。而經云取邾田自漷水，蓋因復舊疆，挾諸國之威多取田于邾也。愚按：邾雖有私從伐鄭之罪，但已爲魯會伐齊，罪應末減，只責令歸舊疆足矣，就之而多取其田，則甚矣。且亦非所謂大毋侵小之義也。
季孫宿如晉。傳云拜師也。高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按傳，晉欒魴帥師從伐齊，而經不書者，貶之也。高氏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于齊，霸主不討林父而反與伐齊，霸業可知矣。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靈公也。子莊公光立。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穀，齊地。書乃還，特文。○書乃還，何善之也。古者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帥師，權其義而制之，所以成君德也。世道衰，衆有作利人難以成其私者衆矣。士匄乃有不伐喪之義，謂非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匄焉不禀帷而歸命乎介也。曰：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猶欲禪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專制境外、不從中覆之意矣。況喪必不可伐，又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哉。故聞喪乃還之爲善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文伯之子孟獻子也。子速嗣，是爲莊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殺厚，何以書國也？厚輔事易嫡，雖亦有罪，然廢嫡者君，而崔杼殺之，已許矣，況又殺而分其室乎。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殺嘉何以書國也？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于西宮，嘉知而不言，既又起楚師以誅去諸大夫，楚師在于純門，至是嘉專國政，而子展、子西率國人討之，則嘉亦有罪矣。然不能正以王法，與衆同誅，是亂也。況亦利其室而分之乎，故稱國也。
冬，葬齊靈公。齊靈數伐我，而往會其葬，可謂仁而有禮矣。
城西郛。西郛，國都外之西郭也。何以城之？拒齊也。汪氏曰：觀此則所謂中城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衛地。從屬晉，今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此齊及晉平，盟于大隧，而魯叔會范宣子于柯也。高氏曰：魯猶畏齊，故爲柯之會，以自固也。
城武城。武城，魯邑，今泰山南武城縣。○何以城之？懼叔，謂叔孫不城武城可以不懼，而城之也。城諸己乎？苟能信賢修政，則且含一旅矣，含本而亟末，是殘民也，厭役子游等或城而以禦敵，只害矣夫。
戊申。靈王二十一年。晉平三。齊莊公光元年。許靈公二十四。蔡九年。二十年。衛殤二十九。鄭簡十三。曹武二。陳哀十六。杞孝十四。宋平二十二。秦景二十四。楚康七。吳諸樊八。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左氏曰：及莒平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音纏。澶淵，衛地，在頓丘縣南。○左氏曰：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許氏曰：祝柯以來，既執其君，又取其田，而今復伐之，甚矣。況澶淵方盟乎。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稱國殺，何也？燮守義而見殺也。其守義何也？按左氏：初，蔡文公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文公畏楚，未及行而卒。景公立，楚人使蔡無常，燮求從先君以利蔡，可謂義矣。而用事者乃不順我而殺之，何哉？蔡人殺而稱國殺，凡此類皆聖人以義起者也。公子履其母弟，奔楚將以自理也，然身不能正國，退而避害可矣，乃反懼禍而叛于戎乎，罪亦不免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何以奔楚也？按左氏：慶虎、慶寅畏黃之逼，愬黃于楚曰：與蔡司馬同謀。于是楚以爲討，而黃出奔也。書陳侯之弟者，罪累上也。書奔楚，猶懟奔楚自理之意矣。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政，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陳

衰力不能正也。則國何恃而不亡。

叔老如齊。杜氏曰齊晉有怨朝聘禮絕今復脩好息民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傳云報向戍之聘也。汪氏曰季自晉盟以後連歲與晉齊邾莒交兵不遑朝聘故向戍來久未報也今始平于齊遂交鄰以尋舊好耳。

己酉靈王二十年二十有一年。晉平六齊莊二衛獻二十五蔡景四十鄭簡十四曹武三陳哀十七杞孝十五宋平二十四秦景二十五楚康八吳諸樊九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如晉。傳謂拜師及取邾田也。拜師謂拜伐齊之師取邾田謂拜反田之命。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地奔三條始此。庶其邾大夫。漆閭丘二邑。今山陽南平縣有漆亭又有閭丘亭。○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之也。莒慶以大夫卿昏而書皆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啟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雖小國之大夫必書以譏之也。二邑庶其采邑受之于君何不書叛也書名書以地奔而庶其之竊邑叛君其罪見矣。于時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叛臣之地義不可納況不告君而擅納之乎。何不書納也書以地來奔而書之貪地受叛與季氏之背君罔上其罪皆見矣。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何以奔也。按傳盈母欒祁范宣子之女也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愬于宣子曰盈將為亂懼害于主宣子使城著而逐之故奔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頻月日食二條始此。

曹伯來朝。曹朝五止此。傳云始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任音壬商任地闕。○左氏曰錮欒氏也義見下沙隨。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二十有二年。晉平七齊莊三衛獻二十六蔡景四十一鄭簡十五曹武四陳哀十八杞孝十六宋平二十五秦景二十六楚康九吳諸樊十。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杜氏曰子叔齊子也。高氏曰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是為子叔敬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沙隨宋地。○左氏曰復錮欒氏也。按古者大夫去國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凡所以厚倫理也。今盈有罪而逐矣分不念世勳逆掉執之分諸侯無得納焉過矣。楚遂申公巫臣于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也晉將棄之何事錮焉其賢于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追舒即子南。○稱國殺何也。劉氏曰楚子與追舒之子謀殺其父而其子亦[illegible][illegible]非罪也故以累上之辭言之也。

辛亥靈王二十二年二十有三年。晉平八齊莊四衛獻二十七蔡景四十二鄭簡十六曹武五陳哀十九杞孝十七宋平二十六秦景二十七楚康十吳諸樊十一。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夏邾畀我來奔。畀我邾庶其之黨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虎寅何以書國殺也

叔孫豹如京師如京師三[illegible]止○傳云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也

大饑書饑三條止○宣兩書饑此獨書大饑何也古者餘九餘三之政無論矣卽以荒政言之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作粥溢以救餓殍或興工作以活流亡凡殺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財俟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者皆其具也而是年秋有陰沴之災冬書大饑觀宣之世抑甚矣蓋上之人毫不爲之備以致此極也故書之以爲大戒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五年晉平十齊莊六衛獻入二十九殤十一蔡景四十四鄭簡十八曹武七陳哀二十杞文二宋平二十八秦景二十九楚康十二吳諸樊十三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傳云報孝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弑弟景公杵臼立○齊莊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經不書及何也凡書及者以義事君而不苟于從逆者也十人苟卽此義則君過於棠姜必不肯從君于昏同入崔子之宮矣晏

平仲曰爲人臣者君爲社稷死則死若爲己死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十人逢君惡爲私暱而以勇力鬬死乃所謂嬖倖之臣雖殺身不償責也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是會復將討齊也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長正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而晉侯乃遂許之成何也夫晉本將報朝歌之役而爲會也旣聞莊公之弑宜聲討賊之義謀于齊衆以置君定國則方伯之職修矣乃納賂不討而以賄成是黨亂賊也蓋觀下文同盟于重丘而春秋之大義隱然見于言表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報陳侯會楚子伐鄭之入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諸侯卽夷儀所會也重丘齊地曹州東氏縣有重丘故城○爲會三月矣但書同盟明其受賂而釋不伐也不待貶而罪見矣

衛侯入于夷儀鄭伯突入于櫟衛侯衎入于夷儀其入一也則其或名或不名何也鄭忽世嫡居正突以不正奪之未幾爲蔡仲所逐矣忽復歸而突又入櫟以逼之意安歸乎故特書名以絶突也衛衎輕蔑棄卿失守社稷固不爲無罪然始以正立而其出也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從義猶未絶也經止書爵而不名此聖人恕其改過遷善不輕絶人之意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鳩國名偃姓于時滅國書大夫始此○按傳楚伐舒鳩吳救之楚敗吳遂圍舒鳩滅之吳救不書救不成救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而伐之也鄭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子產對之士莊伯不能詰乃受之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卒弟餘祭立遏卽諸樊也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有居巢城○伐國不名遏何以名爲卒名也門于巢卒何也吳子將伐楚門于巢巢人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也必

詳書之何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稱甲入國則不馳詳書其卒譏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詳書之者亦罪巢輕以一矢相加而不飾城以請也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二十有六年晉平十一齊景公杵臼元年衛獻入三十殤十三弑蔡景四十五鄭簡十九曹武八陳哀二十二杞文三宋平二十九秦景三十楚康十三吳子餘祭元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殤公弑獻公衎復歸衛○經例一君奔一君立而其後奔君復國者其所立之君雖弑不書鄭子儀以爭立其弑不書鄭忽以嫡立其弑亦不書凡以一統紀也綜衛獻在內在外凡三十三年統紀未絶而其間剽立見弑經何得獨以弑君書况喜文殖將死遺命喜納獻公以免出君之罪獻公出入皆以爵稱歸又以從輒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則剽以亦不得成其爲君而喜之罪也未減矣而衛以弑君書又何也非以異例伸剽乃以特例討喜也夫君臣者無所逃于天地之義也乃于衎則父殖出之子喜納之于剽則父殖立之子喜弑之是夫之不若而二百四十二年所未有也故聖人以特文書之用討萬世人臣國上無君時廢時立之大罪而後益知聖經之爲化工也崔光

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況任私意爲廢立乎後
世如范粲桓彝殺身而節不奪者蓋有會于春秋之義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叛五條始此○入或書復或不書復何也書復入者義未絶也止書入者義絶
也傳稱孫林父以戚如晉而經書入于戚以叛者以戚如晉即
叛矣○陳氏曰凡叛賤者不書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
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
豎以盧叛皆不書必卿叛而後書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衛侯衎奔齊入于夷儀皆不名而歸名衛侯鄭奔楚執于晉侯皆不名而歸名
名之義也其歸雖從失地名之例而歸書復猶義未絶之意此
又聖經使人改過而欲其進于爲善也若其得國以後失信無
刑猶夫人也其自棄
甚矣特書日義見前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傳云晉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澶淵近戚地○是會晉趙武宋向戌之屬而經多
書人何也貶也爲其討衛以爲戚田且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
與孫氏也胡氏曰貶稱人爲助孫氏也鄭良霄獨不貶者鄭伯

爲衛侯故如晉即非擁君而臣是助矣家氏曰晉平爲此會舉
天下之人臣使之盡叛其君也伯者無他主持名分而已林父
據邑叛君而取西鄙田以益林父晉亦何利而爲此蓋晉
之諸臣皆當時之大夫各爲私計而君不悟良可慨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才不反○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按傳宋寺人伊戾爲太子內師無寵譖于宋
公而殺之則賊世子者寺人耳而獨甚宋公何哉凡譖之行于
宮闈也必先有變倖蠱惑于內而後有近習依附于外然後變
惡一發而夫婦父子之不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故晉
獻之殺申生宋平之殺痤直稱君皆春秋正其本之意也

晉人執衛甯喜甯喜當討之賊也而執稱人何也不以討賊執之也高氏曰晉非討其弒君也爲其伐孫氏而
殺晉戍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靈公卒子悼公買立○何以卒于楚也傳云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
歸矣故
卒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傳云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乃伐之也

葬許靈公

乙卯靈王二十六年二十有七年晉平十二齊景二衛獻三十一蔡景四十六鄭簡二十曹武九陳哀二十三杞文四宋平三十秦景三十一楚康十四吳餘祭二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杜氏云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
許人曹人于宋是會也楚與晉爭先乃先楚而經先書晉何也春秋不以外戎先中夏楚先陳鄭諸小侯猶可
言也楚先晉齊諸盟主不可言也此會于宋之序與會
于辰陵若申之序比事屬詞之義也餘見下文盟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嘗坐弒君之罪矣其殺也不如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以討賊之詞書而稱國殺
何也初衛侯使與喜約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則其信固不
以義矣衛侯既復國患甯氏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
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是猶欲復其不以義之信也而公孫
氏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遂殺甯喜而尸諸朝何哉故子鮮曰

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懲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
不亦難乎然則其殺非討賊也故不稱衛人殺而稱國殺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喜殺而鱄奔何也衛侯之入也使鱄與喜約既殺喜鱄病失言遂出奔也鱄奔晉託
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
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遂終身不
仕其傳[illegible]
罪衛侯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與會一地也曷爲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
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而楚屈建
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自是晉不專主盟中國諸侯兩向而朝
楚及昭二年申之會戎蠻之君纍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
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左師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
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矣聖人傷人倫之滅中國之衰皆
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以此之也或者乃以
宋之盟中國不出外戎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而善此盟也
其說謬矣○陳氏曰此晉楚同主夏盟之始也成十二年宋華
元實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然而不書
其盟者猶曰特相盟也兩國之好非天下之大變也于是始以

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我夏之辨聖人定哀之春秋將以與楚終矣敍晉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辰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晉平十三齊景三衛獻三十二蔡景四十七鄭簡二十一曹武十陳哀二十四杞文五宋平三十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卒吳餘祭三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傳謂衛人討甯喜之黨而奔也

邾子來朝傳云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傳仲孫羯即孝伯○傳云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傳謂崔杼之黨以耆酒亂色爲癸何殺逐而奔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如楚朝條始此○按傳公及宋陳鄭許如楚者夏族見于楚自此始矣不言三國經例外諸侯朝不悉書也故書公朝王所見大朝王業之衰書公如楚見中國伯業之衰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崩子景王貴立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卒弟郟敖麇立○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非同一月而閏十二月之卒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丁巳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三十三卒蔡景四十八鄭簡二十二曹武十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三十二秦景三十三

楚郟敖麇元年吳餘祭四弑

春王正月公在楚凡書在四條始此○正歲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特書公在楚者外爲強鄰所制而不得歸內爲强臣所逼而不得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其外制而內逼何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是外爲其鄰所制也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討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人矣至內爲其臣所逼也時公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則經于載前網正之時而書公所在乃示後世臣子戴天履地當有天威不違顏咫尺之意而不可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家而不恤君父之危以圖富貴之安者乎餘見宣十年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獻公卒子襄公惡立

閽弑吳子餘祭餘祭卒弟夷昧立書閽弑特文○不稱弑其君而稱弑吳子何也閽者守門之寺人也穀梁謂不稱名賤也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然則其見弑何也曰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閽弑吳子餘祭閽罪不足貴亦書以見吳子之失左氏謂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弑之亦譏無恥近刑人狎敵邇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杞桓爲杞城緣陵前自後凡列諸侯而不序今晉平城杞而列序諸卿何也凡小國不能存率諸侯而城之皆美其得救災存國之義而獨惜其有遷國專封之嫌故列而不序隱約其詞以深致責備賢者之意也今晉平徒以杞所自出而城之豈誠小國之患災是恤德過于齊桓而美之哉見古帝王篤親睦族其序先父族次母族又次妻族此堯典所爲作也晉平主夏盟不能修文襄悼之業獎王室恤宗周而徒夏肆是屛可謂知本乎並經例有功而無過者則深美其功而書之特詳如城郱再序三師是也有功而有過者則婉惜其功而書之不盡如城緣陵而曰諸侯凡城楚丘沒諸侯不書是也若今功不掩過則據事直書而自見矣聖人何容心哉

晉侯使士鞅來聘士鞅即范獻子○傳云拜城杞也馬氏曰謝城杞且使我歸侵杞之田也

杞子來盟此爲歸田而盟以固之也晉杞子貶其替也凡來盟皆大夫杞子親之替也季氏曰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而盟也晉治杞田非出于公義魯歸杞田亦非出于誠心故杞子親要結之耳

吳子使札來聘。吳來聘惟此條。○札者吳之賢公子不稱公子何也。札雖賢而辭國以生亂。故因來聘而貶之以示法。遂其生亂何也。吳子壽夢有子四。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札其季也。壽夢賢季札。欲立為嗣。札辭不可。乃立諸樊。諸樊既除喪。致國于季札。又辭之。諸樊乃舍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及季。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昧立。夷昧卒則季子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可也。乃辭位以逃。而夷昧之子僚立矣。于是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季宜有國。不則我宜立也。僚烏得為君。乃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因故曰季子讓以生亂也。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賢夷齊。則季子辭位獨不為賢何也。齊之德不越夷。其合長者立。物私意也。諸樊兄弟無及札者。其立札公心也。故夷齊讓國得仁。論語賢之。而季子辭位生亂。春秋貶之也。世衰道微。臣弒君。子殺父者有之。季子辭位將使貪夫廉。爭夫讓。然而春秋以生亂貶之者。聖人以聖之達節望季子。而不徒以賢之守節取季子也。昔泰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纘統受命作周。不以此泰伯之讓伯邑考也。當季子之時。爭弒禍興。殺師也。何皆其讓階之。若季子者可守可也。較諸聖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春秋所以貶也。或問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諸國禮殊中又許其稱名。而札何獨為貶乎。曰春秋冬變例。聖筆有特書制。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字。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特文也。若季札讓國。孔子亦賢之。必亦以特文書之矣。今乃以名紀。乃楚椒秦術無異稱。殆是不以其讓國為賢也。公子喜時守節讓國。春秋亦賢之。而于季子望之深。責之備。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于時中。然後能與于此。春秋之人。其能修之歟。不信夫。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止高厚子也。北燕姬姓。周召公奭之後。今薊縣。書北燕始此。○按傳稱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而經書奔者。蓋見逐而倉卒于放而非放與。傳謂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及也。

冬仲孫羯如晉。傳云報范叔也。

戊午 景王二年 三十年 晉平十五 鄭簡二十三 齊景五 曹武十二 衛襄公惡元年 陳哀二十六 蔡景四十九弒 杞文七 宋平三十三 秦景三十四 楚郟敖二 吳夷昧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于委反。罷音皮。傳云通嗣君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固景公。弒子蠆公。般自立。○傳謂蔡景為世子般娶于楚。通焉而見弒也。義見後傳。于詳謂。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伯姬何以卒。卒于災也。穀梁謂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又吉亦如之。遂逮乎火而死。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或以為伯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婦道不明。其能守死全節見于春秋者。宋伯姬一人。以夫為綱者所知也。○汪氏曰。共姬以著其賢行。觀天下之婦道。非或者所知也。○汪氏曰。伯姬以成九年歸于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寡居三十有四年。其年蓋六十餘矣。雖曰避火全生。未害其貞。然君子之道過于厚。小人之道過于薄。春秋賢伯姬。蓋深著其秉節不渝。使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于造次顛沛之頃者。知所儆矣。豈曰小補之哉。

天王殺其弟佞夫。君殺三條止此。○按傳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勿知。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則殺王弟者五人也。而書天王殺其弟者。罪在王也。張氏曰。王者之道治有序。政有紀。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其終欲廢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有以也。

王子瑕奔晉。吳氏曰。瑕亦與聞乎儋括之謀者。懼禍及而奔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叔弓叔老子。諡共姬義見前。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其奔而入而殺何也。按左氏良霄汰侈荒酒。諸大夫皆惡之。公孫黑因其醉伐之。遂奔。而良霄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故死于羊肆也。入不稱復者。書入戚入南里入蕭入晉陽之屬。皆明其義絕也。不言以叛。襲國以伐之。叛不待言矣。并不若入戚入南里入瀹入晉陽。各皆以叛者據土背君。惟以自保也已。

冬十月葬蔡景公。義見下文。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書災故特文○晉及諸侯之大夫而書人且諸侯大夫不書明諸侯無以爲諸侯晉無以爲盟主而貶之也會救災而貶之何也以葬蔡景釋大賊不討而徒救災貶之也經例賊不討不書葬蔡景何以書葬子般之葬父爲弑逆掩也諸侯之會葬則舊其弑逆也春秋時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盟赴而不會者今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舊會其葬是恩禮加于般而不以爲賊也人類之異于禽獸中國之貴于戎狄者以君父之倫未滅耳蔡景滑倫敗化死不足責世子般弑父弑君而不之討醜忠者滅君親非小變也故會于澶淵之大夫皆書人貶大夫以深貶其諸侯也又書宋災故特致其貶之義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鮮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與會于稷書以成宋亂畧同況縱世子之弑逆亂縱人臣之弑逆又甚乎況蔡世子弑君并非戎討之是世子爾臣比乎晉主中夏世子弑君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會其葬而不討君輕書災如宋者亦多矣則務所焉謀更其所喪而歸以財何謂知務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請討曰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之徒皆上卿執政者也而聞于大小之義如此世衰道微邪說交作至于此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而或謂或貶與書所爲之義離如矣

己未景王三年三十有一年。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二蔡靈公般元年鄭簡二十四曹武十三陳哀二十七杞文八宋平三十四秦景三十五楚郟敖二吳夷昧二莒犂比三十五弑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襄公薨世子野立楚宮亦臺下類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內嗣君卒三條止子野卒弟昭公稠立。○子般子赤見弑而卒皆非正卒也子野過毀而卒正卒也而皆書卒何也子般之卒也下書慶父如齊夫人孫邾以見其弑而子野卒之下無異文也子赤之卒也上書遂得臣如齊下書夫人歸齊以見其弑而子野卒之上下皆無異文也且子般卒閔公不與弑故其立也不書即位以譏之子赤卒宣公與弑故其篡也書即位以其之若子野以毀卒有命立昭公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是正終正始之文也

己亥仲孫羯卒。孟莊子之子孝伯也子貜嗣是爲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諸侯來會葬二條始此○來會葬何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謂親至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謂使至也春秋之諸侯于王宜親至而不至謂之無王同盟于諸侯宜使至而親之謂之失己據事直書而義見矣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犂比公弑子展輿立○經書莒人弑明通國之人之所弑也按左氏傳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父也而春秋[illegible]不書莒世子展輿弑其君而乃書莒人弑其君何也夫經不可背也趙匡謂傳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之字爲以字也或又謂經載莒弑君凡二條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曰莒君黜世子僕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來奔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傳曰莒君廢展輿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趙說雖有理而謂傳文兩條皆誤以字而又皆改以字爲之字恐未然也愚按趙說尊經背傳亦用其說而又不能無或者之疑今考古文以已字通叄以當讀作已非之誤爲以也如此則經傳皆通而世子因弑篡竊有虧討賊之大義者亦具其中矣餘詳文十八年。

春秋卷之十　　　　胡傳原本 [illegible]

昭公 名稠襄公子母齊歸世子野同[illegible]
孫于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薨于[illegible]

昭

庚景王元年晉平十七齊景七衛襄三蔡靈二十鄭簡二[illegible]
申四年十四陳哀二十八杞文九宋平三十五[illegible]
楚郟敖四卒
吳夷昧三

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成襄之書即位上無所承內有所承也襄公薨世子野立以毀卒而立母弟公子裯是為昭公其時穆叔言公有童心不可立然則公受誰之命以立而亦書即位乎胡氏謂其書即位者有子野之命矣是亦有得于正始正終之義也春秋比事屬詞之書學者當以是推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虢鄭地。齊惡公作石惡招音韶 公子招即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公子者其本稱也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是會尋宋之盟也宋之盟楚人先歃若狎主諸侯是會宜晉為先而楚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晉許之若楚重得志矣然春秋每書必先趙武而聖經戎夏之大閑灼然矣

三月取鄆 鄆音運莒邑。傳謂季孫宿伐莒取鄆而經不書帥主名也或曰季孫宿伐莒取鄆莒訴于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叔孫豹晉人以豹為賢而免之不書宿伐莒取鄆蓋不悉書為內諱也曰非諱也凡書內取邑公不諱況臣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其廉反。鍼何以奔按左氏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遂出奔也然則其書秦伯之弟何也鍼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秦伯之弟者罪累上也春秋以義方之教望人父以翕合之樂望人兄父母有愛天倫泯沒身破之不哀況兄弟乎大舜之于象周公之于管蔡道不同而道同故稱秦伯之弟罪累上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悼公 莊公子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音魯大鹵晉地今太原晉陽縣。晉自厲公敗狄于交剛悼公以來狄師不出至是再書敗狄何也晉彌衰也敗狄之為喜何也悼公之伐戎也魏絳諫曰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從戎失華毋乃不可乎公聽之以和戎而伯業復振悼公卒平公復事于狄而伐鮮虞滅陸渾伯業不息矣周宣王之北伐也詩人美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太原在禹服之內狄來侵而攘之不窮追也今以狄為事又毀車崇卒詐誘而敗之豈所謂王者之師哉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先言齊無知弒其君後言齊小白入于齊先言莒人弒其君後言莒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弒之辭也先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寧喜弒其君先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弒其君與弒之辭也辭在前後異有大小故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忽氏以國則突不稱鄭羈氏以國則赤不稱曹國無二君也

下文氏展輿以國去疾則為以國氏之乎展輿與弒君去疾因齊人莒以討弒君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然則展輿方踰年去國而不稱爵例也其與乎弒君而無特貶之文何也非無特貶也著乎去疾之能討賊則展輿為當討之賊矣庸待再貶乎

叔弓帥師疆鄆田 書疆田特文例云因莒亂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九倫反郟敖卒兄靈王虔立虔即公子圍。按郟敖麇卒左氏謂圍弒之而繼則經何以書卒也書卒明非弒也左氏以迹附之也其附之之迹何也圍聘于鄭禮不得逆命而反即問君疾欲問之得請可也既不請而反矣又為赴于諸侯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則志于為君其時公子比出奔晉而其後慶封又為言以聞于會是皆附之之迹也況其初與夏盟緋滿為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皆知其僭于王乎然則何以知其非弒也宋祖將薨晉王侍疾固有燭影斧聲之疑矣既即位輒改名兄又不保其皇弟及太祖之諸子故或者以弒疑之而晉王之非弒史固知其

諡也令尹圍未即位而逆使命將即位而假赴書方即位而公
子避其嫌久在位而逆臣揚其醜其篡逆可見而經無弒文也
楚子麇弒春秋史官猶假吾未見楚之檮杌爲之春秋而皆無
晉董狐之筆齊大史之節也況聖經乎程子云以傳考經之事
迹以經定傳之是非況弒君大故尤人綱人紀之所係而經顧
不直道而行之乎圍斬關摽位罪固不待言而其不得書經從
傳而曰爲弒也亦明矣餘見襄七
年鄭伯髡原哀十年齊陽生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義已見上

辛酉景王二年晉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靈三鄭簡二十六曹武五年十五陳哀二十九杞文十宋平三十六秦景三十七楚靈王虔元年吳夷昧四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傳云來聘且告爲政也是行也起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嘆曰周禮盡在魯矣

夏叔弓如晉傳云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何以殺稱國也按左氏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又將作亂去游氏而代其位故子產因其疾作使吏歷數其罪遂之死黑遂縊而尸之也然黑則有罪矣恐畏其強不之討也乘其疾而幸勝之則亦殺之不以道矣凡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如朝乃復六條始此。前此如朝無書復者書至河乃復何爲

按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乃還寡較人君之大節也國君死不相奔喪況其夫人乎況並非夫人乎禮正于未動至河而見卻祇自辱也然則晉辭爲得禮乎非也是時晉執齊陳無宇于中都固謂少姜數于守適而齊使之不恭也夫小國將惟大國之令是聽若非伉儷也齊請陳無宇之罪將何以令苟有二命又何以爲盟主乎若以此告文伯晉將謝過之不暇其何敢不納公習儀以亟而既不能守其經又不能適其變其及也宜矣然則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季孫宿如晉又何也公還而宿乃如晉致禮而驅公失國之萌季孫專國之勢晉人比下之迹皆不待詞而見矣

壬戌景王三年晉平十九齊景九衛襄五蔡靈四鄭簡二十七曹武六年十六陳哀三十杞文十一宋平三十七秦景三十八楚靈二吳夷昧五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成公卒子悼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卒以流播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義見四年

北燕伯欵出奔齊 北燕伯何以奔也按左氏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外嬖燕大夫比以殺外嬖公懼而奔齊也然則其罪誰歸也曰均罪也自臣而言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以變寵欲去其大夫而大夫遂相比以殺其外嬖務十而出之也與齊攻之以兵諫何異哉是乃罪其臣也而自君而言大夫者君之臧也以公心選之則不可私以誠心委之則不可疑以隆禮待之則不可輕以直道馭之則不可辱而信讒佞以朱陪武其視晉厲之殺三郤立晉黃而弒于麗氏衛獻之殘家卿信左右而奔于夷儀亦一耳是則罪其君也春秋凡書君出奔之文或罪君或罪臣或君若臣皆罪焉學者因事以考度矣乎

癸亥景王四年晉平二十齊景十衛襄六蔡靈五鄭簡二十八曹武七年十七陳哀三十一杞文十二宋平三十八秦景三十九楚靈三吳夷昧六

春王正月大雨雹 大雨雹三條止此。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爲冰雹數月之間再有大變何其亟也按左氏其時申豐言于朝咎藏冰之失矣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備固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也而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災霜雹不亦迂乎是必人君遇災而懼以禮爲國慎其政令而後災可禦也不然雖合于豳風七月之詩抑末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申楚縣。會十有二國首楚子而爲主終淮夷而不殊何也明在會皆狄也賢如楚莊而辰陵之盟惟二國是從楚虔篡以立而求諸侯于晉晉許之中國十二諸侯從之何其嫌耶夫春秋篡逆之賊內而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是也外而四鄰討之則蔡

人殺棄佗是也內外皆不能討而與盟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侯會于平州是也受賂以免其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要未有不以爲賊而又推爲盟主如是會者是會也以荆楚始淮夷終其時執徐子圍共宋方遷賴于鄢滅陳若蔡中國與之者則謂晉楚惟天所授不可與爭也又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又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王法不整而夏變于戎其尚得爲世道乎哉夫春秋之法以義立命而不委于命當時相從在會皆欲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而變于戎而不校若順乎天以自存初未一知此義也春秋大書特書而聖人扶持世教之心與責備賢者之義具見矣

楚人執徐子。陳氏曰戎狄相執不志爲中國伍之故志之也文十二年楚執舒子昭三十年吳執鍾吾子皆不書書執徐子范之也自宋之盟中國無會越九年而十二國皆受命于楚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也不言鄭徐滕小邾宋者不在列也

執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伯爲齊討崔杼之黨而殺之也汪氏曰執宋公而不書楚執分其惡于諸侯也討齊

慶封而不書楚討移其善于諸侯也若曰不使楚虔得以竊討賊之名也

遂滅賴。賴公穀作厲小國也。書遂滅賴猶書遂滅偪陽也齊桓用夏攘戎使蔡遂伐楚遂事之正也晉悼用夏率戎會吳遂滅偪陽楚靈用戎率夏伐吳遂滅賴皆遂事之不正也經言滅而傳言賴子面縛銜璧楚子解縛受璧遷賴子于鄢蓋文有詳略與吳氏謂傳誤也

九月取鄫。前書莒滅鄫矣今不書伐莒取鄫而但書取鄫者經猶目以國也鄫以莒爲後有滅之道而國如故也書滅鄫以著紾宗之實書取鄫以著亡國之實而義並行不相悖矣故春秋謂之化工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叔孫僑如之弟是爲叔孫穆子卒庶子仲壬嗣。名舍亦名婼是爲昭子

甲子景王八年 五年。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一衛襄七蔡靈六鄭簡二十九曹武十八陳哀三十二杞文十三宋平三十九秦景四十楚靈四吳夷昧七

春王正月舍中軍。舍者捨也書軍二條止書舍軍特文。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而爲三軍至是舍之何也初作三軍三家各分公室季氏盡征之不入公而叔氏則以半入公也孟氏則以其四之三入公也蓋十二分其國之民五分歸公七分歸三家公室已卑矣及其舍中軍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特有獻于公公室益卑矣顧政與典之大乾綱軍政之下逮者其作與舍而昭公孫齊定公無正皆必至之理也于是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亦微矣故經書之以爲後世不臣竊國者之戒

楚殺其大夫屈申。按傳楚子以屈申爲貳乃殺之也其稱國殺何也劉氏曰凡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楚人譖吳而疑屈申之爲貳也

公如晉。汪氏曰昭公未奔以前如晉凡七而至晉見止者一及河不至晉五惟此年晉平稱其善于禮得善往返耳然猶以晉人之輕幾不免于執辱蓋公習儀而不知禮之本此女叔齊所深譏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莒大夫牟婁防茲莒二邑也郲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不書及此何以書及庶其之漆閭丘皆私邑也牟夷之牟婁爲公邑防茲乃私邑也書及者公羊謂不以私邑累公邑也公邑爲大私

邑爲小穀梁謂以大及小也人臣并以公邑奔則牟夷之罪加庶其一等矣餘並見襄二十一年郲庶其。家氏曰庶其年邾郲莒之盜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牟夷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乘君之出招納叛人叛邑以爲己私不曰魯之內盜可乎汪氏曰三叛之受皆非魯君之意後黑肱來奔乃昭公已孫定公未立之時蓋水流濕火就燥季氏叛君是以納叛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扶粉反蚡泉魯地。莒來討叛而懼之也張氏曰晉人方以昔訴欲止公而三家受莒叛又敗莒師不顧君辱與伯討也大夫之專可見矣

秦伯卒。景公卒子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見經始此。伐吳諸侯皆得稱爵越始見經而與徐亦皆得稱人何以褒之深也吳以夷力處齊慶封崇惡也楚圖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而吳不顧

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何哉楚以諸侯伐吳師出有名而徐越皆從雖道而稱人可也且劉敞有言吳楚徐越雖比于戎非錮之也吳泰伯之後楚祝融之後徐伯益之後越大禹之後其始皆以上世元德顯功封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徒以僭王猾夏故春秋比諸國于戎狄耳是以上不與中夏等下不與外譯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無絕人之意也

乙丑 景王九年 六年。晉平二十二。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卒。宋平四十。秦哀公〇元年。楚靈五。吳夷眛八。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卒，弟平公郁釐立。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傳云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何以奔也。按傳，寺人柳有寵，世子佐惡之。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于時華亥欲代為右師，從為之徵，遂逐合比，而使亥代之也。夫宋平寵信閹寺，前則殺嫡立寵，而父子之恩絕；今則逐忠用佞，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家亡國，亦可畏矣。後世不鑒，而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者，何哉？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罷晉皮字子蕩，楚令尹。〇此楚使薳洩伐吳，救徐而薳罷代之也。按傳，吳敗其師于房鍾，子蕩歸罪于洩而殺之。經書薳罷伐吳而不書殺洩，何也？乃以明洩之不當殺也。許氏曰：敗楚師非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

冬，叔弓如楚。如楚止此一條〇傳云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此齊景如晉請伐北燕以納簡公也。不書納者，北燕有君，齊景受賂而還也。

丙寅 景王十年 七年。晉平二十三。齊景十三。衛襄九卒。蔡靈八。鄭簡三十一。曹武二十。陳哀三十四。杞平公郁釐元年。宋平四十一。秦哀二。楚靈六。吳夷眛九。

春王正月，暨齊平。平一也，而昭平齊書暨，定平齊平鄭皆書及，何也？是時昭公結媚吳附荊楚，其與齊平本非其意，乃齊請于魯，不得已而許之也，故曰暨。至定八年，魯再使齊結怨大國，其非道明矣，此其平乃魯悔悟請于齊而欲平也，故曰及。平者講信修睦，聖人之所與，然介恃強戎，不得已而應之，則其視棄怨修好而發于中心之誠者別也。考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如楚二止〇傳謂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使太宰薳啟彊來召公也。汪氏曰：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迫于強令而朝楚，其卑辱甚矣。

叔孫舍如齊涖盟。許氏曰：始與齊平而結好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九月，公至自楚。越七月乃至，留于楚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季武子卒，子紇嗣，是為悼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丁卯 景王十一年 八年。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靈公元元年。蔡靈九。鄭簡三十二。曹武二十一。陳哀三十五卒。杞平二。宋平四十二。秦哀三。楚靈七。吳夷眛十。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招晉韶〇陳世子何以殺也？按傳，陳哀公元妃生世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屬留于司徒招與公子過。招見哀公有廢疾，殺偃師而立留，哀公亦恚而自殺，則招實何罪矣，而書陳侯之弟招以累陳侯，何也？尊賢者，親親之本。招以公子為司徒，親則介弟，尊則叔父，所謂貴戚之卿也。其不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與過賊殺偃師，致冠敵而覆宗社者，則陳侯不擇親之賢者加尊寵以僕公族，而徇私愛于不令之人也，故書陳侯之弟，正其本而交譏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哀公卒。留立。國奔楚。靈滅陳。至十三年楚平復封陳。

叔弓如晉。傳云賀虒祁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干徵師何以殺也。按傳陳使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而公子勝訴國故于楚。楚人乃執而殺之也。劉氏曰。惡陳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此留為招所立。楚將討而奔也。未成其君而稱公子。猶衞剽楚比之稱公子也。高氏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孫氏曰。留既為君。不稱陳留何也。留立于招。凡與凡未成君者又別也。

秋蒐于紅。書蒐五條如此。紅。魯地。沛國蕭縣西紅亭是也。○書紅。亦言非其地也。蒐。春禮也。周正之孟秋。為夏正之仲夏。又言非其時也。是月大旱。既太甚矣。更非其成也。抑考左氏是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而紅之蒐。自根牟至于商衞。革車千乘。皆三家所以耀武。顧故桓莊之狩。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聖人蓋傷之也。是蒐。傳言大蒐。而經不言大者。有漸之詞也。凡亂臣之竊國也。必先為非禮以動之。而後轉而自甚。昭公至是。亦賤于屣屣之敝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過音戈。○過何以殺。傳稱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也。胡氏曰。稱人以殺。國亂無政。衆人擅殺。非討賊之詞也。蓋招實謀殺世子。孔奐行之。招歸罪于過而殺之。春秋書招殺世子于前。而爰書定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孔奐招之黨。○楚師至。乃治招奐。善矣。然放招而殺奐。亦非平也。徐氏曰。楚莊入陳。先書殺孔寧儀行父。而楚靈滅陳。後書放公子招殺孔奐者。彼以行義為心。此以滅國為心也。

葬陳哀公。

戊辰景王十二年。九年。晉平二十五。齊景十五。衞靈二。蔡靈十。鄭簡三十三。曹武二十二。陳滅。杞平三。宋平四十三。秦哀四。楚靈八。吳夷昧十一。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按傳叔弓及宋華亥鄭游吉衞趙黶會楚子于陳。而不書三國何也。註謂楚子在陳四國大夫往。不行會故不總書也。王氏曰。內朝聘。皆言如。今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為文。陳既滅矣。而書會于陳者。春秋不與楚滅陳也。故上書葬陳哀公。下書陳災。此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皆以存陳也。

許遷于夷。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遷許于此。○或問許四遷。葉夷白羽。皆楚遷之。而以自遷為文何也。胡氏曰。許遷于葉。其後專意事楚。至是鄭僑為政。四鄰畏之。許欲避鄭。而楚方滅陳。故使棄疾遷之也。

夏四月陳災。按經例。外災告則書。弗則否。今楚已滅陳。夷于屬縣。而使穿封戌為公。必不遣使告亡國之災。而諸侯亦無所事。可知矣。何以書于魯史乎。蓋當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歸語陳故。而書之也。聖經興滅國。繼絕世。體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而異于孤秦罷侯置守。私一人以自奉之意。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貜如齊。貜音覺。○杜氏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修盛聘以無忘舊好也。高氏曰。此脩齊平之故也。

冬築郎囿。家氏曰。桓四年。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為囿。始猶以為講武之場。今特以為游觀之所耳。

己巳景王十三年。十年。晉平二十六。齊景十六。衞靈三。蔡靈十一。鄭簡三十四。曹武二十三。陳滅。杞平四。宋平四十四。卒。秦哀五。楚靈九。吳夷昧十二。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此欒施與高彊伐公以伐陳鮑。既敗而出奔也。高氏曰。不書高彊。非卿故也。方通聘而受其亡臣。非義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前已舍中軍矣。何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夫季氏之舍三軍也。四分公室。季擇其二。仲叔各一。至是季為主將。叔仲各率一軍。副之。三軍固在也。傳稱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而經不書取。書用。累其文。爲內諱也。周公饗義。臧文仲猶嘆之。況聖人乎。

戊子晉侯彪卒。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庚午 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衛靈四。蔡靈十二。殺。鄭簡三十五。曹武二十四。陳哀。殺。杞平五。宋元公佐元年。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昧十三。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諸侯之見誘殺，始此。○殺何以稱誘也？按左氏，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蔡侯于申，醉而殺之也。般本弒父弒君，當討之賊，殺之疑若無罪，而春秋特書其誘而貶稱名，何耶？般弒君父，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戎狄而莫覺也。若以義討賊，大聲其惡逆，謀于蔡衆，置君而去，此自古征討暴亂之義。顯逆之又久，而行之不爲晚矣。今虔不圖其禍，非以討賊衆也，而又挾重幣誘而殺之，可乎？傾危成落逆者乎王以是殲戎，而蠻者商君以是給魏，秦人以是劫楚，此類不可勝舉。聖人爲是深惡，特書而名之也。後世借誅討爲名，而用詐取國，查有鑒于春秋垂戒之旨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歸，胡姓，襄公夫人，昭公母也。

大蒐于比蒲。書大蒐四條始此。比音毘。比蒲，魯地也。○蒐于比蒲，猶書狩于郎、于禚，蒐于紅、于昌間之意也。書五月蒐，猶書夏秋冬蒐于紅、于昌間、于比蒲，冬狩于禚之意也。前此不書大蒐，今書大蒐何也？甚言諸臣之無君且無王也。上書夫人歸氏薨，此言大蒐于比蒲何也？甚書昭公之無親與諸臣之無君也。甚言諸臣之無君何也？昭八年傳言大蒐于紅，革車千乘，可謂大矣，然經不書大蒐者，大而未甚大也。按費誓魯人三郊三遂，郊猶鄉也，一鄉萬二千五百家，一遂亦如之，是三鄉三遂之數共七萬五千家也。家可用者三人，或二人，軍賦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王六鄉六遂，凡十二軍，而征伐惟六軍。大國三鄉三遂，凡六軍，而征伐惟三軍。是三軍之數共三萬七千五百人也。軍乘之數，每兵車一乘，副以輜車一乘，共百人，是三郊三遂之軍乘共七百五十乘，而征伐則用七十五乘也。而田與追胥竭作，三郊三遂正羨皆出，共十萬七千五百人，是其甸乘之數凡千八百七十五乘也。甸乘千八百七十五，君用之則大而不嫌其大，臣用之則大而不堪其大矣。故紅之蒐革車千乘，其意幾不知有君，而猶不以大書。若書大蒐，則凡其僭而竊作者盡用之，而其意全不知有君矣。故曰甚言諸臣之無君也。甚言無王又何也？以大夫而擅諸侯之軍賦，謂之無君；以大夫而干天子之軍禮，謂之無王。春秋之世，凡天子所用歌雍舞佾之屬，其始以諸侯僭之，而其後至以大夫僭之。故桓六年特書大閱，以諸侯而用王教大閱以狩之禮，不可言矣。昭十二年以後連書大蒐，以大夫而用王教振旅以蒐之禮，顯可言乎？蓋其軍賦已專擅于諸侯，而其軍禮直僭于天子也。故曰甚言諸臣之無王也。其言昭公之無親與諸臣之無君又何也？禮喪不貳事，曾君有重喪而貳之乎？君有三年之戚，而國不廢一日之蒐，臣蔑其君而習之，君聽其臣而行之，君臣母子之道不可問矣。故君在喪，寢門庭之蒐，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者，雖身從金革而無避可也。徐夷並興，而魯公帥兵于東郊；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于夾寨；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于高平，皆是也。其非寇臨于疆，凡蒐狩講習之屬，皆有其緩之，莫敢衆也。喪不貳事，不從兵革，及喪三年不祭之屬，皆是也。故曰甚言昭公之無親與諸臣之無君也。通于春秋之義者，能附乎天理人心之安，而無敢爲壞法亂紀之罪，王侯之分，君親之倫，庶其不至于泯滅乎。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貜，于縛反。祲祥，地闕。左氏曰：修好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地闕。○按左氏，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而蔡卒以不救，則晉之不能爲盟主苟吳國恥之矣，而猶序諸國之卿，不加貶，視扈之盟、澶淵之盟義例爲寬，何也？文十五年晉靈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始謀討齊逆而卒乃受齊賂也。襄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徒謀救宋災而不能討蔡逆也。夫以義始而以賂終，亡義徇之分，急其小而忽其大，失重輕之別。義利不分爲不仁，重輕無別爲不智。今晉與諸侯欲救蔡而力弗及焉，非其比矣。凡此乃春秋明義利、審重輕，而以恕待人之意也。況書楚圍蔡于前，楚滅蔡于後，則諸侯謀救而不能救者，其責又自不可掩乎。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謚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未成君稱世子。特文。皆執以歸二條止。書用二條止。○內書伐書入而以其君來，外書伐書取書滅而以其君歸者，皆服而以歸也，易詞也。楚既滅蔡，以其世子有歸可矣，乃書執以歸者，未服而強執以歸也，非易詞也。有抗閑八月，雖國滅無降服之狀，楚恐執以歸而遂虐用之

也然則有嗣位未踰年不稱子而稱世子何也虔誘殺蔡般遂滅其國世子于父之喪不斂不葬義不共戴雖主其喪未立其位故止稱世子而不稱子也世子繼世有國之備父讐未釋與民守國效死至于力屈就執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辛未 景王十五年 楚靈十一 吳夷眛十四 **十有二年**。晉昭二 齊景十八 衛靈五 蔡滅 鄭簡三十六 曹武二十五 陳滅 杞平六 宋元二 秦哀七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高偃，高傒之孫。陽，左傳作唐，即高唐燕別邑也。三年北燕伯奔齊，六年齊景欲納不果，至是始命偃納之也。納于陽，左傳謂因其衆也，乃勿受故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卒，子定公寧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定，華椒孫。○傳云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傳謂莒愬于晉而辭公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熊何以書？國殺也。按傳，楚子謂成熊若敖之餘也，遂殺之。家氏曰：虔信讒以殺無罪，故以罪上之詞書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即子仲。○慭何以奔也？按傳，南蒯謀出季氏，使慭代其位，而以費爲公臣，慭許之。因告公而從公出，夫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慭聞費叛，遂奔齊也。

楚子伐徐。高氏曰：徐，吳之姻國，楚人疾吳，遷怒于徐而伐之也。

晉伐鮮虞。鮮虞，姬姓國。○晉舉號之義未詳。按胡傳、劉氏、薛氏皆謂其僞爲假道會齊，因不備而攻之，以戎狄之道戎戎狄，故狄之也。張氏亦謂其報復不已而狄之也。蘇氏謂楚滅陳蔡，晉方棍鮮虞，乘諸侯而不之救，故以狄書也。陳氏謂晉主夏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其狄晉者，深絕其無中夏之志也。楚虔猶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以盟中夏，而晉連年有事于狄，與鮮虞，其後吳入郢，越入吳，晉猶圖鮮虞也，故狄秦狄鄭而終狄晉也。今合三家推之，亦皆未安，惟杜氏謂爲闕文者得之。

壬申 景王十六年 **十有三年**。晉昭三 齊景十九 衛靈六 蔡平公廬元年 鄭定公寧元年 曹武二十六 陳惠公吳元年 杞平十七 宋元三 秦哀八 楚靈十二弒 吳夷眛十五

春，叔弓帥師圍費。費邑，以費叛如齊而圍之也。○費，家邑也，命正卿爲帥，以大衆圍之，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聖經不云乎：惡于下，毋以事上；惡于上，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惡于下者事上，而不忠于君；以惡于上者使下，而不禮于臣，而南氏遂爲此叛，則不知以均和之道絜諸己之過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者，著其質而使之反求諸己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靈王弒，比立；棄疾殺比代立，改名居，是爲平王。○比書楚公子，又書自晉歸于楚，則有欠及可立之義，而書弒其君，則罪其立之不以正也。虔篡國以立，至是八年矣。按傳，楚師伐徐，虔次于乾谿，爲之援。公子棄疾主方城之外，觀從奉蔡大職之徒，以棄疾之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凡以比爲可立也，而觀從之徒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則弒虔者初非比，且虔篡君自立，比奔晉凡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闈，則比又未嘗一日北面爲之臣也。然而經書比弒其君虔，則罪其立之非正也。凡臣去國而君不以其臣爲臣，則晉于欒盈是也；臣亦不以其君爲君，則公子鱄于衛是也。若夫國雖入而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是即爲之臣矣。比奔晉，晉人幽以羈待比，以國底祿，楚亦未嘗錮比如晉之于欒盈，而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于衛也，安得以爲非其臣而恕之邪？或乃謂虔弒莫放，比乃討之，而非弒也，則說益外經。書楚子虔卒，則謂虔爲弒本傳之爲說，即使弒逆當討，比在晉十二年，晉伯雖衰，猶有厥慭之會救蔡之謀，而比十二年中，其告天王而請方伯者艴未之聞也，則無伸討之志，而以君覦之者久矣，安得恕其弒君之罪而許以討賊之大義乎？然則不黜其公子，而不貸其弒君，聖人精于正之辨，與輕重之衡，于此可見，而昭元年書麋卒之不得爲弒也，亦觀本條之義而益明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公羊殺作弒，非。○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圖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其不背

公子棄疾弒其君比而書殺公子比何也以例言之比未踰年未成君也而以情言之比歸自晉觀從假棄疾之命而召之來則來改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之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王則王其去就行止遲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棄疾初未嘗主之也安得以君比而又弒比之罪加之乎然則比可殺與曰何以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不書楚人殺比也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靈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而比初非棄疾之可殺而代矣春秋不書楚人殺比而書法如此者蓋棄疾使人周走于國中而逼比使之自殺其意在于代比而非討之也凡聖人邪正之辨輕重之衡其精義如此而後世之懷惡濟欲者亦無所隱其情而逃其罪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衛地也平丘何以會也按左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為此會也然晉合諸侯由是止鄢陵之後參盟復作晉不得為盟主而經無貶詞則何也曰不待貶也是時楚人縣陳蔡中國在宋之盟爭長先歃及虢之會仍讀舊書虢是申之會遂縣陳滅蔡相繼而作此乃諸夏沉淪恐懼修省之時而其君不傳于法家拂士以德修政其臣不急于責難陳善以格君而不圖夏盟外不銷戎蠻徒施施然安于不競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也二伯之業不可問矣乃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欲會而以兵車耀之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經書是會而殼鑒見于言表無待貶矣況盟會同地而下文書重詞複深以致其貶乎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書同盟明劉子與盟猶柯陵之義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是盟乃深貶之也楚棄疾立中國懼楚而同盟或蓋以為善之矣而謂深貶之何也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帥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是蓋徒以威諸侯也又辭諸魯曰寡人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有刑于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聞其二憂何求弗克諸君無數是又徒以威脅也夫盟非春秋所貴然其中定人道之大倫備天子之明禁信相孚而無疑誠相格而不叛以藏書詞命爭約于大神而不敢越者多有矣則未關王盟中國奉承齊桓而於威脅衆又信我蠻之新絕兄弟之歡以遲懷而關裂如此盟者也流及戰國強衆相淩倒綫恐喝恣行殺暴死者十九積習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會其以為善乎詞煩而不殺則深惡其競力不道為後世鑒也

公不與盟 臣子之與君父則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譏不與盟亦可恥矣曷為直書不諱也晉主此盟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朝之老以中國同惰蠻服之辭而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蔑如矣其凡五不與者得不與焉幸也聖經內恥必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聖人推原其本自反而縮雖晉國其強彼以勢我以義夫何歉乎魯書無隱示後世反身循理之道其垂訓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其執稱人者貶也自文以來三家專魯季孫為罪首而宿及意如其尤也執之何以貶乎晉人若按邾莒之所訴究南蒯子仲所由叛告諸侯請天子以殄之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修故之以遂辭脅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利而不在義也豈執之正乎稱人罪貶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吳何以歸也楚虔遷六小國于荊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

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于是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也稱侯者位其所固有而稱歸者民其所宜歸也亡世子之子而封之可謂有衆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之專封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滅于虔而諸侯不能救封于棄疾而諸侯不能與將以南蠻制中夏乎聖人制春秋為後法其義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絕世而內華外狄之防必謹焉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葬蔡靈公 般見殺于楚已三年矣至是廬歸而葬其親是不但世子有為孝子而蔡侯廬又為慈孫也據事直書而義見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按傳荀吳謂韓宣子執其臣而朝其君不如辭之乃辭公于河也餘見十五年如晉

吳滅州來 州來近楚小國楚取以為附庸今吳代之以封季子之後且以逼蔡也

癸酉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 晉昭四齊景二十衛靈七蔡平二鄭定二曹武二十七卒陳惠二杞平八宋元四秦哀九楚平王居元年吳夷眛十六莒著丘十四卒

春意如至自晉。至意如衛至單伯與婼也其得至何也按傳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于晉乃歸季孫而書至也始執之爲邾莒之乏供幣歸之慮齊楚之改事喜怒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自上年平丘之會衆有二志諸侯解體者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十有八國之君咸聚又以賄敗于是外攜內叛益不復振矣利之壞人國家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武公卒子平公須立。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冬郊公奔齊著丘之弟共公庚輿立。○卒自外錄者也莒來赴故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不往故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邾滕杞曹諸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今莒何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莒嘗訴其蕩鄆取鄆之罪于方伯而見執矣盖爲是怒莒而獨不會也夫思不奐義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衛宣公

卒初不絕慶弔之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忿亦甚矣然意如微很自用敢修怨于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陰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其殺何也按傳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鐸因與蒲餘謀曰子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蒲餘侯殺意恢郊公奔齊而鐸乃逆庚輿于齊而立之也書國以殺何也郊公居喪不戚國人不順而欲廢之固足見天位之不可倖而民彝之不容昧矣而蒲餘侯與公子鐸之徒祇用私意賊君以及其臣抑豈所謂發于天理人心之正者哉經于莒子廢立没其文而意恢書國以殺其示人盡所以爲君爲臣之道者深以至矣

甲戌 景王十八年

十有五年。晉昭五齊景二十一衛靈八蔡平三鄭定三曹平公須元年陳惠三杞平九宋元五秦哀十楚平二吳夷昧十七平莒共公庚輿元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夷末卒子王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去上聲弓卒叔張[illegible]切。○有事武宮而叔弓卒何以去樂卒事也按左氏其時叔弓涖事籥入而卒乃去樂以卒事也宣公有事于太廟而仲遂卒于垂則書猶繹以譏之今書去樂卒事而無譏詞何也禮君當祭臣卒不告告即不得繹曾子問篇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大子諸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卒者檀弓篇衛之太史柳莊疾則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以告大夫之喪祭而以告變也非正也禮莫重于當祭大夫卒而以告則內莫貫誠敬之心于宗廟外雜念隱恤之意于大臣遂卒當祭而先告而猶繹皆非正也若祭宗廟之時臣涖事而卒則非其比矣夫涖事臣固在廟也不幸斃入而暴卒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聞樂必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己設之饌輕微必不忍故禮雖未有去樂卒事而不繹可以義起也經例宗廟之事合禮則不書苟合于義春秋何書乎此記大夫之卒而書其本末且以明禮之變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于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能封之也棄疾信之使居舊國矣則曷爲出奔費無極害其寵讒之而出今也夫治國有九經而尊賢爲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爲首無極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蔽王聽而喪國無幾使吳師痛入宗社幾墟志朝吳出亡而讒人之爲亂固可鑒矣而朝吳處危疑之地

不能忠信自任以杜讒慝乃無極讒以其下位爲屬欲爲之請而因以中其讒而不之覺也不亦惑乎學者亦可因以爲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晉滅潞氏甲氏留吁及伐鮮虞皆用大夫爲帥而稱人稱師之屬多貶文此則稱名氏而不加貶何也凡行師而以殄滅爲期者不仁以欺詐爲事者不義今以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猶不至如其他賊仁害義之爲厲也故稱名氏非褒也僅免于待貶爾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畧咸見矣

冬公如晉。傳云平丘之會故也吳氏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見執公往朝又不見納辱甚矣于此復往朝哉蓋畏大國而不敢以辱爲恥也

乙亥 景王十九年

十有六年。晉昭六卒齊景二十二衛靈九蔡平四鄭定四曹平二陳惠四杞平十宋元六秦哀十一楚平三吳子僚元年

春齊侯伐徐傳載伐徐而徐成郯莒會之亦云盛矣然齊桓倡伯而保徐齊景圖伯而凌徐其愧于前烈多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戎蠻子名嘉誘殺二條止此。楚子之誘殺一也虔誘殺蔡侯般而書名棄疾誘殺戎蠻子而不書名是失平也蔡侯與戎蠻子之見殺又一也蔡般弒父與君是宜討也而殺之者反書名蠻氏亂而無質其親般之罪則輕矣而殺之者反不書名是倒置也然則或名或不名何也自一事一詞而言則虔所誘殺者為戎狄侵中國棄疾所誘殺者為戎狄自相侵自此事屬詞而言則虔之誘殺與滅國執用相連而此之誘殺無所連也此或名或不名皆義理權衡之極致也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夏公至自晉去年冬如晉何至是始歸也按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五至河而不入兩得見而被討辱而困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困而致亨也故困心衡慮而後作徵色發聲而後喻此正生于憂患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由此其選也若復苟安不知自彊卽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矣諱而不書深痛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為葬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子景王二十年 十有七年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二十三衛靈十蔡平五鄭定五曹平三陳惠五杞平十一宋元七秦哀十二楚平四吳僚二

春小邾子來朝高氏曰二年小邾穆公來朝至是再朝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時昭子問官于郯子孔子因見郯子而學之孔子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凡滅皆不待貶而見其則加貶矣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氏及留吁所滅者狄耳而林父士會皆貶而稱師稱人者以中夏為楚所凌晉釋不救而惟殄滅諸戎也今荀吳之于陸渾猶潞氏甲氏也而舉其名氏不再加貶者何哉周禮九服之制戎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此土殆非屏戎狄別內外之義也則凡滅雖貶而其親窮兵于遠虐內事外者則異矣故舉其名氏不再加貶以示天下後世戎不亂華與彊不凌弱之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大音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孛星加之蓋變之見于王朝者亦亟矣穀以為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之應也義見文十四年孛于北斗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戰不書日特文。戰必書日獨此不日者兩戎相戰略之也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書稱司馬子魚大敗吳而吳公子光復大敗楚是也夫楚威服天下本非吳可敵也惟無極以讒勝費無以貨行而賢才為敵所用馴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亡楚幾殆而吳日強矣故為國以得賢為本勸賢以去讒賤貨為先而廣土眾民不足恃也考其本末其為後世戒明矣

丁丑景王二十一年 十有八年晉頃二齊景二十四衛靈十一蔡平六鄭定六曹平四卒陳惠六杞平十二宋元八秦哀十三楚平五吳僚三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外災不日此何以日四國同日而災其變大矣然則災者天主之乎非也按左氏鄭災子產辭事而備書焚室而寬其政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獨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則人事固勝于天矣且其初裨竈言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于產卒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亦不復火然則當國有令政而能以德消變吉凶禍福理有可移古人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有以哉

六月邾人入鄅鄅音禹小國妘姓禹之後也按傳鄅人藉稻邾人襲鄅人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經書入約詞也凡書入者不待再貶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楚邑一名析○許向遷于夷矣十五年楚平王復諸遷邑許已自夷遷葉經不書此又自葉遷白羽也

戊寅 景王二十二年 十有九年 晉頃三齊景二十五衛靈十二蔡平七鄭定七曹悼公午元年陳惠七杞平十三宋元九秦哀十四楚平六吳僚四

春宋公伐邾 傳稱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此所謂發罪執言之兵故經書伐邾而略其取邑亦善善長惡惡短之意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悼公弒世子止奔晉止弟斯立是爲元公按左氏稱止奔晉而公羊又傳止曰我與乎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毀未踰年而死而經止奔之文今考其義疑傳稱止奔爲是與弟虺史及汪氏亦並作斯○傳稱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而經直書弒其君何也罪其不嘗藥而父以是死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慎疾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無敢忽也而况君父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止不擇醫而妄自用藥藥不先嘗而誤以進君是忽其君父而致父于死也自凡人度之世子殺君欲速得其位而止殆無此心也則直以弒加之而有不受而自君子聽之子不嘗藥因致父于死而止雖免于論也則不以弒歸之而有不得矣夫以其自言曰我與夫弒者則弒固非外加之詞而其出奔也蓋又必其時國中譁然騰沸止心艱疚引罪而因以辭位而奔可知也蓋經例書人弒書國弒書闕弒之屬責在君而例寬而其中書名弒之屬責皆不在君而例嚴彼事與心皆愳于外者其弒無論矣若心精于弒而無其事者則聖人本其心以正其事如書趙盾弒其君不弒而實深于弒者是也若事合于弒而非其心者則聖人據其事而惜其心如書止弒其君不弒而難免于弒者是也舊說多以趙盾許止例皆不得稱弒謂弒君者不見經而盾復見經弒者不書葬而悼公即書葬也夫不討賊不書非經之通例君弒不見經又非例也般弒固亦書葬而翬弒隱遂弒閔皆未嘗不見經安得遽謂恕之乎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不事齊故也傳稱莒子奔其邑之紀鄣齊侯使孫書伐而入之不書入畧詞也

冬葬許悼公 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何以書葬止奔弟立而葬之也公羊謂書葬者不成乎弒也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書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非也夫赦不赦不係乎書葬不書葬也世子止及世子般弒君雖不討賊亦書葬而里克及甯喜弒君雖討賊亦不書葬不討賊不書葬非經之通例豈得謂書葬爲赦止乎

己卯 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年 晉頃四齊景二十六衛靈十三蔡平八卒鄭定八曹悼二陳惠八杞平十四宋元十秦哀十五楚平七吳僚五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莫公反公孫會子臧之子鄸其采邑也○曹無大夫書公孫賢之也何賢爾夲不言自書自宋南里出奔自蕭來奔其始皆入其邑以叛未有不爲叛而直書自其邑奔者也不爲叛而直書自其邑奔何刺敵謂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爲位向國而哭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也公孫以禮去國固賢矣况又爲賢者之後乎子臧爲社稷之臣公子能以國讓而會爲之後所謂或爲之前或爲之後也春秋之義善善及其子孫惡惡止其身賢者之後能爲之後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而微子崇德象賢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從用賢者之裔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誰爲也按左氏謂齊豹也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縶奪其官及其鄄邑子是乃殺縶昔豹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也胡傳謂宗魯也豹薦魯爲縶驂乘魯知縶不義而不能去知豹將殺縶而又不能止聖人書此獄以罪之也或曰魯聞豹之亂既以身死縶矣今釋豹而歸獄于魯不亦僻乎曰豹之爲不義也其爲罪顯若魯欲周事豹而歸死于公孟也其爲罪隱故琴張將往弔魯而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齊豹爲盜而歸獄于魯猶趙穿爲逆而歸獄于盾也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則大惡隱矣然則不直書孟縶而稱衛侯之兄又何也公羊謂目衛侯衛侯累也聽其兄爲不義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貶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義見下年入叛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平公卒子朱立

庚辰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 晉頃五齊景二十七衛靈十四蔡侯朱元年奔悼公東國元年鄭定九曹悼三陳惠九杞平十五宋元二十一秦哀十六楚平八吳僚六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書聘止此注云通嗣君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南里宋城內里人。華向何以奔陳且以叛也按左氏宋元公多私而惡三大夫三大夫謀曰亡愈于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且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公如華氏請弗許遂劫公取太子欒及其母弟辰公子地為質而各以其子質于公以盟公怒殺其質子攻之故華向奔陳既奔華費之大子多僚譖其兄貙于公曰貙將納亡人公懼使告其父貙之臣張匄任翻遂劫其父以叛而召亡人故又入宋南里以叛也凡書入叛者入國不言衛入蕭不言宋入晉陽入朝歌皆不言晉獨言宋南里何也或與蕭與晉陽朝歌皆其私邑若南里則宋國城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過為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之子伯張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蔡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朱何以奔也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王將圍蔡而立東國蔡人懼乃出其君而立東國也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止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云晉將伐鮮虞而辭也許氏曰文三年晉將伐楚成三年晉將伐咎如公如晉皆未辭公也況是年晉實未伐鮮虞乎蓋託以拒公耳高氏曰魯衰而朝齊晉晉愈強則往愈數甚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削滋甚而不能以義自強也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 晉頃六齊景二十八衛靈十五蔡悼二鄭定十曹悼四陳惠十杞平十六宋元二十二秦哀十七楚平九吳僚七

春齊侯伐莒 傳稱北郭啓帥師伐莒莒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之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經不悉書舉大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向劫君質太子致君討而奔陳矣又因華貙入據國都以叛此不赦之賊也且其時吳師救華氏幸齊之戍宋者敗之殪吳二帥而公子城又以晉師至齊衛曹皆會華豹張匄之徒相繼皆殪國宜內外協力以伸亂賊之誅也乃楚人助臣陵上諸侯遂息于救患而國論逸賊也何哉故經于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救宋皆略不書其書自宋南里出奔楚者悲宋之不能討賊也而楚之獎亂人不待言矣

大蒐于昌間 昌間魯地。昭公凡三書蒐書昌間猶書紅與比蒲非地也書春猶書秋蒐于紅與書冬大蒐于比蒲非時也書大蒐亦猶比蒲甚言無君且無王也但蒐不在喪與比蒲異耳三綱軍政之本今侯僭王臣僭君其且陪臣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蒐何為哉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崩子悼王猛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鞅叔弓之子輒之弟也

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書王室亂特文書居凡條始此。周亂不悉書子頹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溫皆不書今景王崩悼王立子朝篡逐五年甫定而賊猶佚則天下無人紀矣故書也稱王室何也王者以天下為家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繼而與子義當禪賢故季札辭國死而稱名禮當繼子故莊公始生議而書子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繫于齊凡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景王寵愛子朝以孽奪嫡本不正矣春秋書子同生于前而記王室亂于後所以為來世戒也劉單稱子者內諸侯例書爵也凡傳以者師曰以能左右之也曰以能取與之人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盆單旗臣也曷爲以王猛乎其稱以者能廢立之也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疑于當立也然王欲立庶子朝未果而王崩故爭立也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劉單擁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特大臣而後定故特稱曰以而累其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凡王失國不名稱猛者未踰年也又稱王者猶稱鄭忽曹羈以國舉之也稱居于皇者易

曰王居无咎明其有
土當得位之稱矣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即郟鄏也。以入再書劉子單子何也春秋討叛而不殺者必
有美惡焉劉單雖謀定王室然其心實挾王以令諸侯而
功與過淆者也春秋性命之文故再書以致勉戒之義

冬十月王子猛卒按經及左氏並云王子猛卒迺盡云猛爲于朝弒者非于猛卒母弟敬王丐立。上稱王猛此
乃稱王子猛何也此猛稱王皆以國舉之也若人皆不稱于者
疑于君之稱卒稱子者未成其君之稱也蓋臣民之心不可一
日無王故王猶嗣王即定位于柩前明其已爲王也猶君父
之義不可一年有二王故未踰年嗣王止居于廬內明其猶
爲子也王則書崩子則稱卒未卒則以已王位而疑于王已卒
則以未踰年而不成其王內嗣君已裁特稱子不名者後內也
外嗣君未踰年或稱君不子者亦弒也此仁之至義之盡而
不可以一毫假借者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孰能修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午敬王元年二十有三年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衛靈十六蔡悼三卒鄭定十一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七宋元十三蔡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傳云郊師還自離姑晉取其師晉討之而往謝也

癸丑叔鞅卒鞅辛子諸嗣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稱行人明不宜執也

晉人圍郊郊周邑。此子朝在郊而討之也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
師圍郊經不書名氏又不稱師而但書晉人微之也當是時天
子蒙塵而晉以方伯勤王可謂共矣然不親奔問官守省觀蒙
其而猶遣大夫往焉尊王之義若是
乎諸晉人圍郊而功非不相掩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悼公卒弟昭侯申立。卒于楚何也爲氏謂因朝楚而卒也朝不書外朝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庚輿奔齊納郊公。莒庚輿何以奔也莒左氏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
人既患之又將叛齊故國人逐之來奔而齊人乃納郊公也夫
得國失國仁與不仁而已不仁而甚則身弒國亡庚輿見逐而

奔辛耳書來奔惡之也郊公因在喪不戒見逐出入皆不書微
之也微之爲義或以位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徵則從略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
夏齧父晉沂雞父楚地夏齧徵舒玄孫。按傳吳伐州來楚令尹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經書敗局不書敗楚師也
是時楚令尹死其師燄六國先政楚師奔是以敗不書楚也諸
侯師易爲略而不序頓胡沈乃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之故
約之也不言戰師未陳也胡沈二國書滅者君幼而往從于楚
悉師以出一敗而與衆俱亡故以自滅之詞書亦猶梁亡自亡
鄭棄其師自棄齊人殲于遂自殲也君死曰滅生得之曰獲胡
子髡沈子逞滅死也韓原獲晉侯生也大夫生若死皆曰獲鄭
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諸國敗同而以君與大夫
爲序諸人死雖同而以君與大夫爲別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也故曰其事其文一也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天王居于狄泉狄泉在王城東。○居于狄泉言未得入王城也于時敬王居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王城謂之
西王書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尹氏立王子朝此周世卿尹文公圉立之也書尹氏立王子朝明不當立也王猛當立直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于皇以王猛入于王城而不言劉氏單氏立王子猛敢王當
立直稱天王居于狄泉而不言某氏立王子朝庶孽奪正
不當立者也故特稱尹氏立王子朝稱尹氏稱立者見世卿之
擅權亂國爲後戒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
或稱人名分所由立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
心游夏不能與也學者豈可以常情測之哉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按傳爲叔孫舍見執如晉也前此復不書疾今復書疾何也殺恥也公未還以
前如晉者七而入晉一見止而四不得入焉可恥矣此者有疾
則非晉拒而復以有疾復也殺恥也然則公恥于有恥而後能
自強自強而後能立身行政以保其國家公內制于權臣外陵
于方伯而不知憤恥其失國出奔死于境外則自取之耳聖人
蓋傷之也

癸未敬王二年二十有四年晉頃八齊景三十衛靈十七蔡昭公申元年鄭定十二曹悼六陳惠十二杞平十八卒宋

元十四秦哀十九
楚平十一吳僚九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也
叔孫舍至自晉內大夫執而書至三條單伯書字者大夫命于王而賢者也意如舍皆非命大夫意如專權名
而舍冠以氏者賢之也舍以禮立身而不屈于强國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强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强于爲善
華國以聽豈有失國喪身之禍乎觀意如稽首于叔孫而叔孫以逆君責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叔孫使祝宗祈死所謂
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與故必以氏書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巢楚之附庸實邑之矣書吳人州來書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也四鄰封境之守不能制則封境危

四境國都之守不能保則國都危此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而沈尹戌預知其將亡郢而憂之與春秋內失地諱不書外取滅
皆書見人君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無以國矣況騷楚之滅于吳者乎
葬杞平公
甲申敬王三年二十有五年晉頃九齊景三十一衛靈十八蔡昭二鄭定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宋元
十五卒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
春叔孫舍如宋按傳宋元夫人生女以妻季平子舍如宋聘且爲逆女也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黃父黃父晉地即黑壤○按左氏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
寧大國之憂也獻子懼乃徵會于黃父以謀王室而趙簡子因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也夫以王猛之無寵與
旗劉蚡之屢敗而敬王又初立子朝復有召伯與南宮嚚甘公之黨疑若可慢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大夫無異議是知

邾不勝正久矣幽王晉獻之爲父豈厭于人心哉然則黃父之
會王事也而無美詞何也王室不競方伯率羣侯以救之固善
矣而操縱乃自大夫且其時敬王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晉
侯使治問周故既逾年而後爲會又逾年而苟纇趙鞅之師乃
出不已倫乎故書天王出入而其間晉師克鞏不書此見春秋
無毀無譽而爲曲直之繩墨輕重之權衡也後世不知臣子分
所當爲之義而褒
譏乃胥失其平矣
有鸜鵒來巢書來巢特文鸜其具反鵒音欲○鸜鵒鳥名其性穴居巢則異矣況考諸傳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
會于汶魯在汶南又素無此鳥乎地氣改乎南北物性異乎巢穴乃陰陽反常上下倒置之象人君苟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
祥桑雉雊之類是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連書大雩特文○經未有連書大雩者連書大雩志例災之從以文也昭
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于經旱乾爲虐相繼而起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若反身修德信忠用賢災異庶幾
可弭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祖己人告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宣王旱魃民靡孑遺災亦甚矣雲漢作歌遇災而

懼故能王業復興此皆以禳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省而徒禱祠是崇將能勝乎後世亦可觀維以警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齊魯境上邑內君書遜特文書遜三條止遜外書大三條
始此○內君出奔稱孫亦臣也其孫何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伐之意如請待于沂上以察罪
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公弗聽于是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西北隅以入
孟氏亦殺郈昭伯伐公徒公乃與臧孫如墓謀而遂奔也夫魯孫去公室政在季氏作三軍舍中軍皆政皆歸焉羣臣初無敢
忠于公而獻謀者所謂兆難之時也昭公不能修德任賢待時以動而乃以一朝之忿求遂其欲春秋書此蓋戒人君輕躁之
舉而示以自强之道矣
次于陽州待齊命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唁音彥野井齊地生曰唁死曰弔○按齊侯唁公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
矣則公與齊侯皆無失禮也公何至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母齊歸而無
戚容娶吳孟子爲夫人而無成命政令在私家而不能取子家子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且齊侯雖修唁

藏而方伯逃帥之職未修也其書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邑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也書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而遯辭爲末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舍一作婼。叔孫昭子卒子不敢嗣是爲叔孫成子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曲棘宋地今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卒于曲棘何也按左氏宋元公爲公出將如晉謀納公而卒于封內之曲棘也凡諸侯卒于封內不地其地何也元公之夫人曹氏生女以妻意如宋元意如之外舅也而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徇嬖其私親者也其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地以賢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鄆魯邑也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爲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于鄆未絶而季氏逐其君爲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于鄆已絶而君逐于季氏爲不君聖經之義欲令君盡君道臣盡臣道而各治其天職也公不君季不臣而遂不得守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其爲後世戒深以切矣齊侯爲公取

但書取鄆猶借公文公爲須句取而但書取須句也其取鄆姑安公以代寄公之辭際耳豈有討逆亂恤姻鄰之實心哉

乙酉 敬王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十九蔡昭三鄭定十四曹悼八陳惠十四杞悼二宋景公欒元年秦哀二十一楚平十三卒吳僚十一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葬何以書以我會葬書也公遜外季孫圖而于是內外赴告期會之屬一切皆季孫攝之矣凡後所書來往並放此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僖公文公爲須句取須句矣但書取須句而不書居于須句今齊侯爲公取鄆而特書居者須句乃其國邑此其邑而已昭公已失國都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王畿而稱居于鄭悼王敬王未入王都而稱居于皇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爲天子者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爲諸侯者四竟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狩而大夫專邑謂之叛君書居于鄆其爲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成孟氏邑。此齊侯使師從公圍成而不書齊師何也爲其以師卜之也按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乃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若使羣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故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以卜之不書齊師見景公怵于邪爲義不終故微之耳經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爲方伯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鄟音專鄟陵地闕。高氏曰齊盟于鄟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皆會于扈謀納公也而公終斃于乾侯當時諸侯權移于下而梁丘據士鞅之奸與季氏表裏故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書入于王城幸之也書入于成周幸之亦難之也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

不書入也今悼王自皇入于王城而敬王自狄泉入于成周皆入同而所入不同者言始入于成周而猶未入于王城也故幸之亦難之也按左氏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于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今皆不書蓋不使諸侯大夫以納入之文加于天王而成周亦從省文與詩自黍離以下降爲國風而經尊天王如此所謂其義則某竊取者也而景王寵愛孽嫡流禍宗周之罪不待言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子朝有寵爲之黨者亦衆而既不能成矣尹氏之黨猶以之奔楚何也是非出于同然不可以私易公而褒焉不顧也景王寵子朝溥于征天下不與而猶挾朝以爲利者厭浮惡寵其小之所宗而衆心不附適子恃正衆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子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而尹氏之屬實搆之春秋詳書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丙戌 敬王二十有七年 晉頃十一齊景三十三衛靈二十蔡昭四鄭定十五曹悼九卒陳惠十五杞悼三宋景二秦哀二十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弒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如齊以朝也居魯而朝齊可書也居鄆而朝齊不可言也不書朝此千社爲臣之微而質後此皁使宰獻言稱主君之漸矣書此傷之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光弑僚自立是爲闔廬○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不書光弑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僚夷末之子而光諸樊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繼立欲致國于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僚不得爲君而光宜君故不歸獄于光也不歸獄于光則其稱國以弑何也以罪吳之大臣也夫莫大于置君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所以安商周孔明所以定劉漢也若先君遺命及札札讓不受而大臣不爲位制據義立光則家庭遜讓之風成而宗社爭奪之釁杜矣而富其時會不聞一人仗義而執言也春秋歸罪大臣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宛書國殺何也費無極譖于令尹子常而殺之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按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而公卒不克納何也初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于季孫乃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齊楚援之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也文十五年盟于扈將討齊之弑逆以賂未討畧諸侯而不序今會于扈謀納公亦以賂不納而諸大夫皆序何也曰篡弑與逐逐皆大故而以二者權之篡弑尤大也又況討季之謀雖汎而戍周之令已行乎以此見聖人之取舍則輕重審而其事實亦皆不可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邾快來奔家氏曰人叛君而爲之逋逃主况宿納庶其畀我而意如復納快世濟其兇乎錄之誅季氏之無君也范氏曰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叛臣悉書以示譏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是行也齊侯使宰獻公比公于大夫也其辱公也甚矣

丁亥敬王六年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二齊景三十四衛靈二十一蔡昭五鄭定十六卒曹聲公野元年陳惠十六杞悼四宋景三秦哀二十三楚昭二吳子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晉邑在魏郡○此因取輕于齊而朝晉也書次于乾侯責公亦責晉也凡人人國造于境謁吏以告逆而後入是行也子家子以禮告公公不聽遂如晉境之乾侯而請逆于晉晉人不可使公復于境而後逆之故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也此責公也來朝而不得入則責晉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定公卒子獻公蠆立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戊子敬王七年二十有九年晉頃十三齊景三十五衛靈二十二蔡昭六鄭獻公蠆元年曹聲二陳惠十七杞悼五宋景四秦哀二十四楚昭三吳闔廬二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高張高偃子使唁二條始此○唁者杜氏謂唁公不得入于晉也晉之者亦貴齊侯也公既棄齊去晉矣齊侯猶以禮唁公何貴之無怨詞乎夫公非輕棄而去也昔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勸其君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蕁夏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諾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遑恤日入而齊莫之納是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饋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是矣夫齊先君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而桓公嘗主夏盟矣昔爲郯莒又弱易之國也昭公羇旅其國會不爲陳師討罪徒見輕何是以不得已而去也且向嘗親唁今遣使以唁而主君是稱矣豈得爲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書如齊次猶前志也過而不改責公甚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詣一作倪○穀梁曰叔倪無病而死高氏曰叔詣欲納公而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于外尺地一民皆非公有矣公之出也處鄆四年至于巳潰民皆弃晉逆不反視其民如艸芥雖其從者莫能相匡而民遂不堪其虐以至此敗然則去宗廟棄社稷猶不悟然恐懼以圖自强其暴亦甚矣欲不亡也得乎故書之以爲後世戒

己丑敬王三十年晉頃十四卒齊景三十六衛靈二十三蔡昭七鄭八年獻二曹聲三陳惠十八杞悼六宋景五秦哀二十五楚昭四吳闔廬三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公去社稷于今五年先是四年書公居于鄆公而歲首不書公者居四封之內猶居其國猶魯之君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魯非公之居即公非魯之君矣歲首必特書公所在者蓋以存君而不與季之專魯也而罪羣臣潰諸侯之意亦具矣唐武后廢中宗自立革命改號史臣列于本紀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義也故每歲特書帝在房州復繫嗣君之年以黜武氏之號其于聖經納公之義得之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去上聲○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按傳吳子使徐人執公子掩餘使鍾吾人執公子燭庸二公子奔楚吳子怒乃執鍾吾子而伐徐滅之也不書執鍾吾者書其大也然則國滅而奔者皆不名而徐子名何也絕之也劉氏曰謂發溫滅君奔不名者彊暴加于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則已降吳矣而後乃奔楚何哉故絕之也

庚寅敬王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衛靈二十四蔡九年昭八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杞悼七宋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力狄反適歷晉地○按左氏晉將以師納公士鞅爲此會而遂不果納也其不果納何也晉侯將討季孫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氏來而乃不果伐也夫意如出君專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反寵以會讎且又導之練冠麻衣跣行而爲巧飾以對晉君也不亦悖哉意如貨賄晉之臣使不納公竊據公之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得巧爲詞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而以此動晉君乎陸淳謂經書意如會晉荀躒晉侯之爲盟主可見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見者也其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晉侯何以唁公也使躒率季孫如公以待罪也而其唁公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則待罪即以逆公也其時子家子勸公入而公乃從其左右以不能見季孫拒之何也夫晉君召之而來者因士鞅受其無咎而因導之練冠徒跣以詐于晉君也而晉君則勿之知矣豈惟晉君勿之知即公與其左右亦實謂晉君討意如使待罪而將因以逐之也子家子豈且知故勸公入而貨之而公與左右及晉君則皆爲鞅及躒所愚弄而適以縱大慾耳甚矣晉定魯昭之昏且庸而三家六卿之奸且逆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傳謂邾黑肱也杜註不繫邾闕文也餘詳襄二十一年邾庶其及昭五年莒牟夷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敬王三十有二年晉定二齊景三十八衛靈二十五蔡昭九鄭十年獻四曹聲五弑不書陳惠二十杞悼八宋景七秦哀二十七楚昭六吳闔廬五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闞音勘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臨川吳氏曰鄆公爲一國之君封內皆其土地今爲季氏所逐而書取鄆取闞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雖自得其邑猶取之于人云爾家氏曰闞者魯羣公墓之所在也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陵墓所在特以取書深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也

夏吳伐越吳始伐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

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幾平聲○城成周何以列書諸卿也按經傳自成三年而外侯
無朝王者自成十三年而內君無朝王者自襄二十四年而內侯
大夫并無聘王者今晉定猶以周為共主而率其諸侯始成之
辛城之豈不可為無王者譏乎則其功亦美矣然經例諸侯有
事于京師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定六年戍周不書襄二十
四年齊人城郟不書蓋以是為常事也城成周何以書則王辭
成諸城而晉大夫謂用是可以釋其戍也是勤王實死王也況
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事執于京師是王室無事官掌邦
土也宋仲幾不受功晉高張後是王室無刑官掌邦刑也而諸
侯不親王功大夫司之又豈特國政自大夫出而
已哉則功不掩過據事直書而責備之義昭然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昭公薨弟定公宋立○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出奔
人下衆而復國衛侯衎為孫林父甯殖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
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孫甯雖專權非
世握而內外又多有權挽三君者所以出而復入也魯自季友
受賚為上卿至于意如執國命者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黨其
民皆季氏之後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聽計不行也其不能
復國宜矣公雖失國然歲首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其書薨

侯取鄆公圍成鄆潰則絶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歲首所書知冠
屨之難倒觀為人君者觀凡書取鄆圍成之屬又知社稷之無
常奉也上下之間庶幾少
警嗚呼可謂深切著明矣

春秋卷之十一

胡傳原本　姜兆錫參義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春王元年不書即位并不書正月特文○元年必書春王正月定何以獨無正月也元年必書春王正月為嗣君正始也嗣君
已即位矣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以明義也昭公薨于乾侯不
得正其終定公制于季氏不得正其始是時意如廢太子衍及
務人而立定公其主社稷非受之先君而受之權臣魯于是歲
年無君至六月乃始即位耳經文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
無正也其
義嚴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大夫執大夫于是始書執于京師特文○仲幾何以執也按左氏
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為是執以討
之也以王事討有罪而亦貶書人何耶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
人之事屬于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
斷以邦法今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其得以王事討
有罪恕之乎凡此皆無王之事聖人有
發之故貶書人而特書地以譏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君喪至自外二條止即位不在正月特文
○諸公之元年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而即位皆以正月今
至六月乃書即位罪意如亦罪公也罪意如及公何也昭公之
喪至六月乃至而定公即位乃在是月蓋為意如制也周書顧
命成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于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
爰齊侯呂伋逆王世子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
不待崇朝而定耳今先君世子既廢于權奸矣宋踐位受國雖
自壞隤先入而一不得以自主即位大事也歷世之宗廟于是
承寧國之社稷于是治亂安危之幾關不容髮喪至在非期
之後猶未得立終始之際曠年無君而輿尚以就位
何哉春秋詳書于策其為天下後世之永鑒者深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煬羊去聲立宮二條止○煬公伯禽之子義見成六年立武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隕霜二條止書殺菽特文○周之十二月夏正之十月也而書隕霜不殺菽李梅實周之十月

夏正之八月也而謂隕霜殺菽何耶未可殺而殺猶可殺而不殺也不殺菽者其殺專者救何耶重殺也殺菜子曰弊輕而殺重未可殺而殺與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出斯以推聖人調平刑賞燮理陰陽之道在其間矣

癸巳二年 敬王十二年。晉定四齊景四十衛靈二十七蔡昭十一鄭獻六曹隱二陳惠二十二杞悼十宋景九秦哀二十九楚昭八吳闔廬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音貫義見下文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書新作二條止○雉門書新作者亦譏僭也天子有五門皐庫雉應路是也魯無皐應二門而庫雉兼之故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雖無其名已僭其實也雉門兩旁爲臺故謂之臺門上懸法象而使人觀之故謂之兩觀又謂之象魏而中間闕如故又謂之闕諸侯臺門而天子兩觀諸侯一觀子家駒固亦以設兩觀爲僭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春秋不書而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則書者明二者皆非諸侯所當爲也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使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故書新作凡以譏之也

甲午三年 敬王十三年。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二十八蔡昭十二鄭獻七曹隱三陳惠二十三杞悼十一宋景十秦哀三十楚昭九吳闔廬八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程子曰意如不告天子不請方伯而立定公晉人怒公制之而見辭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莊公子隱公益立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魯地公羊傳作枝○左氏曰修邾好也

乙未四年 敬王十四年。晉定六齊景四十二衛靈二十九蔡昭十三鄭獻八曹隱四弒陳惠二十四卒杞悼十二卒宋景十一秦哀三十一楚昭十吳闔廬九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孰與是師晉也孰主是師劉子也傳曰晉合諸侯于平丘而止劉子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于鄭于是劉子因晉請合十八國之師伐楚也然則傳書伐而經書侵何耶楚削唐蔡二君凡三年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請于周天子之元老在焉若晉能暴其滅王猾夏之罪恭行天討庶幾王者之師而桓文之功福矣有荀寅者求貨于蔡弗得遂辭蔡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侵楚蓋陋之與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音生○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罪蔡也書以歸罪沈也書殺又罪蔡也討罪而殺人之君不仁見執而不死于位不義况蔡觀楚猶沈觀蔡也昭公拘于郢三年而後反徒以國小而弱耳沈雖不會非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可乎然則使蔡者無貶與曰晉爲盟主不待貶而義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諸侯謂侵楚之諸侯先曰侵凡也鼬出又反皐鼬鄭地即成皐○晉爲盟主何以書公及諸侯盟也召陵之會不序劉子于十八國之上則無以見謀王之義不序晉侯于七國之上則無以見侵楚之陋而皐鼬之盟劉子不與盟晉又不足以主盟也則書公及諸侯盟以見意而已故曰春秋化工也

杞伯成卒于會。悼公子隱公乞嗣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容城杜氏以爲華容縣析之近地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王臣書卒三條此卷晉錄劉卷即劉蚠也書卒義見隱三
大功于王室故書卒○汪氏曰諸儒謂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有
勞亦書卒矣豈以有功而書之乎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爲沈故圍之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士鞅即范宣子孔圉即文子○謀楚不能討盟蔡不能救惟中山是
伐何也見威勝不行于
强暴而行于弱也
葬劉文公。文公即卷外臣書葬二
條此王臣書葬特文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
瓦出奔鄭。柏舉楚地書以三條此書以戰特文○吳何以稱子
蓋伐楚解蔡圍也楚暴猾夏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
不能達其命而能聽蔡侯之義達天子之命救蔡敗楚者吳也
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諸之如彼其難吳國天

下莫强焉非諸侯所能以也諸之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
諸侯而止書侵楚柏舉之戰蔡因吳師而特書以吳罪晉而與
吳也然則何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胥蔡素皆謀楚適因蔡請
而伐之非本有救災恤鄰從簡書爰中國之實也聖人樂與人
爲善故因其從蔡進而書爵耳囊瓦貪以敗國又奔而不
能死可賤甚矣經貶而書人此皆春秋無毁無譽之情也
庚辰吳入郢。郢楚文所遷都也○吳及楚戰則稱爵其人郢則
稱號何也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
道也聖人于其救患進而書爵非有心于與之順天命也于其
肆虐然而稱號非有心于貶之奉天討也將拯民于水火而水
益深火益熱則書小惡人而功無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毁譽因
物善惡而施褒貶以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
法矣
丙申　敬王十　五年。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衛靈三十蔡昭十四鄭獻九
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宋
景十二秦哀三十二
楚昭十一吳闔廬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書歸粟特文○歸粟可謂善矣然與書宋災故眾同
也襄三十年不討蔡逆而謀宋災此年不救蔡圍而
歸蔡粟皆明舍其
大而小是諱也
於越入吳。吳在楚而越入之也向曰越人今曰於越何也范氏
曰於越夷言也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也越者中國
稱之也考之經文而入吳及敗吳皆越人來告也故皆書於越
諸侯同越人伐吳及吳伐越則諸侯及吳來告也故書越人當
越餘見哀
十三年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悼子之子平子也子斯嗣是爲桓子○
內大夫弑逆當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
也慶父則又出奔矣仲遂書卒以非之變卒之也意如逐其
君近于弑逆而書卒者非恕之也討弑君者去其卒以明絶也
討逐君者存其卒以示貶也存卒何以示貶蠁之弑隱本于桓
逆之敎惡及祀本于宣桓宣之不討蠁遂無足罪矣若定公雖
受國于季氏初非與季氏同惡也苟定公有叔孫昭子不賞私
勞之義而任賢明政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桓正矣而
不謂苟利竊恐爲荷之以爲重也故意如存其卒正貶
公之不討賊而用之也而意如逐君之罪自不能掩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昭子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是爲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許氏曰晉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
則又圍之兵益勞而義益不勝矣
丁酉　敬王十　六年。晉定八齊景四十四衛靈三十一蔡昭十五鄭獻十三
曹靖二陳懷二杞僖二宋景十三秦哀三十三
楚昭十二吳
闔廬十一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游速太叔子也斯
見執元公成立○
鄭何以滅許也許畏鄭四遷以依楚至是因楚敗而遂滅之也
然則哀四年許又復見何也鄭滅之楚又存之也許爲亡虜國
不足道而謬
甚小甚矣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鄭滅許而奉晉命以討之也季氏曰
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兼君將
者八十年至是一侵鄭再伐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
漸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專之而託
公以出
師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傳云獻鄭俘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執稱人所執稱行人明非伯討也按傳祁犂聘于晉趙簡子逆于綿上飲酒獻楊楯六十時范鞅與趙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獻焉是晉禍也范獻子果怨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故其執似是其所以執則非使范趙方睽皆有辭焉則非執之實以私執鄭國行人威福之柄移矣其後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見成九年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何氏曰鄆自昭二十二年齊侯取以居公三十年叛以逆求于齊至是欲復取之也家氏曰當善辭以請于齊不應遂用師也明年因夏伐西鄙因是行成與兵蓋始于此

戊戌 敬王十七年 七年 晉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蔡昭十六鄭獻十一曹靖三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一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衛地。許氏曰叛晉而為是盟衛道齊諸侯叛而離盟始復也自是中國禁叛會夫李氏曰此齊景圖復霸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後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鄭皆是也與魯公初盟石門對參之可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執大夫以伐特文沙晉地 左作瑣公作沙澤。左氏曰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劉氏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挾寡臣以給晉殘百姓以奉齊孟子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信乎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夏國佐孫義見上伐鄙下公侵齊齊伐我並放此

九月大雩 上書秋大雩而此又書九月大雩明書秋為首秋之七月而今經凡書春夏秋冬皆謂其時之首月而非逝指一時可知也則論春秋而謂有書時之例與書月為異例者其失亦不辯而明矣

冬十月

己亥 敬王十八年 八年 晉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三十三蔡昭十七鄭獻十二曹靖四陳懷四杞僖四宋景十五秦哀三十五楚昭十四吳闔廬十三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靖公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高氏曰以公不與盟于沙之盟且報春之再役也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孫氏曰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會何來救而從逆之也不書公會晉士鞅荀寅而書會晉師又何也春秋大法歸入于君而與大夫敵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

師為重柴林之會言晉師不言趙鞅死之會言晉師不言士鞅其義一也救不書齊師已去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懷公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此鄭衛叛晉而侵之也陳氏曰晉使鄭遂侵衛何也二國難可伐而晉自反寅關說二十三年齊始叛晉至是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叛晉非鄭及衛始也書遂貴晉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亦以晉命侵衛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杜氏曰結叛晉也

從祀先公 本條之說不一三傳及諸家皆謂從猶順也先公謂閔公僖公也二公書逆祀今陽虎始順而祀之也獨一人焉山謂從猶附也先公謂昭公也季氏逐君據國昭公薨不以時歸葬既葬又絕其兆域在墓道之南其後孔子為司寇然

後講而合諸侯而是時公猶未祔祭陽虎始祔而祀之也按諸
說雖殊然考其本末當時意如卒陽虎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凡
若所爲皆託于正以取重于國人而借其不正其事則顧其愉
則遊春秋原情定法特書從祀先公于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而
功罪皆見聖人之
意亦微而至矣。

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寶玉大弓穀梁謂周之封圭武王
之戎弓或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書盜
竊魯無人之辭也春秋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爲盜是治
陪臣也孔子作春秋治至于陪臣斯極矣餘義見下。

庚敬王十九年。晉定十一齊景四十七衛靈三十四蔡昭十八鄭
子九年。獻十三卒。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杞僖五宋
景十六秦哀三十六卒。
楚昭十五吳闔廬十四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薨遂反。獻公
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寶玉大弓失得皆書何也所以重宗器也古聖王
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

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玩爲觀美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
君之德也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宗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
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
譏公與執政之臣不恭之大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共次將伐晉也而不書伐者
罪其謀晉也凡伐而次者善之救而次者
惜之伐不書而止書次者非善之也將抗而伐盟主而又憚焉
莫之敢前也罪之也。○任氏曰不書伐晉而書次者晉實大國
未敢輕伐也陳氏曰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而絕晉
也哀之二十三年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伐者齊始叛晉諸
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于沙明年
及齊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何盟主非夫事也無盟主非
猶故也是故春
秋重絕晉也

秦伯卒。哀公卒孫
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辛敬王二十年。晉定十二齊景四十八衛靈三十五蔡昭十九鄭
丑十年。聲公勝元年曹陽二陳閔二杞僖六宋景十七秦
惠公元年楚昭十
六吳闔廬十五

春王三月及齊平。昭七年平齊書暨此與明年平鄭皆書及何也
明其與齊平動于其誠而非接以僞也夫誠與
僞者人心道心之判而王伯所由分也其以誠動而不習于僞
者則聖人見用之効也考其時孔子由邑宰爲司空魯與齊平
未幾相公會于夾谷齊歸三田其明年由司空爲司寇誅少
正卯與聞國政教化大行與鄭亦平又其明年墮私都以強公
室凡皆聖人功化之所至也然齊間而子
遂行矣嗚呼聖道若終得行豈止此而已哉。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谷魯地東海祝其縣夾山
是也。○是會也聖人攝相以德言
化齊其書至以危之何也正聖人之大也考夾谷之會犂彌言
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齊侯從之兩君就壇相揖齊人鼓譟而起則魯君幾危矣而于
時孔子歷階而進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齊侯遽止之則聖德之
感人者亦至矣而經猶凜凜乎其危之者蓋聖人未事而爲之

備方事而將以禮已事而致其謹其視頗危之皆進理以
倖險者迹似同而意則異也故其危之者正聖人之大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報之
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齊人前此嘗歸濟
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
來歸何也書歸者各請而得之也書來歸者齊服而歸之也定
公將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會以禮相
見鄰爵備之于盟罷享禮之設野由是齊侯服于禮而歸邑以
謝過楊子法言曰仲尼用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是也春秋
聖人之筆削也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來盟于陳夫子以禮責
齊而齊人來歸以地皆書曰來以自序其績可乎夫聖人者會
人物于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于一息百王異世而同
理于土皆安而無所避也于我皆貞而無所亥也天未喪斯文
五有聖人聖人以天自
交矣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魯邑東平無鹽縣
東南有郈鄉義見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叔孫氏邑。○侯犯以郈叛不
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

曹二卿帥師圍郈則强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
後大夫强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强其逆彌甚其
失彌速故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大夫出五世希不失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故聖人制法忠恕所惡于上不以使下所惡
于下不以事上三家專魯已久卻傾公室以自張而不
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其奔何也宋公使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大心辭以疾而祁之子譖其為亂公乃逐之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義見下公弟辰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齊地李氏曰是會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高氏曰齊人歸我鄆讙龜陰田侯犯以郈奔齊齊人又致郈故叔孫如齊謝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彄音摳○公子地及公弟辰等何以繼奔也按傳地有白
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抶魋奪之魋懼將走于公地泣之魋辰
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必止于地出奔陳公弗止辰請弗聽辰曰是

吾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故書宋公之弟辰者罪公
以嬖魋故而拂親親之恩書暨仲佗石彄出奔陳者貴辰以愛
兄故而遺尊君之義然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辰牽于地不
得已扶佗彄以去國而非發于其心之本然也聖人之嚴而恕
如此

壬寅 敬王二十一年 十有一年 晉定十三齊景四十九衛靈三十六蔡昭二十鄭聲二曹陽三陳閔三杞僖七宋景十八秦惠二楚昭十七吳闔廬十六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義見下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公弟辰等出奔稱暨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
殺而不可使亂今不得已而與眾去國猶可也非不得已而與
眾叛君可乎故特稱及以罪之也諸人入蕭以叛而大心往從
之其叛不言可知書自陳
自曹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還音旋叔詣曾孫○其平何杜謂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是也然則傳謂其始
叛晉何也夫六年侵鄭者晉命之也僖公以來世服晉今至晉
伯衰而諸侯亦各解散矣故說者謂書鄭輸平以志諸侯之合
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也自末世趨于變遂并失其伯自盟
人反其正將可進于王天理人欲之幾其間不容以髮豈史氏
所得而與焉者哉先儒以為此聖
人性命之書也其義微以至矣

癸卯 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 晉定十四齊景五十衛靈三十七蔡昭二十一鄭聲三曹陽四陳閔四杞僖八宋景十九秦惠三楚昭十八吳闔廬十七

春薛伯定卒 襄公卒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毀也義見下墮毀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孟彄孟縶子○家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伐曹者著中國之無盟主也高氏曰衛
此伐曹曹不
叛晉故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音祕○墮費何也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先墮郈季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
之宮費人攻公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也
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郈費及成
者三家之都也政在大夫三家越禮以固其城公室有不能制
者三家既微陪臣擅命憑城數叛三家亦不能制矣季氏問于
仲尼仲尼以為憂季孫則以告于定公遂墮三都而叔季二家
以次墮之是謂以禮為國可以有為之兆也推而行之諸侯大
夫各謹于禮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奈孟氏未即從而孔子
亦未幾去魯也惜哉故曰苟有用
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黃齊地○左氏曰結叛晉也汪氏曰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為盟之始
也繼以鹿之參盟幽之同盟而齊伯
遂成此盟于黃則齊魯為盟之終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成孟氏邑。一公行不越境不至。成危之也。其危之何也。按左氏公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而書至。危之也。孔子爲政墮三都而獨不能墮成何也。按家語定公十年孔子由邑宰爲司空相公會于夾谷而齊侯以三田歸是德感于外也十一年由司空而爲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于市男女別于途是化行于下也三家之中孟氏視叔季猶爲有君而其一門多有賢者又或爲學于聖門也成雖未即墮使聖人從容其間轉移化導其于禮制當有不待兵革而自協于一者奈定公急圖未就成于是乎不得墮而其時孔子亦以齊間不久于魯矣其明年築蛇淵囿蒐比蒲遊心滋熾而魯卒以不可爲也惜哉

甲辰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二年 晉定十五齊景五十一衛靈三十八蔡昭二十二鄭聲四曹陽五陳閔五杞僖九宋景二十一秦惠四楚昭十九吳闔廬十八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衛地一名郥氏高平鉅鹿縣西南有郥亭。其次亦謀伐晉也。猶九年次五氏之義也

夏築蛇淵囿 蛇淵地名。魯之囿一而已鹿囿繼以郎囿又繼以蛇淵囿何多也。囿成不克歸而事此志荒矣況以農時成之乎。○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蓋當時君臣自以爲齊人已服瀕郈已墮國家閒暇可以撥樂也此決非孔子爲政時矣。愚按孔子去魯因郊不致膰乃託以去即是時也蓋魯郊以四月經不書郊者牲變則書違卜則書否則不書也夫聖人才見用而郈封侵地反兵革弭遊敗息其神妙至于如此比以聞去而苑囿漁畋之務且與燕樂出焉而作矣故曰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聖人之不可及猶天然也學者其可忽之哉

大蒐于比蒲 見義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晉晉不叛晉故也靈公不知以禮爲國故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陽今太原鞅趙孟名。○其叛何也。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不可鞅怒殺午午之從者以邯鄲反鞅圍邯鄲而午中行寅之甥也范吉射之姻也而中行共伐趙氏故鞅入晉陽以叛也夫鞅之入非范中行也而直書叛者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即爲逆之漸非無以有已之義後世大臣有迫于嫌疑遂延於外擁兵不釋卒陷于罪者亦昧于經書入叛之旨而失人臣之大義與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射食亦食夜二反。荀寅即中行氏。士吉射即范氏。○二子何以叛也。按左氏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與中行寅范吉射相惡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遂入朝歌以叛也晉自夏盟咸服天下及大夫專政斷焉公行內外離析會于下而齊叛召陵而蔡叛盟沙盟鹹而鄭叛叛于五氏而衛族于鄭會夾谷則齊而晉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奔晉陽而趙鞅叛入朝歌而寅吉射叛晉國天下莫與蓋自是不復主盟而中夏之變益甚矣蓋由陪臣目國家之政出宦邪而亂賊章也故爲法以懲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賢學者因其事以探其旨則得矣

晉趙鞅歸于晉 叛何以歸也。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入于絳盟于公宮書歸者易詞也韓魏請之晉侯許之故易也夫三叛之罪一也鞅以有援而得復寅吉射以無助而終叛則經書鞅歸豈與之乎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叔也既不能奉行天討又徇韓魏而縱之無政刑矣先儒或謂晉歸者鞅以地正國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也然如其說是人主可脅而以兵諫者貢愛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啟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薛弒其君比 比見弒于惠公夷立夷又名寅。○事未詳然稱國以弒而不書弒者名則罪當國大臣而其君之罪亦可知矣

乙巳敬王二十四年 十有四年 晉定十六齊景五十二衛靈三十九蔡昭二十三鄭聲五曹陽六陳閔六杞僖十宋景二十一秦惠五楚昭二十吳闔廬十九卒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戌公叔文子之子。○衛靈何以奔也按衛公叔戌以富惡于

公又將去南子之黨。去入聲。戍將爲亂，公逐戍與其黨，故戍與趙陽、北宮結相繼而奔也。胡氏曰：史魚謂公叔文子曰：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然子能臣，可免于難。戍也驕，其亡乎。戍以是見惡，告困難辭矣。然靈公乃不能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致大臣背負罪以去，人君所以通宮府上下而爲一體者，道安在哉。蓋亦不待貶而義見矣。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牂音臧。〇頓何以滅也？欲事晉而背楚絕陳，故滅也。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蠻荊既衰，陳猶助而滅之，罪亦不待貶矣。

夏，衛北宮結來奔。義見上文。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敗十六條止。檇音醉。檇李，今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闔廬卒，子夫差立。〇其卒非卒也，傷而卒也。按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吳之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自剄。吳師屬目，因伐之，闔廬傷于足而卒，是也。書敗者，貶其詐也。定公五年越入吳，今越又敗吳，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承告以書。而哀之元年

吳敗越，棲句踐于會稽，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蓋經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則夫椒之戰，復父讐也，非徒報怨者也。春秋無義戰，凡書戰者皆貶，貶雖有重輕而貶則一。此不書者，以爲理宜復而無貶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牽，衛地。今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〇左氏曰：晉圍范中行于朝歌，公會齊衛謀救之也。陳氏曰：范中行得罪于君，而齊挾以叛晉，君君臣臣之道安在？張氏曰：齊景欲爲政，誅晉叛以正其國可也，而會魯衛以助不衷，何耶。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〇家氏曰：齊景圖伯，宋至是始從齊也。而傳謂牽洮二會皆救范中行氏，若爾，是四國相率而預于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宗亂，及齊桓始明分義以示天下。今齊景欲復桓業，而相率助叛，世道至是一變，春秋乃降爲戰國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書歸脤特文。脤，市軫反。石氏，尚名，天子之士也。〇歸脤何以書？譏也。周禮大行人職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是歸脤，王以親乎侯也。大宗伯職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是歸脤又王以親其親也，則其譏何也？公在位凡十五年，未一朝聘于王，而王歸以脤，是失命討之義也。且公朝晉而不見禮于晉，王來歸脤而不上答于王，其視王室直不如大國耳。凡此皆不待貶而義自見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世子出奔特文。〇衛世子蒯聵何以奔也？其母南子，訴其殺母而奔也。世子，國本也。其母無行，蒯聵恥之，而靈公惑溺于內，至不能保其子，蒯聵悄數于淫夜，不能安其身，是皆忘其宗廟社稷而恣行以失德也。經特書世子，非與蒯聵也，明爲父者當齊家以正國本，爲子者當孺親以盡天倫，而乃骨肉相殘，毀滅天理，此聖人深悲世變之極而爲之交著其罪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靈公治蒯聵之黨而奔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辰奔而入，叛，叛而復奔，其行悖矣。然原其情則以宋公不能容一弟致之。高氏曰：三書宋公之弟，皆罪公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書來會特文。〇自舍中軍，公不與軍政者四十年，于是蒐比蒲而邾子來會公，則公之蒞事可知矣。然而經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于三家也。〇孫氏曰：春秋田狩之屬，公行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于郎，公及齊狩于禚，其時政猶自公出也。自蒐于紅以後，雖公自行而不書公，見公之不得爲政也。

此年闕書冬。家氏曰：是歲無冬，闕文耳。汪氏曰：蒐比蒲、城莒父及霄，其亦蓋皆在冬，但闕冬一字。

城莒父及霄。莒父、霄，二邑名。〇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十有五年。晉定十七，齊景五十三，衛靈四十，蔡昭二十四，鄭聲六，曹陽七，陳閔七，杞僖十二，宋景二十二，秦惠六，楚昭二十一，吳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邾朝止此。〇汪氏曰：邾子以去年來會，爲未成禮而復朝也。未幾又來奔，喪其軀，怖亦甚矣。愚按：是時子貢觀禮，嘗以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卜二公之有咎矣。雖夫子以不幸言而中者惜之，然即此而威儀定命之符，衆人動容周旋中禮之極，固可見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穀為不書其所食。食非一處。以至于死也。公羊以為慢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胡何以滅也。四年召陵之侵。楚頓胡皆在。而吳之入郢也。胡子又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國衛之矣。會楚有吳患。未及報。胡子又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也。為是楚滅之也。夫楚滅頓又滅胡。不待貶而見矣。胡為小國。而乃乘楚之弱。肆其俘掠。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也。況又貪生忍辱。不死社稷。豈為知命者乎。

夏五月辛亥。郊。不言卜郊何也。徐彥疏云。正月改卜牛。在滌三月。當以四月郊。今並卜以四月。郊不從而又卜五月也。蓋于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若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之耳。

壬申。公薨于高寢。定公薨于哀公將立高。寢宮名。猶小寢類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傳曰罕達敗宋師于老丘也。杜氏曰。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欲取以居之也。王氏曰。納叛已可罪。又伐其國以居叛。不待貶而惡見。李氏曰。自後哀七年宋皇瑗侵鄭。九年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其年宋公又伐鄭。十年宋又伐鄭。十二年宋向巢又伐鄭。至十三年春秋將終。而鄭罕達乃取宋師于嵒。二國構怨如此。正與春秋初公于馮之事相類也。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蘧蒢宋地。○傳曰謀救宋也。杜氏曰。不言救不成于救也。王氏曰。齊衛五氏垂葭之次皆伐不成伐。此蘧蒢之次救不成救。三次皆此。此事同而義見矣。

邾子來奔喪。來奔喪非禮也。○趙氏曰。諸侯不非禮者。亦不待貶而見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妾。哀公母也。○啖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書夫人書薨。今哀公母定姒卒乃不書夫人。姒氏薨何也。時哀公方在喪。未踰年。未成君。故未稱夫人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來會葬四條止此。國君親來會葬二條止此。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雨不克葬二條止此。○高

氏曰。經兩書雨不克葬。宣十九年葬敬嬴書日中而克葬。此書日下昃乃克葬。日中猶裕于日昃矣。君子之于親也。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晨所以寧親也。日下昃則失晨之時矣。餘義已見葬敬嬴。

辛巳。葬定姒。定姒定諡也。○陳氏曰。妾葬不書。書葬定姒。是哀公以夫人葬其母。猶宣襄之于敬嬴定姒也。何以不稱小君。以父在殯。不及母其母。故不稱夫人。薨亦不稱。非小君也。愚按定姒今葬。陳氏之說最合。啖氏亦如之。高氏乃謂姒氏不稱夫人小君為正名。孟子不稱夫人為隱恥。夫苟以此條為正名。則前此數篇定姒何以皆稱夫人小君乎。又引公羊言子則廟。廟則書葬。及曾子問篇並有喪則葬先輕後重者以申之。其說彌失。夫其子為君。而為妾母別立廟可也。並書葬不可也。而君與祖為體。以妾母謂之並有喪而並書葬。是以妾母匹嫡母。而并匹先君以及烈祖也。曾經義而如是乎。

冬。城漆。漆邾邑。○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邾事皆疏矣。公初立不務善鄰。而勞民為此。于是二年取其邑。三年伐其君。卒致與齊相約。間罪利未得而害隨之矣。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母定姒定公妾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晉定十八齊景五十四衛靈四十一蔡昭二十五鄭聲七曹陽八陳閔八杞僖十二宋景二十三秦惠七楚昭二十二吳夫差二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定六年鄭滅許矣其再見何楚封之而復正也復正有三或書入或書歸或不書而自復文各不同襄王書出其復正不書則異于敬王書入許書滅其復正不書則異于陳蔡書歸故其復正皆第因事以書之也其書圍蔡何也報柏舉也按傳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男女以辨是降也疆于江汝之間則遷也而止書圍蔡何也蔡書以吳師入郢而弃楚王室楚宮毀楚廟徙楚器墮楚墓矣至是楚速師圍蔡降衆遷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之復讎可恕也若禍及宗廟父兄而包羞忍恥不能一洒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止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詞也○杜氏曰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德之列于諸侯故見經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此下文之本末

夏四月辛巳郊 夏四月郊蓋正月改卜牛在涂三月而爲郊也餘義見前

秋齊侯衛侯伐晉 伐晉以救范氏也許氏曰晉爲伯主而諸侯叛之合從以伐之王道既熄伯業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汪氏曰齊衛五氏垂葭之次皆遣兵伐晉而二君不止爲之援春秋皆不書伐今始書齊侯衛侯伐晉者著晉伯統之絕而受諸侯之兵且著齊衛之黨叛臣而叛伯國也夫叛不能制豈足爲諸侯盟主而不令之臣人所同惡晉乃棄君而助臣乎自是晉不復能有爲而春秋終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義見下文

戊申 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 晉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四十二蔡昭二十六鄭聲八曹陽九陳閔九杞僖十三宋景二十四秦惠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音勾句繹邾地○伐取不若盟爲甚或書一卿或書三卿或書二卿也哀公之時公室不張伐國取地以盟其君三家迭出行之而公一不與焉蓋強家之勢積而遂越之辭兆矣定公世邾子來奔喪恭已甚矣而不免見伐于諸卿不知以禮爲國也邾在邦域之中耳諸卿繼伐而取其田而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也三家莫強于季氏而始則不伐終又不盟何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救之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救之而陽虎奔今伐取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已未得與其私亦不可掩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卒世子蒯聵之子輒立

滕子來朝 滕朝五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戚衛邑○凡內弗受也世子者君之副貳君存曰世子君死曰子何以不受而稱納乎凡公子出奔而復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皆不稱納矣況世子乎而趙鞅以蒯聵復國則書納者見蒯聵無道國人所弗受也國人弗受而必稱世子者罪輒之假國人以拒之也何也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卒大臣又未嘗謀于國人數蒯聵之罪遷賢公子以主國也乃國人君輒而輒竟以子拒父是誠何義乎夫蒯聵有母而忘于殺有父而忘其喪其逆理固不能貸矣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而輒乃據國以拒有是義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趙鞅帥師之下而罷公與其大臣之不能正國本蒯聵與輒之不能盡天倫罪皆可見而鞅之不能慮世變亦具其中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衛地在戚城南○其戰何也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而趙鞅禦之也其書鞅及戰何也春秋以主戰責鞅也汪氏曰鄭之黨叛人固罪也然鞅不思所以致亂者已實爲之乃黷武勳氏且以功相矜奚責乎故春秋以主戰責鞅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宋人執小邾子。季氏曰宋代曹執邾之屬蓋齊與邾伯無成而宋有志于爭霸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義見上遂殺蔡侯申。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戎蠻子何以執也按傳楚圍蠻氏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得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于是趙鞅乃詐執蠻子以畀楚也凡執例不名戎蠻子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曰歸于楚何也歸于楚者京師楚也晉主夏盟久矣而不競至此故春秋痛而書之。

城西鄆。備晉也餘見襄十九年。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社何也殷社也王侯立爲廟之屏蔽因以戒亡國也社乃封也何以災亡國之社有屋焉使不得上通于天故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頃公辛子隱公虞母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蔡侯申以二月爲盜所殺而今越十一月乃書葬慢也或謂盜殺非弒也而與弒異名何實亦不討賊不書葬之義也然討公孫翩亦越九月慢于何詞乎而所謂討賊乃葬之非通例亦明矣。

葬滕頃公

辛亥 敬王三十年 五年。晉定二十二齊景五十八卒衛出三蔡成公朔元年鄭聲十一曹陽十二陳閔十二杞僖十六宋景二十七秦悼二楚昭二十六吳夫差六。

春城毗。毗頰夷反魯地○亦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汪氏曰定十四年齊宋會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伐宋豈以宋陵曹與小邾故伐之以矜伯討與然內不能正其國無何身歿于秋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衛助范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景公辛子安孺子荼立。

冬叔還如齊。高氏曰使聘弔且往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閏月謂其冬十月之閏月也自九月至此逆閏才得三月耳況于喪又不當數閏乎其違五月而葬之禮亦甚矣。

壬子 敬王三十一年 六年。晉定二十三齊安孺子荼元年衛出四蔡成二年鄭聲十二曹陽十三陳閔十三杞僖十七宋景二十八秦悼三楚昭二十七吳夫差七。

春城邾瑕。書城止此瑕邾邑魯强城之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傳曰討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傳曰修舊怨也高氏曰吳入楚召陳而不至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陳乞僞事高國陰構諸大夫攻之而奔也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弒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聖人之垂戒深矣張氏曰高國從先君于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幼主委之而逃書之亦罪其不忠也愚按二說不同相須始備。

叔還會吳于柤。許氏曰吳在柤往會以結吳好也或之不修務與戎狄親以脅其力君子恥吳之會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辛子惠王章立。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陽生不稱公子而繫之齊猶稱齊小白鄭忽之義也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甯喜爲衛侯弒矣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爲陽生弒矣陽生實弒君則曷爲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萬事理陽生之入而弒君也其誰使之然哉景公廢長立少以啟之也景公問政于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弒荼者陽生與朱毛又曷爲書陳乞也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及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如乞有備不得已遂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

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啟詼弒君之罪
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于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義見三年圍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義見三年伐曹
癸丑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 晉定二十四 齊悼公陽生元年 衛出五 蔡成三 鄭聲十三 曹陽十四 陳閔十四 杞僖十八 宋景二十九 秦悼四 楚惠王章元年 吳夫差八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汪氏曰定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而今宋侵之也是後各逞其報伐之心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而十二年鄭又取宋師于嵒矣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杜氏曰五年晉伐衛未服而今侵之也
夏公會吳于鄫 鄫國取四年鄫取為邑○高氏曰吳欲伯諸侯公先往會之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內書以來猶以歸也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

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為是伐我齊為是取我讙及闡邾國亦正矣何以備書而不諱乎聖人道隆德大人有惡務去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益于邾是知其為惡去而不積也故書伐書入書以來而一不諱者欲見其能去惡也明此然後能好惡而無毀譽有以盡與人為善之道不明乎此而以毀譽亂好惡其能成人之善者鮮矣
宋人圍曹 義見三年伐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于是中國無伯而諸侯自相救矣經書僭其無伯而善其相救也至楚伐陳吳救陳伐救皆變方而諸夏幾亡矣
甲寅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 晉定二十五 齊悼二 衛出六 蔡成四 鄭聲十四 曹陽十五 陳閔十五 杞僖十九 宋景三十 秦悼五 楚惠二 吳夫差九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刪詩于檜之卒篇曰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傷天下之無伯也此也然則此滅曹而不言滅何也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說之彊言霸于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不言滅猶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書法若此有國者奚辭言以亂從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 伐我皆書四鄙此不書四鄙何也吳為邾故興師來伐而受盟于城下也然則不書及吳盟何也諱之也來戰于郎危書不諱盟吳于城下也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乃退師而盟于袁婁今魯未及戰而遽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使有華元國佐亦不至此矣故春秋深諱是盟以為後世謀國之臣不能以死衛自強偷生惜死至于使倒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闡尺善反魯地在東平剛縣北義見上年以邾子益歸及下歸讙及闡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過音戈僖公子閔公維立
齊人歸讙及闡 齊何以取讙闡而旋歸也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請師于吳而怒猶未忘也以此見君造惡而不悛則四鄰交侵其國土而不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此遷善改過之大義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正以公之能去其前愆而美之也聖人之樂與人為善類如此
乙卯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 晉定二十六 齊悼三 衛出七 蔡成五 鄭聲十五 陳閔十六 杞閔公維元年 宋景三十一 秦悼六 楚惠三 吳夫差十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於勇反雍丘宋地今屬陳留郡義見七年宋侵鄭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義見定十五年鄭伐宋

冬十月。

丙辰 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晉定二十七齊悼四辛衛出八蔡成六鄭聲十六陳閔十七杞閔二宋景三十二秦悼七楚惠四吳夫差十一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按傳邾子無道吳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而來奔也夫其無道不可考然奉其子為政而乃出奔且身為魯俘而又來奔則其人之卑下亦可知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悼公卒子簡公壬立○左氏謂公會吳伐齊齊人弒君以說于吳則經何以書卒書卒明非弒也左氏以遂附之也夫魯入邾以其君來齊為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以討之矣魯

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為是歸讙及闡且辭師于吳又變之正也吳人怒齊之辭也而反兵討邾且要魯伐齊乃吳以狄道自處非齊侯之過也即吳伐之齊人初非有弒君之勢亦未至殺我邦家也而何遂弒君以說于吳乎況吳徐承將舟師自海入齊而齊人又敗之則其初不相說而齊大夫之非以君說吳亦明矣左氏徒因齊君暴卒以附之而不審其害經也故愚謂中臨川吳氏之論而歷辯之如此餘見襄七年鄭伯卒及昭元年楚子卒

夏宋人伐鄭。義見定十五年鄭伐宋

晉趙鞅帥師侵齊。高氏曰此蓋以齊率諸侯貳晉而討之也然趙鞅加兵于有喪之國異于士匄矣聖人勿與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李氏曰彄蒯聵之黨也今歸衛從輒故十五年蒯聵入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惠公卒雖立未詳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凡書救皆善也救在王室則罪侯國王人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服則罪四夷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小國則罪大邦鄭駟弘救曹是也救在外蕃則罪中夏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然則救多書君若卿否則書師書人吳雖蠻服亦楚匹也乃止如狄救吳之卑號而不得如楚救鄭之書卿與救衛之書人何也楚有令尹而非王又以賢偶伯故經于楚多進詞吳為強宗而夫差惟以力爭雄故經于吳從降詞考是役救陳者固季子也其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我請退以為子名可謂賢于人一等矣自非二國之治有得大何書公子貞救鄭而反不書公子札救陳乎

丁巳 敬王三十六年 十有一年。晉定二十八齊簡公壬元年衛出九蔡成七鄭聲十七陳閔十八杞閔三宋景三十三秦悼八楚惠五吳夫差十二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八年吳伐我不書四鄙者吳師及城而盟于城下也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亦不書伐我何也說命曰惟干戈省厥躬言當自反其躬不審而不繫乎人也邾子之於齊之甥也魯入邾以邾子益來齊人為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子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雖尚未臨城下而不書四鄙受敵于齊矣其省致師之由以示反求之義大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傳謂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而奔也許氏曰書此為人臣附上以剝下托公以營私者之戒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艾陵齊地齊魯交兵止○戰不言伐此言伐何也薛氏曰雖言公之會吳戰實書會吳伐齊則戰不言我師而會戰見矣會伐齊而戰以齊國書主之何也李氏曰吳之來伐我衆皆知其不可與矣不保民嚴守以義却之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而求快于一朝之忿師敗身殲為國大戮故于以書伐責之也○家氏曰兩年之間書公會吳伐齊者二責魯深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隱公卒。編立未詳。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世叔齊即太叔疾也。按傳孔文子以女妻疾，疾使其前妻之娣，文子怒其妻，疾又淫于外州，外州人奪其軒而獻于公。疾恥是二者而奔也。

戊午十有二年。敬王三十七年。晉定二十九。齊簡二。衛出十。蔡成八。鄭聲十八。陳閔十九。杞閔四。宋景三十。秦悼九。楚惠六。吳夫差十二。

春用田賦。何言乎用田賦也？譏承歛之益甚也。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于有若，有若對以盍徹，蓋將救之也，而公乃謂二猶不足如之何其徹者，是益欲剝民以奉上，而于君臣一體之義昏加矣。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其餘，仍不用加于田。周禮八貢九賦之制，總于冢宰，而散見于閭師載師及凡一切掌財用之官。故國語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則田以外自有賦里任力之財用，不可更于田畝之也。今公自宦公說田賦之役民已用于什二矣，猶不足而以田以外之賦用之于田，是重困農民而剝其本也。春秋書曰用田賦，其我重斂虐民之害，而示人君以愛民節用之道者深矣。○汪氏曰：用田賦，蓋計田斂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孔子語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蓋以計丘而出兵車，乃賦之常法，安可計田而又賦其財哉？觀哀公年饑用不足及二猶不足之言，則爲斂財以足用，而非加賦以足兵可知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昭公之夫人，例應書夫人薨，今不書夫人某氏薨而書孟子卒者，貶夫人以貶公也。貶夫人以貶公何也？孟子本吳女姬姓，昭公諱取同姓，不稱孟姬而稱孟子，使若宋女者然，爲是貶不稱夫人，不稱薨也。貶夫人而貶公在其中矣。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故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庶姓別于上，戚單于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昭公不達于禮，欲結強吳以去私家，至取同姓以亂大義，禮之大本喪矣。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而司敗曰君取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夫司敗不知夫子諱尊諱親之意，不足諱也。然苟明春秋書孟子卒之意，雖曰爲君諱，而實亦不可掩矣。故曰春秋

春秋　哀公　卷十二　廿二

之文微而顯，婉而成章，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公會吳于橐皋。橐皋，吳地，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吳欲尋盟，公使子貢辭，乃不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杜云吳地，即發陽也，今廣陵海陽縣東南有發繇亭。○此吳徵會于衛，而三國因爲盟也。其不書盟何也？按左氏，初衛侯殺吳行人且姚，至是懼，命而權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曰往也。于是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也。其不書公會二國盟于鄖者，杜氏謂畏吳而竊盟，故不書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傳云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取宋鄭間之隙地嵒戈錫以居之，今伐取之也。

冬十有二月螽。前此書螽多矣，自十月溯八月，自冬溯秋，其于夏正皆夏秋時也。若十二月，則于夏正爲十月，其時有年之蟲不已，收節無年之備，不亦甚矣。而猶有螽，則其災又豈但及于禾而已哉。

己未十有三年。敬王三十八年。晉定三十。齊簡三。衛出十一。蔡成九。鄭聲十九。陳閔二十。杞閔五。宋景三十五。秦悼十。楚惠七。吳夫差十四。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嵒音巖。○說見定十五年鄭伐宋及去冬宋伐鄭。

夏許男成卒。元公卒。編立未詳。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衛地。○此會晉侯及吳子者，兩伯之辭，許吳以伯也。吳爲序不首序者，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先吳後晉則拂經而失序，先晉後吳又失實而傳疑，特書會晉侯及吳子，則華夷中外之常經著，盟會主客之實亦并著矣。經例仍一字而義然不紊矣。夫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會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又自謂大伯之後，周室爲長，而聖人書法如此者，蓋謂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自漢宣用蕭傳之議，位單于在諸侯王之上，馴至唐初稱臣突厥，石晉父事契丹，情欲保國，終乖而頓削紀綱，其能一稟於是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宜深究而不可忽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高氏曰：楚與吳之爭，乘吳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吳自柏舉以來，稱伐中國，黃池之會，爭長夏盟，可謂盛矣。而春秋一書於越敗吳，兩書於越入吳，蓋因事也式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夫以德服人者，心悅而服之；以力者，非心服也，人亦以力勝之矣。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

乎衞者也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旣勝齊師復與晉爭長自謂莫敵也而越已入其國是越不監而爲楚滅楚不監而爲秦滅秦又不監而爲漢滅豈乎漢興幸文穀之以德而天下乃定也然則有國家者苟舍德教而尙厥力其能免乎于致戒之義乎春秋先書於越入吳敗吳在柏舉之役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垂戒不待貶絕而見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衞 晉伯侵伐止此○高氏曰荀瑤在晉十二年晉不能討衞輒乃以范中行故而數與師何耶李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衰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但言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舊稱吳越之應非義見文十四年

盜殺陳夏區夫 夏上聲區音謳○此微舒之子孫猶執國政而盜殺之也春秋之末至于盜可殺其君卿大夫而當于時亦盜竊國柄雖廟器如寶玉大弓不能守也蓋世變于是極而所謂十世五世以至三世之理亦驗而當知所反矣

十有二月螽 年見上

庚申 敬王三十有四年 晉定三十一齊簡四衞出十二蔡成十鄭聲十九年 十二陳閔二十一杞閔六宋景三十六秦悼十一楚惠八吳夫差十五

春西狩獲麟 何以獲也庶樂作而鳳儀聖經成而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馬出河而圖書龜出洛而暗數若役天而奉天時氣發之動志也舜作樂而鳳儀孔子經成而麟應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舜聖易地皆然有見乎此者則日成而畢應無見乎此者則日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爲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制作文成而麟見宜矣商王恭默思道而帝賚良弼周公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應

一君釋祝史之誅鬼神格信宋公出罪已之言熒惑退舍至于勇夫志士情誠所格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于行事者哉何以因魯史作春秋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晉教亦備矣而孔子作春秋則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是以作春秋也子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觀乎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是以約乎魯史也何以始隱終哀三綱淪九法斁而爲天下無復有王是以始乎隱公哀之非西狩獲麟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致者命聖人之于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以絕筆于獲麟也故春秋天子之事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于修齊治平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慮而不當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孔子至于孟子百有餘歲自是以來千數百年間其書長言其出于人心者猶在考探遺[illegible]蓋有不得已焉者學者其可不察而忽之也哉

[illegible]先儒傳說今按杜注誠辟而作作起春

[illegible]別文止于所起也其說近理當衆

春秋詳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仍以胡安國傳爲宗其所必不安者亦間有附論一二然必援朱子蓋恐人議其異於胡氏故稱朱子以證之猶之書經詳義恐人議其異於蔡氏亦必稱朱子以正之也故卷首有綱領三十三條於孔孟之說題曰特標於諸儒題曰彙集彙錄惟於朱子語錄六則題曰遵錄其宗旨可以概見云

春秋事義慎考十四卷

〔清〕姜兆錫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事義慎考十四卷》提要

春秋事義愼考目錄序

右事義愼考計上中下三考凡十二卷并前考後各一卷
通十有四卷今已序次其目錄如右僭惟考者考其事與文而所
以考者考其義也不考則義晦考之不愼義似明猶晦考周衰迄
於秦漢以降傳紀滋棼漢藝文志載有左公穀鄒夾五家唐元宗
御製孝經序亦有疊史春秋學開五傳之文而今鄒夾雖亡三傳
具在其義之明與晦相雜也又考崑山徐氏經解於宋儒程傳胡
傳外自宋孫復迄元陳深得二十五家三十三種之書而漢董仲
舒唐陸贄宋劉絢之屬猶不與其數考其義皆互爲明晦今胡傳
特立於學官義明如日星而晦而不明者亦存焉茲復何以考之

將散考之一時一事則於義此矛彼盾根觸角抵若紛而考之二
百四十二年之間卽其事其文類聚羣分互相鈎考譬諸易象然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而義見其中矣然則考之豈有他哉夫孟子
所謂其事則桓文其文則史而孔子竊取其義者卽經解所謂春
秋之敎比事屬詞者也故考之不愼有三而愼爰有三今從已不
考傳從傳不考經與從經之一二條不考全經是三汰也以已考
傳以傳考經以經之一二條通考全經是三愼也春秋文成數萬
其指數千雖游夏莫贊一辭錫惷愚無似敢言經乎茲考之所爲
作者亦去汰以明愼焉而已故既定次目錄以攄其考之之意而
并約列其凡例於左方云

春秋事義慎考總目

考前附

聖經本末考 一則

列傳本末考 二則

王侯邦國考 三則

王侯世系考 十六則

庶邦雜服考 一則

伯功本末考 五則

聖治本末考 一則

右七考二十九則非即聖經之事義也然而附于考前者孔子修春秋而史遂爲經于是史例見其偏而經義會其全矣

諸傳推明聖經言人人殊亦皆義之所寄列國則有邦交之故眾朝則有世繫之傳事有所起義即因之而聖經之義凡又皆引伯業以進于聖功者也故今皆附于考前而因以推其義焉

考上一

紀時考 七則

考上二

系名考 十五則

右二考二十二則列爲考上者聖經所書比事而屬詞事則事也詞則所謂文也凡將書事必先編年以紀之故列爲考上之一又必書名以系之故又列爲考上之二也書事無不書時而名則有書有不書事非出于人者無名可書而事出于人者名無不書故凡所書比事而屬詞者必首書其時與其名而後事與文可得而考也

考中一

正位考 四則

大婚考 十六則

考中二

喪紀考 十四則

祀典考 十五則

凡考上者全經之綱領而考中則分校其事文也右正位以下四考四十九則列于考中之一之二者春秋之維王述蓋不勝紀矣而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喪以慎終祭以追遠人治莫大于是是盡天下之通禮也況主治化之王侯乎故首列之也

考中三

賦稅考 二則

工役考 六則

軍旅考 四則

蒐狩考 二則

刑名考 一則

右五考十五則列于考中之三者凡賦役之本師用之重政刑之要皆爲國之經務也夫禮者治于未然而法者治于已然禮與法相輔本與末兼該而其于治也幾矣故正位大婚喪紀祀典之下次以此焉

考中四

朝聘之屬考 四則

會盟之屬考 十二則

考中五

侵伐之屬考　十二則

右朝聘以下三考二十八則列于考中之三之四者凡以上諸考國有是禮與法而謹以持之而已若朝聘會盟征伐皆邦交之政而孟子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者正此類也其會𠛬葬會城築亦邦交也已附次于喪紀工役二考故不具列云

考中六

歸遺之屬考　四則

徵求之屬考　一則

告假之屬考　二則

取竊之屬考　二則

右四考九則列于考中之四者歸求假竊諸類事雖若細亦辭受取與之節而與喪祭兵食之用相倚而行者也其歸田至取田雖亦歸取之類然山川土田受之天子傳之先祖其去其來與國家廢與存亡相爲終始非區區禮物往來比也故與滅國取邑之屬別見創亡考之文

考中七

遊觀之屬考　二則

奔執之屬考　十三則

歸入之屬考　十則

右三考二十五則列于考中之五者人君所以安國家保社稷惟是守吾禮法施之政治上下交泰而以敬勤者逆之而已舍此不務肆于淫縱以蕩其心則萬理隳而本已失矣是以君臣上下之間馴至于奔亡竄逐而弑殺之禍喪亡之患亦或相繼而起與淺深遲速理固可見君子所以愼其幾也

考中八

剏亡之屬考　十則

弑殺之屬考　十則

右二考二十則列于考中之六說已見上按弑殺所謂身弑而剏亡乃所謂國亡也孟子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國家之本在身故其義先身而後國又云社稷爲重君爲輕故茲義先國而後身文不一而義一也人君亦愼擇之而已

考中九

災荒之屬考　七則

變異之屬考　十一則

右二考十八則列于考中之七者語夫人之大故凡失德之主必先有災荒變異之徵見于上而後有弑殺喪亡之禍見于下故二者見爲咎徵然人者天主之天者亦人積之也家語殷大戊之時祥桑穀生朝暴拱以爲不祥太戊側身修德桑穀而爲禍宋有雀化爲大鳥宋君介其祥也虐衆夢師卒以亡國乃轉福而爲禍故災異者庸主託之于疾于妖巫英主倚之爲法家拂士天人相與之故亦微矣考中以是終亦願有國家者知禍患之作天所以開聖賢之義則雖不以災異爲災異可也

考下一

事詞通義考

事同書異考

書同文異考　以上皆不分則

凡考中者皆分校其事文而考下又合究其事文也右三考列于考下之一者事詞通義考自春秋經王述而言不分內與外而統舉其同也事同書異及書同文異二考自春秋本魯史而言分內與外而特指其異也凡義寄于事與文者也而事文又寓于內若外者也分校考中之事文而更合究考下之事文所其同中之異即會其異中之同庶事文備得而

義無不得矣

考下二

釋文明義考二則

隱文存義考二則

省文約義考二則

互文推義考二則

單文錯義考三則

考下三

闕文考五則

衍文考二則

誤文考三則

右釋文明義以下五考十一則列于考下之二及闕文以下三考十則列于考下之三者亦不分內外而通究其異同異辭其分合推其得失以參之也觀釋文明義隱文存義二考明文有微顯而義無微顯觀省文約義互文推義二考明文有偏全而義無偏全此皆不得破其同而爲異也觀單文錯義考明文無彼此而義有彼此此不得牽其分而爲合也觀闕文衍文誤文三考明文闕而義彌彰文衍而義彌贅文誤而義彌爭此皆不得執其失而爲得也蓋事文之義之當參者又如此

考後附

傳有經無考十七則

右傳有經無考十七則附于考後者猶前列傳本末考附于考前之意也知所以見傳不見經之義而經之義亦益明矣

凡例

一茲考有因舉說之合一而申其義者有因衆說之互異而決其義者有因凡說之共忽而發其義因歷說之積誤而正其義者若但申合一之義則考雖不作可耳而決互異之義與發共忽之義與正積誤之義事不嫌重茲考所爲不敢不慎也

一凡互異之義共忽之義積誤之義事文蓋不勝舉姑舉其大且重者如春王二字不得違二月三月而釋爲三正互建之義凡書時與書月不得釋爲不改時不改月之義凡書春夏秋冬乃字不得目爲書時之例討賊書葬凡五條不得槩定爲不討賊不書葬之例書至自某不得定爲告廟書至之例又如葬止首止二條不得目爲殊盟之例而公盟戎公于遂會戎豹及諸侯之大夫盟袁僑皆當定爲殊盟之例又如齊書弒其君舍當求其何以不拘踰君未踰年不書君之例衛書弒其君剽又當求其何以不拘舊君去國復位凡稱君者槩不得成之爲君之例凡此之類鮮于成說則似更變先儒之義爲警世駭俗之論而以全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分類辭攷其義實有徵密而可參與屬書而難掩者具乎其間蓋經義之漸推漸淺以後學而質前修往轍可觀矣則先儒當此固不棄後學之質疑問難以翼遺經於未墜也凡有道者幸鑒原之

一錫九經補註多參疑義春秋尤先聖微言以茲苦探力索而爲是編但錫由而志學歲月云暮精力日耗其間疎漏未檢者應多叢刊羣經曾編章弁首懇有道正示竊荷海內與借乞未得賜之斧教近來敝修證得與同館前輩最久上下其論而任釣臺吳仰朱趙然乙官瑜卿諸先生賞奇析疑互益尤深茲編伏俟當代前修不棄而教之以成闕過則喜之義實衰老所禱祝也

乾隆八年庚申夏四月姜兆錫謹題於白鶴溪北之書齋

春秋事義愼考卷一目錄 附考前

●聖經本末考 一則
傳說脩經考論
●列傳本末考 二則
漢史五家考論
漢史二傳考論
●王侯邦國考 三則
蘇氏邦國圖說考辨
舊本王侯邦國考訂
內外庶邦雜服考略

●王侯世系考 十九則
周天王春秋之世并其前後崩繼世系
魯侯春秋之世并其前後薨繼世系
宋公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衛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蔡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滕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晉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齊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陳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鄭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薛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杞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曹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秦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吳子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楚子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莒子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邾子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許男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伯功本末考 五則
齊桓伯功
宋襄伯功
晉文伯功
秦穆伯功
楚莊伯功
●聖治本末考 三則
墮都各主名異同考論
攝相墮都各年月異同考論
孟氏不墮都與同考論

春秋事義慎考卷一 考前附

吳兆錫著 男允重 姪孫京 校

● 聖經本末考 一則

○ 傳載脩經考論

感精符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百二十國寶書九月而書立春秋說題辭略同

春秋孔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孝經鈎命訣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愚按感精符所言多失實端門受命之云讖緯家稱之君子所不道也又修春秋因魯史就成之郎周禮亦多在魯其必求周史記者蓋周禮外史掌邦國之志故求之以備參考然謂得百二十國寶書而書成似不盡然經中書小國多有闕文恐亦或有未備也卜得豫卦理宜有之蓋所謂聖人以豫動故賞罰清而民服之意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聖人之事實著矣然而業起素王道開韋布攝相三月厥緒未竟此所以謂之在庶耶

● 列傳本末考 二則

○ 漢史五家考論

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大史也

又云公羊傳十一卷公羊氏齊人名高受經于子夏

又云穀梁傳十一卷穀梁氏魯人名赤糜信云與秦孝公同時十錄云名俶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

又云鄒氏傳十一卷王吉善鄒氏春秋

又云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

愚按右五條藝文志分釋如此而唐宗御製孝經序有魯史春秋學開五傳之文亦謂此也但五家鄒夾二氏既無傳公穀受經于子夏事或有之至以左氏卽爲左丘明則其說頗陳考呂大圭云孔子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乃竊比老彭之意左丘明當在孔子之前其辯一也又考陳傅良云丘明夫子以前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以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競援以爲丘明耳豈其然乎其辯二也又考新唐書啖助傳陳說蓋本于啖氏此論唐時學者已有之其辯三也又先儒程子及朱子亦言傳非丘明所作其辯四也呂大圭又云傳春秋者或以爲六國時人秦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曰虞不臘矣是也其辯五也或又曰左氏蓋左史倚相之後傳述楚事極詳多有無稽之傳是也其辯六也學者因漢志五傳之說而以六者考其本末庶得之

或問漢志云孔子有所褒貶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因本事而作傳是漢史以左氏卽爲丘明且爲孔子弟子也杜元凱注春秋傳亦謂左丘明受經于仲尼身爲國史必廣記而備言之是杜注亦謂丘明爲左氏也今從後儒之說駁前史之文何也曰考經以理之是非不以說之先後且如其說則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將聖言反在後耶何尊經不如膠史耶

或又問漢志載五家之傳先後承授之義其說云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傳味其意蓋揚左而抑四家也而又特云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學宮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是立學宮者公穀而已則諸家果孰得而孰失耶曰左氏紀事先儒謂其失之誣其間褒貶時有或又失之悖公穀覼左稍合是以漢世立于學宮而以道言之蓋皆未盡也先儒謂左氏爲史學而公穀二家爲經學此所以二家于道略有窺見之端倪而要其發于微言失大義乖之餘見道未純襲外而承陋者則不能爲之覆矣至漢志云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蓋王莽時亡失耳二家之書今固不可得而考也

○ 漢史二傳考論

史記云丘明喪明厥有國語

愚按自史遷有此說魏晉以後乃群稱左傳爲內傳國語爲外傳而謂皆丘明一人所作今以先儒所言考之其誣有三詳玩國語自周以下凡大小八國今其文具在體格互殊初非一人手筆其誣一也且使一人所作則或于左傳所不備

者,另為敘次其語耳,而又傳與國語重敘複述,何耶,其誣二也,即不嫌重複敘述,或事有詳畧,語有繁簡,猶可也,何至同此一事,彼此乖異,矛盾乃爾,其誣三也,趙氏匡以謂左氏廣積諸國之史以釋春秋,傳成之後,其家子弟及門人,見嘉謀事迹,多不入傳,或有雖入傳而復不同者,故各隨國編之,而成此書耳,理當然也。

語與傳乖戾,指不勝屈,且如富鄭公諫王以狄伐鄭,所引常棣之詩,左傳稱召穆公作,國語則稱周文公作,又如哀姜至,左傳御孫諫宗婦覿用幣,國語則又稱夏父展諫也,又如王享士會,左傳稱公當享卿當燕,國語乃稱王公當享,親戚當燕,凡此之類,猶出自一人,何矛盾至此。

又如齊語只是齊桓與管仲問答一篇,文似桓公世家,又似管子列傳,鄭語與吳語越語,皆畧如之,語較凡陋,與周魯晉楚絕不相似,今雖謂諸國語出一手,不可也,況謂與左氏傳皆一人作乎。

●王侯邦國考 三則

○蘇氏邦國圖說考辯

東坡圖說云,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于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邾曹許莒杞滕薛小邾息隨虞北燕紀巴鄧郕徐鄀芮胡南燕州梁荀賈凡祭宿鄅原夔舒鳩滑鄖黃羅邢魏霍郜鄫鄘向偪陽韓舒庸焦陽夷申密耿麋萊弦頓沈穀譚舒鄝白狄賴肥鼓戎蠻唐潞江鄖權道柏貳軫絞蓼六遂崇戴冀溫厲項英氏介巢廬根牟無終郝如廧狄房鮮虞陸渾桐郜于餘丘須句顓臾任葛鑄牟鄟極鄣舊圖引晉地理志云,見于經傳者,百七十國,蓋誤以夏商時諸侯斟尋過戈豕韋之類,並列其間也,今以左傳漢書春秋纂例參定之,蠻夷戎狄不在其間。

愚按東坡圖說,杜林春秋傳附載其文,其據舊圖百七十國之數,而辯去夏商諸侯,以減為百二十四國,固詳以慎矣,但據其圖按之,見于經者八十有七國,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曹許邾莒杞滕薛小邾息隨虞北燕紀巴鄧郕徐鄀

胡南燕州梁凡祭宿鄅夔舒鳩滑鄖黃邢郜向偪陽舒庸夷麋萊弦頓沈穀譚舒白狄賴戎蠻潞江蓼六遂崇戴溫厲項英氏介巢根牟狄鮮虞陸渾鄀于餘丘須句葛蕭牟鄟極障是也,見于傳者凡三十七國,原冀唐魏韓耿霍楊密任如盧郝芮羅邘肥鼓鄅權道柏貳軫蓼絞桐息荀賈焦中甄房鄫史無終鄋瞞是也,而今考之經傳,則亦有未盡審者,且如六蓼二國,舒蓼又一國,文五年秋,經載楚滅六,其冬,傳載楚滅蓼,而宣八年八月,經又載楚滅舒蓼,是也,而圖說不考經所載之蓼與舒蓼,而直以舒蓼分為二國,又若傳所載之鄋瞞,即狄之國名,以而圖說復以鄋瞞與狄各為一國,同皆誤矣,又經所載有內諸侯之周名渠劉單蘇,小邦之郝雜服之戎茅戎姜戎山戎北戎雒戎赤狄甲氏留吁咎廧如之屬,圖說亦皆闕焉,其傳所載假途滅虢之虢,且復不載也,況其他零文斷簡之見遺者,又可勝道哉,故今載其圖說而附識此,以俟考經傳者詳焉。

或問,誤舒蓼為舒,及列狄與鄋瞞為二國,圖說固失之矣,至周召之屬,或以內諸侯不錄,邿則或以為邑,而茅戎以下,則又所謂蠻夷戎狄不在其間者,而何云遺耶,曰非然也,據稱千八百國,蓋本于周禮職方氏封國之說,王畿固在其中矣,況圖所載凡祭溫原內諸侯也,邿郜皆嘗為邑,安得國郜而邑邿,至所謂蠻夷戎狄不在其間,蓋指六服以外夷鎮蕃之三服言之,若侯甸男采衛要[illegible]服,要服亦謂之蠻服,是乃九州之內地,與其外夷鎮蕃之服自別,彼戎蠻胡狄鮮虞陸渾于餘丘等國,在圖說固載列之矣,則蘇氏亦安得獨于戎蠻胡狄之屬特見于圖中,而于山戎北戎雒戎茅戎之屬獨遺于圖外耶,然則圖說之遺漏,無容為之諱矣。

○舊本王侯邦國考訂

周天王 姬姓,黃帝之苗裔,后稷之後也,后稷封于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于西戎,至太王為狄所逼,去邠居岐,至文王遷豐,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又遷鎬,後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乃遷都王城,今為河南縣,平王四十九年,為春秋魯隱公之元年,後十四傳至敬王,又遷成周,今為洛陽,敬王三十九年,為魯哀公之十四年,春秋終,敬王後十四傳至東周君而亡。

魯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旦佐文武以及成王,有大勳勞于天下,成王命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而相王室,主自陝以東諸侯,封其長子伯禽于曲阜,是為魯公,十三傳至隱公息姑之元年,當平王之四十九

年王迹熄而春秋作其後十四傳歷二百四十有二年爲哀公蔣之十四年西狩獲麟而春秋終後九傳二百三十三年頃公讎爲楚考烈王所滅

虞 姬姓公爵出自太王之子仲雍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及武王克商求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爲吳君乃別封其弟虞仲于夏墟今河東太陽縣是也後十二世虞公爲晉獻公所滅不詳入春秋之始當其何君之年

虢 姬姓公爵出自文王之弟虢仲仲與虢叔爲王卿士虢在王室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于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並爲卿士相王不詳春秋之始當何君之年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于虞以伐滅之

宋 子姓公爵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啟初啟食采于微謂之微子商王紂不道微子抱祭器以亡武王伐紂封紂子武庚于朝歌未幾畔成王討之乃封微子爲宋公以奉湯祀作賓王家其地爲今應天府睢陽後數世穆公和之七年爲春秋魯隱公之元年傳至襄公倡霸未就後至景公三十六年春秋終又六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杞 姒姓公爵後降伯又降爲子初武王克商求禹苗裔得東樓公封諸杞以奉禹祀與宋並作賓于王家謂之二王之後其地今爲開封府雍丘邈傳至武公十一年爲春秋魯隱公之元年其後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春秋終後三十二年國滅于楚

衛 姬姓侯爵出自文王少子武王之同母弟封封爲成王大司寇食采于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中分武庚之地以其半與康叔命以康誥而封之其地爲今汲郡朝歌縣其後桓公完之十三年爲春秋魯隱公之元年傳至出公十二年春秋終後十一傳貶號曰君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廢其君爲庶人

蔡 姬姓侯爵出自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叔度成王封叔度于蔡其地爲今蔡州上蔡縣十數傳至宣公考父之二十八年爲春秋魯隱公之元年至成侯十年春秋終後三十四年楚滅之

滕 姬姓侯爵出自文王之子叔繡叔繡爲王卜正受封于滕不詳其入春秋爲何君之年魯隱公七年春秋始書滕侯卒其後降爵爲子僖昭文成悼頃隱六君隱卒于魯哀之十一年其後遞傳何君未詳戰國時有定公文公後爲齊所滅

晉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之少子唐叔虞虞爲成王母弟生而有文在手曰虞成王滅唐剪桐葉爲圭與戲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于唐唐地爲太原亦曰晉陽子燮父因號曰晉十二傳至鄂侯二年爲春秋魯隱公之元年又三傳至侯緡其公族曲沃桓叔之孫武公稱伐緡自立至文公倡霸數傳後至定公三十一年而春秋終又六傳其臣韓魏趙氏三分晉地遷其君爲家人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之裔孫伯夷初伯夷爲虞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氏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呂尙爲周文武師號尙父佐武定天下封營丘爲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僖公祿父之九年爲春秋魯隱公之元年至桓公倡霸尊周後至簡公四年而春秋終其後三傳至康公其臣田氏篡有齊國國祀絕

薛 任姓侯爵出自黃帝之後奚仲周始封奚仲于薛後至魯隱公十一年始書薛侯來朝與諸侯盟會其後降爵爲伯自穆至元歷七君不詳其春秋始終何君

陳 嬀姓侯爵出自帝舜之後虞幕之裔孫閼父閼父爲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祀與黃帝帝堯之後謂之三恪其地在太皞之墟今陳縣是也傳十一世至桓公鮑之二十三年爲春秋魯隱公之元年傳到閔公二十一年春秋終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之

紀 姜姓侯爵地爲今東莞劇縣其所出并春秋之始當何君並不詳春秋初嘗娶魯女爲夫人又天王娶其女爲后其後齊數侵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國乃亡

鄭 姬姓伯爵出自周宣王之同母弟友宣王二十二年封友于鄭在榮陽宛陵西南溱洧之鄭縣是也其後拓地遷國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謂之新鄭桓公相幽王爲司徒其子武公掘突及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嗣其職莊公二十二年爲春秋魯隱公之元年傳至聲公二十年春秋終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國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之子振鐸武王克商封振鐸于曹其地濟陰定陶縣是也振鐸生太伯脾脾後九世至桓公終生之三十五年爲春秋魯隱公之元年後至哀公八年曹伯陽爲宋所滅

北燕 姬姓伯爵出自周之同姓君奭奭當文王爲西伯時食采于召爲西伯宣化于陝以西之諸侯世謂之召康公後佐武王定天下乃封其子爲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十五世至穆公之七年爲春秋魯隱公之元年至獻公十二

年春秋終後六世至易王稱王又六世至燕王喜爲秦所滅
秦嬴姓自附庸進爲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脩之子大業大業生大費佐舜調馴鳥獸與禹平水土賜姓嬴是爲柏翳柏翳十九世孫非子爲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號曰秦嬴今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進爵爲伯文公四十四年爲春秋魯隱公之元年至穆公僭伯西戎後至悼公十年春秋終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霸其子惠文君自號爲王至始皇始并天下自立爲皇帝傳二世而亡
吳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之長子泰伯泰伯見少弟季歷賢又生有聖子昌乃偕其亞弟仲雍避之荆蠻號曰句吳端委以治周禮荆蠻義之歸者千餘家是爲吳泰伯泰伯卒仲雍嗣立斷髮文身不通中華俗無謚而有號其何君之年入春秋蓋不可考後十七世至壽夢當春秋魯成公七年伐郯始見春秋其後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後八年爲越句踐所滅
楚芊姓子爵出自顓帝之孫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號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爲祝融生陸終陸終六子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裔鬻熊爲周文武師成王時封元勳之後嗣鬻熊曾孫熊繹封于荆蠻其地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後鄀郢更名曰楚至五世楚武王熊通之十九年爲春秋魯隱公之元年傳至莊王僭霸爭盟後至惠王章八年春秋終其後與六國號七雄歷簡聲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凡十二王秦滅之
莒己姓子爵少昊之後也武王封茲輿期于莒城陽莒縣是也莒亦夷俗無謚而有號其何君之年始終春秋並不詳自隱莊閔僖之世雖書入書盟書伐亦莫考其何君也自文至昭之世經書卒若奔者數君昭二十三年書莒子庚輿而下不復見矣後四世楚滅之
邾曹姓子爵出自陸終之子晏安之後武王封其裔曹挾于邾邾爲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盟于蔑猶以附庸例而書字其後乃進爵爲子克後九世桓子革之五年春秋終邾近魯而小後改號鄒爲楚所并
小邾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顏有功于周周封其子友于郳爲附庸其地東海昌慮縣東北郳城是也春秋莊五年郳犁來來朝猶以外蕃附庸之例書名其後進爵爲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不詳春秋始終當其何君之年
許姜姓男爵亦出自堯四岳伯夷周武王封其裔文叔于許以奉太岳之祀地在潁川許昌縣今許州是也其後何君之年入春秋不可考國小而近鄭鄭侵之後附楚楚遷于城父又遷于白羽又遷于葉至元公成卒子結立之元年春秋終

以上王侯邦國凡二十有四即舊本所載諸國與廢說之二十四國也但周雖弱天王也而舊本至並目爲諸國其于聖經尊王之義已大悖矣餘列國舊本首魯次齊晉似亦首尊內君次重盟主之義而其下以衛鄭升宋秦楚之上則又非所謂重盟主也茲以宗盟先同姓之義而先衛鄭則齊已列其先而若吳若虞虢若蔡若滕若燕之屬又皆殿其後矣況其所爲注說非失之闕畧即失之怪誕而如所稱莒爲姬姓楚乃剖產之說又其不足深辯者乎今特祟書周天王于首以存天子率諸侯之義其下書魯以著國史尊內君者次之又其下先公而次侯伯子男以存周室班爵之義其中又先同姓而後異姓乃以明周室宗盟之義也至所註則起若訖序國之興廢而中間序經之始終其餘文不雅馴者寧慎無濫也盟主之序自在經文而不以爲序者蓋五伯迭興爭盟雄長初非義之所重故雖虞虢之屬不在會盟之列今亦列于齊晉之上與學者詳之

○內外廢邦雜服考畧

宿 隱元 盟 八 卒 莊十 遷
祭 隱元 來 桓八 逆 莊二十三 聘 按祭內諸侯也但三條來稱祭伯逆稱祭公聘稱祭叔未詳或曰伯爵也爲三公則稱公支子爲大夫則例稱字矣
戎 隱二 會 盟 七 伐 桓二 盟 莊二十 伐 二十四 伐
向 隱二 入
紀 隱二 逆 盟 七 歸 桓二 朝 三 會 五 如 六 會
八 逆 十二 會 十三 戰 十七 盟 莊元 逆 三 入 四 卒
去 葬 十二 歸 三十 葬
極 隱二 入
郕 隱五 入 十 入 桓三 會 六 會 莊八 降 文十二 奔

凡隱七聘

戴隱十伐

鄧桓三會 七朝

巢桓四聘

州桓五如 六來

穀桓七朝

燕桓十二盟 十三敗 按此燕蓋南燕姞姓國也其北燕姬姓為召公之後至襄二十九年齊高止奔北燕始見春秋

牟桓十五朝

葛桓十五朝

於餘丘莊二伐 二傳以為邾邑陸氏曰經未有邑言伐者蓋小國也汪氏曰小國後屬邾也愚按國號於餘丘蓋咎廧如之類與

郳莊五朝 十伐 僖七稱邾朝

譚莊十滅

遂莊十三滅 十七殲

滑莊三次 僖二十入 三十三入

蕭莊二十三朝 僖三十侵 宣十二滅

郭莊二十四亡

徐莊二十六伐 僖十五救 十七伐 文七伐 昭四執 五會 十二伐

十六伐 二十滅

山戎莊三十伐

鄣莊三十降

邢莊三十二伐 閔元救 僖元會 十六伐 二十盟 二十五滅

陽閔二遷

狄閔二入 僖八伐 十三侵 十八救 伐 十一盟 二十一侵

二十四伐 三十一侵 三十二圍 三十侵 三十三盟 三十侵 敗

文四侵 七侵 九侵 十侵 十一侵 敗 宣十一會

成十二敗 昭元敗

虞僖二滅 四執

江僖二盟 三會 四伐 文三圍 救 四滅

黃僖二盟 三會 四伐 十一伐 十二滅

弦僖五滅

原僖八會 三十聘 成十二奔

戎僖十伐

溫僖十滅

僖十四遇 十五歸 十六卒 十九會 用 宣十八戕 成二盟

襄五如 會 六滅 昭四取

厲僖十五伐

僖十七伐

項僖十七滅

梁僖十九亡

郜 僖二十朝 按隱十年公敗宋取郜桓二年又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則前此宋已滅郜爲邑而遷其重器矣不應今又書其來朝夾漈鄭氏曰滅于宋者北郜來朝者南郜今有二郜城是也

隨 僖二十伐 哀元圍

須句 僖二十二取 文七取 定四會

頓 僖二十五納 襄四圍 昭四會 五會 二十三敗 定十四滅

姜戎 僖三十三敗

夔 僖二十六滅

介 僖二十九來 三十侵

鄀 文六入

六 文七滅

雒戎 文八會

毛 文九求 宣十五殺 二十六奔

蘇 文十盟

麇 文十伐

巢 文十二圍 襄二十五門 昭二十四滅

巴 文十六滅

庸 文十六滅

崇 宣元侵

陸渾戎 宣三伐 昭十七滅

赤狄 宣三侵 四侵 外潞氏甲氏畱吁咎廧如皆赤狄別種另見

郯 宣四平 十六歸 成七伐 襄七朝

萊 宣七伐 九伐 襄六滅

白狄 宣七伐 成九伐 襄十八來

舒蓼 宣八滅

根牟 宣九取

召 宣十五殺 成八使 昭二十六奔

潞氏 宣十五滅

甲氏 宣十六滅

畱吁 宣十六滅

茅戎 成元敗

廧咎如 成三伐

鄟 成六取 昭十二滅

州來 成七入

單 成十七伐 襄三伐 昭二十二入

舒庸 成十七滅

偪陽 襄十滅

邿 襄十三取

舒鳩 襄二十五滅

北燕 襄二十九奔 昭三奔 六伐 十二納

胡 昭四會 伐 二十三敗 定四侵 十五滅

沈 昭四 會 伐 五 伐 二十三 敗 定四 滅

頓 昭四 會 伐

越 昭五 伐 八 放 定五 入 十四 敗 哀十三 入

鮮虞 昭十二 伐 十五 伐 定四 伐 五 國 哀六 伐

戎蠻 昭十六 殺 哀四 執

鄅 昭十八 入

右內外庶邦畧見于經而不與冠裳盟會及不告卒繼者共八十一國計其閒周召溫劉凡祭蘇毛皆內侯戎北戎雒戎茅戎山戎陸渾戎姜戎戎蠻淮夷狄白狄赤狄甲氏留吁潞氏於餘丘咎膚如之屬皆蕃服自宿迄鄅之屬皆小邦也凡所次之前後一以經所見之前後為次無他義例而其王侯以下歷有帝繫世本及告終通嗣于經者則另為考焉

●王侯世系考十九則

○周天王春秋之世并其前後崩繼世系

武王發 七年 成王誦 三十七年 康王釗 二十六年 昭王瑕 五十一年 穆王滿 五十五年

共王緊扈 十二年 懿王囏 二十五年 孝王辟方 十五年 夷王燮 十六年 厲王胡 三十七年 宣王靖 四十六年

幽王宫湼 十一年 平王宜臼 五十一年入春秋四十九年

右春秋之前十二世十三王計三百三十七年以十縱而直列者父終子繼橫而平列者兄終弟及後放此

平王宜臼 五十一年入春秋四十九年 隱三年崩 ○ ○ ○ 桓王林 二十三年 桓十五年崩 莊王佗 十五年 莊十二年崩 釐王胡齊 五年 莊十七年崩

惠王閬 二十五年 莊二十一年崩 僖八年崩 襄王鄭 三十三年 文八年崩 頃王壬臣 六年 文十四年崩 匡王班 六年 宣二年崩

定王瑜 二十一年 成五年崩 簡王夷 十四年 襄元年崩

靈王泄心 二十七年 襄二十八年崩 景王貴 二十五年 昭二十二年崩 敬王丐 四十三年 哀十九年崩 子

右春秋之世十三世十三王計二百四十二年內除平王已見前實計十二世十二王

敬王 春秋後尚六年崩 元王仁 七年 貞定王介 二十八年 考王嵬 十五年 威烈王午 二十四年

安王驕 二十六年 烈王喜 七年

顯王扁 四十八年 慎靚王定 六年 赧王延 五十九年 東周君 七年秦攻西周 七年之東周 秦大遷

右春秋之後九世十王并東周君共十世十王計二百十七年內除敬王已見前實計九世九王

以上春秋并其前後諸王通計二十八世三十二王除前後諸王今不載其崩年外其平王四十九年至敬王三十九年凡二百四十二年諸王崩年經有書有不書敬王亦崩在經後今並以傳補之

按周興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通計三十有三世七百有九十六年所謂德之休明又過其曆也

○魯侯春秋之世并其前後薨繼世系

元公伯禽　考公酋

煬公熙　幽公宰

魏公𢾊　厲公翟

獻公具　愼公濞

武公敖

懿公戲 武公次子周宣王立之伯御殺之

孝公稱　惠公弗皇

古春秋之前七世凡十二公

隱公息姑 元年平王四十九年十一年被弑也

桓公允 一名軌十八年齊人殺

莊公同 三十二年　閔公啟方 一名子般立卽閔二年弑

僖公申 三十三年　文公興 十八年　宣公接 十八年

成公黑肱 十八年薨　襄公午 三十一年薨　昭公稠 三十二年薨

定公宋 十五年薨　哀公蔣 二十七年出奔越

子寗立

右春秋之世九世十二公

哀公蔣　悼公寧　元公嘉 譙稱穆公顯　共公奮

康公屯　景公匽　平公叔　湣公賈 一作文公　頃公讎 二十四年秦孝文王滅之

右春秋之後十世十公內哀公已見春秋實計九世九公以上春秋并其前後諸公通計二十五世三十三公除前後諸公今不載薨年外其春秋十二公隱在位十一年桓十八莊三十二閔二僖三十三文十八宣十八成十八襄三十一昭三十二定十五哀在春秋十四凡二百四十二年諸公薨繼具見于經惟哀公薨在經後

○宋公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穆公和 七年隱三年卒　殤公與夷 十年桓二年弑

莊公馮 十九年莊二年卒　閔公捷 十年莊十二年弑

桓公御說 三十一年僖九年卒　襄公茲父 十四年僖二十三年卒　成公王臣 十七年

昭公杵臼（十六弑）
文公鮑（成二年卒）共公固（成十五年卒）平公成（昭十年卒）元公佐（昭二十五）景公頭曼

右春秋之世宋十世凡十三君內書卒九書弑三經後一

○衛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桓公完（十三年隱元也隱四年弑）
宣公晉（桓十三年卒）惠公朔（桓十六年立莊二十五年卒）懿公赤（閔二年狄殺之）
戴公申（立一年卒）

文公燬（僖二十五年卒）成公鄭（僖二十九）穆公遬（成二年卒）定公臧（成十四年卒）
獻公衎（襄十四年奔襄二十六年復二十九年卒）襄公惡（昭七年卒）靈公元（哀二年卒）世子蒯聵（哀十六年立）出公輒

右春秋之世衛十世凡十二君內書卒九書弑一不書卒一而蒯聵攻輒得國在經後

○蔡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宣公考父（隱八年卒）桓公封人（桓十八年卒）
哀侯獻舞（莊十九年卒）穆公肸（僖十四年卒）莊公甲午（文十四年卒）文公申（宣十七年卒）

景公固（襄三十年弑）靈公般（昭十一年楚子誘殺之）○○○平公廬（昭二十年卒）
（卒不書）（五年卒不書）
悼公東國（昭二十三年卒）
昭公申（哀四年殺）成公○

右春秋之世蔡九世凡十二君內書卒六書弑二書殺一卒不書二而成公卒在經後名亦無考

○滕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昭公○（僖九年卒）文公○（成十六年卒）成公原（昭三年卒）悼公寧（哀四年卒）頃公結（哀十年卒）
隱公虞母（哀十一年卒）

右春秋魯宣至哀之世自滕昭公以下凡六世六君經皆書卒內昭公暨文公名闕而其前隱七年書滕侯卒名與謚皆無聞僖十九年又書宋執滕子嬰齊謚亦無考凡自隱至宣之世未知幾君卒立即昭公亦未知立于何公之年也至哀十一年隱公卒後立何君俱未詳

○晉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哀侯光（文侯之孫鄂侯之子隱六年立桓三年卒）小子侯○

〇侯緡（莊十六年武公滅）

武公稱 獻公詭諸（僖九年卒）〇〇卓（僖十年弒）

惠公夷吾（僖二十四年卒） 懷公圉（僖二十四年重耳殺）

文公重耳（僖三十二年卒） 襄公驩（文六年卒） 靈公夷皐（宣二年弒）

成公黑臀（宣九年卒）

景公獳（成十年卒） 厲公州蒲（成十八年弒）

悼公周（襄十五年卒） 平公彪（昭十年卒） 昭公夷（昭十六年卒） 頃公去疾（昭三十年卒）

定公午

右春秋之世晉十一世凡十九君自獻公以下十六君內書卒十三書弒三經後一而獻公以上四君經皆不書其卒繼世次傳表有之小子侯之名若謚緡之謚並無考卓之無謚亦猶緡也

〇齊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僖公祿父（桓十四年卒） 襄公諸兒（莊八年弒） 桓公小白（僖十七年卒） 孝公昭（僖二十七年卒）

昭公潘（文十四年卒） 舍（文十四年商人弒之自立）

懿公商人（文十八年弒）

惠公元（宣十年卒） 頃公無野（成九年卒）

靈公環（襄十九年卒） 莊公光（襄二十五年弒）

景公杵臼（哀五年卒） 晏孺子荼（哀六年弒）

悼公陽生（哀十年卒傳云弒） 簡公壬

右春秋之世齊九世凡十四君內書卒九書弒四經後一而舍未踰年弒不在其數荼未踰年荼已踰年並無謚皆遇弒故也

〇陳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桓公鮑（桓五年卒） 厲公躍（桓十二年卒） 莊公林（莊元年卒） 宣公杵臼（僖十二年卒） 穆公款（僖二十八年卒）

共公朔（文十三年卒） 靈公平國（宣十年弒） 成公午（襄四年卒） 哀公溺（昭八年卒） 惠公吳（定四年卒）

懷公柳（定八年卒） 閔公越

右春秋之世陳十二世十二君內書卒十書弒經後一

○鄭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莊公寤生　厲公突　文公踕　穆公蘭　靈公夷

悼公費　成公睔　僖公髡頑　襄公堅

簡公嘉　定公寧　獻公蠆　聲公勝

右春秋之世鄭十世凡十四君內書卒十一書弒一經後一而桓十五年突奔忽歸桓十七年高渠彌弒忽子亹立桓十八年齊殺子亹子儀立莊十四年傳瑕弒子儀突復其弒殺立復經皆不書蓋以突十五年夏奔秋即入櫟君統不絕故也

○薛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獻公穀　襄公定　公比　惠公夷

右春秋魯昭至哀之世自薛獻公以下四世四君內書卒三書弒無諡一而其前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名與諡無考未詳何君其莊以上隱桓之世及莊以後閔僖文宣成襄之世

亦未知幾君卒立至哀十年惠公卒後立何君似未可詳

○杞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武公　靖公　共公　惠公　成公

桓公姑容　孝公匄　文公益姑　平公郁釐　悼公成　僖公過　閔公維

右春秋之世杞十世凡十二君內成公以下八君當魯莊至哀之世書卒七經後一而惠公以上四君其卒繼世次表傳有之豈不書也若其名自成公以上皆無考矣

○曹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桓公終生　莊公射姑　僖公赤　昭公班　共公襄

文公壽　宣公廬　成公負芻　武公勝　平公須

悼公午　聲公野

隱公

莊公　〇公伯陽

右春秋之世曹十二世凡十五君書卒十一弑不書二卒不書一亡不書卒且無諡一

〇秦伯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文公〇　寧公〇　〇出子　武公〇　德公〇

宣公〇　成公〇　穆公任好　康公罃　共公稻

桓公榮　景公〇　哀公〇　〇〇〇　惠公〇

悼公〇

右春秋之世秦十六世凡十五君自康公罃以後七君書卒六經後一而前此隱桓莊閔僖之世八君其卒繼世次傳表有之經皆不書也內十君名無考一君無諡

〇吳子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壽夢（名乘襄十二年卒）　諸樊（名遏襄二十五年卒）　餘祭（名戴吳襄二十九年弑）

餘昧（名夷昧昭十五年卒）　〇（名僚二十七年弑）

闔廬（名光）　夫差（名〇）

右春秋魯襄至哀之世吳壽夢以下四世凡七君內書卒四書弑二經後一而壽夢以上未詳考史記自太伯治句吳傳至周章周武王因封之吳其後曰熊遂曰何相曰強鳩夷曰餘橋疑吾曰何盧曰周繇曰屈羽曰夷吾曰禽處曰轉曰頗高曰句卑曰去齊凡十三君初未知何君入春秋之世其卒立世次皆不可考矣諸君皆有號無諡蓋四譯之俗為然

〇楚子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武王熊通　文王熊貲　杜敖熊囏

成王熊惲　穆王商臣　莊王旅

共王審　康王昭　郟敖麋

靈王虔

平王居　昭王軫　惠王章

右春秋之世楚十世凡十三君莊王以後八君書卒六書弑一經後一而穆王以上五君卒繼世次表傳有之經皆不書

也楚僭王猶夏曰成王以上皆以熊爲名後始不名熊又楚人號君無謚爲敖故麇曰皆敖麇曰郟敖矣

○莒子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紀公庶其 文十八年弒 八弒 少子 立
渠丘公朱 即黎比公密州 襄三十一年弒 子展輿立 元年奔 夫疾
著丘公去疾 昭十四年卒 子郊公立 庚輿立
共公庚輿 昭二十三年奔 郊公 ○ 二十三

右春秋魯文至昭之世莒四世凡七君內書卒二書弒二奔不書卒二逸不書卒一而前此隱之世書莒入向盟密伐杞盟浮來莊之世書夫人如莒莒逆叔姬閔之世書慶父奔莒僖之世書獲莒拏會莒盟洮盟向盟踐土皆未知何君也六君皆有號無謚說見吳世系郊共公並非謚可知郊公名亦不可考

○邾子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公克 莊十六年卒 ○ 公瑣 僖二十年卒 文公蘧蒢 文十三年卒 定公貜且 成十七年卒 宣公牼 襄十七年卒
悼公華 昭元年卒 莊公穿 定三年卒 隱公益 哀八年出奔 桓公革 哀十年

右春秋之世邾九世九君內書卒七奔不書卒一經後一而首二君謚無考按隱元年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即克也至莊十六年書克卒凡四十五年亦未知立之幾年當隱元年也或曰儀父非即克或又曰古人字儀者多名克凡隱之世邾伐宋公伐邾桓之世公伐邾邾來朝盟趡莊之世會北杏者皆儀父克也其享國蓋遠矣

○許男春秋之世卒繼世系

莊公 ○ 隱十一年 穆公新臣 僖四年卒 僖公業 文五年卒 昭公錫我 成十一年卒 靈公寧 襄二十六年卒
悼公買 昭十九年 ○ 公斯 定六年 元公成 哀十三年 ○ 公結

右春秋許九世九君內書卒五書弒一而莊公出奔未詳其名與立卒斯被執未詳卒與謚其哀十三年元公卒亦未詳立何君傳記蓋云子結立也或又疑隱十一年叔居許東偏至僖四年穆公新臣卒凡五十二年新臣未必即許叔然考古享國久遠者多有春秋諸君如杞桓公姑容至在位七十年齊景公在位亦五十八年許穆公奚疑耶

以上王侯卒繼世系惟天王與內君并及于春秋之前與春秋之後者世猶周王之世而史爲魯國之史故詳之也餘十七君則列其卒繼之世與春秋相終始而其殘缺不全者又或詳其數世非逸于其始而即逸于其終矣至其列如宿國君止隱十年一書卒而前書盟宿後書遷宿皆不知何君其杞鄫之屬又惟以內女故書其卒若葬而王朝之諸侯卿士惟一書劉文公卒葬與一書尹氏卒外皆不聞也況一切內外庶邦雖屢之無可考者哉故編茲王侯世系如右他皆畧焉

●伯功本末考 五則

齊桓公小白

莊九 立　十三 會北杏　十四 滅遂會鄄　十五 會鄄
十六 盟幽　二十 伐戎　二十七 盟幽　三十 伐山戎
僖元 會檉救邢　二 會貫　三 會陽穀　四 伐楚盟召陵
五 會盟首止　七 盟甯母　八 會洮　九 盟葵丘
十三 會鹹　十五 盟牡丘　十六 會淮　十七 卒

右齊桓在位凡四十年自即位以後會盟凡十有五舊謂會洮會鹹盟牡丘會淮四條爲兵車之會餘十一條皆衣裳之

會而子乃稱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者舊說謂貫陽穀不與其數也但古文九糾通以數推之頗疑諸盟會以首止葵丘爲大會淮斯下矣侵伐伐楚爲大封衛救邢其次也其間滅譚滅遂之屬尚何言哉

宋襄公茲父

僖十年立　十八伐齊戰甗　十九會曹南　二十一盟鹿上及薄

二十二伐楚戰泓　二十三卒

右宋襄在位十三年即位之七年始以伐喪而八年始以會盟者於前此齊桓主盟也其三開曹南以暴鬪鹿上無足紀而薄盟至爲楚執貽中國羞矣二伐鄭戰雖勝而奉少伐喪因非義也泓之戰近正而竊假仁義覆軍殲楚曾何與權者爲之乎

晉文公重耳

僖二十四年立　二十八侵曹伐衛　及楚戰城濮　盟踐土會溫

二十九盟翟泉　三十二卒

右晉文在位才八年戰伐會盟皆在二年之間城濮踐土所謂懲桓而爲烈者也侵曹伐衛之屬聖人論其譎矣沒後傳三十三年襄公立文七年靈公立宣三年成公立十年景公立成十一年厲公立襄元年悼公立六君繼伯歷七十年其澤之延也亦遠哉

秦穆公任好

僖元年立　十五戰韓　三十及晉圍鄭　三十三敗殽

文二年戰彭衙　三伐晉　六卒

右秦穆在位凡三十九年雖先襄文立初未與中國會盟惟僖二十八年一與晉文溫之盟而已其後與晉圍鄭入滑外惟與晉互相戰爭然而列爲伯者蓋謂文三年伐晉渡河焚舟晉人不出于是遂伯西戎與

楚莊王旅

文十三年立　宣元年侵陳侵宋　三伐陸渾侵鄭　四伐鄭　八伐陳

九伐鄭　十伐鄭　十一盟辰陵　殺陳夏徵舒

十二圍鄭　及晉戰于邲　十三伐宋　十四圍宋

十八卒

右楚莊在位凡二十四年繼四伯而興其侵伐皆凌弱吞小之師耳辰陵之盟入陳討逆良善也乃動于利何哉視襄穆亦未之遠勝矣故曰五伯桓文爲盛

●聖治本末考三則

○墮都各主名異同考論

家語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

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

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

愚按聖人墮私都強公室據公羊傳謂孔子言乎季孫則季孫等自墮之據家語謂孔子言乎定公則公墮之而左傳又不載聖人之言直謂仲由爲季氏宰而墮之也諸說乃無一同何耶按以義理推之當以家語爲正制命者君讎討陳恒之義也而以時勢考之諸說相須始備夫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也而三家乃悖禮越制以自固然其時家臣多據邑以畔則亦反以自斃矣孔子以禮告公因以須季孫而忻然從之故皆帥師以前凡三家與申句須樂頎之徒聖人與其弟子無不同心協力以墮其邑則諸說之相須可見矣左氏言仲由即不言孔子公羊言季孫即不言定公所謂互文起義者也

攝相墮都各月日異同考論

經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十二月公圍成按左傳會夾谷孔子攝相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夏墮郈墮費十二月圍成不克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

愚按謂墮都後乃攝相未幾卽去魯者此皆史記背經之繆誤而胡傳亦從而誤也據經定公十年會夾谷齊歸侵地十二年墮費墮郈圍郕其時孔子以齊間去魯而孔子世家顧云十三年墮都十四年攝相會夾谷乃去魯是固與經背矣且孔子世家旣云十三年墮都十四年攝相而魯世家則墮都攝相又並作十二年是又自相悖也不但此也家語吳伐越墮會稽得巨骨使使問于孔子按經吳伐越事在哀元年而史記作定五年又按孔子三至衛當衛靈公出公之時上去衛文公成公時之甯武子已一百七十餘年而史記作孔子之從者臣甯武子凡其悖經之甚者至于如此而乃欲舍本經而從其說是惑也學者以聖經及家語及朱子語錄廬陵李氏諸說考之則知聖人于定十年由邑宰爲司空相公會夾谷十一年由司空爲司寇誅少正卯與聞國政十二年墮費墮郈庶得聖人本末之實而史記之誤明矣

抑又有誤者夾谷攝相乃周禮每門止一相之相而論語所謂願爲小相者相會同爲禮官之屬而以事官兼之故曰攝也而史記乃稱行攝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則又若攝國政掌朝權者然是益之誤矣誅少正卯本司寇之職耳後世遂訛相夾谷爲相魯不亦怪哉

孟氏不墮都異同考論

左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愚按叔季二家墮郈費而孟氏不墮成何也孟氏之時勢與二家大同而小異當時雖同號三家然季氏最强橫無君叔次之孟氏稍弱而未甚忘君以舍中軍四分公室觀之可見其後家臣叛之亦然季氏最無君其家臣南蒯公山弗擾陽虎叛之亦最甚叔氏侯犯亦叛之孟氏未甚忘君故其家臣亦罕以叛聞惟孟氏未甚忘君故叔季二家墮都仲氏亦欲然與焉惟其家臣罕以叛聞故陽虎欲殺季氏季氏遯入于孟氏公斂陽猶救之也況其本主乎故公斂陽不肯墮郕纔一告于孟氏而孟氏亦卽不聽此所以公自圍郕也若論理法則都城踰制合下便該墮而論事勢則郕邑雖不卽墮孔子處此當亦自有以感動之矣惜定公圍之未克而孔子亦不久爲齊所間而去也且叔孫州仇素毀仲尼猶聞聖言而帥師墮之孟孫何忌素從學于孔子共一門多有賢稱往來聖門而謂聖人終得在位曾不能有移乎其意也有是理哉

紀時考 七則

凡二百四十二年書春王正月與但書春王不書正月但書春正月不書王及但書春并不書王正月各類總文

凡元年書春王正月各類

凡二年以後書春王正月各類

凡元年及二年以後不備書春王正月各類

凡元年及二年以後夏秋冬特書首時與不特書首時各類

凡但書春夏秋冬皆指其首月各類

凡書日不書日各類約文

奚兆錫纂 男九重 姪孫京 校

● 紀時考 七則

○凡二百四十二年書春王正月與但書春王不書正月但書春正月不書王及但書春并不書王正月各類總文

隱在位十一年書春王正月一書春王四書春六

元年春王正月不　二年春會　三年春王不

四年春王不　五年春覲　六年春平

七年春王不　八年春遇　九年春聘

十年春王不　十一年春朝

以上日會日覲曰不日遇曰聘曰朝之屬皆約撮所書之事標之而共不書事者則直云不也後放此

桓在位十八年書春王正月四書春正月十書春四

元年春王正月位　二年春王正月弒　三年春正月會

四年春正月狩　五年春正月卒　六年春正月朝

七年春不　八年春正月烝　九年春覲

十年春王正月卒　十一年春正月盟　十二年春正月不

十三年春不　十四年春正月會　十五年春不

十六年春正月會　十七年春正月會　十八年春王正月會

莊在位三十二年書春王正月十二書春王六書春十三

元年春王正月不　二年春王不　三年春王正月會

四年春王不　五年春王正月不　六年春王正月救

七年春 會　八年春王正月 次　九年春 殺
十年春王正月 敗　十一年春王正月 不　十二年春王正月 不
十三年春 會　十四年春 伐　十五年春 會
十六年春王正月 不　十七年春 執　十八年春王 不
十九年春王正月 不　二十年春王 不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 不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 肆　二十三年春 至　二十四年春王 不
二十五年春 聘　二十六年春 伐　二十七年春 會
二十八年春王 不　二十九年春 新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不
三十一年春 築　三十二年春 城

閔在位二年。皆書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正月 不救　二年春王正月 遷

以上首條書不又書救，凡元年春王正月例當先書即位，其下乃書事。凡但書不者，不書即位，亦不書事也。書不又書救者，不書即位，仍書事也。後元年正月書不仍書事者放此。

僖在位三十三年。書春王正月十五。書春王三。書春十五。

元年春王正月 不次　二年春王正月 城　三年春王正月 旱
四年春王正月 伐　五年春 殺　六年春王正月 不
七年春 伐　八年春王正月 盟　九年春王正月 卒
十年春王正月 如　十一年春 殺　十二年春王 不
十三年春 伐　十四年春 城　十五年春 如
十六年春王正月 隕　十七年春 伐　十八年春王正月 伐

十九年春王 不　二十年春 新　二十一年春 侵
二十二年春 不　二十三年春 伐圍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 不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 滅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 盟　二十七年春 朝
二十八年春 侵伐　二十九年春 朝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不
三十一年春 取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 不　三十三年春王 入

文在位十八年。書春王正月七。書春王三。書春八。

元年春王正月 位　二年春王 不　三年春王正月 伐
四年春 至　五年春王正月 賵　六年春 葬
七年春 伐　八年春王正月 不　九年春 徵
十年春王 不　十一年春 伐　十二年春王正月 奔

十三年春王正月 不　十四年春王正月 至　十五年春 聘
十六年春 聘盟　十七年春 伐　十八年春王 不

宣在位十八年。書春王正月七。書春王一。書春十。

元年春王正月 位　二年春王 不　三年春王正月 郊
四年春王正月 取　五年春 如　六年春 侵
七年春 盟　八年春 至　九年春王正月 如
十年春 如　十一年春王正月 不　十二年春 葬
十三年春 伐　十四年春 殺　十五年春 會
十六年春王正月 滅　十七年春王正月 卒　十八年春 伐

成在位十八年。書春王正月八。書春王二。書春八。

元年春王正月位　二年春伐　三年春王正月伐
四年春聘　五年春來歸　六年春王正月至
七年春王正月郊　八年春使　九年春王正月喪
十年春使　十一年春王不　十二年春斉
十三年春乞　十四年春王正月卒　十五年春王不
十六年春王正月冰　十七年春侵　十八年春王正月殺
襄在位三十一年，書春王正月十三，書春王六，書春十二。
元年春王正月位　二年春王正月葬　三年春伐
四年春王不　五年春至　六年春王不
七年春朝　八年春王正月如　九年春災

十年春會　十一年春王正月軍　十二年春王不
十三年春至　十四年春王正月會　十五年春盟
十六年春王正月葬　十七年春王不　十八年春朝
十九年春王正月盟　二十年春王正月盟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如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至　二十三年春王不　二十四年春聘
二十五年春伐　二十六年春王不　二十七年春聘
二十八年春無冰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在楚　三十年春王正月聘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不
昭在位三十二年，書春王正月十四，書春王五，書春十三，
元年春王正月位　二年春聘　三年春王正月卒

四年春王正月雹　五年春王正月罪　六年春王正月卒
七年春王正月平　八年春叔　九年春會
十年春王正月不　十一年春王不　十二年春納
十三年春圍　十四年春至　十五年春王正月卒
十六年春伐　十七年春朝　十八年春王不
十九年春伐　二十年春王正月不　二十一年春王不
二十二年春伐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如　二十四年春王不
二十五年春聘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　二十七年春如
二十八年春王不　二十九年春至　三十年春王正月在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在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在

定在位十五年，書春王正月七，書春王四，書春四。
元年春王不　二年春王正月不　三年春王正月如
四年春王不　五年春王不　六年春王正月滅
七年春王正月不　八年春王正月侵　九年春王正月不
十年春王不　十一年春叔　十二年春卒
十三年春次　十四年春弁　十五年春王正月朝
哀在位二十七年，在春秋十四年，書春王正月二，書春王四，書春
八
元年春王正月位　二年春王不　三年春圍
四年春王不　五年春城　六年春城

七年春（侵）　八年春王正月（入）　九年春王（不）
十年春王（不）　十一年春（伐）　十二年春（賦）
十三年春（取）　十四年春（麟）
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春王正月，與但書春王，但書春正月，及但書春之總文也。今按春秋紀事之書，以年統月，以月統日，若史之文也。而書春王正月，與書春王不書正月，及書春正月不書王，書春并不書正月者，經之義也。故總考而分列其義類于左。

〇凡元年書春王正月類（計四類十一條）

桓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　文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
成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
右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不書凡事類四條。

宣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 書逆女）　襄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 書圍宋）
哀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 書郊牛）
右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又書凡事類三條。
閔元年春王正月（書救邢不書即位）　僖元年春王正月（書救邢不書即位）
右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但書凡事類二條。按書即位，事也；書凡事，亦事也。然書即位與書凡事，或不書凡事，皆常也。若書凡事不書即位，變也。所以然者，元年春王正月，例書即位也。
隱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亦不書凡事三月書盟蔑）
莊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亦不書凡事三月書孫齊）
右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亦不書凡事，至三月乃書事類二條。按春王正月無事可書，而二月三月有事可書，若以二年以後例之，即但書春王二字，冠于二月三月書事之上，而不書正月可也。然而必書春王正月何耶？所以然者，凡元年春王正月，例書即位，而不書即位，爲變也。惟定公元年，其時君位尚虛，即但書春王二字，冠于二月書事之上矣。

〇凡二年以後書春王正月類（計二類八十二條）

桓二年春王正月（弑）　十年春王正月（卒）
十八年春王正月（會）
莊三年春王正月（會）　六年春王正月（救）
八年春王正月（次）　十年春王正月（敗）
十二年春王正月（歸）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赦）
閔二年春王正月（遷）
僖二年春王正月（城）　三年春王正月（旱）
四年春王正月（伐）　八年春王正月（盟）

九年春王正月（卒）　十年春王正月（如）
十六年春王正月（隕）　十八年春王正月（伐）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滅）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盟）
文三年春王正月（伐）　五年春王正月（含 衛）
十二年春王正月（奔）　十四年春王正月（至）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　四年春王正月（伐取）
九年春王正月（如）　十六年春王正月（滅）
十七年春王正月（卒）
成三年春王正月（會）　六年春王正月（至）
七年春王正月（郊）　九年春王正月（逆）

十四年春王正月卒　十六年春王正月冰
十八年春王正月殺
襄二年春王正月葬　八年春王正月如
十一年春王正月軍　十四年春王正月會
十六年春王正月葬　十九年春王正月盟
二十年春王正月盟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如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至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在
三十年春王正月聘
昭三年春王正月卒　四年春王正月雹
五年春王正月軍　六年春王正月卒
七年春王正月平　十五年春王正月卒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如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
三十年春王正月在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在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在
定三年春王正月如　六年春王正月滅
八年春王正月侵　十五年春王正月朝
哀八年春王正月入

右二年以後有事書春王正月類六十三條

莊五年春王正月　十一年春王正月
十六年春王正月　十九年春王正月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僖二年春王正月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
文八年春王正月　十三年春王正月
宣十年春王正月
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
昭十年春王正月　二十年春王正月
定二年春王正月　七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正月

右二年以後無事特書春王正月類十九條
以上元年書春王正月四類及二年以後書春王正月二類

通九十三條各分爲類者三年以後二月正月有事正月無事卽書二月三月以紀其事而不書正月而元年則二月三月有事正月雖無事必書春王正月此其不必紀事而必書與餘年異也二年以後正月二月三月皆無事可書乃特書春王正月以備其時而元年則正月無事二月三月雖有事必書春王正月此其不爲備時而必書又與餘年異也所以異者嗣君未踰年稱子踰年乃卽位稱君事莫大于卽位稱君故元年之必書春王正月以元年之必書卽位也元之言始也正者爾居正也春者一歲之始正月者春之始王正月者天子率其群臣敬奉天時大居正以正天下之始而諸公之元年則又其敬奉天王居正以正其一國之始也故元年書春王正月必書公卽位而其不書者特聖人裁之也十二公之闕惟定公卽位以六月不以正月其自昭公薨于三十二年之十二月以迄定公元年之六月而君位之懸而中絶者凡越七月矣故定元年祇冠春王二字于三月紀事之文之上而無書春王正月之文也以元年君位中絶而後不書春王正月則元年之春王正月皆緣卽位而書而聖人之所義而非卽位與不書卽位者其微詞奥義之所蘊蓋可想見矣餘詳十二公元年卽位

○凡元年及二年以後不備書春王正月各類（計六類一百三十八條）

定元年春王

右元年正月無事不書春王正月但書春王二字冠于三月書事之上類一條

隱二年春王　四年春王　七年春王　十年春王

莊二年春王　四年春王　十八年春王　二十四年春王　二十八年春王

僖十二年春王　十九年春王　二十二年春王

文二年春王　十年春王　十八年春王

宣二年春王

成十一年春王　十五年春王

襄四年春王　六年春王　十二年春王　十七年春王　二十三年春王

二十六年春王

昭十一年春王　十八年春王　二十一年春王　二十四年春王　二十八年春王

定四年春王　五年春王　十年春王

哀二年春王　四年春王　九年春王　十年春王

右二年以後正月無事不書春王正月但書春王二字冠于二月三月書事之上類三十七條

桓三年春正月會　四年春正月狩　五年春正月卒

六年春正月朝　八年春正月烝　十一年春正月盟

十四年春正月會　十六年春正月會　十七年春正月會

右二年以後正月書事但書春正月不書王類九條

桓十二年春正月

右二年以後春時皆無事特書春正月不書王類一條

桓七年春　十三年春　十五年春

右二年以後正月無事二月三月書事但書春字冠于二月三月書事之上類三條

隱二年春會　五年春觀　六年春平　八年春遇　九年春聘

十一年春朝

桓九年春歸

莊七年春會　九年春殺　十三年春會　十四年春伐　十五年春會

十七年春伐　二十三年春至　二十五年春聘　二十六年春伐　二十七年春會

二十九年春新　三十一年春築　三十二年春城

僖五年春殺　七年春伐　十一年春殺　十三年春侵　十四年春城

十五年春如　十七年春伐　二十年春新　二十一年春侵　二十二年春伐取

二十三年春伐圍　二十七年春朝　二十八年春侵伐　二十九年春朝　三十一年春取

文四年春至　六年春葬　七年春伐　九年春微　十一年春伐

十五年春聘　十六年春會盟　十七年春伐

宣五年春如　六年春侵　七年春盟　八年春至　十年春如至

十二年春葬　十三年春伐　十四年春殺　十五年春會　十八年春伐

成二年春伐　四年春聘　五年春歸　八年春使　十年春侵

十二年春奔　十三年春乞　十七年春侵

襄三年春伐　五年春至　七年春朝　九年春災　十年春會

十三年春至　十五年春盟　十八年春朝　二十四年春如　二十五年春伐

二十七年春聘　二十八年春無冰

昭二年春聘　八年春蒐　九年春會　十二年春納　十三年春圍

十四年春至　十六年春伐　十七年春朔　十九年春伐　二十二年春伐

二十五年春聘　二十七年春如　二十九年春至

定十一年春叛　十二年春卒　十三年春次　十四年春奔

哀三年春圍　五年春城　六年春城　七年春伐　十一年春伐

十二年春賦　十三年春取　十四年春麟

右二年以後正月書事但書春不書王正月類九十七條

以上六類一百三十八條其類不同而不書王正月則同

說者或謂書春王正月者以王繫正朔書之而不書者乃不頒正朔也書春王二字冠于二月三月之上者以正月無事可書二月三月有事可書而二月建丑三月建寅三代迭用故皆可以正朔加之也至其書春者則又書時與書月分爲三例矣綱考皆不然知而不書王正月爲不頒正朔則文六年及十六年皆不書春王正凡年既不頒正朔卽諸侯無可受而藏之祖廟而不視朔亦可以無譏矣而何六年閏月不告朔猶譏十六年四不視朔必譏乎故知不書王非爲不頒正朔也如謂其年正月無事而因可以王正月之王加于二月三月是正朔不必一也卽夫子告朔以行夏之時爲尚則亦不加王于三月可矣何以加于二月况夫子無改制之權而豈得以王加于非周正之月乎故知其非加王于二月三月也若春爲書時則詳辨於下矣故知非書時也然則如何凡書春王正月者謂王者居正之月也惟王者承天居正以正天下惟諸侯奉天尊王以正其國月正元日王者率其群臣以禮上帝諸侯率其群臣以禮天王天王于上帝遠矣而禮之不違天咫尺諸侯于天王遠矣而禮之不違王咫尺故春王正月之書其義本于天王之居正而其文繫于諸侯之尊王諸侯知尊王則書不知尊王則不書也其或書春王正月或但書春王不書正月而春王之下書二月三月者諸侯知尊王而其月又有事可書則正書春王正月以尊王且以紀事也諸侯知尊王而正月至于三月皆無事可書則特書春王正月以尊王亦以存事也若諸侯知尊王而正月無事可書二月三月乃有事可書則不書正月但書春王以尊王而其下乃書二月三月以紀事也又或止書春正月而不書王者諸侯不知尊王則不書王但書春正月以紀事又或但書春而不書正月者春謂首時猶書春正月之義也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凡書春不書王正月雖書春正月不書王者共百十一條內桓公十八年書春正月不書王凡十條而餘十二公並無之桓最無王故貶明見于言中也餘書春不書王正月桓凡四條而十一公凡九十七條十一公皆無王而不如桓爲最故貶隱見于言外也定公至六月乃卽位而餘十一公皆以踰年正月卽位十一公之書王不書王皆著公之尊王罪公之不尊王若定元年之書王則正罪其尊于者爲無王也昭公薨定公未卽位而其所爲尊王者乃季孫意如僭君以行之是名爲尊王而實于無王之甚者耳聖經之銖分縷析而不以毫假如此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能脩之學者其可以易而忽之乎

桓公之世春正月不書王十條胡傳謂桓無王而削之以示貶固似之矣乃于其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之書王又謂書之以正桓罪此亦自覺其說之未可通而不免自相亂也夫春正月不書王惟桓有之而他公蔑焉有此其無王之大罪顯然寔而其或有十二之書王者此其良心一息之未去特不勝其梏亡之反覆而遂至若彼也爾乃謂十八年之中無故而削王以示貶無故而書王以正罪不但未得其本末之實而聖人且與世之舞文亂法者等矣豈其然哉

書春并不書月歷考全經凡皆謂其首春此所謂經傳之省文而舊皆謂凡紀事之書月者爲書月之例紀事之不書月而但書春及但書夏秋冬者爲書時之例此大謬也蓋經中凡書事而但書春者其下不書事則已若再書事則其下卽書二月或書三月明其上之但書春者爲首春之正月也推之夏秋冬亦然凡書事而但書夏者其下若再書事則卽書五月或書六月凡書事而但書秋者其下若再書事則卽書八月或書九月凡書事而但書冬者其下若再書事則卽書十一月或書十二月則其上之但書夏者亦爲首夏之四月但書秋者亦爲首秋之七月但書冬者亦爲首冬之十月也若如舊說妄以凡書月者爲書月之例而凡不書月而但書春夏秋冬者則爲書時之例是必一春之中例應書時者總書爲春而其下例應書月者亦或書正月而不但書二月若三月而後可也其夏若秋若冬又必應書時者總書爲夏秋冬而其下例應書月者亦或書四月而不但書五六月或書七月而不但書八九月或書十月而不但書十一十二月而後可也今綜計全經十二公二百四十五年之中凡書事之但書春夏秋冬者其下總書仲若季之月總七十有六條而

書春祀事之下，並無又書正月祀事之例，書夏若秋若冬祀事之下，亦並無又書四月七月十月祀事之例，此其書春夏秋冬皆爲首時而非總言一時也明矣，不但已也，如果分爲二例，又必某某事類例當書時，某某事類例當書月，而後可也，而今更綜計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若朝聘會盟戰伐奔亡遷徙放殺講閱興作婚姻歸賵之屬，其書春夏秋冬者亦書月，書月者亦書春夏秋冬，此其初無書時書月之分爲二例而不得以書首時之義爲書時又明矣，余既爲此辯，後考汪氏于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條亦云，春秋凡書四時皆指首月，乃信先民有言之者，而益嘆經義之難掩也，故詳録其文于後而辯之如此。

○凡元年及二年以後特書首時與不特書首時類（計二類四十三條）

隱六年秋七月　九年秋七月

桓元年冬十月　九年夏四月秋七月　十三年秋七月冬十月　十八年秋七月

莊四年秋七月　十二年夏四月　十三年秋七月　十五年冬十月

十八年冬十月　十九年夏四月　二十年秋七月

僖十年秋七月　十二年秋七月　廿四年秋七月　卅一年秋七月

文八年夏四月

宣六年夏四月冬十月　十二年秋七月　十八年夏四月

成元年冬十月　十年冬十月　十一年冬十月　十二年冬十月

襄廿二年夏四月

昭十二年秋七月　十四年夏四月　廿九年秋七月　卅二年秋七月

定三年夏四月　七年夏四月冬十月　十一年夏四月

哀八年秋七月　九年冬十月

右元年及二年以後夏若秋若冬特書首時類，計書夏四月十一條，秋七月十七條，冬十月十一條，凡三十九條，合前二年以後特書春王正月類十九條，又特書春正月類一條，通五十九條，蓋皆以一時無事則特書之以備一時，傳所謂四時備而後成歲之義也。

桓四年秋若冬皆無事應特書秋七月冬十月不書

七年秋若冬皆無事應特書秋七月冬十月不書

右二年以後秋若冬應特書首時不書類，計不書秋七月二條，不書冬十月二條，凡四條，按四條皆見于桓公之世，桓公之世者，蓋君有闕德，猶歲有闕時，故經于桓公之世特闕之以示教，亦猶董狐南史之義也，其不于桓公之世盡闕之而僅托數條以微之者，蓋隱而不匿，與諱莫如深之意並行而不背，國史之體即聖經之義也，蓋傳乃與四年王因下聘，七年鄭國來朝，牽合生義，而謂其時事益非，而特貶削之也，則理不可通，而經義盡失矣，愚已詳辯于胡傳忝義，學者幸細推之可也，其莊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不書夏四月而書夏五月，及定十四年不書冬十月者，蓋莊二十二年書月而事闕，定十四年書事而月闕，皆非此比，詳見闕文類。

○凡但書春夏秋冬皆指其首月名類（計三類七十七條）

隱三年秋下書八月　四年秋下書九月　五年秋下書九月　八年春下書三月　九年春下書三月

十年夏下書六月

桓三年夏下書六月

莊四年夏下書六月　廿四年秋下書八月

閔二年冬下書十二月

僖四年秋下書八月　十五年冬下書十一月　十七年秋下書九月　十八年夏下書五月　廿一年夏下書五月

廿一年冬下書十二月　廿七年冬下書十二月　廿八年春下書三月　卅一年冬下書十一月

文三年冬下書十二月　六年秋下書八月　九年春下書三月　十三年冬下書十二月　十五年春下書三月

夏下書六月

宣元年夏六月下書　九秋八月下書

成二年冬十一月下書　四春三月下書　十三春三月下書　十四秋九月下書　十六秋九月下書

十七夏六月下書　秋九月下書　冬十一月下書　十八秋八月下書　冬十二月下書

襄元年秋九月下書　五冬十二月下書　六冬十二月下書　七秋八月下書　九夏五月下書

十六夏五月下書　十七秋九月下書　二十一秋九月下書　二十三秋八月下書　二十五冬十二月下書

二十六秋八月下書　二十八冬十一月下書

昭元年夏六月下書　三秋八月下書　十一秋九月下書　十二春三月下書　夏五月下書

十三秋八月下書　十四春三月下書　秋八月下書　十五夏六月下書　十七秋八月下書

二十六秋九月下書　三十一冬十二月下書　三十二冬十二月下書

定五年夏六月下書　七秋九月下書　十四春二月下書　夏五月下書

哀四年夏六月下書　七秋八月下書　十夏五月下書　十一夏五月下書　十三秋九月下書

右但書春夏秋冬其下繼書仲月季月類七十六條按書春夏秋冬皆謂其首時之孟月故其下皆但書仲月或季月而更無書春之正月夏之四月秋之七月冬之十月者也詳已見前

僖二十八年冬下書壬申

右書冬其下即書日類一條按書壬申日謂其首冬十月之壬申日也若謂書冬爲總言一時將謂其爲是冬何月之月也則非有書時之例而爲指其首時益明矣

哀五年冬下書閏月

右書冬其下繼書閏月類一條按書閏月謂其首冬十月之閏月也故其上書冬叔還如齊而下即書閏月葬齊景公若冬非首冬之十月則閏月又爲是冬何月之閏月乎其不得謬指爲書時之例更明矣

以上書春夏秋冬之下繼書仲月季月閏月及繼書日者三類通七十八條今考全經凡不書月而但書春夏秋冬以紀事者本四百七十四條而此七十八條其下皆書仲月若季月若閏月之屬以紀事故可據此以知但書春夏秋冬之爲首時也考凡書春之下但有書二月三月而更無書正月者凡書夏之下但有書五月六月而更無書四月者凡書秋若冬之下但有書八月九月與十一月十二月而更無書七月若十月者則其所書春爲首春所書夏秋冬皆爲首夏首秋首冬固可知也況僖二十八年書冬之下繼書壬申若其書冬果爲所書之事例書以時則日不得與書月之例同類而語而乃反與書日之例逆類以書是不又自亂其例乎哀五年書冬之下繼書閏月則亦與其下書仲月季月者等也凡此之類蓋亦一考可見舊以爲有書時之例者特未之察耳餘已詳書春并不書月之文學者幸互參之

○凡書日不書日類約文

凡內君即位不書日外君立如之錫命亦如之惟定公即位不于王正月而于六月則書日

凡書王侯卿大夫逆女之文皆不書日納幣亦如之求婦亦如之

凡書天王崩葬內君薨葬外君卒葬之文皆書日嗣君未踰年卒亦如之內夫人內女卒葬亦如之

凡書內臣卒之文皆書日王臣卒亦如之

凡書郊廟祭祀之屬之文書日立宮作主之文亦如之

凡書用賦稅畝之文不書日

凡書城築浚作新立之文皆不書日毀壞之文亦如之

凡內書舍軍作軍之文亦不書日蒐狩亦如之外書棄師亦如之惟閱治則書日

凡書遊觀之文不書日書焚丘亦如之

凡書天王居入之文及內君居在之文皆不書日惟公遜書日

凡外君書大去書奔之文皆不書日。執君亦如之。衛侯衎出奔書日特文也。凡以君歸多書日。

凡臣書奔之文。外臣不書日。惟內臣書日。

凡臣書執之文。槃不書日。放其臣亦如之。執放執置並如之。惟執以歸書日。

凡書伐侵襲圍追救次戍之屬皆不書日。惟戰及敗書日。

凡書潰降之屬皆不書日。獻捷獻俘亦如之。克亦如之。殲亦如之。惟入若滅書日。

凡取不書日。內取或書日。

凡獲亦不書日。者非獲書日也。以戰獲以敗獲書日。以侵獲則不書日。爲書戰書敗而書日也。侵不書日。即獲不書日矣。

凡書朝聘之屬不書日。惟朝王書日。

凡書會遇之屬不書日。享亦如之。胥命若平亦如之。惟盟書日。

凡臣弑君之文皆書日。書盜殺書所並如之。惟殺其君之子不書日。若未成君也。

凡諸侯誘殺以歸殺書日。或書用亦如之。書其滅亦如之。書其滅者。謂君死書滅也。惟討殺僞君不書日。四譯自相誘殺亦不書日。

凡君殺其臣不書日。盜殺亦如之。惟內殺書剌則書日。或不書日則特書所爲以明之。

凡書歸之屬之文皆不書日。求取之文亦如之。假亦如之。盜竊寶得亦如之。

凡災異之屬。惟日食震電之文書日。星隕之文亦如之。星孛即不書日矣。

凡書非時霜雪之文皆不書日。書雹書冰亦如之。惟震電與雨雪交則書日。

凡書大雩之文不書日。惟頻雩乃書日。旱不書日。不雨亦如之。螽蝝螟亦如之。大水亦如之。

凡書饑之文不書日。亦不書月。無禾麥亦如之。有年亦如之。

凡書火災之文。內災書日。外災不書日。外災惟周廟災書日。四國同日災書日。

凡書地震之文書日。山崩不書日。沙鹿奔則書之。

凡書麋蜮蜚鸜鵒之文皆不書日。獲麟亦如之。

右聖經書日不書日之義例紛矣。然大要有二焉。一以事之大小殊。一以事之內外異而已。其有例書日而不書者。義即以例而推。或有非義所存而逸者。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是也。詳見卷十卷十二等考。而諸傳所臆爲日不日之例。自矛自盾駁駁舛謬者。蓋先儒朱子亦不以爲允矣。

或曰饑不書日。并不書月。明書時之例也。凡年饑應總俟一歲之終而計之。故書冬。若爲首冬十月。則周正之首冬十月爲夏正之八月。而覈謂書月非書時乎。曰此其說近之而未盡也。凡年之豐凶。卜于夏正之六月。而定于夏正之八月。故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之時。無雨則苗稿。盡卜之也。而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則君爲之不舉。以其豐凶爲已定矣。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者。八蜡以記四方。故必會其成而後制之。而春秋性命之書。其敬天勤民之隱蓋愛之深。而計之早矣。故

餘書首冬。春秋之義也。
且如共說。凡年餘應俟一歲之終而總計之。則書冬。又爲冬之十二月。而不得謂之書時矣。即以彼之矛刺彼之盾。而又何事別爲辯之哉。

春秋事義慎考卷三目錄考上

系名考二十四則

凡天王書爵名類約文
凡嗣王未踰年生書王卒書王子類
凡王朝內諸侯書官爵類
凡王朝卿書官爵書名類
凡諸侯書爵名類約文
凡諸侯書爵書名各類約文
凡嗣君未踰年稱子類
凡嗣君方踰年稱君類
凡嗣君未踰年不稱子已踰年不稱君名類
凡侯國之臣書官爵類
凡王朝侯國之臣書氏族不名類
凡王朝侯國之臣書字類
凡蕃服之君書名類
凡王朝侯國之臣書氏名類
凡侯國之臣但書名不書氏類
凡侯國之臣先書氏名後但書名類
凡逆臣但書名則不書公子公孫類
凡逆臣書名猶書公子王子類

凡書人各類約文

凡書謚類

特書闕類

凡蕃服之屬稱號類

凡君將書將大夫將書名士將書人及書師書國各類

凡后夫人王姬內女各類稱號約文

春秋事義慎考卷三二考上

姜兆錫著　男允重 姪孫京 校

系名考

○凡天王書爵各類約文計凡四類內變書天子類惟一條削省文書王不書天類書不勝詳今皆約書如左學者類推之可也凡約考放此

不書天類才三條而正書天王類及

正書天王類凡經所書天王是也

變書天子類經所書天子使召伯錫命是也

削不書天但書王類經所書王使榮叔錫命王使榮叔歸含賵王使榮叔會葬是也

省文不書天但書王類凡經所書王正月王后王世子王子王姬王人王城王室從王伐鄭朝王之屬是也

右四類書天子猶書天王也卽省書王亦然猶省書春亦如書王正月也惟削不書天則有義存焉

○凡嗣王未踰年生書王卒書王子類

昭二十二年六月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十月王子猛卒

右二類三條嗣王未踰年生書王卒書王子何也所稱王者乃絕例于諸侯之詞而其又稱子者則下比例于諸侯之詞也凡嗣君定位于初喪而未踰年則但稱子如衛子宋子陳子之類是也魯非國史亦當以魯子書而周天王理不得以周子書若但書王子則又嫌與凡王子書而王孫無異矣故絕例于諸侯而稱王猛也卒乃稱王子猛者凡嗣王既踰年固稱王矣其未踰年遇有僭逆者則特稱王以正之若不幸未踰年而卒則嗣王之位且更而未踰年稱子之例自不得不正且雖未踰年稱王也而稱王猛則與其時敬王之出入書天王不名者有殊雖又未踰年稱子也而其書卒則又與其時

王子朝之徒不書卒者，有別抑揚上下，權衡凜然，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餘見下條及奔入考。

○凡王朝內諸侯書官爵類

隱 祭伯來　凡伯聘　桓 祭公來

僖 宰周公會　宰周公聘　文 毛伯錫

召伯葬　毛伯求　宣 殺召伯毛伯

成 召伯錫　周公奔　尹子會

尹子單子會　單子會　襄 單子會

昭 召伯毛伯以奔

右王朝內諸侯書官爵類十六條，內書爵兼書官二條，兩宰周公聘若會是也。餘但書爵十四條，自祭伯來至召伯毛伯以奔是也。書官兼書爵者，爲王官而加封，或已封而仍爲王官者也。但書爵者，已出封而不爲王官者也。皆不名者，諸侯例書爵，王朝之公卿例書官也。

○凡王朝卿書官爵書名類

隱 宰咺賵　桓 宰渠伯糾聘

右王朝卿書官爵書名二條，內宰渠伯糾，蓋冢宰加一命出封爲伯，故書官兼書爵，而宰咺冢宰未封，故但書官也。皆書名者，以特文貶書名也。

○凡諸侯書爵各類約文 計凡七類，內既沒正稱侯類惟一條，進爵降爵類各二條，餘皆書不勝記，故亦約書如左。

一外君正書五等之爵類，凡經所書宋公齊侯鄭伯楚子許男之屬是也。

一內君侯爵假書公類，經所書公即位公會公如公狩公遜公及之類是也。

一內外君五等之爵既沒假書公類，凡經所書葬某公是也。

一外君既沒正書其爵不稱公類，蔡侯卒獨正書葬蔡桓侯是也。

一外君降書爵類，滕侯爵降書子，杞公爵降書伯又降書子是也。

一外君進書爵類，秦自附庸進書伯，郳小邾皆自附庸進書子是也。

一外蕃例書子爵類，楚子爵書子，吳伯爵亦書子，凡徐子沈子戎蠻子潞子夔子之屬是也。

右七類，擬凡諸侯生而正書爵，及蔡侯沒而正書侯，推之則魯侯生而稱公，凡諸侯沒而稱公，皆非矣。然于諸侯沒乃稱公，而于本國君生即稱公，義無甚害，則稍假之，亦猶冠婚禮攝盛之意也。其諸類降若進者，皆特例，外蕃降子，則通例耳。

通例有常，雖吳楚僭盛稱王不書。特例無常，雖滕杞郳進若降則書。

○凡諸侯書爵書名各類約文 計凡八類，皆書不勝詳，故約考之。

一諸侯出奔書爵書名類，自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至哀十年邾子益來奔六條是也。外惟衛侯鄭出奔楚，衛侯衎出奔齊不名。

一諸侯被諸侯以歸書爵書名類，自莊十年荊以蔡侯獻舞歸至定八年宋以曹伯陽歸七條是也。外惟楚以夔子歸，戎伐凡伯以歸，晉執邾子以歸三條不名。

一諸侯卒書爵書名類，自隱三年宋公和卒至哀十三年許男成卒百十二條是也。外惟十條不名。

一諸侯被弒書爵書名類，自隱四年弒其君完至哀六年弒其君

荼二十四條是也。外惟內君諱弒爲薨二條。邾人牂繒子一條不名。

一諸侯被殺書爵書名類楚殺蔡侯般蔡殺沈子嘉益殺蔡侯申三條是也。外惟楚殺戎蠻子一條不名。

一諸侯來朝書爵書名類穀伯綏鄧侯吾離二條特書名是也。外凡來朝皆不名。

一諸侯入國書爵書名類鄭伯突衛侯朔二條是也。內惟衛侯鄭入不名。其復歸則名。

一諸侯歸國書爵書名類衛侯鄭衛侯衎蔡侯廬陳侯吳邾子益五條是也。外惟曹伯襄歸自京師不名。

右八類皆書爵書名。今按諸侯書爵不名正也。出奔名何也。禮所謂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是也。慎其變以存正也。衛侯鄭與衛侯衎不名則甚其臣也。執諸侯不名以諸侯歸則名何也。見執不得已也。以歸從之也。猶國滅出奔則名之意也。蔡子邾子凡伯不名則甚楚晉戎也。猶二衛侯不名之意也。卒名何也。禮所謂諸侯不生名卒則名也。謹其終以著代也。內十條卒不名文闕也。被弒殺書名何也。卒猶書名以謹其終況弒殺乎。內君薨若弒例不名。邾人祈繒子楚殺戎蠻子不名者外臣牂國君戎服相殺從畧也。來朝例不名。書名何也。以黨弒逆貶也。歸入書名何也。與奔執以歸相因也。奔而歸若入書名者四。執而歸書名者三。以歸而歸書名者一。猶奔執以歸書名之意也。惟曹伯襄歸自京師不名。尊王也。

○凡嗣君未踰年稱子類計二類七條。

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十月子般卒。

襄三十一年六月公薨。七月子野卒。

右內嗣君未踰年稱子稱名類二條。

文十八年二月公薨。十月子卒。

右內嗣君未踰年稱子不名類一條。按子般十月卒至次年六月方葬莊公。子野七月卒至十月方葬襄公。是皆先君未葬而卒稱子稱名也。子惡十月卒。而其年六月已葬文公。是乃先君已葬而卒。稱子不名也。然嗣王不用此例。而王子猛已葬猶稱名何耶。蓋國史之文內詳而外畧。其禮亦內隆而外殺。故內君薨不名。而外君卒則名。內夫人薨若葬書。內嗣子卒書。而外夫人卒若葬。外嗣子卒。皆不書。周天王也。天王書崩若葬。而王后則皆不書。蓋亦不啻以外夫人之例例之矣。聖人之因史作經也。或特書其義而亦或姑從其例。其不可假者。以義斷之。如正必稱王。王必稱天之類是也。其猶可假者。于例聽之。如內君書薨不名。外君則稱卒而名。內夫人書薨葬后及外夫人薨葬皆不書之類是也。由是推之。內嗣君卒于先君既葬則稱子不名。而外嗣君則無論卒于既葬與未葬皆稱子而名。但經例其卒不書耳。夫周天王書崩書葬以著義。而王后崩葬不書亦從例。則王子猛之未成王而名亦猶外嗣君書君之子奚齊之例耳。又何已葬先君與未葬先君之別乎。然則內嗣君未葬稱子而名。與已葬稱子不名。其義何也。是即未踰年未成君之例推之也。夫踰年乃即位稱君。故未踰年不忍稱君而但稱子。然稱子而不名則雖未稱君而不啻尊之以君也。故惟先君已葬乃得稱之。而其未葬先君者。則稱子而稱其名。蓋不惟不忍稱君。而并不得擬于稱子不名之例矣。君子于是時折不忍自托于子。即其臣若民之尊之也。亦復隤降于君。此傳發稱書內嗣君之義例也。學者以義推之可見。

僖九年正月宋公御說卒。夏會宋子于葵丘。

二十五年四月衛侯燬卒。十二月會衛子盟于洮。

二十八年六月陳侯款卒。冬會陳子于溫。

定四年二月陳侯吳卒。三月會陳子于名陵。

右外嗣君未踰年會盟稱子類四條。按嗣君未踰年會盟非正也。其稱子則正也。內嗣君未踰年無會盟稱子之文。而外嗣君未踰年無卒書子之文何也。內嗣君無會盟稱子者。無其事而不書也。外嗣君無卒書子者。外嗣君未踰年卒例不書。

僖二十八年四月，衛侯出奔楚。五月，會衛子于踐土。

右外嗣君未踰年稱子類一條。此若奔弟叔武，雖非嗣君，而亦嗣君之意，故附之也。然人君去國，而其後得復國者，其去國時所立之君，雖久居其位，不稱君，如黔牟、子儀、子瑕是也。今攝君未踰年而得稱子乎，胡傳謂攝君稱子，見晉君之擅廢置而未爲君也，非正其爲子也。

僖九年九月，晉侯佹諸卒。冬，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右外嗣君未踰年被殺稱殺其君之子類一條。按奚齊、卓子皆驪姬之子，以獻公殺其世子申生，嗣位爲君，而今遂爲里克所弒也。其稱殺與稱弒不同者，卓子已踰年，乃稱君而稱弒；奚齊未踰年，故稱君之子而稱殺。

○凡嗣君方踰年稱君類計四條

僖九年九月，晉侯佹諸卒。十年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

宣三年十月，鄭伯蘭卒。四年六月，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

哀五年秋，齊侯杵臼卒。六年七月，齊陳乞弒其君荼。

右嗣君方踰年稱君類四條。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內外之嗣世爲君者不勝書，即方踰年而稱君者，亦不勝書矣，而錄此四條以弒稱君者何也。凡嗣君初主喪而未踰年，則以先君爲正，不稱君而止稱子；嗣君方踰年而遂失國，則以後君爲正，不稱君而止氏國；而方踰年非未踰年者比，遭弒又非失國者比也，必正其爲君，而後可以正弒逆之罪，而後可以伸亂賊之討，故方踰年遭弒而以君稱者，錄此四條也。若未踰年而遭弒，當從先君爲正，不稱君，即不稱弒之例；若方踰年而遂失位去國，當從後君爲正，不稱君，止氏以國之例；又若方踰年不遭弒，亦不失位去國，則踰年以往，又即當從凡內外君正書爵之例，而不在方踰年稱君之例矣。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孰能修之，學者其可忽而不考乎。

○凡嗣君未踰年不稱子已踰年不稱君各類計五類七條

文十四年五月，齊侯潘卒。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成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冬，鄭伯伐許。

右嗣君未踰年不稱子特稱君類二條。按踰年即位稱君，禮之正也；未踰年而特稱君何也。一以討弒君篡國之賊而特正之，一以討蔑父稱兵之賊而特甚之也。討弒君篡國以特正之何也。其義猶踰年書弒君之義，而其例非止猶踰年書弒君之例也。夫方踰年失國不必書君，而方踰年遇弒則必書君者，爲即位而臣子弒君，與失國而廢篡據國者不同也。已踰年遇弒乃書君，而未踰年遇弒亦特書君者，爲其臣弒君而篡其國，與其臣弒君而不篡國者又不同也。綜春秋弒未踰年之君而篡國者，惟此一條，故特正其爲君以討之也。討蔑父稱兵以特甚之，又何也。其例非世子弒君之例，而其義亦猶世子弒君之義也。夫未踰年而與會，正書子，而未踰年而親兵，則不書子者，爲無所迫而事戎兵，與有所迫而應徵會者不同也。未踰年而被兵，非忘父，而未踰年而與兵，即忘父者，爲自我作而遘邦釁，與自人作而禦國難者不同也。綜春秋以未踰年之君而稱兵者，又惟此一條，故特甚其爲君以討之也。故愈知春秋爲化工，非聖人莫能修之也。

桓十一年五月，鄭伯寤生卒。九月，鄭忽出奔衛。

右嗣君未踰年不稱子但稱名類一條。

昭十一年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十一月，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

右嗣君未踰年不稱子仍稱世子稱名類一條。

莊二十三年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

襄三十一年十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秋，莒展輿奔吳。

右嗣君已踰年不稱君但稱名類二條。

桓十一年五月，鄭伯寤生卒。九月，鄭忽出奔衛。十五年五月，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右嗣君未踰年稱名不稱子，後五年仍稱世子類一條。

按嗣君未踰年合稱子，已踰年合稱君，則已上四類五條，其

不稱子不稱君而皆稱名何也此乃爲失位去國者言之也蓋國不可一年有二君亦不可曠年無君惟不可一年有二君故嗣君已踰年乃稱君而未踰年止稱子者統歸于先君也所謂體之正也惟不可曠年無君故嗣君已去國雖踰年亦不正其爲君而未踰年并不正其爲子者統寄于後君也乃所謂禮之變也

不但不正其爲君而并不正其爲子何也猶不正其爲君之義也惟世子當正君位第以未踰年統在先君乃隱其君之稱而正其子之實則凡稱子者不成其爲君而不害正其爲君之詞也今既不幸失位去國而統別有所寄矣則不但隱其君之名而并隱其子之實故曹羈莒展輿已踰年不稱曹伯莒子以正其爲君而鄭忽未踰年亦不稱鄭子以正其爲子也凡以位在後君而統有寄也

且不特位在後君而統寄之也即後君奔亡去國而其後猶得復國者其時援立之君經皆不正其爲君故鄭伯突出奔入櫟經皆書伯而子儀立十四年見殺不書子儀立一年見殺不書甚至忽以世嫡復位二年見弒亦不書也凡以統歸鄭突而統無二也

然則聖經不序其倫而但序其位何也以倫則不可以一日不正而以位則不可以一日或虛故經序其位之去來而亦

自見其倫之得失使嗣君失位而于實居其位者又不序既非所謂不可曠年無君之義使後君在位而于不居其位者又序之更非所謂不可一年有二君之義也若所謂位序而倫自見者此固即于其書名見之夫繼嗣君而當得國者則以國氏名如莒去疾以討賊得國則書莒去疾是也繼嗣君而不當得國者則不以國氏名如鄭突曹赤以篡竊得國則但書突書赤是也故許叔齊小白齊陽生皆氏以國亦明其當有國也糾捷菑皆不氏以國亦明其不當有國也蓋以位言則位不可以一日或虛故後君將進爲君而嗣君隱其稱君且并隱其稱子而以倫言則倫不可以一日不正故嗣君猶氏以國而後君黜其氏國而但許其稱名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然則同一嗣君之失位也鄭忽未踰年稱名何以蔡有未踰年乃稱世子鄭忽既以國氏名又何以其後復歸更稱世子乎曰此猶同一後君而突赤皆不氏以國莒去疾又獨氏以國之例乃聖經所以爲義之至而前此槃末以比事屬詞之義究之也凡嗣君定位于初喪而即位于踰年即位則稱君矣其稱子者未爲君而疑于君之詞稱名者隱其爲君而并隱其爲子之詞稱世子者則又雖不爲君而示可爲君之詞若忽若蹶若亦之稱名者乃對其統寄于後君者言之故不

但隱其爲君而并隱其殺于君之稱也若蔡有之稱世子者不幸國亡身死統已滅而無寄心亦痛而無歸故不爲君而猶示其可爲君之稱也至鄭忽對夫統所寄之後君則亦并隱其不爲君而疑于君之稱而對夫身已奔之後君則又正其世子而示以可爲君之稱也若非鄭伯突之終復其國則是統復于昭公而其後經必書昭公之見弒而不書鄭伯突之卒矣若此之類如登山者移步則換形凡以見國不可一年有二君而又不可以曠年無君之義也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然則奔君復位即立君不成其爲君而衛獻出奔終復衛剽君奔乃立何乃獨書弒其君剽又後君正位即嗣君不成其爲君而亦商人後已定位齊舍立未踰年又何獨書弒其君舍也曰此二條初非正舍與剽之爲君乃深誅商人與甯喜之爲逆而聖經以特文書之也綜全經二百四十二年中書弒君者多矣弒君且篡國者亦多矣若弒未成君者多弒不兼篡篡未成君者多篡不兼弒故其弒未成君者書子而不書君以微其罪即書殺而不書弒以末其罪如里克于已成君之卓書弒其君而于未成君之奚齊書殺其君之子是也要其得以書于書殺之正文書之者固以其弒與殺皆不自篡也其篡未成君者于嗣君但書名不書立以序其弒而于

後君但書名不氏國以正其倫如鄭忽曹羈莒展輿皆但書名而突赤及莒去疾則或氏以國或不氏以國是也要其得以不氏國但書名之正文書之者亦以其篡初非當弒也若商人以篡奪兼弒且篡故舍未成君而正其君非破未成君之例也乃以特文討商人之殊逆使與州吁無知之弒篡其成君者同科耳君去國未復而立君者多矣即立君而遇弒者亦多矣但自所立者不自弒自所弒者非自立故其所立爲君者義有得失則書某立某以存其義而事無是非皆不書某立某以沒其文如衛晉以衛人討逆而書立王子朝以尹氏行叛而書立而其他凡以國故援立之君槃不書立是也要其得以無是無非之義置之者凡其自所立初未嘗自又弒也其行弒于君者正君見弒則書弒其君以正其罪而攝君見弒則不書弒其君以微其文如全經書弒君三十六而其他以國故援立之君槃不書弒不但鄭子儀子尾衛叔武之屬不書弒甚至王所立之衛黔牟亦不書弒是也要其得以攝君不書之義畀之者凡其所行弒本非其自所立也若衛甯喜弒剽其父殖逐公而立之旋導其子喜弒之而復公蹊置生殺推其顛倒故剽不得成爲君而正其君又非破不得成爲君之例也乃以特文討甯喜之殊逆而又使與里克夏徵舒崔杼之弒其正君者同科耳經文之微而至變

而不失其常如此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凡侯國之臣書官爵類 計三類十一條

莊 齊大夫盟　曹殺大夫　僖 宋殺大夫

宋殺大夫　文 晉殺大夫　襄 諸侯大夫盟

右書爵不名類六條內書殺書盟事不同而書爵不名則同

文 宋殺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宋司馬華孫盟

右書官不名類三條內司城奔一條但書官殺大夫司馬一條官兼書爵司馬華孫盟一條官兼書氏其書事不同兼書爵氏與但書官亦不同而書官不名亦同故皆列于書官也

襄 執鄭行人良霄　執衛行人石買

右書官又書名類二條

以上三類十一條或名或不名皆書官爵何也王侯例書爵

王朝之公卿例書官若侯國之大夫例書名書官非例書爵更非例也然以義求之亦例也按經殺大夫四條書爵不名者猶凡殺大夫書爵者之義凡殺大夫例不去其爵見大夫之不宜殺而義不係乎名不名也晉大夫諸侯大夫盟二條書爵不名蓋衆詞而名亦從畧與宋殺大夫司馬一條書官書爵而不名者亦猶凡殺大夫書爵之義宋司城奔一條義畧如之宋司馬華孫盟一條書官書氏而不名則見其專也故曰以義求之亦例也

二條書官皆宋臣何也昔儒以為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書官也鄭衛行人二條書名亦書官者本其當官而言之以見其不宜見執非謂鄭衛二大夫獨宜書官也若其餘殺大夫及放大夫書爵書名者則詳見凡書殺書放之文

○凡王朝侯國之臣書氏族不名類 計四類九條

隱 尹氏卒　宣 齊崔氏出奔　昭 尹氏立

尹氏召伯毛伯以奔

右書某氏不名類四條

隱 武氏子來求　桓 仍叔之子聘

右書某氏子不名類二條

閔 齊仲孫來　文 宋司馬華孫盟

右書某孫不名類二條內司馬華孫一條互見書官

閔 齊高子盟

右特書某子不名類一條

以上四類共九條按書某氏不名及書某氏子不名者昔儒議世臣之詞孫氏謂書尹氏之類譏王朝之大夫書崔氏譏諸侯之大夫是也書仲孫華孫蓋猶為稱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之類義畧如之凡皆惡其專也惟書高子則賢之先儒謂子者男子之美稱

○凡王朝侯國之臣書字類 計八類二十九條

隱 南季聘　桓 家父聘　家父求

莊 榮叔錫　祭叔聘　文 叔服葬

榮叔賵　王季子聘　宣 王札子殺

右王朝大夫書字類九條例也內王季子王札子王之子弟而亦書字何也公子之尊視大夫王子亦如之

莊 王人子突救

右王朝下士書字類一條特例也非嘉子突蓋美王事也禮樂征伐猶自天子出故特以字書

桓 執祭仲　莊 單伯逆　單伯會

女叔聘　文 單伯執

右侯國命大夫書字類五條亦例也大夫命于王猶王[illegible]大夫矣

僖 邾儀父盟　莊 蕭叔朝

右中國附庸書字類二條亦例也中國之附庸例書字

桓 蔡叔盟　許叔八　蔡季歸

莊 紀季入　閔 季子歸　文 宋子哀奔

宣 叔肹卒

右侯國賢于若弟書字類七條亦特例也諸侯大夫例書名公子之尊視大夫其書字非例也春秋之義貴貴而賢賢

桓 及孔父

右卯經諱祖書字類一條亦特例也祖名嘉故諱而書字也禮臨文不諱如易嘉會足以合禮賁易不諱可也如詩其新孔嘉書乎嘉乃績誦詩讀書不諱可也正書祖名非其比也又君前不諱如樂書之子稱書以對亦可也此又非君前比也故穀梁諱名之義不易也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

僖 季友卒　宣 仲遂卒

右侯國大夫卒書名兼書字類二條亦特例也二大夫生而以寵賜氏故兼書之

莊 葬陳原仲　僖 震夷伯廟

右侯國大夫葬書字類二條亦例也凡大夫卒既葬不稱名

○凡蕃服之君書名類計二條

僖 介葛盧來　莊 郳黎來來朝

右蕃服附庸書名類二條亦例也戎狄之附庸例書名

○凡王朝侯國之臣書氏族書名類計二類四百四十七條

襄 劉夏逆后　定 石尚歸脤

右王朝之臣書氏名類二條例也所謂王朝之下士例書名也

隱元 公子益師卒　五 公子彄卒　七 齊弟年聘

桓三 公子翬逆　齊弟年聘　十四 鄭弟語盟

莊二 公子慶父伐　十九 公子結媵　二十二 齊高傒盟　二十五 公子友如

二十七 公子友葬　二十八 臧孫辰糴　三十二 公子牙卒　公子慶父如

閔二 公子慶父奔

僖元 公子友敗　三 公子友盟　四 楚屈完盟　陳轅濤塗執

五 公孫茲如　七 公子友如　十三 公子友如　十五 公孫敖救

十六 公孫茲卒　二十六 公子遂乞　二十七 公子遂入　二十八 公子買戍

衛元咺奔　公子遂如　衛元咺歸　三十三 公子遂如

三十一 公子遂如　三十二 齊國歸父聘　公子遂伐

文元 叔孫得臣如　公孫敖會　公孫敖如　二 公孫敖會

晉士縠盟　公子遂納　三 叔孫得臣會　晉陽處父伐

四 衛甯俞聘　五 公孫敖如　六 季孫行父如　公子遂葬

晉狐射姑奔　七 晉先蔑奔　公孫敖盟　八 公子遂盟

晉趙盾盟　公子遂會　公孫敖奔　九 叔孫得臣葬

公子遂救　十 臧孫辰卒　十一 叔仲彭生會　公子遂如

叔孫得臣敗　十四 叔彭生伐　晉趙盾盟　公孫敖卒

十五 季孫行父如　公孫敖歸喪　晉郤缺伐　季孫行父如

十六 季孫行父會　公子遂盟　十七 公子遂如　十八 公子遂如

叔孫得臣如　季孫行父如

宣元 公子遂逆　季孫行父如　公子遂如　晉趙盾救

晉趙穿侵　二 宋華元戰　鄭公子歸生戰　宋華元獲

晋趙盾弑　五 齊高固逆　叔孫得臣卒　齊高固來
六 晋趙盾救　衛孫免救　七 衛孫良夫盟　八 公子遂如
九 仲孫蔑如　晋荀林父伐　晋郤缺救　十 公孫歸父葬
公孫歸父伐　季孫行父如　公孫歸父如　齊國佐聘
十一 公孫歸父會　十二 晋荀林父戰　十四 公孫歸父會　十五 公孫歸父會
仲孫蔑會　齊高固會　十八 公孫歸父如
成元 臧孫許盟　二 衛孫良夫戰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
如公孫嬰齊晋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戰　齊國佐盟
公子嬰齊會　一 鄭公子去疾伐　叔孫僑如圍　晋郤克衛孫良夫伐
晋荀庚聘盟　衛孫良夫聘　四 宋華元聘　臧孫許卒
五 仲孫蔑如　叔孫僑如晋荀首會　六 衛孫良夫侵　公孫嬰齊如
仲孫蔑叔孫僑如侵　楚公子嬰齊伐　季孫行父如　晋欒書救
七 楚公子嬰齊伐　衛孫林父奔　八 晋韓穿來　晋欒書侵
公孫嬰齊如　宋華元聘　宋公孫壽納　晋士燮聘
叔孫僑如會　晋士燮伐　九 季孫行父如　晋欒書伐
楚公子嬰齊伐　十 衛弟黑背侵　十一 晋郤犨聘　季孫行父如
叔孫僑如如　十三 晋郤錡乞　十四 衛孫林父歸　叔孫僑如逆
鄭公子喜伐　十五 仲嬰齊卒　齊國佐盟　宋華元奔歸
宋魚石奔　叔孫僑如晋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鰌會　十六 鄭公子喜侵　晋欒黶乞　宋華元會

齊國佐伐　季孫行父執　叔孫僑如奔　季孫行父晋郤犨盟
公子偃刺　十七 衛北宮括侵　齊高無咎奔　晋荀罃乞
公孫嬰齊卒　十八 宋魚石入　晋士匄聘　晋士魴乞
仲孫蔑會
襄元 仲孫蔑晋欒黶宋華元衛甯殖圍　晋韓厥伐　仲孫蔑齊崔杼會
楚公子壬夫侵　衛公孫剽聘　晋荀罃聘　二 衛甯殖侵
仲孫蔑晋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會　叔孫豹如　仲孫蔑晋
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城　三 楚公子嬰齊伐　叔孫豹陳袁僑盟
晋荀罃伐　四 叔孫豹如　五 鄭公子發聘　叔孫豹如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　楚公子貞伐　季孫行父卒　六 宋華弱奔
叔孫豹如　季孫宿如　七 季孫宿如　衛孫林父聘
楚公子貞圍　八 蔡公子燮獲　季孫宿會　楚公子貞伐
晋士匄聘　九 季孫宿如　十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　楚公子貞救
十一 鄭公孫舍之侵　十二 季孫宿救　晋士魴聘　楚公子貞侵
十四 季孫宿叔老晋士匄衛孫公蠆會　叔孫豹衛北宮括晋荀偃括鄭公孫蠆會
楚公子貞伐　季孫宿晋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會
十五 宋向戌聘盟　季孫宿叔孫豹城　十六 叔孫豹晋荀偃衛甯殖會　叔孫豹如
十七 衛石買伐　齊高厚伐　宋華臣奔　十八 衛石買執
楚公子午伐　十九 季孫宿如　衛孫林父伐　晋士匄侵
仲孫蔑卒　叔孫豹晋士匄會　二十 仲孫速會　仲孫速伐

蔡公子履奔　陳弟黃奔　叔老如　季孫宿如
二十一晉欒盈奔　二十二叔老卒　二十三陳弟黃歸　晉欒盈入
叔孫豹救　仲孫速卒　臧孫紇奔　二十四叔孫豹如
仲孫羯侵　齊崔杼伐　陳鍼宜咎奔　叔孫豹如
二十五齊崔杼伐　齊崔杼弑　鄭公孫舍之入　楚屈建滅
鄭公孫夏伐　二十六衛孫林父叛　晉荀吳聘　鄭良霄會
衛甯喜執　二十七齊慶封聘　叔孫豹晉趙武楚屈建蔡
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會　衛弟鱄奔　二十八衛石惡奔
仲孫羯如　齊慶封奔　二十九仲孫羯晉荀寅齊高止宋
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會　晉士鞅聘　齊高止奔

仲孫羯如　三十楚薳罷聘　叔弓如宋　鄭良霄奔
三十一仲孫羯卒
昭元叔孫豹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
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會　秦弟鍼奔　晉荀吳敗
叔弓疆田　楚公子比奔　二晉韓起聘　叔弓如晉
季孫宿如　三叔弓如滕　四叔孫豹卒　五叔弓敗莒
六季孫宿如　宋華合比奔　楚薳罷伐　叔弓如晉
七叔孫舍盟　季孫宿卒　八陳弟招殺　叔弓如晉
陳公子留奔　陳弟招放　九叔弓會楚　仲孫貜如
十齊欒施奔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伐　叔孫舍葬

十一叔弓如葬　楚公子棄疾圍蔡　仲孫貜盟　季孫意如晉
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會　十二齊高偃納
宋華定聘　公子慭奔　十三叔弓圍費　楚公子比歸
楚公子比殺　季孫意如執　十五叔弓卒　晉荀吳伐
十六季孫意如如　十七晉荀吳滅　十九齊高發伐　二十曹公孫會奔
衛兄縶殺　宋華亥向寧華定奔　二十一晉士鞅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叛
叔輒卒　二十二宋華亥向寧華定奔　叔鞅葬　二十三叔孫舍如
叔鞅卒　陳夏齧獲　二十四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
二十五叔孫舍如　叔詣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會
叔孫舍卒　二十七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會　二十九齊高張唁

叔詣卒　三十一季孫意如晉荀躒會　荀躒唁　三十二仲孫何忌
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城
定元宋仲幾執　三仲孫何忌盟　四蔡公孫姓滅　晉士鞅衛孔圉伐
楚囊瓦奔　五季孫意如卒　叔孫不敢卒　晉士鞅圍
六鄭游速滅　季孫斯仲孫何忌如　宋樂祁犂執　季孫斯仲孫何忌圍
七衛北宮結執　齊國夏伐　八齊國夏伐　晉士鞅侵
季孫斯仲孫何忌侵　十晉趙鞅圍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
宋樂大心奔　宋公子地奔　鄭游速會　叔孫州仇如
宋公之弟辰仲佗石彄會　十一宋公之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入叛
宋樂大心入　叔還涖盟　十二叔孫州仇墮　衛公孟彄伐

季孫斯仲孫何忌墮 十三衛公孟彄伐 晉趙鞅入叛 晉荀寅士吉射叛
晉趙鞅歸 十四衛公叔戍奔 衛趙陽奔 楚公子結陳公孫佗滅
衛北宮結奔 衛公孟彄奔 宋公之弟辰奔 鄭罕達伐
哀元仲孫何忌伐 二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盟 晉趙鞅納
晉趙鞅鄭罕達戰 三齊國夏衛石曼姑圍 季孫斯叔孫州仇城 宋樂髡伐
季孫斯卒 蔡公孫獵放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 四蔡公孫辰奔
五晉趙鞅伐 叔還如齊 六晉趙鞅伐 齊國夏高張奔
叔還會吳 仲孫何忌伐 宋向巢奔 七宋皇瑗侵
晉魏曼多侵 鄭駟宏救 九宋皇瑗取 十晉趙鞅侵
衛公孟彄歸 楚公子結救 十一齊國書伐 陳轅頗奔
齊國書戰 衛世叔齊奔 十二宋皇瑗會 宋向巢伐
十三鄭罕達取 楚公子申伐 晉魏曼多侵 陳夏區夫殺

右侯國之臣書氏族書名類凡四百四十五條內計大夫書氏名類自莊十九年高傒至哀十三年夏區夫凡三百四十二條例也所謂諸侯之大夫例書名也又計公叔公兄若弟公子若孫書氏名類自隱五年公子益師至哀十三年楚公子申凡一百有三條亦例也所謂公子之尊視大夫而公叔公兄若弟公孫並如之也亦有為公叔公孫而後遂為氏者如公叔文子其子亦稱公叔戍又如王孫賈衛大夫亦稱王孫之屬凡此並不得以公子之屬例之以義推之亦可見凡此通計二百四十二年諸侯之卿大夫所與國政之姓名也而春秋之初卿大夫與國政者頗少繼而漸盛至其季而國政皆卿大夫主之耳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備記此以觀春秋之世變也。

○凡諸臣先書氏若名後但書名類

宣元 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
十八 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
成十四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至。
襄二十七 叔孫豹會于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
昭十三 晉人執季孫意如意如至自晉。

右侯國之臣先書名冠以氏後但書名不冠以氏五條傳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是也左氏成十四年傳謂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者曲矣餘見互文考。

○凡逆臣但書名例不書族屬類計二類凡七條

隱四 衛州吁弒其君完
莊八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右公子公孫弒君篡國但書名例不書公子公孫類二條。

桓二 宋督弒其君與夷
莊十二 宋萬弒其君捷

右公族弒君但書名例不書公族類二條。

莊十二 宋萬出奔陳

右公族弒君出奔但書名例不書公族類一條。

隱四 衛人殺州吁
桓六 蔡人殺陳佗
莊九 齊人殺無知

右公子公孫弒若篡被討但書名例不書公子公孫類三條

○凡逆臣書名猶書公子王子類計二類凡六條

文十四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宣四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昭十三 楚公子比弒其君虔

右公子弒君類書名仍冠以公子類三條

昭八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立公子留楚殺陳行人陳公子留出奔鄭

十三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二十三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二十七 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右公子王子弒篡若奔討書名仍冠以公子王子類四條

按以上衛州吁宋督陳佗齊無知宋萬齊商人鄭歸生陳留楚比王子朝諸人非弒其君卽弒其嗣君又或逐其嗣王者也而但稱名與稱名冠以公子王子不同何也州吁無知督萬佗屬但稱名者皆躬爲弒逆且其君又久在位者也若佗商人雖弒逆而弒未成君與弒已成君者則殊矣佗殺世子而奪之雖爲世子未嗣位也故不以弒君書商人弒嗣君而篡之雖未成君已嗣位也故特以弒君書惟弒君没其文也故討佗特黜其公子以申明其罪惟弒君正其罪也故書商人猶存其公子以未減其文至弒虔傳稱觀起之徒爲之殺世子偃師經明書陳侯之弟招立王子朝經又明書尹氏皆非比留朝之自爲而但以其篡討之耳況歸生非親弒而又非行篡者耶故商人比留朝歸生稱名而猶皆以公子王子冠之也

然則州吁無知留比在位未踰年而不成其君佗在位踰年子朝在位凡五年而皆不成其君又何也蓋未踰年方踰年者統已歸後君而立已五年者統自在天王故雖踰年若五年而猶不得以君成之也緣罪有殊科之義故弒君而或猶稱公子篡國而或猶稱王子緣統無二主之義故踰年而並不稱蔡侯五年而並不稱天王猶稱公子王子者事疑同而義異並不稱王侯者事疑異而義同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凡諸臣但書名不書氏族類

隱二 無駭入 紀履緰逆 四 翬伐 八 鄭宛歸

無駭卒 九 挾卒 十 翬伐

桓十一 柔會

莊三 溺伐 十七 執鄭詹 二十七 莒慶逆

僖二十一 楚宜申獻 二十五 莒慶盟

文二 晉處父盟 九 楚 十二 秦術聘

襄二十三 邾畀我奔 二十九 吳 聘

昭五 莒牟夷奔 二十七 邾快奔 三十一 黑肱奔

右諸臣但書名不書氏族類凡二十一條按卿大夫經例合書氏族書名自非弒逆特有貶削未有但書名不冠以氏族者而此不冠以氏族未詳其義竊玩其文蓋有五詳五畧褒詳而譏畧一也此亦貶削之意也直詳而隱畧二也夏詳而戎畧三也大詳而小畧四也近詳而遠畧五也此非貶削之意也如魯翬鄭詹不氏蓋褒詳而譏畧也如晉處父不氏蓋直詳而隱畧也如楚宜申椒衛吳札不氏蓋夏詳而戎畧也如莒慶牟夷邾畀我快不氏邾黑肱并不國蓋大詳而小畧也如無駭履緰宛挾柔溺不氏蓋近詳而遠畧也

或曰內但書名之屬無駭挾未賜族也翬柔皆貶也今按無駭未賜族左氏傳有之挾無可考翬以大夫始專征貶不氏若貶柔以大夫始會諸侯則會諸侯伐國並自翬始不應貶柔也蓋立乎定哀以溯隱桓隱桓之世遠矣殆逸文與

○凡書人各類約文計凡七類皆不勝書故約之

一爵微書人類凡外書某國人及內不書人皆是也所謂微者姓名不見于春秋也

一人衆書人類凡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及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宋人弒其君杵臼齊人弒其君商人是也所謂亂臣賊子人皆得而誅之及暴主天命已絕則為獨夫人並起而誅之者也

一衆亂書人類如陳人殺公子御寇及陳人殺大夫公子過之屬是也所謂國亂無政衆擅殺之也

一國小書人類如邾莒滕薛小邾曹許諸國其卿大夫並未書姓名而書人若齊晉諸大國則多書姓名是也所謂畧之也

一服荒書人類如吳楚諸國雖大亦多書人若中國則多不書人是也所謂外之也

一罪著書人類如凡擅執多書人及君大夫有罪多書人是也所謂貶之也

一年遠書人類如十二公之世前多書人而後少書人是也所謂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也

○凡書盜類 計二類五條

襄十年盜殺　昭二十年盜殺　哀四年盜殺

哀十三年盜殺

右書盜殺類四條

定八年盜竊

右書盜竊類一條

按凡書盜蓋謂諸侯之卿大夫以下家之陪臣之屬也所以書之為盜者凡家之陪臣之屬會盟征伐之類外皆書人而則虛其人而不書所謂殺者姓名不見于春秋也今外殺君大夫若用外例當書某人弒某君某人殺其大夫某人然而經書盜殺某侯書盜殺某人而不用外例所謂不以上下之道為言也其內竊物若用內例當虛其人而不書然而經書盜竊而不用內例其諱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耶且如外書殺用外例書人則疑于人衆書人衆亂書人而不見誅之之義而內書竊用內例虛其人則竊者又誰歸與盡不書某弒其君不書某殺其大夫而第書盜殺其君以盜故畧之不書人亦不虛其人而必書盜殺盜竊者又以弒殺君大夫與竊器故垂之也

○特書閽類

襄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

右書閽弒一條義與書盜亦畧同書盜殺蔡侯申而不書弒其君申書閽弒吳子餘祭而不書弒其君餘祭亦不以上下之道言也但盜無專指閽微有指故一書殺一書弒為異耳故春秋謂之化工

○凡蕃服之屬稱號類 計六類一百六十七條

莊十年荊敗蔡　十四荊入蔡　十六荊伐鄭　二十三荊人聘

二十八荊伐鄭

僖元楚人伐鄭　楚人侵鄭　四楚屈完盟　五楚人滅弦

十一楚人伐黃　十二楚人滅黃　十五楚人伐徐　十九楚人與盟

二十楚人伐隨　二十一楚人與盟　楚子伐宋　楚人使獻捷

二十五楚人圍陳　二十六楚人滅夔　楚人伐宋　以楚師伐齊

二十七楚人圍宋　二十八楚人救衛

文三楚人圍江　四楚人滅江　五楚人滅六　九楚人伐鄭

楚子使椒聘　十楚子次厥貉　十一楚子伐麇　十二楚人圍巢

十六 楚人滅庸
宣元 楚子侵陳宋 三 楚子伐戎 楚人侵鄭 四 楚子伐鄭
五 楚人伐鄭 八 楚人滅舒蓼 九 楚子伐鄭 十 楚子伐鄭
十一 楚子與盟 楚人殺徵舒 楚子入陳 十二 楚子圍鄭
楚子滅蕭 十三 楚子伐宋 十四 楚子圍宋 十五 會楚子
及楚人平
成二 楚師侵衛 會楚公子 盟楚人 六 楚公子伐鄭
七 楚公子伐鄭 九 楚公子伐莒 楚人入鄆 十五 楚子伐鄭
十六 楚子敗績 十七 楚人滅舒庸 十八 楚子伐宋 楚人侵宋
襄元 楚公子侵宋 三 楚公子伐吳 五 楚公子伐陳 七 楚公子圍陳

八 楚公子伐鄭 九 楚子伐鄭 十 楚公子伐宋 楚公子救鄭
十一 楚子伐宋 楚人執良霄 十二 楚公子侵宋 十四 楚公子伐吳
十八 楚公子伐鄭 二十四 楚子伐吳 楚子伐鄭 二十五 楚屈建滅舒鳩
二十六 楚子伐鄭 二十七 會楚屈建 三十 楚子使薳罷聘
昭元 會楚公子 四 楚子會申 楚人執徐子 楚子滅賴
五 楚子伐吳 六 楚薳罷伐吳 八 楚人執陳行人 楚師滅陳
九 會楚子 十一 楚公子圍蔡 楚師滅蔡 十二 楚子伐徐
十三 楚公子比殺 十六 楚子誘戎蠻子殺 十七 楚人戰吳
定二 楚人伐吳 四 楚人圍蔡 楚師敗績 十四 楚公子滅頓
十五 楚子滅胡

哀元 楚子圍蔡 九 楚人伐陳
右荆楚稱號類計書荆四條書荆人一條荆改楚書楚人三十七條書楚子三十三條書楚大夫公子二十二條書楚師五條凡百有二條其始但以州舉書荆及以國舉書楚者並外之其繼由書人而書師書君書卿大夫則進之矣外侵楚伐楚及楚子卒之屬不在書國書爵之例凡侵伐某國之屬例書國國君卒之屬例書爵也餘詳下文
成七 吳伐郯 吳入州來 十五 會吳
襄五 會吳 會吳人 十 會吳 十四 會吳
二十五 吳子伐楚 二十九 吳子使札聘
昭十三 吳滅州來 十七 及吳戰 二十三 吳敗頓吳等 二十四 吳滅巢
三十 吳滅徐 三十二 吳伐越
定四 吳子戰楚 吳入郢

哀六 吳伐陳 會吳 七 會吳 八 吳伐我
十 會吳伐 吳救陳 十一 會吳伐 及吳戰
十二 會吳 十三 會吳子
右吳稱號類計以國舉書吳二十二條又書吳人一條書吳子四條凡二十七條外書伐吳之屬不在書國之例餘見下文
昭五 越人伐吳
定五 於越入吳 十四 於越敗吳
哀十三 於越入吳
右越稱號類計書越人一條而以國舉書於越三條凡四條越稱於越者從其俗也外書伐越亦不在書國之例
以上所書楚吳越稱號之文詳矣今按三國皆蠻服僻在南荒者也而稱號因革亦各不同楚自莊之世始見於經皆號

為荊惟遣使來聘一書荊人自僖以後始改稱楚而一十五見皆稱楚人若楚大夫若楚師而絕不稱荊矣至文之世稱人而間稱子宣之世雖亦稱人多稱楚子若楚師又至成襄昭之世乃始皆稱楚子若楚公子若大夫而稱楚人者亦罕矣定之世兩稱楚人又多稱楚子若楚公子而哀之世亦稱楚子其稱楚人止一耳然則楚于諸夏以時而有進退聖經于楚即因法而爲內外也吳則所異是自成七年始見于經其間成之世三書襄之世昭之世各六書定之世再書哀之世七書類書其號惟襄五年一書人襄二十五年二十九年定四年哀十三年四書子而已是春秋之于吳不如楚也越又異是自昭五年始見于經書越人其後定之世二書哀之世一書又止號爲於越是春秋之于越并不如吳矣夫周官九服之制侯甸男采衛要六者爲九州之內服而其外夷鎮蕃三者則九州之外服也況僭于猾夏如楚吳越諸國又其甚者乎諸國皆從蠻書號楚有令主主盟中夏幾齊晉而伯故聖經每進而加吳視楚有名自聘使上國以來役且爭長黃池越亦自強即視吳非降矣凡諸國強弱得失之本末見于經中筆削予奪之間如此而聖人中外一視之至意隱然可見而昔說春秋者乃專以內華外戎爲義夫其有內外之辨者地而其無內外之分者道也彼所謂外之者爲其未與乎道者言之耳如其道也雖外亦內楚以南服而遂進是也非其道也雖內亦外杞以上公而遂黜是也況內地莫如京雒之間而陸渾之戎居之外地如諸馮負夏岐周畢郢之屬抑遠矣而至聖之生又初未嘗不在是也然則以道爲權衡而不以地爲畛域聖經之大道爲公而不以己與抑可見矣下淮夷蠻戎各條並放此

昭四 淮夷會申

右淮夷稱號類書號特文一條

隱二 及戎盟　七 戎伐凡伯

桓二 及戎盟

莊廿四 戎侵曹

僖卅三 及姜戎敗秦

文八 會雒戎盟

右戎稱號類但書戎四條書雒戎姜戎各一條凡六條外皆伐戎獻戎捷之屬不在書號之列伐山戎伐北戎伐陸渾之戎敗績于茅戎之屬並如之說見楚

昭十六 誘殺戎蠻子

右戎蠻稱號類書爵特文一條按蕃服但稱國進之則稱爵楚殺戎蠻子則戎蠻稱爵者或曰特文進之以正楚殺之之罪也非也某國被人滅則內服與蕃服例皆稱國以被滅者其國也某國伐人侵人之屬則內服例稱君稱大夫稱人稱師而蕃服例但稱國以侵伐人之屬可稱其君其大夫其人其師亦可降稱其國也若某國君被執被殺之屬例稱君不稱國以被執被殺者其君非其國也然則楚殺國君無罪乎但言殺而罪固在其中矣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則未踰年不稱君者進稱君以正商人弒君之罪衛寧喜弒其君剽則攝國不稱君者進稱君以正寧喜弒君之罪而兩蕃服相殺與臣弒其君者殊科罪同而所以罪者不同也故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

莊卅二 狄伐邢

閔二 狄入衛

僖八 狄伐晉　十 狄滅溫　十三 狄侵衛　十四 狄侵鄭

十八 狄救齊　狄人伐衛　二十 狄人盟邢　廿一 狄侵衛

廿四 狄伐鄭　三十 狄侵齊　卅一 狄圍衛　卅三 狄侵齊

文四 狄侵齊　七 狄侵我西鄙　九 狄侵齊　十 狄侵宋

十一 狄侵齊　叔孫得臣敗狄　十三 狄侵衛

宣三 赤狄侵齊　四 赤狄侵齊　八 白狄伐秦　十一 晉侯會狄

成九 白狄伐晉　十二 敗狄人

昭元 晉敗狄

右狄稱號類書狄二十一條書赤狄二條白狄二條狄人三條凡二十八條外伐狄滅赤狄潞氏甲氏留吁及以潞子嬰

之屬不在書號書爵之列

以上所書夷蠻戎狄之類畧備矣今按周禮夏官職方氏所列居東南者有四夷八蠻九閩居西北者有九貉五戎六狄而經所載外蕃種類不過如此且西北見經者多而東南見經者少夷蠻皆止一見者蓋外蕃亦因時為盛衰歟或曰外蕃諸小國蓋不勝詳矣夷特稱淮卽夷不止淮夷蠻兼稱戎卽蠻不止戎蠻特不見于經耳如戎稱[illegible]雒戎姜戎陸渾之戎狄稱白狄赤狄潞氏甲氏留吁之屬[illegible]類推之可見矣諸國多稱號惟狄三稱人戎蠻潞氏各一[illegible]子者稍進之也稱子者尤執殺例書爵也由是推之[illegible]則而伐戎之更不如楚吳越也不亦可以道決之哉

○凡君將書爵大夫將書名士將書人及書師書國名類 計書爵三類百二十條書名二類百二十七條書人三類百二十二條書師四類二十八條書號二類四十四條

隱四 公伐邾 十 公敗宋師 十一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十三 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等戰 十五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

十六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二 公次滑 五 公會伐衛 九 公伐齊納糾

十 公敗齊師 公侵宋 公敗宋師

十一 公敗宋師 十八 公追戎 廿六 公伐戎

公會伐徐

僖元 公敗邾師 四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六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 十五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許男鄭伯曹伯次于匡 廿一 公伐邾 廿二 公伐邾

廿六 公追齊師 公以楚師伐齊 廿八 公會諸侯圍許

卅三 公伐邾

文七 公伐邾

宣四 公伐莒 七 公會齊侯伐萊 十八 公伐杞

成二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七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十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十三 公會晉侯齊侯衛侯鄭伯曹伯等伐秦

十六 公會尹子晉侯等伐鄭 十七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等伐鄭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等伐鄭

襄元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世子光救陳 九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小邾子伐鄭 十一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圍齊

昭廿六 公圍成 卅二 公取闞

定四 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等于召陵侵楚

六 公侵鄭 公侵齊 公侵齊

十二 公圍成

哀七 公伐邾 公會吳伐齊 公會吳伐齊

右君將書伐類計內君二十五條內君會外二十七條凡五十二條

莊四 宋公陳侯等伐鄭

桓十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

僖十 齊侯許男伐北戎 十五 晉侯及秦伯戰

十八 宋公曹伯等伐齊 二十一 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

曹伯執宋公伐宋 二十二 宋侯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公及楚人戰 二十三 齊侯伐宋

二十五 衛侯滅邢 二十七 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二十八 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晉侯入曹 晉侯等及楚戰

曹伯會諸侯圍許

文元 晉侯伐衛 二 晉侯及秦戰

四 晉侯伐秦 十 楚子蔡侯次厥貉

十一 楚子伐麇 十五 齊侯侵我遂伐曹

十七 齊侯伐我

宣元 楚子等侵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

晉伐鄭 三 楚子伐陸渾

九 齊侯伐萊 楚子伐鄭

十 楚子伐鄭 十一 楚子入陳

十二 楚子圍鄭 楚子滅蕭

十三 楚子伐宋 十四 晉侯伐鄭

楚子圍宋 十八 晉侯等伐齊

成二 齊侯伐我 四 鄭伯伐許

十五 楚子伐鄭 十六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

十八 楚子鄭伯伐宋

襄九 楚子伐鄭 十一 楚子鄭伯伐宋

十五 齊侯伐我 十六 齊侯伐我

齊侯伐我 十七 齊侯伐我

二十三 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襲莒

二十四 楚子伐吳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五 吳子伐楚 二十六 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昭四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等伐吳

五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等伐吳

六 齊侯伐北燕 十二 楚子伐徐

十六 齊侯伐徐 十九 宋公伐邾

二十二 齊侯伐莒 二十五 齊侯取鄆

定四 蔡侯以吳子等及楚戰 九 齊侯衛侯次五氏

十三 齊侯衛侯次垂葭 十五 齊侯衛侯次蘧蒢

哀元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齊侯衛侯伐晉

五 齊侯伐宋　八 宋公入曹

九 宋公伐鄭

右君將書爵類計外君七十條
以上二類通一百二十二條內君自將外有會外君將者直
稱會某君有內君會外大夫外人外師將而不會外君者則
下稱大夫士若師而但稱會又有君會外君將而兼大夫士
若師者亦不稱大夫士若師而稱會某君等凡外君相會及
外君會大夫士等亦如之要以君爲主而已大夫將多書某
帥師伐某侵某之屬而君將止書某君伐某侵某之屬不書
帥師者所謂君將不言帥師也

隱二 無駭帥師入極　四 翬帥師會伐鄭

十 翬帥師會伐宋

莊二 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　二 溺會伐衛

十四 單伯會伐宋

僖元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　四 公孫茲帥師會侵陳

十五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廿七 公子遂帥師入杞

廿三 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三 叔孫得臣會伐沈　九 公子遂救鄭

十一 叔孫得臣敗狄　十二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四 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　十一 公孫歸父會伐莒

成二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
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戰　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六 仲孫叔孫孫僑如帥師侵宋　八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等伐郯

襄元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圍宋

仲孫蔑會齊崔杼等次于鄫　二十 季孫宿帥師救台

十四 叔孫豹會晉荀偃衛北宮括鄭公孫蠆等伐許

二十 仲孫速帥師伐邾　廿三 叔孫豹帥師救晉

廿四 仲孫羯帥師侵齊

昭元 叔弓帥師疆鄆田　五 叔弓帥師敗莒

十 季孫意如仲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十三 叔弓帥師圍費

定六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八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十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十二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哀元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六 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右大夫將書名類計內大夫二十七條內大夫會外十三條
凡三十九條

文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　十五 晉郤缺帥師伐蔡

宣元 晉趙盾帥師救陳　晉趙穿帥師侵崇

二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　六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九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郤缺帥師救鄭

十二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

成二 衛孫良夫帥師及齊戰　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六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八 晉欒書帥師侵蔡
九 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十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十四 鄭公子喜帥師伐莒
十六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十七 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襄元 晉韓厥帥師伐鄭　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晉荀罃帥師伐許
五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七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八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十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十一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十二 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十七 衛石買帥師伐曹　齊高厚帥師伐我
十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九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二十一 晉士匄帥師侵齊　二十四 齊崔杼帥師伐莒
二十五 齊崔杼帥師伐我　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昭元 晉荀吳帥師敗狄　六 楚薳罷帥師伐吳
十一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十二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
十五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七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
十九 齊高發帥師伐莒

定四 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五 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 鄭游速帥師滅許
七 齊國夏帥師伐我　八 齊國夏帥師伐我
晉士鞅帥師侵鄭　十 晉趙鞅帥師圍衛
十二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四 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
十五 鄭罕達帥師伐宋
哀二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　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
三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宋樂髡帥師伐曹
五 晉趙鞅帥師伐衛　六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 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鄭駟弘帥師救曹
九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　十 晉趙鞅帥師侵齊
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十一 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國書帥師及吳戰　十二 宋向巢帥師伐鄭
十三 鄭罕達帥師取宋師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右大夫將書名類計外大夫八十一條
以上二類通一百二十條內言會某大夫等者亦明不皆大夫但言會不一言大夫者亦明皆非大夫而主之者固皆大夫也皆書名者所謂大夫將例書名也其間書帥師百有八條不書帥師十二條何也書帥師所謂將尊師衆不書帥師謂將尊師少也綜十二公之世不書帥師者惟莊之世弱與

單伯文之世兩得臣與公子遂宣之世晉趙盾與衛孫免成之世晉郤克與衛孫良夫襄之世兩仲孫蔑叔孫豹叔老而已蓋其將尊而師少者亦鮮矣此皆可按名考之者也十二公之世始則君將多于大夫後則大夫將多于君隱桓莊閔僖文六公之世君將者五十而大夫將者才十八是六公之世君猶主兵之權而微移于大夫宣成襄昭定哀六公之世君將者七十而大夫將者至百有二十是六公之世君雖主兵之權而日移于大夫也征伐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又其甚而自大夫出焉又何怪陪臣之起而何其後乎十二公之世始則內大夫將特異于外大夫其繼也外大夫將亦競雄于內大夫隱桓莊閔僖五公之世內大夫將者九而外大夫無將者文公之時內大夫將者四而外大夫止二而已是六公之世內大夫主兵之權特異于外大夫宣成襄昭定哀六公之世內大夫將者二十六而外大夫將者共五十九是六公之世外大夫主兵之權亦競爭于內大夫也征伐不自天子與諸侯出自大夫出而魯三桓之世最先起晉晉諸大國因之其後田氏易齊晉韓虔趙籍魏斯之屬方將受命為諸侯而三桓逐君亦幾移魯雖當時公山弗擾南蒯陽虎侯犯之徒逆節萌生憂在蕭墻之內而國亦不可為矣魯于列邦號稱秉禮而首為亂始波靡天下乃如此聖人辨上下定民志以討亂賊之大義獨因魯史以作春秋也有以哉論世者亦按名考之可矣

桓二 入杞 八 伐邾
十二 及鄭師伐宋 十七 及齊師戰于奚
及宋人衛人伐鄭
僖四 及江人黃人伐陳 十七 滅項
二十七 及邾人戰于升陘
宣九 取根牟
成六 取鄟
襄十三 取邿
昭元 取鄆

右士將書人類內人不書主名計例書人書師外惟與外連師

隱二 莒人入向 鄭人伐衛
四 莒人伐杞 五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伐鄭 六 宋人取長葛
十 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齊人鄭人入郕
桓五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十四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
伐鄭
莊十二 齊人滅遂 十四 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十五 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鄭人侵宋

十六 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十七 齊人殲于遂
十九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 齊人伐戎
二十八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二十九 鄭人侵許
三十 齊人降鄣 齊人伐山戎
閔元 齊人救邢 二 齊人遷陽
僖元 楚人伐鄭 楚人侵鄭
三 徐人取舒 楚人伐鄭
五 楚人滅弦 七 齊人伐鄭
十一 楚人伐黃 十二 楚人滅黃
十五 楚人伐徐 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
十 齊人徐人伐英氏

邢人狄人伐衛
十九 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二十 鄭人入滑

楚人伐隨
二十三 楚人伐陳

二十五 楚人圍陳
二十六 齊人侵我西鄙

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楚人滅夔
楚人伐宋圍緡

二十八 楚人救衛
三十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三十二 衛人侵狄

三十三 秦人入滑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晉人敗狄于箕
一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元 衛人伐晉
二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三 秦人伐晉
楚人圍江

四 楚人滅江
五 秦人入鄀

楚人滅六
七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九 楚人伐鄭
十二 楚人圍巢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十四 邾人伐我南鄙

十五 齊人侵我西鄙
十六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十七 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宣元 晉人宋人伐鄭
二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三 楚人侵鄭
五 楚人伐鄭

八 楚人滅舒蓼
九 宋人圍滕

十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十二 衛人救陳

十五 秦人伐晉
十六 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十八 邾人戕鄫子于鄫

成九 晉人執鄭伯
楚人入鄆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十二 晉人敗狄于交剛
十七 楚人滅舒庸

十八 楚人鄭人侵宋

襄四 陳人圍頓
六 莒人滅鄫

八 鄭人侵蔡
莒人伐我東鄙

十 莒人伐我東鄙
十一 秦人伐晉

十二 莒人伐我東鄙
十四 莒人侵我東鄙

十五 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 宋人伐陳

邾人伐我南鄙

昭十七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八 邾人入鄅

二十三 晉人圍郊

定二 楚人伐吳
四 楚人圍蔡

哀七 宋人圍曹
八 齊人取讙及闡

九 楚人伐陳
十 宋人伐鄭

右士將書人類計書外人一百十一條以上內外書人通一百二十二條考春秋之例凡不以君大夫書者則槩書人所謂微者姓名不見于春秋也其在侵伐之類所謂將卑師少書人矣然則內應書人者但虛其文而無所指名何也夫不書某將而虛其文猶外書人也蓋春秋爲魯史凡書外君者必書某國君而魯君則止書公凡書外大夫者必書某國大夫名而魯大夫亦止書其名以國史無斥言魯之義也今應書人者既不得如外書某國人之例斥書魯人而又不可止書人故凡虛其文而無所指名者即如外書人之例也直書伐某侵某猶書魯人伐某魯人侵某凡直書入某取某滅某及直書及某伐及某侵之類並如之然則內容其文與外書人皆所謂微者姓名不見于春秋耶非也春秋之例最難曉而當理會者莫如書人廬陵李氏云書人例有四合一國民庶而稱人則衆詞也與兵討伐人國而稱人則寡詞也卑者名爵不貴而稱人則微詞也貴者黜去名爵而稱人則貶詞也此通言凡書人之有四義而將書人蓋有三義可知也師寡爲寡詞將卑即爲微詞黜貴將爲卑爲貶詞但無衆詞耳程子又云將卑師少稱人不知衆寡與將帥名氏亦稱人以此推之其中并其有衆詞及尊詞矣故書君會伐之類有兼大夫若士若師者書大夫會伐之類有兼君若士若師者而書人則無兼書君大夫若師者以書人固無兼之不備也故最當理會者莫如書人或曰微國人不兼大國君大夫而大國兼微國君大夫或有之證偶未之見也以書師類推之可見

隱五 衛師入郕

莊元 齊師遷紀郱鄑郚　八 師次于郎

師及齊師圍郕　十 齊師宋師次于郎

齊師滅譚　十三 師次于陳

僖元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二 虞師晉師滅下陽　十五 齊師曹師伐厲

十八 師救齊　宋師及齊師戰于甗

宣二 秦師伐晉　三 宋師圍曹

八 晉師等伐秦　楚師伐陳

十 宋師伐滕　十二 宋師伐陳

十三 齊師伐莒　十五 晉師滅赤狄潞氏

成元 王師敗績于茅戎　二 楚師鄭師侵衛

襄二 鄭師伐宋　晉師宋師等侵鄭

十 晉師伐秦　十八 齊師伐我北鄙

昭八 楚師滅陳

右不書某將止書師類計王師一條內師三條內及外師一條外師二十三條通二十八條考書某師而不書某將之主名固所謂將卑師衆稱師矣內師止書師而不書國猶內君書公內大夫書名而各不書國之義也蓋以見內應書人者不得書國又不得止書人而虛其文之義矣書人無兼君大夫而書師則有兼大夫以上者何也將卑稱師亦士也而宣八年以晉師兼白狄則爲國君襄二年以晉師兼衛殖則爲卿大夫也師之微者而冠小國君大夫之上比其徵也

文十 秦伐晉

成三 鄭伐許

昭二十 晉伐鮮虞

右內服不書某將止書國號類三條

莊十 荊敗蔡師　十四 荊入蔡　十六 荊伐鄭　二十四 戎侵曹

二十八 荊伐鄭　三十二 狄伐邢

閔二 狄入衛

僖八 狄伐晉　十 狄滅溫　十三 狄侵衛　狄侵鄭

十八　狄救齊
二十一　狄侵鄭
二十四　狄伐鄭
三十　狄侵齊

二十一　狄圍衛
二十三　狄侵齊

文四　狄侵齊
七　狄侵我西鄙
徐伐莒
九　狄侵齊

十　狄侵宋
十一　狄侵齊
十三　狄侵衛

宣三　赤狄侵齊
四　赤狄侵齊
八　白狄伐秦

成七　吳伐郯
吳入州來
九　白狄伐晉

昭十三　吳滅州來
二十三　吳敗頓胡等
二十四　吳滅巢
三十　吳滅徐

二十二　吳伐越

定四　吳入郢
五　於越入吳
十四　於越敗吳

哀六　吳伐陳
八　吳伐我
十三　於越入吳

右外蕃不書某戕止書國號類四十一條。

按荆徐吳越戎狄之國書號者皆見前蕃服稱號類而茲復重錄之者前見其得因時而變之義此見其未以時變之例也而內服之晉鄭秦三國不當書號而書號則何也彼荆楚以下諸國併在要荒亦或雜居京雒中華之間而多襲僻就簡不通禮教此所以聖人外之而舉號也至晉鄭秦諸國同所稱中夏禮教之邦何至外之而舉其號若戎狄然耶或曰中夏與外蕃以其服之內外言之非以道之美惡限之也戎狄不漸聲教則外之而舉號若其既漸于化則亦書人書爵以漸進之矣所謂戎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也中夏禮教之邦有時自絕于禮教則亦外之而舉號此又所謂中國而戎狄則戎狄之也三國而舉號聖人明王道正人心示天下以道善變之義殆深以至而其故不可考矣姑闕之可也或曰三國不書君大夫士而但舉其國春秋傳蓋云逸文。

按君卿大夫等各紀名非止侵伐考爲然而惟于侵伐考錄之者以各稱名惟侵伐考莫備焉故也朝覲會同王侯而止非大夫以下之禮也郊廟祭祀內君多以僭書婚嫁喪葬自王侯下至卿大夫猶或不備會盟止大夫其稱人與之非王之也聘亦止大夫而已惟侵伐考王侯卿大夫以下稱人又稱師又稱號紀名莫此備矣故備錄之以明例。

○凡后夫人王姬內女各類稱號約文類計八

一王后始逆書王后歸書字類若祭公逆王后劉夏逆王后及紀季姜歸京師是也。

一內夫人逆書女歸書夫人某氏類若稱公子翬如齊逆女公如齊逆女及夫人姜氏至自齊夫人姜氏入是也。

一夫人有始逆若至皆書婦類若逆婦姜于齊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皆書婦餘皆不稱婦是也。

一夫人不書某氏類若用致夫人沒不書某氏若夫人氏之喪但書氏而不書所氏若逆婦姜于齊夫人婦姜至自齊但書所氏而不書氏是也。

一王姬逆若歸但書姬不書字且亦不書夫人類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王姬歸于齊是也。或曰歸亦當書夫人但無文。

一諸侯遣逆內女逆書女歸書字類若紀履綸來逆女及伯姬歸于紀之類是也。

一大夫自逆內女逆書字歸畧不書類若稱莒慶來逆叔姬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其歸皆不書是也。

一內女未嫁皆書字已嫁乃冠以國類若書叔姬子叔姬及書紀伯姬鄫季姬宋伯姬杞叔姬之類是也。

以上八類事義詳後謹婚考先約撮其稱號于此者凡后夫人王姬內女始終同異盡不一稱而移步換形之不可以例拘者亦多矣故先約舉以便覽也用致夫人沒不書氏者義係乎致不係乎書氏也或但書

氏而不書所氏者有所貶而罪之之詞或但書所氏而不書氏者有所輕而畧之之詞其備書夫人某氏者則正詞也故稱氏而不稱所氏者罪哀姜也實書所氏而不書氏者文公逆出姜缺于禮穆姜承夫姑降于禮皆畧之也若齊姜承適姑則當以禮正書夫人婦姜氏矣其正書夫人某氏而文則有所貶者所謂美惡不嫌同辭

王后逆即稱后者尊無二上也逆夫人但稱逆女至國乃稱夫人者尊之次也逆王姬稱姬不稱字者尊王姬以尊王也大夫逆其妻但稱字不稱逆女者其尊降也上丁一稟之乎禮此所以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也

春秋事義慎考卷四目錄

○正位考 四則
凡內君書即位與不書即位類
凡王侯書立君類
凡內君書錫命類
凡君特書子生類
●大婚考 十六則
凡天王大婚總文
凡內君大婚總文
凡王姬下嫁總文
凡內女嫁國君總文
凡內女嫁大夫總文
特書求婦類
凡書納幣類
凡書逆類
特書送女及往會類
內夫人書至若入類
凡書歸類
凡書媵類
特書觀類

凡書致類
特書來類
凡歸後書歸類

春秋事義慎考卷四　考中

奚兆錫著　男允重鳴遠校

正位考　四則

○凡內君書卽位與不書卽位類計四類十二條

隱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公卽位
莊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公卽位
閔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公卽位
僖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公卽位
右繼故春王正月不書卽位類四條

定元年春王不書正月公卽位六月書公卽位
右繼故不書正月卽位至六月乃書公卽位類一條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右繼弑春王正月書卽位類二條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右繼正春王正月書卽位類五條

以上書卽位與不書卽位四類十二條今按嗣君例書卽位而春秋王朝及列國諸嗣君皆不書卽位國史惟爲內君書也爲內君書卽位有例而十二公有書有不書則所謂義者

元年春王正月必書公即位者先君正其終後君正其始也隱莊閔僖四公皆繼故而不書即位者蓋悲且惜之桓宣二公繼弒而書即位蓋痛之文成襄昭哀五公無繼弒繼故之嫌雖不命于王而猶承于父凡書即位蓋恕之也其但書春王不書正月即位而至夏六月乃書公即位者定一公則悲且惜之而所謂痛者亦在其中矣

桓宣之與隱莊閔僖其書即位與不書即位不同而貶之義同然而所以貶之義則不同者何也隱莊閔僖其身非有大故極惡但處此者道未盡耳桓宣躬親弒逆倫常豈小變耶隱莊閔僖皆無志于是位而為之過則不免矣故不書即位以見其過桓宣有志于是位而為之罪未勝言也故書即位以著其罪

隱之不書即位悲其志而沒其文也應即位而反讓也莊閔僖之不書即位惜其志而虛其文也已即位而未正也桓宣之書即位痛其志而顯其文也欲即位而為逆也何以言應即位而反讓乎繼室已正小君之職長君可正宗子之位矣何以言已即位而未正乎先君已剸讓賊之刄嗣主宜正惡逆之討矣何以言欲即位而為逆乎大位苟絕闚千之謀姦人安肆比黨之計矣故知書即位與不書即位不同而貶同之義則亦知文成襄昭哀與桓宣書即位同而貶不貶不同

之義

然則定悲且惜而痛之又何也其正月不書即位畧同于莊閔僖而六月書即位畧同于桓宣也故以定比于莊閔僖而繼亂與繼弒不同以定比于文成襄昭哀而繼亂與繼治亦不同則為悲且惜而痛之者可知矣

凡此書即位與不書即位之義多據胡傳而與三傳不合何也經有精有蘊周子易通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胡傳義本程傳而諸儒宗之者乃其蘊也考其本末則三傳各有所得後來遂山及朱子皆尊信焉者是乃其精也蓋不書即位之四公內莊閔僖皆以繼弒而不書穀傳所謂繼弒君不書即位也若隱公乃遜不即位而不書左傳所謂攝穀傳所謂成公志也其書即位之八公內文成襄昭哀五公皆無國故而書所謂繼正即位正也桓宣二公弒君篡國而亦書所謂繼故不書即位而其書即位者與聞乎故也定公視桓宣有閒矣而隱公見弒子般子赤見殺因故也昭公見逐亦故也即謂之繼故而與聞乎故可也故正月不書即位而六月書也今因其精以推其蘊則可而取其蘊以棄其精則不可學者亦可以知凡讀經之本末矣

○凡王侯書立君類二條

隱四年十二月衛人立晉

昭二十三年七月尹氏立王子朝

右王侯書立君類二條按凡書立者不宜立也內君例書即位變乃不書即位外君例不書即位變乃書立故書立非正也其非正何也衛桓公見弒州吁見討晉立可也然內無承于先君上無請于天王立非正也王世子失寵無命少者與子朝立亦似也然內有愛于宮闕外無命于朝野立又非正也二者之非正畧同則一書衛人立一書尹氏立又何也立晉者以理言之立子朝者以欲言之理則公欲則私公者人人之同然故書人而私者一人之為之也故書尹氏也然則當何以處此也春秋之義如晉者必有王命主之而後當于天理之正若朝者雖有王命主之猶御于人欲之私而與亂命等也況無王命乎此聖人是非可否之極則所以主于成敗刑鈇之表以扶三綱而正九法者也故曰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凡內君書錫命類計二類三條

莊元年十月王命榮叔來錫桓公命

右書薨後錫命類一條

文元年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成八年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錫舊誤作賜從公穀作錫

右書生前錫命類二條

以上書錫命二類其三條按諸侯立受命于王禮也不以禮見王錫命而王來錫又在位未錫而追錫之又褒逆如桓而命猶錫也是文成一貶也桓三貶也王之三貶亦如之

錫命之禮以終喪入見為正而繼見及有功見次之春秋每朝必書每聘必書而十二公惟成十三年因如晉之役一如周耳此公年所謂化我者也喪畢朝京師者誰耶而錫命之耶故王之三貶亦如之

據十二公書錫命者三公而已則餘不錫者九公除閔公喪未畢而弒猶八公也三公錫猶不錫餘公直無錫矣故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皆虛位也

春秋經傳言錫命者凡十除經書內君三錫命外餘錫外君

命見于傳者計晉五君齊二君衛一君凡七也則外君亦多虛位耳經例外君錫命皆不書故惟傳則書

〇內君特書子生類一條

桓六年九月子同生

右特書子生一條所以明正體傳重之義端儲貳之本亦正位之意也十二公所書惟此何也桓公失夫婦之綱不能正其終故書此于十有八年公會齊侯遂及文姜如齊之先以別之莊公失婚姻之時不能正其始故書此于莊公二十四年文姜既薨公逆哀姜之先以明之此又聖經不言之微意也故有一書而數義備焉者此類是也故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又曰文成數萬其指數千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大婚考十六則

〇凡天王大婚總文計二條

桓八年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襄十五年月劉夏逆王后于齊

右天王大婚總文二條今按儀禮十七篇婚禮惟士婚篇僅存而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婚禮因皆無考矣春秋所書王大婚惟此二條而傳載王大婚凡三條一莊十八年春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又一宣六年夏定王使子服求王后于齊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又一襄十二年冬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婚王使陰里結之經皆不書何也說者謂王求后以卿逆后公監卿以往大婚合禮則不書也此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逆后則是而來遂逆后則非故書之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載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故穀梁謂之官師單靖公監逆則是而劉夏往逆則非故亦書也由是以推餘三條之不書于經者合禮可知矣

然則公監卿逆王不親逆乎考王侯卿大夫之婚禮雖亡而經傳未亡也昔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何謂已重乎夫卿大夫皆主宗廟諸侯乃主社稷天子乃主天地是雖天子必親迎也但天子之親迎不親至于其國先儒謂迎之于其所館耳故謂王不親迎之說非也

或疑親迎爲天地之主孔子以告哀公而魯有郊禘之禮其言主乎魯非言天子也此其說又非也公槩以親迎問而夫子亦槩答之其言不專主乎魯且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嘆之如此而豈有正許魯君以爲天地之主之理哉況下文孔子對詞又云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則親迎爲自天子下達之禮益明矣故謂王不親迎之說非也

然則先儒程子謂諸侯卿大夫而下亦不親迎何也曰先儒蓋未之詳考也彼謂親迎者迎于其館有親御親授綏之禮而委宗廟社稷違適異國以逆婦者無之故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書出疆也且如秦君娶于楚其遠如此豈可越國親迎耶程子之說不過如此然詩明云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胡傳固引以辨不親迎之非矣謂文王不出疆親迎而治陽渭涘爲太姒之家其親迎又甚明也其謂卿大夫而下亦不親迎則士婚禮親迎至于門外之文更可考若迎于所館之說天子之大婚及諸侯之遠婚者固當如此即胡文定亦引用之矣胡傳多採程傳而此條慎擇如此即親迎之禮亦益明著此雖從先儒執經辨難亦必細加體察也又何必以程說而爲之覆耶

〇凡內君大婚總文計六條

桓三年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文姜）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哀姜）

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邾姜）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出姜）

宣元年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穆姜）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齊姜）

右內君大婚總文六條今參諸傳亦皆以不合禮書桓宣成三公廢親迎而使卿逆桓公又因齊送而往會之文公納幣

使卿而逆女乃使卿以下復以喪行焉此皆顯失禮者也莊公親迎哀姜世或謂之知禮僖公致聲姜于廟世所謂合妻然禮納幣使大夫不使卿而莊公乃親之既親迎矣而夫人後一月乃至且又大夫宗婦覿用幣是何禮也况自桓公六年書子同生迄今已生四十五年其苟順于母忘親雁仇以娶哀姜而曠內官之廠忘繼體之重者已二十有五年于茲乎僖公致聲姜于廟固禮而因禘而致亦豈云禮此皆似無失禮而實失禮之甚者也

因禘而致為非禮何也禮曾子問云娶婦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儀禮士婚篇厥明婦見于舅姑以棗栗服脩見若舅姑沒婦入三月乃奠菜凡此所謂致其婦于廟以成其為婦之義也未聞其用禘也而女家于時亦使人致而安之成九年二月伯姬歸宋而夏使行父如宋致女經謂之致而先儒謂致而安之者蓋厥明以棗栗服修見于舅姑則固成其為婦矣所謂致者以奠菜之禮致于廟以成其為婦之義而安之也又知之何禘而用致之也若因禘而遂致之則失之替若特禘而致之則失之僭替與僭皆禮之所以廢而聖人之所惜也故書

王后逆稱王后歸則稱字內夫人逆稱女至乃稱夫人何也逆稱女正也特稱王后尊王后也歸稱字亦正也稱以夫人

尊夫人也王后尊達于天下故往逆即稱王后夫人尊施于一國故入至始稱夫人稱歸者自彼言之故皆稱字以示謙稱至者自我言之故特稱夫人以明重也

外公會讙遂納幣微者逆婦遂僑如以夫人至義並見後文

○凡王姬下嫁總文計二條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十月王姬歸于齊

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右王姬下嫁總文二條按經例合禮不書譏王姬下嫁同姓諸侯主之今二王姬下嫁于齊皆命魯主婚禮也何以書夫命魯主婚禮也命魯主婚于仇而元年又方在喪則似禮而非也且主婚禮當于朝以喪且仇不得已築館于外而不以禮辭于王亦似禮而非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亦必命魯主婚而經無文者不在喪且無築館之文也雖不在喪然不共之仇未解故特書歸于齊以志之此亦譏其似禮而非也蓋非譏其不當主婚正譏其不請復仇矣二條不書齊逆逆之者微也所謂微者姓名不見于春秋也此于不書而知譏其非禮也猶元年不書即位而知其所譏也

○凡內女嫁國君總文計五條

隱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十月伯姬歸于紀 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三月紀伯卒夏紀侯大去其國六月齊侯葬紀伯姬

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 莊十二年三月叔姬歸于酅二十九年十二月紀叔姬卒

莊二十五年六月伯姬歸于杞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冬杞伯姬來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二十八年杞伯姬來

僖十四年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十五年九月季姬歸于鄫 十六年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僖二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成五年正月杞叔姬來歸 八年十月癸卯杞叔姬卒九年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年二月伯姬歸于

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五月齊人來媵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

右內女嫁國君總文五條內叔姬歸于紀則娣也外齊人來歸子叔姬及鄫伯姬來歸皆不數者其出嫁無文

○凡內女嫁大夫總文計四條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

僖二十五年四月宋蕩伯姬來逆婦

宣五年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右內女嫁大夫總文三條內首條公子結媵或曰為君女媵也或曰大夫女媵也按媵君不得云陳人疑亦內女嫁于大夫如齊莒慶高固宋蕩氏之類而結往媵之也

以上內女出嫁國君與下嫁大夫之屬據各傳亦譏非禮也

諸侯納幣不使大夫而親納與求婦不使大夫而姑求之皆以失締姻之禮而書諸侯逆女不親而使卿與大夫之母自逆其婦皆以失親迎之禮而書大夫逆妻與大夫之母逆婦而君自主婚以失主婚之禮而書嫁女大夫而卿往媵夫人有二媵而三國媵之以失媵婦之禮而書致女不使大夫而使卿與反馬不待三月又不使人而將及女親來以失致女若反馬之禮而書者也但紀叔姬哀而無耻鄫季姬及宋共姬耻而有喪而何傳于鄫季姬或失聖經之本義耳鄫季姬詳見歸後書歸類其公孫納幣見納幣類

以上總之凡十九條今分書求婦書納幣書逆送書致書歸書媵書觀書致書來書復歸二十八條詳列于左

〇特書求婦類一條

僖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右特書求婦類一條求婦猶禮言納采問名之意也此婚所自始雖士庶猶謹之況王侯乎今以母家故也不遣使行禮苟而求諸非孫乎情止乎禮義之道也故曰失締婚之禮而書也

〇凡書納幣類計二類三條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右諸侯親納幣類一條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右諸侯使納幣類二條內公孫壽納幣係為宋公聘夫人也經例外諸侯聘夫人不書以內女許聘故書自宋而言為宋公聘夫人自我而言則為內女許聘矣

以上三條公親納幣非禮也卿納幣何以書子赤齊出也遂殺赤立宣公而納幣于齊惡遂與宣公也伯姬歸宋則賢也遂遣壽納幣十義錄伯姬也美惡不嫌同辭蓋非止為失締婚之禮而著矣

〇凡書逆類 [illegible]類

桓八年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襄十五年二月夏逆王后于齊

右公逆后士逆后類各一條所謂有是有非者也詳見前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右卿逆王姬類一條按書逆皆主國往逆女也此則為王姬主婚遂至本國以待其來逆耳叢逆同而所以逆則異也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右內君親逆夫人類一條叢逆者是而所以逆則亦非也外文四年逆婦姜于齊一條穀梁疑亦公親迎也左氏公羊皆謂微者逆故不書主名也按義例左氏公羊為正餘詳上下

隱二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桓三年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

宣元年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右卿逆夫人類四條內紀履綸來逆女係紀卿為其君逆夫人也經例外諸侯逆夫人禮與非禮例不書以內女出嫁故書耳議不親迎之義見前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右微者逆夫人類一條按經例不書主名謂之微者逆而或者謂公自逆婦而經沒其文何耶考經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歸謂其逆者微略不書也逆婦姜于齊不書歸亦略其微也微者不書主名劉夏微而書名者周禮天子之士視附庸故也凡內女嫁于大夫無一書歸者亦謂其所與婚者微而不書耳稱婦姜者有姑之詞或乃謂以文公喪娶故誅其意而以成婦之文書之也其說亦非

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

宣五年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右大夫自逆婦類二條。

僖二十五年四月宋蕩伯姬來逆婦

右大夫之母逆其婦類一條。按經例內大夫逆婦禮與非禮例不書，况外大夫娶婦而姑逆乎。亦以內女下嫁故書，餘義見前。

○特書送及特書會類一條

桓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右特書送及書會類，合一條，義見前。

○內夫人書至若入類 計三類四條

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右君親逆夫人書至類一條。

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右卿逆夫人書以至類二條。

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右君親逆夫人不偕至特書入類一條。

以上三類其四條，按經例王后及王姬內女其歸于京師與歸于其國皆曰歸，而內夫人歸于我皆書至自某者，內辭也。書至卽書歸也。內逆夫人言至若入卽不言歸，逆王后逆王姬及外逆內女皆言歸卽不言至。若逆王后自王朝而言，亦當云王后至自紀，逆王姬及來逆內女自其國而言，並當云王姬至自魯，夫人姬氏至自魯，所以內夫人則書至若入，王后及王姬內女則書歸者，春秋為魯史，其文則然。以王史氏及列國史氏互推之，則瞭如矣。故曰內詞也。由是觀之，后夫人王姬內女之屬，惟始逆則或稱逆王后，或稱逆王姬，或稱逆女，或稱逆某姬，四者為異耳。其書至若入及書歸皆當為互文，但歸大夫不書歸也。王姬亦應稱至自魯者，王不主王姬而魯主之之詞。

書歸書至皆不書日，獨莊夫人則書入且書日者，書入逆詞，書日謹詞也。親迎之禮，壻御婦車，授以綏，壻乘其車先歸，俟于門外，男帥女，女從男，陽倡而陰和，夫唱而婦隨，道于是始。今莊公親迎自以首秋先至，而夫人後一月始至，則失親迎之義矣，故書入且書日也。

卿為君逆皆書以夫人至，凡書以者，不以者也。桓三年翬逆女，則但書至，不書以至者，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則不當公自逆矣，故不書以至也。

○凡書歸類 計三類七條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右書王后歸類一條。按經王大婚凡二條，則其祭公逆后書歸而劉夏逆后不書歸，何也？凡書歸者皆謂歸非所歸也。歸非所歸者以逆非所逆也。祭公劉夏之逆雖皆非禮，然祭公以公兼卿，猶尊也；劉夏以士代卿，則替也。失之尊者其失微，

故備書以明其非禮。失之替者其失顯，故但書其逆非所逆而歸非所歸不待言矣。故公子翬公子遂叔孫僑如之逆夫人，紀履綸之逆內女，猶皆近尊而逆，與歸備書。若其餘之逆文公夫人與來逆杞宋二伯姬，皆已過替而不必備書，聖經明微之義如此，故春秋謂之化工。

莊元年十月王姬歸于齊

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右王姬歸類二條。按王大婚二條皆書逆，皆非所逆也，而一書歸一不書歸，則因其失之微顯而為隱見也。其皆非所歸可知也。王姬歸二條皆書歸，皆非所歸也，而一書逆一不書逆，祇因其失之常變而為詳畧也，其皆非所逆更可知也。蓋欲者姓名不見于春秋，而互文以明其義如此。

隱二年十月伯姬歸于紀

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

莊二十五年六月伯姬歸于杞

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右內女歸類四條按三伯姬歸皆非親迎而歸也內一伯姬書歸杞先書紀逆者雖不親逆非逆猶卿也亦所謂其失徵必備書以明其非禮也內兩伯姬書歸杞歸宋先不書杞宋逆者非親逆并非卿逆其逆已微也亦所謂其失顯不必備書以明其非禮也三伯姬皆以夫人歸叔姬則以娣歸凡媵娣姪禮與非禮例不書所謂賢則書錄其本末則書也其叔姬歸酅季姬歸鄫另附于後者乃歸後書歸也內女歸大夫例不書歸故皆不書○以上三類凡七條

○凡書媵類計二類四條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右書媵陳類一條

成八年冬衛人來媵

九年夏晉人來媵

十年五月齊人來媵

右書來媵類三條

以上二類四條按凡媵不書書三國媵者賢在伯姬而譏在二國也禮諸侯嫁女同姓二國媵之異姓越禮來媵何爲乎所謂賢則書錄其本末則書也書結媵者譏獨在公子結也書陳人之婦明嫁女大夫之詞嫁女大夫而大夫自媵之何禮乎况其遂及伯主盟乎

○特書覿類一條

莊二十四年八月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右特書覿類一條凡宗婦以棗栗腶修覿夫人不書特書用幣誌變禮也書日之義亦如之

○凡書致類一條

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右書致類二條按自邦君而言則謂之致夫人自女家而言則謂之致女邦君致夫人于廟以成婦而女家命使致女于廟以成之故二者異名同實也餘義見前

○特書來類一條

宣五年冬高固及子叔姬來

右特書及來一條所謂反馬也若但高固來或疑固爲公使若但子叔姬來或又疑姬爲歸寧也餘義亦見前

○凡歸後書歸類二條

莊二十年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僖十五年九月季姬歸于鄫

右附內女歸後書歸類二條按女旣歸有二一始嫁而歸又一被出而歸也而隱七年書叔姬歸于紀今又書叔姬歸于

酅僖十四年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今乃書季姬歸于鄫則固非始嫁而歸者比矣凡始嫁歸其夫家而被出則歸其父母昆弟之家乎則二姬旣非始嫁而歸其歸酅若歸鄫亦豈父母昆弟之家乎則又非被出而歸者比也夫紀亡而紀季以酅歸齊酅故紀亡也則叔姬歸酅乃以存祀也季姬嘗適鄫而公止季姬于家以絕之則季姬使鄫子朝而因歸鄫亦以全倫也故此條爲歸後書歸而書歸凡有三也季姬先已歸鄫而不書鄫季姬者蓋內諱之詞

春秋事義慎考卷五目錄 考中

●喪紀考 十四則

凡書天王薨葬總文并各類

凡書內君薨葬總文并各類

特書國君孫內喪類

凡書內夫人之屬薨葬總文并各類

凡書喪至類

凡書王侯歸賵含襚類

凡書不克葬類

凡嗣王及內嗣君書卒類

凡諸侯書卒葬總文不分類

特書王姬卒類

凡書內女卒類

凡書王臣及外臣卒葬類

凡書內臣卒總文并各類

凡書歸喪類

●祀典考 十則

凡書郊望之屬總文并各類

凡書社門類

凡書大雩類

凡書禘祫之屬總文并各類

凡書烝嘗類

凡書告朔類

特書作主類

凡書樂舞類

特書歸脤類

凡書宮廟類

春秋事義慎考卷五 二考

姜兆錫著 男尢重 鳴遠 校

◉喪紀考 十四則

○凡書天王崩葬及不書崩葬總文并各類 計十二條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 葬不書

桓十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　莊三年五月　葬桓王 七年而葬

莊十二年　莊王崩 不書　莊王 葬不書

十七年　僖王崩 不書　僖王 葬不書

僖八年十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 葬不書

文八年八月戊申天王崩　九年二月 叔孫得臣如京師葬 襄王 七月而葬

十四年　頃王崩 不書　頃王 葬不書

宣二年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正月　葬匡王 四月而葬

成五年十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 葬不書

襄元年九月乙酉天王崩　二年正月　葬簡王 五月而葬

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 葬不書

昭二十二年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 叔鞅如京師葬 景王 三月而葬

以上書天王崩葬九條不書崩三條總十二條而景王崩悼王猛立是年即卒未踰年未成王故不書崩也其年敬王丐立又崩在春秋之後無可書今將書崩葬九條分列三類于左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

僖八年十二月丁未天王崩

成五年十一月己酉天王崩

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

右天王書崩不書葬類四條

桓十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　莊三年五月　葬桓王

宣二年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正月　葬匡王

襄元年九月乙酉天王崩　二年正月　葬簡王

右天王書崩書微者葬類三條

文八年八月戊申天王崩　九年二月 叔孫得臣如京師葬 襄王

昭二十二年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 叔鞅如京師葬 景王

右天王書崩書卿會葬類二條

以上書天王崩葬凡三類九條今按春秋十二公之世周室計十有四王除敬王崩在春秋之後悼王未成王書卒外猶十二王今惟平桓惠襄匡定簡靈景九王書崩餘莊僖頃三

王皆不書崩而九王之書崩者又惟桓襄匡簡景五王書葬餘四王皆不書葬何也據公羊傳云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得必其時也此蓋言王喪無不會葬故不必書葬而諸侯有不得會葬故書葬也穀梁傳云舉天下而葬一人其葬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此又言王喪會葬不必書而書葬乃有故也胡傳云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也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往會也崩葬皆不書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會也此則言喪以來告書而葬以往會書也今以諸說推之胡傳為正曲禮云王崩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假謂告于諸侯也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軌畢至謂親至也同盟至謂使至也左傳昭三十年游吉云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由是觀之鄭國諸侯之喪不使大夫而使卿猶非也況親之乎又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王吏不討其所無也又宣元年穀梁傳云周魯並有喪周弔魯魯不弔周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不可也由是觀之王之喪不親往而使卿大夫猶不可也況使微者乎王政不綱諸侯放恣雖天王崩葬不能以禮而壞法亂紀下是為極矣故諸國不書崩者赴告不及罪在王

甚也其閔不書葬者赴告及而不往會則罪諸侯也雖書葬而葬非其時又罪王室也往會葬不親而使卿甚乃不使卿而使微者又罪諸侯也故春秋所書天王崩合于禮者鮮而法紀壞也先王之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則凡所以奉于王者一無上替下陵之患而崩葬之大不待言矣

○凡書內君薨葬總文并各類 計十一條

隱十一年十一月 壬辰公薨　葬隱公不書

桓十八年四月 丙子公薨于齊　十二月 己丑葬我君桓公

莊三十二年八月 癸丑公薨于路寢　閔元年六月 辛酉葬我君莊公

閔二年八月 辛丑公薨　葬閔公不書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 乙巳公薨于小寢　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僖公

文十八年二月 丁丑公薨于臺下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宣十八年十月 壬戌公薨于路寢　成元年二月 辛酉葬我君宣公

成十八年八月 己丑公薨于路寢　十二月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三十一年六月 辛巳公薨于楚宮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昭三十二年十二月 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元年七月 癸巳葬我君昭公

定十五年五月 壬申公薨于高寢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

右書內君薨葬總十一條而定公後之哀公薨在春秋之後及莊三十一年子般卒文十八年子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嗣君未踰年未成君不與其數也其薨葬之間書奔喪書歸襚書歸含歸賵及書歸喪喪至之屬則為一類今將薨葬卒列三類于左

莊三十二年八月 癸亥公薨于路寢　閔元年六月 辛酉葬我君莊公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 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僖公

文十八年二月 丁丑公薨于臺下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宣十八年十月 壬戌公薨于路寢　成元年二月 辛酉葬我君宣公

成十八年八月 己丑公薨于路寢　十二月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三十一年六月 辛巳公薨于楚宮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定十五年五月 壬申公薨于高寢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

右內君書薨書地書葬類七條內特書王使會葬一條書鄰若親會葬二條明其餘不書為微者會葬也所謂微者姓名不見于春秋

隱十一年十一月 壬辰公薨

閔二年八月 辛丑公薨

右內君薨不書地并不書葬類二條

桓十八年四月 丙子公薨于齊　十二月 己丑葬我君桓公

昭三十二年十二月 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元年七月 癸巳葬我君昭公

右內君書薨書外地書葬類二條

以上三類十一條其中七公薨于國書地書葬二公薨于外書外地書葬而隱閔二君薨于國則書薨不書地并不書葬者按傳凡內君薨于國而書地書葬為正薨其薨于國而不書地不書葬非正薨也非正薨所以書薨不地并不書葬者凡崩薨之所皆以路寢為正自天子下逮春秋獨內君書地者詳內畧外之義故內君亦不書地以明其非正薨也葬雖外君皆書況內君乎故內君薨不書地并不書葬明其非正薨也

薨于國書葬書地為正則其獨謂書路寢為正而餘書小寢高寢及臺下楚宮不數焉何也禮天子有三朝曰外朝曰治朝曰燕朝玉藻云人君以日視朝于內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內朝即治朝路寢即燕朝故路寢為正小寢為即安也古者宗廟皆有寢故高祖之寢名高寢若定公之高寢則以象稱為高寢而已蓋非正也文公之臺下乃旣于離宮之樂耳況襄公適楚歸倣而為

宮以卽于荒若乎故對不書地者言凡書地皆爲正寢而對
路寢言惟路寢爲正寢小寢次之高寢臺下楚宮論失矣
薨非正謂弒殺也外君弒則書弒未成君則書殺獨內君弒
殺則不書弒殺所謂爲尊者諱爲親者諱內諱之義也雖諱
不書弒殺而必不書地不書葬以別于其正者又所謂諱而
不匿也

然則凡書薨于外地將爲正乎抑否乎桓公適人國而暴亡
蓋殺也昭公淹人國而終沒國薨也凡外君殺于鄰國之君
則書殺或書用殺于鄰國之臣則書斨而今書公薨于齊是
亦諱其非正也公薨于齊之前書公及夫人姜氏如齊喪至
自齊葬我君之下更書夫人遜于齊亦不匿也書公薨于乾
侯其蔡侯卒于楚之類與所異于外君者但書喪至之文耳
別見後文

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然而春
秋之文隱而不匿此左氏所謂微而彰志而晦者也漢儒作
明堂位初不明內諱之微文而其于刑殺弒戮皆失其實故
其卒章稱之曰魯之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政未嘗相變
也變至于弒逆而不知其微文所託彼聖人文成數萬其指
數千之義欲其不漸滅于秦灰漢消之下也豈易言哉

君弒不書葬則餘書葬者一也而或書王使會葬或書君親

會葬或書微者會葬何也微者會葬則已替君親會葬則已
崇叔服會葬僖公禮也何以書乎按經傳皆公未親奔惠王
之葬而惠王猶遣會僖公之葬亦悖矣禮不宜悖而悖故貶
在言中禮似無悖而悖故貶在言外也

○特書國君奔內喪類　一條

定　十五年五月　邾子來奔喪

右特書諸侯來奔喪一條謂定公薨而邾子奔之也禮王崩
諸侯爲之奔喪謂之奔者謂一聞喪卽奔而至矣故曰天子
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及此時無不至也者以諸侯而奔諸
侯之喪其爲非禮不待貶矣又况春秋之世于諸侯則奔之
于天王而反絕迹焉嗚呼尙忍言哉

○凡內夫人之屬書薨葬及不書薨葬總文并各類　總十二條

隱　二年十二月　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夫人　前隱薨　　葬不書

莊　二十一年七月　戊戌夫人姜氏薨　桓夫人　莊母　　二十二年正月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僖　元年七月　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　莊夫人　無出　　二年五月　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文　四年十一月　壬寅夫人風氏薨　莊妾　僖母　　王使召伯會葬　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十六年八月　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夫人　文母　　十七年四月　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宣　八年六月　戊子夫人嬴氏薨　文妾　宣母　　十月　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襄　二年五月　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夫人　無出　　七月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四年七月　戊子夫人姒氏薨　成妾　襄母　　八月　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九年五月　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夫人　成母　　八月　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昭　十一年五月　甲申夫人歸氏薨　襄夫人　昭母　　九月　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定　十五年七月　壬申　姒氏卒　定妾　哀母　　九月　辛巳葬　定姒

哀　十二年五月　甲辰　孟子卒　昭夫人　實姬氏　　葬不書

右內夫人之屬書薨葬及不書薨葬總十二條按內諱君書
卒另見者以其未成乎君而內夫人書卒附見者以其已曷
爲夫人也今分爲五類如左而書歸含襚賵之屬別爲一類
云

莊　二十一年七月　戊戌夫人姜氏薨　　二十年正月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　十六年八月　辛未夫人姜氏薨　　十七年四月　癸丑葬我小君聲姜

襄　二年五月　庚寅夫人姜氏薨　　七月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九年五月　辛酉夫人姜氏薨　　八月　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昭　十一年五月　甲申夫人歸氏薨　　九月　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右內夫人書薨書葬小君類五條

文　四年十一月　壬寅夫人風氏薨　　王使召伯會葬　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宣　八年六月　戊子夫人嬴氏薨　　十月　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襄四年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右內僭夫人書夫人薨書葬小君類三條內一條特書王使會葬小君尤僭踰之極也

僖元年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　二年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右內夫人書薨于外書葬小君類一條經書齊人以歸書喪至自齊另爲一類

隱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右內夫人書夫人薨不書葬小君類一條

哀十二年五月甲辰　孟子卒

右內夫人但書卒不書夫人薨亦不書葬小君類一條

定十五年七月壬申　姒氏卒　九月辛巳葬定姒

右內夫人但書卒不書夫人薨但書葬不書葬小君類一條

以上五類十二條其間正書爲夫人者七隱子氏桓文姜莊

哀姜僖聲姜宣穆姜成齊姜襄齊歸也妾母而僭稱爲夫人者三莊成風文敬嬴成定姒也夫人而不正其爲夫人者昭孟子妾母而未及僭稱爲夫人者定定姒故經書卒而別次于書卒葬之類也其闕文定哀四公經不見其夫人薨葬者閔公八歲被弒未娶哀公夫人薨蓋在春秋之後文定二公止書其妾而文之夫人出姜以世子赤被殺而見出定之夫人以妾子嗣位而見侵故皆不書耳于此見敬嬴定姒二妾之蔑視其國母宣哀二嗣君之但知有生母而文定二公寵妾奪嫡之所致也蓋亦甚矣

隱夫人子氏書薨不書葬者婦葬祔于夫隱公猶在故不葬也桓莊僖宣成襄六夫人書薨亦書葬者六夫人薨在六公之後故書葬也昭夫人孟子亦薨在昭公之後稱孟子卒不稱夫人薨而亦不書葬者語其事則昭公娶于外季氏蔑之語其理則昭公娶于吳爲同姓諱之孟子雖爲夫人不正其爲夫人矣禮之在名分者大而道之在倫常者尤重故妾母僭爲夫人者經書之而罪見于言外同姓絕其夫人者則經書之而罪見于文中也

妾不書薨葬莊之成風文之敬嬴成之定姒皆書葬者以其子僖宣襄爲嗣君而尊爲夫人故也定之妾定姒其子哀公亦爲嗣君猶不得書之者非哀公不尊之也其卒之時哀公稱子未成君故未得援稱夫人稱薨以赴于諸侯之例又葬祔禮如赴告既未稱夫人稱薨以赴故亦未援稱小君以祔葬于先君之例也

文姜與弒桓公哀姜與弒子般及閔公逆在夫人也敬嬴與弒子赤及其母弟逆在妾也然則文定二公之寵妾以奪嫡者不自文定始也蓋自莊之妾成風子僖公尊爲夫人孫文公葬以小君天子既不能正矣而又遣貴臣會葬以寵異之所謂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而其後之寵妾奪嫡而弒逆相尋者固甚于斯矣

夫人之薨猶君薨也然而有不同者內君正薨者必書地其被弒者則書薨不地以隱之而被弒之禍夫人無此變也故其書薨不地者皆正薨也書薨不地者皆正薨然而哀姜則書薨于夷者哀姜與聞弒逆因見殺于齊而以尸歸故其書地乃非正薨也此書薨地之例不變而變也夫人之葬猶君葬然而有不同者凡諸侯皆五月而葬渴葬者譏慢葬者譏夫人亦如之而成風敬嬴之屬其薨葬不當正夫人然雖葬以五月庸免譏乎故正夫人譏其葬不以五月而僭夫人正譏其葬亦以五月也此書葬期之例不變而變也

夫婦人倫之始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諸侯佐天子以理陽教夫人佐后以理陰教凡所爲正宮闈以正朝廷而達

于家邦四海者端本善則之道也內外之閑不慎嫡妾之分不明而乃陵夷至于斯也易戒貫魚之寵而女壯之凶也有以哉

○凡書喪至類計二類三條

桓十八年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昭三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元年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右內君薨于外書喪至類二條

僖元年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　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右內夫人薨于外書喪至類一條

以上三條皆非正也非薨于滔縱即薨于奔逐也然君喪自外至猶可言也夫人喪自外至不可言也君出入必書喪亦如之夫人喪胡爲至自外乎不書氏明貶也

○凡書王侯歸賵含襚之屬類三條

隱元年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文五年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右書王侯歸賵含襚之屬二條。歸賵宰稱名者，譏惠公寵妾仲子爲夫人，而王賵之也。歸含賵王不稱天，及秦歸襚稱人者，譏僖公寵妾母成風爲夫人，而王既含且賵之，秦復襚之也。若王侯凡歸賵含襚于諸侯與夫人，則非所譏矣，故經獨于是書，他皆不書。

○凡書不克葬類二條

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定十五年十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右書不克葬二條。雨不克葬何也。士喪禮潦車載蓑笠，不得雨止。不克葬非禮也。是日不葬，則翼日葬矣。日中而克葬，後詞也。日下昃乃葬，後之又緩詞也。乃者對而以言。

○凡嗣王及內嗣君書卒不書葬類計二類

昭二十二年十月　王子猛卒

右嗣王書卒不書葬類一條。

莊三十二年十月　己未子般卒

文十八年十月　子○卒　子，謂子赤，即左氏所謂惡也，有二名。

襄三十一年九月　癸巳子野卒

右內嗣君書卒不書葬類三條。

以上四條，凡嗣君皆書卒，不書崩薨，亦不書葬者，以未踰年未成君也。王子猛、子般、子赤、子野既卒而書卒，何也。內諱之文也。若非內諱，當如晉里克例書曰魯慶父殺其君之子般，魯遂殺其君之子赤耳。內未成君諱弑爲卒，猶內君諱弑爲薨也。所以書卒不同，而書卒不書薨則同，故其不書葬亦同也。

○凡諸侯書卒葬總文不分類一百二十二條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五月葬

七年三月滕侯○卒

八年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八月葬蔡宣公三月葬

六月辛亥宿男○卒

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葬陳桓公四月葬

十年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五月葬曹桓公五月

十一年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七月葬鄭莊公三月

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　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五月

十四年十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

十七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八月癸巳葬蔡桓侯三月

莊元年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二年二月葬陳莊公五月

二年十二月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四月葬宋莊公五月

十六年十二月邾子克卒

二十一年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十二月葬鄭厲公八月葬

二十三年十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四年三月葬曹莊公五月

二十五年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二十八年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三十一年四月 薛伯○卒
僖 四年夏 許男新臣卒 八月 葬許穆公 五月
七年七月 曹伯班卒 冬 葬曹昭公 四月
九年正月 丁丑宋公御說卒
九月 甲子晉侯佹諸卒
十二年十二月 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三年四月 葬陳宣公 五月
十四年冬 蔡侯肸卒
十七年十二月 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八年八月 丁亥葬齊桓公 九月葬
二十三年五月 庚寅宋公茲父卒
十一月 杞子○卒

二十四年冬 晉侯夷吾卒
二十五年四月 癸酉衛侯燬卒 秋 葬衛文公 四月
二十七年六月 庚寅齊侯昭卒 八月 乙未葬齊孝公 三月
二十八年六月 陳侯款卒
三十二年四月 己丑鄭伯捷卒
十二月 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三年四月 癸巳葬晉文公 五月
文 五年十月 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 葬許僖公 四月
六年八月 乙亥晉侯驩卒 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三月
七年四月 宋公王臣卒
九年八月 曹伯襄卒 冬 葬曹共公 三月

十三年五月 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篨卒
十四年五月 乙亥齊侯潘卒
宣 二年十月 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卽月葬
四年正月 秦伯稻卒
九年八月 滕子○卒
九月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十月 癸酉衛侯鄭卒
十年四月 己巳齊侯元卒 六月公孫歸父如齊 葬齊惠公 三月
十四年五月 壬申曹伯壽卒 九月 葬曹文公 五月

十七年正月 庚子許男錫我卒 夏 葬許昭公 四月
丁未蔡侯申卒 夏 葬蔡文公 四月
十八年七月 甲戌楚子旅卒
成 二年八月 壬午宋公鮑卒 三年二月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葬
庚寅衛侯速卒 三年正月 辛亥葬衛穆公 六月葬
四年三月 壬申鄭伯堅卒 六月 葬鄭襄公 四月
六年六月 壬申鄭伯費卒
九年七月 丙子齊侯無野卒 十一月 葬齊頃公 五月
十年五月 丙午晉侯獳卒
十三年五月 曹伯廬卒于師 葬曹宣公 六月

十四年二月 莒子朱卒
十月 庚寅衛侯臧卒 十五年二月 葬衛定公五月
秦伯○卒
十五年六月 宋公固卒 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
十六年四月 辛未滕子○卒
十七年十一月 邾子貜且卒
襄二年六月 庚辰鄭伯睔卒
四年三月 己酉陳侯午卒 七月 葬陳成公五月
六年三月 壬午杞伯姑容卒 秋 葬杞桓公五月
七年十二月 丙戌鄭伯髡頑卒于鄵 八年夏 葬鄭僖公五月
十二年九月 吳子乘卒
十三年九月 庚辰楚子審卒
十五年十一月 癸亥晉侯周卒 十六年正月 葬晉悼公三月
十七年二月 庚午邾子牼卒
十八年十月 曹伯負芻卒于師 十九年正月 葬曹成公四月
十九年七月 辛卯齊侯環卒 冬 葬齊靈公四月
二十三年三月 己巳杞伯匄卒 夏 葬杞孝公二月
二十五年十二月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六年八月 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 葬許靈公三月
二十八年十二月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九年五月 庚午衛侯衎卒 七月 葬衛獻公三月
昭元年六月 丁巳邾子華卒
十一月 己酉楚子麇卒
三年正月 丁未滕子原卒 五月 葬滕成公五月
五年七月 戊辰秦伯○卒 六年正月 葬秦景公七月
六年正月 杞伯益姑卒
七年八月 戊辰衛侯惡卒 十二月 癸亥葬衛襄公五月
八年四月 辛丑陳侯溺卒 十月 葬陳哀公七月
十年七月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 葬晉平公三月
十二月 甲子宋公成卒 十一年二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三月
十二年三月 壬申鄭伯嘉卒 五月 葬鄭簡公三月
十四年三月 曹伯滕卒 秋 葬曹武公五月
八月 莒子去疾卒
十五年正月 吳子夷昧卒
十六年八月 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季孫意如如晉 十月 葬晉昭公三月
十八年三月 曹伯須卒 秋 葬曹平公五月
二十年十一月 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一年三月 葬蔡平公五月
二十三年六月 蔡侯東國卒于楚
二十四年八月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 葬杞平公三月
二十五年十一月 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二十六年正月 葬宋元公三月

二十六年九月 庚申楚子居卒
二十七年十月 曹伯午卒 二十八年三月 葬曹悼公六月
七月 癸巳滕子寧卒 冬 葬滕悼公四月
三十一年六月 庚辰晉侯去疾卒 八月 葬晉頃公三月
三十二年四月 丁巳薛伯穀卒 秋 葬薛獻公四月

定

三年二月 辛卯邾子穿卒 秋 葬邾莊公六月
四年二月 癸巳陳侯吳卒 六月 葬陳惠公五月
五月 杞伯成卒于會 七月 葬杞悼公二月
八年三月 曹伯露卒 七月 葬曹靖公五月
七月 戊辰陳侯柳卒 九月 葬陳懷公三月

九年四月 戊申鄭伯蠆卒 葬鄭獻公三月
六月 秦伯。卒 冬 葬秦哀公五月
十二年春 薛伯定卒 夏 葬薛襄公四月
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五月 吳子光卒

哀

二年四月 丙子衛侯元卒 十月 葬衛靈公七月
三年十月 癸卯秦伯。卒 四年二月 葬秦惠公五月
四年八月 甲寅滕子結卒 十二月 葬滕頃公五月
五年九月 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閏月 葬齊景公二月
六年七月 庚寅楚子軫卒
八年十二月 癸亥杞伯過卒 九年二月 葬杞僖公二月

十年三月 戊戌齊侯陽生卒 五月 葬齊悼公三月
五月 薛伯夷卒 秋 葬薛惠公二月
十一年七月 辛酉滕子虞母卒 十二月 葬滕隱公五月
十三年夏 許男成卒 秋 葬許元公四月

右書外君卒總一百二十二條內書卒書葬者七十七條但書卒不書葬者四十五條按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春秋獨內君稱薨外君皆降稱卒何也諸侯非受王命而即位則不止其爲君外諸侯聖人以義降之內君不得而降之也夫道爲公不降內君而獨降外君可乎聖人與道爲體身爲魯臣諱尊諱親并外君所得比也春秋多微詞定哀之際亦多矣危行言遜之義因乎時尊君親上之義本乎性內外雖異文見外亦可以占內矣乃其所以與道爲體也

卒必日卒必名然諸侯書卒百二十二條不書日者三十四條不書名者十條何也蓋小國或亂國也凡日者承赴告而書名者亦盟府而書而小國亂國或有不書也小國亂國豈盡不書日不書名然而不書者蓋二者爲多矣

卒必葬然諸侯書卒百二十二條不書葬者四十五條又何也蓋小國或亂國又或戎國也小國亂國戎國豈盡不書葬然而不書者亦三者爲多矣

卒必日而不日者三十五條何君也曹宋陳各一不日蔡滕許莒各再不日邾薛秦各三不日杞吳各四不日曹九不日其皆日者惟齊鄭衛也卒必名而其中不名者十條何君也宿薛杞各一滕三秦四也卒必葬而中不葬者二十九條又何君也齊宿薛各二衛蔡杞莒秦各二滕鄭陳宋各三莒吳各四楚邾各六也凡此非戎國則小國非小國則又亂國也故曰三者爲多矣戎國如吳楚獨無一書葬者何也葬必以謚易名謚必加爵吳楚僭王聖經不予吳楚也故不書葬吳王與葬楚王也

會葬必命使然書葬七十七條書卿士名五條而不書士名七十一條何也經凡書葬某王某公不書主名者皆謂士往會葬非非有君與卿大夫以禮往會也故君會葬則書君如兩書滕子來會葬是也卿會葬則書卿如書王使叔服來會葬叔孫得臣叔鞅會王葬公子遂公孫歸父叔孫舍叔弓意如會諸侯葬是也惟士不書主名所謂微者姓名不見于春秋也禮會王葬當君親之會諸侯葬當使卿大夫會王葬不親諸侯葬反親之又或會王葬會諸侯葬乃皆使士皆非禮

也

左傳昭三年游吉曰文襄之伯也令諸侯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薨士弔大夫送葬無加命矣此言伯令會諸侯葬以卿也又昭三十年游吉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此又言王制會諸侯葬以大夫也推此凡書葬某王葬某公皆使士其貶于春秋甚明也左傳昭十一年傳言葬齊歸公不戚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此言送葬以士也昭十二年葬鄭簡公子産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此亦謂士也推此凡但書葬某王某公不書主名皆謂士也明非禮也

卒必日葬亦必日然而諸侯卒日多而不日少葬月少而不日多何也卒爲始終大故而葬次之也

諸侯葬必五月而其間五月葬者二十六時也過時葬者十緩也不及時葬者四十一急也以凶事卜先遠日之義推之禮時爲大其次與不及時寧過時而春秋諸嗣君葬而不及時者轉多于葬而過時者蓋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而其貶亦隱然見于不言之表矣況鄭穆公之卽月葬之者哉

以上卒葬日各書不書詳畧之故約可覩矣而舊或穿鑿爲之詞其然豈其然乎且如五月正葬者二十六書日者五過時葬者十書日者三不及時葬者四十一書日者二餘皆書

月不書日也傳乃于葬衛桓公書月不書日條云月葬故也見其過時也于葬蔡宣公書月不書日條又云月葬故也見其不及時也如其說則五月正葬二十一條之書月不書日者又何以說耶凡此之類亦曲甚矣

宣 九年 九月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成 十三年 五月 曹伯廬卒于師

襄 七年 十二月 丙戌鄭伯髡頑卒于鄵

十八年 十月 曹伯負芻卒于師

二十五年 十二月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六年 八月 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昭 二十三年 六月 蔡侯東國卒于楚

二十五年 十一月 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定 四年 五月 杞伯成卒于會

十四年 五月 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右外君書卒於外十條其中書扈書鄭書會三條皆以會卒書師書楚亦各如之書師書巢書檇李三條皆以師卒書楚二條以朝卒諸侯爲盟會師朝卒于外正也

舊說據例卒于境外乃以地書曲棘乃宋之境內而亦以地書者賢宋公也今按謂賢宋公則是謂賢宋公乃書境內地則非昭公見逐于意如意如宋公將也公不爲其私親而將爲昭公如晉謀復故賢也而謂賢乃書境內地則扈鄵皆境內地也晉鄭二公果皆賢而書之耶

東國穀梁以爲奔楚之蔡侯朱蓋惑也毋論左氏史記世家東國逐朱自立初未奔明文可考也卽以經推之經例諸侯出奔例不書卒此書卒明非奔矣若以朝楚之東國卒爲出奔之朱是說穀梁而先情于全經書卒之例矣豈直悖史傳而已哉

○特書王姬卒類一條

莊 二年 七月 齊王姬卒

右書王姬卒特文一條王后崩不書王姬卒何以書內我嫁者猶吾內女也賢則書

○凡書內女卒類計三類七條

僖 九年 七月 乙酉伯姬卒

十六年 四月 丙申鄫季姬卒

文 十二年 二月 庚子子叔姬卒

右內女未嫁書卒類二條已嫁書卒類一條

莊 四年 三月 紀伯姬卒　六月 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二十九年 十二月 紀叔姬卒　三十年 八月 癸亥 葬紀叔姬

襄 三十年 五月 甲午宋伯姬卒　七月 叔弓如宋 葬宋共姬

右內女巳嫁書卒若葬類三條

成八年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九年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右內女已嫁被出書卒若喪歸類一條

以上內女未嫁已嫁共七條其或但書卒或兼書葬或書逆喪以歸何也女在室許字而卒者例書卒而不書葬僖十六年伯姬文十二年子叔姬皆已字書卒而餘未字者皆不書卒是也已嫁從夫例不書卒賢則書之尤賢者并書葬僖十六年鄫季姬得書卒莊二十九年紀叔姬襄三十年宋共姬皆得兼書卒若葬而餘皆畧不書是也已嫁而絕歸者其絕歸例得書而卒例不得書惟絕歸而不終絕者則亦書之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後不書卒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後書卒是也然則賢不甚著而鄫季姬書卒紀伯姬亦兼書葬何也魯絕鄫子之婚雖季姬無歸不顧也故季姬自禮全倫則其過防書來朝書歸鄫書而卒亦得書憫其若也齊遏紀侯之去雖伯姬在殯不恤也故襄公倚勢滅國則遷紀書鄫入書大去書而葬亦待書以其變也或者不考其本末則凡書不書皆沒其義甚將謂季姬于鄫子陷私奔之醜而伯姬于齊侯被衣葬之恩也可乎哉

故紀叔姬歸酅而能以身存祀可謂達節宋共姬遇災而能以身殉禮是謂守貞鄫季姬及杞叔姬雖有細故得終從一紀伯姬不幸大變猶正首丘皆憫之至也他若子叔姬之被執于齊叔姬之致出于郯身永絕矣志亦傷焉又安得與鄫季姬杞伯姬之屬得書卒若葬者同類而例書之哉

○凡書王臣及外臣卒葬類

隱三年四月辛卯尹氏卒

文三年五月王子虎卒

右書王臣卒二條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齊葬原仲

定四年七月劉卷卒葬劉文公

右書王臣卒若葬一條

以上書王臣及外臣卒葬三類四條按十二公之世王臣及外臣書卒葬止四人者國史之例不赴者不書也人君有邦交之義故外君之書卒書葬與內君等也況上而天王實爲共主乎人臣義無外交王臣亦如之生不得相通死而赴卒會葬也何爲乎故不赴亦不書也然則諸人何以書卒非議其卒而赴告正譏其生而外交也惟有王事者無譏尹氏不書名及卒葬皆不日史失之也或曰不書名而書氏譏世官也陳原仲不書卒而書葬何也蓋不赴卒于國私赴公子友而因私葬之也公子友賢大夫私葬外臣不掩其失春秋無私好無私惡之義也

內臣卒不葬況外臣乎劉文公何以書葬也于臣爲義內諸侯有王事相交赴卒矣則會葬亦可也不外交不赴卒不會葬正也因交而卒且葬者變也

○凡書內臣卒總文并各類三十一條

隱元年公子益師　五年公子彄　八年無駭　九年挾

莊三十二年公子牙

僖十六年公子季友　公孫茲

文十年臧孫辰　十四年公孫敖

宣五年叔孫得臣　八年仲遂　十七年公弟叔肹

成四年臧孫許　十五年仲嬰齊　十七年公孫嬰齊

襄五年季孫行父　十九年仲孫蔑　二十二年叔老　二十三年仲孫速　三十一年仲孫羯

昭四年叔孫豹　七年季孫宿　十五年叔弓　二十一年叔輒　二十三年叔鞅　二十四年仲孫貜　二十五年仲孫舍　二十九年叔詣

定五年季孫意如　叔孫不敢

哀三年季孫斯

右書內臣卒三十一條之總文也按十二公之世內臣見經者四十有六而書卒止三十一何也史例非貴卿不書卒貴

卿而不書卒者汪氏謂弑逆若出奔若刺若卒于獲麟之後者也非貴卿不書卒溺結是也弑逆不書卒翬與慶父是也出奔不書卒慶父以弑逆出奔歸父僑如臧孫紇公子慭皆以故出奔是也書刺不書卒公子偃公子買是也何忌州仇叔還不書卒所謂卒于獲麟之後也惟單伯不書卒未詳左氏謂單伯王臣也胡傳謂內大夫之命于王者也按單伯如會書命出奔書至並如內臣之例當是王所命之內大夫非王臣也其不書卒也豈以其命于王而生則以內臣視之卒則不敢以內臣例之與抑逸文與

穀謂公子彭生亦魯臣而因疑其不書卒按公子彭生乃齊臣桓十八年經書公薨于齊而杜注云不言弑諱之也凡臣于君曰弑而外臣于外君曰斯例在宣十八年是公子彭生爲齊臣其不書卒無疑也今將三十一條分列四類于左

隱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　八年十二月○○無駭卒
九年三月○○挾卒
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
右內臣卒不書日四條書族屬者二條不書族屬者二條不書日見下文不書族屬見本經

隱五年十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莊三十二年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文十年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宣十七年十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成四年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襄五年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二年七月辛酉叔老卒　二十三年八月巳卯仲孫速卒
三十一年九月巳亥仲孫羯卒

昭四年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七年十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二十一年八月巳亥叔輒卒　二十三年正月癸丑叔鞅卒
二十四年二月丙戌仲孫玃卒　二十五年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二十九年四月庚子叔詣卒
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哀三年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右各內臣卒書日及書族屬計共二十二條
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右書內臣卒日族屬計卒于境內及卒於鄰國各一條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籥卒事
右書內臣卒日書族屬皆卒於祭時二條
以上四類三十一條今按爲公之弟若子若孫則書公弟公子公孫巳賜族則書族而皆不書爵何也非貴卿不書卒爵無容書也
弑逆不書東門仲遂弑逆則書何也非書仲遂也謂卒當祭不告既祭不繹當祭而告祭畢猶繹皆非禮矣非禮則書
奔不書卒則公孫敖奔莒如齊而書卒又何也嬰齊以出使卒于貍脤爲正敖以私奔卒于齊爲不正奔不合書以其子請喪得歸而書猶弑不合書以其君猶繹得書所謂同事而異情者此也
弑逆奔刺之屬不書則非弑逆奔刺之屬無美惡皆書又何也春秋善善長而惡惡短屬史書之聖人存焉若其事則存乎方冊矣
卒皆日惟四人不日又何也穀梁云其行惡故不書日也左氏云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也胡氏又云恩數薄故不書日也以今考之世遠而先之也諸說皆非也

何非乎穀梁也胡氏云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曰則不書曰非惡也何非乎左氏也胡氏云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其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曰則不書曰非不與小斂也何非乎胡氏也隱于公子益師宜于公子得臣恩數不可謂薄而皆不曰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之徒惡之亦深以切矣又豈恩之厚而必曰之哉則不書曰亦非恩數薄也

然則決其世遠而失之何也十二公之大夫書卒者凡三十有一人不書日者才四人其間成襄昭定哀之五公幾三十人而不書日者無一人故知紀近而詳也宣以上之大夫才十餘人而其不書日者有四人故知紀遠而畧也胡氏云公子彄遠矣而書日則不書日非遠也夫隱之時四書卒而止一公子彄書日則不書日爲遠而失之也明矣況宣以後卒無不日而宜以前則有不日宜三卒而不日者一隱四卒而不日者三則其彌遠而彌失之理明矣豈必遠者盡失其日而後爲失之耶

卒皆正卒公子牙之卒傳謂其弟季友鴆而殺之而亦書卒何也季友爲君而忘其身爲國而忘其家大義滅親蓋傷之矣故雖非正卒而書卒也

內外君之葬卒必書葬王臣卒亦或書葬而內臣卒皆不書葬又何也書卒以見君臣始終之大義不書葬以見君臣尊卑之大分

凡書葬爲會葬書也臣葬君使賵賵之非會葬也于王臣則有行之者王臣爲內諸侯也其內大夫行于外諸侯之臣亦則越禮爲之耳

○凡書歸喪類三條 計三類

僖元年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右內夫人薨于外書歸喪一條

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十五年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右內臣卒于外書歸一條

成八年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九年春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右外夫人卒于內書歸喪一條

按凡歸必逆以上三歸喪惟叔姬稱逆以歸者明其有可逆之道也哀姜之喪書齊人以歸公孫敖之喪書齊人歸之而皆不書逆以歸者無可逆之道也以苟全國之體而書哀姜之喪以曲體子之志而書公孫敖之喪歸則書逆則不書討逆叛之義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祀典考十五則

○凡書郊望之屬總文并各類九條

僖三十一年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宣三年正月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成七年正月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年四月 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十七年九月 辛丑用郊

襄七年四月 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一年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十五年正月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正月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四月辛巳郊

右書郊望之屬九條總文今按書郊之卜牛計四條而皆必于正月何也周之正月乃夏正十一月建子之月此乃天子冬至祭天于南郊之月也其月雖用郊之月而其禮非侯國所得用之禮魯以周正之四月建卯當祈穀于上帝故卜郊而帝牲必在滌三月故卜將郊前之三月因牲傷牛死之變而改卜牛若將郊而非牲傷牛死之變則無改卜牛之可書而凡卜郊又爲常事而不書矣卜牛必于正月故卜郊四條之文必于四月但周之四月乃夏正建卯之二月本非祈穀于上帝之時禮天子孟春祈穀于上帝乃夏正建寅之月也說者謂左傳家語皆云啟蟄而郊漢大初以前以二月之啟蟄節爲正月之中氣故家語云魯無冬至大郊之禮而得以啟蟄祈穀于上帝明降殺于天子也據此則魯假是禮以行

郊而其以四月卜郊亦宜矣然啟蟄節在大初以前雖爲正月中氣而密以置閏之法其中氣有在卯月之望前者獨無在寅月之望後者乎而春秋所書祈穀之郊多在四月而更無三月者蓋其中氣在寅月之望後與卯月之望前而郊者假于禮而合于時故不書而今則更以違其時而書也左傳襄七年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旣耕而郊宜其不從也以左傳推之此明祈穀之過于啟蟄而失其時也況三卜猶在四月中三旬之內而四卜五卜又遷入于五月之上旬與中旬乎則其失禮亦不待言矣此外書四月郊者一條書五月及九月郊者又各一條四月固魯所卜之月所謂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則其五月以下則非其時矣然自四月而五月去啟蟄幾逾月猶春耕時也至周之九月爲夏之七月經書九月用郊事無所因豈有他故而妄舉之歟抑成公十六七年頻會諸侯伐鄭其四月未及行而旣歸乃追補之歟事雖或有所爲而失亦顯著矣月不特此哀公十三年黃池之會吳將誅景伯景伯謂吳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大宰嚭言于夫差乃歸景伯是周之十月爲夏之八月而又有郊之禮也雜記孟獻子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是周之正月冬至爲夏之十一月而魯復有郊之禮也說者謂魯之十月無郊之禮景伯之言詐也家語子貢曰于服氏以實獲囚以詐得免是也或又謂魯之十月有郊之禮謂景伯非其職而詐爲世有職之說非謂其不郊而詐爲郊也由是推之則魯之有郊亦不但其始所賜啟蟄之郊矣蓋魯郊之非禮有本有末周公雖元勳臣也徵也以臣並王爲不順以勳越禮爲不恭且始賜魯以降殺于天子之郊而其後或侵乎天子所行之大祭又始尊周公而賜魯侯其後且浸及于有家而旅泰山之屬繼舞佾歌雍而作矣此失禮之在本者也郊在啟蟄不可以慢其時卜吉之道不過再不可以瀆其數郊牛日展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備之道未盡也不可以曠其職職又盡矣災異頻見不可以忘其敬免牲而非免牛不可以滋其紛命祀不過望僭郊上帝而延及乎群神不可以踰其守帝旣不享望于何有又不可以乘其正也此皆失禮之在末者也其失之在于末者今具見于六公所書之文可即其文以考之猶周子所謂聖人之精畫卦以示也若其失之在于本者不待六公爲然皆可因六公所書之文以推之猶所謂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也記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胡氏曰聖人欲悉書其失以爲後世戒則不勝書因禮之變而書于册以見變之中文有變爲者而書其事也知禮運孔子所嘆魯之郊禘之義則知胡氏所發春秋書郊禘之義而各條中之異同本末無不皆可見矣今列各條各類于左

凡書改卜牛類 計二類四條

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成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右牛傷改卜又死傷類二條

定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四月辛巳郊

右牛死傷改卜不死傷類二條

以上二類共四條按改卜以傷死不成牲也或傷口或傷角或食無常所甚則死蓋愈變而甚矣改卜牛猶望在滌而成牲也況改卜而牛又死傷者乎故後不死傷者郊而又死傷者乃無郊也

凡書卜郊不從類 四條

僖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

成七年四月五卜郊不從

襄七年四月三卜郊不從

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

右書卜郊不從類四條按三卜至五卜而有不從何也擬卜而言禮卜非禮以誌其失本郊而言僭郊不從以誌其變也書三卜四卜五卜而不書一卜再卜何也凡郊用辛月有三辛一卜卜上辛也從則用之不從則再卜卜中辛也從則用之不從則止再不從則止而不卜何也遂用下辛也一卜再卜禮也三卜以下非禮也失禮則書合禮則不書

○凡書免牛免牲類 計二類三條

成七年正月鼷鼠又食角乃免牛
右書牛又傷免牛類一條.
僖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襄七年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右書卜不從免牲類二條.
以上書免三條按免牛若牲者傳謂飾牛若牲而于郊免之也猶有郊之意也若曰牛牲向存未可廢也不郊則廢之耳然則其或曰牛或曰牲何也牲者已成牲之名卜郊之時牲已成矣改卜牛而牛又傷則未成牲之名也故牛又傷曰免牛而卜不從則曰免牲.
○凡書不郊類計二類三條
宣三年正月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右卜牛死不郊類一條.

成七年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襄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右卜不從不郊類一條.
以上二項三條按牛傷與死類也傷則免牛而死乃不郊者傷猶有牛可免也死則已矣故不郊也卜不從亦一也三卜不從則免牲五卜不從則不郊者若曰牲已成矣卜不過三而禮未遽廢也五卜不從則知天心厭而廢之矣四卜或免或否兩可之辭.
○凡書郊類計二類三條
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右書用郊類一條.
定十五年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四月辛巳郊

右書郊類二條.
以上郊類三條或書郊或書用郊何也書郊者郊時也否或去郊未遠也書用郊者遠郊時也凡書用者不宜用也爲其已九月也三郊皆用辛何也所謂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凡書猶望類計二類三條
僖三十一年四月免牲猶三望
右書免牲猶望類一條.
宣三年正月不郊猶三望
成七年五月不郊猶三望
右書不郊猶望類一條.
以上三望三條今按僖三十一年四月書免牲曾郊望時也成七年五月書不郊非郊望時也宣三年不郊文連正月正月豈郊望時乎皆書不郊猶望何耶四月免牲猶望五月不

郊猶望皆其月事相連者也正月不郊猶望非其月事相連而文則相連也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謂正月也其下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則謂四月也因卜牛而連言牛死乃不郊又因不郊而連言猶三望耳不言四月蓋省文與經書免牛免牲與不郊凡六條而書猶望者三條何也免牲猶有郊之意也而望固可已矣况不郊乎傳云不郊則無望可也書猶三望怪其可已而不已也.
○凡書社門類計二類四條
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用牲于社
三十年九月日食用牲于社
文十五年六月日食用牲于社
右書日食用牲于社類二條.
莊十五年秋大水用牲于社于門
右書大水用牲于社門類一條.
以上社門四條按社稷國之大祭經書社皆因日食而書而

不一正書社何也其正行社者無譏故不書也門亦五祀之一其不正書門而因大水而書猶之社矣然則此書社門何以譏也凡天災有幣無牲

○凡書大雩類計二類二十一條

桓 五年秋大雩

僖 十一年八月大雩　十三年七月大雩

成 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 五年秋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八月大雩

昭 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九月大雩　八年秋大雩　十六年九月大雩

二十四年八月大雩

定 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十二年秋大雩

右特書大雩類十九條

昭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右連書大雩類二條

以上大雩二十一條按書大雩者皆因大旱不雨而雩也而此書大雩二十一條之外經書不雨六條書大旱二條或書不雨而不書大旱或書大旱而不書大雩何耶凡一月不雨則固大旱矣然莊三十一年之首冬不雨僖十一年之十月不雨猶非春耕夏耘時也若僖二十一年之夏大旱宣七年之秋大旱則耕耨時矣故特書大旱也僖三年文二年十年十三年或閱五月不雨或閱七月不雨又或越四時不雨旱既大甚大旱又待言乎則凡此各條俱不書大雩求大雩也蓋大雩之義經例美惡不嫌同詞旱而不雩慢也雩而不大禮也凡書大雩者美之也亦譏之也雩所謂舞雩祭法謂之禜宗乃王侯所以爲民請命于天之禮也周禮舞師掌教皇舞而舞旱暵之事女巫掌歲時祓除舋浴旱暵則舞雩而左傳亦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山

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時于是乎禜之雩之禮聖人固莫之敢廢矣若大雩之禮與郊禘等惟天子乃得行之則亦豈侯國所得而僭之者哉故凡書大雩皆明其非禮但其視漠然民命廢雩禮不講如秦越人視人之肥瘠者則有間矣此春秋書諸大雩之義也王者大雩之禮惟以夏正五月周正七月建午之月行之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是也經書七月大雩者一秋大雩者六皆建午之月王者大雩之時餘八月之大雩者四九月大雩者七冬大雩者一并非王者大雩之時其時雖王國雩亦不用大禮况侯邦乎語其憂民之心似較聖王而轉切語其罔上之罪直對聖世而難逃歷觀聖經書郊禘大雩之文隱而不匿如此而其令尊親之微意與正法紀之苦心蓋並行而不相悖矣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或曰聖經書郊禘大雩之文而其令尊親之微意與正法紀之苦心並行而不悖矣則何以經書秋大雩者四皆謂周正之首秋七月爲夏正之五月又經書冬大雩者一謂周正之首冬十月爲夏正之八月乎蓋冬是首冬而爲夏正之八月若其時農事將成矣不雨而不爲災則不雩如莊三十一年冬僖三年十月皆書不雨而不書旱書雩是也或不雨爲災則雩如成七年冬書大雩是也苟明乎冬大雩爲首冬之義則書七月大雩或但書秋而不書七月其義皆首時而可無誤于書時與書月分爲二例之率說矣且使以書時爲通指一時則定七年書秋大雩復書九月大雩又何說乎其爲單指首時不待辯而見矣

○凡書禘祫之屬總文并各類計四類六條內一條分爲二條凡七條

閔 二年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僖 八年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文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宣 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昭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籥卒事

宣 八年冬○○從祀先公

右書禘祫之屬總文凡六條今考二書禘及二書有事皆謂禘也一書大事一書從祀皆謂祫也大祫與禘皆大祭也獨

大祫書大事何也自祫言之有時祫有大祫時祫合祭群廟事已大而大祫合群廟與毀廟祭之其視時祫之不及毀廟者彌大矣自祫與禘言之禘之事亦非不大而其祭惟始祖與其所自出二配食而已故不如祫之大也且凡大與小爲對文禘之外凡祭別無名禘者故止稱禘不稱大四時之祭有禘之名漢儒誤釋聖經而名之趙氏三山林氏汪氏胡傳之說備矣故獨以大事名大祫也從祀對逆祀而言不言大事于太廟蓋省文耳

或問禘祫之禮程子嘗云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天子祭大祖所自出之帝于大祖之廟帝東向大祖西向而群廟之主皆合祭于旁此之謂禘諸侯不及所自出之帝止于大祖之廟合群主于旁以祭之此之謂祫諸侯有祫無禘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之禘故春秋之中有禘無祫也胡傳亦引用程說獨公羊之義以大事爲大祫則魯有禘又有祫其說異程而今乃取公羊何耶曰諸禮經朱子考定公羊爲正而先儒程子蓋偶未之考也夫禘者太祖與其所自出之帝配祭于太廟而不及群主者也故其字從示從帝祫則合群主于太廟而祭之者也故其字從示從合此其制字之本義固瞭如矣且如先儒所說諸侯有祫無禘而天子則有禘無祫故魯僭禘乃無祫也今且無論禘之外魯自有祫

而試以天子之有禘又有祫而不得謂之無祫者言之曾子問篇孔子言五廟七廟無虛主其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爲無主耳是則天子七廟之主與諸侯五廟之主至祫祭之時皆以其主祫祭于大祖而其本廟始無主而虛也天子有禘又有祫如此若諸侯固有祫無禘而魯僭行禘禮始有祫兼有禘明矣然胡傳于閔二年禘于太廟既引用先儒魯有禘無祫之文而于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又引用公羊大事謂祫也之文是自相舛也蓋亦覺魯有禘無祫之未可通而又引之耳

或曰子據曾子問王侯祫祭之主以明天子之禘又有祫是矣或者又疑其下文但言祫祭于祖親迎四廟之主但指諸侯五廟之禮而不及天子之七廟恐先儒天子有禘無祫諸侯有祫無禘之說亦不爲非也曰是未審凡經傳省文互文之通例也試取曾子問之本文考之其先言天子巡狩嘗以遷廟之主載于齊車而不宜取七廟之主以行者是固但及天子之七廟而不及諸侯之五廟也後言祫主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出廟入廟必蹕者是又但及諸侯之四廟而不及天子之六廟也凡此皆以省文爲互文也而其中言七廟五廟無虛主惟祫祭之屬爲無主者此數句七廟五廟兼言則全文也今以省文互文之未備并疑其全文之可據嘗無是理且使諸侯有祫無禘而天子有禘無祫則其文亦皆須天子崩諸侯薨之例明言天子禘諸侯祫爲無主矣而何以但言祫之無主而不言禘之無主乎故詳玩聖人問答諸文而王侯禘祫之義明即先儒之說亦可因以定也而況漢世諸儒猶聽于煨燼之餘者哉

然則禘一也或曰太廟或曰某公何也魯有天子之禘非禮也禘于周公之太廟非禮之中猶假乎禮而禘于群公之廟所謂非禮之中又非禮也蓋其始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而賜用之後且徧用之于群公矣然則或書曰禘或書曰有事又何也義係于禘者書禘以明之義不係于禘者不必書禘書有事而已表非吉禘之時禘非致夫人之禮所謂義係于禘而書禘者也卿卒當祭不告即不釋吉而猶釋非禮也其爲非禮係于祭不係于書禘不書禘也卿卒當祭不告卿佐事而卒則去樂而卒事禮也其爲禮亦係于祭不係于書禘不書禘也今將六條分列四類於左

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右書大事于太廟類一條大事謂大祫也詳見前

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仲遂卒

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叔弓卒

右書有事于太廟及武宮各一條有事皆謂禘也始賜用于周公廟而後僭用于群公也詳見前

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

僖八年七月禘于大廟致夫人

右禘祭書于太廟及莊公各一條或書吉或不書吉何也吉者對凶而言言其未可吉而吉也所謂喪非吉禘之時也若止書禘者其禘可也但以用致夫人爲違禮耳所謂禘非致夫人之禮也

文二年八月躋僖公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

右祫祭書躋書從祀各一條躋者不應躋也閔弟也而君也僖兄也而臣也先臣而後君所謂逆祀也從之言順也凡祫

祭之群主皆先尊而後卑而閔與僖不道矣所謂順祀也。此舊傳之義也蜀人馮山謂從祀爲附祭晗公別自有見當存之

○凡書烝嘗類

桓八年正月己卯烝 五月丁丑烝

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右書烝嘗二條按時祭有四周禮大宗伯司尊彝二職及雅詩天保皆言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經書烝嘗不書祠禴亦所謂合禮則不書不合禮則書也其非禮何也桓于內祭一歲而再烝猶略于外祭一月而再雩也事先以誠不以爲故嘗再烝以明瀆禮事天以實不以文故書再雩以明失德矣若以災餘而議嘗又何責哉

或問郊禘王者之大祭社乃稷之類嘗則四時之祭之一也而中庸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社嘗與郊禘並言魯頌閟宮亦以嘗經郊禘言之明堂位又言成王賜魯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也其以嘗配禘以社配郊之義何也曰是未

可以文害詞也嘗時祭之一中庸集註謂四時皆祭舉其一耳此善釋經傳者也其經傳多舉嘗以約時祭而因與禘並言者四時之祭春祭物全未成故王侯皆禴而不祫夏物浸成故王祫侯則一年祫一年犆也王秋以後物大成則王侯皆祫矣其稱爲大嘗者蓋其時物新禮畦而王朝之嘗其禮又當視侯國而隆故謂之大而重之歟社爲諸侯以下所通行之禮亦非郊比而與郊並以重祭言者王大社之禮亦當隆于諸侯也中庸郊社禘嘗並言意當以此皆謂社嘗與郊禘等大而一視之也則惑甚矣或曰王制郊特牲祭義皆言又謂禘亦時祭或言春禴而夏禘或言春禘而秋嘗何也曰是漢記之惑也當時記禮之家初起于焚書之後未能深識經意或以嘗並于禘而謂嘗亦大祭或以禘並于嘗而謂禘亦時祭其說遂紛夫謂嘗亦大祭如明堂位之說雖于禮不甚悖而義猶未甚害其謂禘亦時祭則失禮害義而聖人之大經大法遂漸以滅矣雖鄭孔諸家覺其難通而或以爲殷禮或又以爲夏禮要皆附會而曲爲之辭溯自虞夏商周歷代相傳郊禘皆爲大祭必無大祭以禘名時祭亦以禘名而混然絕無區分之理況四代郊禘祖宗之爲大祭今家語孔聖與卜商問答及國語所載具有可據而所謂春禴秋嘗與春禴夏禘者祇出于秦火後諸儒揣合之言其不可以僞說

而瘵經義也亦明矣幸潛心經學如趙氏汸三山李氏汪氏諸儒始發漢儒受病之本由于誤解春秋之文其言曰凡記稱禘爲春之時祭又爲夏之時祭者乃誤以春秋所譏之變禮目爲正禮而因以其所載春夏之二禘目爲春夏之時禘以當之也彼見春秋但紀嘗烝初不及春夏之祠禴而適見經所書二禘之在春夏又不知其爲變禮也其或以爲春祭或以爲夏祭宜其雜出而不倫矣自諸家既發其病聖人之經制庶可復見而或不加討究猶因襲漢記及鄭孔諸說則于經義豈不愈其滋惑耶今趙李汪氏諸說備見于崑山經解及春秋集傳大全諸書學者幸詳之可乎

○凡書告朔類二條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十六年五月公四不視朔

右書告朔類二條按嘗烝之屬爲時祭告朔乃月祭之意也或曰告月或曰視朔告即視也月亦謂朔也閏月疑于無月故以月言之

告朔者于其月之朔請一月之事于祖廟而行之乃以每月

之朔日言非以每月之節氣言也曆法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而節氣浮於其數爲氣盈月朔歉于其數爲朔虛乃越三年而置閏以齊之故以節氣言閏月初無節氣而皆各歸于上下之月以朔言則閏月有朔日即有節氣而必于其月之朔請行之矣故閏月不告朔爲非禮書猶朝猶不去餼羊之意也

○特書作主類一條

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右書作主特文一條禮祔而作主僖公卒至是二十有五月矣書慢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虞卒哭而祔

○凡書樂舞類二類三條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右書考宮獻羽類一條初獻六羽是也而獻六羽于仲子之宮則非矣惡不嫌同辭餘詳書初類

宣八年六月仲遂卒猶繹萬入去籥

昭十二年二月 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右書卿卒去樂二條卿卒不繹去籥猶萬而廢章也卿當事而卒萬入去樂卒事禮也條見書卒類

○特書歸脤類一條

定十四年秋 天王使石尙來歸脤

右特書歸脤類一條經例不合禮則書歸脤禮也見于周禮大宗伯者是也何以書以侯不尊禮于王而王致禮于侯知其非禮也或事在言中或事在言外故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凡書宮廟類三類六條

隱五年九月 考仲子之宮

成六年二月 辛巳立武宮

定元年九月 立煬宮

右書立宮類三條考之言成猶立也方立曰立已成而落之曰考書考者不宜考立者不宜立也禮妾祔于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而祔故仲子無宮之可考禮宮廟卽遠有退而無進故武公煬公無宮之可立

莊二十三年秋 丹桓宮楹

二十四年春 刻桓宮桷

右書丹刻類二條書丹且刻者不宜丹不宜刻也淸廟茅屋大路越席昭其儉也是也況爲夫人而以夸齊人乎況與仇爲婚而又以夸之乎

文十三年七月 世室屋壞

右特書屋壞類一條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魯公何以曰世室世世以之也仲子之宮不宜考而考煬宮武宮不宜立而立世室不宜壞而壞立之非也況壞之乎自義率祖等而下之至于禰而文公于僖公則綴作主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而文公於魯公則世室壞非仁人孝子之所忍出已君子以文公爲已偷矣

終

春秋事義愼考卷六目錄考中三

●賦稅考二則

特書稅畝類

特書田賦類

●工役考六則

凡書立宮類

凡書城類

凡書築類

凡書新類

特書浚類

凡書毀壞類

●軍旅考四則

凡書作舍類

特書大閱治兵各類

特書棄師類

●蒐狩考二則

凡書蒐類

凡書狩類

●刑名考一則

特書肆類

春秋事義慎考卷六　　吳兆錫著　男允重鳴墀校

● 賦稅考二則

○ 特書稅畝類

宣十五年秋初稅畝

右特書稅畝類一條。

○ 特書用賦類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右特書用賦類一條。以上二類共二條。按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初稅畝則什而二矣。用田賦，則所謂二猶不足而訪于有若者也。然用田賦一條，諸說或指兵賦而言，或指財賦而言，何也？考經例對文粟米布縷謂之稅，士卒車乘謂之賦，散文通謂之賦。諸家多以用田賦爲卒乘之賦，惟胡傳以爲財賦之賦，是也。考左

傳云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于孔子。孔子語曰：如度于禮，則以丘足矣。據此田賦根丘乘而言，似應指兵賦，不指財賦。顧氏云：田賦謂家賦一人，如管子內政之法也。賈氏又云：用田賦者，使一井之人出一丘十六井戎馬一匹牛三頭之賦也。二說雖互異，而其指兵賦亦一也。然歷參魯故，諸家殆未達孔子以丘足矣之義，且亦未明管子內政與周禮大司馬職之本末也。按魯政賦之制，自初稅畝而作丘甲，作三軍，舍中軍，而用田賦，凡五條。然其作三軍、舍三軍二條，皆病乎上，而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三條，皆病乎下。孔子語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乎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若蓋本其不病民者正言之也。而因語之曰：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者，蓋因其病民者婉言之。夫亦之爲言，承魯先公丘甲之變制而言，非本周先王丘乘之成制而言。緣丘甲田賦二者皆病民之制，每變而甚，故雖一言丘賦，一言財賦，而義自相承也。況財賦亦爲軍國之用乎？其所以必指財賦而不指車乘者，論語哀公之問有若，既主于加賦以足用，孔子之警冉求，亦責其爲季氏聚歛，而國語又有歲收稷禾缶米不是過也之文，此不得指田賦爲車乘明矣。其尤不得指以丘足矣爲先王之成制者，丘乘之制，丘出馬一匹、牛三頭，步卒二十五人，四丘爲甸，出兵車一乘，重車一乘，甲士三人，兵車駕馬四匹，用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重車駕牛十二頭，用步卒二十五人。此其制同見于司馬法，發于孫子註、于魏武杜牧，對于李靖，而朱子尤善其爲分數明者也。但前此成公既壞其制，而增其三之一矣。至此又欲于丘甲之外增用田賦，則孔子所稱度于禮，則以丘亦足，不度于禮，即以田賦又未足者，乃指先公之變制兩兩相承，初不得誤解爲先王之定制也。至賈氏謂丘出甸賦，則謬尤甚。周禮軍制，王畿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井八家，共五百十二萬家，家出一人，共五百十二萬人，可作五百餘軍。而軍制推六鄉六遂爲軍，每鄉若遂各一軍，計十二軍。而鄉遂外甸稍縣都之軍不在其數。至其用之，則十二軍之中又惟六軍也。五等諸侯之軍遞若，據周禮，公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伯三百，子二百，男百。軍制[illegible]侯國三卿三遂惟六軍，其用之又惟三軍也。先王不盡民力之意如此。管子內政，大約因周禮而小變之，其以比閭族黨州鄉、鄰里酇鄙縣遂之名，一易而爲軌里連鄉之號，務與丘乘相參。今成公以先王之四丘出甲士三人者，而爲丘出一甲士，則已增其三之一矣。而賈氏乃謂一丘而出四丘爲甸甲士三人之制，是乃四倍于昔也。其不根不亦甚哉。

● 工役考六則

○ 凡書立宮類二條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定元年九月○○立煬宮

右書立宮類二條，互見祀典。按二條互見祀典者，言其禮制之合與不合；立而見工役者，乃言興作之得已與不得已。禮制合則爲不得已，無譏可也；否則得已而不已，而禮典民力胥傷矣。故兩存之。凡互見者放此。

○ 凡書城類計二類二十條

隱七年夏城中丘　九年夏城郎

桓五年夏城祝丘　十六年冬城向

莊二十九年冬 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 城小穀

文七年三月 城郚

宣八年冬 城平陽

成四年冬 城鄆　九年冬 城中城

襄七年四月 城費　十二年冬 冬城防　十九年冬 城西郛

城武城

定六年冬 城中城　十四年冬 城莒父及霄　十五年冬 城漆

哀五年春 城毗

右城內城不書主名類十七條內中城二條西郛一條爲國之城郭餘皆邑也

文十二年十二月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襄十五年夏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哀三年五月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右城內城書卿帥師類三條

以上二類二十條皆內之國邑皆書之者重役也惟內書外不書別內外也城外惟公役書私役不書別公私也凡工功大曰城小曰築內城書卿帥師者三條監尊役衆大之也餘不書卿帥師者十七條蓋卑者監之所謂微者姓名不見于春秋也凡城功視築大矣大之中亦別大小也

僖二年正月 城楚丘

右城外城不書主名類一條

僖六年六月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右城外城列書諸師類一條

十四年春 諸侯城緣陵

右城外城凡書諸侯類一條

襄二年冬 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遂城虎牢

二十九年五月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昭三十二年冬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右城王城及外城列書大夫類三條

以上書城六條城外城若王城所謂公役則書若其私役則不書也或列序或凡或不序不凡何也凡經例列書者美之凡書者次之沒書者爲下今列書三條豈皆可美不列書三條顧獨失耶蓋不列書三條美其公而微惜其以諸侯尊王事也列書二條或責其私或美其公而深痛其以大夫專國政也春秋別嫌明微之書也失微者以微文微示之失顯者但列書大夫不待貶而見矣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凡書築類 計四類八條

莊元年秋 築王姬之館于外

右書築館類一條蓋因爲王姬主婚而築也互見大婚

二十八年冬 築郿

右書築邑類一條猶城類也但分大小耳書非譏其不宜築有其所以不宜築者耳義見下新延廄

三十一年春 築臺于郎

夏 築臺于薛

秋 築臺于秦

右書築臺類三條，蓋為遊觀而築也。

成十八年秋 築鹿囿

昭九年冬 築郎囿

定十三年夏 築蛇淵囿

右書築囿類三條，猶築臺之意也。築臺囿見于工役考者，以勞民力也；別見遊觀考者，則以蕩君心也，互參之可見。

以上凡築共八條。其書築何也？古者城築之屬皆築土為之，後始易以甃甓。斯干詩盛美宮室，不過築土為宮而已。故凡宮室之屬謂之土木之功，而木又以土築之，故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也。城邑之屬其功大，故曰城；而臺館囿之屬其功小，故曰築。郿邑也，而亦曰築，蓋亦非凡邑書城者比矣。

○特書浚類一條

莊九年冬 浚洙

右特書浚類一條，傳謂畏齊而浚之以自固也。

○凡書新類計二類三條

莊二十九年春 新延廄

右書新類一條。凡作宮室合禮則不書。禮：君子作宮室，宗廟為先，廄庫次之，宮室又次之。廄當新者也，況又夏正之農隙乎，則何以書也？因年饑于國役，是謂非時。蓋承二十八年冬書築郿，繼書大無麥禾，今又書新廄，而為義耳。故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僖二十年春 新作南門

定二年十月 新作雉門及兩觀

右書新作類二條。凡新者，有故也。但言新者，因其故而修之；又言作者，去其故而創之也。南門去其舊，而雉門兩觀亦已毀矣，故皆言新作也。○以上書新也，凡三條。

凡上書城築浚新之屬，凡三十八條，而書之義有三：城築囿邑及浚洙之屬，有作必書，蓋聖人之視大工大役為已重矣，雖合時與制皆書也，一也。其餘合時制則不書，新延廄不可謂非制，然因年而饑之，猶農時而奪之，書者書其違時，雖合制猶書也，又一也。其作門觀作臺榭之屬，只違制書，合制則不書，故如書御廩災、西宮災、世室屋壞、亳社災之屬，其為之也皆不書；又如僖公作泮宮、閟宮之屬，春秋皆不書。凡書者書其違制，雖合時亦猶書也，又一也。

傳曰城築之屬皆君命，有作必書，所謂君舉必書也。隱元年四月費伯帥師城郎，其十月新作南門，經不書，皆非君命也。今按傳說非也。大夫無君命而帥師城都邑，且作門闕，何於如門興臣擅政不由君命也，則魯三家起自桓僖，以役又數傳而推國擅政，隱之世尚未起也。且使無君命而不書，則宜成而後六公之世無君命者必較多，皆不書可矣，而書者何較多乎？蓋春秋之初，文逸者亦多矣，所謂所傳聞又異詞也。

凡役經書首夏者四，月者凡八，于夏正為二月；書五月者三，于夏正為三月，此皆春耕時也。書六月者三，書首秋者七月者凡四，書八月者二，于夏正為四月五六月，此皆夏耘時也。書九月者一，書首冬者十五，于夏正為七月八月，此皆秋收時也，違時不待言矣。至書首春者正月者凡八，于夏正為十一月；書二月者二，于夏正為十二月，此冬令農隙之時，乃所謂使民以時者，而亦書之，所謂大工大役雖合時制猶書也，況非制者乎。

○凡書毀墮類計二類二條

文十六年八月 毀泉臺

右書毀臺類一條。

定十二年夏 叔孫州仇帥師墮費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右書墮都類二條。墮猶毀也，毀易而墮難。以上毀墮凡三條。今按臺毀之斯已耳，三都不易墮，故帥師墮之，而成且圍之不克也。二者雖非興作比，然亦工役為之也，故類及之。

其毀之何也？毀者，傳謂有蛇自泉宮出，如先君之數，未幾穆姜薨，而乃毀之也。墮則以都城非制而墮之耳。毀臺以惑邪書，墮都以復正書。

●蒐狩考 二則

○凡書蒐類計二類五條

昭八年秋　蒐于紅

右書蒐于某類一條

十一年五月　大蒐于比蒲

二十二年春　大蒐于昌間

定十三年夏　大蒐于比蒲

十四年秋　大蒐于比蒲

右書大蒐于某類四條

以上書蒐五條義見下

○凡書狩類計三類四條

桓四年正月　公狩于郎

莊四年冬　公及齊人狩于禚

右書公狩于某類并公及某狩于某類各一條

僖二十八年冬　天王狩于河陽

右書王狩于某類一條

哀十四年春　西狩獲麟互見災祥

右但書狩獲不書某狩于某類一條。以上書狩四條

凡上書蒐狩總九條而焚咸丘見遊觀之文者不與焉按周禮左氏皆稱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今春夏秋冬皆書蒐狩而苗獮不見何也散文則通也全經惟書九條何經例常不書非常則書也九條之為非常何也凡四時之田以禮舉以時舉以地舉其為之也以君舉大者以王舉夫以禮舉則若焚咸丘見遊觀之文者為非常而時田之蒐狩固為常矣而以地舉則若西狩于大野之不書地為常而書郎禚河陽比蒲昌間皆非常也以時舉則若桓四年之正月及哀十四年之首春為夏正之仲冬定十四年之首夏為夏正之仲春皆

宜蒐狩而為常而餘又皆非常也至以君舉則若桓四年正月書公為常而不書公謂之無君以王舉則若蒐不書大為常而書大蒐謂之無王凡皆非常也以數者推之則各條一所書有一貶有再貶有三貶有四貶狩郎非地西狩無君各一貶也禚與河陽非地且非時再貶也紅非地非時且無君三貶也昌間及三比蒲非地非時不但無君甚而無王四貶也況禚與河陽已再貶而禚又以忘父貶河陽又以名王貶乎況比蒲已四貶而十一年之比蒲又以忘小君之喪貶乎況西狩自無君以外雖無所貶而獲麟又為非常之大者乎紅之蒐傳言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可謂大矣然經不書大蒐者猶未如其後之大蒐無君甚且無王而猶未滅也大蒐為無君何也按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郊猶鄉也一鄉萬二千五百家一遂之數亦如之是三鄉三遂之數共七萬五千家也司徒之職家可用者三人或二人而軍制每家用一人以其餘為羨凡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之數如其一鄉之家之數三鄉三遂凡七萬五千人為六軍而征伐之用則惟以三軍是三軍之數其三萬七千五百人也軍乘之制每兵車一乘甲徒共七十五人副以輜車一乘徒二十五人凡三鄉三遂七萬五千人車乘之數其七百五十乘而征伐之用既惟以三萬七千五百人是三軍車乘之數凡三百七十五乘也其田與追胥竭作凡三郊三遂之正羨皆出其十五萬人是旬乘之數凡一千五百乘也旬有一千五百乘君用之則大而不嫌其大臣用之則大而不堪其大矣故紅之蒐革車千乘其意幾不知有君而猶不以大書書大蒐則凡其所增而繼作者必用之而其意全不知有君矣故曰無君也其甚且無王又何也以大夫而擅諸侯之軍賦謂之無君以大夫而干天子之軍禮謂之無王桓六年書大閱是以諸侯而用王仲冬教大閱遂以狩之禮莊八年書治兵是以諸侯而用王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之禮至昭十一年以後遂書大蒐則又以大夫而用王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之制矣其軍賦專擅于諸侯而其軍禮僭干于天王故曰甚且無王也然則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稱邾子來會公經不書公大蒐而以罪大夫何也凡經不書公皆挾公而為之雖有君而無君也咸丘之焚疑亦近于周禮春蒐所謂火弊獻禽之意然經書焚而不書蒐者周之仲春為夏正之季冬非春蒐之時而其焚亦將獻以縱其欲非火弊獻禽之禮蓋制背而心滋慘矣故別列于遊觀之文

○軍旅考二則

○凡書作舍類 計二類三條

成 元年三月 作丘甲

襄 十一年正月 作三軍

右書作類二條

昭 五年正月 舍中軍

右書舍類一條

以上書作舍二類三條按凡書作者不宜作而作書舍者不宜舍也丘甲者司馬法四丘出甲之遺意而三軍亦大國三軍之定制也有廢斯作其不宜作何也司馬法四丘十六井出兵車一乘車有甲士三人每甲士其下有步卒二十四人凡七十五人其外又有將輜車者二十五人通兵車輜車凡百人而今兵車一乘以四甲分統百人其外別起將重車之人是增甲四之一也軍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凡七萬五千人諸侯大國三軍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以是爲差魯國三軍法當用三萬七千五百人閟宮

詩公徒三萬約之可見而傳稱公家之三軍三家分主之其屬於公者十二分之五則舊法亡矣故書作者不宜作者也作不宜作則舍可矣何以不宜舍有三軍乃有中軍傳稱舍中軍分軍爲四四分公室之民季氏擇取二孟仲各取一而納貢其所有于公于是公有貢無民公室益卑而權盡歸于三家矣故書舍者不宜舍也

○特書大閱治兵類 計二類二條

桓 六年八月 壬午大閱 經無所連傳謂懼鄭忽畏齊人而大閱也

右特書大閱類一條

莊 八年正月 甲午治兵 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而因治兵也及齊圍郕郕降齊師還

右特書治兵類一條

○特書棄師類一條

閔 二年 鄭棄其師

右特書棄師類一條

以上閱治棄師三類三條按蒐狩之屬亦練閱之意而此別各大閱治兵者因蒐狩之屬而行之爲蒐狩之屬不因蒐狩之屬而行之爲閱治也周禮秋教治兵以獮冬教大閱以狩是治兵之于獮大閱之于狩二而一者也然所獮狩自有治兵大閱而稱治兵大閱則不非獮狩獮狩有定時大閱治兵無定時而其禮乃一而二矣故別各大閱治兵也

書大閱治兵明非所練閱而練閱之也凡師先事而習之謂之豫非事而申之謂之黷不習而臨之謂之慢數習而狎之謂之瀆桓六年無事而大閱瀆乎黷也莊八年因俟陳蔡同齊圍郕而治兵雖謂之時可矣其譏者春秋無義戰雖時亦譏也若閔二年鄭棄其師則河上之逍遙師潰而歸而非不勝言矣

或問諸家多言經書春夏秋冬爲書時之例而凡田狩與興作之屬皆例書時也子何不從之乎曰春秋凡書春夏秋冬皆謂其首時以其下無書仲月季月而更不書孟月者考之既足以確見其爲首時矣若以田獵興作言則尤足以見書時之爲首時而稱爲例書時者之謬也夫所謂書時者非謂事以月繫而設以時書之蓋亦謂事以時繫而因以時書之也故蘇氏之言曰事成于日者書日成于月者書月成于時

者書時書時若蒐狩城築之類是也然今即其說以推春秋書田獵之屬十條書興作之屬四十一條以其文考之田獵十條中之書時者七書月者三興作四十一條之書時者三十有二書月者九是固不專書時而知强分書月書時爲二例者之意而況據稱蒐狩城築皆以時舉其傳王政之乎而失聖經之正也又不勝言乎按周禮冬官之言城築者雖亡大司馬之言蒐狩者猶具而凡其賦役之可考者大司徒職而外尤莫詳于均人均人之職掌均地政地守地職及均人民之力政其制一歲之隙有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而凶年則無征旬下日也通一冬計之雖上年不過用二十九日況中年無年乎而鄭注猶以冬用二十九日爲太多故讀旬爲均謂均用民三日也師古謂十日曰旬滿歲亦曰旬滿一歲而止用三日與鄭注意亦略同此蓋皆本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說而其視周禮亦彌簡矣漢儒成王制即未詳周禮之本末然以周禮旬用三日二日一日之制而至謂事成于時歷三月而爲之此復何制也而顧率槩之乎且其蔽抑有不止此者城築之役用民于冬乃一歲之隙也蒐苗獮狩則春夏秋冬皆用之乃四時之隙也用民于終一歲之隙即歲晩務間用以二十九日更番輪轉歷三月而成于時猶或可通若蒐狩之屬用民丁每一時

之隙必用功有暇而乃用之其日勢不得多凡司徒之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餘民為羨而田狩則正與羨皆行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也則其用又非更番輪轉可歷三月行之亦明矣故大司馬之職春教振旅遂以蒐火弊獻禽而祭社夏教茇舍遂以苗車弊獻禽而享礿秋教治兵遂以獮羅弊獻禽而祭祊冬教大閱遂以狩徒弊獻禽而享烝比雖以淹歷旬日且不可況歷三月而成之乎由二者以推其為文義之害猶小而其為政教之害彌大且荊公率解周禮以誤宋而此直率解春秋以誤天下後世也故愚深懼而慎辨之如此學者幸詳之

● 刑名考一則

○ 特書肆類一條

莊二十二年肆大眚

右書肆特文一條按肆之言縱猶赦也易解象曰先王以赦罪宥過小過則赦肆大眚則甚矣刑名考祇列此一條何也蓋止此一條也考全經凡內大夫公子書刺外大夫公子書殺書放皆見刑殺之失其平而聖人刑賞忠厚之至意于此亦可想見矣緣其文與獄殺之屬相連故特列此一條于右因出以知入緣縱以知收而刺殺放置之屬參觀而考之其可也

又按魯政之建置始于宣公之初稅畝終于襄公之用田賦而其間成襄昭之世作丘甲未已作三軍繼之舍三軍又繼之若其大閱治兵蒐狩之屬則又自桓莊迄昭定紛紛多故與會盟征伐之屬相繼末已蓋民生亦孔棘矣若此肆大眚者其與幾以寬大齊其繁苛而寧人息事之一機與而聖經乃與諸弊政連類而並書之者何也蓋初稅畝用田賦與夫作丘甲舍中軍一切之弊政深背乎仁之實固非仁也若此肆大眚無故之小惠假乎仁之名亦非仁也初稅畝用田賦則司徒之安邦國者傷作丘甲作三軍舍三軍則司馬之平邦國者亂肆大眚則司寇之刑邦國者壞非暴虐而失之過卽縱弛而失之不及故先王之政中為之制

春秋事義慎考卷七目錄四 考中

● 朝聘之屬考四則

凡書朝類

凡書聘類

凡書來類 按外君大夫書來亦來朝來聘之意也內女書來謂來寧也所以書來者不同而書來同故附焉

凡書如類 按內君大夫書如某國皆如朝如聘也內夫人內女書如某國及如師非如朝與聘也所以書如者不同而書如同亦附焉其君大夫書如某國不至而復者別見歸入之屬

● 會盟之屬考十則

凡書會總文并各類

凡書遇各類

凡書不會類

特書享類

凡書盟總文并各類

凡書不盟類

特書乞盟類

特書胥命類

凡書平類

特書成類

春秋事義愼考卷七　　姜兆錫著　男介貢鳴道校

● 朝聘之屬考　五則

凡內外君書朝類　計七類三十七條

僖二十八年五月　癸丑公朝于王所

冬　壬申公朝于王所

右朝王類二條按經例外朝王不書魯朝王則書之魯朝王凡三條其成十三年朝王一條但書公如京師而此二條則書公朝于王所何也凡來朝聘于魯皆正書曰來朝來聘而魯朝聘于王與諸侯皆但書曰如京師與如某國此國史所以別內外也此二條不書公如京師而書朝于王所者其時王不在京師而在踐土與河陽也五月書朝于王所者謂朝于踐土其冬書朝于王所者謂朝于河陽夫書公如京師則不言朝王而朝王可知矣若書公如踐土公如河陽則其爲朝王也孰從而知之哉故二條獨書朝于王所也

凡朝聘皆不書日者朝聘常禮不必書日雖朝王亦然也獨此二條則書日者天王非時巡以朝非時會以討而不在京師則所非其所矣諸侯非朝于京師非朝于方嶽而朝于王所即朝非所朝矣故日之也

桓二年正月　滕子來朝　　七月　紀侯來朝　紀侯舊誤杞侯下同

六年冬　紀侯來朝

莊二十七年冬　杞伯來朝

僖七年夏　小邾子來朝　　二十年夏　郜子來朝　　二十七年春　杞子來朝　　秋　滕子來朝

文十一年秋　曹伯來朝　　十二年正月　杞伯來朝

十五年夏　曹伯來朝

成四年三月　杞伯來朝　　六年六月　邾子來朝　　七年五月　曹伯來朝

十八年秋　杞伯來朝　　八月　邾子來朝

襄元年九月　邾子來朝　　六年秋　滕子來朝　　七年春　郯子來朝

四月　小邾子來朝　小邾即郳改稱　　二十一年十月　曹伯來朝　　二十八年夏　邾子來朝

昭三年秋　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春　小邾子來朝　　秋　郯子來朝

定十五年正月　邾子來朝

哀二年四月　滕子來朝

右書來朝類二十六條

隱十一年春　滕侯薛侯來朝

桓十五年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右偕來朝類二條說見下

桓七年夏　穀伯綏來朝　　滕侯吾離來朝

莊五年秋　郳黎來來朝

右來朝稱名類三條

以上書來朝之類三十二條按經例春秋外諸侯相朝不書諸侯朝魯及魯朝諸侯則書之魯朝諸侯止書如某國而諸侯來朝則正書來朝者國史以別內外也諸侯來朝皆特書朝而滕薛來朝連書邾牟葛來朝連書者譏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譏附也朝皆書爵穀侯鄧侯兼書名邾牟葛又皆書人者春秋討亂賊之黨貶之也郳黎來亦書名者夷狄之附庸例書名也後則且進爵爲子改號小邾矣滕侯或稱子杞侯稱伯又稱子皆時王所黜陟也

桓九年冬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僖十四年夏　季姬使鄫子來朝

右書使來朝類二條

僖五年春　杞伯姬來朝其子

右書來朝其子類一條

以上使來朝之類三條　凡諸侯朝于我曰來朝大夫聘于我曰使來聘此來朝而曰使何也禮之變也以父使子變而正以妻使夫變而變矣來朝其子猶使世子來朝之類也使其世子來朝者命之來朝其子則率之矣率之非禮毋率之尤非禮也

莊二十三年夏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右特書朝公類一條凡朝于我皆書來朝此特書朝公而不書來朝者公會于穀而蕭叔朝公猶天王勞于踐土狩于河陽而公朝于王也

凡上書朝七類通計三十七條說見上

。凡王侯之臣書來聘類計四類三十九條

隱七年冬　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春　天王使南季來聘

桓四年夏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夏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八年春　天王使家父來聘

僖三十年冬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宣十年秋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右天王使其臣來聘類七條王國之臣來聘書使尊王命也

莊二十三年春　祭叔來聘

右王國之臣來聘不書使一條王國來聘何以不書使非王命使不以禮則其臣假王命而為使也故不書使也

隱七年夏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三年冬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莊二十五年春　陳侯使女叔來聘

僖三十三年二月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文四年秋　衛侯使甯俞來聘　九年冬　楚子使。椒來聘

十二年秋　秦伯使。術來聘

宣十年冬　齊侯使國佐來聘

成三年十二月　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四年春　宋公使華元來聘　十月　晉侯使士燮來聘

十一年三月　晉侯使郤犨來聘　十八年夏　晉侯使士匄來聘

襄元年冬　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五年夏　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七年十月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八年冬　晉侯使士匄來聘　十二年夏　晉侯使士魴來聘

十五年冬　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十六年夏　晉侯使荀吳來聘

二十七年春　齊侯使慶封來聘　二十九年五月　晉侯使士鞅來聘

吳子使。札來聘　三十年春　楚子使薳罷來聘

昭二年春　晉侯使韓起來聘　十二年夏　宋公使華定來聘

二十一年夏　晉侯使士鞅來聘

右諸侯使其臣來聘類三十條侯國之臣來聘書使亦尊君命也內吳秦楚使聘三條聘使書名不氏蕃服略之也若楚薳罷來聘則氏名備矣

莊二十三年夏　荊人來聘

右侯國之臣來聘不書使類一條諸侯之臣來聘何以不稱使非其君命使不以禮則亦其臣假君命而為聘也故亦不書使也成曰亦蕃服略之也

凡上書聘四類通計三十九條

。凡內外諸侯大夫書來類計三類六條

隱元年十二月　祭伯來

桓八年冬 祭公來

右內諸侯來朝若來使畧書來類二條說見下

桓六年正月 實來 州公失國因如曹而來魯也

僖二十九年春 介葛盧來 冬 介葛盧來

襄十八年春 白狄來

右諸侯來朝畧書來類六條按來朝不書朝不成朝也不成朝之義有三焉祭伯祭公來其情私也實來其勢逼也介白狄來其俗鄙也

閔元年冬 齊仲孫來

右大夫來使畧書來類一條按來使不書使不成使也不成使之義其情詐也

○凡內女外大夫書來類二條

莊二十八年冬 杞伯姬來

宣五年冬 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右內女來寧外大夫同內女來見書來類二條按內女來寧例書來高固及子叔姬來舊謂來反馬其禮失而畧之也此雖非外君臣來朝來聘之比而亦來自國以外故因附焉

凡上書來四類通計九條

○凡內外君大夫書如某國類計六類八十八條

成十三年三月 公如京師

右公朝王書如京師類一條按公朝鄰國二十五條而朝王惟一條無王也況又實非朝王而因伐秦朝之乎無王甚矣

僖十年正月 公如齊 十五年正月 公如齊 三十三年十月 公如齊

文三年冬 公如晉 十三年冬 公如晉五會

宣四年秋 公如齊 五年春 公如齊 九年正月 公如齊

十年春 公如齊 四月 公如齊

成三年夏 公如晉 四年四月 公如晉 十年七月 公如晉

十八年正月 公如晉

襄三年春 公如晉 四年冬 公如晉 八年正月 公如晉

十二年冬 公如晉 二十一年正月 公如晉 二十八年十一月 公如楚

昭五年正月 公如晉 七年三月 公如楚 十五年冬 公如晉

二十八年春 公如齊 冬 公如齊

右公朝鄰國書如某國類二十五條外公如乃復類六條未成朝又如某納幣如某逆女共二條見大昏如某觀如某次于某二條見居在並不在公如朝之列。公如朝二十五條而如晉十三條如齊十條如楚二條槩不如他國何也魯介齊晉楚三大國之間而五伯又桓文爲盛也先後皆如齊而中多如晉又何也春秋自齊桓倡伯其後晉文繼之歷襄靈成景悼平遂爲盟主而齊後無有也中間晉楚狎主夏盟魯亦從楚而猶未敢畔晉惟其後晉伯已衰諸侯解體魯乃朝齊而不朝晉耳大夫出聘亦畧如之嗚呼觀于斯而春秋之變亦畧可覩矣

桓五年夏 齊侯鄭伯如紀 冬 州公如曹

右外諸侯相朝書如某國類二條按外諸侯相朝不書書州公如曹爲下文實來書所謂錄其本末之文也如曹因來魯相朝不成朝亦猶紀侯書大去之意乎故不書朝也齊鄭如紀相朝其書未詳或曰其書亦爲二國假朝以謀紀書之也然則亦錄其本末之文耳

僖三十年冬 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文元年夏 叔孫得臣如京師

宣九年夏 仲孫蔑如京師

襄二十四年冬 叔孫豹如京師

右大夫聘王者如京師類四條外公孫敖如京師聘未至而復一條見歸入之文又叔孫得臣叔鞅如京師會葬二條見喪紀之文並不在大夫如聘王朝之列按內大夫聘諸侯凡十六條而聘王惟四條亦明無王也况王來聘實七條乎

莊二十五年冬 公子友如陳　三十二年冬 公子慶父如齊

僖五年夏 公孫茲如牟　七年七月 公子友如齊

十年冬 公子友如齊　二十八年秋 公子遂如齊

三十年冬 公子遂如晉如京師遂如晉也　三十三年春 公子遂如晉

文元年十月 公孫敖如齊　五年夏 公孫敖如晉

六年夏 季孫行父如陳　秋 季孫行父如晉

十一年秋 公子遂如宋　十四年冬 單伯如齊

十五年春 季孫行父如晉　秋 季孫行父如晉

十七年冬 公子遂如齊　十月 季孫行父如齊

宣元年夏 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如齊

十年秋 季孫行父如齊　冬 公孫歸父如齊

十六年八月 公孫歸父如晉

成五年正月 仲孫蔑如宋　六年六月 公孫嬰齊如晉

冬 季孫行父如晉　八年春 公孫嬰齊如莒

十一年夏 季孫行父如晉　秋 叔孫僑如如齊

襄二年七月 叔孫豹如宋　四年夏 叔孫豹如晉

六年冬 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七年秋 季孫宿如衛　九年夏 季孫宿如晉

十六年冬 叔孫豹如晉　十九年春 季孫宿如晉

二十年秋 叔老如齊　冬 季孫宿如宋

二十四年春 叔孫豹如晉　二十八年秋 仲孫羯如晉

二十九年冬 仲孫羯如晉

昭二年夏 叔弓如晉　冬 季孫宿如晉

六年夏 季孫宿如晉　冬 叔弓如楚

八年四月 叔弓如晉　九年秋 仲孫貜如齊

二十三年正月 叔孫舍如晉　二十五年春 叔孫舍如宋

定十年冬 叔孫州仇如齊

哀五年冬 叔還如齊

右大夫聘書如某國類五十二條

文十八年秋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定六年夏 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右二卿同聘書如某國二條

以上二類五十四條計如齊十八條如晉二十四條如宋五條如陳二條如楚如衛如邾如莒如牟各一條外如齊聘乃復類一條見歸入之文又如某納幣一條如某逆方二條如某致女一條如某會葬六條如某乞師一條如某涖盟四條各見納幣逆女致女會葬乞師涖盟之文並不在大夫如聘之列

卿如聘非公如朝比也然亦齊晉為多者亦五伯桓文為盛故也聘宋多而聘楚少者宋王者之後又密邇婚姻之國故通聘多楚雖長而朝然非心悅誠服也故通聘少矣餘皆小國來朝若聘一答之耳

禮大聘使卿大夫介小聘使大夫士介聘書使不書介禮也兩卿並使于是乎兩使並書所以譏禮之變

襄五年夏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右大夫及外世子朝聘鄰國書如某國類一條按鄫世子如晉亦外相朝之意也外相朝例不書以與內大夫皆故與內聘連書也鄫世子而與內大夫偕且列于內大夫之下者傳謂屬鄫于魯故也而春秋之世變亦可覩矣

凡外諸侯書如亦朝也外大夫書如亦聘也然而僖二十八年五月諸侯盟于踐土陳侯如會襄七年十二月諸侯會于鄬鄭伯如會則非朝也又襄三年六月諸侯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則非聘也故並見于書會之文而不在如聘如朝之列

凡上書如六類通計八十八條

。凡內夫人書如某國類 計三類六條

桓十八年春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右公與夫人書如某類一條

莊五年夏 夫人姜氏如齊師　十五年夏 夫人姜氏如齊

十九年秋 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春 夫人姜氏如莒

文九年春 夫人姜氏如齊至

右夫人如某師類一條及如某國類四條以上三類六條按桓莊之世五條爲桓夫人文姜而文之世一條爲文夫人出姜桓夫人初非守正之出姜比而經書如文相似者凡爲淫奔諱也然禮父母沒無歸寧之理其他又無出境之義六書如之文獨文夫人以守正書至而桓夫人無書也則貶見其中而經之諱而不匿者在是矣

凡此桓夫人書如之文皆與朝聘書如及凡書如者無與也然而亦書如者蓋探其時萬萬無可爲之詞不得已而姑以如書之與觀此則聖人當日一書于册而筆代暴誅之義隱然結于悲痛嗟悼之餘者亦不待貶而見其他書孫書會之屬義並如之文姜一條獨書至義詳書至之文

凡上書如十類九十四條說見上

●會盟之屬考 十二則

。凡書會總文并各類 計十四類 九十二條

隱二 潛　九 防　十 中丘　十一 時來

桓元 垂　二 稷　鄧　三 嬴　郕　讙

六 郕　十 桃丘 弗遇　十一 夫鍾　闞　十二 虛　龜

武父　十四 曹　十五 艾　十六 曹　十八 濼

莊二 禚 夫人　七 防 夫人　穀 夫人　十三 北杏　十四 鄄　十五 鄄

二十七 洮　城濮

僖元 檉　三 陽穀　五 首止　九 葵丘　十一 陽穀　十三 鹹

十六 淮　十七 卞 夫人　二十 邢　二十一 鹿上　盂　二十八 溫

文元 戚　十一 承筐　十三 沓 朝　棐 朝　十七 扈

宣元 平州　七 黑壤　九 扈　十一 欑函　十四 穀　十五 宋

無婁

成二 蜀　五 穀　十二 瑣澤　十五 鍾離　十六 沙隨

襄二 戚　戚　五 善道　戚　七 鄬　八 邢丘

十 柤　十一 蕭魚　十四 向　戚　二十一 商任　二十二 沙隨

二十五 夷儀　二十六 澶淵　二十七 宋　三十 澶淵

昭元 虢　四 申　九 陳　十一 厥憖　十三 平丘　二十五 黃父

二十七 扈　三十一 適歷

定四 召陵　八 瓦　十 夾谷　安甫　十四 牽　比蒲 蒐

哀四 柤　七 鄫　十 橐皐　鄖　十三 黃池

右全經書會九十二條之總文也內正爲會而會者自隱二年會潛至哀十年會黃池是也非王爲會而會者凡因朝而

會因蒐而會因名而會及內女內夫人爲會是也而其間或
爲特會或爲參會今各詳分爲十有四類而發其義例于左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二月公會鄭伯于中丘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三年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九月公會齊侯于讙
六年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十一年九月公會宋公于夫鍾
十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二年八月公會宋公于虛
十二月公會宋公于龜
十四年正月公會鄭伯于杏
十五年五月公會齊侯于艾
十八年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如齊
莊二十七年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文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內大夫偕與外諸侯特會始此陽穀宋陳繼之
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內大夫與外大夫爲特會始此無婁穀柯繼之
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弗盟
宣元年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秋仲孫蔑會齊國高固于無婁
成二年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內嬰齊失楚也
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襄十九年八月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定八年夏公會齊侯于瓦至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至
右內特會類計內君爲會二十二條內大夫爲會七條凡二十九條

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柤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十二年五月公會吳于橐皋
右內特會類計內君爲殊會類二條內大夫爲殊會類一條凡四條
以上二類二十三條按特會者兩人爲會也內與外兩人爲會謂之內特會殊會與外兩人爲會則謂之外特會凡此皆正爲會也而其間自會防至會夾谷二十九條所書內君內大夫會列國君大夫于某皆列書內服之義若自會潛至會橐皋四條則殊書蕃服之義蓋文似同而義實不同今詳其義于後而舊蓋未之考矣凡此書內君與外爲會內大夫與外爲會而無內微者與外微者兩相爲會之文所謂微者盟會不見于春秋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十二月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右內特會類計內君如朝爲會二條

定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右內特會類計內君大蒐爲會一條
昭二十一年五月季孫意如如晉會晉荀躒于適歷
右內特會類計內大夫如名爲會一條
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右內特會類計公與內出嫁女爲會一條
莊二年十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僖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右內特會類計內夫人與外君爲會四條
以上五類九條因朝若蒐若名而爲會皆非正爲會也況內

女內夫人會非所會而洮[illegible]之會猶可言禚防穀之會更不可言乎然皆內與外兩相為[illegible]是亦內特會之意也凡此以上君為會大夫為會甚而[illegible]女內夫人為會而無內微者與外兩相為會之文所謂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也

桓二年七月 蔡侯鄭伯會于鄧

定十四年秋 齊侯宋公會于洮

右外特會類計外君為會二條

宣十一年秋 晉侯會狄于欑函

右外特會類計外君為狄會一條

以上二類三條皆外與外正相為會故謂之外特會也而會鄧會洮二條某君某君會于某此列書諸侯之義若會欑函一條不列書晉侯狄人會于某而書晉侯會狄于某此正殊會蕃服之義今亦詳于後而舊並未考矣凡此皆外君兩相會而無外大夫相會者其事闕也無外人兩相會者所謂微者盟會不見于春秋

桓二年三月 公會齊侯鄭伯于稷

十六年正月 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莊十四年冬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內大夫參會諸侯始此

僖元年八月 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于檉

九年夏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盟

十三年夏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六年十二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至

二十八年冬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成十二年夏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宣七年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至

襄二年七月 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 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五年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至

七年十二月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八年夏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十一年七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至

十六年三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至

二十一年十月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至

二十二年冬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至

二十四年八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至

二十五年[illegible]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至

二十六年夏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二十七年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

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昭元年正月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十一年秋 叔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十三年秋 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平丘

定十四年五月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至

哀十二年秋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右內參會類計內君為會二十一條內大夫為會七條凡二十八條

僖五年夏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成十五年十二月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內大夫與大夫專為會始此。二戚邢丘向宋虢厥憖繼之。

襄五年夏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蔑下疑脫會字

十年春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至

十四年正月 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哀十三年夏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至

右內參會類計內君為殊會三條內大夫為殊會三條凡六條

以上二類三十四條皆內與外二人以上為會故謂之內參會也而會稷至會鄖二十八條皆列書內君會某君某君于某無殊或列書內大夫會某大夫某大夫于某無殊若會首止至會黃池六條則書內君會某君某君之屬會某于某或書某大夫某大夫之屬會某于某蓋皆不列書內君若內大夫會某君某大夫于某而殊之矣凡此乃內參會之特例也諸內參會之外成公時公會伐鄭不書公至自伐鄭而書公至自會亦皆內參會總計凡三十五條皆內君與外為會內大夫與外為會而更無內微者與外微者相為會之文亦所謂微者盟會不見于春秋

按殊會類昔止稱內參會中殊會王世子于首止殊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凡四條今增內參會中會吳于善道黃池二條又增內特會中會戎于潛會吳于柤于鄫于橐皋四條於特會中會狄于欑函一條通計殊會凡十一何也曰義當增而增之也凡會無論特會參會並當列書其人而無殊文如特會當書某君某君會于某參會則當書某君某君等會于某是也其內特會所以書公會某君于某內參會所以書公會某君某君等于某者國史于內君不得倒稱魯侯以列序

其中故以公會某某為文使非國史固當以魯侯與某侯列而序之矣其書公及某某會于某亦猶書公會某某于某之義內大夫與會書會書及並如之若所謂殊會者于在會之衆其人有特尊或有特貶則不與等列而書特殊書而別之乃聖心禮以義起以謹上下之防正中外之紀而非國史之舊文所能與也如內會王世子不列書公及王世子諸侯會于首止而書公及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此條固尊王世子不得下與諸侯會而殊之也內各會吳不列書內君會某君某君于柤于黃池而殊書內君及外君會吳于柤于黃池之不列書內大夫會某大夫某大夫等于鍾離于善道于向而殊書內大夫會外大夫等會吳于鍾離于善道于向此五條凡皆外吳不得內與中國會而殊之也外會狄不列書晉侯狄人會于欑函而書晉侯會狄于欑函此條乃外狄不得與中國會而殊之也凡此以義推之固皆然惟內特會中公會戎于潛一條為春秋之始叔還會吳于柤公會吳于鄫于橐皋為春秋之終其與凡內君大夫會諸侯于某似無殊然以義推之則殊也使春秋非魯之國史則內特會中如公會齊侯于防當列書魯侯齊侯會于防如公會鄭伯于中丘當列書魯侯鄭伯會于中丘而為魯史則不得書公齊侯會于防而當書公會齊侯于防不得書公鄭伯會于中丘而當書

公會鄭伯于中丘是本當列書但以國史而別書公也至若公會戎于潛及會吳于鄫于槖皐之屬魯史固當以是文殊書即非魯史亦當以是文然書而並不得列書魯侯戎會于潛與列書魯侯吳會于鄫于槖皐此非以魯史殊書公而以藩國當書號而殊書戎與吳也事有同形而異情者此類是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莊十三年春 齊侯宋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莊十五年春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僖三年秋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僖二十一年秋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執宋公

文十七年六月 諸侯會于扈 傳稱晉宋衛蔡陳鄭曹許

襄三十年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 卿會不書諱之也

昭四年夏 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昭二十七年秋 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定十四年冬 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右外參會類計外諸侯等參會七條外大夫等參會一條外大夫參會諱書人一條凡九條按外大夫諱書人非所謂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也貶之故諱而書人澶淵之會凡在茲會者皆卿大夫書人以貶之者不幸災而能救災則善不討賊而惟救災則譏故春秋貶之也然則特會參會君大夫之中亦多有書人者何以不謂之諱書人與蓋無君大夫臨其間則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有君大夫臨之雖微者亦與會盟可矣此通例也而其間有人而直書人者此正文有稱大夫而諱書人者此又微文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凡上書會十四類通計九十二條

○凡書不會類三條

桓十年秋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成十六年秋 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襄七年十二月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 丙戌卒于鄵

右書不會類三條按往會而弗遇不見者權在人也往會未見而卒者則天也故不曰弗曰不而曰未矣若其時陳侯在會而逃蓋非弗遇未見之類而彼自外之者故別見書逃考又諸侯盟于踐土而陳侯如會弗及盟諸侯盟于雞澤而陳袁僑如會及盟雖及盟不及盟殊而其如會實如盟也俱別見書弗盟類

○凡書遇各類 計四類七條

隱四年夏 公及宋公遇于清

莊二十三年夏 公及齊侯遇于穀

莊三十年冬 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右內君特遇類三條

僖十四年六月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

右內女特遇類一條雖夫婦爲遇亦特遇之意也

隱八年春 宋公衛侯遇于垂

莊三十二年夏 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右外君特遇類二條

莊四年夏 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右外君參遇類一條

以上四類七條盟會禮繁而遇禮則少者有事爲期會故繁無心而覯遇故少礼卿大夫且不一見況微者乎內女亦有遇者情之不得已也其夫婦之道苦矣

以上通會遇二禮各條之文蓋詳今考其文會皆曰某某會于某遇亦皆曰某某遇于某是會遇同例也至內會遇之文

會曰公會某于某亦曰公及某會于某而遇初不曰公遇某于某皆曰公及某遇于某是會遇異例也所以者何會者爲期而以禮相會遇者不爲期而隨時以遇凡書某某會于某某某遇于某者交相會交相遇之詞也故爲期而禮會者可書曰某某會于某不爲期而時遇者亦可書曰某某遇于某故例從同也書某會某于某者我往相會之詞也故爲期而禮會者可書曰公會某于某若不爲期而時遇者不可書曰公遇某于某但可書曰公及某遇于某而已故例從異也然則書某會某于某者爲期而有心往會之詞若書公及某遇于某者不爲期而無心適遇之詞而二傳乃謂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是其義乃相左也豈聖經之本義哉

凡內會書公會某于某者其詞重內遇則書公及某遇于某者其詞輕會于禮重故重之而遇于禮輕故輕之也不特會與遇而已凡行盟禮而重之者皆書會某盟于某如公會齊侯盟于艾會鄭伯盟于武父之類是也行盟禮而輕之者但書及某盟于某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及戎盟于唐之類是也又非往盟而因朝聘以盟者皆書及某盟如公如晉及晉處父盟及晉侯盟之類諸國來聘及衛孫林父郤犨向戌盟之類是也他如公子結因媵而遂盟其書及亦如之若特書如某涖盟特書使某來盟則不書及某盟而猶會某盟之

例矣凡書會書及輕重之詞如此舊乃謂凡書會外爲主書及內爲志也何哉

內會皆書公會某于某而內遇皆書公及某遇于某惟僖五年內會一條則書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會王世子于首止何也此爲殊會王世子設也王世子義當殊會則其文不得如凡會列書公會諸侯王世子以失尊王之義亦不得如會吳連書公會諸侯會王世子以混外夷之義而書公諸侯會王世子文又不順也故變文書公及諸侯會王世子者所謂殊會以尊王之文也使此條非殊會王世子則必不書及書會矣內君大夫會伐皆書會亦重詞而內微者會伐皆書及亦輕詞若云書及皆內爲志也則豈君大夫會伐皆外爲主而微者會伐皆內爲志乎夫一書會書及也考之會與遇而義例見考之內會遇與外會遇而義例見考之參會與殊會而義例亦見考之凡朝聘會盟征伐而義例畢見故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又曰春秋化工也而學者顧可溺于胥誤而不之討乎

○特書享類一條

莊四年二月　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右特書享一條按周禮三享三食三燕享爲王侯朝會之禮今春秋傳之言享者非一而經槩不書享者盖食燕于朝享于廟經以爲常禮而不書也夾谷之會齊侯欲享定公而孔子以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辭之夫享之禮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故曰燕以示慈惠享以訓恭儉享乃至大禮也非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而淫亂如夫人者于郊野行之且即行之以佐其爲淫亂也何哉故聖人痛之而特爲書

○凡書盟總文并各類計十二類百有二條

隱元 蔑　宿　二 唐　密　三 石門　六 艾
八 瓦屋　浮來
桓元 越　二 唐　十一 惡曹　十二 曲池　穀丘
武父　十四 鄭來　十七 黃　趡
莊九 蔇　十六 幽　十九 陳媵　二十二 防　二十三 扈　二十七 幽

閔元 落姑　二 齊來
僖二 貫　三 涖齊　四 伐楚　五 首止　七 甯母　八 洮
九 葵丘　十五 牡丘　十九 邾　齊　二十 邢　二十一 鹿上
薄　二十五 洮　二十六 向　二十七 宋　二十八 踐土　二十九 翟泉
三十二 侵狄
文二 朝晉　垂隴　三 朝晉　七 扈　涖莒　八 衡雍
暴　十 女栗　十三 朝晉　十四 新城　十五 宋來　扈
十六 郪丘　十七 穀
宣七 衛來　十五 辰陵　清丘　十七 斷道
成元 赤棘　二 伐齊　蜀　三 晉聘　衛聘　五 蟲牢

七馬陵　九蒲　十一晉聘　十五戚　十六邑　十七柯陵
十八虛朾
襄二戚　三朝晉　雞澤　陳聘　七衛聘　九戲
十一亳城北　宋聘　溴梁　十八祝柯　二十一向　澶淵
二十五重丘　二十七宋　二十九杞來
昭七涖齊　十一祲祥　十三平丘　二十六鄟陵
定四臯鼬　七鹹　沙　八曲濮　十涖鄭　十二黃
哀二句繹

右全經書盟一百零二條之總文也內正爲盟而盟者自隱元年盟蔑以至哀二年盟句繹是也非正爲盟而盟者凡來盟涖盟及因朝若聘而盟因侵若伐而盟因陵而盟各條是也而其間或爲特盟或爲參盟今共詳分爲十有二類而發其義例于左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六年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元年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二十二年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盟不書公諱之也
二十三年十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閔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文八年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十年秋○○及蘇子盟于女栗　盟不書公諱之也
十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十七年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至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襄二十年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昭十年五月○○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定二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十二年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至

哀二年二月○○叔孫州仇及邾子盟于句繹
右內特盟類計君盟十一條君盟諱不書君二條大夫盟七條凡二十條

隱二年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桓二年九月○○公及戎盟于唐
文八年十月壬午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右內特盟類計內君殊盟二條內大夫殊盟一條凡三條以上二類二十三條按特盟者兩人爲盟也內與外兩人爲盟謂之內特盟外與外兩人爲盟則謂之外特盟凡皆正爲盟也而其間自盟蔑至盟句繹二十一條所書內君內大夫會列國君大夫盟于某爲列書內服之義若盟戎三條則殊書蕃服之義今已發其義于殊會而書亦未之考也內二條但書及不書主名疑亦微者姓名不志于春秋之例然及高傒盟注謂公即位圖婚而諱之及蘇子盟傳謂不朝王又抗與王臣盟而諱之則不書主名固非微者明矣夫微者盟會不見于春秋謂兩微爲會盟耳豈姓名不志之皆爲微者哉

文二年公如晉不書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三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十三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襄三年春公如晉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右內特盟類計內君如朝盟三條內君如朝盟不正書君一條凡四條朝盟或正書君或微不書君何也按盟之禮不于國不于朝擇地爲盟所各敵者造而盟焉凡以表虔公之德而著恭敬之心也今乘其朝也而遂挐之以盟是固皆非禮矣而文二年公始如晉晉至使大夫盟公辱公已甚故諱公朝不書即盟亦不書主名而若微者自與之盟所以全公亦以全禮也其後晉君自與公爲盟稍得之然未爲盟所則亦如于國于朝而偕未盡志也後襄三年乃於長樗爲盟所而盟是雖因乎朝之形而庶近於禮之節矣如朝及盟同而書不同故春秋謂之化工也

成三年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丁未及孫良夫盟

十一年三月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襄七年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右內特盟類外大夫來聘及盟五條皆但書及而不書主名何也凡不書主名皆微者也以及晉處父盟諱不書公推之非微者也蓋公盟諱不言公皆見外臣之抗而公之已辱也及向戌盟獨書地何也明不因聘而挐之以盟蓋善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故春秋謂之化工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右內特盟類大夫因媵遂盟一條因媵遂盟何也正盟盟也朝盟聘盟雖盟猶非盟之正也況媵盟乎媵婦而盟則辱禮遂盟則蔑君及齊侯宋公盟則抗上所謂一舉而三失也不書盟於某地於鄄也蓋亦非盟書地之正矣

桓十四年九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右內特盟類使大夫來盟二條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文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右內特盟類大夫來盟二條

襄二十九年五月○○杞子來盟

右內特盟類外君來盟一條

以上三類五條按大夫來盟猶我涖盟也諸侯來盟猶公如朝而盟耳大夫來盟例稱使二條不稱使何也以傳考之高來盟其時無魯君華來盟其心無宋君也經貶華而賢高子高子書字于華孫書官書族其義深以至矣外屈完來盟于師一條別見師盟之文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文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

昭七年三月○○叔孫舍如齊涖盟

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齊涖盟

右內特盟類大夫涖盟四條涖杜氏謂臨也公羊謂涖盟者何往盟于彼也來盟者何盟于我也涖盟來盟皆不書地亦不書日者畧之也若朝聘及盟則皆書日且亦間書地矣以上五類十九條按或因朝或因聘或因媵而盟皆非所謂正爲盟也至外君外大夫來與內爲盟謂之來盟內大夫往與外爲盟謂之涖盟皆似正爲盟而實非所謂正爲盟者凡盟必書地惟朝盟書劉聘盟書長樗近之則其餘之非正可知矣

隱二年十月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三年十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定七年秋　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八年冬　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右外特盟類計內兩君爲盟凡五條蓋亦盟之正也昔謂外特盟始于石門而不數首條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文蓋程子疑伯字之上有闕文則三人爲參盟與按吳氏定子伯二字乃侯字之誤其義較安乃二人爲特盟而外特盟實始於密耳

僖三十二年四月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右外特盟師盟一條因師而盟所謂城下之盟亦非盟之正也不書衛人狄人盟而書衛人及狄盟蓋亦殊狄與戎之義

餘見外參盟召陵袁安二盟

隱元年九月　及宋人盟于宿

桓十一年九月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內大夫盟諸侯之始

十二年六月　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七月　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十七年正月　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莊九年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大夫不言主名蓋衆詞故爲參盟也

僖五年夏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鄭伯逃盟

七年七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八年正月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鄭伯乞盟

九年夏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十五年三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十九年冬　○○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盟不書公諱之也

二十五年十二月　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六年正月　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二十八年五月　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陳侯如會

二十九年六月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不書公諱之也

文二年六月　○○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七年八月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成二年十一月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襄十六年三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十八年十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十九年正月　○○諸侯盟于祝柯

二十年六月　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二十七年七月 辛巳豹乃晉楚蔡衛陳鄭許曹諸侯之大夫盟於宋

昭二十六年秋 ○○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定四年三月 ○○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於召陵侵楚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右內參盟類計內君盟十八條內君盟諱不書君三條大夫盟四條凡二十五條及宋盟于宿謂之內參盟者魯及宋盟於宿之國邾宿君亦與焉故也

莊十六年十二月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盟不書公諱也此書同盟之始也

二十七年六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文十四年六月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十七年六月 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成五年十二月 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七年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同盟于馬陵

九年春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十五年三月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七年夏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 乙酉同盟于柯陵

十八年十二月 ○○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襄三年六月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巳未同盟于雞澤

九年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二月 巳亥同盟于戲

十一年四月 ○○公會晉侯宋公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七月 巳未同盟于亳城北

二十五年五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八月 巳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昭十三年秋 ○○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 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右內參盟類大夫書同盟一條公書同盟十四條

以上內參盟三類四十條皆正爲盟也按全經凡盟皆但書盟而內參盟類書盟二十五條之外自幽至平丘十五條并外參盟類淸丘一條經不但書盟而特書同盟何也止齋陳氏臨川吳氏皆謂衆相爲盟而莫適爲主故書同盟也莫適爲主者特盟也參盟以上宜有主而莫適爲主者所以示譏德也易象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其始二幽之盟齊桓以之一匡天下而其後稍有震矜叛者九國況不如齊桓者乎蓋中則正滿則覆使以謙德柔能邦國而恒久而不已則進于王而可語于至誠無息之道矣故王與伯者毫厘之差千里之謬也

同盟中之幽與凡盟之宿洮翟泉皆不書主名疑亦經例欲

者姓名不志于春秋之義而以為諱不書君何也經例外微者有事則書人內微者有事則空而不書微者盟會不見於春秋謂君大夫為盟會則書之而微者不為盟會則不書也微者姓名不志于春秋謂君大夫書其爵位若姓名而王朝之下士侯國之上中下士皆不書其姓名而但書人也凡此皆春秋之常例而君大夫亦諱之而但書人則變例也考宿之盟公求成于宋而僅與其臣盟其辱固當諱矣幽之盟以聖經褒書同盟十六條之始而內君首于叛盟之誅其諱則宜齊之盟南燕衛夏雖與盟君大夫皆貶書人內君欲無諱得乎翟泉近在王城不一朝王而偕列國貴卿與王子盟是謂無王不可不諱也而何得以微者盟會姓名不志于春秋而為之詞乎舊或但以為君諱與臣盟者亦非宿盟以與臣為辱謂求成事重耳若其餘不諱與臣則有之內特盟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內叅盟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葭書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皆是也則以為諱與臣盟而不書公更非矣

同盟之外有殊盟舊列首止葵丘之二條今二條皆不謂之殊盟而于特盟中公及戎盟于唐之二條公子遂會戎盟下衛雍之一條參盟中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之一條皆謂之殊盟何也是亦以義例定之也凡盟毋論特盟叅盟並當列書其君其君盟于某而殊盟則聖人于其所盟之人不列書其人而殊書之以起義例已詳殊會之文矣若首止葵丘二盟乃諸侯不敢與王世子及宰周公盟而各自相為盟則王世子宰周公初不在與盟之列不得率列之于殊盟也其內特盟二唐一衛雍按文似與公盟國君同而按義實以公盟蕃服異義並見殊會之文而盟陳袁僑之為殊盟則又郎經考之縣如矣夫陳袁僑本與十八國之大夫盟也乃不列書十九國之大夫盟而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者蓋十八國之諸侯先已盟于雞澤而陳侯使其大夫袁僑如會以盟故以其後至如會而殊書以別之也然則所謂殊會殊盟者非其會盟有殊禮蓋禮本無殊而經以特文明義耳以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與此條遙推之意尤可見聖人抑揚予奪初非舊史所得與學者可不深體其義而率為之義乎

僖 四年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 夏楚屈完來盟于師。○

盟於召陵

成 二年八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秋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右內參盟類因師而盟二條皆非正為盟也按外特盟類衛人使狄及狄盟彼師盟不書來盟不書盟地而此書屈完來盟于師于召陵書國佐如師盟于袁婁何也盟書來者彼服于我盟書地者我禮大彼也不書來者彼有未服不書地者我非以禮也彼已服而我以禮者召陵彼未服而我猶以禮者袁婁故錄之也詳者彼既服而我又不以禮者衛也則非人而貶書人矣一書而互異如此故春秋謂之化工

隱 八年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桓 十一年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諸侯書人諱之也

僖 二年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十九年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邢亦與盟書人亦諱之也

文 十七年十月。○諸侯盟于扈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六月晉侯蒐于黃父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

宣 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右外叅盟類君盟五條君盟諱書人二條凡七條

十二年十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盟不書卿諱之也

右外叅盟類卿同盟諱書人一條

以上二類七條按惡曹及邢及清丘盟皆書人三條疑亦微者姓名不書于春秋之例今以經傳考之惡曹之盟即戰郎之諸侯為其以私圖黨而貶耳至邢之盟齊人狄人同惡人而書盟以國君亦與焉此所以列于叅盟也清丘之盟則晉為楚敗懼而為盟而主之者即違命喪師之原穀故貶之則諸盟之非微者可見矣

。特書乞盟類一條

僖 八年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鄭伯乞盟

右特書乞盟一條。盟何以乞也。始雖逃乎五年首止之盟，而今欲與乎八年洮之盟也。以王命衛伯令，則逃而以天理正人欲，則乞。春秋所以尊王命者，以其與理爲體也。若非與理爲體，則雖王命亦屈之矣。故春秋謂之性命之書。

○凡書不盟類計二條

僖五年夏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文十六年春 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昭十三年秋 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右書不盟類三條。按不盟，不欲盟也。不與盟者，欲盟而不能與也。若弗及盟，則又以大夫盟君，而彼不肯下與之盟耳。故文分三類，而春秋謂之化工也。外僖十九年曹南之盟，鄫子會盟于邾，蓋亦如盟未及而會于邾，然以邾人執鄫子用之，則事慘以切，而不但以不盟例之矣。故類列于執用云。

○特書胥命類一條

桓三年夏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右特書胥命類一條。按胡傳，胥命以王命相尚而不用盟誓，蓋春秋之所貴也。然考左氏傳，莊二十一年，又有虢公鄭伯胥命于弭一條，而經有書有不書者，蓋胥命于弭，乃心王室善之善者也，無譏，故不書。而胥命于蒲，侯封所自爲，則視盟詛雖善，而假王命亦不啻蔑王命矣。美惡不嫌同辭，故春秋謂之化工。

○凡書平類計三類六條

隱六年春 鄭人來輸平。

定十年三月 及齊平。

十一年冬 及鄭平。

右內平類計來平一條，及平二條，凡三條。

宣十四年九月 楚子圍宋。十五年五月 宋人及楚人平。

昭六年冬 齊侯伐北燕。七年正月 暨齊平。

右外平類二條。

宣四年正月 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右外不肯平類一條。

以上內外書平不平三類凡六條，而書法不同，何也。以逆[illegible]之平皆書不肯平，乃非也，而實不盡然。凡和而不盟曰平。平者有講信修睦之道，而無刑牲插血之習，不可謂非善也。而以義言之，鄭來平以利始，故特書輸，嫌平莒以利終，故特書暨平。鄭莒與宋楚平，似動于義，但摘取非睦鄰之本。據隱平豈事君之大義，故直書取向，微書人，惟定公用孔子時，及齊平及鄭平，爲得其道，故正書及平耳。舊謂昭七年正月暨齊平爲齊魯平。考左氏傳，當是燕齊平。况考經襄二十七年齊通聘于魯，嗣後襄末迄于昭初，並無他釁，魯齊本自平，又何暨齊平之有哉。

○特書成類一條

桓二年三月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右書成特文一條。按成之言平也，定也。對文則插血以和曰盟，但和而不插血曰平。而統言之，皆曰成。故左傳凡盟與不盟者，皆曰取成而還也。公與二國其于弒逆之變，不討之，而但成之，則獎亂之情隱然言外，而聖經隱而不匿之微文可見矣。或乃直訓成宋亂爲助宋亂也，非聖經所書成字之義

春秋事義慎考卷八目錄 考中五

●侵伐之屬考 二十三則

凡書乞師類

凡書伐總文并各類

特書伐王使類

特書伐取師類

凡書侵總文并各類

特書襲類

凡書圍總文并各類

凡書潰類

凡書降類

凡書戰及書敗績總文并各類

特書克類

凡書獲類

凡書取師類

凡書獻捷類

特書歸俘類

凡書入類

凡書追類

凡書救類

凡書戍類

凡書次類

春秋事義慎考卷八　　姜兆錫著　男允重鳴遠校

●侵伐之屬考十二則

○凡書乞師類二類五條

僖二十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

右如乞師類一條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十六年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十七年九月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十八年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右來乞師類四條

以上二類五條按乞者遜詞也魯乞師以小弱而乞諸强大耳晉以伯國之餘而來乞情亦亟矣抑又有疑者魯僖當晉文之時如楚乞師舍盟主而乞蠻方僖公賢君不宜有此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頌魯僖之詩也由是推之頌者頌其如此而已非實事也則凡詩頌魯僖之功者學者可以類推矣晉自文公倡伯歷襄而靈而成而景而厲而悼而平凡八君而遣使乞師當厲平之時則二君承伯主之烈而即于凌夷衰微也又豈待言哉

以上五條乞師之文推之即當時乞師于强大者不獨魯而晉之所乞師者亦必不獨魯矣然經所書惟五條者凡外乞師不書

○凡書伐總文并各類總二百二條十二類

隱二鄭人伐衛　四莒人伐杞　翬會伐鄭　五邾鄭人伐宋

宋人伐鄭　七公伐邾　戎伐凡　十翬會伐宋

外人伐戴　鄭伐取師

桓五從王伐鄭　八微伐邾　十二微會伐宋　十四宋以伐鄭

十五公會伐鄭　十六公會伐鄭　十七及外伐邾

莊二慶父伐於餘丘　五公會伐衛　九公伐齊　十四外人伐宋

十五外人伐郳　十六外人伐鄭　荆伐鄭　十九外人伐我

二十齊人伐戎　二十六公伐戎　公會伐徐　二十七齊人伐衛

二十八荆伐鄭　三十齊人伐山戎　三十二狄伐邢

僖元楚人伐鄭　二楚人伐鄭　四公會伐楚　外人伐陳

六公會伐鄭　七齊人伐鄭　八狄伐晉　十外君伐北戎

十一楚人伐黃　十五楚人伐徐　外師伐厲　宋人伐曹

十七外人伐英氏　十八外君伐齊　外人伐衛　十九衛人伐邢

二十楚人伐隨　二十一外君伐宋　公伐邾　二十二公伐邾

外君伐鄭　二十三齊侯伐宋　楚人伐陳　二十四狄伐鄭

二十六齊人伐我　衛人伐齊　楚人伐宋　二十八晉侯伐衛

三十三公伐邾　遂伐邾　外人伐許

文元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　二外人伐秦　三得臣會伐沈

秦伐晉　晉伐楚　四晉伐秦　七公伐邾

徐伐莒　九楚人伐鄭　十秦伐晉　十一楚子伐麇

十四邾人伐我　彭生伐邾　十五晉郤伐蔡　齊侯伐曹

十七外人伐宋

宣元外君伐鄭　外人伐鄭　二秦師伐晉　三楚子伐陸渾

四公伐莒　楚人伐鄭　七公會伐萊　八外師伐秦

楚師伐陳　九 齊侯伐萊　晉林父伐陳　楚子伐鄭
十 宋師伐滕　外人伐鄭　歸父伐邾　楚王伐鄭
十一 歸父會伐莒　十二 宋師伐陳　十三 齊師伐莒　楚子伐宋
十四 晉侯伐鄭　十五 秦人伐晉　十八 外君伐齊　公伐杞
成二 齊伐我　三 公會伐鄭　鄭伐許　外卿伐廧咎如
四 鄭伯伐許　六 楚嬰齊伐鄭　七 吳伐郯　楚嬰齊伐鄭
八 僑如會伐鄭　九 晉欒書伐鄭　外人伐晉　楚嬰齊伐莒
十二 公會伐鄭　十三 公會伐秦　十四 鄭喜伐許　十五 楚子伐鄭
十六 公會伐鄭　十七 公會伐鄭　十八 外君伐宋
襄元 晉韓厥伐鄭　二 鄭師伐宋　三 楚嬰齊伐吳　晉寗伐許

五 楚貞伐陳　八 莒人伐我、楚貞伐鄭　九 公會伐鄭
楚子伐鄭　十 外卿伐宋　晉師伐秦　莒人伐我
公會伐鄭　十一 公會伐鄭　外君伐宋　秦人伐晉
十二 莒伐我　十四 豹會伐秦　楚貞伐吳　十五 齊侯伐我
邾人伐我　十六 齊侯伐我　叔老會伐許　齊侯伐我
十七 宋人伐陳　衛買伐曹　齊侯伐我　齊厚伐我
邾人伐我　十八 齊師伐我　楚午伐鄭　十九 衛林父伐齊
二十 速伐邾　二十三 齊侯伐衛　齊侯伐晉　二十四 楚子伐吳
齊杼伐莒　外君伐鄭　二十五 齊杼伐我　鄭夏伐陳
吳子伐楚　二十六 外君伐鄭

昭四 外君伐吳　五 外君伐吳　六 楚薳罷伐吳　齊侯伐北燕
十 內卿伐莒　十二 楚丁高伐徐　晉伐鮮虞　十五 晉荀吳伐鮮虞
十六 齊侯伐徐　十九 宋公伐邾　齊高發伐莒　二十二 齊侯伐莒
吳伐越
定二 楚人伐吳　四 外卿伐鮮虞　七 齊夏伐我　八 齊夏伐我
十二 衛彄伐曹　十三 衛彄伐曹　十五 鄭達伐宋
哀元 外君伐晉　何忌伐邾　內卿伐邾　三 宋髡伐曹
五 齊侯伐宋　晉鞅伐衛　六 晉鞅伐鮮虞　吳伐陳
何忌伐邾　宋向巢伐曹　七 公伐邾　八 吳伐我
九 楚人伐陳　宋公伐鄭　十 公會伐齊　宋人伐鄭

楚結伐陳　十一 齊伐我　公會伐齊　十二 宋向巢伐鄭
十三 楚申伐陳

此聖經凡書伐二百有二條之總文也而其間或特師伐或連師伐又或內伐或外伐或內會伐或外伐我又或以大國伐或從王伐或會伯主師伐或執以伐及伐王使伐取師並別爲類其伐次伐納伐救伐圍伐潰伐戰伐入伐取等並見次納救圍潰戰入取各類之文

隱七年秋 公伐邾
桓八年秋 伐邾
莊二年夏 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　九年夏 公伐齊納
二十六年春 公伐戎 至
僖二十一年冬 公伐邾　二十二年春 公伐邾取

二十三年四月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七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十四年正月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四年正月公伐莒取　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
十八年春公伐杞
襄二十年秋仲孫速帥師伐邾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六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七年秋公伐邾
右內特師伐國類計內君伐十條內卿伐八條內微者伐一條凡十九條
隱二年十二月鄭人伐衛　四年二月莒人伐杞
五年冬宋人伐鄭

莊十六年秋荊伐鄭　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二十七年十二月齊人伐衛　二十八年秋荊伐鄭
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三十二年十月狄伐邢
僖元年七月楚人伐鄭　三年冬楚人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八年夏狄伐晉
十二年冬楚人伐黃　十五年正月楚人伐徐
十五年冬宋人伐曹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
二十年冬楚人伐隨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
二十三年秋楚人伐陳　二十四年夏狄伐鄭
二十六年夏衛人伐齊　冬楚人伐宋圍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
文元年四月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
三年五月秦人伐晉　十二月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
四年秋晉侯伐秦　七年冬徐伐莒
九年三月楚人伐鄭　十年夏秦伐晉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十五年六月晉郤缺帥師伐蔡入蔡
十五年十二月齊侯伐曹入
宣二年二月秦師伐晉　三年正月楚子伐陸渾之戎
四年冬楚人伐鄭　八年冬楚師伐陳
九年夏齊侯伐萊　九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九年十月楚子伐鄭救　十年六月宋師伐滕
十年冬楚子伐鄭　十二年十二月宋師伐陳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十四年五月晉侯伐鄭　十六年六月秦人伐晉
成二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十一月鄭伐許
四年冬鄭伯伐許　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救
七年正月吳伐郯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九年七月晉欒書帥師伐鄭　十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潰
十四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十五年六月楚子伐鄭
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二年正月鄭師伐宋

三年春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冬　晉荀罃帥師伐許
五年冬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救　八年冬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九年冬　楚子伐鄭　十年五月　晉師伐秦
十一年冬　秦人伐晉　十四年秋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十七年二月　宋人伐陳　夏　衛石買帥師伐曹
十八年十月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九年夏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二十三年秋　齊侯伐衛遂伐晉救次　二十四年夏　楚子伐吳
二十四年七月　齊崔杼帥師伐莒　二十五年冬　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二十五年十二月　吳子伐楚
昭六年秋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　齊侯伐北燕

十二年十月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十五年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六年春　齊侯伐徐
十九年春　宋公伐邾　秋　齊高發帥師伐莒
二十二年春　齊侯伐莒　三十二年夏　吳伐越
定二年秋　楚人伐吳　十二年夏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三年夏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五年五月　鄭罕達帥師伐宋
哀三年五月　宋樂髡帥師伐曹　五年夏　齊侯伐宋
五年夏　晉趙鞅帥師伐衛　六年春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一　六年春　吳伐陳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一　九年夏　楚人伐陳　秋　宋公伐鄭

十年夏　宋人伐鄭　冬　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十二年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十三年夏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右外特師伐國類計外君伐二十三條外卿伐二十八條外人伐二十六條外師伐八條蕃服伐八條凡九十三條
僖二十六年夏　齊人伐我北鄙
文十四年春　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夏　齊侯伐我西鄙
成二年春　齊侯伐我北鄙
襄八年夏　莒人伐我東鄙　十年秋　莒人伐我東鄙
十二年三月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十五年夏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十五年八月　邾人伐我南鄙　十六年三月　齊侯伐我北鄙
十六年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十六年冬　邾人伐我南鄙　十八年秋　齊師伐我北鄙
二十五年春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定七年秋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夏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哀八年正月　吳伐我　十一年春　齊國書帥師伐我

右特師伐國類計外伐內十九條而僖二十二年及邾戰于升陘以邾伐我也則凡二十條矣按伐外槩書曰伐國而伐內則或書伐我或書伐我東鄙或書伐我南鄙或書伐我西鄙北鄙何也蓋詳內畧外之詞也以內推外則其所書伐某國者蓋亦必有伐鄙與伐國之不同然而槩不分國與鄙者所謂畧之也邾在魯南故伐南鄙莒在東故伐東鄙齊在北而稍西故伐北鄙而間伐西鄙也齊若吳兩書伐我不言鄙者則師抵城下而邊鄙不足以云矣故聖人于國史紀之也詳

以上三類二百四十二條皆特師伐國也其戍伐凡伯以歸鄭伯伐戴取之别見書取書以歸之文不在此數

按聖王之世諸侯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其時同方岳

之諸侯有朝聘會享邦交之政而其交相爭伐者無有也所以然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也至春秋之世王章臨之而不忌即伯令驅之而亦不顧而于是私爭私伐者乃紛如矣然則凡特師伐國者殆不自抑其私而亦不自掩其私者與

隱四年秋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會宋師蔡師伐鄭 十年夏 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桓十一年十二月 及鄭師伐宋戰 十五年十一月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六年四月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七年八月 及宋人衛人伐邾

莊三年正月 溺會齊師伐衛 五年冬 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二十六年秋 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僖四年正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陘

六年夏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文三年正月 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宣七年夏 公會齊侯伐萊 十一年夏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成三年正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八年十月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十年五月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十三年五月 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六年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七年夏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冬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襄九年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七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四年四月 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十六年夏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哀十年二月 公會吳伐齊 五月 公會吳伐齊

右內連師伐國類計內君十七條內卿九條內師一條內微者一條凡二十八條

隱四年夏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五年九月 邾人鄭人伐宋

十年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伐取

莊十四年春 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十五年秋 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十六年夏 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僖四年秋 齊人及江人黃人伐陳 十年夏 齊侯許男伐北戎

十五年七月 齊師曹師伐厲 十七年春 齊人徐人伐英氏

十八年正月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冬 邢人狄人伐衛

二十二年夏 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十三年十二月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二年冬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十七年春 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宣元年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伐鄭 冬 晉人宋人伐鄭

八年夏 晉師白狄伐秦 十年六月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三年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九年十二月秦人白狄伐晉
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
襄十年五月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十一年七月楚子鄭伯伐宋
昭四年秋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二十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定四年七月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右外連師伐國類計外君十三條外卿三條外師二條外微者十四條凡三十二條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右連師伐國類外伐內一條按此後傳文成襄定哀凡齊邾莒吳伐我二十條皆特師何此條則連師耶蓋近爲魯患者莫強於齊而是時齊桓方伯故假公以濟其私也若邾莒雖近而弱故無連師徐伯雖強而遠故并無特師吳強而遠亦來伐者爲邾非爲私也故亦不假連師以伐之矣
以上三類凡連師伐國六十一條今按諸侯不奉王命而特自以此伐彼已非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義而其時之大國顧以其命號名群侯自數國以上至于十數國肆行稱伐乃皆奉厥命惟謹何耶蓋聲罪致討曰伐是乃假公義而摟諸侯以伐諸侯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然則連師伐國者雖欲自掩其私而亦彌暴其私矣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右連師伐國類書從王伐一條按春秋無義戰從王則近正矣然考胡傳鄭雖可伐而王舍大逆而討小忿亦不得爲天討之正但當是時天王僅亦守府而三國能奉命以從其亦猶諸侯不能朝王而齊威獨能朝王者與所謂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此也故起特例書之
宣元年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右連師伐國類外諸侯特書會霸主師類一條按不列書五國伐鄭而書四國會晉伐鄭蓋亦殊會殊盟之義殊會中發之詳矣故亦特例書之其晉人及姜戎敗秋于殽義亦畧如之別見書敗之文若其師亦皆連師類也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右連師伐國類特書執以伐一條按諸侯違王命摟伐已非矣況執其君以伐之乎況又南蠻滑夏而執以伐之乎故亦特例書之其定七年齊侯執衛行人以侵楚亦畧如之但此執君而彼執乃使臣此特師而彼乃連師耳
桓十四年十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
右連師伐國類計外人以伐一條內君以伐又一條其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師戰于柏舉一條別見以戰之文按經

凡摟諸侯以伐諸侯者皆大國爲主若書以者則小國爲主傳所謂能左右之曰以是也然小國不能自立而假大國以行之則形似小國爲主而亦豈小國所得自主者乎是所謂事異而情同者也故亦特例書之
隱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見以歸
右特師特書伐王使一條按經例諸所伐皆國也凡伯一人耳乃戎有憾于凡伯而以師徒伐執之是所謂無于例者之例也禮人臣見王使如見王王命宰孔賜齊桓胙命無下拜而齊桓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伯主猶知遵王況蕃服乎楚丘衛地也伐王使不救是伐王亦不救也戎不勝誅衛庸免乎故起特例以書之若其師則亦特師也
隱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見取
右特師特書伐取師一條按經例諸所伐皆國此伐取程子謂伐三國之師也宋蔡衛方以師會伐戴而鄭合戴伐其師以取之非伐國而取其地者比是亦無于例者之例也胡氏謂稱伐稱取兼之也四國已鬪鄭乘其弊而取戴兼取三國

之師也若如此則亦伐國取地矣如程傳乃鄭藏連師而如
胡傳則鄭特師與

○凡書侵總文并各類 總五十八條七類

莊十公侵宋 十五鄭人侵宋 二十四戎侵曹 二十九鄭人侵許

僖二楚人侵鄭 公會侵蔡 茲會侵陳 十三狄侵衛

十四狄侵衛 二十一狄侵衛 二十六齊侵我 二十八晉侯侵曹

三十狄侵齊 介人侵蕭 三十二衛人侵狄 三十三狄侵齊

文四狄侵齊 七狄侵我 九狄侵齊 十狄侵宋

十一狄侵齊 十三狄侵衛 十五齊人侵我 齊侯侵我

十七齊侯侵我

宣元外君侵宋 晉穿侵崇 二外人侵鄭 三楚人侵鄭

狄侵齊 四赤狄侵齊 六外卿侵陳

成二外師侵宋 六衛良夫侵宋 茂僑如侵宋 八晉欒書侵蔡

十衛黑背侵鄭 十六鄭喜侵宋 十七衛括侵鄭 十八外人侵宋

襄元楚壬夫侵宋 二外師侵鄭 八鄭人侵蔡 十一鄭舍之侵宋

十二楚貞侵宋 十四莒人侵我 十九晉匄侵齊 二十四羯侵齊

定四公會侵蔡 六公侵鄭 七齊人侵衛 八公侵齊

公侵齊 晉鞅侵鄭衛 斯何忌侵衛

哀七宋瑗侵鄭 晉曼多侵衛 十晉鞅侵齊 十三晉曼多侵衛

右聖經凡書侵五十八條之總文也其間內書君大夫及外書國亦皆為特師內書會外書外皆為連師一如書伐之文今將內外詳分為類而發義例于左

莊十公侵宋

成六仲孫茂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襄二十四仲孫羯帥師侵齊

定六公侵鄭 八年公侵齊 二月公侵齊

九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右特師侵國類計內君四條內大夫三條凡七條

莊十年二月公侵宋

成六年秋仲孫茂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襄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定六年二月公侵鄭 八年正月公侵齊

八年二月公侵齊

八年九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右特師侵國類計內君四條內大夫三條凡七條○重出

莊十五年秋鄭人侵宋 二十四年冬戎侵曹

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僖二年十月楚人侵鄭 十三年春狄侵衛

十四年八月狄侵鄭 二十一年春狄侵衛

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 三十年夏狄侵齊

三十年秋介人侵蕭 三十二年四月衛人侵狄

三十三年四月狄侵齊

文四年夏 狄侵齊　九年夏 狄侵齊
十年冬 狄侵齊　十一年秋 狄侵齊
十三年冬 狄侵衛
宣元年冬 晉趙穿帥師侵崇　三年夏 楚人侵鄭
三年秋 赤狄侵齊　四年六月 赤狄侵齊
成三年冬 楚師鄭師侵衛　六年二月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八年春 晉欒書帥師侵蔡　十年春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十六年四月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十七年春 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襄元年秋 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八年夏 鄭人侵蔡 獲
十一年四月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十二年冬 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十九年七月 晉士匄帥師侵齊
定八年七月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哀七年春 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十年夏 晉趙鞅帥師侵齊　十三年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右特師侵國類計外君一條外大夫十五條外師七條外人一條蕃服十三條凡三十七條
僖二十六年正月 齊人侵我西鄙 追
文七年四月 狄侵我西鄙　十五年秋 齊人侵我西鄙
十五年十二月 齊侯侵我西鄙　十七年四月 齊侯侵我西鄙
襄十四年四月 莒人侵我東鄙
右特師侵國類計外君侵內二條外人侵內三條蕃服侵內一條凡六條而桓十七年公及齊戰于奚以齊來侵也則凡

八條矣按伐有伐鄙有伐國而侵皆鄙何也蓋侵掠皆不及于國與以內推外則所書侵某國者亦必其某鄙矣然而不書某鄙者亦畧之也
以上三類特師侵國凡五十條
僖四年五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遂伐楚
十二月 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定四年三月 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 侵楚
右連師侵國類計內君會侵二條內大夫會侵一條凡三條
宣元年秋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二年夏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六年春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成二年冬 楚師鄭師侵衛　十八年冬 楚人陳人侵宋
襄二年六月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右連師侵國類計外君等會侵一條外卿會侵一條外師會侵二條外人會侵二條凡六條
以上二類連師侵國凡九條今按書伐之文其摟諸侯以伐諸侯而連兵動衆者亦多矣而會衆侵國者惟十條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所謂假之也故連師多而侵則并不假義以討但侵掠之而已故連師少也然則其連師數條亦祇恭其私耳
定七年秋 齊侯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右特師侵國類外君執使以侵一條按齊侯執衛行人以侵衛亦猶書伐之文楚子之執宋公以伐宋矣
以上書侵詳矣按征伐之類或書伐或書侵何也考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上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夫以賊賢害民而伐負固不服而侵此聖王所以伐與所以侵之與義也至伐與侵之與用則言人人殊而莫

之定矣據左傳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也國語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爲暫事也公羊曰粗曰侵精曰侵范氏曰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興師曰侵胡傳又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也今按羣說互異然詳究其義凡疏伐字皆合而疏侵字皆未盡矣夫左氏謂無鐘鼓曰侵則如齊侯侵蔡晉侯侵楚皆用大師而總十數國行數千里若無金鼓何以行師陸氏固辯之確矣國語所謂襲侵無聲亦同左傳無鐘鼓曰侵之說而襲與侵并說更失之公羊所謂精粗者蓋精詳粗率之義而意未甚分明陸氏謂無名興師曰侵則如胡傳所引易之利用侵伐書之侵于之疆詩之侵自阮疆皆帝王行師之道豈曰無名況伐與侵則又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之二耶若胡傳潛師掠境之說亦自內外傳而稍變其文耳然則侵之義云何即書所云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者推之侵而先云我武則其有鐘鼓甚明但鐘鼓雖用而不以聲其罪惟侵掠之而已諸說誤以有鐘鼓即聲其罪不聲其罪即無鐘鼓故左國之義遂外誤相仍而胡傳亦界仍之也侵于之疆而下文繼以殺伐用張者分言之有聲罪不聲罪之分而總言之皆爲九伐之法故也然則以諸經傳通考之蓋聲討有罪曰伐侵掠不服曰侵掩襲無備曰襲夫鐘鼓不用動不以正者乃襲也而諸說或誤其釋于侵也可乎哉

凡伐多書國以及邑若侵或畢書國或詳書四鄙而皆無書侵及邑者何也侵者無定在而無不在侵掠之而已伐有伐國而圍邑有伐國而入邑有伐國而取邑侵皆無之故書不及邑也然則侵亦有書潰書獲及書救書追之屬者何也夫所謂潰者上下不相固而離散之稱獲則擒獲之也或國邑被圍而潰或邊境被侵而潰所以潰不同而潰同或殺傷覆敗而獲或潰散逃竄而獲所以獲不同而獲又同若白人救之與自我追之則亦皆爲肆兵侵掠而然耳學者詳觀經傳而伐侵異同分合之義可無聚訟而立決矣

外侵三十七條書君者一餘皆卿大夫以下也而內侵九條則書卿大夫者止三而書公侵者四書公會侵者又二何也蓋侵事之細也強國侵人以卿以師以人足矣魯弱故君多自侵之與然則以晉之強侵曹之弱而晉君親之以八國之衆侵蔡之小而諸君親之何也晉侯侵曹兼伐衛而八國侵蔡遂伐楚也

○特書襲類一條

襄二十三年十月齊侯襲莒

右特書襲類一條按九伐之法無所謂襲掩襲之術雖卿大夫以下不宜行也況君親爲之乎卒致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復襲其將杞梁經書齊侯不待貶而見矣

○凡書圍總文并各類總四十一條十類

隱五 宋伐鄭圍長葛

莊八 會圍郕

僖六 會伐鄭圍新城　六 楚圍許　十九 宋圍曹　二十三 齊伐宋圍緡

二十五 楚圍陳　二十六 楚伐宋圍緡　三十一 狄圍衛

文三 楚圍江　十二 楚圍巢

宣三 宋圍曹　九 宋圍滕　十二 楚圍鄭　十四 楚圍宋

成三 僑如圍棘　九 鄭圍許

襄元 會圍宋　四 陳圍頓　七 楚圍陳　十二 莒伐我圍台

十五 齊伐我圍成　十六 齊伐我圍成　十七 齊伐我圍桃　齊伐我圍防

十八 會圍齊

昭十一 楚圍蔡　十三 叔弓圍費　二十三 晉納王圍郊　二十六 公自圍成

定四 楚圍蔡　五 晉圍鮮虞　六 季仲圍鄆　十 仲叔圍郈

晉圍衛　仲叔圍郈　十二 公自圍成

哀元 參圍蔡　三 衛齊圍戚　內圍邾　宋圍曹

右聖經凡書圍四十一條之事之總考也而圍有三焉或圍國或伐國圍邑或自圍其邑其圍之也有內特圍有外特圍有內會外爲參圍有外自爲參圍今將各類各條詳列于左

○凡書圍類計四類四十三條

哀三年十月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右內特師圍國類但內大夫一條而下內自圍邑七條亦皆特師也計內特師圍國邑凡八條

僖六年秋 楚人圍許救 十九年秋 宋人圍曹

二十五年秋 楚人圍陳納 三十年冬 狄圍衛

文三年秋 楚人圍江 十二年夏 楚人圍巢

宣三年秋 宋師圍曹 九年十月 宋人圍滕

十二年春 楚子圍鄭 十四年九月 楚子圍宋

成九年十一月 鄭人圍許

襄四年冬 陳人圍頓 七年十月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之

昭十一年四月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定四年七月 楚人圍蔡 五年冬 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十年夏 晉趙鞅帥師圍衛

右外特師圍國類計外君二條外大夫四條外人十條晉服一條凡十七條而下伐國圍邑三條又外伐內動圍邑五條晉圍王邑一條亦皆特師也計外特師圍國邑凡二十五條

以上二類三十三條按暴莫甚于圍人國邑而能以特師肆暴者惟大國爲多其下蓋亦遞以強弱爲差以肆其凌弱暴寡之計而間有兩小互圍則亦不自度德而妄爲悖然之一試耳通計內外特師圍邑數十條皆外圍國邑及來圍內邑之屬若內不過一圍邾及自門其邑而已於此嘆魯之弱爲已甚也然以秉禮教崇信義之邦猶不免相尋於其習則亦瀕足增耻矣況其他又安問哉

莊八年夏 師及齊師圍郕

僖二十八年冬 公會諸侯于溫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襄元年正月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

八年十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右內連師圍國類計內君二條內卿一條內師一條凡四條

僖二十六年冬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三十年秋 晉人秦人圍鄭

哀元年正月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右外連師圍國類計外君一條外君貶人一條外人一條凡三條

以上二類連師圍國凡七條而下伐國圍邑一條及衛與齊自圍其邑一條皆連師也通計連師圍國邑凡九條今按書伐之文其摟諸侯以伐諸侯者至七十條而侵則私自侵掠也連師蓋少矣況侵猶九伐之一而圍猶私以逞又出九伐之外者乎然則其亦有連師數條者亦獨著其私耳

○凡書伐國圍邑類

隱五年冬 宋人伐鄭圍長葛

僖二十三年春 齊侯伐宋圍緡 二十六年冬 楚人伐宋圍緡

右外特師伐國圍邑類計外君一條外人二條凡三條

僖六年夏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右內連師伐國圍邑類內君一條

以上二類四條之文今按圍不言伐圍邑先言伐國何也凡侵襲無圍但書圍國即知其伐矣故不言伐若圍邑但言圍長葛圍緡即諸未備故備言伐鄭圍長葛伐宋圍緡也魯衛自圍其邑不必見其國晉伐王邑不得見其王故皆不言伐矣

圍邑合先言伐圍邑例也伐國不合言圍邑義也伐者聲罪之詞圍者逞勢之詞非奉王命即聲其罪以伐之猶恐義無以相服也況以義理始之而以勢力終之乎理欲不並域而居即一言而凜然不容混矣故春秋爲性命之書也

襄十年三月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十五年夏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十六年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一 十七年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十七年秋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一 右外伐內鄙圍邑類計外右三條外卿一條外人一條凡五
條按伐鄙明非國也然槩言鄙亦明非一邑之詞則亦猶外
言伐國圍邑之例矣

成三年秋 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昭十三年春 叔弓帥師圍費　二十六年夏 公圍成
定六年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一 十年夏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十二年十二月 公圍成
右內特師圍邑類計內君二條內卿五條凡七條說見前
哀三年春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右連師圍邑類戚于拒父圍邑一條
昭二十三年春 晉人圍郊
右特師圍邑類伯主納王圍邑一條
以上二類圍郊不得言伐王者王天王也伐天王不可言也
其時子朝遽郊以天王予于朝尤不可言也卽遷其文而爲
一 伐周伐周猶伐天王也亦不可言也故但言圍郊也衛自圍
戚而首齊何也其時輒以父瞶在戚而圍之子圍父不可言
也卽臣圍君之父亦不可言也首齊于衛而鄰邦之君無嫌
而臣亦無嫌矣但言衛則圍衛戚不可言卽圍戚亦不可言
兼言齊則圍戚可言卽圍衛戚亦可言以有衛故例不得言
圍衛戚而以首有齊故不忍言圍戚而不得已一言之也卽
一書而聖經之義例如此故春秋謂之化工

○凡書潰類四條
僖四年正月 會侵蔡蔡潰
文三年正月 會伐沈沈潰
成九年十一月 楚伐莒莒潰
昭二十九年十月 鄆潰
右書潰四條計書國潰三條邑潰一條書國潰皆鄰邦侵伐
而後潰書邑潰初未有侵伐而自潰何也外虐于兵內虐于
政其所以潰不同而潰同也

○凡書降類二條
莊八年夏 郕降于齊師　三十年秋 齊人降鄣
右書降二條或書齊人降鄣或書郕降于齊何也文異而義
異同也以本文言郕降疑于自降而降鄣乃爲齊降然考其

本末郕鄣近齊小國而成乃魯近郭之邑也經于齊人降鄣
之上但書師次于成而于郕降于齊師之上乃書師及齊師
圍郕其爲脅郕也觀降鄣爲甚矣故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
或不考其上下文而妄爲義非義也

○凡書戰及敗績總文并各類總三十四條四類
桓十年 戰于郎　十二年 戰于宋　十三年 紀齊等戰齊敗績
十七年 戰于奚
莊九年 戰于乾時我敗績　二十八年 衛及齊戰衛敗績
僖十五年 戰于韓晉侯獲　十八年 戰于甗齊敗績　二十二年 戰于升陘
戰于泓宋敗績　二十八年 戰于城濮楚敗績
文二年 戰于彭衙秦敗績　七年 戰于令狐　一 十二年 戰于河曲
宣二年 戰于大棘宋敗績　十二年 戰于邲晉敗績

成元 敗績茅戎王敗 二 戰于新築衛敗績 二 戰于鞌齊敗績

十六 戰于鄢陵楚敗績

昭十七 戰于長岸

定四 戰于柏舉楚敗績

哀二 戰于鐵鄭敗績 十一 戰于艾陵齊敗績

右全經書戰及書敗績二十四條之總文也而其間有但書戰不書敗績者有先書伐繼書戰繼書敗績者又有書戰元不書伐但繼書敗績者今分爲各類而發其義例于左

桓十年十二月 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二年十二月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七年五月 丙午及齊侯戰于奚

僖十五年十一月 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僖二十二年八月 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文七年四月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十二年十二月 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昭十七年冬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右但書戰不書敗績類計八條內戰韓一條獲晉侯則師敗績可知矣君重于師故不言師敗績也若獲華元國書兼書師敗績者臣之重等于師耳升陘之戰或謂內敗但書戰諱之也然傳稱我師敗績邾獲公冑懸諸魚門而記亦稱邾婁復之以矢自升陘始蓋亦兩敗之文也註謂交綏而退勝負未見也是也或說非

七條中之六條皆書戰不書伐者傳例戰不書伐是也戰宋一條幷下伐齊衛等五條皆先書伐者例之變也餘詳下文

莊九年夏 公伐齊納糾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二十八年三月 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僖十八年正月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五月 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二十八年春 晉侯伐衛楚人救衛 四月 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哀十一年五月 公會吳伐齊甲午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國書

右書戰先書伐後書敗績類五條戰不書伐而此五條合上鄭師伐宋戰于宋一條皆先書伐何也蓋城濮艾陵伐與戰各人互異不先書伐不明其人也伐衛即日戰不先書伐不明其日也戰宋不書及鄭伐宋不明其主也戰于乾時以納糾而糾見殺不書其伐納不明其事也書戰繼書敗績五條義見下文

桓十三年二月 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僖二十二年十一月 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文二年二月 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宣二年二月 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

十二年六月 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成二年四月 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 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定四年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哀二年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右書戰繼書敗績類十條。合上乾時至艾陵先書伐繼書戰敗績類五條，凡十五條。戰不書伐，而敗績與戰必連書者，戰事之大也。戰而有勝敗，尤事之大也。不書敗績，所謂交綏而退；而書敗績，乃所謂勝負分也。書師敗績，或書人敗績，或又書君敗績，何也？師，謂其衆也；人，所謂將卑者也；君，則猶書君獲之意也。書君獲，即不書師敗績，重君也。書臣獲，即並書師敗績，君傷未及獲，亦並書師敗績也。書人敗績，不書師敗績者，將卑師少曰人，蓋無師之可言；與戰稱人，敗乃稱師者，將卑師衆曰師，乃舉重而言耳。凡君卿士庶，輕重出入之權衡如此，故春秋謂之化工。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右王師不書戰，止書敗績，類一條。敗績必先書戰，王師敗績不書戰，何也？尊天王，不敢以戰加于至尊也。諱之，以自敗爲

文。

以上三類二十三條：特戰十五條，參戰八條。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所謂春秋無義戰也。戰必地，有不地者，紀齊等戰于紀、衛齊戰于衛與戰者，皆書日，兵凶戰危故也。獨長岸之戰不日者，兩敵服相戰畧之也。茅戎之敗績亦不日者，不言戰，亦不書日矣。

○凡書敗總文 總十六條二項

隱元 菅

莊十 長勺　乘丘　莘　十一 鄑

僖元 偃　十五 婁林　三十三 殽　箕

文十一 鹹

成十二 交剛

昭元 大鹵　五 蚡泉　二十三 雞父

定十四 檇李

右全經凡書敗十六條之總文也，而書敗有二焉：一曰敗某師，一曰敗某。今將二類事義分列于左。

○凡書敗某師類

隱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莊十年春○○公敗齊師于長勺　六月○○公敗宋師于乘丘

十一年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僖元年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

右敗某師類，計內君五條，內大夫一條，凡六條。

莊十年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歸

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右敗某師類，計外蕃服二條。

○凡書敗某類 二類十條

文十一年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昭五年七月戊辰叔弓帥師敗狄于蚡泉

右敗某類，內大夫二條。

僖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三十三年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

成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昭元年六月丁巳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定十四年五月 ○○於越敗吳于檇李

右敗某類外大夫一條外人四條外號一條

以上二類共十六條書敗某師若敗某而皆不書某師敗績何也罪其不偏陳而以詐敗敵也左氏敗宋師于鄑傳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是也

然則或書敗某師或書敗某而不書師又何也凡敗中國皆云敗某師而敗外戎皆止云敗某外戎未成師也穀梁云中國于外戎不言戰皆曰敗劉氏云中國不偏陳則有道惡之外戎未成師其來爲冦取能勝之而已無訊焉是也蓋所謂偏者猶卒偏之兩之偏古者軍戰以車爲陳外戎不知師行車陳之制故書敗無訊也

然則秦非戎亦但書敗秦而不書師何也彼本有偏師而我及其未陳而敗之則我罪也彼不爲偏陳而我不以陳行師而敗之是亦以戎待戎而敗之者罪宜末減矣

經例外諸侯會盟征伐皆列書不列書晉人姜戎敗秦而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又何也姜戎戎也殊書之者亦猶殊會殊盟之意也

○特書克類

隱元年五月 鄭伯克段于鄢

右特書克類一條克段何也公穀皆云殺也按左氏鄭伯伐段段奔不言出奔難之也他日鄭伯命許叔之詞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則段未殺而二傳之誣甚矣克之言勝也不戰何言勝乎伐諸京奔鄢又伐諸鄢出奔共是勝之矣伐京奔鄢一事也伐鄢奔共又一事也詳書則煩約則畧書克段于鄢而段之窘于謀兄者具其中即鄭伯之猛于治段者亦具其中矣故曰春秋化工也二傳之誣甚矣哉

○凡書獲類六條

僖元年十月 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十五年十一月 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宣二年二月 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襄八年夏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昭二十三年七月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獲陳夏齧

哀十一年五月 甲午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右書獲類計君獲二條臣獲四條凡六條按書獲與書以歸皆貶其不能死也而書以歸者罪之深書獲者惜之至獲猶與之戰也若以歸則徒手執之而遂從之耳故罪之深然以歸者甘爲虜也與戰矣卽不勝又甘爲虜乎故惜之至

書獲猶取師之類也師曰取而君臣皆曰獲者書獲重之之詞也然君戰書獲則不書敗者所謂尤重之之詞臣戰書獲必先書師敗績所謂臣與師兩重之詞今莒拏陳夏齧蔡公子燮皆臣也而或不書敗績或但書敗者所謂敗乘其師未陣而掩敗之無敗績之可言也所謂侵乘其國未覺而侵掠之又何敗績之可言乎聖經權衡之義如此故先儒謂爲化工

獲皆書日而書日不係乎獲也六條中三條以戰獲二條以敗獲皆書日而蔡燮一條以侵獲不書日經例戰書日敗書日侵不書日故日不日不係乎其獲而係乎戰敗與侵也

、內君無獲公羊謂狐壤之戰隱公獲焉不言戰諱獲也或曰內君當諱獲不當諱戰狐壤之戰經傳無文蓋公羊誤傳之與

○凡書取師類三條

隱十年秋 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右取師不書師不書地類一條

哀九年二月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十三年春 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右取師書師書地類二條

以上二類凡三條按取邑若田若國皆收取其土也若取師則覆其軍而擒取其士卒車乘之屬也取師經不多見者覆軍虜士非智勇兼者不能非殘賊甚者不忍也皇瑗罕達皆正書取師鄭伯伐取之初不正書取師然知其爲取三國師何耶戴鄭所與也故涅傳渐爲鄭伯合戴以取宋師蔡師衞

師也不言取于某地蓋取于戴國與

○凡書獻捷類二條

莊三十一年六月 齊侯來獻戎捷

僖二十一年冬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右書獻捷二條齊獻戎捷也楚獻何捷謂宋捷也按傳諸侯有四裔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四裔中國則否又曰諸侯不相遺俘今齊以諸侯獻于王之禮而獻于魯是違何說哉況楚獻宋捷又非四裔之功比也微宋不書其罪深矣故皆貶之

○特書歸俘類一條

莊六年冬 齊人來歸衛俘

右特書歸俘一條俘者獲人與物之通稱也言俘則通捷言捷不通俘齊歸衛俘乃以寶賂魯非獻捷比故曰歸不曰獻也或混歸俘寶為獻捷者非

○凡書入總文及各類總二十四條九類

隱二 入向 入極 五 入郕 八 入祊 十 入郯 入郕

十一 入許

桓二 入杞

莊十四 入蔡

閔二 入衛

僖二十 入滑 二十七 入杞 二十八 入曹 三十三 入滑

文五 入鄀 十五 入蔡

宣十一 入陳

成七 入州來 九 入鄆

襄十二 入鄆 二十五 入陳

昭十八 入鄅

定四 入郢 五 入吳

哀七 入邾 八 入曹 十三 入吳

右全經凡書入二十四條之總文也而其間或特師入國或連師入國且特師中又或因伐國而入邦或因伐國而入邑或因伐國而入國更或因歸邑而入邑蓋不一類也今將各類各條詳列而發其義例于左

隱十年五月 ○○無駭帥師入極

桓二年九月 ○○入杞

僖二十七年八月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右特師入國類計內大夫二條內人一條義見下文

隱二年五月 ○○莒人入向 五年秋 ○○衛師入郕

莊十四年七月 ○○荆入蔡

閔二年十二月 ○○狄入衛

僖二十年五月 ○○鄭人入滑 二十八年三月 丙午晉侯入曹

三十三年二月 ○○秦人入滑

文五年夏 ○○秦人入鄀

宣十一年十月 丁亥楚子入陳

成七年八月 ○○吳入州來

昭十八年六月 ○○邾子入鄅

定四年十一月 庚辰吳入郢　五年夏 ○○於越入吳

哀八年正月 ○○宋公入曹　十三年夏 ○○於越入吳

右特師入國類計外君四條外大夫一條外師一條外人三條外號六條凡十五條

隱十年七月 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右連師入國類計內君會外一條

隱十年秋 ○○宋人衛人入鄭　十月 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右連師入國類計外人二條

以上連師入國凡三條按伐多連師圍侵連師已鮮而入彌鮮者伐藉是名以往而圍侵及入則利是務殉耳故彌鮮也名從公而利從私故日假之

凡伐戰之餘潰降克擭之屬皆不書月惟滅若入書日者爲滅者殆爲入者危

文十五年十二月 ○○齊侯伐曹入其郛

右外君特師伐國入郛類一條郛猶郭也

成九年十一月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右外大夫特師伐國入邑類一條鄆莒下邑也專言入郛入邑則凡入國各條爲入其國都可知也

文十五年六月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哀七年秋 ○○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右內君外大夫特師伐國入國類共二條

襄十二年三月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右內大夫特師救己邑入人邑類一條

以上四類凡五條按入郛入邑先言伐國何也凡經例入不言圍圍不言戰戰不言伐入視圍戰彌重矣故不先書伐也入郛入邑必先書伐國者以國見非以伐見也伐曹入郛伐莒入鄆則不得但言入郛入鄆故皆先言伐國矣況莒伐我救台而遂入鄆則伐與入爲兩人又豈得畧言之哉然則入國先書伐國何也凡入雖皆貶也然蔡從楚而伐之伐非無名春秋謹戎夏之大防故特書伐也入邾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歸獻于亳社而囚之此亦天下之惡也然明年夏齊來侵地而即幡然歸益于邾即齊亦以歸地于魯矣春秋大改過故又特以伐書

隱八年三月 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右外歸邑內入邑不用師伐類一條

我入祊不用師則其書入何也凡伐書入者公羊謂得而不居也穀梁謂內弗受也惟內有弗受故得而不居胡傳謂入者逆詞亦難詞是也若鄭自以祊易許非內有弗受而我亦以許易之則又非得而不居其經以入書者祊雖彼受之我居之而聖人以爲義不可受而不可居也故書難詞逆詞之例以貶之也夫失先王之賜土蔑前人之守地雖以往來施受之義出之猶貶也況以師徒奪攘之乎然則聖人書入之義亦嚴以切矣

○凡書追類二條

莊十八年夏 公追戎於濟西

僖二十六年夏 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右書追二條按追戎一條上未有書侵伐者舊謂責公之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者是也至追齊師一條舊謂其罪齊者是而謂其責公者則非夫經上書齊人侵我下書公追齊師齊匿師入侵亦狡矣今傳于公既責其追至酅爲深入復責其至酅弗及爲有畏而又謂齊魯皆罪其憤兵而不正語何不倫也責其深入而至酅則不應責其有畏責其畏齊而弗及又不應罪其爲憤前後遞相衡決將何適從乎蓋弗及者猶晉納邾捷菑而書弗克納之義書至酅譏其輕以深入而書弗及猶恕其懼以按兵也如此則于經義之委折庶無背矣

○凡書救總文并各類總二十三條六類

莊六年 王救衛　僖元年 齊會救鄭

[illegible]齊救邢

僖元次救邢　六會救許　十五會救徐　十八內救齊

狄救齊　廿八楚救衛

文三晉救江　九會救鄭

宣元晉救陳　九晉救鄭　十二衛救陳

成六晉救鄭　七晉救鄭

襄五會救陳　十楚救鄭　十二內救台　十五內救成

[illegible]內救晉

哀七鄭救曹　十吳救陳

右全經書救二十三條之總文也而其間或特師救或遣師救又或救而次或次而救或圍遂救或伐以救或救遂入或救至某今詳列而發其義例于左

僖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六年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三十二年冬狄伐邢閔元年正月齊人救邢

五月宋師及齊師戰齊師敗績狄救齊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楚人救衛

僖十八年五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晉趙盾帥師救陳

九年十月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十二年十二月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成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襄十年冬諸侯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哀七年秋宋人圍曹鄭駟弘帥師救曹

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右特師書救類計王人一條內師一條外大夫五條外人三條外號二條凡十二條

莊二十八年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文九年三月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成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襄五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鄭

右連師書救類計內君會救三條內大夫會救一條凡四條以上三類十六條按凡救皆善也然其間王人救衛不能討諸侯而僅稱救與諸侯救鄭國不請于王而擅爲救蓋皆非義之正但其視與兵備怨者猶知救患分災之義耳亦所謂彼善于此也

閔二年十二月狄伐邢僖元年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僖十五年正月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右連師先書次後書救類計外君會救一條內君會救一條凡二條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右特師先書救後書次類內大夫一條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右連師書圍遂救類外君一條。

文三年秋楚人圍江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右特師書伐以救類外大夫一條。

襄十二年八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右特師書救遂入類內大夫一條。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右特師救書至類內君一條

以上五類六條按凡直書救者雖情有各殊皆善其得救患分災之義也若其書次者則救不誠而失其義矣但先書次而後書救者猶以救終視先書救而後書次者竟以次止猶為彼善于此也餘書圍遂救書伐以救之屬各視其勢之緩急以定其事之得失僖六年圍許遂救許者明其能斷而文三年伐楚以救江者明其無濟也至莒圍台內卿自救台而遂入其鄆者勢可以進而微近于專齊圍成內君自救成而惟至乎遇者心有所懾而尚近于愼凡聖經書法之權衡蓋如此。

○凡書戍類三條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襄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冬戍陳

襄十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右書戍三條按戍衛奉楚命以拒晉而戍陳戍鄭奉晉命以拒楚以戎夏之防言之似戍衛非而戍陳與鄭善矣然揆以義則戍鄭無一善戍衛有再貶惟戍陳為得之蓋戍鄭非以撫鄭實用以逼鄭而殺買既以說晉又因以詭楚也以經文上下及傳考之可見。

又按書戍亦書救之義本無不善然考詩采薇遣戍之歌而登諸雅揚水戍申之咏而降為風美刺之情可見矣春秋継作亦風雅之遺則也戍若救之善者如此況其他乎故春秋為愼命之書跡不足言也。

○凡書次總文幷各類總十六條六類

莊三年次滑　八年次郎　三十年次成

僖元年次聶北　四年次陘　十五年次匡

文八年次衡雍　十年次厥貉

襄元年次鄫　二十三年次雍榆

昭二十五年次陽州　二十八年次乾侯　二十九年次乾侯

定九年次五氏　十三年次垂葭　十五年次渠蒢

右全經凡書次十六條之總文也除昭公書次三條另見遜次考其間或特師次或連司次又或次書伐或次書救與書次或伐書次今詳列各類各條而發其義例于左。

莊三年冬公次于滑謀救紀也　三十年夏師次于成謀伐鄣也

右特師次類計內君一條內師一條凡二條。

莊十年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謀伐魯也。

定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謀伐晉也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亦謀伐晉也

十五年五月齊侯衛侯次于渠蒢謀救宋也。

右連師次類外君三條。

莊八年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諸說不一蓋亦非伐即救也。

右特師次書俟類內師一條。

僖元年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十五年三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右連師次書救類計外師一條內君大夫會外一條凡二條

襄二十三年八月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右特師救書次類內大夫一條

僖四年正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襄元年夏　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右連師伐書次類計內君會外一條內大夫會外一條凡二條

文十年冬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右始連師繼特師次書伐類外君一條

以上七類十三條救書次與次書救之義已見前若伐楚伐鄭而書次于陘于鄫者善其宜伐而不率伐次于厥貉而書伐麇者惡其不宜伐而卒伐蓋其于救書次與次書救之義相反而實相成也其餘或謀伐或謀救絕不書伐與救而止書次與侵次經義惡伐而善救蓋亦所謂伐不成伐救不成救無名妄動不待貶而義見者與

各條或特師或連師事雖不同而義則同外遜次類三條別見者其所謂次非以師伐人救人而書次者比也通逐奔走行止不寧而苟安于削次斯已耳故別見也

春秋事義慎考卷九目錄考中大

歸遺之屬考四則

凡書歸喪用類

特書歸祭胙類

特書歸師俘類

特書歸賑粟類

徵求之屬考一則

凡書來求類

告假之屬考二則

特書卿出告糴類

特書以璧來假類評例亡考

取竊之屬考二則

特書取器納廟類

特書竊寶復得類

春秋事義慎考卷九 考中六

姜兆錫著 男允重 鳴遠 校

● 歸遺之屬考 四則

○凡書歸喪用祭胙類 計二類 四條

隱元年 七月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文五年 正月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九年 冬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右內喪歸用類三條。仲子惠公之妾，桓公之母；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今卒而王與諸侯以含賵襚之禮隆之也。

定十四年 秋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右王祭歸胙類一條。魯爲王同姓之懿親，今王祭而以胙歸之也。

○特書歸師俘類 一條

莊六年 冬 齊人來歸衛俘

右外師歸貨類一條。齊率諸侯討衛朔之奪嫡，今得賂而于魯分之也。

○特書歸賑粟類 一條

定五年 夏 歸粟于蔡

右外師歸賑類一條。蔡有被强楚之圍，今聞難而以粟歸之也。

以上四類七條。按齊來歸俘，非禮不待言也。王者有四裔之功，則以警于諸侯，餘則否。獻捷猶非也，況歸賄乎。若歸含賵襚以哀喪，禮之始；歸脤以敬祭，禮之終；歸粟以禬乎，禮之急。天王所以逮下，亦鄰國所以邦交也。然而交譏之者，並毋奪嫡之不懲，而又以寵加之；月祭非享之不至，而復以福遺之；廟遷社屋之不恤，而徒以粟餉之。其以遵先王之典者小，而以害昔聖之禮者深。春秋[illegible][illegible]之書譏之於此，故曰非禮之禮，大人非爲也。餘詳喪紀祀典各考。

● 徵求之屬考 一則

○凡書來求財用類 三條

隱三年 秋 武氏子來求賻 此三月平王崩，桓王嗣而來求也。

桓十五年 二月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此桓王二十二年來求也。

文九年 春 毛伯來求金 此八年八月襄王崩，頃王嗣而來求也。

右書來求財物類，計來求二條，王使來求一條。按來求一也，何以或稱王使，或不稱王使也？求賻求金爲喪用，而求車非爲喪用。緣王當喪未成君，故求賻求金二條不稱使，而稱使惟求車一條也。

禮，天王崩，赴于諸侯，同軌畢至，含襚賻賵隨之。況魯喪天王，含賵下逮，滕交安在？王喪金賻乃不歸而待求也。至于車，其在喪即所謂車馬曰賵也，非在喪則路車乘馬，天王有錫無求。且車御乘司馬有作無求，來求未之聞矣。政教益衰，僅亦守府，以是臣不恭而君又不令也，交譏之。

● 告假之屬考 二則

○特書告糴類 一條

莊二十八年 冬 臧孫辰告糴于齊

右特書告糴類一條。何以書？嘉之也，亦惜之也。其年書大無麥禾，而不書饑，蓋嘉其出告糴而不至饑耳。何惜乎？古者聖王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推之至于九年必餘三年之食，又推之至于三十年必餘十年之食，所謂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有凶荒而民無菜色者此也。臧孫氏急病讓夷，民得不轉溝壑而散四方，其視諸公之世使民至于饑而死者，則有間矣，而繩以聖王經國之制，則未之聞也。春秋之義，美惡不嫌同辭，故書之。

○特書假田類 一條

桓元年 三月 鄭伯以璧假許田

右特書假田類一條。按圭璧國家之重器，用以守邦爲瑞，用以出使爲節，用以禮神爲器，凡諸行事見周禮典瑞掌節諸職蓋詳。如上條告糴亦以璧，他可知矣。然未聞其以假田也，假田以璧，則以非其所當以矣。餘義詳削亡之屬考。

● 取竊之屬考 二則

○ 特書取鼎類 一條

桓二年四月 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右特書取鼎類一條深譏之也討逆何事而用賄乎以義始以利終甚矣況又以玷周公之新乎故凡取不書日而納于太廟獨書日深譏之也

○ 特書竊寶類 一條

定八年冬 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四月 得寶玉大弓

右特書竊寶類一條惡之亦幸之也經例王朝之上士侯國之大夫書名而侯國之士非其比也故外書人內則容其文耳而竊寶玉大弓則與盜殺四條並稱爲盜者誠惡之也以諸條混列于外書人內容文之例則循例不足以盡貶微文不足以示譏故並稱爲盜以絕之稱名考詳矣其寄惡之至故其得幸之深

失讙譚龜陰諸守土或書或不書而失寶玉大弓諸守器則特書何也先儒謂輕地而貴命也按其說蓋近之而未盡夫守土不盡書上條假許田則固特書之矣以義推之蓋許田王命祀先之田寶玉大弓王錫祀先之器而諸田尚非其比也歷觀告糴假田取鼎盜寶諸條而聖經敬天勤民尊祖敬宗之意其辨得失於毫釐之間者至矣

春秋事義愼考卷十目錄

● 遊觀之屬考 二則
凡書觀類
特書焚類
● 奔逃之屬考 十三則
凡書天王居入總文不分類
凡書內君遜次居在如至總文及各類
凡內君夫人書遜類
凡內君遜書次類
凡天王及內君書居類
凡內君書在類
凡書唁內君類
凡書君大夫之屬出奔及奔不書出類
凡書逃諸侯及大夫類
凡書以諸侯歸類
凡書放大夫類
特書大夫逃來類
凡書殺諸侯及大夫類
● 歸入之屬考 十則
凡內君書至類

凡內夫人書至類 別見大婚考

凡內臣書至類

凡內君大夫書不至而復類

凡君夫人大夫書入類

凡君大夫并內夫人書歸類

凡君大夫之屬書納類 特書納器類 別見取劳考

凡書君逃歸類

特書君執見釋類

凡書大夫還及師還類

春秋事義愼考卷十七 考中

奚兆錫著 男允重 鳴遠 校

遊觀之屬考 二則

○凡書觀類 二條

隱五年春 公觀魚于棠

莊二十三年夏 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右書觀類二條凡書觀誌荒也觀魚不至而觀社至何也棠猶吾境也如齊抑甚矣

○特書焚類 一條

桓七年二月 己亥焚咸丘

右特書焚類一條焚林絕獸雖不言觀亦觀之意也書所謂恒于遊畋及罔湎于遊于田是也故凡書蒐書狩不日而焚獨書日以愼之

○凡書築類 六條 二項

莊三十一年春 築臺于郎 夏 築臺于薛 秋 築臺于秦

右書築臺類三條

成十八年秋 築鹿囿

昭九年冬 築郎囿

定十三年夏 築蛇淵囿

右書築囿類三條

以上二類六條已錄于工役考又錄于遊觀考者錄于工役考以其勞民力爲已悉矣所謂築臺築怨築囿築愁也錄于遊觀考以其蕩君心爲已甚矣所謂罔遊于逸罔湎于樂也損政大損德深經義不一而足先儒以春秋爲性命之書故備發之以明義

綜十二公之世而臺囿之荒四公有之此伊訓三風十愆之必喪國必亡之驗而亦丹書敬吉怠滅義從欲凶出此入七

之一幾也此不惟兩人彼此與遂飾一人亦且慕以輔周旋王始命同柳以僕從韓御爲戒而其後此心不繼將天下比有車轍馬迹而不惟臺池苑囿之是崇矣郎定公用孔子之時方將以禮儀亂主以制抑强家而聖轍方遊郎溺蹤亦已熾矣吁可不儆哉

○凡書夫人如類五條

桓十八年春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五年夏 夫人姜氏如齊師　十五年夏 夫人姜氏如齊

十九年秋 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春 夫人姜氏如莒

右公與夫人如齊一條夫人如齊師一條如齊如莒共三條凡五條

○凡書夫人會類三條

莊二年十二月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七年春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七年冬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右書夫人爲會類三條

○特書夫人享類一條

莊四年二月 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右書夫人爲享類一條

以上三類九條已錄于朝聘會盟二考又錄于遊觀考何也其在二考但以其類附之而其隱而不匿者婦德周隱然于言外今更以其遊蕩之失德者推之則罪夫人而不徙罪夫人也邈其始桓公與之如齊而歸是莊公之世一如齊師一如齊兩如莒史不一書而三會一享踵而與焉則凡其穢德彰聞顯在國書與播于齊風南山諸詩者皆桓啟之也宋曾校書序列女傳云二南之業歸于反身其得聖人刪詩與修春秋之微意矣

然則莊公無罪乎文姜在桓公之世爲小君在莊公之世爲國母子似不能制母也然三從之道通乎上下況國君乎桓既不以夫道正之莊復不以子道閑之而夫婦之教虧母子之義溺郎君臣上下之道胥失矣儆苟汝水之詩說詩者以爲刺不能以禮防閑其母是也豈獨南山猗嗟諸詩桓公失修齊之道而已哉

⊙奔執之屬考十三則

○凡天王居入總文不分類

僖二十四年冬 天王出居于鄭 此襄王在位間于隗后及王子帶之亂故也按傳二十五年四月襄王入于王城經不書

昭二十二年六月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此桓王立而子朝纂故也

二十三年七月 天王居于狄泉　二十六年十月 天王入于成周 此王子猛卒敬王丐立而朝纂未平故也

右周天王居入總文共三條居或言出或不言出何也按出居猶言出奔也記云天子不言出者爲王諱也王者六一統居于鄭而言出者言王之德不足以君天下而外之之詞出而仍言居于鄭者又言王之德雖不足以君天下而莫敢外

之之詞也天子居天下諸侯居其國天子之居侯國猶其居王國也

入春秋來王出入蓋多矣或出入皆不書或書出不書入或出入皆書何也出入皆不書者畧之書出不書入者外之出入皆書者愼之也

凡書者書其重且大者也景王崩子朝篡悼王踰年未成王敬王郎位亦僅耳王疑于無王出入必書也有以哉襄王間于叔帶之亂亦當書然其時喬役叉突乘夫臣背君其類甚矣不書入者不于其入乎猶諸侯外而復皆書而獲執以歸而復不皆書此春秋不言之微意先儒謂之性命之書也若出入皆不書者變不如此甚也從畧耳

○凡內君內夫人孫次如至居在總文并各類 總十四條分十八條五類

莊元年三月 夫人遜于齊 桓夫人文姜

閔二年九月 夫人姜氏遜于邾 莊夫人哀姜

襄二十八年十二月 公如楚 十二月楚子昭卒 二十九年正月 公在楚 五月 公至自楚

昭二十五年九月 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二十六年三月 ○○公至自齊居于鄆 十二月齊侯取鄆

秋 ○○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冬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八年三月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九年春 ○○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十月鄆潰

三十年正月 ○○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正月 ○○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的歷 四月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三十二年正月 ○○公在乾侯 取闞 十二月巳未公薨于乾侯

右全經內君內夫人凡遜次居在如至十四條之總文也而其間書孫書次書居書在義各不同今列爲四類而發之如左其如若入若至別見書如書入書至之文

莊元年三月 ○○夫人孫于齊 桓夫人文姜也

閔二年九月 ○○夫人姜氏孫于齊 莊夫人哀姜也

昭二十五年九月 巳亥 公孫于齊

右內君內夫人書孫類三條按二夫人及昭公書孫皆奔也不書奔而書孫者凡皆諱之也然即書孫之義推之孫之言避也罪不歸于孫者爲有難而避難之詞罪歸于孫者爲有罪而避罪之詞故昭公雖有罪而有難罪歸于臣之逐君則昭公爲輕而孫爲避難二夫人似無罪而罪歸于臣之弑君即夫人爲主而孫乃避罪也二夫人孫不書日而公孫書日者蓋亦重公也

桓公見殺于齊閔公見弑于下而二夫人皆以避罪之詞書者桓公以文姜訴乎齊而殺閔公以哀姜謀乎慶父而弑也文十八年子赤見殺而夫人出姜書歸于齊而不書孫何也出姜無罪而出也子赤以敬嬴謀乎仲遂而殺敬嬴不出避而毋夫人出姜乃見出何也則仲遂得臣先使于齊以歸其謀行父復使于齊以定其策故也于此見子赤之禍爲益慘而春秋之世變亦日以棘矣經于文姜哀姜之出皆書孫而出姜之出則書歸此聖人寄命討于筆削之義也

昭二十五年九月 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二十八年三月 ○○公如晉 次于乾侯

二十九年春 ○○公如晉 次于乾侯

右內君書次類三條以非師次比故列于此也三條或書日或不書日者公孫書日凡公如朝不書日所因異也

昭二十六年三月 公至自齊居于鄆 秋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 公至自齊居于鄆 冬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九年春 公至自晉居于鄆

右內君書居類五條按居于鄆者鄆爲國之境土昭公孫齊季氏據國故齊侯爲公取鄆而居之也齊侯取鄆以奉公故公四如齊而至皆書居于鄆一如晉而至亦書居于鄆所謂天子居天下諸侯居其國也非其國則不書居矣

襄二十九年正月 公在楚

昭三十年正月 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正月 公在乾侯 三十二年正月 公在乾侯

右內君書在類四條按首條襄二十九年正月書公在楚者襄公以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值楚子卒見畱凡十月方歸故書正月公在楚以存公也僖十五年公盟牡丘亦九閱月而未以正月畱也宣七年公會黑壤成十年襄四年十二年公如晉皆以正月畱而猶未拘畱之也僖十六年公會淮昭十五年公如晉皆久拘畱閱正月而猶非畱蠻方也獨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則較異矣故書公在楚以存公也其昭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書居五條書在三條皆備書者凡以存公也襄公在楚以事考之則朝而執也昭公孫齊以事考之則逐而奔也而經于其國皆言居于人國皆言在者猶書孫之

義也

凡國君見執于人國皆書執而見逐于其國止書奔者聖人之義可使暴君賊臣以執君之義加于鄰國而不可使亂臣賊子以逐君之義加于其君也其內君被執若逐則書孫而諱之又書在書居而尊之者聖人之義旣不敢以被逐而奔之義加于先君自不敢以奔而失國之義加于先君也陽州乾侯皆言次而此言居言在者次暫而居與在久也于鄆不書正月居鄆而于乾侯乃書正月在乾侯者鄆爲吾土猶是君也乾侯非吾土疑于無君而存君也

書孫書次書居書在于列侯不得辭于吾君則辭爲內外之義也僖二十四年冬襄王居于鄭二十五年四月王入于王城而正月不書王居鄭者天子居天下猶其國凡言居者不待存其君也唐中宗廢范史于歲首書帝在房州者尊后革唐爲周歲首書在以存君也觀其後代德僖三宗如陝州奔梁州走興元幸成都而綱目皆不如帝在房州之書則帝居之不待存也而經義益暸然矣

○凡書唁內君類 三條

昭二十五年九月。公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三十一年四月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右書唁類計親唁一條使唁二條凡三條按弔失國曰唁親唁猶敬之而使唁不啻輕之也齊晉皆無納公之義爲已僞矣況又心輕之乎

齊侯之唁唁失國也高張之唁唁棄齊入晉也荀躒之唁唁公且與季氏迎公也其唁雖皆無納公之心而子家每勸公入魯而不聽則公之不能入國亦可知矣

○凡書君大夫之屬出奔及奔不書出類 計十二項六十六條外以地奔另見

桓十五年五月　○○鄭伯突出奔蔡　十六年十一月　○○衛侯朔出奔齊

僖二十八年四月　○○衛侯○出奔楚

襄十四年四月　巳未衛侯○出奔齊

昭三年冬　○○北燕伯款出奔齊　二十一年冬　○○蔡侯朱出奔楚

二十三年七月　○○莒子庚輿來奔

哀十年二月　○○邾子益來奔

右外諸侯書出奔類八條義見下文內一衛侯出奔獨書日兩衛侯出奔不書名及邾子莒子來奔列于出奔類義並見下

莊十年十月　齊滅譚譚子○奔莒

僖五年八月　楚滅弦弦子○奔黃　十年正月　狄滅溫溫子○奔衛

文十二年正月　郕伯○來奔

昭三十年十二月　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右諸侯書奔不書出類五條內郕伯國未滅書來奔列于奔不書出義並見下

按諸侯或書出奔或奔不書出何也出者對入而言凡書出奔者有復入之義譚弦溫徐之四國者滅矣何出入之可言乎故但書奔不書出也莒子來奔列于出奔之類若郕伯來奔乃列于奔不書出之類又何也凡書來奔者自魯史言之也莒子來奔若非魯史書之則謂之莒子出奔魯矣凡所謂出對入而言郕伯來奔旣見逼于齊而以二邑來奔矣其于復入之義也何有哉故來奔之文同義則不同而附于滅國之列也

書出奔有復出之義則鄭衛燕五君書入書歸書納並見後而蔡邾莒三君不書入歸等何也出則有入者義也出有入有不入者事也經據義不據事也

凡諸侯出奔皆名獨二衛侯不名又何也諸侯不生名出奔皆名記所謂失地則名也諸侯之國先王命之先公承之而一朝至于失守雖無致失之之罪亦罪也況致失之有罪者乎獨二衛侯不名者非寬二衛侯之罪甚元咺甯殖林父之罪也諸侯出奔皆不日獨衛侯衎特書日又何也甯殖林父之罪甚于元咺也諸侯奔皆名諸侯國旣滅而奔乃多不名更何也憫其見陵于强大力盡而奔將以圖存也滅而奔多不名獨徐子則名更何也已爲降虜而旋爲亡人其非譚溫弦三子伍明矣故春秋謂之化工

天王內君書居在不書奔諱尊諱親之義也諸侯書奔則無諱乎非無諱也對天王內君不書奔而言則謂諸侯書奔爲無諱可也若以書奔之[illegible]之凡奔者自奔之義也[illegible]有廿有奔而君止有奔諸侯[illegible]自奔爲文而其見逼逐于兵[illegible]

見逼逐于鄰國之君但可知矣則雖不諱猶諱也然則其
之之義何也諸侯書奔有二義言諸侯爲一國之主若非天
王則雖鄰國亦不得斥逐之也況其臣乎此深以罪鄰國與
其臣也又言諸侯爲一國之主必無可見迫逐而後可以罪
鄰國與罪其臣不然且不免見迫逐于其臣也況鄰國乎此
兼以責其君也之二義者奔君固無辭于失地之罪而鄰國
與其臣尤無辭于逐主之罪也若所以致其責與罪者則當
因事以觀所責其君之輕重而亦因以見鄰國與其臣之罪
之有無與其輕重焉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右畿內諸侯書出奔類一條

襄三十年五月王子瑕奔晉

右王子書奔不書出類一條

按臣子有罪而去王國例書奔不書出天下之國皆其國所
謂自周無出也侯國例書出奔彼此各一國故書出也然侯
國奔例書出或書奔不書出見義絕之義王國例但書奔或

書奔亦書出見義絕之義其故相反何也王國有無外之義
則不言出若猶未出者然而言出乃明其已出矣是義絕也
與國有出入之義則言出猶對入而言而不言出蓋明其無
可入耳是又義絕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王子瑕及王子朝皆書奔不書出而周公則書出奔者註謂
周公將奔爲王所復而終自外于晉故書出以罪之也穀梁
謂周有入無出其書出者上下一見之也註謂上一見爲僖
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而下一見爲此年周公出奔晉也
上無以統下下敢以外上而書出由此觀之書出爲義絕也
或問周公奔書出據公羊謂王者無外其書出何自其私土
而出也據胡傳又謂王室衰微政教不行于諸侯故從諸侯
書出奔之例也何獨取穀梁與註而不取公羊與胡傳也曰
公羊義無害但不若穀梁通上下言之爲密至胡傳則殊失
其全經發明之旨矣蓋自平王四十九年以來王迹熄黍離
降爲國風而春秋春必書王王必書天王國必書京師會諸
侯必書狩命諸侯必書錫朝必書朝王大婚必書王后下嫁
則書王姬王子則殊會王人則首列書居不書奔書崩不書
薨凡此之類正以王迹不行而申大義于天下也故自周無
出必有貶而後書出也若徒以王迹不行而降于列侯書出
奔之例夫豈其全經發明之旨且使果因王迹熄而降其例

則書天王出居于鄭亦此意耳乃于彼則特疏其德之與悖
而從書出于此則又渠指其勢之衰微而降書出可乎哉
然則周公貶書出瑕與朝皆無貶乎曰春秋之義凡臣若子
書奔而無特發之文者皆貶瑕與朝之貶可知也況朝僭天
位四年于茲仍從未成君之例書奔楚而不書居于楚則其
罪大惡極更可見矣又何待貶而書出乎

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十五年五月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莊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

昭元年秋莒展輿出奔吳

右外世嫡嗣位未成君書出奔類三條

昭八年四月陳公子留出奔鄭

右庶孽僭位未成君書出奔類一條

昭二十六年十月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右庶孽僭王未成王書奔不書出類一條

以上三類五條凡奔書出奔不書出及出奔有入有不入之
義已見上矣又按成君出奔例書爵未成君出奔例不書爵
留未踰月忽未踰年未成君也而不稱爵羈與展輿踰年朝
踰四年似已成君也而亦不稱爵者羈與展輿所謂役君定
位而統有寄王子朝所謂嗣王正位而統無二故也
二庶孽不以國名而以公子王子名又何也以國名者不爲
君而猶疑于爲君之詞以公子王子名者不爲君而并不疑
于爲君之詞也餘詳系名考
然則庶孽之王子朝奔楚其稱王子類于世嫡之王子猛卒
又何也義蓋類而不類也凡稱王有二義稱王子亦有二義
稱王有二義者于對侯而言則王乃天王也凡經所稱天王
是也若王對凡侯國而言則王乃王國也十五國之王風不
與衛鄭齊秦之屬例稱周風其風特以王稱之是也此稱王
之二義也稱王子亦有二義者王與子二字分讀則王乃王
朝子乃嗣王如王子猛卒稱王子從未踰年稱子之例猶外
未成君會盟書宋子衛子之類其稱子而名又畧從未踰年
稱子而名之例猶內未成君卒書子般子野之類初非如凡
王之子槩稱以王子者比也王子二字連讀則王乃天王之
子槩謂其諸子如王子朝奔楚從王之族屬稱王子王孫之

例與王子瑕奔楚同猶外君之子出奔書陳公子留出奔楚之類又初非嗣王踰年稱王而未踰年稱子者比也此又稱王子之二義也書例同而所以書不同不深惟其義而疑其有類于王子猛之爲稱以失聖經化工肖物之意也可乎哉然則氏以公子王子爲抑詞乎曰義不盡然也對世嫡失位去國鄭忽曹羈之屬而言則忽羈氏以國者未成君而猶疑于君留朝氏以公子王子者未成君而亦不疑于爲君是固深抑之詞也若對庶孽弒君篡國州吁無知之屬而言則州吁無知但氏以國者正絕其爲公子而以疑于爲君者痛絕之而公子留公子比王子朝者雖未成其爲君并不疑于爲君而猶不削其公子與王子以痛絕之是又姑恕之詞也所以然者孽而見逐與嫡而見逐者不同故深抑其詞而篡而非弒與篡而兼弒者又不同故姑恕其詞也春秋之文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登山者移步則換形而春秋如之故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又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定十四年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右外世子書出奔類一條

襄二十年秋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二十三年夏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二十七年夏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昭元年夏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定十年冬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春入蕭以叛

十四年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右外公弟書出奔類五條

閔二年九月 ○○公子慶父出奔莒

襄二十年秋 ○○蔡公子履出奔楚

昭元年十一月 ○○楚公子比出奔晉 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十二年十月 ○○公子慭出奔齊 二十年夏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定十年秋 ○○宋公子地出奔陳

哀四年二月 ○○蔡公孫辰出奔吳

右外公子公孫書出奔類七條

以上三類十三條凡出奔及出奔入不入之義亦見上矣今按鄭忽以下書奔三類謂正嫡之嗣位與庶孽之僭位者也衛蒯聵以下三類若世子若母弟若公子公孫皆非嗣位與僭位者比也其書奔之義何也世子君嗣也世子未盡其爲世子而至于出奔君未盡其爲君而至于世子出奔交責之也嗣位書出奔重失守也未嗣位書出奔重失義也書母弟出奔亦累如之但視世子從末減耳公子公孫又其次也母弟亦公子公孫而體較重公子公孫猶大夫而情較親其出奔之義例得失亦可見矣

莊十二年十月 ○○宋萬出奔陳

僖二十八年五月 ○○衛元咺出奔晉 冬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文六年十月 ○○晉狐射姑出奔狄 八年十月 ○○宋司城來奔

十四年九月 ○○宋子哀來奔

宣十年四月 ○○齊崔氏出奔衛

成七年冬 ○○衛孫林父出奔晉 十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十五年八月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魚石出奔楚 十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十六年十月 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七年秋 ○○齊高無咎出奔莒

襄六年夏 ○○宋華弱來奔 十七年九月 ○○宋華臣出奔陳

二十一年秋 ○○晉欒盈出奔楚 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二十三年夏 ○○邾畀我來奔 十月 已亥臧孫紇出奔邾

二十四年冬 ○○陳鍼宜咎出奔楚 二十八年夏 ○○衛石惡出奔晉

冬　○○齊慶封來奔　二十九年七月○○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昭　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十年夏○○齊欒書來奔

十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二十年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二十七年十月○○邾快來奔

定　四年十二月○○楚囊瓦出奔鄭

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　十一年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自陳入于蕭以叛

十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夏○○衛北公結來奔

十四年秋○○衛公孟彄出奔鄭　哀十年五月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自鄭奔齊不書

哀　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

十一年十一月○○衛世叔齊出奔宋

右內外大夫書出奔類三十五條。外大夫出奔不書月。而內大夫出奔一不書日兩書日義並見下。其來奔九條列于出奔說見上。

文　七年四月。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先蔑奔秦

八年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宣　十八年十月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右大夫奔不書出類三條。大夫奔皆書出而三條奔不書出何也。凡出奔皆自國而出。三條皆出使未反國而奔。故不書出也。然則其視王國與滅國奔不書出之義何別也。王國與滅國亦皆自國而出。其不書出者。王國示無外之義。滅國示無歸之義耳。三條不書出。皆非其比也。

然則凡出奔皆不書日。獨內大夫出奔乃書日何也。重內也。敖僑如紇書日。而慶父慭歸父不書日又何也。傳文所謂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也。或曰慶父以弑逆絕之慭亦有闕嫌。歸父則出使未復國耳。姑存參。

然則凡書各去國之文。天王與諸侯分編。而王臣與諸侯之臣則合編。內君與外君分編。而內臣與外臣則又合編何也王侯去國雖一也。然天王若內君不言出奔。而凡諸侯則言出奔。經例有王諱有內諱。而凡諸侯無諱也。故分編也。至王臣若內臣去國與凡諸侯之臣去國。其書出奔則無異矣。內臣與外臣異者。日不日耳。奚諱乎。故合編也。

然則凡諸侯皆止書奔而臣書奔又或書放何也。凡君放臣正也。臣自奔非正也。若春秋之放臣非正也。其自奔尤非正也。臣書奔亦有二義。一罪其臣事君非忠而至于奔。一責其君使臣非禮而致其奔。古者君臣各盡以道。即臣不幸有罪上使人讓之。臣白冠氂纓而待放。奔于何有。故凡書奔。君與臣皆貶也。但臣以罪奔。固臣之罪。或無罪矣。不待放而奔。庸非臣之罪耶。臣書奔惟如公孫會特書自鄭而後其罪可免。則臣之罪尤為重矣。若君之責則亦視所事。以別其有無與其輕重。而臣罪亦因以見焉。

然則自鄭而外。凡書奔皆罪不免乎。按臣無罪者。經但書歸以明其賢。而奔則不書。季子蔡季是也。臣有罪者。經特書納以著其惡。而奔可無書。公孫寧儀行父是也。則書奔罪斯不免矣。亦有書奔而罪以特文免者。按全經書奔即反者。惟宋華元鄭良霄二人。而良霄反書入。華元乃書歸則免華元也全經書使而奔者。惟公孫歸父公孫敖二人。而公孫敖書如京師不至而復遂奔。歸父乃書還自晉至笙遂奔則免歸父也。全經奔而不書名者。惟宋司城書官不名。子哀書字不名。崔氏書氏不名。凡三人而宋司城以王者之後其卿得書官而偶逸其名。崔氏以其族奔而不得指其名。獨子哀以賢書字而不名。則免子哀也。凡此皆所謂特免之文。若其不書氏名但書名而氏以國者。則公族而特例之。其與小國而偶逸之者。蓋不同矣。故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凡書執諸侯及大夫類　計七類三十條其執殺執用見書殺書用之文

僖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實滅而書執也　十九年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以不赴會而執也

襄　十九年正月晉人執邾子以伐我而執也。後歸不書。昭元年書邾子華卒。

昭 四年夏 楚人執徐子 將伐吳感中國而執也

哀 四年二月 宋人執小邾子 與齊爭伯而執也

右執諸侯類五條。執諸侯皆書人，何也。凡殺亂臣賊子書人，衆詞也。執諸侯大夫書人，微詞也。亂賊人人所得討，故以衆詞予之。諸侯不可以執諸侯之屬，故以微詞貶之。諸侯即有罪，不請于天王而專執，即執者罪也。故諸侯弃名，執皆不名。與齊以有罪書名，而其執者猶罪也，況執無罪乎。虞既滅，不書晉師滅虞，以虞公某歸，而止書晉人執虞公，何也。深悲虞公也。先是僖二年，以道假晉伐虢，遂滅下陽。下陽滅而虞與虢俱擧矣。乖人和，喪地利，虞尚待滅乎。至是如執一匹夫然，而虞已滅矣。故不書滅，不書名，不書以歸，非寬虞公，悲之至，罪之至耳。故曰春秋化工也。

僖 二十八年三月 晉侯執曹伯畀宋人 冬曹伯襄復歸于曹

冬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

成 十五年三月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哀 四年夏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右執諸侯書歸若畀類四條。執諸侯書人，明非正也。執歸京師書爵，明近正也。然則執歸京師或書爵或又不書爵，何也。為臣執君，非正也。執畀宋與執歸楚，或書人又或書爵，何也。執歸于京師，近正。歸若畀于諸侯，非正。然畀之言與也，與之猶可也。歸猶獻也，以尊天王之禮尊諸侯，則甚矣。況畀宋以攘猾夏之楚，而歸楚乃不攘之而反尊之乎。故執歸楚書人，而畀宋特書爵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成 九年七月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僖 二十一年秋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盟 執宋公以伐宋 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右書執諸侯以伐類二條。以諸侯執諸侯，不正也。因以伐之，又不正也。合兩不正以主夏盟，甚矣。況盂執宋公，又主以南蠻之猾夏者乎。然則其或書人或書爵，何也。其書爵非肯爵也，列序在會之諸侯而沒其執之主名，明不予楚執也。豈肯爵之為嫌乎。

凡書執諸侯之屬有二義。加之者罪其不以道，受之者責其不能死也。然罪其不以道者，法也。若晉之執歸曹伯，猶庶近于道。責其不能死者，義也。若邾子之執殺，況子亦何免于死。則法尚有末減之科，而義更無倖解之路。此聖經教人自反其本之道也。

內君無執，諱執不書也。按傳僖十六年十二月，公會淮，未歸。明年夏季氏背會滅項，齊以為討而止公，一也。宣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而求婚，二也。昭十五年冬，公如晉，以公不與平丘之盟，亦止公，三也。而經皆不書執，凡皆內諱之義也。然考淮之會、平丘之盟，皆經年乃歸，求婚亦踰時乃歸。則亦可知聖經諱而不隱之義矣。

桓 十一年九月 宋人執鄭祭仲

莊 十七年春 齊人執鄭詹 鄭詹自齊逃歸

僖 四年夏 齊人執陳轅濤塗

文 十四年冬 齊人執單伯 十五年六月單伯至自齊

襄 十一年秋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十八年夏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二十六年秋 晉人執衛甯喜

昭 二十三年正月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二十四年二月叔孫舍至自晉

定 六年秋 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右執鄰國大夫類計書名三條，書字二條，書官四條，凡九條。按大夫被執者書之不同，而執大夫者皆書人，何也。以大夫雖有罪可執，不請于天王而專執之，其罪猶執諸侯也，況其無罪者乎。故皆書人也。然則被執者或書名或書字或又書行人，何也。書名，正也。書字，王之命官也。書行人者，傳言以所事執之也。若其不書行人，則以已事執之耳。大夫非奉使命，不書行人。

成 十六年九月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以僑如譖而執也

昭 八年十月 楚師滅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以殺嫡立庶而執也

右執鄰國大夫書舍若放類各一條。執皆書人，貶也。書師何也。因滅國而言，不再貶也。其舍處于國境，或放置于鄰邦，何

也註謂明其不以歸國也凡執以歸書以歸執以伐書以伐執而舍若放書舍放執而歸若畀書歸畀或但書執而不書以歸以伐與舍放歸畀者蓋亦未幾釋之也

定元年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右書執鄰國大夫于京師類一條凡不請于天王而專執之皆罪也雖不在京師猶罪之況于京師而專執之者乎執不書事書以伐宋以侵衛罪虐鄰也執不書地書于京師罪罔上也

定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右書執鄰國大夫以侵類一條猶執諸侯以伐也

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子叔姬

右書執國母類一條按執皆執外君及外大夫也子叔姬爲齊國母何以執也商人弒其君因執其君母則亦不以君母視之而不啻以外女視之矣

○凡書以歸類計三項十二條

隱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襄十六年二月○○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右書以諸侯歸類計伐以歸一條執以歸一條凡二條

莊十年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定六年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十四年二月○○楚公子結陳公孫他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十五年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哀七年八月己酉公入邾以邾子益來 八年夏歸邾子益于邾

八年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右書以諸侯歸類計敗以歸一條滅以歸五條入以歸二條凡八條內一條入以來亦謂之以歸者自我言之謂之以來自人言之則謂之以歸矣

以上二類十條之文以歸一也或書伐敗入滅以歸或非伐敗滅入而特書執以歸何也執有不以歸以歸未有非執者也然伐敗入滅以歸不書執者始執之而後則不待執而自從之以歸耳若書執以歸則未服從之詞也夫執非一詞也或頸係或手梏或體攣所謂係單于之頸及束縛之馳驟之之屬是也諸侯執諸侯罪矣不徒執之而執以歸者又甚焉伐敗入滅而從以歸者國破宗亡既不能死以自守又不能奔以圖復幸脫囚虜而從焉其罪視執之以歸者亦甚矣執皆書人執以歸不皆書人者凡罪大不待貶而罪見也從以歸者皆書名凡伯之屬不書名者凡伯爲王使卿行旅從非有與戰之師罪也況蔑王罔上如戎而奉命以出者忿然以身殉焉豈所謂義之中正乎故春秋恕之楚子與莒子邾子不名非恕三國以甚執滅也

昭十一年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以邾莒愬而執也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右書執鄰國世子以歸執鄰國大夫以歸類各一條按執世子大夫以歸罪已降然執以歸亦罪也況用之乎世子國滅而執歸大夫在會而執歸以視不書執而但書以歸者罪各未滅其義例與君亦畧同也

○凡書放類計二類三條

宣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哀三年七月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右本國放其大夫類二條按凡書執皆執鄰國之君大夫而放則有國君自放其大夫有放其鄰國大夫者國君之放其大夫視放其鄰國大夫固有間矣古者人臣去國自有待放之禮也然罪雖可放不以王命出之猶惡專放也況胥甲父公孫獵又罪無可放者乎放甲父書國者貶君與大夫擅放之也放公孫獵書人者所謂國亂無政也貶國人而君亦與

矣

昭八年十月 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于越 執五見

右放鄰國大夫類一條國君放其大夫猶惡專放況執放鄰國大夫乎但觀執以歸則情稍減耳執放于某國猶執歸與執畀于某國也然執歸之者尊其國之詞執畀之者相等之詞執放之則輕其國之詞

古者放不獨臣也雖王侯亦有之如有庳如桐之屬是也然古之世有放廢而無弒篡降至春秋之世子弒父臣弒君亂臣賊子接迹于天下若無放桐之志而托其迹以為之直以操懿為伊霍矣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且如昭公居鄆在乾侯至於放逐以終公子黜卒放于周亦以天子僅延一綫耳夫人臣待放賜玦則去賜環則復若春秋之君雖無放之名而岌岌焉奔逐免死或蹤倖一旦復國而且不可得也嗚呼尚忍言哉

○特書逃類一條

莊十七年秋 鄭詹自齊逃來

右特書大夫逃來一條按逃來猶來奔之意也不云來奔而云逃來者人臣得罪于本國不待放而擅去則書奔人臣被執于他國未見釋而潛逸則書逃於國史書曰來奔書曰逃來若非國史當書曰出奔齊書曰逃于魯矣書曰奔者罪之書曰逃者賤之也逃非君子之道乃匹夫之苟行耳考左氏詹以詐獲罪因至見執而逃也其為人又何責哉故書以賤之

○凡書獲類 獲諸侯若大夫已見侵伐考

●歸入之屬考 十則

○凡書至類 計內君內夫人內臣共八項八十條

莊二十二年冬 公如齊納幣 二十三年夏 公至自齊

二十四年夏 公如齊逆女 秋 公至自齊 八月夫人姜氏入

右公納幣及逆女書至類名一條按十二公逆女納幣蓋參矣然公親行止此二條各皆書至其桓公之世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而公會于讙則逆非公逆至亦非公至故書夫人姜氏至自齊而已餘見後文

僖三十三年十月 公如齊 十二月 公至自齊

文三年冬 公如晉 四年春 公至自晉

十三年冬 公如晉 十四年春 公至自晉

宣四年秋 公如齊 公至自齊

五年春 公如齊 夏 公至自齊

九年正月 公如齊 公至自齊

十年春 公如齊 公至自齊

四月 公如齊 五月 公至自齊

成三年夏 公如晉 公至自晉

四年四月 公如晉 秋 公至自晉

十年七月 公如晉 十三年三月 公至自晉

十八年正月 公如晉 夏 公至自晉

襄三年春 公如晉 四月 公至自晉

四年冬 公如晉 五年春 公至自晉

八年正月 公如晉 夏 公至自晉

十二年冬 公如晉 十三年春 公至自晉

二十一年正月 公如晉 夏 公至自晉

二十八年十一月 公如楚 二十九年五月 公至自楚

昭五年正月 公如晉 七月 公至自晉

七年三月公如楚 九月公至自楚
十五年冬公如晉 十六年夏公至自晉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冬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右公如朝書至類二十三條按全經書公如京師及公如鄰國本三十二條內成十三年公如京師一條書公至自伐秦見侵伐之屬昭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二條一書至自乾侯見出奔之屬一書公之喪至自乾侯見喪紀之屬而昭定時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條又并未如晉也故如朝賀二十五條書至凡二十三條而不書至惟二條耳義見後文
僖十六年十二月公會諸侯于淮 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
宣七年冬公會諸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

成十六年秋公會諸侯于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等伐鄭 十二月公至自會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等伐鄭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襄五年秋公會諸侯于戚 公至自會
十年春公會諸侯于柤 夏公至自會
十一年七月公會諸侯于蕭魚 公至自會
十六年三月公會諸侯于溴梁 夏公至自會
二十一年十月公會諸侯于商任 二十二年正月公至自會
二十二年冬公會諸侯于沙隨 公至自會
二十四年八月公會諸侯于夷儀 冬公至[illegible]

二十五年五月公會諸侯于夷儀 八月公至自會
定八年夏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至自夾谷
十四年五月公會諸侯于牽 公至自會
哀十三年夏公會諸侯于黃池 秋公至自會
右公會書至類計參會十四條特會二條凡十六條內成十六年十七年二條皆伐鄭也不在公侵伐書至之列而在會盟書至之列何也經不書公至自伐鄭而書公至自會故也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疑在會盟書至之列而其至不數于會盟何也濼之會下書公之喪至自齊所謂至喪非至也故不在公會書至之列而在大婚書至喪紀書至之列矣
書至十六條惟二條書至自某地餘俱書至自會又何也書至自某地者特會也至自會者參會也餘義詳後文

桓二年九月公及戎盟于唐 公至自唐
僖十五年三月公會諸侯盟于牡丘 九月公至自會
文十四年六月公會諸侯盟于新城 七月公至自會
十七年六月公及齊侯盟于穀 公至自穀
宣十七年六月公會諸侯盟于斷道 秋公至自會
成五年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蟲牢 六年正月公至自會
七年秋公會諸侯伐鄭八月盟于馬陵 正月公至自會
九年春公會諸侯盟于蒲 公至自會
十五年三月公會諸侯盟于戚 公至自會
十七年夏公會諸侯六月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襄二十一年六月 公會諸侯盟于雞澤 秋 公至自會

二十年六月 公會諸侯盟于澶淵 秋 公至自會

二十五年五月 公會諸侯于夷儀 八月 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昭十三年秋 公會諸侯于平丘 八月 盟公不與 公至自會

二十六年秋 公會諸侯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

定四年三月 公會諸侯于召陵 五月 盟于皐鼬 七月 公至自會

十二年十月 公會諸侯盟于黃 十一月 公至自會

右公盟書至類計特盟二條叅盟十四條凡十七條今按十七條之中列定四年會于召陵侵楚盟于皐鼬一條而不列僖四年會伐楚盟于召陵與文三年十二年兩如晉及晉侯盟三條何也定四年侵楚盟于皐鼬經不書至自侵楚而書至自會故在公盟書至之列僖四年伐楚盟于召陵經不書公至自會而書公至自伐楚應見侵伐之屬書至之文文三年十二年兩如晉及晉侯盟經不書公至自會而書公至自晉應見公如朝書至之文故並不在公盟書至之列也書至十七條惟三條書至自某地者亦特盟餘書至自會者亦叅盟也盟亦書會者凡盟必先為會也凡書至皆自境外而至國也公盟公會總八十八條在境內者六條內盟唐一條境內亦書至者何也重之雖境內亦書也圍成境內書至亦如之餘見後文

桓十六年四月 公會諸侯伐鄭 七月 公至自伐鄭

莊五年冬 公會諸侯伐衛 六年秋 公至自伐衛

二十六年春 公伐戎 夏 公至自伐戎

僖四年正月 公會諸侯伐楚 八月 公至自伐楚

六年夏 公會諸侯伐鄭 冬 公至自伐鄭

二十六年冬 公以楚師伐齊 公至自伐齊

二十八年冬 公會諸侯圍許 二十九年春 公至自圍許

宣七年夏 公會齊侯伐萊 秋 公至自伐萊

成三年正月 公會諸侯伐鄭 二月 公至自伐鄭

十三年五月 公會諸侯伐秦 七月 公至自伐秦

十七年冬 公會諸侯伐鄭 十一月 公至自伐鄭

襄五年冬 公會諸侯救陳 十二月 公至自救陳

十年秋 公會諸侯伐鄭 冬 公至自伐鄭

十一年四月 公會諸侯伐鄭 七月 公至自伐鄭

十八年十月 公會諸侯伐齊 正月 公至自伐齊

定六年二月 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八年正月 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 公侵齊 三月 公至自侵齊

十二年十二月 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哀十年二月 公會吳伐齊 五月 公至自伐齊

右公伐侵之屬書至類計伐十四條侵三條圍二條救一條凡二十條而二十條之外如成十六年十七年伐鄭襄十一年七月伐鄭定四年侵楚亦侵伐之屬而皆書公至自會故見公會公盟書至之文不在侵伐之屬書至之列也圍成境內書至義已見盟會之文餘義見後

莊二十三年夏 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右公如觀書至類一條按經書觀二條內隱五年公觀魚于棠不書至者境內非境外比也越境觀社殊悖况忘親卯仇以為歡乎故獨書至以譏之

昭二十八年十二月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九年春 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右公如次書至類一條按公次乾侯本二條而其一條不書至者公遂在乾侯而襄也

以上公出書至七類八十條之文按公出書至何也舊蓋謂公出必告至于廟猶人子出必告反必面之意至爲告廟書也今考其義蓋近之而未盡也凡君至禮必告廟而不得以告廟訓凡書至之義且如必以告廟訓至則如大婚夫人始至禮不得卽行告廟以逆三月告廟之禮而若遂若僑如以夫人至自齊又豈有大夫以夫人告廟之理耶昭公遜國書至自齊居于鄆至自乾侯居于鄆亦謂公自齊自乾侯至鄆而居之耳非謂告廟也鄆之無廟可告亦明矣就使營立廟社而乍至能行之乎故知至當告廟而至則有書有不書至多告廟而廟亦有告有不告也公出通計一百八十二條而書至僅七十二條又何也舊謂凡書至者危之非所危者不書也今考其義亦近之而未盡也在書至似危之而不得以危之盡書至之義且如兵凶戰危書至固危之之義而不書至者豈盡安乎如朝初非危二十五條之文書至者二十三條惟首二條不書至耳不得謂朝聘反危于會盟征伐也據稱會盟在僖公之世桓公以德服人不書至也今考桓公之

時亦書至而非桓公之時亦多不書至也又何說之詞乎詳考書至之義有危詞有貶詞又有褒詞而其有不書者則或世遠而逸也如桓會讙莊納幣觀社書至之屬則以貶出姜特書至之爲則褒凡如朝書至不朝王而惟強諸侯是朝則亦貶也又通按全經隱之世公出十數條無一至者桓莊閔之世公出數十條書至才十之一僖之世書至才六之一而文宣以下則書至者幾十之七矣以是而推大約世爲所聞所見之世故書至者多而爲所傳聞之世故書至少也凡全經其事其文並當以數者攷之

桓三年九月 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 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桓夫人文姜也

宣元年正月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宣夫人穆姜也

成十四年秋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九月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成夫人齊姜也

右逆夫人書至類三條計親逆至一條卿逆至二條

按凡書至舊皆謂告至于廟也考婚禮質明見於舅姑如舅姑沒三月乃廟見初無婦至卽告廟之禮又三月廟見之禮亦據祭禮約之禮三月乃一祭如祭後行婚禮則婦正第三月乃廟見如祭後一月行婚禮則婦第二月廟見又如祭月之前始行婚禮則本月卽廟見是于婦廟見之遲近不同而其無婦至卽告廟之禮則同也又如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亦據婚禮約言之禮媒氏仲春令會男女是夏正之二月而如經桓成二公婚以九月爲夏正之七月宣公婚以三月爲夏正之正月其至春秋仲月之祭皆當二月廟見是三夫人于三月廟見之禮雖有不同而其無夫人至卽告廟之禮又同也則至之不得訓以告廟益明矣餘義已見上文

文九年春 夫人姜■氏如齊 三月 夫人姜氏至自齊 文夫人出姜歸寧齊昭公也

右夫人歸寧書至類一條按經內夫人書如凡六條又書會五條書享一條書遜二條書歸一條凡十有五條乃惟此條出姜如齊歸寧書至而餘不書至者君書至與夫人書至異例也凡君書至多危之而夫人出姜特書至以重之所以然者君身爲封疆社稷之所寄故于此辨其安危而夫人以愼其一身出入之禮而已故于此辨其邪正也

文十四年冬 齊人執單伯 十五年六月 單伯至自齊

昭十三年秋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十四年春 意如至自晉

二十三年正月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二十四年二月 叔孫舍至自晉

右內大夫之屬被執書至類三條按經例內君出書至內臣出不書至而臣執則書至者臣執降于君出而臣執重于凡出也然魯臣四被執三書至而季孫行父獨不書至何也行父以九月執十二月與郤犨盟而歸視三臣爲暫矣且其時君至自會卽臣至也奚其至

單伯杜氏謂王臣也而經列于魯臣書至之例則非王臣明矣或又謂王臣爲魯故以王命請于齊而被執又至而報命于魯故書至也其說近曲夫單伯乃自王國適侯國而命于王之大夫卽莊十四年書單伯會諸侯亦是內大夫往會可見也王臣云乎哉

以上總全經內君內夫人內大夫凡出之屬通一百八十條不書至者九十九條凡書至者八十一條

○凡書復類 二類七條 計君大夫共

昭二年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二年三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三年十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一年冬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右公如朝書復類五條。凡書復皆言不至而復也。書至河，即見其不至晉；猶下書至黃，即見其不至齊矣。內書有疾者一條，不書有疾者四條，何也？有疾以疾復，不書有疾，即見其爲晉拒而復也。經之諱而不匿如此。

文八年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宣八年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右大夫如聘書復類二條。敖先書其復，繼書奔者，責其不應無故擅復而如莒以從己氏也，專責敖也。遂不書其疾，而書復，繼書卒者，責其雖有疾，不應不告而擅復也。其祭而告卒，明日又繹祭，非但責遂也，敖本無罪，專責其復；遂本有罪，更責其復且或專責敖，或不專責遂，貶不一，而貶其不宜復則一也。

○凡居奔書入類，計君夫人大夫，其七類十三條。

昭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六月居皇，今入。

右未成王居外書入類一條。凡書入，難詞也。入書以者，見猛未成王，而權在二子也。若敬則不書以矣，餘見書居。

昭二十六年十月，天王入于成周。二十三年居狄泉，今入。

右天王居外書入類一條。

桓十五年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十五年奔蔡，今入。

莊六年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桓十六年奔齊，今入。

襄二十五年八月，衛侯入于夷儀。侃也。十四年奔齊，今入，明年復歸于衛。

右諸侯出奔書入類三條。義見書歸。

桓十五年五月，許叔入于許。

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哀六年七月，齊陽生入于齊。

右諸侯之子始入類，計書入三條，書自某入一條。凡四條。凡書入，難詞，書自某入，稍易詞也。四條皆先不書奔，而但書入，何也？凡已爲君者，皆先書出奔，若執而後書歸若入。未爲君而將君者，但書歸若入，而先不書出奔，所以然者，諸侯以有地重之，失地則罪之，而未爲君者，非其比也。餘義見書歸、書納。

成十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十五年奔楚，今入。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一年奔楚，今入。

右大夫出奔書復入類二條。

三十年七月，鄭良霄自許入于鄭。本月奔許，今入。

定十一年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年奔曹，今入。

右大夫出奔書入類四條，計書復入二條，書自某入，不書復二條。凡書入，難詞，入書復，順詞也。理本順而勢難也，義見上下。

○凡叛國書入類，計二類五條。

昭二十一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上年奔陳，今入。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弟自陳入于蕭以叛。上年奔陳，今入。

右大夫之偪自外入邑以叛二條。

襄二十六年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十四年自晉歸衛，今入邑以叛。

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未奔，但入邑以叛，冬歸晉。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未奔，但入邑以叛。

右大夫自國人邑以叛三條。

以上二類五條，自國入邑，猶待放也，然不云待放者，其情叛

也自外入邑別求歸其田里也然不云歸者情彌叛也入[illegible]
詞叛尤逆詞也入戚不言衛人晉陽朝歌不言晉郞入蕭亦
不言宋而入南里獨言宋者明與國亢也詳見叛義

莊 二十四年八月 丁丑夫人姜氏入

右夫人始至書入類一條義見大婚考

以上凡書入之屬皆逆詞也或書入于某者天王出居而入諸侯出奔而入及諸侯之子始入爲君也勢逆而理順或書其復入于某或書某自某入于某者大夫出奔而入理非甚逆而勢非甚順也或又書某入于某以叛及自某入于某以叛者大夫出奔自外入其邑或大夫未出奔自國入其邑勢非甚逆而理彌逆也又或書某入者夫人始逆不偕至而後入理未順而勢亦逆也若紀季以地入人國不書入以叛者其所入非本國而其情又非叛也其凡入向入極及入祊之屬皆不列于此而別見征伐之屬及歸遺之屬之文

。凡書歸類 計君大夫其六類二十一條

僖 二十八年六月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四月奔楚今歸

冬 。。曹伯襄復歸于曹 三月晉執畀宋今歸

三十年秋 。。衛侯鄭歸于衛 二十八年晉執歸京師今歸

成 十六年秋 。。曹侯。歸自京師 十五年晉執歸京師今歸

襄 二十六年二月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十四年奔齊二十五年入夷儀今歸

哀 八年夏 。。歸邾子益于邾 十七年以來今歸

右諸侯奔執以歸書歸類六條凡書歸易詞歸書復易而又順詞也衎復歸特書日猶其出奔特書日之義也

諸侯奔而反國者其歸若入若納皆書惟不反國者乃不書若獲執以歸而反國者皆不書何也獲執以歸以爲無復君人之道矣故晉[illegible]獲滕子鄭伯邾子徐子小邾子執蔡侯莒子邾子以歸其反國皆不書或書歸若釋者有特褒特貶則書也故釋宋公以求免于楚書曹伯歸以行賂于豎書衛侯曹伯歸皆以王經畢書歸邾子以魯悔過書

昭 十三年八月 甲戌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出不書今歸

右諸侯國滅復封書歸類二條先不書失國而今書歸且先未爲諸侯而今書侯何也復封之詞也特書日猶衛侯衎特書日之義重復封也

桓 十五年四月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十一年突歸忽奔今突奔忽歸

右未成君出奔書歸類一條復歸易而又順詞也嗣位乃稱世子詳見稱名考

桓 十一年九月 突歸于鄭 出不書今宋執祭仲而歸

莊 二十四年冬 赤歸于曹 出不書今曹羈奔陳而歸

右諸侯之子始不書奔今書歸類二條

昭 十三年四月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元年奔晉今歸

右諸侯之子始書出奔今書歸類一條

以上二類三條按凡曾爲君而復反國爲君者皆先書奔與執而後書歸與入未爲君而反國乃爲君者皆但書歸與入而先不書奔公子比未爲君而將反國爲君獨先書奔何也

鄭突曹赤許叔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之屬其去國之時皆亂亡無弒逆且反爲君而遂爲君也故皆不先書奔以寬之公子比去國之時躬當弒逆且反爲君而不終爲君也故先書奔以責之矣故春秋謂之化工

突赤叔小白去疾陽生之屬惟遂爲君故皆不書公子而公子比惟不終爲君故獨書公子其義亦畧如之

桓 十七年秋 蔡季自陳歸于蔡 奔不書今歸

閔 元年秋 。季子來歸 奔不書今歸

右公子不書奔今書歸類二條

僖 二十八年冬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六月奔今歸

成 十四年夏 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七年奔今歸

十五年八月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是月奔即歸

襄 二十三年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二十年奔今歸

哀十年五月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奔今歸

右大夫之屬出奔今書歸類五條

定十三年冬晉趙鞅歸于晉 秋入晉陽叛今歸

右大夫入叛今書歸一條

以上三類八條按歸一也而蔡季季子不書出奔但書歸衛元咺孫林父公孟彄宋華元陳侯之弟黃皆先書出奔復書歸若趙鞅則又書入邑以叛而後書歸何也不書出奔而但書歸加于人一等矣二人特書字賢之也書出奔而後書歸者嫌乎後歲但視書入叛者爲稍順耳書入叛而後書歸殆深誅其逆而姑許以反順之機乎

總諸侯及大夫書歸凡二十一條而其書自某歸者皆云有奉則其與書納何別也曰凡歸順而入逆歸易而入難納逆而尤難有奉焉則有人道之耳納則以師脅之故納尤逆而難也而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乃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以惡曰復入諸侯納之曰歸復其位曰復歸何哉夫入逆于歸納尤逆于入而謂國逆而立之曰入諸侯納之曰復歸是所釋順逆難易之數皆相反矣且謂諸

納之爲歸則是書歸與書納無二義也豈例之可通者哉胡傳于桓十五年突歸于鄭傳云凡書歸有二義一順詞一易詞書入亦有二義一逆詞一難詞也嗚呼盡之矣夫魚石理本順而勢難自諸侯爲伐宋而居之則理無一順矣故書楚子鄭伯伐宋冠于復入之上此明天理滅于人欲之幾而先儒以爲性命之書也欒盈之書復入畧如之舊不明此義而并誤釋書歸書復之文失甚矣

文十八年十月夫人姜氏歸于齊

右內夫人被出書歸類一條義見下文

文十五年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右內女被出書其國來歸類一條義見下文

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

成五年正月杞叔姬來歸

右內女被出書來歸類二條

以上三類四條文姜哀姜書孫于齊出姜書歸于齊何也孫有罪歸無罪也子叔姬書齊人來歸郯伯姬杞叔姬但書來歸何也書齊人來歸子叔姬者猶云齊人歸子叔姬于魯罪在齊而姬無罪也書郯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者猶云郯伯姬杞叔姬歸于魯責在姬而郯杞無責也然則出姜無罪曷不書歸夫人姜氏于齊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恥書孫書歸固別有罪與無罪矣而孫與歸一以自孫自歸爲文者國史之文不以出之義加于君母不以出君母之義加于君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總凡書歸之文適人國而復歸其國者其二十二條適其邑而復歸于國者一條女適于人而復歸于故國者四條凡皆歸于其本國者也其王后王姬內女始逆而于歸及內女絕婚而復歸滅國而復歸凡九條則皆自本國而歸于王國若他國者也皆已見大婚書歸之文

○凡書納類 計君嗣君大夫 共三類六條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按傳爲陳逼出奔經不書今納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奔齊今納

右納諸侯類二條凡書歸易詞入難詞納難之甚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楚使子玉圍陳以納頓子獨何以書人乎納之正也荊蠻納之而中國諸侯不能納非正也納之正則無貶而書人之例不能納之非正則傷之至矣欲楚人正以徵諸侯也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 奔不書今納

文十四年七月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奔不書今納

哀二年四月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定十四年奔宋後奔晉今納

右納諸侯之子類三條按楚子玉納頓子而書人者傷之也則晉趙盾納捷菑而書人何也納庶奪嫡不正也知其不可納而不克納乃反不正而爲正也不正則貶而書人反正則諱而書人文一而義不一也納糾亦非嫡則其書公不書人何也桓公視糾長而非嫡且糾子已立而齊未立君也衛世子雖有罪而子無拒父之義故[illegible]納之而經以世子書

經例凡已爲君者皆先書奔以著之而後書歸若入未爲君者但書歸若入而先不書奔書納例應如之則蒯聵未爲君而先書奔頓子已爲君而先不書奔何也衛蒯聵未爲君而先書奔者嫌無拒父之義故進之頓子已爲君而不書奔者國有降爵之義故微之也或曰頓子不書奔蓋亦逸文

宣十一年十月 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奔不書今納

右納大夫類一條按大夫去國無罪者書歸不書奔二子從君于邪其奔非無罪也則始不書奔何也凡書納非歸比納大夫非納君比況又納不正之大夫乎則于大夫但書納而罪見矣其書楚子又何也納二子文連楚子入陳入陳文別楚人殺陳徵舒討殺夏徵舒合于亂臣賊子人人得討之義故特書楚人以大之而入納皆不正不得大書人即其書楚子亦非尊書爵也別于討賊書人之義而書楚子入陳不待貶而貶見矣

外桓二年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一條別見賂遺考納器與納君大夫不同而義不順則同也故亦書納也

○凡書逃歸類二條

僖五年八月 鄭伯逃歸不盟

襄七年十二月 陳侯逃歸

右書諸侯逃歸二條一因盟而逃一因會而逃亦歸之類也此外莊十七年秋書鄭詹自齊逃來一條乃出奔之類非逃歸其國者比矣故不與

通按經書逃凡三條逃者匹夫之事非君子之道雖卿大夫猶恥之也況國君乎詹爲大夫因執而逃也鄭伯赴盟陳侯赴會儼然國君玉帛冠裳之交初非有執辱之者而逃之如匹夫然也何哉

經于鄭伯陳侯逃歸書于鄭詹逃來書而宣十七年齊高固逃歸不書襄十六年齊高厚逃歸不書何也經例諸侯逃歸書大夫逃歸不書來逃則書

○特書釋類一條

僖二十一年十二月 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右釋諸侯特文一條義已見前

○凡書還類計二類四條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秋師還

襄十九年七月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右侵圍書還類二條

文十三年十二月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於棐

宣十八年十月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右朝聘書還類二條

以上二類四條內侵圍二條直書還者罷師而還也朝聘皆書還自晉者於中途有事焉故不得直書還而書還自晉也然則凡書至自某者後皆無事何也至者已自彼國至吾國也還者方自彼國還吾國也若已至國而有當書者亦連書之如公至自伐齊取鄟田自漷水公至自齊居於鄆之類是也

○削亡之屬考十則
凡書取國邑若田總文并各類取師取器別見
特書疆田類
凡書歸邑若田類
特書假田類
凡書以地奔類
特書以地入類
凡書滅國若邑若宗類身滅別見
凡書遷國若邑類
特書大去其國類
凡書國亡類
弑殺之屬考十則
凡書諸侯弑葬總文并各類
特書斨類
凡君大夫之屬書殺類
凡書盜殺及葬類
凡弑殺書及類
凡書用類
特書師殲類

特書身滅類
凡書刺類
特書肆類

春秋事義慎考卷十一　　姜兆錫著　男九重鳴遠校

削亡之屬考 十則

○凡書取國若邑若田總文并各類 總二十三條五類

隱四 取牟婁　六 取長葛　十 取郜　取防

僖三 取舒　二十二 取須句　二十六 取穀　三十三 取訾婁

文七 取須句

宣元 取濟西田　四 取向　九 取根牟　十 取繹

成二 取汶陽田　六 取鄟

襄十三 取邿　十九 取邾田自漷水

昭元 取鄆　四 取鄫　二十五 取鄆　三十二 取闞

哀二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八 取讙及闡

右聖經凡書取二十三條之總文也而其閒有取國者有取邑者有取田者若取師取器之屬皆不與焉今將各類各條分列于左

僖三年四月 齊人取舒

宣九年秋 取根牟

成六年二月 取鄟

襄十三年夏 取邿

昭四年九月 取鄫

右書取國類計外取一條內取四條凡五條邑多言取國多言滅五國不言滅而言取何也但收其土曰取兼殄其祀曰滅五國收其土不殄其祀故曰取也舊謂鄟邿一國實滅經為內君諱滅言取也若公在會而季氏滅項經不諱言滅矣

按取鄫傳云書取言易也取邿傳云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皆不言其諱滅為取也取其土不殄其祀是之謂取耳又奚諱耶

取國五條內取鄫一條鄫已為莒滅矣然而經不書伐莒取鄫者猶以國目之也前書莒人滅鄫謂鄫以莒為後有滅之道耳非果國亡也特書以滅以止其義而猶目以國以存其實故春秋謂之化」

僖二十二年春 公伐邾取須句

文七年春 公伐邾取須句

右書伐國取國類二條皆內君伐取也取不言伐取國先言伐國者何邾一國也須句一國也須句附庸小國邾數取之而魯數復之復之而言取何也以義復其姻祀而以利收其屬賦故言取也不然則當書公伐邾須句子歸于須句矣不書公伐邾須句子歸于須句而書取須句者所以正其實不直書取須句而先書伐邾若取邾邑然者所以婉其文故曰隱而不匿也

隱四年二月 莒人伐杞取牟婁

五年十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僖二十六年冬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三十三年正月 公伐邾取訾婁

宣四年正月 公伐莒取向　十年秋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昭元年三月 ○○取鄆 按傳季孫宿伐莒取鄆經蓋闕文○秋疆鄆田

右書伐國取邑類計外取二條內取六條凡八條取不言伐取邑必先書伐國又何也以邑係之國也取郜取防取鄆不言伐而列于伐國者敗宋師亦伐宋之意也取鄆不言伐莒蓋闕文以傳推之可見

八條中郜向本皆國也而為宋莒邑者隱二年書莒人入向桓二年書取郜大鼎于宋而今言敗宋取郜又言伐莒取向明莒宋滅向郜而為邑也郜已滅而僖二十年書郜子來朝者說者又謂北郜為宋所滅而來朝者乃南郜也則周十八

百國見于春秋經傳者猶百餘國而其亡滅不可考者抑多
矣。

昭 二十五年十二月 齊侯取鄆　三十二年正月 公在乾侯取闞

哀 八年夏 齊人取讙及闡

右書取內邑類三條，計外爲內取邑及內自取邑共二條，外取內邑一條，凡外取內田若邑例不係國。

宣 元年六月 齊人取濟西田 宣公殺世子赤即位，夏季孫行父請以田賂齊，而齊取也。

成 二年八月 取汶陽田 季孫行父等會晉衛曹及齊戰于鞌，齊敗，歸所侵諸侯田，而今取也。

襄 十九年正月 取邾田自漷水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而取也。

哀 二年二月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而取也。

右書取田類四條，計外取內一條，內取外三條，不名邑而名田何也，田者，國之一隅，視邑則廣矣。取田多不書國何也，取濟西，亦取于我也，伐齊取汶陽，伐邾取漷東沂西，皆蒙上之詞。

以禮曰歸，以師曰取。濟西田，魯以禮歸齊，非齊以師取魯也，然而書齊取者，春秋討篡弑之黨而治其賂也，故衛俘猶書來歸，而濟西田書齊取，不書歸齊。郜大鼎書取宋，不書宋歸者，衛朔之援秦視魯宋之篡弑稍差，而衛之貨賄視魯宋之守土與重器猶小也。

滅重于取，取重于入，然滅與入書日，而取不書日何也，取止收其土，而滅兼殄其祀，罪有重輕，而重者日也，取已取其土，而入難居其地，勢有險易，而險者日也，取不日，而惟隱十年連取郜防則日，亦重而日也，故春秋謂之化工也。

外取師三條，取器一條，取殺一條，別見侵伐弑殺考。

○凡書歸邑若田各類 計二類五條

隱 八年三月 鄭伯使宛來歸祊

哀 八年十二月 齊人歸讙及闡

右外歸內邑類二條

宣 十年春 齊人歸我濟西田

成 八年春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定 十年夏 齊人來歸讙鄆龜陰田

右外歸內田二條，內歸外田一條，凡三條。

以上歸邑若田二類五條，汶陽田一條，內歸外也，因大國來言而始歸之耳。餘邑若田四條，皆外歸內，而或書來歸，或書歸我，或但書歸者，書來歸慕悅之詞，書歸我親厚之詞，祊者動于欲而瀕易，讙鄆龜陰者感于德而願致，故皆書來歸，濟西田者厚于情而願還，故書歸我，若讙及闡則我悔過而齊乃歸之，故但書歸而無殊文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特書假田類 一條

桓 元年三月 鄭伯以璧假許田

右特書假田類一條，已見假竊考，又見例亡考者，蓋田非其田，而假爲非義，故見假竊考，假非可假，而田乃遂亡，故見例亡考也，按隱八年，鄭先以祊歸我，而今因以許田歸之，本易也，而不書鄭易，即如鄭歸祊之例，亦歸也，而不書歸鄭，書以

璧假者，避易與歸之名也，王命先君祀先之田，非爲人臣爲人後者所可易而歸，此亦諱尊諱親不言之微意與。

○特書疆田類 一條

昭 元年秋 叔弓帥師疆鄆田

右特書疆田類一條，此二月取鄆，而今因疆理之也，內取國邑凡十有六，皆不書疆，獨此書疆，且書帥師者，蓋不服而以勢脅之與。

○凡書以地來奔類 三條

襄 二十一年春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昭 五年夏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三十一年冬 黑肱以濫來奔

右書盜臣以地來奔三條，直書而貶見，若邾伯以地來奔，經不書其地者，其地邾伯所自有，非盜比矣，黑肱不書邾，庶其

不書氏註謂闕文盖聖經特書盗臣不待再貶姓氏之詳畧非義所存有謂貶削之者非也或曰庶其盖公族

〇特書以地入人國類一條

莊三年秋　紀季以酅入于齊

右特書以地入人國類一條亦以地奔之類也然而不書奔者國亡保祀非畔君竊地者比經特書字其賢紀季可知矣餘見書入攷

〇凡書滅類計五類三十條

莊十三年六月　〇〇齊人滅遂

僖十二年夏　〇〇楚人滅黃　十七年夏　〇〇滅項

二十五年正月　丙午衛侯滅邢

文四年秋　〇〇楚人滅江　五年秋　〇〇楚人滅六

十六年八月　〇〇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宣八年六月　〇〇楚人滅舒蓼　十二年十二月　戊寅楚子滅蕭

十六年正月　〇〇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成十七年十二月　〇〇楚人滅舒庸

襄六年十二月　〇〇齊侯滅萊　二十五年八月　〇〇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昭四年七月　〇〇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遂滅賴

八年十月　壬午楚師滅陳　十三年十月　〇〇吴滅州來

十七年八月　〇〇晉荀吴帥師滅陸渾之戎　奔楚不書

二十四年冬　〇〇吴滅巢

右書滅國十八條

莊十年十月　〇〇齊師滅譚　譚奔莒

僖五年八月　〇〇楚人滅弦　弦奔黃　十年正月　〇〇狄滅溫　溫奔衛

昭三十年十二月　〇〇吴滅徐　徐奔楚

右滅國書奔四條

僖二十六年秋　〇〇楚人滅夔　以歸

宣十五年六月　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　以歸

襄十年春　〇〇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于柤　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以歸不書

定四年四月　〇〇蔡公孫姓滅沈　以歸　六年正月　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　以歸

十四年二月　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帥師滅頓　以歸

十五年二月　辛丑楚子滅胡　以歸

右滅國書以歸七條

昭十一年十一月　丁酉楚師滅蔡　執用

右滅國書執用一條

以上四類二十條滅國之文內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定六年鄭滅許而其後征伐期會之屬皆復見經何也三國楚皆復之也復陳蔡昭十三年經書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是也復許經不書

巢已爲楚滅而經書吳滅者何也亦以國目之也巢附庸于楚其祀未殄似滅而非滅故經不書楚滅巢亦不書吳伐楚取巢而特書吳滅巢

凡國但書滅者明不出奔不就執以歸不見執用而殉國者也所謂亡國之善詞也奔次之以歸斯下矣況執用又忍言乎義別見于出奔以歸執用考從其類也內出奔以歸滅書日重之也內八條日而餘不日蓋逸也或爲之詞者多鑿耳

凡治經戒鑿

僖二年五月 虞師晉師滅下陽

右書滅邑類一條下陽虢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滅其祀故曰滅也滅下陽後三年始滅虢今書滅下陽後不書滅虢何也下陽虢巖邑滅下陽即虢舉而虞亦舉矣然則不書伐虢滅下陽又何也經例入國若入邑書伐取邑亦書伐而滅國若邑及取國槩不書伐所以然者伐有功有過入國若邑及取邑其罪輕猶得以功過言滅國若邑及取國其罪重不得復以功過言矣經例功罪輕重其權衡不敢以一毫僭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襄六年秋 莒人滅鄫

右書滅宗類一條鄫國猶故也以其取莒人子爲後則國雖猶故而祀已滅矣故曰滅宗也

以上書取書滅詳矣但收其土曰取兼殄其祀曰滅而或乃云國曰滅邑曰取又或云用大師焉曰滅取者易詞也豈其然乎謂國曰滅邑曰取則邑如下陽而書滅國如徐如根牟如鄟如邿皆書取矣謂用大師曰滅取者易詞則將尊師衆而書取將卑師少而書滅者又不乏也況莒滅鄫并師亦不用也何大師之有哉或者之云盖以滅多國而取多邑滅國

雖而取邑易乃爲之詞耳夫國亡而絕祀者多故國書滅者多都立而置廟者少故邑書滅者少

外滅身類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一條別見弒殺之屬考

○凡書遷類 計二類 十條

莊元年十月 齊師遷紀郱鄑郚

十年三月 宋人遷宿

閔二年二月 齊人遷陽

右遷人國邑類三條

僖元年六月 邢遷于夷儀

三十一年十二月 衞遷于帝丘

成十五年十一月 許遷于葉

昭九年春 許遷于夷

十八年冬 許遷于白羽

定四年六月 許遷于容城

哀二年十一月 蔡遷于州來

右國自遷類七條

以上二類十條之文按徙其國之廟社朝市曰遷首遷紀遷宿遷陽三條罪齊宋也次邢遷衞遷二條罪狄而責齊晉也後許遷蔡遷共五條罪楚鄭而亦罪許蔡也首三條之罪齊宋何也宿陽二國名郱鄑郚紀三邑也而齊與宋遷之者也次二條之罪狄而責齊晉何也狄逼邢齊桓往救而無及狄逼衞晉文宜救而不能也後五條之罪楚鄭而亦罪許蔡何也許逼于鄭以附楚而卒滅于鄭蔡逼于晉以歸楚而又滅于楚也

書遷人國三條皆在閔以前而書自遷國七條皆在僖以後何也閔以前已不願遷人遷之故書其主名僖以後人遷已已亦願之故不書其主名故遷夷以公子棄疾遷白羽以王子勝皆以自遷書之盖許蔡皆願從楚雖人遷猶自遷也其勢彌危而情彌慘矣此春秋之世變也

○特書諸侯大去類 一條

莊四年夏 紀侯大去其國

右諸侯大去特文一條按諸侯去國皆書奔獨紀侯書大去者去不反焉之謂大猶將反焉之謂小紀侯見逼于齊先事而去永免殆辱飄然不知其所如矣故書大去以賢之前此隱五年州公後此文十二年郕伯皆亦見危先去而不書大去者州公往來曹魯似朝非朝亦寄公亦匹夫其視亡國之君則遠而視紀侯固瞠乎後矣況郕伯身已棄國而又以其二邑來奔者乎故一同乎失地書名之例而但不書奔一同乎去國書奔之例而并不書名也

○凡書亡類 二條

莊二十四年冬 郭亡

僖十九年冬 梁亡

右書亡二條凡書滅書取之屬罪其人滅之取之而書亡者罪其自亡也雖有廹之亡者而實乃自亡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也外紀侯書大去其國州公書如曹書實來則不待人滅取而去之視自亡者加一等矣

郭亡經作郭公先儒以爲當作郭亡汪氏謂亡字古從亾文相似而誤是也又考管子載齊桓公問郭何故亡本末信而

有微家語亦畧同夫所惡于穿鑿之智者謂其無徵不信也信而有徵則聖人闕疑之義與其考信之義並行而不相悖矣故不知闕疑與苟自托於闕疑者交譏之

◎弑殺之屬考 十則

○凡書弑總文并各類 總二十四條七類

隱 四 衛州吁弑君

桓 二 宋督弑君

莊 八 齊無知弑君　十二 宋萬弑君

僖 十 晉里克弑君

文 元 楚商臣弑君　十四 齊商人弑君　十六 宋人弑君

十八 齊人弑君　○○弑君

宣 二 晉趙盾弑君　四 鄭歸生弑君　十 陳徵舒弑君

成 十八 晉　弑君

襄 二十五 齊崔杼弑君　二十六 衛甯喜弑君　二十九 閽弑吳子

三十 蔡般弑君　三十一 莒人弑君

昭 十三 楚比弑君　十九 許止弑君　二十七 吳　弑君

定 十三 薛　弑君

哀 六 齊陳乞弑君

右全經書弑二十四條之總文合內君隱閔諱弑爲薨二條凡二十七條也其內世嫡未成君子般子赤諱弑爲卒外庶孽未成君卓降弑爲殺世嫡未成君子忽及僭君子尾子儀弑殺不書各條并蔡侯申降弑爲盜殺一條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舊謂諱弑爲卒三條皆不與其數以義斷之也齊舍未踰年書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子般子赤未踰年見弑不與其數何也商人弑簒兼故雖未踰年特書弑君以正之而弑子般子赤者不兼簒也故不在弑其君之例矣鄭忽世嫡也先嗣立繼入立而不書弑其君何也始嗣立未踰年而奔未成君也繼入立而厲公卽入于櫟位未定也忽入書鄭世子而突奔蔡書鄭伯入櫟亦書鄭伯國無二君故雖世嫡不書弑君也況子尾子儀僭君竊位者乎

然則髡麇陽生三君舊謂弑而今不謂弑何也三君畏弑不應諱書卒經有內諱無外諱況內諱書名不地猶隱而不諱曾爲外君諱弑爲卒而其書卒反如他君之正卒而盡匿其實乎子誰毁誰譽直道而行失直害道聖人不爲西亭辯疑及家鳳阿先生事義全考辯之甚核而愚于胡傳恭義亦詳發之矣故今所載惟二十四條合其餘亦惟二十八條而不如舊所謂弑君三十六之說也謹將各類各條列發于左

文 十六年十一月 ○○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八年五月 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襄 三十一年十一月 ○○莒人弑其君密州

右書國人弑君類三條書國人弑何也君見弑于下不書弑者之名而書國人者若一國之衆人共弑之者然

文 十八年冬 ○○莒殺其君庶其

成 十八年正月 ○○晉弑其君州蒲

昭 二十七年四月 ○○吳弑其君僚

定 十三年冬 ○○薛弑其君比

右書國弑君類四條書國弑何也君見殺于下不書弑者之名而書國者若一國之卿大夫共弑之者然

襄 二十九年五月 庚午閽弑吳子餘祭

右書閽弑君類一條書閽弑何也君見弑于閽人不書閽人名而槩書閽且不書其君而概稱吳子者蓋不正其君臣以賤閽人賤閽人正以責吳子也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而戕閽人以責吳子者則者守門此周禮哀廢人之仁刑人不親此聖經遠小人之義

僖 十年正月 ○○晉里克弑其君卓

宣二年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皋夷　十年五月癸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襄二十五年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二十六年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哀六年七月庚寅齊陳乞弒其君荼

右卿大夫弒君書氏書名類六條義見下文

桓二年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莊十二年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

右卿大夫削不書氏但書名類二條

以上二類凡八條按卿大夫凡見于經者或氏名之上冠以爵或不冠以爵但書氏與名或并不氏但書名而此克猶以下六人不書爵猶得書其氏與名華督南宮萬并削氏不書但書名何也凡君殺卿大夫之屬必書其爵與氏名者以卿大夫之屬惟王命得殺之諸侯不得而擅殺故也若其躬爲弒君之賊貶之槩不書爵甚且并不書氏者以伸討賊之義也臣弒其君此實天下之大故然書氏名六人雖逆里克陳乞猶爲嫡除孽也趙盾甯喜猶爲國去暴也徵舒崔杼猶爲室遏淫也若二人爲其身縱欲迫怒以賊其君卿則已極矣故六人猶不削氏而特于二人削之可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

右公族弒君書公子類三條

隱四年二月衛州吁弒其君完

莊八年十一月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右公族弒君削不書公子公孫類二條

以上二類五條按公子之尊視大夫稱公子公孫之屬猶爵也其公子已爲大夫者稱大夫公子某未爲大夫者但稱公子某此乃或稱公子某或但稱某削不稱公子何也州吁無知削不稱公子者深討之而商人歸生比猶稱公子者末減之也州吁無知弒正君也舍未踰年未成君而書弒其君舍者成舍爲君以見商人弒君篡國之罪耳若其實則與弒成君者殊也州吁無知親弒君而篡國也歸生初非親弒篡而書弒其君夷者見歸生縱弒以致公子宋行弒之罪耳若其實則與親弒君者殊也比亦非親弒君且虔躬篡逆亦當討者也而書弒其君虔者見虔已十二年爲君而比亦臣之耳若其實則虔本當討之罪人又不但與親弒者殊也正其弒君見誅亂討賊之法紀雖商人歸生比與無寬典仍其公子明誅亂討賊之權衡與州吁無知自有殊科故曰春秋化工也

文元年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襄三十年十一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昭十九年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右世嫡弒君書世子三條按公子弒君或書公子或削不書公子而世子弒君乃無削世子不書者何也世子弒其君其罪深痛切又豈公子將而待削以討之乎正書世子甚之非寬之也

凡上六類二十四條書弒雖同而弒之義各不同凡書弒有二義有提實以討賊之義有探本以責上之義二義各條皆有之然如書國人弒書閽弒之屬雖亦提實以討賊而責上之義切如書氏名弒書公子弒書世子弒雖亦探本以責上而討賊之義嚴春秋之教比事屬詞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凡弒君書葬不書葬類 計九項二十一條

隱四年二月衛州吁殺其君完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五年四月葬衛桓公

莊八年十一月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七月葬齊襄公

右公族弒君書名不氏類討賊書葬二條

宣十年五月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十一年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十二年春葬陳靈公

右卿大夫弒君書氏名類討賊書葬一條

以上君弒討賊書葬三條外哀四年二月盜殺蔡侯申夏蔡

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十二月葬蔡昭公雖書盜[illegible]
弒君異而異名同貫之義已見上是亦討賊書葬之例也合
計凡四條

文十六年十一月 宋人弒其君杵臼 不討賊 不書葬
十八年五月 齊人弒其君商人 不討賊 不書葬
襄三十一年十一月 莒人弒其君密州 不討賊 不書葬
右弒君書國人類不討賊不書葬三條

文十八年 莒弒其君庶其 不討賊 不書葬
成十八年四月 晉弒其君州蒲 不討賊 不書葬
昭二十七年四月 吳弒其君僚 不討賊 不書葬
定十三年冬 薛弒其君比 不討賊 不書葬

右弒君書國類不討賊不書葬三條

宣二年九月 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不討賊 不書葬
四年六月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不討賊 不書葬
襄二十五年五月 齊崔杼弒其君光 不討賊 不書葬
哀六年七月 齊陳乞弒其君荼 不討賊 不書葬
右大夫弒君書氏名類不討賊不書葬二條

襄二十九年五月 閽弒吳子餘祭 不討賊 不書葬
右弒君書閽弒類不討賊不書葬一條
以上四類計君弒不討賊不書葬十二條外隱十一年十一月壬辰見弒閔二年八月辛丑見弒皆但書薨不地以明其弒而書葬無文亦不討賊不書葬也合之凡十四條義見下文

文元年十月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楚僭王例不書葬
右世子弒君類不討賊不書葬一條而楚僭王例不書葬是亦不當書葬也

襄三十年四月 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十月 葬蔡景公
昭十九年五月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冬 葬許悼公
右世子弒君類不討賊而書葬二條
以上二類計不討賊而書葬凡三條按賊不討不書葬世子弒君而書葬何也非竟世子也亦正以痛之也般旣篡而自葬其親蓋其良心之一息未亡者殆欲自掩而不知亂賊之極討絶不可掩也而會葬諸侯之縱賊逸討者亦見其中矣止旣弃而躬葬其親蓋其本心之終天抱恨者刻難自解而猶幸仁孝之隱痛尚有可解也而會葬諸侯之按法原情者亦具其間矣楚世子弒君不書葬例不書葬非不葬也條業見下文

桓二年正月 宋督弒其君與夷 十二年七月 宋萬殺督經不書討賊不書葬

莊十二年八月 宋萬弒其君捷 十月 奔陳見討經不書討賊不書葬
僖十年正月 晉里克弒其君卓 夏 經書晉殺其大夫里克不書葬
文十四年九月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十八年五月 經書齊人弒其君商人不書葬
襄二十六年二月 衛甯喜弒其君剽 二十七年夏 經書衛殺其大夫甯喜不書葬
昭十三年四月 楚公子比弒其君虔 經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不書葬
右公族卿大夫弒君書氏名類討賊不書葬凡六條里克甯喜公子比固皆討賊不書葬者經文可考也督殺見討商人弒見經雖非討賊之正亦不當討矣然不書葬萬弒捷奔陳後見討經書奔不書討亦不書葬也則討賊乃書葬非例矣慶父弒閔奔莒後見討不書並如之合之凡七條合觀各類書葬不葬之文則舊凡稱賊不討不書葬者蓋經義也按經書內外弒君凡二十六條其中書葬者才五條而餘二十條皆不書葬也就其書葬之五條衛州吁討而葬桓公齊無知討而葬襄公陳夏徵舒討而葬靈公三條乃討賊而書葬也若蔡世子般未討而葬景公許世子止未討

之名而書國人弒者三條謂其君無道得罪于孽臣與庶民也書國弒者四條謂其君雖不得罪于庶民而得罪于羣臣也是七君者皆無賊可討而不書葬也闕弒吳子一條闕賊不書名且雖討例不書葬所謂吳楚僭王不書葬也八君弒不書葬之外餘大夫書氏名弒之六條除夏徵舒里克甯喜已見上猶有趙盾崔杼陳乞三人公族書名弒之四條除州吁無知已見上猶有督萬二人公族書公子書名弒之三條除公子比已見上猶有公子商人公子歸生二人而內君諱不書弒又有公子翬公子慶父二人也今考此九弒君者公子商人亦篡國之君趙盾崔杼陳乞與公子翬公子歸生亦援國之臣是固皆不知葬所弒之君矣故賊不討不書葬至萬殺督即不書討督萬慶父出奔被誅即不書討萬慶父然皆不以討賊之義書葬者蓋已討賊而葬其先君爲嗣位之義雖討賊而不葬其先君爲嗣位之不義故賊雖討皆不葬也蔡般許止楚商臣以子嗣位故或順或逆而先君之葬禮皆成條皆非以子嗣位而以兄弟若兄弟之子嗣位故其動于義者成禮以改葬其先君而其薄于義者先君之葬禮皆不得成矣各條之義隱見于言外如此故先儒謂春秋爲化工非聖人不能修之者此也顧後世蔽于舊聞敢失經義而不敢易傳義也可乎哉

或問如子所發各條之本末信然矣然如是則亦其事其文而非其義也子乃稱爲化工非聖人不能修之何耶曰所謂義者正隱寄于事與文之中非顯暴于事與文之外也且如晉稱不討賊不書葬以事與文考之其不可謂之經義易明也今按有不討賊而書葬又有雖討賊不書葬者以事與文考之其不可謂之非經義又易明也又如書國人弒書國弒者槩無討賊之事與文亦無書葬之事與文而書名弒者則有之又如臣弒其君而篡國與援國者槩無不討賊而書葬之事與文而子弒其父而篡位者則又有之此更不可謂之非經義又如臣欲別立君而弒其君如里克甯喜者其討之皆書國臣欲篡君位與洩私憤而弒其君如州吁無知夏徵舒商人者其討之則皆書人至其篡弒當討而討之之人又假討賊而自爲篡國如公子棄疾之于公子比者則又不但不書國人亦并不書國而惟直書其名耳此皆不可謂之非經義又易明也

且如舊所謂不討賊不書葬者將謂未伸討賊之義而遂不葬之乎抑謂葬之不成禮雖葬之而聖經不書也如謂不伸討賊之義而遂不葬曾臣弒君子弒父罪極惰傷至此乃以討賊之義未伸而反暴棄君父之骨以自陷于大惡乎此在仁人孝子固萬萬無是理矣而如謂賊未討雖葬義不得書

而葬悼公二條則不討賊而書葬也其不書葬之二十條內隱公閔公二條外宋杵臼莒庶其晉夷皋鄭夷晉州蒲齊光吳餘祭莒密州吳僚薛比齊荼十一條是不討賊不書葬也若晉里克討而不葬其君卓衛甯喜討而不葬其君剽楚公子比討而不葬其君虔并宋督宋萬傳亦討而不葬其君與夷捷齊商人亦近討而不葬其君舍凡六條則又雖討而不書葬也而二傳不究所以討而殺葬不討而書葬雖討而不葬各條之本末止據隱閔以下十八條不書葬與衛桓齊襄陳靈蔡昭四條書葬之文而卒謂之曰賊不討不書葬也至蔡景賊未討書葬而不得通其說則公羊以爲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詞也蓋謂君子恥爲中國諱矣穀梁以爲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蓋謂不書葬則景公有子而無子亦似有民而無民矣至許世子賊未討書葬而又不通其說則公羊又以爲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蓋謂止以不嘗藥弒而非正弒矣穀梁又以爲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蓋謂卒書時見止之非弒父矣若晉卓楚虔討賊而不書葬則二傳又皆置之不言也其說之雜亂如此是豈釋義之本然而諸儒可習謬說而不改其本末乎夫各條之本末亦即見弒之君與行弒之臣若子與繼弒之君考之而具見耳

夫討賊而乃書葬者必其以臣弒君而即爲篡位之君與爲援國之臣肆爲而無忌故如衛桓齊襄必討篡弒之賊而乃葬如陳靈必討弒逆之賊而乃葬也未討賊而亦書葬者是乃以子弒父而因爲嗣位之子或爲繼立之君報爲而不安故如蔡世子般之篡位初未見討而身爲嗣君自不敢顯居于弒父而不葬如許世子止之出奔初未見討而後有繼立亦不忍躬退夫君弒而不葬也由此推之一弒君之賊而君有葬有不葬非以賊之討不討而殊當辨其以臣弒君之賊與以子弒父之賊而皆之其與不葬者乃殊也然則葬否非以賊之討不討而殊矣以子弒父雖不討賊而必葬則非與止不討皆書葬又何以商臣弒其君頵而經獨不書葬耶以臣弒君必既討賊而乃葬則州吁無知徵舒及公孫姓書葬何晉里克弒其君卓衛甯喜弒其君剽楚公子比弒其君虔既討賊而不書葬耶吳楚僭王全經例不書葬則楚君頵雖不書葬而亦葬也晉卓奪嫡衛剽攘位楚虔篡君惠公獻公平王情不欲葬則晉君卓衛君剽楚君虔葬可葬而不葬也

然則衛桓齊襄陳靈蔡景許買楚頵葬者七君晉卓衛剽楚虔不葬者三君其餘如內隱閔二君與外十五君之不書葬者其本末皆同乎曰是亦各不同也凡弒君不書弒者

也則其初賊未討雖葬不書而其後賊既討乃又不葬而書葬也聖人之經義又豈如是乎按全經凡所書葬某公者皆本國赴于四鄰諸侯而諸侯爲之遣使會葬以成其禮也則以臣弑君而不書葬者蓋其人篡君位或柄國政而于所弑之君雖葬而未成禮故必賊既討乃以禮葬之而至于以弑君而書葬者則無論其篡而嗣位與奔而別立其葬之僞與誠雖殊而出葬無殊也此經所以皆據事以書而葬不葬之是非自見與考傳晉欒書弑其君州蒲葬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齊崔杼弑其君光葬于北郭四翣不蹕下車七乘則不以君禮者不書葬而以禮葬者書葬可知而如諸所論不討賊不書葬之義則聖人之書不書乃不與事文相符而多與事文相左寧得謂之經義也夫經義之大者在書弑之六類而書葬之四類義亦隱寓焉窮經者須可以傳而廢經乎

或問弑君之賊不討不書葬若許止不討而書葬故傳謂其以不嘗藥書弑而原之也然般不討而書葬故傳謂其以諸侯會葬助弑逆而罪之也今乃謂子弑君者必葬則傳說皆非歟曰此由二傳率爲不討賊不書葬之義而不得通于蔡許二世子之書葬故又曲爲罪諸侯與原許止之二說然此無論其昧各條之本末即其于般謂以會葬黨逆責諸侯而于止又謂以不嘗藥書弑原許止此其彼此避就固適形其曲矣且舊說盾非眞弑君止非眞弑父故經例凡弑逆者其後不復見經而趙盾則復見凡弑逆者不討不書葬而許君則書葬也然即以其說考諸經則公子翬弑隱公而復見亦將謂其非眞弑君乎蔡般不討而蔡景書葬亦將謂之非眞弑父乎宋歐陽子曰經書趙盾弑其君即盾實弑君書許世子止弑其君即止實弑父按其論從經不從傳盾止弑跡本減而經發自無疑識愚深懼學者以傳廢經也故不避僭踰而悉考之如此

或問隱公閔公諱不書弑如非內諱當何書曰弑閔公當書魯慶父弑其君弑隱公當書魯翬弑其君也一書君一書臣何也弑閔無與于僖公申而弑隱實主于桓公軌況經義爲嫡長弑庶孽之君例書行弑之臣陳乞闞弑是也凡庶孽弑嫡長之君例書主弑之人齊無知衛州吁弑是也按傳諸侯不再娶嫡夫人死不得有二嫡隱桓皆非正嫡之子而隱爲長桓以臣弑君以小弑長故弑當歸魯軌也

或又問子般子野如非內諱當何書曰當書慶父弑其君之子般遂弑其君之子赤何也此皆世嫡之未成君也比之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則太重比之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則太輕商人親弑且篡故舍雖未成君而書弑其君以正之而慶父弑閔公立遂弑宣公立皆非其比故不必正書君而但直書其君之子里克爲嫡殺庶故奚齊雖爲所弑而但書殺以減之而嫡弑庶立又皆非其比也故不得減書殺而必正書弑以討之矣春秋謂之化工當以是推之

○特書戕類一條

宣十八年七月 邾人戕鄫子于鄫

右特書戕一條按臣于君曰弑鄰國之臣于鄰國之君則曰戕戕猶弑也而不書弑者書弑則內外無別戕亦殺也而不書殺者書殺則上下無等故桓公見殺于齊公子彭生而杜註曰臣弑其君曰弑自外則曰戕也彭生拉殺桓公不書齊人戕公而書公薨于齊者亦所謂內諱之義也

○凡書鄰國相殺類三條

昭十一年四月 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十三年十月 葬蔡靈公

十六年春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定四年四月 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右書鄰國相殺類諸侯誘殺二條諸侯之臣以殺一條凡三條臣以殺不稱戕而稱殺何也以歸者臣而主殺者君也備書某者殺某君兩下相殺之詞也楚子殺戎蠻子不書名而殺蔡侯般弑逆之賊及書名何也蔡靈在位十二年于茲諸侯逸賊不討久矣今亦不聲其罪討之且又以誘殺而非以正殺也故直書誘殺而特書名也殺戎蠻子亦誘也然蠻服兩相殺爲輕故不書名其書月不書日之義亦如之

○凡書鄰國討殺逆賊類二條

桓六年八月 蔡人殺陳佗

宣十一年十月 楚人殺陳夏徵舒

右書鄰國討殺逆賊類二條陳佗殺世子而篡國者也陳夏徵舒弑君而據國者也所以逆殊而逆無殊也殺書人討賊之詞故佗不稱戕而稱殺徵舒先書弑君佗不先書殺世子何也世子嗣位書弑未嗣位書殺孽成君書弑未成君書

殺其或不書殺予討逆見之矣互文也

○凡書鄰國執殺逆黨類二條

昭四年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八年十月楚師滅陳殺陳孔奐

右鄰國執殺逆黨類二條按封嘗與崔杼弒君奐黨留殺世子皆宜討之賊也楚討之例書楚人則其列書八國何也志在逆諸侯與吳爭伯耳書楚師又何也志在滅陳因殺之蓋亦非討賊害人之詞矣不但與凡討逆書人者殊并與楚莊討徵舒書人者亦殊故春秋謂之化工也

○凡書盜殺類討二類四條

哀四年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夏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十二月葬蔡昭公

右盜殺君一條

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哀十三年十一月盜殺陳夏區夫

右盜殺大夫三條

以上二類四條不書某弒某君某殺某公子某大夫而書盜殺何也傳所謂不以上下道道也言殺國君者不比于下之弒其君而國君見殺者亦不比于君之見弒于下殺公子殺大夫者不比于上之殺其公子大夫而公子大夫見殺者亦不比于公子大夫之見殺于上是皆不可以上下之道爲言也故其所殺者雖爲其君不稱蔡人弒其君某而稱盜殺某侯某雖爲本國公族大夫之屬不稱鄭人殺其公子某公孫某而稱盜殺某國公子某公孫某亦不稱衛人殺其君之兄某陳人殺其大夫某某而稱盜殺某國君之兄某盜殺某國某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君雖書盜殺猶書日者亦弒君之類也討賊書葬亦如之大夫盜殺不書日者凡大夫殺槩不書日惟內殺大夫書刺者則書之

○凡書君殺世子母弟類三條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襄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三十年五月天王殺其弟佞夫

右書諸侯殺世子類二條天王殺母弟類一條凡三條經例

凡君殺世子母弟例稱君

○凡書大夫之屬殺未成君類二條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昭十三年四月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右大夫之屬殺未成君類二條經例凡殺未成君有二例未成君而義當成其君者稱弒未成君而義不當成其君者稱殺而其弒殺之者皆例稱名未成君而義當成其君者齊舍也未成君而義不當成其君者晉奚齊楚比也奚齊本以孽奪嫡比本以[illegible]君故其未踰年即位也聖人不成之爲君初非如齊舍以嫡嗣位雖未

成君而聖人當以義成之爲君也故成其君則不書殺而以弒目之不成其君即不書弒而以殺目之然則其書殺其君之子書殺公子比而不以討賊之文書之又何也奚齊有奪嫡之罪無弒嫡之實而殺其世子申生者固獻公主之也使奚齊自弒嫡而自爲纂則當書如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文矣棄疾以討賊之迹爲自纂之謀而弒其君虔者亦非比自主之也使比實弒君而棄疾亦非自纂則亦當書如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文矣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凡書兩下相殺類二條

宣十五年六月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右兩下相殺二條經例兩下相殺例稱名札子殺毛名所謂兩下也偃師爲世子而招殺之何以云兩下耶奚齊公子比已立爲君而里克棄疾殺之猶列之于未成君也況招于未立爲君之世子乎

○凡國人討殺弒賊類二條

隱四年九月 衛人殺州吁于濮

莊九年春 齊人殺無知

右國人討殺弒賊類二條。殺稱國人者，討賊之詞

○凡國人殺大夫之屬類（討二類八條）

莊二十二年正月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文七年四月 宋人殺其大夫　八年十月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九年二月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昭八年秋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右國人殺大夫書大夫類四條，書公子一條。公子亦大夫之屬也。宋殺大夫二條不稱名，互見采名攷

襄二十三年十月 晉人殺欒盈　三十年七月 鄭人殺良霄

右國人殺大夫不書大夫類二條

○凡國殺大夫之屬類（二十三條）

莊二十六年夏 曹殺其大夫

僖七年夏 鄭殺其大夫申侯　十年夏 晉殺其大夫里克

十一年春 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二十五年四月 宋殺其大夫（互見采名攷）

二十八年四月 楚殺其大夫得臣　三十年秋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文六年十月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十年夏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宣九年十月 陳殺其大夫洩冶　十三年冬 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四年春 衛殺其大夫孔達

成八年夏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十五年八月 宋殺其大夫山

十六年六月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十七年十二月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十八年正月 晉殺其大夫胥童　齊殺其大夫國佐

襄二年冬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五年秋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十九年八月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二十年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二十二年冬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三年夏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二十七年夏 衛殺其大夫甯喜

昭二年秋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五年正月 楚殺其大夫屈申

十二年五月 楚殺其大夫成熊　十四年冬 莒殺其公子意恢

二十七年□月 楚殺其大夫郤宛

哀二年十一月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四年夏 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右國殺大夫之屬三十三條

以上三類四十條。或稱國人殺，或稱國殺，何也。明與衆同

人弒國弒者類，而不類也。國人弒者，若一國之人弒之者然，

公詞也。而國人殺不止此也。其一，亂臣賊子，人人得誅，亦公

詞。其一，國亂無主，衆擅殺，則雜詞也。國弒若國之卿大夫共

弒之者然，謂其臣也。而國殺不止謂臣，蓋兼謂君與大夫矣。

故知類而不類也。

所殺皆大夫，獨欒盈良霄二條不書大夫者，已出奔而不爲

大夫也。餘三十九條，皆稱大夫，則在國而爲大夫者也。內十

條稱公子公孫，又稱大夫者，公子而爲大夫者也。其二條稱

公子不稱大夫者，公子而未爲大夫者也。其亦列于大夫者，

公子之屬視大夫也。

內書爵而不書名者三條，舊謂義不係乎書名也，蓋逸文也。

書爵又書官而不書名者一條，舊謂春秋之大夫皆以無王

命削其官，惟宋得自命官，故不削而書之也。然按春秋書宋

大夫多矣，惟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及宋司城來奔、宋司馬華

孫來盟三條書官餘皆不書官侯國命大夫如祭仲單伯之
類亦皆不書官宋得書官未詳或曰惟王朝得命官故書官
而自宰咺宰周公外多不書官王朝之下惟宋得命官故書
官而自司城司馬外多不書官凡經傳省文互文之例如此
者蓋亦多矣宋得書官亦其類也其說近是今存之
凡此皆殺大夫各類之義也總而言之書殺大夫亦有二義
自彼殺者而言據實而討之也自殺之者而言探本而責之
也各條中或兼主二義或專主一義亦在考其事而得之據
實致討者罪不待言矣探本致責何也孫氏以爲譏專殺是
也古者諸侯之大夫命于王朝對于祖廟有罪無罪諸侯皆
不得而專殺也諸侯非可專殺其大夫況諸侯殺其諸侯諸
侯殺其世子母弟乎大夫非諸侯所可專殺況大夫殺其大
夫況大夫以下殺其大夫乎凡書殺雖有重輕其專殺之罪
則一也

○凡書用類二條

僖十九年六月。。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昭十一年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右書用類二條按傳用者殺而祭于社之謂用人非人所忍
言尤非人主所忍言也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而
況敢用人乎由其言推之人不敢用況敢以國君用以世子
用乎書曰以重之也

○特書師殲類一條

莊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右特書殲類一條所謂殲者猶書取師之意也然取師不必
殺殺亦不必盡也書殲盡之矣遂不能殲齊師也而乃殲于
遂焉吁可畏哉

○特書身滅類一條

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

右特書身滅類一條其爲身滅何也時胡沈國未滅也經例
凡臣獲生死皆曰獲而君獲生曰獲死曰滅別上下之文也
不列于凡滅國滅邑之屬而列于此者從其義也

○凡弒殺書及類計二類六條

桓二年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莊十二年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僖十年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右弒君書及類三條書弒君極惡也因弒君而及其大夫又
惡也凡書及者因此及彼逆而及之下條放此

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文九年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襄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右殺大夫書及類三條按及者因此以及彼也以文考之因
殺大夫及公子猶因弒君及大夫也若晉士穀與箕鄭父二
人慶虎與慶寅二人位皆大夫且皆同事同殺其及字之義
未詳杜云言及者史異辭無異例也夫經豈有無義例而書
者乎蓋位異事異而書及者其書及猶累也孔父仇牧荀息
三人之死皆以君及于臣公子瑕之死又以大夫及于公子
是也故有義例也位同事同而書及者其書及猶與也士穀
與箕鄭父慶虎與慶寅皆同位同事而同死是也故無義例
也然則位事異而及者有義例位事同而及者無義例是則
所以爲義例與

○凡書刺類二條

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成十六年十二月乙酉刺公子偃

右書刺二條皆書殺爲刺何也春秋之義諱而不匿周禮秋
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羣
吏三刺曰訊萬民刺之言殺訊之言問也謂訊之而可殺者
乃殺也其求掌三宥三赦之法者如訊而可宥則宥之所謂
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是也如又有可赦則
又赦之所謂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是也是
聖王立法凡曲以求其生也今按傳公命公子買爲楚戍衛
而晉討之公乃殺之以說于晉而又爲讓于楚曰不克戍也

成公之母穆姜淫于叔孫僑如欲廢公而立公子偃豈偃者
平公亦不察而以嫌殺之是僖公成公之于法皆曲以殺其
死也然則其與三刺三宥三赦之法蓋相反而諱殺爲刺不
已匿耶聖經一則于內外書殺槩不書所爲者而以其不卒
戍之時書之是特文也一則于內外書殺槩不書日者而日
之是特文也故曰春秋之文諱而不匿也
然則公子買公子偃殺書刺而非匿公子牙殺書卒其匿乎
非也公子偃公子買之殺殺非其所當殺以君殺臣謂之濫
刑其書刺聖人爲尊者諱也故諱而不匿也公子牙之殺殺
其所當殺其弟季友鴆殺之是謂大義滅親其書卒聖人爲
賢者諱爲親者諱也卽又何嫌于匿耶

○特書肆類一條

莊二十二年正月 肆大眚

右特書肆大眚一條已見于刑名考又見于弑殺考者肆之
言赦猶出也然而大眚亦肆則生殺紊矣解象曰君子以赦
過宥罪子曰赦小過過與惡異矣然且曰小也曾大眚而肆
之乎書于刑名考者槩言其滑出入之常經書于弑殺考者
特言其亂生殺之大柄也赦者先王不忍人之政也而其流
弊至于此極春秋書譏于策學者權其得失輕重而凡聖人
會禮樂之和序制刑賞之平中者亦可以得其大原矣

春秋事義愼考卷十二目錄 考中九

○災荒之屬考七則

凡書不雨類
凡書旱類
凡書大水類
凡書螟螽蝝各類
凡書無麥禾類
凡書饑類
凡書有年類

變異之屬考十二則

凡書日食總文并各類
凡書星變類
凡書震電類
凡書雪類
凡書霜類
凡書雹類
凡書災類
特書火類
凡書地震類
凡書山崩類

凡書麟麇鵒鴝蜚蜮各類

姜兆錫著 男允重 鳴遠 校

● 災荒之屬考 七則

。凡書不雨類 計二項 五條

莊 三十一年冬 不雨

右專書不雨類一條

僖 二年冬 十月不雨 三年春 正月不雨 夏 四月不雨 六月雨

右叠書不雨及雨類一條

文 元年 十二月不雨至于二年秋七月

十年春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三年春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右約書不雨類三條

以上三類共五條。按僖三年傳云自二年十月不雨至于三年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杜氏註各條不雨，因皆云不書旱不爲災也。例在僖三年。今考春秋凡書大旱及大雩之文，皆爲旱耆。若書不雨之文，則文異而義亦異。莊三十一年止書一月不雨，而謂不書旱不爲災也，可也。若僖二年至三年閱三時不雨，文元年至二年閱四時不雨，及其十年十三年亦皆閱三時不雨矣，大旱又待言乎。而乃謂不書旱不爲災也，何耶。據杜氏僖二年冬十月不雨至于三年六月雨，註云周六月，夏之四月，于播種禾稼無傷也。其說已失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之令矣，然猶謂來年之資雨，不如禾稼之需雨也。至文元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二年秋七月，十年十三年皆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杜註乃又謂不書旱五穀猶有收也，是何言乎。夫不雨至歷兩年，經三時，九越晦朔，又當來年資雨禾稼需雨之時，兩皆失望，而謂猶有收也，即僖二十一年夏書大旱，宣七年秋書大旱，何以反無收乎。春秋凡書時，皆謂其首時之一月，其下不書仲月季月者，則惟閏月而已，豈以月計者爲災，而無收，而歷兩年經三時當耕時而不雨者，反不爲災而有收乎。考春秋惟僖二十一年夏，宣七年秋，兩書大旱者，周正夏之四五六月，爲夏正之二三四月，七

周正秋之七八九月爲夏正之五六七月當農時而不雨故謂之大旱則莊三十一年冬不雨爲夏正之八九十月猶不得謂之非大旱也而況僖自二年冬十月不雨至于三年五月不雨乎文自元年十二月不雨至于二年秋七月又十年十二年皆自春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乎此則旱之至大旱不足以盡之而不爲災之說益見矣然則僖惟十一年八月十三年七月兩書大雩而二年至三年不雨不書大雩凡文公元年至二年不雨與十年十三年不雨皆不書雩何也雩禮也大雩非禮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至于三年三月傳所謂不爲災也蓋雩而不大常事不書也文公世室不修月朔不視雖爲災忽而不雩也若其他書大雩者禮而失之僭也學者亦可以知經傳之本末矣

○凡大旱類二條

僖二十一年夏 大旱

宣七年秋 大旱

右大旱類二條註謂雩不得雨則書旱也今按註義非也凡書大雩者因大旱而大雩也書大旱者大旱矣而不大雩也

禮夏正之四月大雩帝用盛樂此不因乎旱者也其餘不大旱則不大雩若謂雩不得雨乃書旱雩得雨乃書雩不書旱則昭二十五年上辛季辛相去才十九日耳上辛大雩既得雨不書旱即十餘日不雨安得爲大旱而又大雩乎蓋雩未得雨而又雩也況桓五年秋書大雩之下繼書螽足又大雩未得雨旱甚而螽之明驗註說之非益明矣

○凡大水類計二項九條

桓元年秋 大水　十三年夏 大水

莊七年秋 大水無麥苗　二十四年八月 大水

二十五年秋 大水 鼓用牲于社于門

宣十年秋 大水

成五年秋 大水

襄二十四年七月 大水

右書內大水類八條

莊十一年秋 宋大水

右書外大水類一條內大水八條而外大水止一條者外災告則書也

以上二項九條一書夏一書八月而書秋書七月凡七何也周正之首夏四月爲夏正之二月首秋七月爲夏正之五月八月則夏正之六月也夏正五月乃雨澤生水潦發之時而或淫雨不節蛟龍爲災則水以大書故書于此時獨多而餘月止二條也蓋以見周正之改時改月而書時之爲首時矣因大水而麥苗皆無其書秋乃首秋而爲夏正之五月尤明也大水救之禮也而鼓用牲于社于門則非猶日食書鼓用牲于社之意也禮天災有幣無牲

莊二十四年大水實八月丁丑襄二十四年大水實七月甲子今不列其日何也莊二十四年大水書于八月丁丑夫人至之下襄二十四年大水書于七月甲子日食之下爲夫人至書日爲日食書日非爲大水書也大水例書月不書日

○凡螟螽蝝各類計四類十五條

隱五年九月 螟　八年九月 螟

莊六年秋 螟

右內書螟類三條

桓五年秋 螽

僖十五年八月 螽

文八年十月 螽

宣六年八月 螽　十三年秋 螽　十五年秋 螽

襄七年八月 螽

哀十二年九月 螽　十二年十二月 螽　十三年十二月 螽

右內書螽十條

文三年秋 雨螽于宋

右外書雨螽一條

宣十五年冬 蝝生

右內書蝝類一條

以上四類十五條按螟螽皆食苗之虫蝝卽小螽也而其間書秋螟者一秋螽者三皆指首秋之七月而言周正七月爲夏正之五月此時禾苗方生而螽螟巳作其災爲已早矣次書八月螽者三書九月螽者一螟者二書十月螽者一冬蝝生者一周之八月爲夏正之六月其九月爲夏正之七月十月并首冬爲夏正之八月此時苗方盛且或告成矣而螽蝝繼作其諸功將成而有物敗之者乎又次書十二月螽者二周之十二月爲夏正之十月其時有年之嘉禾已收卽無年之槁禾亦盡而螽尙復作其災之不但及于禾而且及于禾以外又可知矣凡災皆爲害而書外災告則書乎則書餘皆不書文三年秋書雨螽于宋者公羊謂螽死而墜十異也雨者若雨集然螽性惡雨其時飛螽遇霖垂死矣雜雨而下故謂之雨

書螟惟九月以前而已螽則十二月而有書者螟食苗心之虫也非苗不生非苗不食若螽則以旱生耳食不惟苗故其別如此

按春秋凡書時者皆爲首時今書螽蝝之屬十四條除九條書月外餘五條皆書秋蓋周正首秋建午之月耳或者乃以爲槩指秋時而不專指首時也試以雨螽于宋推之其專指首時甚明夫雨螽豈槩指秋時而三越月雨之哉

○凡無麥禾類二條

莊七年秋 大水無麥苗

二十八年冬 大無麥禾 告糴

右無麥苗一條大無麥禾一條或書麥苗或書麥禾何也苗謂禾苗省文也已熟曰麥曰禾未熟皆曰苗其時麥已熟禾方苗而不幸皆爲大水淹沒故書曰無麥苗而與二十年冬書大無麥禾異也餘見下文

○凡饑類三條

宣十年冬 饑　十五年冬 饑

襄二十四年冬 大饑

右饑二條大饑一條凡三條義見下文

○凡有年類二條

桓三年冬 有年

宣十六年冬 大有年

右有年一條大有年一條凡二條

以上三類七條內書無麥苗書大無麥禾書饑皆凶年也乃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不書饑者其時卿出告糴不至饑也莊七年秋無麥苗不書饑者周正之首秋七月爲夏正建午之五月其後有收不成災也然則書饑者之極民命也亦已甚矣餘詳告假考桓宣書有年詳見本義

凡年歲有無豐凶之數定于百穀皆成之候周正之首冬十月爲夏正建酉之八月而以定年歲之有無與人民之饑飽

者此紀時考之末所載玉藻八月不雨君爲不舉之微意也夏正建酉之八月其時不但粟米未登亦且經總未納然其成與敗固可覩矣會歲事于終歲者計之周而定歲功于首冬者發之豫也且以七條之上下文通考之如宣十五年冬先書蝝生而後書饑明其蝝生之爲首冬而與哀十二年十三年之書十二月螽者不同也莊二十八年冬先書築郿而後書饑書告糴明凡書城築皆譏工役而首冬尤譏其不時也宣十年冬先書如齊來聘而後書饑書伐鄭桓三年冬先書來聘而後書有年明其有年亦以首冬書而朝聘征伐使令之屬皆其時也則卜豊凶于首冬而其與歲終會國用之與圖並行而不相背矣或者又曰凡書首時而下繼書仲季月當爲四時之首月而此書饑書有年之冬其下皆無十一月之仲冬與十二月之季冬則其書冬亦通指一時而豊凶當以歲終言之與按其說亦近有理然與全經分二例亦不貫矣姑存叅可也

●變異之屬考十二則

○凡日食總叙并各類系三十六條三類

隱三日食

桓三日食　十七日食

莊十八日食　二十五日食　二十六日食　三十日食

僖五日食　十二日食　十五日食

文元日食　十五日食

宣八日食　十日食　十七日食

成十六日食　十七日食

襄十四日食　十五日食　二十日食　二十一日食　日食

二十三日食　二十四日食　日食　二十七日食

昭七日食　十五日食　十七日食　二十一日食　二十二日食

二十四日食　三十一日食

定五日食　十二日食　十五日食

此聖經凡書日食三十六條之總文也而其間有但書日食者有書日食既者又有日食而書救者若其書朔書日不同之故則言人人殊而當以理斷之矣今將各類各條分列于左。

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桓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定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右書日食類三十條

桓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宣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襄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右書日食既類三條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右書日食用牲類三條

以上三類三十六條或書日食或書既何也既盡也日食既盡食尤變也然則其書鼓用牲於社何也救之則是而失其所當救與違其所以救則非也周之六月為夏之四月經傳謂之正月周之十二月為夏之十月經傳謂之陽月謂之正月者以其月純陽而得正故直謂之正也謂之陽月者以其月純陰而無陽故轉謂之陽也日食之變正陽之月為重而正月尤重純陰而陰犯陽不可言純陽而陰犯陽猶不可言矣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所謂陽月之變也春秋正書陽月之變無救文六書正月之變書救者二而已昭十七年六月日食祝史請用幣平子不從而祝史責其有無君之心者此也故餘月書救而正月有不書救是失其所當救也救日食當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而用牲不用幣于社不于朝是違其所以救也

然則三十六條之中其書某月某日朔食者二十六書日不書朔者七并不書日者三何也據左氏云不書朔與日者官失之也據公羊云書某月某日朔食者食正朔也其不書日者朔在前或朔在後也據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日朔皆不言者夜食也據漢書五行志亦云漢中興十二世一百九十六年日食七十有二食於

朔者三十二而食於晦者三十七食於月二日者三則日食有在朔前者亦有在朔後者特多寡不同耳自今觀之公穀及漢志皆不如左氏說為安考杜注引釋例所推長曆謂隱三年日食乃二月朔其不書朔者官失之也則左氏說固信而有徵矣且通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文以前日食十而不書日者二文以後日食二十六無不書日者襄十五年以前日食十九而不書朔者九襄十五年以後日食十七無不書朔者其不書之為事久而文逸也亦然可見若如諸家食在朔前朔後之說安得襄十五年以後經無錯見乎大抵日食之見於朔猶月食之見于望皆曆有常度者也食於朔者其前月之氣候大小正也食不於朔者其前月之氣候大小不正也証朔食以長曆為據重長曆正所以尊經也

然則日月交會而食一歲凡十二會似當十二日食而不皆食何也據杜氏云日月交會其行度固有大量而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頻食者據疏亦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惟三十有六此雖交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又漢高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此皆頻交頻食也據家氏又云日月雖月朔相遇而道有表裏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也自今觀之家氏說亦不如杜註及疏

為災考漢以來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為一交未有頻月交食者而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及漢高三年頻月交食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而月光表裏之說猶未盡也歷觀諸家之說蓋食當在朔而其食不食則氣有盈虧法有出入而後世術家乃欲預以差之法差之亦異矣

然則其救之何也齊而不齊者數也救于無救者道也王者當陽以正位聖治扶陽而抑陰故春秋紀其變而周禮垂其禮其本皆人君主之而已

○凡星變各類計三類五條

莊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右星不見而隕一條星不見何也星無光受日之光以為光蓋列星之精氣不足以受陽光故也恒星不見星隕大雨蓋相因之辭

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右星隕為石類一條隕石而謂之星隕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一氣為之也

文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哀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右星孛類三條孛一耳言入明侵也言方明廣也

按以上五者皆星變也然星隕猶書日者星隕較變于星孛也莊七年之隕無形而有象僖十六年之隕即象以成形文昭之孛在垣哀之孛在方其淺深大小亦可見矣

○凡震電類二條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右震電類二條按周正之三月為夏正之正月其時未交驚蟄之節非宜有震電之候也既不宜震電而震電矣不逾旬而又大雨雪陰陽錯亂反復相尋不亦甚乎周正九月為夏正之七月震電其常也而震廟示警抑異矣二條皆書日者重

之。

○凡隕霜類二條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定元年十月 隕霜殺菽

右隕霜類二條按周正之十二月爲夏正之十月固霜降節之餘也而隕霜不殺草又李梅實是愆陽也周正之十月爲夏正之八月非霜降之節也而隕霜殺菽是愆陰也故皆書

○凡雨雪類計二類三條

桓八年十月 雨雪

右雨雪類一條

隱九年三月 庚辰大雨雪 上云大雨震電

僖十年冬 ○○大雨雪

右大雨雪類二條

以上二類三條內隱九年雨雪之一條時方三月爲夏正之正月雖大雨雪非異也但時未驚蟄而大雨震電且震電而又大雨雪則異耳若桓八年僖十年雨雪之二條則周正之首冬十月爲夏正之八月此時節方寒露而已雨雪且大雨雪也何哉是異乃在雨雪也

凡上書震電隕霜雨雪諸條皆可見周正之改時改月而其書冬亦爲首時無疑也或者謂周正但改正朔而不改夏正之時與月則夏正之十月安得有菽之可殺而十二月又安有待殺而不殺之草耶況夏正十月爲霜降之餘小雪之候但雨雪而不大亦何害于令而書其變乎或者又謂冬爲通指一冬則世無三閏月皆大雨雪之理而如其月偶大雨雪則大雨雪于建子建丑之月正應令之雪益不得以爲變而書之矣

○凡書氷類計二類四條

桓十四年正月 無氷

成元年二月 無氷

襄二十八年春 無氷

右書無氷類三條

成十六年正月 雨木氷

右書木氷類一條

按周正之正月于夏正爲十一月此詩所謂一之日觱發而方氷之候也其二月于夏正爲十二月此詩所謂二之日栗烈而鑿氷冲冲者與此時無氷則失時寒之節而所謂三之日納于凌陰者亦虛矣無氷失之不及雨木氷則又失之過氷于澤腹氣寒也氷于屋脣雪釋也氷于木膚雨凍也氷則恒有木氷不恒有故並以異書

各條無氷皆周正改時改月之驗也或乃謂商周不改夏正之月則夏正之正二月氷泮無氷何異乎襄二十六年春無氷亦謂首春之正月也或謬謂書春爲通指春時則于夏正周正並不可通夏正春正月已氷泮周正春三月亦水泮矣乃猶以爲異而書之乎

○凡雨雹類

僖二十九年秋 大雨雹

昭三年冬 大雨雹　四年正月 大雨雹

右大雨雹類三條按天地之化凡春夏雷電秋冬霜雪出必以時非時則爲變獨雹不然經書大雨雹凡三條春正月書秋書冬書四時之雹皆爲變此蓋陰陽之氣不和之所致無時而可故皆書也然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雹止此乎經于大雨雹書小者畧不書

○凡書災類計二類十一條

桓十四年八月 壬申御廩災

莊二十年五月 乙巳西宮災

成三年二月 甲子新宮災 三日哭

定二年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右書內災類六條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
襄九年春。。宋災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昭九年四月。。陳災　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右書外災類五條
○特書火類一條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右特書王國火一條
以上凡書火書災通十三條左氏曰凡災天曰災人曰火公
羊曰大曰災小曰火然統言之皆災也經例內災皆日者重
內也外火若災皆不日昭十八年　宋衛陳鄭災書日者以
同日災爲大異也襄三十年宋災亦書日者穀梁謂取伯姬
卒之日加于災之上見其以災卒耳

○凡書地震類五條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　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哀三年四月甲午地震
右地震五條皆書日何也地震大變也天之道一以淸地之
道一以寧天圓而動地方而靜寧失其寧靜失其靜變非小
也故皆日以謹之
○凡書山崩類二條

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
成五年夏。。梁山崩
右山崩二條按梁山沙鹿皆晉之山儀而其崩傳皆云爲天
下記異何也王迹熄伯功興五伯桓文爲盛嘗綜考齊桓晉
文之始終齊伯視晉尤盛而晉伯視齊獨遠自齊伯之盛而
言齊桓在位凡四十一年日久績多而晉文止十三年耳且
齊桓名陵葵丘之烈視晉文之城濮踐土其謹愼之思正大
之象皆視晉文尤爲盛也而自晉伯之遠而言齊自桓公沒
內亂繼作功烈泯焉無聞晉則自文公之後歷襄靈成景厲
悼主盟中夏其遠可知矣故晉之盛衰關乎天下而其災異
于是乎書其或書日或不書日則山崩異而梁崩尤異也穀
梁傳及李氏鄭氏言之詳矣
○凡書麟麋鴝鵒蜮蜚總文不分類六條
莊十七年冬多麋　十八年秋有蜮
二十九年秋有蜚

僖十六年正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右麟麋鴝鵒蜮蜚總文凡六條皆鳥獸昆虫之異也何異爾
麋魯所有亦世所恒有也故書多爲異蜮世所不恒有蜚若
鸜鵒皆非魯所有也故書有爲異鷁亦世所恒有異其退飛
過于宋耳麟更世所不恒有也西狩獲之彌異矣
凡自不雨以下所書之文或以災書或以異書有害爲災
非異亦書其災非常爲異雖非災亦書其異程子嘗云春秋
所書災異皆天人會應但人淺陋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
之又云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也
由程說推之天人之故微矣世儒不以曲說搖于中而明于
聖賢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之大義則得矣

春秋事義愼考卷十三目錄 考下一〇考下二〇考下三

事文通例考

事同書異考

書同文異考 以上考下一凡三考不分則

釋文明義考 二則

凡書事後釋其所爲類

凡書事先釋其所爲類

隱文存義考 二則

凡爲事隱其爲事類

凡書名隱其爲名類

省文約義考 二則

凡書名省文類

凡書事省文類

互文推義考 二則

凡書異互文類

凡例異互文類

單文錯義考 三則

凡紀時單文錯義類

凡采名單文錯義類

凡序事單文錯義類 以上考下二凡五考十一則

闕文考 四則

凡闕書國類

凡闕書主名類

凡闕書文類

凡闕書事類

衍文考 二則

凡衍書日類

凡衍書名類

誤文考 三則

凡誤書爵類

凡誤書國類

凡誤書字類 以上考下三凡三考九則

春秋事義愼考卷十三（考下一〇考下二〇考下三）

凡全經事詞文義通考（以下考下一也凡三考不分類）

孟子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記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按孔子所謂文即記所謂詞也其義即所以爲教也就事文言務期於事文係分縷析比而屬之乃盡見孔子所竊取以爲教之義然苟非先悉其文詞各字之大義而其中絲縷比屬之精義亦不可得而畢見矣故今先即文詞而約釋其義焉

凡紀時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即位之首年不稱數而以體元之義寄之故不曰一年而曰元年每年之首月亦不稱數而以居正之義寄之故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凡四時之月皆書其月者正文凡一時之首月或止書時者變文也凡一月之始若終書晦朔與不書晦朔其月之日或書某日與不書某日者或特文或省文或逸文也

凡系名爲天下君書曰天王亦曰天子有貶焉則稱王而不稱天五等諸侯君其國稱如其爵曰公曰侯曰伯曰子若男四譯雖大並稱曰子嗣君居喪未踰年稱曰子踰年乃稱爵或未踰年進而稱爵或已踰年降而不稱爵特文也

卿大夫皆書曰大夫周禮王朝之上大夫即卿例書官中下大夫皆曰大夫例書字上中士例書名下士例書人侯國無中大夫上大夫爲卿下大夫爲大夫皆例書名上中下士皆書人不名所謂微者姓名不見於春秋也

凡王以下公侯伯子男暨孤卿大夫士周禮所謂九儀之命皆謂之爵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之屬皆謂之官經書宰司馬司城司城即司空而司徒宗伯司寇諸官無書也蓋經惟王朝及宋上公得書官而又惟以義特書故文不僭矣

諸侯並稱某國某爵戎服不稱爵或稱州或稱國如曰荊曰楚曰吳曰越之屬是也戎服進之乃稱爵所謂四譯雖大皆曰子矣中國皆稱爵惟鄭秦晉三條不稱爵者蓋逸文

諸侯將稱爵卿大夫將稱名書曰某師衆則書某帥師士將稱人師衆則稱師宰周公之屬侵伐例如諸侯矣

王朝之公卿大夫士出封皆稱爵未出封則書官書字書名書人附庸亦書字戎服之附庸亦書名凡例應書爵書官書字書名書

人而或降或進皆特文也

凡公之兄弟若子若孫則書公兄公弟公子公孫而名公族則書公族而名或但書名削不書公子公孫及公族之屬亦特文也或未賜族或一事而再見或逸之皆但書名

凡正位嗣先君爲君例書即位或國有故應書即位而不書或身有故不應書而又書之皆特文也王命爲君書曰錫命國有故諸侯納之爲君書曰納自歸且入爲君書曰歸於某入於某或國人立爲君則書曰立皆特文

凡大婚天子之后書后諸侯之夫人書夫人天王之女書王姬內女稱字書曰某姬逆天子之后正書曰王后逆諸侯之夫人但書

曰逆女來逆書曰來逆女往逆書曰如某國逆女王后尊于天下
故往卽稱后諸侯之夫人尊于其國而已故至乃稱夫人也
王逆后卿往逆公監之王親逆于后之所館諸侯以下皆親逆之
諸侯國遠亦或逆于所館蓋權也諸侯親逆女不親納幣親納幣
特書曰公如某納幣者貶文使大夫逆曰某如某納幣者正文公
親逆書曰公如某逆女者亦正文使大夫逆亦曰逆女使士逆但
曰逆者皆貶文也皆不稱使所謂婚禮不稱主人其稱使者禮君
有母稱母命與
使大夫逆夫人稱逆女大夫自來逆婦稱某逆某姬不稱逆女內
女爲鄰國夫人爲大夫妻而爲其子求婦逆女則書某國某姬來

求婦某姓某姬來逆婦皆特文也
王大婚未見納幣親迎之文公逆曰某公逆王后于某士逆曰某
逆王后于某凡士逆不名所謂微者姓名不見于春秋王之士稱
名者所謂王朝之上士中士書名也
凡女因其逆而歸之曰歸婦人謂嫁曰歸王后歸曰某國某姬歸
于京師王姬歸于諸侯曰王姬歸于某諸侯之女歸于諸侯書曰
某姬歸于某歸大夫不書歸畧之也王后歸書曰某國某姬歸于
京師夫人歸不書某國某女歸于某國書曰夫人至自某者諸侯
之女歸于天子則降詞諸侯之女歸于諸侯則敵詞也
凡媵不書有特文則書諸侯夫人而書其媵衛晉齊三國皆書來
媵是也雖大夫妻亦書其媵公子結書媵陳人之婦于鄄是也
凡夫人至大夫宗婦見不書女嫁使人反馬亦不書有特文貶焉
則皆書如大夫宗婦覿以不合用幣書高固及子叔姬來以親來
反馬書是也三月廟見而女家使人致之曰致女亦不合書有特
文賢之或貶之則書如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以賢伯姬書亦以貰
卿致之書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如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則以禘
祭并致夫人之時書也
婦人謂嫁曰歸歸後不合書歸絶婚則復書歸如季姬歸于鄫是
也國絶則又書歸如紀叔歸于酅是也又大歸于母家則亦書歸
如書杞叔叔姬來歸郯叔姬來歸及齊人來歸于叔姬是也

凡喪紀天王曰崩諸侯曰薨王后及諸侯夫人亦如之大夫曰卒
嗣王嗣君未踰年皆書曰卒王姬內女皆書卒凡皆正文諸侯及
夫人不正其爲薨亦書曰卒則變文也
凡書葬皆謂會葬也國君來會葬則書國君卿大夫會葬則書卿
大夫或國君奔喪則亦書國君凡但書葬某公者皆謂士會葬耳
所謂微者姓名不見于春秋也國君當親奔王喪親會王葬國君
于國君喪葬當使卿大夫王于國君喪葬當使士或當親而不親
或不當親而親之或當士而使卿大夫或當使卿大夫而使士又
或并不會葬皆非禮也凡君不葬臣亦不葬鄰國之臣臣亦不葬
鄰國之臣或書葬鄰國之臣者有國故相交則葬之否則皆譏矣

凡嫁女書卒義畧如之

凡歸喪用衣服曰襚珠玉曰含貨財曰賻車馬曰賵凡歸不書歸禮則書

凡祀典祭天大禮曰郊因祭天而望祭羣神曰望祭天之禮凡四夏正仲冬以報本孟春以祈穀孟夏以祈雨季秋以大饗大饗于明堂餘皆于郊禮主報本故仲冬專名曰郊魯無冬至大郊之禮而有孟春祈穀之禮周正四月于夏正爲驚蟄節魯于時行祈穀禮故書卜郊皆于四月也孟夏祈雨曰雩因旱而禱雨亦曰雩王雩禮大而魯僭之故曰大雩王祭地曰社諸侯以下各祭其土神亦曰社故因災而鼓用牲于社又云鼓用牲于門者謂祭門也望雩社門皆通于下但王之郊望雩社則禮難僭耳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五年特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于太廟曰禘三年合祭始祖以下毁主及羣廟之主于太廟曰太祫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禴嘗烝合祭羣廟主于太廟而不及毁廟主曰時祫經有書禘及嘗烝之文而無書祫及祠禴之文書大事于太廟即大祫書嘗烝即時祫也祫禮以尊踰卑書曰躋自尊及卑書曰從從猶順也禘書曰禘亦書曰有事義係于禘者書禘義但係于祭不係于禘者書有事而已每月告廟視政教曰視朔亦曰告月月即謂朔也視乃告之矣兩書之變文也

凡祭皆祭也宮始成而祭之曰考宮亦祭也凡祭有樂必有樂有聲必有容獻羽即詩所謂秉翟或曰籥入即詩所謂執籥經云去籥卒事者但去其有聲者而舞猶非所舞也經云初獻六羽者雖減其用八者而獻終非所獻也

凡稅賦之屬始變徹而稅畝曰初稅畝更增之曰用田賦變司馬法四丘出甲之制而丘令出甲曰作丘甲始分公賦爲三而公曰失其軍曰立三軍又棄中軍四分之而私盡專其軍曰舍中軍

凡工役大曰城小曰築故國都皆曰城邑則曰城或曰築臺館囿之屬皆曰築也特置宮廟曰立凡門觀廐之屬因故而新之曰新去故而創之曰新作水陘而深之曰浚凡所建置自廢曰壞廢之曰毁力除之曰墮

凡蒐狩軍旅之屬周禮大司馬之法春曰振旅夏曰茇舍秋曰治兵冬曰大閱禮畢而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是也經但書治兵大閱不書振旅茇舍其于田但書蒐狩不書苗獮所謂不合禮則書也其尤不合禮而焚林爲樂者曰焚不講武而玩之者曰棄師

凡刑名之屬將刑若殺而赦之書曰肆大眚餘凡放殺之屬皆刑名也詳見弒殺奔放諸考

凡朝聘之屬諸侯朝于王曰朝兩相朝亦曰朝經于外君朝于我曰來朝內君朝王及相朝皆曰如京師如某國而不言朝惟內君

朝王不得言如京師者乃曰朝于王所外君朝我不得言來朝者乃曰朝公諸侯使卿大夫通問于王與諸侯並曰聘王使通問于諸侯亦曰聘其內臣聘王與諸侯皆曰如京師如某國外臣來聘于內亦曰來聘其來而不成朝若聘者皆第曰來

凡會若遇之屬諸侯以禮期會曰會不爲期而禮畧曰遇天子不與諸侯爲會或與焉則曰狩猶言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也諸侯與王之世子及卿大夫士爲會或殊其列或序于上尊之也諸侯之世子及諸侯之卿大夫士等爲會並曰會卿大夫等互爲會亦如之其內夫人內女或有會若遇亦曰會曰遇或會而爲享則特文書曰享

凡諸侯大夫之屬坎用牲爲載書曰盟諸侯不與王世子盟亦尊之也與王之卿大夫等並曰盟卿大夫等互爲盟亦如之

凡會遇皆書以地曰某某會于某某某遇于某盟亦如之惟朝若聘而盟師而盟及來盟涖盟多不書地變也

凡會盟自參以上皆有主之者爲參會參盟兩相會盟無主之者爲特會特盟不爲載書約誓相命而無主者曰胥命特誓胥命者善之凡交質子不書者病之也

凡侵伐之屬聲罪而討之曰伐不聲罪而掠之曰侵四騑師環城曰圍其輕行掩取則曰襲也凡刻期交兵曰戰戰敗曰敗績未陣而敗之曰敗得勝曰克不勝曰敗績勝者不言勝言不勝者即勝者可知矣詭道勝之曰敗國君勝其族親屬特文曰克凡告勝曰獻捷凡脅服曰降師入其國邑曰入民逃其上曰潰掠取土地甲兵皆曰取戰而得其君卿曰獲凡釋爭曰平已平曰成又加插血用書則盟也遜詞請師曰乞師凡拯人之危曰救自拯其危亦曰救侵伐人救人而需之皆曰次遜國書次亦如之聚兵爲守曰戍

凡歸遺及徵求告假之屬含襚賵賻已見喪紀凡致祭胙謂之歸賑致戰獲謂之歸俘致災用謂之歸粟徵喪用之車馬曰求賻徵凡用之車馬及金錢曰求車求金遇災乞糴曰告糴因便易地曰假田之數者求賻求車求金及假田皆譏也凡歸遺之屬及告糴則固善矣然而譏亦具焉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詳見本註

凡取竊之屬取非所當取謂之取而因以納非所當納謂之納如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之類是也凡盜竊之屬罪不待言矣得之因幸也而譏亦存焉者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化行自上之義與如盜竊寶玉大弓及得寶玉大弓是也

凡遊觀之屬臺池鳥獸遊畋之事亦博矣如書觀魚觀社焚咸丘皆是也觀魚觀社自境內以及境外皆言觀者其志荒也焚咸丘不言觀者焚林而田其事暴觀不足言矣周禮大司馬仲冬火弊獻禽以享烝事原于講武禮備于修祭而此周正之二月仲春爲夏正之十二月季冬非其時非其禮也故列于遊觀以發其義餘築臺囿之屬已見工役考不復具云

凡君出奔天王有故而出不言出奔曰出居在王畿則但曰居天王以下畿內諸侯與外諸侯皆曰出奔言居者其國也尊之也言出於者是其國而非其國也王子書奔不言出天王言居乃冠以出者言奔不言出所謂自周無出也若言居冠以出則尊之而已黜之矣內君出言遜不言奔在其國亦曰居在人國曰在其暫駐則曰次或弔之曰唁

凡放執之屬君黜其臣曰放執隣國臣曰執執而以地置之曰舍臣去其國曰出奔不自其國出但言奔不言出自其邑出曰自某出奔亦畧猶上王侯或言出或不言出之意也

凡歸入之屬內君朝會盟伐凡有出而反皆曰公至自某內臣惟被執者書曰某至自某餘皆不書也內夫人以正反國亦書夫人至自某親迎始歸書至亦如之臣逆以歸書以夫人至自某其曰夫人入者變文也

凡臣出奔若被執反國者其書之例易曰歸難曰入甚難曰納凡外君世子衆子及凡公子公孫若大夫之屬皆如之凡其歸若入內未絕曰復歸復入外有奉曰自某歸自某入縱所執曰釋避所執曰逃歸其逃而入人國者猶奔也入而不臣則又曰入以叛

凡削亡之屬收取其土地曰取視穫取其師徒甲兵曰取者殊矣疆其田疇曰疆從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自致喪亡曰亡盡棄其國土而去曰大去也以禮歸田邑曰歸私相易田曰假

其臣以地竊奔於人國曰以地奔以地入人而非竊則曰以地入於某

凡弑殺之屬子若臣若民賊君曰弑於未踰年之嗣君正嫡曰弑媵孽則曰殺賊隣國之君曰戕君殺其臣殺隣國之臣皆曰殺兩君相殺及兩下相殺皆曰殺微者賊君若臣曰盜殺殺而告於神曰用

凡弑君及其大夫殺公子及其大夫皆書及殺大夫及其大夫亦書及盡其人而殺之曰殲若將殺若刑而赦之則曰肆也

凡災異之屬月食不書日食書日有食之盡食之書日食既其救之也於社伐鼓用牲書鼓用牲於社救大水於社亦於門鼓用牲

亦如之

二十八宿爲恒星凡星有恒者亦曰恒星星自上而下曰隕隕霜亦如之星隕於下而成石猶露隕於下而成霜之意也星有惡氣如彗曰孛書於大辰於北井者約言之書於東方者槩言之

霜不時書隕霜雹不時書雨雹大者書曰大雨雹若大雨雹而與震電叠書則不時甚矣

當冰不冰書無冰雨著於木而冰書木冰陰陽不和爲雹大者書小者不書也

凡大水書大旱書不雨書宜雨而不雨故書也或逾月逾時不雨或逾年不雨大旱不待言矣蓋特文也螟書曰螟螽書曰螽小螽書

日蝝生亦特文凡有年書有年僟書饑甚則書大書大僟猶書大無麥禾也大無麥禾而救賑之則不書僟凡自救之書告糴入救之書歸粟其書無麥苗者以大水而書未至于冬故不書大無麥禾與大饑也

火天曰災人曰火齊獨書大災者明非一處也書宋災故急人災也書三日哭哀巳災也

地震動書震山崩奮書崩鳥獸之屬不恒有者書其有恒有者書其多書鷁退飛蝝異矣況書狩獲麟乎故春秋以是終

右全經事文通例考不分內與外皆列其事與文而考之故謂之通例也揔全經所列有四內君所謂內也一也外諸侯所謂外也又一也雖天王亦為外復一也若外蕃尤為外矣更一也凡其所書雖分內與外而事文皆列于國史則不得不即其事與文而約言其大義此所以首考事與文之通例也若其內與外異同之微義則更在事同而書異與書同而文異二考中矣學者因是以遞攷之可也

◎事同書異考

欲識春秋比事屬詞之義先須知內外所書之事類有備書有不備書有不書凡事類之備書者即備書中以推其義其不備書若不書者即不備書不書中以推其義或事當備書而不書或事不當書而書之又即不書與書以推其義故孔子所稱義者于比事屬詞見之事同書異則又于無可比屬中而求其比事屬詞之要旨也今將各條列左

凡紀時元年不紀周而紀魯是曰十二公之元年正月旣冠春而必冠王是曰一王之正月故二百四十二年每年例書春王正月以明尊王之義而皆以魯十二公紀元矣春秋為魯史故也其系名五等諸侯皆書其爵而魯獨以侯爵稱公亦春秋為魯史故也

凡正位內君元年即位例必書有故則不書或有故書者甚之也而外君即位則例槩不書雖嗣王即位亦例不書又內君錫命有故則書而外君錫命亦例槩不書惟有故而立則一書

凡大婚內君婚內女嫁及天王婚王姬嫁例皆不合禮則書合禮則不書其外婚嫁合禮不合禮例皆不書也

凡內夫人書納幣書逆書至書覿外皆不書外來納幣來逆女則書其內外媵娣例皆不書有故則書如伯姬歸于宋三國來媵是媵也如伯姬歸于紀叔姬歸于紀是娣也內世子生不書有故則特書之

凡喪紀內君薨葬備書有故則葬不書天王崩葬若外君卒葬赴

告則備書不赴不書如傳稱僖七年惠王崩文十四年頃王崩之屬皆不書及莊十四年秦伯卒十九年蔡哀侯卒凡一切小諸侯之屬皆不書是也吳楚僭王書卒不書葬餘皆有故則不書或逸不書內君內嗣君弒斯殺之故皆諱不書外君無諱也或謂鄭髡頑楚麇齊陽生諱弒為卒者謬耳

內夫人之屬薨葬備書內女卒葬不備書惟許字書出適不書惟大歸書有故焉則書敘其本末焉則書愼常變也王后崩葬若外夫人卒葬皆不書如傳稱昭二年公如晉弔少姜及十五年穆后崩之類皆不書內夫人或應書夫人薨而不書故也或不應書夫人薨而書之貶也

內臣卒皆書葬皆不書不書卒者惟弒逆耳外臣卒葬皆不書有故則書如經書王侯之臣卒葬數條而外凡傳稱外臣如昭元年趙臣卒稱王臣如昭十一年單成公卒之類皆不書是也

凡祀典內祀合禮不書不合禮則書內郊禘大雩非禮之至也書不盡書非禮之中又非禮焉則書望社門榮告朔之屬禮也非禮則書獻羽舞籥之屬亦如之外祭祀合禮不合禮例皆不書惟王朝歸脤焉則書

內賦役之屬凡有制例必書外槩不書凡城築之屬內城必書雖合時制亦書外城不書有故則書內築若浚若新作若立之屬合禮不書不合禮則書毀墮亦如之宮廟與廄亦如之外槩不書凡

槩不書者無論合不合皆不書也

內軍旅閱治之屬例書外槩不書惟棄師特書

內蒐狩及軍旅之屬不備書亦有故則書外例槩不書與內連則書惟天王狩則一書

凡刑名內肆赦書外不書

凡朝聘之屬內朝若聘于王與諸侯及王與諸侯來聘若朝備書外相朝外相聘不書若州公如曹郕世子巫如晉與內連則書惟齊侯鄭伯如紀專書外相朝未詳或曰將假朝以襲紀也蓋亦為紀侯大去敘其本末耳或曰蓋有逸文

凡會盟之屬會若遇若盟無內外例皆書胥命內不見如見焉亦當書內夫人內女會若遇若享有故則書外槩不書

凡伐侵人圍人戰人敗人追人救戍人之屬人潰及入人取人滅人之屬無內外皆書襲人遷人降人之屬外見書內如見焉亦當書見伐侵於人書見圍于人書見潰于下亦書見敗于人與見入見取于人皆不書或曰會淮之役季氏滅項故無諱也如公滅當諱不書襲人內諱亦當不書

凡乞師獻捷獻俘之屬內乞外外來乞及外來獻皆書凡外相獻外相乞例不書以上皆內詳而外畧也

凡奔執之屬外君被執若以歸若戰獲雖不備書事大必書如兩書衛侯曹伯歸一書宋公釋是也至內君執獲例不書如傳稱隱

六年獲于狐壤僖十六年止于齊昭十六年止于晉之類經槩不一書是也又外臣執歸戰獲例必書而內臣執歸戰獲有書有不書內臣執書若經書齊執單伯晉執行父意如舍是也內臣獲則不書若傳稱莊十九年乾時之戰秦子梁子獲于齊經不書是也凡此則外詳而內畧也

凡歸入之屬內君朝覲會盟及凡出皆書至而外君朝覲會盟及凡出其反國槩不書又內君如朝未及其國皆書不至而復內臣如聘未及其國其書至亦如之若外臣蓋皆未見其文矣凡此又內詳而外畧也

又外君自會逃歸書外臣自會逃來皆書而內君臣槩未見其文或

日無是事而不書也或曰有之亦當諱不書又內夫人及內女被出而歸皆書內女婚絶復合國亡復延凡不得已而有歸亦書外皆不書（凡此又或內詳而外畧或外詳而外畧也）

凡災異之屬內災若異皆書災不為災不書外災若異不書甚則書赴則書弔則書內災若異皆書如書震電雨雹大水無氷旱雩不雨螽螟大無麥禾饑有年麋蜮蜚鸜鵒獲麟及火災廟社川麓之類是也外災若異甚則書赴弔則書如書周榭火齊大災宋衛陳鄭災宋大水隕石于宋鷁退過宋都之類是也（凡此皆內詳而外畧也）其他若地震山崩日食恒星不見星孛之類無內外一矣或曰魯麟宋鷁亦當通天下而言也（凡此又無內外詳畧之可言也）

右事同書異考各類凡書不書與其備書不備書者蓋不一致矣而其間多內詳而外畧又或外詳而內畧則何也所以然者內紀從備故書有完闕內諱從深故書有顯微也

●書同文異考

上事同書異考蓋于同一事之中以書不書分內外也而又有書同文異考則不干同一事之中以所書之異分內外而于同一書之中以所書之文之異分內外也今列于左

一同一諸侯也外君生各稱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惟沒則五等之諸侯乃稱公而內君本侯爵則生沒皆稱公

一同一士也外士槩書人王朝之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而內士則空其文而不書

一同一君若臣之朝聘也外君若臣來朝來聘皆直書朝而內君若臣書朝聘于王與諸侯皆但書如京師如某國

一同一諸侯之出奔也外君直書出奔而內君若夫人則但書遜君遜在國曰居非其國暫曰次久曰在天王亦如之圻內曰居非圻內曰出居

一同一諸侯之沒也外君沒稱卒內君沒則稱薨

一同一諸侯卿大夫之奔喪會葬也諸侯及卿大夫來奔喪來會葬皆直書奔喪會葬而內君奔喪會葬于諸侯則但書曰如某國或亞會葬亦第曰在卿大夫亦第曰如某國葬某公

一同一諸侯之遭變也外君被弒直稱弒而內君被弒則但書薨而不地

一同一嗣君之遭變也外齊君舍書君書弒奚齊書君之子書殺而內君般亦野皆第書卒

一同一臣之見殺也外臣直書殺而內臣公子買公子偃皆書刺公子牙又第書卒

右書同文異考凡類蓋以異文優內君與若其有變故則又所謂諱莫如深者也而漢記不知其義明堂位蔿至謂魯君臣未嘗相弒刑法政俗未嘗相變而天下稱為有道而資禮樂也謂之何哉

以上三考內外同異之故亦畧備矣綜而計之經有內外皆書者會遇若盟也侵伐若圍若戰若敗績若潰若追救次戍也臣出奔若見執也凡書平也凡歸田若取田也

有書不分內外者如日食星隕之屬也

有內書而與外同者如西狩獲麟內亦外也

有外書而與內同者如沙鹿梁山崩星孛于北斗于大辰于東方隕石于宋五退鷁過宋都六退外亦內也

有外書而內以不見而不書者如書胥命也書克也書遷也
如閽弑乃還不克納也如見亦當書之也
此以上內與外皆當書雖有不書亦不害書之矣乃事同
書亦同而文亦皆同者也
有內書而外不書者如即位錫命也納幣逆女至入覲致也
逆王姬也來求婦來納幣來媵來致女來歸之屬也郊望社
雩門禘祫烝嘗考宮桑蠶告朔朝廟也來歸脤也朝王及來
朝如朝來聘如聘也州公如曹齊侯鄭伯如紀蓋有故焉非
如內來朝來聘之屬也蒐狩若閱治也觀也焚也立宮作主
丹刻新作也毀墮室壞宮災也稅畝田賦丘甲作軍舍軍也
肆眚也疆田假田及以地來奔也凡外來歸內歸外也王來
求內竊若得也會盟中之來會來盟涖盟聘盟朝盟之屬也
征伐中之乞師來乞師來歸俘來獻捷也夫人內女會遇如
享也季友葬原仲也震電雨雹霜雪旱螟螽蝝饑有年告糴
也內君若夫人之出而書至也內夫人薨書葬也內嗣君
內女書卒也
有內備書而外不備書者如內臣卒外臣卒內城築外城築
內水災火災外水災火災也
有外不書而惟王書之者外諸侯大夫非婚于內不書惟王
大婚則書也外諸侯蒐狩之屬不書惟王狩則書雖非正行

狩而亦以狩書也又外嗣君卒不書嗣王卒則亦書也
此以上外不如內書所謂事同書異也
又有外書而內隱而不書者內臣凡獲傳書止經槩不書外
入內城邑不書是也
有外降書而內書無降者如外諸侯薨降書卒而內則從國
史書薨無降也
有外正書而內書從隆者如外諸侯生卒皆如其五等之爵
惟葬稱公如蔡雖卒亦稱侯而內君則生卒葬皆從國史書
公也
有外書而內變文以書之者如外臣見執書歸書入而內臣
則書至內女嫁為夫人書歸而外女來為夫人則書至或書
入也
有外書而內微文以書之者如外君書弑而內但書薨不地
外君書逝而內但書薨于外外嗣君書弑書殺而內但書卒
也外臣書殺而內書刺也外君書奔書執而內君書遜書孫
書在也又如國君身死書滅君若臣書盜殺書用國書獲師
書棄民書殲之屬內皆不見如見並當內諱也
此以上書同而所以書者不同所謂書同文異也
學者觀同于其同同固同也推同于其異異亦同也是是非
非之旨禀然筆伐而口誅尊尊親親之情藹然仁至而義盡

而後至聖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庶或過之不言之表
矣

● 釋文明義考 二則

○ 凡書事繼釋其所為類 以下五考考下二也

桓二年會稷繼書成宋亂
莊八年次郎繼書俟陳人蔡人
僖二十一年盟薄繼書釋宋公
襄十三年會澶淵繼書宋災故
右書事繼書所為類四條

○ 凡書事先釋其為事類

僖二十八年刺偃先書不卒戍

隱四年伐莒先書不肯平
襄十九年師還先書聞齊侯卒
昭二十二年居皇先書王室亂
右書事先釋所為類四條
以上二類八條按凡書事未有無所為者然經但書事而所為者則傳發之耳此所書八條或釋所為于事後或釋所為于事前蓋經之特例也有大美惡則用之義存焉故也

● 隱文存義考 二則

○ 凡書事隱其為事類

隱元年書春王正月不書即位
莊元年書春王正月不書即位
閔元年書春王正月不書即位

僖九年書春王正月不書卽位

右公卽位不書卽位類四條方氏謂隱讓故不書卽位莊閔僖繼故不書卽位也胡氏謂貶也蓋卽不書而義具其中矣

文二年三月乙巳書及晉處父盟不書公如齊

右公如朝不書如朝類一條傳謂爲公與大夫盟而諱辱也是亦義也下條奔喪不書亦如之

宣十年四月己巳齊侯元卒書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不書奔喪

右公奔喪不書奔喪類一條義見上

文四年逆婦姜于齊不書逆者名

右公婚不書逆者名一條

○凡書名隱其爲名類

隱三年葬宋穆公至哀十三年葬許元公之類皆不書葬者名

右君葬不書會葬者名凡七十七條

隱七年城中丘至定十五年城漆十九條皆不書城者名惟城諸及鄆城成郛城啓陽則名

僖二年城楚丘亦不書城者名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及廿八年齊師宋師曹師之屬但書諸侯各不書名惟城虎牢城杞城成周則書主名

右內外城不書城者名二十一條

昭八年蒐于紅至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四條但書蒐不書蒐者名

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但書狩不書狩者名惟公狩郞及禚天王狩河陽則書主名

右內蒐狩不書主名類五條

隱元年及宋人盟宿不書及盟者名

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不書及盟者名

僖十九年會盟于齊二十九年會盟于翟泉皆不書會盟者名

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至襄十五年及向戌盟五條又文十年及蘇子盟一條皆不書及盟者名

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不書諸侯大夫名

十五年諸侯盟于扈不書諸侯名

十七年諸侯會于扈不書諸侯名

襄十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不書大夫名

右會盟不書主名十五條

桓二年入杞昭元年取鄆各不書入者取者名

八年伐邾十二年及鄭伐宋十七年及宋衞伐邾又及齊戰各不書及者名

僖二十二年及邾戰于升陘不書及戰者名

右伐戰入取各不書名共八條

以上六類一百二十二條按各條隱不書名同而所以隱不書名者不同如逆歸一條會葬七十七條內城十九條盟宿一條伐邾及鄭伐宋及宋衞伐邾及齊戰入杞取鄆六條皆微不書名而隱之也所謂微者姓名不志于春秋也如及齊高傒盟會盟于齊于翟泉及蘇子盟及荀庚孫良夫郤犨孫

杕父向戍盟九條皆諱不書名而隱之也所謂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也如外城二條內蒐狩五條會諸侯晉大夫盟扈諸侯盟扈會扈會大夫盟溴梁四條皆惜不書名而隱之也外城二條惜伯主功不掩過內蒐狩二條會扈盟扈及盟溴梁各條惜魯君及諸侯皆權不上操也蓋聖筆之義例判然矣

● 省文約義考 二則

○ 凡書名省文類

宣元年逆女書公子遂以夫人至止書遂不書公子

成十四年逆女書叔孫僑如以夫人至止書僑如不書氏

襄二十七年會書叔孫豹盟止書豹不書氏

昭十三年執書季孫意如至自晉止書意如不書氏

右書名省氏類四條劉氏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是也

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即在位之諸侯不列書名

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在位之諸侯不列書名

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救徐即次匡諸侯之大夫不列書名

襄三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即盟雞澤諸侯之大夫不列書名

七年鄭伯如會未見諸侯即會鄬之諸侯不列書名

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即圍齊之諸侯不列書名

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即會夷儀之諸侯不列書名

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即會宋諸侯之大夫不列書名

定四年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即侵楚之諸侯不列書名

右書凡省目類九條內七條皆所謂先目後凡而不書名也其二條大夫雖未見而諸侯則已見矣亦先目後凡之意也

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不書名

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不書名

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不書名

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不書名

宋司城來奔不書名

右書官省名共五條蓋其義係于殺者之罔上專殺而被殺者之名氏不足紀也書奔不名亦畧如之

○ 凡書事省文類

宣三年正月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不別書郊望月日

右書事省書月日類一條

定十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不更書樂大心叛

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明言何時奔晉

右書事省書叛奔類二條以上二類三條正月書卜郊之時非郊時也非郊時則亦非望時矣魯郊望在四月當云四月不郊猶三望而不書四月因牛死乃不郊而言從省文也宋樂大心亦入蕭爲叛而上文已言辰佗彄地入蕭以叛此言大心入蕭亦不必言叛矣蒯聵本奔宋今但言晉納蒯聵故亦不言何年奔晉凡經傳省文以此推之可見

● 互文推義考 二則

○ 凡書異互文類

莊八年郕降備書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三十年鄣降則但書齊人

降鄭

閔二年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大廟，皆直書禘。宣八年禘于大廟，昭十五年禘于武宮，皆但書有事于大廟武宮。

僖二十八年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但書歸于京師

右書異互文三條。

○凡例異互文類

宣元年遂以夫人至，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至，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昭十三年意如至自晉，皆先書氏書名，後但書名不氏

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先書爵後不書爵，但書氏名

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單伯至自齊，先後皆書姓與字。

右例異互文類三條。

以上各條，書歸之于與書歸于一也，書禘于宮廟與書有事于宮廟一也，書齊闕鄆而鄆降與書齊降鄆又一也，皆所謂事同而書偶異之互文也。一事再見者，卒名而不氏，或卒姓若氏而不官，又或始再若卒皆書氏書名，蓋例有係于大義者，無或變其義，例無關于大義者，或變之也，又所謂事同而例偶異之互文也。全經若此之類，書不勝書，並以此推之可見。而舊釋如再見卒名之類，滋爲煩說，鄆降降鄆之類亦如之，甚于歸之于與歸于之類，亦復謬爲之詞，蓋經義之聯象亦甚矣。

●單文錯義考 二則

○凡紀時單文錯義類 三類七義

一 月上書春夏秋冬，此正書時也。

一 不書月，但書春夏秋冬，此指首時言之，春卽正月，夏卽四月，秋卽七月，冬卽十月也。

右書時類二義

一 書正二三月四五六月之類，此正書月也。

一 書是月，謂是月之某日，明與上事同月不同日也。

一 書自某時某月至于某時某月，此不但逾月，且逾時也。

右書月類三義

一 書甲子乙丑之類，此正書日也。

一 書上辛下辛，此乃書旬也。

一 書某日日中日昃夜分，此又書是日之辰也。

一 書某日晦朔，此猶書日，但重而書之也。

右書日四義

○凡系名單文錯義類 八類二十七義

一 書天王，爲全經書天王之正文，或書天子，猶書天王也。

一 但書王，爲經稱天王之省文，王使榮叔含賵會葬之屬是也。

一 但書王，爲經稱天王之省文，如王子王姬王人王室王城爲天王之子天王之女天王之士天王之國是也。

一 但稱王，爲經稱王國之省文，如稱王猛居于皇，猶稱鄭忽奔衛、曹羈奔陳，稱王子猛卒，猶稱衛子宋子會盟，若非王朝當稱

周猛居于皇，周子猛卒也。

右書王類四義

一 書祭公宋公虞公州公，此五等爵之首之正稱也。

一 書公會公及公如公觀公狩，凡書公子公孫公弟與葬某公之屬，此五等爵之通稱也。

右書公類二義

一 書鄭伯薛伯之類，此侯伯之伯之稱也。

一 書伯姬單伯之類，此伯仲之伯之稱也。

右書伯類二義

一 書劉子單子邾子莒子吳子楚子之類，此公侯伯以下之子之正稱也。

一 書衛子宋子及子卒、殺其君之子之類，此未成君曰子之稱也。

一 書子同生及武氏之子仍叔之子之類，此父所生曰子之稱也。

一 書季子來歸高子來盟之類，此褒之之稱也。

一 書子叔姬，此又尊之之稱也。

一 書夫人子氏仲子，此別姓之稱也。書孟子，則冒姓之稱也。

右書子類六義

一 稱世族皆曰某氏，如尹氏武氏崔氏之類是也。

一稱嫁女曰某氏如夫人子氏是也
右書氏類二義
一王朝之大夫書字中國之附庸書字侯國命于王之大夫及既葬之大夫書字此正書字也
一王朝之士及侯國之公族若大夫書字如王人子突及蔡叔許叔季子子哀仲聆之類此賢書字也
一侯國生而賜族卒兼書字如書季友仲遂之類此寵書字也
右書字類三義
一王朝之上士中士書名蔣國之附庸書名侯國之大夫若公族以氏族書名未賜族之大夫但書名與諸侯之卒書名此皆正書名也
一王朝之公卿書名侯國之大夫若公族削氏族書名諸侯生而書名此貶書名也
右名書名類二義
一爵微書人王朝之下士侯國之士書人是也
一人衆書人討賊臣除暴主並書人是也
一衆亂書人國無主衆擅殺亦書人是也
一國小書人曹滕邾薛之臣皆書人是也
一服荒書人荆楚吳越多書人是也
一年遠書人所傳聞又異詞之世多書人是也

一罪著書人君卿大夫凡有罪皆貶書人是也
右書人類七義
○凡記事單文錯義類十八類六十七義
一君長書立立晉立王子朝是也
一宮廟書立立煬宮立武宮是也
右書立類二義
一朝覲書朝凡書朝王及諸侯相朝是也
一祭告書朝猶朝于廟是也
右書朝類二義
一亡國書去紀侯大去其國是也
一去物書去去樂去籥是也
右書去類二義
一軍捷書獻齊侯獻捷楚使獻捷是也
一樂舞書獻考仲子宮獻六羽是也
右書獻類二義
一國邑書取凡取國若邑若田是也
一師旅書取取宋師鄭師之屬是也
一賄賂書取取郜大鼎是也
一殺戮書取取子糾取慶封殺之是也

右書取類四義
一獲人書獲凡獲君大夫是也
一獲物書獲西狩獲麟是也
一獲器書獲獲寶物大弓是也
右書獲類三義
一滅國及邑書滅凡滅譚滅遂以下三十條是也
一滅身書滅胡子沈子滅是也
右書滅類二義
一伐國書入凡入國入邑入郛之屬是也
一易邑書入我入祊是也
一歸邑書入紀季以酅入于齊是也
一反國書入凡君大夫書入于某是也
一逆女書入夫人姜氏入是也
一陳衆書入萬入籥入是也
右書入類六義
一君大夫去國而反書歸凡君大夫書歸于某是也內大夫反國書季子來歸猶外大夫書歸于某矣
一執其君以歸于國書歸凡書以諸侯歸或執諸侯以歸是也
一執君歸于天王若伯主書歸凡書歸于京師歸于楚是也
一執其君令復歸其國書歸內君歸邾子益于邾是也

一逆女以歸書歸凡后夫人王姬內女始婚書歸于某是也
一夫人歸寧故國書歸如夫人姜氏歸于齊是也
一內女大歸書歸凡書子叔姬郯伯姬來歸之屬是也
一內女依守故土書歸如書紀季姬歸于酅是也
一歸土地財物書歸凡書來歸田若邑來歸俘來歸賵襚含賵之屬及內歸粟于蔡是也
一歸喪書歸凡書來歸喪及逆喪以歸是也
右書歸類十義
一內君公出書至內夫人始婚書至君夫人逆喪書至內臣被執書至凡內君婚朝會盟征伐之屬書至自某凡逆內夫人書至自某逆內君夫人之喪書至自某及凡內臣執書至自某是也
一內君大夫內臣出外書至凡書至河至過至筀之屬是也
一凡事相關書至如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之類則又言時之往來而與凡言人之出入者例[illegible]異矣
右書至類三義
一納君世子大夫書納凡書納某于某是也
一納貨賂書納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是也
右書納類二義
一廟主書作門觀書作如作僖公主及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

一下覯是也。

一軍中書作作三軍作丘甲是也。

右書作類二義。

一舍置書舍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是也。

一舍棄書舍舍三軍是也。[illegible]

右書舍類二義。

一人類書殺凡書殺大夫殺君之子盜殺國君之屬是也。

一物類書殺殺菽殺草是也。

右書殺類二義。

一人類書用執鄫子用之執世子有用之是也。

一典禮書用用郊若用致是也。

一器物書用用牲若用幣是也。

一賦斂書用用田賦是也。

右書用類四義。

一災祥書大典禮書大皆對小而言也。如大震電大雨雪大水大旱大災大饑大無麥禾及大有年之屬及大雩大事大閱之屬是也。

一遜遂亦書大。猶遠也常也對暫而言也。紀侯大去其國是也。

右書大類二義。

一天變書有人災書有物怪書有有皆對無而言也。日有食之

有星孛于大辰之類有蜮至河乃復有蜚有蜮有鸜鵒之類皆是也。

一成功亦書有有之言豐對凶而言也。有年大有年是也。

右書有類二義。

一對待書及凡書某及某會遇某及某盟若平某及某戰是也。

一黨類書及凡書某及某奔某某及某入某某及某平某是也。

一牽連書及凡書弒君及大夫殺大夫及公子大夫是也。

一殊別書及凡書某及某會某書某會某及某書某及某及某盟書某以某地及某地奔皆是也。

一列敘書及如書取某及某書滅某及某書殺其大夫某及某書某及某災皆是也。

右書及類五義。

一書遂是許詞。如遂伐楚遂救許遂會圍許皆許其義也。

一書遂是譏詞。如遂盟君遂逆后遂如晉遂如齊遂次匡皆譏其苟遂伐晉遂侵宋遂侵衛遂滅偪陽遂滅賴遂入郰遂城郚遂取虎牢皆譏其專擅也。

一書遂是直詞。如遂奔齊但直敘其奔之本末而已無譏也而致其奔者譏亦見于言外矣。

右書遂類三義。

一緩詞書乃日下昃乃葬是也。

一急詞書乃乃不郊乃免牲乃復乃遇之屬是也。

右書乃類二義。

一書猶是幸詞。如不告朔猶朝于廟是幸其將已而不已也。

一書猶是惜詞。如乃不郊猶三望仲遂卒于垂猶繹是惜其可已而不已也。

右書猶類二義。

以上各類似同實異文義各據如所謂同事而異形同形而異勢者此之謂也外有闕遺以類求之可見。

●闕文考 四則○以下三考考下三也。

○凡闕書時類

桓十四年夏五 闕月字

右闕書時類闕月字一條。

昭十年十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闕冬字

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 闕冬字

右闕書時類闕冬字二條。

○凡闕書國類

昭二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 闕邾字

右闕書國一條。

○凡闕書名類

文十年夏秦伐晉

成三年十二月鄭伐許

昭二十二年十月晉伐鮮虞 三國與外蕃別宜書君若大夫若人若師主名蓋闕文。

右闕書君若大夫若人若師主名類三條。

定六年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忌上闕書何字。

右闕書名類一條

○凡闕書事類

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下闕書事。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 五月下闕書事。

昭元年三月取鄆 取鄆上闕書伐莒字。

右闕書事三條

以上闕文四類十一條。今按桓十四年書夏五不書月，昭十年書十一月不書冬，定十四年不書月并不書冬，其為紀時之闕無疑。黑肱邾人，亦無不書國之理。至書國而不書君與大夫與人與師之屬，在戎伐則有之，而秦晉鄭三國之伐，止書國而不書其主名，故杜註以為闕文。仲孫何忌書名不全，亦闕也。陳侯卒以兩日，無此理，先儒謂甲戌下有紀事之文而闕之者得之。而夏五月闕書事，與取鄆不書伐莒，皆書事有闕也。

經有闕文，聖人之愼也。然闕文之例有二：有闕在春秋未修之前者，此孔子因其闕而闕之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是也。有闕在春秋已歸之後者，此非孔子之前闕之，而孔子之後乃闕之也，孟子所謂其詳不可得聞也，是也。攷此十一條中，如闕書國一條，闕書事四條，及闕書時之後一條，闕書名之前三條，或當在孔子前闕之。若昭十年十二月書事不書冬，定六年仲孫何忌書名不全，二者在孔子時，必自無闕。以此數者初無有疑義待攷，而孔子必闕此而不書也。夫十二月之為冬，初無可疑，而自定六年至八年，連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凡二條，又十年十二年，連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凡三條，若文偶漏一何字，聖經當補明，又有何疑之當闕，而孔子必以此自明其愼乎。凡此，孔子時有明文，而後經秦漢以遷，或所藏文爛不全，又或學者轉相傳授而失之耳。因此以窺全部春秋，其殘文漏義，闕于既修之後者，亦或有之。朱子嘗云，看來春秋是所傳聞之世多闕文，到定哀之世，其文便多無闕，此蓋指未修春秋之闕文也。魯已修春秋，更秦厄漢溺之後，而文顧無闕乎？故學者讀春秋闕文，須以二例推之。衍文誤文之屬並放此。

或問桓四年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子從先儒削以示貶之例，而定十四年不書冬，獨不從何氏削貶之例，而從闕文之例，何也？曰以經考之而權其義，與其例皆可得也。何四年

七年春若夏各書事一條，其秋冬皆不書事，例宜書秋七月與冬十月，以備一時，而皆不書，固不得皆謂之闕文。而求其義，則桓弟為弒逆，天討不加，故文定論此二年，削以示貶，以見天王賞以春夏，罰以秋冬之道之有未備也。若定十四年，則春夏書事之外，秋時書事至六七條，而獨闕冬時，故說者以為冬一時不書事，當有冬十月三字而闕之，或又以為城莒父及霄，為其年之冬，但闕書冬耳。而何休乃曲為之說，謂是年孔子相魯大治，而桓子受齊女樂，令孔子去位，故不書冬以示貶也，則家氏固已駁其說之牽合矣。

八條之外，如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說者謂不書伐者主名而但書號，蓋狄三國也。然言人殊，義並難通，惟杜氏以為文逸者得之，則三條亦闕文也。

舊又謂僖二十八年壬申，公朝于王所，書日不書月，亦為闕文。今按壬申之上，蒙冬，公會諸侯于溫，及天王狩于河陽之文，凡書冬者，蓋謂首冬也。舊不明此，而以書日不書月為闕文，則失之矣。

● 衍文考 二則

○衍書日類

桓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公會宋公于龜，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衛侯上衍丙戌字。

右書日衍文類一條

○凡衍書名類

僖二十五年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滅上衍燬字。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彭生上衍仲字。

右書名衍文類二條

以上衍文考二類三條。今按書日不合兩書丙戌，當為衍文。陳氏謂再書日日卒也，考曹班邾復且曹負芻曾露秦哀薛夷之卒，莒庶其薛比齊荼之弒，其月皆蒙上事，不再書弒日；秦罃晉景宋共姬之卒，其日亦皆蒙上事，不再書卒日，則卒日再書之說非矣。又按魯孟氏叔氏季氏，是為三家，叔氏無兼稱仲之理，故為衍也。其孟氏本屬仲氏，緣三家為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大夫不得與君體，故仲氏特稱孟氏，亦或稱仲

氏然且無兼稱孟仲氏之理也曾叔氏乃有兼稱叔仲之理乎故仲爲衍也又知㵾爲衍者諸侯不生名其名蓋以下文衛侯㵾卒書名而衍舊謂滅同姓則名者非也以義推之二條並應衍在旣修春秋以後詳見上闕文之文衛侯書名詳本經然正不如衍文之說爲安

誤文考 二則

○凡誤書國類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

三年夏公會杞侯于郕

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以上三杞字並誤

右書國誤文類三條

○凡誤書爵類

隱二年冬十月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子伯二字誤

莊二十四年冬郭公 公字誤

右書爵誤文類二條

成八年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子字賜字並誤

右書爵并書字誤文類一條

以上二類六條今按紀子伯左氏以伯爲帛謂子帛乃裂繻字然紀大夫無序于莒子之上之理故知文有誤矣臨川吳氏謂子伯二字乃侯字之誤其說較左氏爲得之三杞侯程子從公穀定爲紀侯按杞伯爵紀侯爵杞應爲紀而攷紀侯大夫之本末亦作紀侯爲合郭公二字不全胡文定公引桓公問管子郭亡之說以爲証其說近是至天子當爲天王賜當爲錫皆無疑也然諸文紀子帛郭公二條文義未便遽更或誤在未修春秋以前從闕疑之例而杞侯朝若會盟三條文義自可考據恐聖經本作紀誤在旣修春秋以後耳以義推之可見詳見上闕文之文

凡是諸考自事詞通例而下固已備見于各考而此復類而

列之者凡以申明其義而不至以僞亂真也夫義惟聖人爲能取之雖游夏不能贊其詞左公穀鄒夾不能合其傳杜林不能悉其註卽文定公碩論閎議亦多與經不相附而有自矛自盾者況後人而敢率爲之詞乎然以我求經則晦以經求經則一夫易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春秋之義其易之義乎試歷校其事文之異同而因微推其義指之得失雖于聖經莫之能究或亦畧可以測其一蠡耳

春秋事義慎考卷十四目錄 附考後

傳有經無考二十七則
傳有經無總論
傳載命立之屬
傳載婚娶之屬
傳載喪葬之屬
傳載祭祀之屬 附朔
傳載城築之屬
傳載軍賦之屬
傳載刑書之屬
傳載樂器之屬
傳載朝聘之屬 附享
傳載會遇之屬
傳載盟命之屬
傳載交質之屬
傳載乞師之屬
傳載伐侵之屬 凡討伐攻侵襲焚畧追圍救次戰敗積潰降克入各類之總文
傳載戍役之屬
傳載獻捷之屬
傳載滅國取邑叛地歸田之屬

傳載出奔之屬
傳載放置之屬
傳載執歸之屬
傳載俘獲之屬
傳載歸入之屬
傳載遷徙之屬
傳載弒殺之屬
傳載災荒之屬
傳載變異之屬

姜兆錫著　男允重鴻逵校

凡傳有經無總論

傳者傳經也有傳何以不見經也凡經例有七焉紀內不紀外紀尊不紀卑紀綱不紀目紀大不紀小紀近不紀遠紀變不紀常紀正不紀怪何分乎內外也內爲國史而外從畧也何分乎尊卑也尊爲邦紀而卑從徵也分綱目何也事聯首尾則舉綱以包目分大小何也事判重輕則舉大以該小分遠近何也事別見聞則卑近以測遠何以分異與常異當歸于常矣何以分正與怪正當絕乎怪矣凡經無而傳有之者此七也以左氏考之凡朝聘會盟征伐及一切廢興常變之屬十二公之間其見傳而不見經者亦博矣今撮舉如左餘不悉書推之可見

。傳載命立之屬

隱五年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桓八年冬王命虢公立哀侯之弟緡于晉

莊十六年九月王使虢公命曲沃伯武公以一軍爲晉侯武公也

二十七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桓公命

僖十一年春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惠公命

二十八年五月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文公爲侯伯侯伯謂爲諸侯之伯

襄十四年秋王使劉定公錫齊侯靈公命

昭七年八月王使成簡公錫命追命襄公

右傳命立之屬凡八條經皆不書者皆外諸侯受命爲諸侯也觀此益知經例內君錫命不合禮則書外諸侯錫命合與不合皆不書之義矣

。傳載婚娶之屬

莊十九年春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

宣六年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襄十二年冬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右傳王大婚三條經皆不書說見下

成五年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襄十二年冬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昭二年春晉韓厥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

三年正月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

四年正月晉侯逆女于邢丘　晉韓宣如楚送女

九年四月晉荀吳如齊逆女

右外君大婚八條經皆不書說見下

隱八年四月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

昭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公孫段氏五年正月鄭罕虎如齊娶子子尾氏

右傳載外公子及大夫婚共三條經皆不書以上王大婚外君大婚公子大夫婚三類凡十四條皆不見經何也凡內逆夫人內女嫁皆書外逆夫人外女嫁不書詳已見經可推也王大婚雖不在不書之例然經書王逆后凡二條而傳所載惠王定王靈王求后逆后三條皆不書者經書王逆后二條亦以失禮書傳所載求后逆后三條亦以合禮不書禮大婚卿大夫結之公監卿往逆是也以此推之可見矣

。傳載喪葬之屬

隱元年十月 改葬惠公公不臨故不書杜氏曰隱以桓爲世子故不爲喪主
衞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杜氏曰諸侯親會葬非禮也
襄二年夏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襄公嫡母齊姜之喪也
右內君夫人葬共三條按內君二條傳例自明婦人會葬則經例槩不書矣
僖七年閏月 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難于周
文十四年春 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
書
襄二十八年十二月 天王崩未來告亦弗書 二十九年五月 葬靈王鄭使印段如周
昭十五年八月 戊寅王穆后崩 十二月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
右王崩王后崩共五條按前三條傳例自明鄭葬王不書外也葬王后則經例槩不書

昭十一年十二月 閻成公卒 十五年六月 王太子壽卒
右王太子王臣卒各一條皆不書按經例王太子王臣卒槩不書
莊四年三月 楚王卒于樠木之下
文六年夏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襄十年冬 鄭人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十五年秋 鄭公孫蠆如晉奔喪子蟜送葬悼公卒卿送葬畏晉也
昭二年十一月 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正月 鄭游吉如晉送葬少姜之葬也
七年八月 衞石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衞弔且追命襄公
二十年六月 鄭游吉弔晉頃公之喪且送葬
右外君卒葬共八條槩楚靈不赴不書鄭衞以下盡外會葬及諸侯改葬例不書

宣十年冬 鄭子家卒
二十八年十二月 楚屈建卒趙文喪之如同盟禮也
成十七年五月 范文子歸自戲使其祝宗祈死 六月戊辰士燮卒
襄十九年八月 衞石共子卒 二十年冬 甯惠子卒
昭元年十二月 庚戌趙孟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右外臣卒共六條經例外臣卒葬槩不書惟有故則書
○傳載祭祀之屬闕
○傳載城築之屬
隱元年四月 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十月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右傳內城築二條按內城築經無大小皆書其餘興作之屬合禮則不書不合禮則書成郎不書未詳據傳例云不書非公命也然大工大役無君命而爲之者蓋鮮矣况春秋初年强家蔑君初不甚著而魯三家之屬猶未作乎蓋世遠而書闕所謂紀近不紀遠也或曰南門非一門禮合作所謂不合禮則書合禮則不書亦所謂紀異不紀常也
僖十二年春 諸侯城衞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襄二十四年冬 齊人城郟王城也
定六年六月 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胥靡周邑
右諸侯爲王朝城及爲鄰國城共三條經皆不書按僖之世齊桓率諸侯城楚丘及城邢城緣陵皆書而城楚丘之郛不書亦所謂紀大不紀小也城郟不書城胥靡不書而魯大夫及諸侯之大夫城虎牢城杞城成周則皆書之又何也經例內役書外役不書外役公役書私役不書公役列書僖之世三城者深墮其公而微惜其專公役亦書襄昭以後三城者情其公猶有私譏其專乃滋横也城郟城胥靡不書者其功不得上比于僖之世之三城而其過亦不至下同于襄昭以

後之三城故也或曰經所書外役皆公役而城郟則惟齊城胥靡惟晉而已亦所謂紀大不紀小也又經所書襄昭以後三城內皆與而郟與胥靡內不與亦所謂紀內不紀外也然則所書傳之世三城城緣陵為會鹹之諸侯即城楚丘亦當為會檉之諸侯內皆與而書也城邢內不與而亦書何也曰傳之世三城所謂尤重其公而徵惜其專者此義之所為微而至而不以內外間者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昭四年冬 楚箴宜咎城鍾離　薳放壐城巢
然丹城州來十二年吳滅為邑楚取而城之也

十一年十二月 楚子城陳蔡不羹不羹楚要地城二國為邑并城不羹也

十九年春 楚令尹子瑕城郟楚邑
五月 楚大城城父太子建居于城父

二十三年正月 郲人城翼郲邑　十月 楚令尹囊瓦城郢

二十五年十二月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城丘皇使熊相郭巢季然郭卷巢卷地名

二十九年冬 晉趙鞅帥師城汝濱汝濱晉所取陸渾地

哀七年八月 宋人圍曹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刊

九年秋 吳城邗溝通江淮

右諸侯自城其都邑共十二條經皆不書經例外城築非公役不書雖城人之國邑蓋皆據以為其邑耳所謂紀內不紀外也

○傳載軍賦之屬

僖元年冬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

二十一年秋 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文六年春 晉蒐于夷作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處父改蒐于董易中軍舍五軍之二軍仍為三軍易趙盾為中軍而射姑佐之也

成三年十二月 甲戌晉作六軍　十四年四月 晉侯合新軍

昭四年九月 鄭子產作丘賦

右傳載晉制軍五條鄭制賦一條共六條經皆不書按經作三軍舍中軍用田賦之屬經皆書而六條不書者經例凡外制作不書

○傳載刑書之屬

昭六年三月 鄭人鑄刑書

二十九年冬 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為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

定十年春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右傳鄭制刑二條晉制刑一條經皆不書按經內肆大眚書而三條乃不書何也經例凡外制作不書

○傳載樂器之屬

昭二十一年春 天王鑄無射

右天王鑄樂器一條經亦不書何也經例非內制作不書王亦如之

○傳載朝聘之屬

隱六年冬 鄭伯如周朝桓王王不禮焉　八年八月 鄭伯以齊人朝王

莊十八年春 虢公晉侯朝王

僖二十五年四月 晉侯朝王

文元年四月 晉侯朝王于溫

成十三年十二月 齊侯朝于王

右傳載外朝王六條經皆不書經例內朝王書外朝王不書也按自隱至成傳稱外朝王凡六而後且絕迹蓋世變亦益

蘇矣

僖十八年春 鄭伯始朝于楚

文四年夏 衛侯如晉　曹伯如晉 會正

宣十二年秋 鄭伯許男如楚

成七年春 鄭子良相鄭伯以如晉

襄二十四年三月 鄭伯如晉 齊

二十六年夏 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

九月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　三十年正月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

三十一年十月 衛北宮文子相衛襄以如楚

昭二年四月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　十月 鄭伯如晉子產相

四年正月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

十二年夏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 晉侯享諸侯

二十四年六月 鄭伯如晉子太叔相

右外相朝十五條經皆不書經例來朝書公如朝書外相朝不書也經州公如曹書者爲實來書齊侯鄭伯如紀書者爲紀侯大去書皆錄其本末之詞

僖十三年春 齊侯使仲孫漸聘于周

文五年冬 晉陽處父聘于衛

成八年七月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　九年十月 楚子使公子辰如晉

十年春 晉侯使糴茷如楚　十二年秋 郤至如楚聘

襄十二年冬 楚司馬子貞聘于秦　二十四年冬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二十六年三月 韓宣子聘于周　二十八年九月 鄭游吉如晉

三十一年十月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　十一月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

昭元年春 楚公子圍聘于鄭　秋 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 且問疾

六年六月 楚公子棄疾如晉　七年四月 鄭子產聘于晉

十六年三月 晉韓起聘于鄭 鄭伯享之　十九年五月 令尹子瑕聘于秦

二十年秋 齊侯使公孫靑聘于衛　二十七年秋 公使子家子如晉

右外聘凡二條相聘十七條經皆不書經例外來聘書內大夫如聘書外相聘不書也然此內聘晉一條經例當書而不書何也時昭公遜于外未成聘耳外鄫世子巫如晉經書之者與叔孫豹同如晉則內矣

。傳載會遇之屬 附享

桓八年夏 楚子會諸侯于沈鹿 黃隨不會

僖二十四年三月 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

文十年七月 陳侯會楚子于息

成九年二月 鄭伯會公子成于晉

昭十二年五月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 周單成公也

哀元年八月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

右傳外相會六條皆不見經今按內會無不見經而外會有不見經又內會雖大夫以下皆見經而外會雖君亦或不見經皆紀內不紀外之意也

襄十五年夏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

昭元年四月 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享之

七年四月 楚子享公于新臺

右傳言亨三條告不見經而其餘朝聘會盟之屬其僅言亨者亦多矣經亦皆不見何也按禮大饗也然書朝聘會盟皆得兼享書享者不得兼朝聘會盟則享又觴飾也故皆不見也經惟夫人享齊侯于祝丘書而君大夫相享與不書又何也君大夫相享不書者觴飾不殷于嘉會亦所謂紀大不紀小也夫人享則書者大禮不專于婦人亦所謂紀變不紀常也

○傳載盟命之屬

隱元年十月 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

七年秋 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

十二月 宋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盟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

桓十二年十二月 楚伐絞絞敗受盟

莊四年二月 楚伐隨莫敖以王命入盟

僖十五年十月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宣三年春 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成五年八月 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十年五月 鄭子產盟晉于修澤

十一年冬 秦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

十二年五月 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秋 晉郤至如楚涖盟 十二月 晉侯及楚公子盟于赤棘

十六年春 鄭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襄二年夏 晉士匄乞盟于齊侯乃盟于耏外

九年十二月 鄭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外

二十八年九月 楚薳罷如晉涖盟 三十年四月 鄭伯及其大夫盟

六月 鄭伯如陳涖盟

昭元年六月 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

十九年夏 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虫

二十二年二月 齊侯伐莒頓子行成司馬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

定五年十月 丁亥陽虎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

九年春 宋公使向巢如晉盟

哀八年秋 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

右傳載內盟外三條外相盟十九條主盟臣三條共二十五條經皆不書今按內盟公無不見經大夫以下有不見經亦紀尊不紀卑也外盟雖君或不見經又紀內不紀外也其內盟大夫以下或見經或不見經蓋又紀大不紀小與

凡盟皆與鄰國相為盟也後世君自與其臣盟如鄭伯與大夫盟又如家臣陽虎至盟其主桓子于稷門之內世變何亟

耶蓋春秋之初周鄭交質而國君與臣盟者不勝言矣又何怪陪臣之抗其主乎茲聖人所不忍言也故經皆不書

凡盟皆一事一盟也有一事而兩盟如秦臣盟晉于河東晉臣盟秦于河西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之屬者蓋兩相抗以成此盟也盟非聖人所尚況嘖有煩言如此者哉

桓八年夏 楚子伐隨隨及楚平

僖十一年秋 晉侯平戎于王

十二年冬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二十四年夏 宋及楚平 二十二年春 楚鬬章請平于晉晉楚始通

二十三年冬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

宣六年秋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八年冬 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八年春 白狄及晉平

成元年春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九年秋 晉侯歸鍾儀于楚以求成 九月 楚子使公子辰如晉結成

十一年冬 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襄八年冬 楚子囊伐鄭鄭及楚平　二十六年春 鄭伯之弟鍼如晉修成

哀元年二月 吳及越平　十三年冬 吳及越平

右傳載平十二條成四條共十六條按成猶平也而平之而有成也平成而不盟猶爲近正經書平類六條書成一條此傳十六條經皆不書者亦所謂紀大不紀小也

莊二十一年春 虢公鄭伯胥命于弭

右胥命一條經不書按經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而此不書者胥命視盟差善觀王命則私矣胥命于弭爲尊王故無譏而不書胥命于蒲非爲尊王也則褒之而有刺焉故書之亦所謂紀異不紀常也

○傳載交質之屬

隱三年三月 王崩追記 王未崩時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

僖二十二年夏 晉太子圉爲質于秦逃歸

文十七年十月 鄭太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成五年八月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宋公殺之

成七年五月 鄭子駟爲質于晉

襄元年二月 齊太子光爲質于晉　十五年三月 鄭公孫黑爲質于宋

昭二十年九月 癸卯宋華氏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爲質公取華氏

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

三年冬 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元爲質而請伐楚

右傳載質子九條首條事在春秋之前餘八條入春秋一不見經何也盟會猶譏交質子抑甚矣是不宜譏予與討況周鄭爲天王與列侯而宋公華氏又爲君與大夫也而爲之乎故聖人絕之而不書

○傳載乞師之屬

隱四年秋 宋南鄙公使來乞師

宣十八年夏 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襄九年秋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

右傳載乞師三條皆不見經何也南鄙公來乞師微也秦景公乞于楚外也如楚乞師不書傳云微者行故不書

○傳載伐侵之屬

隱元年八月 紀人伐夷 夷不告故不書

隱元年八月 鄭人以虢師王師伐衛

五年春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奔

四月 鄭人侵衛牧衛人以燕師伐鄭 六月 鄭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曲沃畔王王命虢公伐曲沃 立翼

秋鄭人以王師會邾人伐宋

六年五月 鄭伯侵陳大獲

九年冬北戎侵鄭 十二月 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十一年秋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境息師大敗

冬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

桓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
四年秋王師秦師侵芮敗之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
六年春楚武王侵隨
夏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
七年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
八年夏楚伐隨秋平
九年夏楚使鬭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鄧
師大敗鄾人宵潰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十年夏詹父以王師伐虢虢公奔
十一年春楚敗鄖伯于蒲騷
十二年秋楚伐絞大敗之盟
十三年春楚伐羅
莊四年三月楚伐隨盟
六年夏楚文王伐申還伐鄧
十六年十二月周為國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
十八年秋楚與巴人伐申巴人叛楚伐那處取之冬巴人伐楚
十九年　楚子禦巴大敗于津還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

秋為國邊國詹父子禽祝跪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蘇子奉子頹以奔衛
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二十一年夏虢公鄭伯同伐王城殺子頹及五大夫
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三十二年春王命虢公討樊仲皮夏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閔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
僖二年秋虢公敗戎于桑田
五年秋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八月甲午圍上陽
七年春齊人伐鄭

九年冬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十一年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
十二年七月王以雒戎故討王子帶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二十五年三月晉師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夏陽樊不服晉圍之
秋秦晉伐鄀
冬晉侯圍原原降
三十三年冬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晉陽處父侵楚楚子救之
文四年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九年夏楚侵陳克壺丘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
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
宣三年春晉侯伐鄭及郔
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七年夏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八年冬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十一年春楚左尹子重侵宋
十二年秋赤狄伐晉及清

成十六年四月衛侯伐鄭
十七年十一月齊崔杼帥師圍盧
十八年六月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皙帥師及晉
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
襄元年五月晉師自鄭以鄭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二年春齊侯伐萊
三年秋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
四年夏楚彭石侵陳
十月衞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
九年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

十二月晉人復以諸侯伐鄭閏月戊寅濟于陰次于陰口而還
楚人伐鄭平
十年六月鄭皇耳帥師侵衞衞孫蒯追之獲鄭皇耳于犬丘
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
月子耳侵宋北鄙
十三年秋吳侵楚養由基子庚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十四年秋吳敗楚于皐舟之隘獲楚公子宜穀
二十四年夏齊烏餘奔晉襲衞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
二十六年二月衞人侵我東鄙
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

二十九年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
昭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
九年春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十三年八月晉荀吳侵鮮虞大獲而歸
十五年八月晉師圍鼓
十九年五月楚子爲舟師以伐濮
二十一年冬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
遂敗宋師于新里
二十二年二月晉荀吳畧東陽遂襲鼓滅之
二十三年秋吳人伐州來

十月吳太子諸樊入郥
二十四年六月王子朝之師及瑕及杏皆潰十月隂不佞以隂人南侵侵子
朝也
十月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
二十五年十月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勿克
二十六年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尹氏戊辰王城劉人戰于施
谷劉師敗績
二十七年秋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
二十九年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隂不佞敗之趙車子朝黨不佞周大夫
三十年十二月楚沈尹帥師救徐弗及徐滅章羽奔楚故也

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
遷潛于南岡
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
定二年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爲經五年晉衛伐鮮虞張本
五年六月申包胥以秦師大敗夫槩王于沂又敗吳師于軍祥
六年四月巳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鄭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爲
子朝伐周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
六邑也胥靡
七年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黨儋翩也
八年二月巳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

伐盂以定王室
十月陽虎劫公與武仲以伐孟氏陽氏敗入叛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入曹克郊
十四年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
師于百泉
哀元年春吳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
八月吳侵陳
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
七月晉趙陽伐朝歌
三年十二月晉趙鞅圍朝歌

四年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子圍五鹿
九月趙鞅圍邯鄲十一月邯鄲降
十二月國夏伐晉
五年春晉圍栢人
六年春晉伐鮮虞
九年春鄭武子賸之嬖許瑕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
右傳載伐侵之屬凡討伐攻侵襲焚畧追圍救次戰敗績潰
降克入各類之總文也今約其類計討伐攻共六十六條侵
襲畧焚共二十九條追一條圍二十條救十條戰敗績共五
十四條潰二條降二條克三條入六條通計十類凡百九十
三條皆不見經今不悉詳也然以不見經六例推之則紀事
不紀卑紀大不計小紀變不紀常紀綱不紀目之諸例爲多
耳
討伐對文爲二散文則一也攻亦伐也故合之也侵襲畧焚

亦如之周禮九伐有伐侵滅而無襲圍之屬後世有之亦二而一也畧焚亦其類矣追因侵而生救則伐侵襲圍皆有之敗績因乎戰而敗與敗績亦異詳見本經注具可以潰亦多因乎伐與圍之屬而追又多因于侵襲畧遂亦廣矣降多因乎伐圍克者對敗降而為言也克則有入入者得而不居其勢逆而不順故可比此類次之義亦因類推之可矣

○傳載戍役之屬

桓六年六月諸侯之大夫戍齊（備戎難也）

莊三十年四月齊人滅遂而戍之（伯北杏遂人不至也）

僖十三年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昭三十二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子朝亂也）

定六年六月晉閻沒戍周（鄭伐周也）

右傳載諸侯戍周四條諸侯相戍二條經皆不書今按經于戍衛戍陳戍鄭皆書而戍齊戍遂二條則不書戍周四條大夫又皆不書者戍衛內戍也戍陳戍鄭亦內會外戍也而戍周若戍齊遂蓋內有不與焉故不書也故杜氏于昭二十七年戍周魯人辭以難莊之日魯辭不與經所以不書戍周也此所謂紀內不紀外者謂諸侯戍之于禮為宜故不書而經載戍諸侯三條則天下之大故也故書也據此則所謂紀異不紀常也今以戍齊戍遂推之蓋註說為通

○傳載獻捷之屬

宣十五年六月晉侯使趙同獻俘于周

成二年十月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

十二年十二月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

定六年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

右獻俘告捷四條經皆不書首三條外獻捷不書也內獻鄭俘蓋亦做之而不書與

○傳載滅國取邑叛地歸田之屬

桓八年春滅翼

莊十四年夏楚滅息　十六年楚伐鄧滅之（見六年傳）

閔元年冬晉侯滅耿滅霍滅魏

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二十一年夏邾滅須句（來奔）

昭二十一年八月晉荀吳滅肥（以歸）

二十二年六月晉荀吳畧東陽遂襲鼓滅之（以歸）

定五年七月子期子蒲滅唐

右滅國若邑共九條

隱元年八月衛人伐鄭取廩延

十一年秋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

莊十八年秋巴人伐那處取之

僖十六年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

十八年八月秦取梁新里　十九年秦城而居之

文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晉取北徵

昭十五年冬晉取鼓（以歸）

二十三年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

右取邑若田九條外隱三年取麥取禾宣七年取禾三條不在此例

襄十九年五月夙沙衞奔高唐以叛　二十九年九月齊高豎以盧叛
昭二十九年五月王子趙車入于鄭以叛
定八年十月陽氏入于讙陽關以叛
右叛地四條
文八年春晉歸匡戚之田于衞且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并歸衞也
右歸田一條
以上滅國取邑叛地歸田之屬共二十三條經皆不書滅國取邑叛地皆所謂紀大不紀小歸田則所謂紀內不紀外也

傳載出奔之屬

隱五年春翼侯奔隨　十一年七月許莊公奔衞

桓十年春虢公出奔虞　秋虞公出奔共池
莊十六年九月周公忌父出奔虢
僖五年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二十一年秋須句子來奔
昭十二年十月周原輿人逐原伯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
右內外諸侯出奔八條經皆不書今按隱十一年許莊公奔衞經不書而但書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不書而但書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晉滅虞亦不書而但書晉人執虞公者晉入國不言出奔不絕許也書執君書滅邑不書滅國特耻虞而痛虢也此皆聖經之特筆非國史所能與若其餘不書蓋皆紀大不紀小之意與
隱三年二月公孫滑出奔衞　三月大叔段出奔共
八月宋公子馮出奔鄭

桓十八年冬王子克奔燕
莊八年十二月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十二年十月陳猛獲奔衞　十六年秋鄭父定出奔衞
十九年秋周蔿國邊國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伐王不克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衞
二十一年春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
冬成季奔陳
閔二年春虢舟之僑奔晉
八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僖四年十二月晉太子申生奔新城戊申縊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六年春晉夷吾奔梁　十二年七月王子帶奔齊
二十一年十二月鄭公子瑕出奔楚
文六年十一月賈季奔狄　十四年五月邾捷菑奔晉
宣十年夏孔寧儀行父奔楚　十六年秋王孫蘇奔晉
成七年冬衞孫林父出奔晉　十五年八月伯州犂奔楚
十六年十二月僑如自晉奔衞　十七年正月國弱來奔王湫奔萊
襄八年春鄭孫擊孫惡出奔晉　十年十二月王叔陳生奔晉
十九年八月鄭子良子華出奔楚
二十一年正月齊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二十三年秋晉欒盈自楚適齊　二十四年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二十八年秋齊申鮮虞來奔

昭 二十一年五月齊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

八年七月甲戌齊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

定 五年十月陽虎逐公父歜及秦顓皆奔齊

哀 四年春晉荀寅士吉射奔齊

五年十月齊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六年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右王子王孫王叔奔五條王臣奔二條諸侯之子奔九條臣奔二十一條共三十七條經皆不書今不悉詳亦皆以不見經之六例推之可見

○傳載放竄之屬

莊 六年夏衛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

昭 三年九月齊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右放公子凡二條經皆不書亦紀大不紀小之義也

○傳載執歸之屬

桓 四年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昭 十二年八月晉荀吳滅肥以肥子緜皋歸

十五年冬晉師取鼓以鼓子鳶鞮歸既獻反之

二十二年六月晉荀吳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

右外諸侯執諸侯以歸四條

莊 十二年夏鄭伯執燕仲文以王歸處于櫟

三十年四月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襄 十八年夏晉執孫蒯于純田

右外諸侯執外臣三條以上執歸之屬經皆不書蓋皆所謂紀大不紀小也

○傳載俘獲之屬

隱 六年五月鄭伯侵陳大獲

桓 六年夏鄭太子忽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小良甲首三百

襄 十年七月鄭皇耳帥師侵衛 衛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十三年秋楚養由基子庚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十四年秋吳敗楚于皋舟之隘獲楚公子宜穀

昭 十二年八月晉荀吳侵鮮虞大獲

定 二年九月鮮虞人敗晉于平中獲晉觀虎

六年四月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

右書獲臣四條獲公子二條大獲二條凡八條而經皆不書也按經例君爲重卿大夫之重視師故君獲書臣獲書師敗績雖無獲亦書此八條雖非君獲然四條獲大夫若公子宜書也吳敗楚之師至獲臣九人亦宜書矣大獲蓋指貨財似不足言而鄭敗戎獲二帥與甲首三百兼獲臣與貨何得不書耶考獲陳衛二條微輕不書此外經所書者蓋以蠻方獲中夏之臣與以中夏獲中夏之臣其情爲重而所不書者以中夏與蠻方互獲與以蠻方爲蠻方所獲其情稍輕故與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傳載歸入之屬

隱 六年春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桓十年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莊十四年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二十年夏鄭伯以王歸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惠王

僖十九年春晉納襄王

定六年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七年十二月戊子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談送王巳巳王入于王城敬王

右王侯納歸入六條

莊二十二年夏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入于曲沃

昭二十四年正月王子朝入于鄔

右王子公子歸入共三條

文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晉

宣七年春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

成九年七月晉人歸鍾儀于楚

昭五年冬秦后子復歸于秦

哀四年十二月國夏會鮮虞納晉荀寅于柏人

右王侯之臣復歸若納五條

以上王侯及王侯之子若臣凡歸入納之屬共十五條經皆不書按王處猶經所書王居也攷僖二十四年冬襄王出居于鄭書昭二十二年六月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入于王城冬卒皆書二十三年七月敬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十月入于城周出入亦皆書而莊二十年惠王出入僖二十五年襄王入定六年敬王出入五條經皆不書何也考莊二十年惠王爲子頹之亂處櫟不數月即反正經不書猶可也僖公時襄王書出宜并書入至定六年四月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作亂于時晉闕沒戌周且城胥靡猶未就冬敬王處于姑蕕七年十二月單子劉子逆王王乃入王城至八年而後劉子單子伐穀城儀栗簡城及盂以定王室其時一出一入宜并書矣其有不書者昭二十二年王猛初立而子朝篡故居于皇書入王城書猛卒書敬王立之元年七月居外其三年十月乃入凡播越四年故居狄泉書入成周書今處姑蕕未久又有內外諸侯輔之且戌且城且逆且送又且伐以定王攷其事勢視前爲順故畧不書也若僖二十四年襄王爲子帶之亂其危不及敬王初立時之狄泉而其順亦不如敬王正位後之姑蕕故書其居而畧其入凡經之權衡輕重至此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修之餘王侯之子若臣歸入納各條並以不見經之六例推之可見

。傳載遷徙之屬

桓七年秋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僖十五年冬晉侯遷原伯貫于冀以趙衰爲原大夫

右王侯遷其君民二條經皆不書今按王以盟向二邑與鄭而民不欲從鄭故王遷其民于郟若原則王以與晉而晉遂遷其主于冀也皆不書者二邑小矣且以王命臨之何異乎所謂紀大不紀小紀異不紀常也

僖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右諸侯遷戎一條經不書按陸渾之戎舊在秦晉西北而二國誘而遷于伊川可謂顯矣是宜書也經不書者聖治惟其道不惟其地經于吳楚進退之一以道而無所別則經不書蓋亦紀大不紀小之意與

文十三年夏邾文公遷于繹

成六年四月晉遷于新田

定六年四月楚遷于鄀

右諸侯自遷國邑三條經皆不書蓋以無遷之者而自遷也亦所謂紀異不紀常也

昭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

三十年秋楚師還遷潛于南岡

右楚遷人國邑二條經皆不書按楚以蠻猾夏滅絕人國不勝書今所遷抑小矣亦所謂紀大不紀小也

○傳載弒殺之屬

桓七年冬曲沃伯誘小子侯殺之

十七年十月辛卯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亹

十八年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

莊十四年六月鄭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立子[illegible]

二十一年夏虢公鄭伯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成十年三月鄭子如立公子繻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

定二年四月周鞏氏之子弟賊鞏簡公

五年春周人殺子朝于楚

右弒君及殺未成君凡八條經皆不書蓋紀大不紀小也

桓十八年七月王殺周公黑肩

莊六年夏衞侯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

二十五年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僖四年十二月晉侯殺太子之傅杜原款太子縊于新城

十一年冬晉人殺丕鄭及七輿大夫

十六年十一月己卯鄭殺子華

二十四年三月己丑晉侯誘瑕甥郤芮而殺之

二十八年秋晉君殺舟之僑

二十三年秋楚王殺子上

文十四年八月楚殺鬬克及公子燮

十八年冬宋公殺母弟及昭公子

成五年八月宋公子圍為質于楚而歸宋公殺之

十年五月戊申鄭伯殺叔申叔禽

十五年八月晉殺伯宗及欒弗忌

昭十四年九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由氏之族

十二月晉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

十六年九月鄭殺公子閼

二十八年十一月晉殺祈盈及楊食我

二十九年三月京師殺名伯及尹氏固原伯魯之子

哀三年六月周人殺萇弘

五年冬鄭人殺駟秦

右王侯殺其大夫之屬其二十二條經皆不書蓋亦紀大不紀小之意也

莊十六年秋周蔿國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夷周大夫之邑

二十五年秋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

三十年秋楚申公鬬班殺子元

成十三年六月丁卯鄭公子班殺子印子周

己巳子駟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襄八年春鄭子駟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三十年冬楚公子圍殺大司爲掩而取其室
三十一年五月齊子尾殺閭丘嬰
昭八年十月辛酉周頃襄之族殺單獻公而立成公
十二年十月丙申周劉獻公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
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
二十年夏六月丙申華氏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
定五年十月丁亥陽虎殺公何藐
十年春鄭駟顓殺鄧析
哀三年十二月晉趙鞅殺士皐夷
右王侯之臣兩相殺共十六條經皆不書亦紀大不紀小之意也

成九年秋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
右殺鄭國大夫一條按經例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討賊之詞也于之也書楚子蔡侯等殺齊慶封楚師殺陳孔奐非討賊之詞也貶之也此晉人殺鄭伯蠲以行成而殺則有殺降之暴其貶可知矣經不書貶之者蓋于蠻方則特以仁暴明進退之義而于中夏則畧之亦紀大不紀小之意與
桓十八年七月齊人轘高渠彌
十九年九月鄭刖強鉏
右轘刖其臣二條經不書何也書殺而不書刖亦紀大不紀小也轘非五刑之正其不書猶書會盟而不書交質子之意貶不待言矣
昭十年七月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

右用人一條經不書何也用人慘之至也君用書世子用書而微者用不書亦紀大不紀小之意也
○傳載災荒之屬
隱元年八月有蜚不爲災不書
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爲請糴于齊衛陳鄭
僖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
右災荒之屬三條首條有蜚不書傳例自明內告糴書而爲王請糴秦使乞糴不書明非內災比也特爲王請者尊王之義雖王不書者詳內之文
○傳載變異之屬
昭十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
二十年二月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

二十六年十月齊有彗星
右星氛共三條星或非彗或彗不言界所謂紀大不紀小也氛則在宋衛陳鄭災條矣所謂紀稱不紀日也
莊三十二年夏有神降于莘
僖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
昭八年夏石言于晉
右神怪三條經皆不書何也經例紀正不紀怪也
昭九年冬鄭大水有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
二十九年秋龍見于晉郊
右物怪二條經皆不書何也物怪猶神怪也
昭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震

右地震一條經不書何也按經書八月乙未地震是魯地震此傳言丁酉南宮極震是越二日周地震所謂紀內不紀外也其極震蓋爲屋壓而死亦所謂紀大不紀小也

昭六年丙戌鄭災

十九年冬鄭大水

右水火二條經皆不書者所謂外災不書

春秋事義愼考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是書凡上中下三考共十二卷而附以考前考後各一卷考上曰紀時曰系名考中曰正位曰大婚曰喪紀曰祀典曰賦稅曰工役曰軍旅曰蒐狩曰刑法曰朝聘之屬曰會盟之屬曰侵伐之屬曰歸遺之屬曰徵求之屬曰告假之屬曰取竊之屬曰遊觀之屬曰奔執之屬曰歸入之屬曰創亡之屬曰弑殺之屬曰災荒之屬曰變異考下曰事詞通義曰事同書異曰書同文異門釋文明義曰隱文存義曰省文約義曰互文推義曰單文錯義曰闕文曰衍文曰誤文考前曰聖經本末曰列傳本末曰王侯邦國曰王侯世系曰庶邦雜服曰伯功本末曰聖治本末考後曰傳有經無每條皆分晰辨論大旨主於羽翼胡傳然春秋一書古今聚訟胡氏曲爲之解已多牴牾兆錫復從而割裂分配彌繁瑣而失當也

春秋公羊穀梁諸傳彙義十二卷

〔清〕姜兆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乾隆間刻九經補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公穀彙義十二卷》提要

春秋公羊穀梁諸傳彙義序

左公羊穀梁二傳附以左氏傳而爲之彙義者所以尊經也考左氏傳主紀事二傳主發義先儒嘗謂左氏爲史學而失之誣二傳爲經學而失之鑿論既嚴以愼矣而唐以來乃升諸傳爲經而與于十三經之列是明經而不免亂經也胡文定嘗本程傳以推經之蘊而朱子復參胡傳以探經之眞故程胡朱子之論合而後聖經存所以存其是也杜預嘗注左氏傳以釋經之事而忘其誣何休范甯復注公羊穀梁二傳以釋經之義而忘其鑿故杜預范甯何休之論紛而後諸傳存而聖經亂所以駁其非也駁其非乃以存其是也然則諸傳之當駁其非以存是者何也其文也其事也皆其義定之也夫左之失誣其事文與義則不待言矣且以二傳言之如月當書日之文間有逸文也而誤爲異例則支月有書時之文乃指首時也而臆爲異義則紊此皆混其文爲害而義隨之也如或書之或書于但衍縮文而亦強爲之義解或書多或書忌覓鍾削義而並謬爲之發明此皆泥其文爲害而義隨之也如赤歸曹而連郭偃納燕而牽陽且唐爲陽又增爲陽生朱爲東又幻爲東國此又皆亂其文爲害而事隨之義亦隨之也凡此皆義隨文與事害而害義猶小耳又如公子翬公子抗而謂譏貶于前公子臧公叔術而謂延賞于後義非隨文害而害義殊非小至如祭仲黨奸謀覆國君而美之曰行權叔術背王命奸國母而推之曰

賢行汔于與齊以弟繼兄衛輒以子拒父凡此之類又何可勝言乎此又皆事與義背害而害義彌大也然則二傳一無取乎曰如所謂正終以正始貴道不貴惠之屬固卓乎道義之權衡聖哲之執範也要其擇之者固宜審矣故曰駁其非乃以存其是也 時

乾隆五年季春既望丹陽姜兆錫謹序

春秋參義外彙參諸傳志在闡揚經旨外有事義慎考十四卷通發比事屬辭之義嗣刻呈正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附左氏傳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子也母孟子生母聲子

元年 己未 春王正月 正音政或音征非後放此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按何理王周二之成文猶今言皇清云儲者即二傳所謂讓而成公意志者也公羊名高齊人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說題詞云傳春秋者公羊高是也穀梁赤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子平平子地地子敢敢子壽至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于書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此首發春王正月之義也正月朱子謂周正建子之月是也加王于正月者尊王也傳以王爲文王者詳謂文王爲周始受命之王孔子將陳新王受命制正月故假文王以爲法也然按文王本未嘗受命改元則王乃指時王言之傳義蓋誤大者大之也疏謂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故大而書之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 長上聲下同扳普顏反相去聲爲去聲○此發不書即位之義也平之言定時諸公子非一國未定也微者二公之母尊卑略同但微分輕輕而已然按左傳謂不書即位爲攝而二傳因謂聖經成公之讓而不書其義雖胡傳亦從其說而謂桓貴隱卑則見其偏未見其全而不如穀梁胡傳繼室生隱公之義爲正矣詳見下傳 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適音的○此申發上文之義也然按穀梁及胡傳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因周禮之正義而公羊引斷此條則非也又其言子以母貴固是而其言母以子貴亦非且

桓母不得云我則所稱母貴之說非非也詳見下條

穀梁 名淑一名赤字元始魯人亦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穀梁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擢千秋爲郎由是其傳大行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此首發書正月之義也然按元年正月例書即位則書即位即其事而不書即位乃故也謂雖無事亦書正月其義蓋非詳見春秋例傳參義及愼義愼考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 焉音烟○此發不書即位之義與公年畧同也 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惡桓之惡去聲信伸同探平聲乘去聲○此申發上文之義與公年異也公羊據左氏仲子爲魯夫人生桓公之文則桓貴當立而讓桓爲正穀梁據左氏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之文則隱貴當立而讓桓爲不正古者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適自胡傳出而正義明矣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攝主仲子不得爲夫人桓公安得爲適子此穀梁于公之讓謂之惠而不謂之道也然則穀梁以惡公爲勝邪與隱而胡傳又以隱公爲不承父命何也據桓公生而惠公薨知惠公之無命于隱而又以諸大夫扳而立之爲隱之無所承于父也然則爲隱者當如何公繼室之子次是長當嗣世以諸大夫不得之故告廟請于天王正而以禮處其弟是所以蹈道義而杜讓隱之禍也故胡傳從其義而發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作邾婁蔑公羊穀梁並作昧今以經文爲正而旁列傳文異者于左後並放此○父音甫○左傳邾儀父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儀父字克名也○按貴之之義非是義見下文

公羊 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 此發書及之義也據傳最之言聚也汲汲急詞暨暨緩詞書及者著重惡深書暨者著輕惡淺也然其義蓋支詳見愼考 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爲稱字褒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漸進也 此發書儀父之義也去惡就善曰進然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漸進之說亦非詳見參義 昧者何地期也 此發書地之義也地期謂所期之地猶言則我乎上宮

穀梁 及者何內爲志焉爾 此亦發書及之義也內謂魯也猶公年言我也志猶言欲也 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

爵命于周也 此亦發書儀父之義也邾是附庸時猶未受王朝爵之命故稱字其後莊十六年乃稱邾子 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 此兼發書月及書地之義也渝變也盟可褒而盟以後則變矣然不日之義亦支詳見參義及愼考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鄢音偃○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

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公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共音恭惡去聲寘音置爲去聲大音泰祭音債參三同焉音烟辟避同厭厭同乘去聲帥率同難去聲寘置同舍上聲遺唯季反下同繄音衣闕掘同樂音洛洩音異施去聲于鄭志未詳舊謂不教弟志在殺之也以傳言晉志難之惡非隧地何見乃約約自觸之義或曰公雖有誓以道正之何不闕地可也其說階是然考叔嘗不知此者哉

公羊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巳殺之如勿與而巳矣此發殺段書克之義也克者致力之詞如猶言不如齊語急也與之屬邑使爲惡而因致力以殺之不如其勿與矣然克之言勝也段出奔共他日鄭伯又曰使糊其口于四方段未嘗殺而公羊訓爲殺之穀梁謂爲能殺則曲矣或曰傳蓋甚之之詞然如是當云克之則曷爲謂之殺傳之曲豈能爲之諱乎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此發不書弟而書地之義也當國謂欲爲君也在外謂將爲難也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書弟莊九年齊人殺無知不書地明段當國又在外故與其書以罪段也然當國之義亦如左氏謂段不弟故不言弟是也

穀梁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此發書克不書殺之義也有徒衆不言殺者于匹夫則言殺也然如其說亦當訓克爲勝不得訓克爲能皆不免曲矣若云能段于鄢成何語乎若又云能殺段于鄢豈事實乎段鄭伯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段

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此發書鄭伯及不書弟不書公子之義也目君如晉侯殺其世子宋公殺其世子天王殺其弟是也貶之謂不書弟不書公子也以罪段也甚之謂目君以殺之也又以罪鄭伯也然克之非殺已見上文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此申罪鄭伯之意而因發書之例以明之也鄭地已遠而必殺之大非母愛之之心矣故以親親之道示之然段實逆而二傳硬以殺罪鄭伯甚非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況阮反賵芳鳳反○左傳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按傳謂仲子生而有文在手爲魯夫人則仲子爲惠公之繼夫人桓公之生母其以觀公穀目爲惠公之母者謬矣然仲子死而賵之而謂賵惠公爲繆賵仲子爲譏其義介背以公羊及胡傳考之可見

公羊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此發書宰咺之義也氏之言名對文分氏名字散文則通也訓宰爲士者註謂大宰職之中士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也噫謂上士以名通者如定十四年石尙歸脤是也中士以官錄者即此是也下士畧稱人者如僖八年公會王人是也然以胡傳推之宰爲冢宰而貶書名則謂宰咺爲中士及中士以官錄其說謬非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此發書惠公仲子之義也桓未君者稱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皆稱夫人今稱仲子之喪不稱夫人者以桓未爲君故未爲母作證稱夫人也然以全經義例考之凡妾母子未君皆不稱夫人子已君則皆稱夫人者貶見于言外凡歸妾或使貶不稱官或于貶不稱夫或若貶不稱爵而妾皆不稱夫人者貶見于言中也則桓未君之說實非賵者何喪事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

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賻音附襚音遂○此發來歸賵仲子之義也經書天王歸賵而傳于告喪來賵皆止稱諸侯者不敢斥至尊也或曰夷王于諸侯猶黍離降爲國風之意也然按胡傳其成公意之義亦非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仲子仲子微也此發惠書惠公仲子之義也兼之者謂一使而兩賵也不言仲子者仲子微之故不來賵也然按胡傳其今兼賵惠公及先夫賵仲子之義皆非

〔穀梁〕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此發書惠公仲子及歸賵之義也氏亦名也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名時平王有衰王之亂加禮諸侯而仲子早卒并因惠公之喪追賵之也辭猶辭曰偶賵之辭以其可以有辭故可受其書而志之者特以其不及事耳然按胡傳其稱仲子爲惠公之母及追賵之發皆非賵者何也車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此又中發賵之義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公羊〕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此發書及之義也內謂魯微者謂士也

〔穀梁〕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此發書及書人而不書日與其書宿之義也然按胡傳宿乃國名其盟宿亦與焉以宿邑名者非不書日之義辯詳于後者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左傳〕非王命也

〔公羊〕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此發書祭伯書來之義也以不稱使故知其奔如上文王使宰咺文元年王使叔服皆稱使之類可見其不言奔以王者無外不言奔也然按穀梁及胡傳祭伯初非奔況攷之[illegible]經周公出奔晉王子瑕奔晉王子朝奔楚諸王臣又何皆言奔乎

〔穀梁〕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修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朝並音潮寰古縣字一音環竟境同場音亦○此發書來而不書朝之義也今胡傳從之

公子益師卒〔左傳〕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衆父益師字

〔公羊〕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發卒不書日之由也遠謂年遠也所見謂昭定哀之世所聞謂文宣成襄之世所傳聞謂隱桓莊閔僖之世故日有得有不得也

〔穀梁〕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此發卒不書日之義也惡謂惡其行也然按公羊所傳聞異詞之說義勝穀梁即左傳則傳亦未盡也詳見事詞檢考

二年庚申春公會戎于潛〔左傳〕修惠公之好戎請盟公辭

〔穀梁〕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知智同○此發書會之義而因言會戎之爲危道也知以明理故能慮義以制事故能行仁以去私故能守有此三者乃可出會適言會同之正義會戎爲危道蓋又指言之詳見胡傳參義

夏五月莒人入向〔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公羊〕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此發書入之義也得謂得其國居謂居其地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此又發書入向之義也試日入無大小苟不以義皆不受也今按此與上不居之義相足惟不受所以不居也然按左傳向乃國名以爲魯邑蓋非

無駭帥師入極駭穀梁作侅○〔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庈音琴父音甫○庈父費伯也

〔公羊〕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托始焉爾曷爲托始焉

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此發無駭不書氏及書入不書滅之義也然疾始滅諱內惡之義亦無據豈以此後儼不見經據之與胡傳初不罪其滅且其時無駭未賜族故不書氏而以爲疾始滅而貶不書氏也亦疎矣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此發書入及不書氏亦公羊之義也義不受罪而報復相尋矣餘義見上文

秋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履緰左傳作裂繻緰音須○左傳紀裂繻

來逆女禮爲君逆也

公羊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

母不通也此發紀履緰不書使之義也父兄諸父諸兄也禮大婚遣使有母則父兄師友以母命命之無母辭窮則主人自命使矣然有母但得命諸父兄師友母不得通于使者所以遠別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發書外逆女之義也按外逆女謂外來逆女也經例凡外逆女合禮不合禮皆不書外來逆女合禮不書不合禮則書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國稱女在塗稱婦在國稱夫人此發書女之義也然按凡稱婦者有姑之辭今在塗曰婦蓋非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此發書伯姬及凡書歸之義也

穀梁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于我故君子進之也爲去聲○此發書紀履緰來逆女之義也氏亦名也來與吾君行禮故進之而以國名也然他國來者例書國進之之義亦非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此發書歸之義也三從義甚正如專行之辭數句却支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此申不稱使之義也不親迎而使大夫是微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氏作帛左傳紀子帛莒子盟于密故也○按註子帛裂繻字也然大夫無先國君之理者誤文

公羊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此言書紀子伯之失其義也無聞猶言未詳

穀梁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此言紀子伯之有二義也伯長也前一說謂紀子以莒子爲長而與之盟于密後一說謂紀子自以爲長而先于莒子也然按臨川吳氏從本侯爵于伯二字蓋侯字之誤諸說蓋非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此發母夫人薨不書葬之義也子氏謂隱母也然穀梁謂夫人爲隱妻胡傳從之而謂夫人爲隱母蓋非

穀梁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此通發書夫人薨不書內寢而因發隱夫人薨不書葬之義也其說與公羊異而胡傳從之者隱桓之母俱不得爲夫人也○程子曰婦人從夫公在故不書葬于此見夫婦之義張子曰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葬祖宋朝皇后先崩俟合葬于山陵蓋古之遺制陳氏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稱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爲夫人則君臣之分定汪氏曰左傳以子氏爲桓母而謂元年歸賵爲豫凶事雖五尺童子固知其非也公羊以子氏爲隱母謂子亦失之惠公元妃孟子既

爲夫人則祭于亦非夫人矣愚按諸侯不再娶繼室以攝子生隱公于禮得稱夫人但隱夫人先隱而薨不書葬所不得自爲隱母攝子隱之耳

三年辛酉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公羊〕曰有食之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此發日食不書朔及不書日之義也或日或不日當云或朔或不朔於義爲是然以長曆推之此日尙朔而文進也其說甚曲矣

〔穀梁〕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此發言日不言朔之義猶公羊之意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于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知也之知去聲○此發日有食之之義也壤謂日之吐則壤在外食則壤在內也前說爲合以下文內于日也推之可見內辭蔽食而言外辭據吐而言食之者謂月也知其不可知猶言闕其不可知日有食猶可言月食日不可言知而闕之此所以爲知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左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按庚戌在壬戌前十二日豈有死在十二日後而以前十二日赴之理若云壬戌後之庚戌則又相去四十九日不在其月之內矣左說未詳

〔公羊〕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此發書崩不書葬之義也天子至尊無所屈故葬得必其時諸侯有天子存諸王崩當越紼而奔喪故不得必其時也然按胡傳往會則書葬不往會則不書葬傳說恐非

〔穀梁〕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此發書崩不書名之義也高曰崩如梁山崩是也厚曰崩如沙鹿崩是也大太同大上猶言極上最上極尊故無所名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氏作君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爲去聲○按左氏改經立說其非不辨自明

〔公羊〕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此發書尹氏及書卒之義也主者謂尹氏掌儐贊諸侯而爲之主也周禮大行人職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掌儐與諸侯接故公加禮恩錄之也然按禮凡朝會之屬掌儐與諸侯接其卒皆得赴弔加禮此專指奔喪蓋承上天王崩而爲之詞耳

〔穀梁〕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此發書尹氏書卒之義猶公羊之意也隱痛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左傳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公羊〕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爾譏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此發書武氏子及不書使之義也父卒謂武氏子之在喪當喪謂天王之在喪也當喪未君詳見文元年求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此發求賻之義也

〔穀梁〕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此發書武氏子及不書使之義猶公羊之意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

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也。此發求賻之義，亦公羊之意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癸未，葬宋穆公。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殤音傷。舍音捨，上聲。馮，憑同。○先君謂宣公。與夷即殤公。

公羊：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發書葬日與不書葬日之義也。註曰：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不及五月而書葬日者，如僖二十七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是也，以其禮備情迫，故謂之渴也。不及五月而不書日者，如下八年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八月葬蔡宣公是也，以其禮缺情慢，故謂之慢也。過時而書葬日者，如僖十七年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十八年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是也，以其君賢可傷，故謂之隱之也。過時不書葬日者，如下四年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五年四月葬衛桓公是也，以其國難無暇，故謂之不能葬也。當五月而不書葬日者，如定四年二月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是也，以其禮合無失，故謂之正也。未餘不得葬，則傳詳矣。○愚按：全經五月正葬共二十二，書日者九：宋穆、齊僖、魯莊、晉文、魯文、魯成、魯襄、衛襄、魯定也。不書日者二十三：曹桓、衛宣、陳莊、宋莊、曹莊、許穆、陳宣、曹文、齊頃、衛定、陳成、杞桓、鄭僖、滕成、曹武、曹平、蔡平、陳惠、曹靖、秦哀、秦惠、滕頃、滕隱也。過五月葬共十九，書日者七：魯桓、魯僖、齊襄、齊桓、宋文、衛穆、魯昭也。不書日者十二：衛桓、鄭厲、陳靈、曹宣、蔡景、秦景、陳哀、許悼、曹悼、邾莊、衛靈、蔡昭也。不及五月葬共四十一，書日者三：蔡桓、齊孝、宋共也。不書日者三十八：蔡宣、陳桓、鄭莊、曹昭、衛文、許僖、晉襄、曹共、邾穆、齊惠、許昭、蔡文、

鄭襄、宋共、晉悼、曹成、曹靈、杞孝、許靈、衛獻、晉平、宋平、鄭簡、晉昭、杞平、宋元、滕悼、晉頃、薛獻、杞悼、陳懷、鄭獻、薛襄、齊景、杞僖、齊悼、薛惠、許元也。今以本傳日不日之義按之，不能盡合。且如當時而日以為危不得葬也，則內君莊、文、宣、成葬皆當時而日，何危不得葬之有？又如過時而日以為君賢而隱之，則外君齊桓書日固賢，而齊襄、宋文書日豈賢耶？又內君魯僖書日亦賢，而魯昭書日又何賢耶？若內葬君與夫人無不日，而外葬則有之；又大國葬多日，而小國多不日；又如臣卒所聞見之世無不日，而所傳聞見之世則有之。以是而推，蓋卒葬之日，其詳畧約可得而見。而朱子于諸傳日不日之說，所以多勿之取也，學者詳之。

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當，去聲。女，汝同。○此申發上文之義也。按危不得葬之說蓋非。而君子大居正，則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復，白也。

穀梁：諸侯日卒，正也。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此發日卒日葬之義也。故，謂有故也。即公傳所謂當時而日危不得傳也。

四年壬戌，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公羊：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此發書取牟婁之義也。然取雖可疾，而謂外取邑不書則非。如宋取長葛、齊取濟西，皆書矣。

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於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

之也傳惡並夫聲○此發書伐書取之義也稱傳曰者穀梁子不親受於師而聞于傳者也既稱罪伐其國又貪利取其邑故爾書以譏之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州穀梁作祝○左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公羊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此發書衛州吁之義也當國說見鄭叔段然按稱衛州吁者乃謂其篡弑不稱公子而但以國氏之耳當國之義詳矣

穀梁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此發書衛州吁弑其君完累稱公羊之義也嫌者嫌于奪嫡也然其義亦未甚明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左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公羊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此發書遇之義也要謂逆要之也然按不期而會曰遇會謂除以兩君相要以約周禮朝宗覲遇之遇亦如之一君出一君要之之義恐非禮傳云若有遇禮以明遇次

亦有恭敬之心也春秋書遇有此于不期而遇者則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矣故凡書遇皆惡之也

穀梁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此發書及書遇之義也及字之義詳見事詞慎者志相得未詳蓋謂相得而無所違與義亦未盡合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傳宋殤公之即位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若君伐鄭以除君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秋諸侯復伐鄭宋人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公羊翬者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之盍終爲君矣隱公曰否吾將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于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于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與去聲說讀同難去聲○此發書翬不書公子之義也塗裘地名左傳作菟裘若之言如猶使也口言也反復也猶歸也鍾巫地名詳見隱公薨左傳然翬之與弑在十有一年此特相距凡七年雖猶未作何遂以爲孫此而貶耶胡傳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宋乞師而公辭義也翬以不義強逆其君固請而行往宗弑君之賊非義也故去其公子以示履霜之漸非斯言得之

穀梁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與于弑公故貶之也與去聲○此亦發書翬不書公子之義猶公羊之意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濮音卜獳音孺惡與皆去聲

公羊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此發討賊書人之義也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故書人也

穀梁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此發討賊書人之義而兼明書名書月書地者以明之也挈謂挈書其名也衆所同惡當國之嫌失矣書月志討之緩書地志縱之遠也按胡傳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卽討者綠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得殺之于濮耳以討賊許衆人又以當賊罪歸國衆大賊之義蓋當矣然其失嫌謹月之義則未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公羊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

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此發書晉書立書人之義也辭詳穀傳

穀梁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是賢也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此發書人書立書名之義猶公羊之意也名謂止書名而不書公子也與正不與賢謂桓公有子當立子否即當立其弟之長者也然謂書名不書公子爲惡惡非尹氏立王子朝不正立之者書尹氏所立者書王子豈反美于書人書名耶詳見立子例

九年癸亥春公觀魚于棠左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虞入聲亟去聲獮先上聲數上聲射音石

公羊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此發于棠觀魚之義也齊語求得爲得來武作登來者謂大而急也古者余重一觔百觔之魚而已公大爲夸張而遠來之故曰美大之之詞然按左傳魚本不合觀況遠地乎則穀傳爲正而公傳爲偏耳

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視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此發觀魚之義也視如視朔視朝之類觀如觀魚觀社之類尸主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左傳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穀梁月葬故也此發葬書月不書日之義也自四年二月至此過時也然按全經五月正葬者二十六書日者四過時葬者十書日者三不及時葬者四十一書日者三餘皆書月不書日也傳乃謂此條書月不書日以見其過時八年葬蔡宣公條書月不書日以見其不及時如其說則五月正葬其書月不書日之二十一條何以說耶凡此之類朱子嘗疑其曲學者遵朱以參諸傳則知功令尊朱之意而經義明矣凡諸傳舉言日月者放此

秋衛師入郕郕音成公羊作盛音同○左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公羊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此發書師之義而因言某師師之屬之義甚經之通例也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此發書師入郕之義俱已見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公羊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此發考仲子之宮之義也諸義皆得但考猶入室之義似未安按考猶成也既作宮始祭以成之也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始僭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此發初獻六羽之義也然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之數左氏言之甚詳而愍爲諸公六諸侯四之說同失矣○初獻六羽自諸

侯之妾言之則僭自諸侯言之則正傳亦未盡也蓋自周衰迄于漢初禮文散失其久而失傳也何怪哉

〔穀梁〕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此發考仲子之宮之義也非責也按傳訓考爲成視公羊爲近但味考仲子之宮乃落成其宮之義而成爲夫人之義自具其中今直訓成之爲夫人則微別耳謂仲子爲惠公之母蓋仍前條之臆說也

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此發初獻六羽之義也厲之言夾猶皆也自言穀梁子者明非受于師也又言尸子者明所聞異也然穀梁之論非尸子之論尤非

螟螟音冥

〔公羊〕螟何以書記災也此發書螟之義也按許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

〔穀梁〕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此發九月書螟之義也然甚則月不甚則時之說亦臆說辭事詞煩考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彄音摳○左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穀梁〕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此發特書公子之義也凡公子爵未爲大夫不書公子彄八年無侅卒九年俠卒皆無爵傳皆言隱不爵大夫故知此爲先君之大夫也然前此書公子益師不言先君之大夫又何耶此蓋所傳聞之世而略之傳亦臆論耳

宋人伐鄭圍長葛左傳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公羊〕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此發邑書圍之義也彊謂恃彊也然圍非九伐之正恃彊乃圍之適義宜但圍邑而已哉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此發伐國書圍邑之義也填猶壓也苞裹縛之意侵爲陰賊伐爲陽討故異也然按全經書圍各條圍書邑者久書暫者謂圍邑爲久之蓋未盡然而侵伐二訓尤失九伐之義惟伐不踰時三語爲正論耳

六年甲子春鄭人來輸平輸左氏作渝○左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公羊〕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爲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此發書輸平猶左傳之義吾□者魯人自言也末無也以時與鄭戰于狐壤爲鄭所獲故諱爲敗成也然按經輸本作輸左氏變輸爲渝故有更成之訓公穀義畧同今玩輸平曰來蓋輸納成之儀物故胡傳謂納賂以相結而不從更成之說者成不果成更而墮之則直云渝平可矣何以上加來字耶或曰如外例本合云來戰于狐壤是諱而以內辭故書曰來輸平也曰此猶非也考公之未立與鄭戰于狐壤止焉此公與鄭之舊怨初非時事而元年公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親魯宋之會師伐鄭則魯結宋以修怨于鄭其于鄭本未嘗成何墮之有耶其鄭今來修成者蓋五年宋以邾師來告公欲救之怒使者失辭而止其冬宋圍鄭長葛鄭知魯宋之可間也是以來納成于魯以間宋耳一輸平也三傳皆不考時事而爲之說而公羊甚乃以公未立時之事而牽爲既立以後五年之事也可乎哉

〔穀梁〕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此發來輸平亦公羊之義也以道成謂以理道相成也餘見上

秋七月

〔公羊〕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事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此發無事書秋七月之義也

穀梁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此傳本在九年今校當發例于此故定之

冬宋人取長葛左傳秋宋人取長葛○林云經書冬而傳書秋者蓋秋取而冬乃告也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此發外書取邑之義也去年冬十二月圍長葛至是經年矣故云久也但此及齊取鄣皆取存其外取邑多書亦非必皆以久耳

穀梁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此猶公羊之義也稱久之也者自書者而言也

七年乙丑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何註曰叔姬伯姬之媵也至是少歸者待年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而書者終有賢行故重錄之

穀梁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此發不書歸不書逆之義也

滕侯卒左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好去聲

公羊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此發不名而稱侯之義也不嫌言稱侯不以微爲嫌也註曰不嫌同號若大國稱侯小國亦稱侯之類不嫌同辭若繼體稱即位繼弑亦稱即位之類然以左傳未同盟則不名推之微國不名之說蓋非

穀梁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少[illegible]並長上聲○此又發稱侯不名之義也不正者名謂非正嫡則名也言狄道正嫡且不名況爲君乎以見滕侯素托狄道以自尊也然按其說觀公羊益非矣夫滕之用狄道初無可考況吳楚之君卒皆書名卽狄道亦未嘗不名乎

夏城中丘左傳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公羊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此發書城爲記其重之義也內謂魯也重謂功重也胡傳謂凡城雖合時制亦書誠重之也

穀梁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此發書城爲譏其益之義也城以保民也保民以德不以城若民衆城小而益城則無厭極矣故譏之也然按公羊及胡傳蓋重用民力故書雖合時制猶書也豈凡城之志皆譏也之謂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傳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公羊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發書弟之義以見諸侯之子兄弟有親親之道也按周道立嫡立長君不得有母兄若惡兄則有之母兄稱兄蓋謂有廢嫡不立者與

穀梁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舉其貴者也此又發書弟之義以見諸侯之于兄弟在國絕屬但以來使書而尊之耳然按胡傳凡盟會之屬書兄弟者罪其任寵愛之私奔亡之屬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則于公羊所云母弟稱弟母兄稱兄者當約以義而不徇其私于穀梁所云兄弟不得以屬通者當推以恩而不流于薄而仁至義盡之道出其中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左傳初戎朝于周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公羊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此發不書執而書伐與書其地之義也大之也者猶言重大其事也然按不與夷狄之伐中國其義似是而非若云不與外藩之執王使也則得之矣

穀梁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此發書戎伐及書以歸之義也戎者衛也者謂書戎以目衛也然按胡傳楚丘衛地也書伐于楚丘者罪戎伐王使而衛不救也則以戎目衛之義出矣

八年丙寅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

于犬丘。

穀梁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此條之義已見四年遇于清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庚寅我入邴。宛音苑祊音崩公穀皆作邴音丙○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公羊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此先言宛與邴之實也然按以宛爲微者蓋以書名不書爵者也則晉使韓穿言歸田豈亦微者耶又鄭劍王于方岳有邑于泰山之下曰邴祭劍王于周有邑于京師之外曰許田胡傳謂王特賜二國之田二國用以下供湯沐上奉祀享者也其謂諸侯皆有者蓋非矣至邴之爲文從示從方以其爲祀先公之田故因名爲邴也譌示旁爲木旁而書如周禮八枋之枋且以右枋祊逌而又譌枋爲邴焉異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矣齊亦欲之。此遂發書庚寅我入邴之義也入者難詞也其發言曰言我之義皆支

穀梁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惡去聲○此總發名宛及書入書日之屬之義也弗受亦謂義弗受也嫌易田而入其地與代國而入其地者與故重發傳以明之但公傳以宛爲微者則穀傳不得以名宛爲罪鄭伯而穀傳以爲罪鄭伯則公傳又不得以爲微者今以晉使韓穿言歸田書名及凡出使皆書名者推之蓋二說恐皆未允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父音甫

穀梁諸侯日卒正也。此條之義詳見三年宋公和卒

辛亥宿男卒

穀梁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此發書宿男卒而不書名之義也然按七年滕侯卒不書名穀傳謂其用狄道不名而今傳以宿爲微國而不名則用公羊滕侯卒不名之義且以宿爲未同盟而不名則又用左氏滕侯卒不名之義而皆不自用其狄道不名之義也則其說名避諱而中之無定見亦明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左傳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也

穀梁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參七南反質音致○此發外盟書日之義也按外特盟二條皆不日外參盟七條惟此條易有書日始特盟不日而始參盟則日者蓋特盟猶可言也而參盟爲抑大與然朱子于日不日之義蓋多未之取今姑存之耳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此發凡葬不名不日之義也不名之義應發于三年葬宋穆公而發于此者互言之也從正從主人未詳或曰卒從所赴之國爲正故按盟府而書名葬從所

葬之國爲主故不書名也然按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主葬則定諡而不名矣從主人不名之說蓋非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此發葬宣公不書日之義也然不告之義亦非不赴告以日何以會葬乎蓋逸不書也

穀梁月葬故也。此亦發葬書月不書日之義也然義已見葬衛桓公彼所云故謂過時此所云故謂不及時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來公穀作包來音苞一音浮○左傳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公羊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此發及莒人盟之義也微者謂小國之大夫從謂從之盟也從小國之大夫盟疑有嫌稱人則遜詞故可從之盟而不疑也

穀梁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此亦公羊之義也大夫謂小國之大夫人可言者無嫌小國之大夫不可言者爲嫌也胡傳謂屈于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非謹稱物平施之道也蓋與穆微稱人者互相發也按本經郝丘赤棘扈祥扆勾繹垂隴之盟魯大夫皆得與諸侯盟者垂隴以大夫與諸侯之參盟故不嫌按祥扆勾繹則

又皆以大國之大夫盟小國之諸侯亦無嫌也鄀丘赤棘大夫特盟大國之諸侯國史可外君雖無所嫌而大夫之亢亦自見其中矣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穀梁作侅○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諸侯謂諸侯于大夫也承上建德之意而言

公羊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此發書名不氏之義也疾始滅不氏之非也見二年無駭入極

穀梁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 此兩存書名不氏之義也無聞猶公羊經子伯者無聞焉其故謂有故也然疑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蓋從左氏爲正

九年己未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公穀傳　隱公　卷一

穀梁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此發書南季來聘之義也然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問以諭志則聘諸侯非正之說非也惟諸侯不覲聘于王王不加之貶削而又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傳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始謂始震電也對其後又大雪而言如之者如其大也

公羊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此發書震電之義也周之三月夏之正月故爲不時也 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 此發書震電又書大雨雪之義也震電未可震電而震雷已爲失時其後又大雪于是益甚矣

穀梁三月癸酉大雨震電震雷也電霆也庚辰大雨雪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此先釋震電之名而因發癸酉庚辰繼書大變之義也電者雷之光也霆則霹靂之別名而以電爲霆者凡霆必有電故互釋也志猶識同猶記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記其已數也當雨之月而雨則但書月以志其正僖三年夏六月雨是也此則書日以明變耳

挾卒 挾公穀作俠而音協

公羊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此發書俠不書氏之義也欲言大夫繇不書氏欲言微者而記其卒故問之正其名降于大夫書氏尚書卒降于微者不書故答以大夫之未命者耳此本應發例于上年無駭卒緣以無駭不氏爲疾始滅故發例于此然後知傳其說蓋近之而未盡矣

穀梁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不成爲君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所俠未詳徐邈音人所者其氏也不成爲君故不爵大夫亦不應發義于無駭[illegible]故發義于此也然謂挾之解亦無據

公穀傳　隱公　卷一

秋七月 傳義改入六年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傳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穀梁會者外爲主焉爾 此條之義已見二年會戎于潛

十年戊辰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公羊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此條之義詳見二年翬帥師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大崇正政同○王爵謂魯也魯爵尊鄭爵卑故謂魯爲王爵然義始利終未知其爲政體也但亂自利者爲未滅耳

公羊）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外大惡書小惡不書內大惡諱小惡書（此發取邑書日之義也經書取國邑凡二十三條惟此條書日故發之滅爲大惡取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之甚者故甚之而書之內大惡諱而外大惡書者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之義也註曰明王者當先自正內無大惡乃可治人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所謂詳內而略外也）

穀梁）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此發言敗不言戰及取邑書日之義也按經除內伐戰者不數外其來戰于郎戰于奚戰于乾時皆內言戰此云內不言戰謂言敗不言戰也故云舉其大者）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載公穀並作戴○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

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戴國名入鄭自伐宋而入也）

公羊）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易去聲下同○此發書伐取之之義謂因三國伐戴之力以伐戴而取之也然其說未是詳見下）

穀梁）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此亦公羊之義也主其事謂鄭主之也然按此條諸傳異義據左氏則謂鄭伐戴而兼取三師也公穀二氏皆謂因三國之力而伐取戴也程傳又謂合戴而伐取三國之師也今文定從程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左傳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惡去聲○此發書日入郕之義也然按左氏鄭以郕不會王命討宋而討之而傳乃惡之何耶蓋以公義伸其私怨猶取郜防之意與）

十有一年己巳春滕侯薛侯來朝（朝音潮○左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度入聲）

公羊）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此發來朝及兼言滕薛之義也說見下）

穀梁）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犆特同數上聲○此發春來朝及累數滕薛之義也犆見爲禮之正但同時而不皆至則特言之同時又皆至則累數之然考諸左氏有爭長之事非朝之禮而春秋諸侯不世朝而時朝則非禮也且非大國不旅見豈微國也而遂可假然受之哉）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大音泰爲少並去聲寪音委）

公羊）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此發公薨不書地不書葬之義也隱痛也沈子公羊師故冠以子不繫乎臣子言不得爲臣子也然按全經二傳謂不討賊不書葬其義似嚴而實疏左氏謂不成喪不書葬其義似乎而得實詳見事義例考）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

其正月也。此總發隱在位無正月之義，謂自元年書春王正月，其後皆無正月也。前歷言成公之意讓，已可見矣，復發此者，明隱始終一于讓，但稱疑而弒之耳。然是次全經，謂將讓而不有其正月，其義亦支。

穀梁　公薨不地，弒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此發不書地與葬，補公羊之義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此發隱十年無正而元年有正之義也。不自正，謂隱自不欲立；正隱，謂隱宜立也。然此義僅據隱公十一年而言，亦通。按全經書亦未甚安耳。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附左氏傳

姜兆錫纂義

桓公　名軌，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也。母宋武氏，生母仲子。

元年庚午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此發繼弒書即位之義也。如其意，謂如其弒君之意也，義見下穀梁傳。

穀梁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此發餘年多不書王，而元年書王之義也。然按全經，群公餘年亦多不書王，至群公元年，惟定公元年六月即位，其正月不書王，餘十一公元年正月無論書即位與不書即位，無不書王，則獨謂桓無王，元年書王以治桓罪也，幾似是而非，詳見事義慎考。繼故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與聞乎弒何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于先君也。此亦發繼弒書即位之義也。其意知有位而不知有君，即公羊所謂如其意是已。無恩于先君，明有賊于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垂，即犬丘，衛地。

鄭伯以璧假許田。左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前已歸祊而未易許，今卒易之也。亦記也，難易之稍復祀之以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穀梁　會者外為主焉爾。已見。

公羊　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此發書假之義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

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此因明許田之名與其稱田之實也然稱許田非是諱又田不止一邑故稱田亦非田多邑少故稱田也條詳見隱公八年歸祊

穀梁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此亦發書假之義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于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此明許田之名而因以見假之罪也無田四句未詳或曰田既假則無此田而無許可知矣所以必言許田者以許田所係重若但言田不言許則疑不與之以許也故下文因明其故以罪之胡傳云鄭于隱八年歸祊至是凡四年而後請許田于魯者鄭尤利此田而欲取之也歸祊又加璧者祊薄于許田故也

蓋謂周祭泰山義而欲歸祊易許田利而兵作賊性命之書其示人以天理人欲之幾嚴以切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左傳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穀梁及者內爲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此發書及之義與越之名也及義已數見

秋大水左傳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此發書大水之義也

穀梁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此釋大水之義也

冬十月

穀梁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此條首二句見隱九年秋七月改入于六年秋七月今又于此冬十月發之而增後二句如公羊之文

二年辛未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左傳二年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弒其君

公羊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難去聲○此發書及之義也按傳義自正然與左氏本末却異

穀梁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于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孔氏父字諡也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此發書王書及并書孔父之義也正其卒謂桓無王而此特以王法正之耳立謂成也閑者扞衛之意字諡也者孔父有死難之功君以其字爲諡也孔子是孔父之六世孫故云爲祖諱然按書王正卒及父字諡之義若非詳見事義俟考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爲華督去聲華氏即督也○按爲民之不堪命因義也弒孔父娶其妻而以利終矣討宋亂而受賂以還亦然理欲不並立而居故明辨義而知春秋爲性命之書也

公羊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賊也此發成宋亂爲內大惡不諱之

若謂以鄭與會爲參而書會則如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初非因君參爲會而書會又何也其支事不待言矣

九月入杞 左傳九月入杞討不敬也○此蓋因上文紀侯來朝傳誤紀爲杞而因謂來朝不敬而討之也然來朝自是紀侯此所入自是杞國牽連爲說誤甚矣

〔穀梁〕我入之也 此釋入杞之主名也不書主詞內之從者也或疑春鄭入杞故傳釋爲我入之耳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傳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讓事謂讓之如會事未成也來稱會如言公至自會是也

〔穀梁〕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此發書至之義也○註謂告廟曰至也經言至而傳言致者致謂致其往之致所其失而責其反若以君致遠于廟者然桓會其衆而已無會者無致會也然謂遠與戎盟也然桓禮反必告于廟而經書至只謂歸自某耳非必于廟告至也以下文九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及昭二十九年春書公至自乾侯推之可見矣義詳事義備考

三年壬申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傳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蒲衛地

〔公羊〕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此發書胥命之義也

〔穀梁〕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此發胥命之義也雖齊侯先不使齊侯得加于衛侯也 猶公羊之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既者何盡也 此發書既之義也

〔穀梁〕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此發書日書朔書既之義

也既之言盡不言盡而言既者有繼之詞也餘見隱三年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傳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按左氏傳不如穀梁爲安

〔穀梁〕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此發公子翬逆女之義已見隱二年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讙魯地○左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羊〕齊侯送姜氏于讙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于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此發書送于讙書姜氏之義也白齊先謂自我爲齊之自言也

〔穀梁〕禮送女父母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竟境同○此亦發送于讙之義也○祭門廟門闕門雉門也般班同猶次也或曰般等也猶皆也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夫人姜氏至自齊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此發書夫人至自齊而不書以至之義也若宣元年則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矣以此條推之則凡書至非指告至于廟可見婦人告廟當俟三月且夫人告廟安得稱郊以乎

〔穀梁〕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人姜氏至自齊其不言翬之以至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此發書會于讙及至自齊之義也爲禮也者謂有來有迎足乃爲禮不嫌與非

譏者爲會也然見而親迎以下實哀公問而孔子答之如此而會並爲禮之說亦非

冬有年

公羊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此發書有年之義謂恃有年者食爲民天君所恃也大有年在宣公十六年然春秋書有年諸條程傳義與此不同

穀梁五穀皆熟爲有年此釋冬有年之實也疏云凡書有年俟冬五穀皆入乃書故不係日月而例以時也然核全經凡書時皆在首時非連書一時而言而有書時之一例惟冬十月書義例皆書之矣周之首冬十月爲夏正之八月而得以有年書者凡禾之豐因至夏正之八月而定則周正之十月可以觀年矣經書雩祭二十一條自周正之首秋七月始至首冬十月止其書螽蝝十有五條自首秋七月至冬十二月而止者蓋其十月前之十三條皆爲不書其十二月

二條則非爲禾書夏書曰九月而除道十月而成梁則夏正之九月田功畢而公役亦興矣豳風七月詩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豐凶要于禾納之十月而定于禾成之八月○義詳宣言首冬八月而十月可知矣謂首冬爲書時豈然乎大有年

四年癸酉春正月公狩于郎左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公羊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爲必有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此釋狩之名而因發書郎之義也按周禮及左氏皆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公穀二傳之稱田名互異亦踈矣若書郎之義則得之

穀梁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此釋狩之名猶公羊也親賓膳三者用之而云皆爲宗廟者從其重也然三者之用以上中下三品爲差不以先後爲序惟所先得之說則踈矣餘見上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左傳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杜註宰官渠氏伯糾名也

公羊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此發書宰渠伯糾之義也註云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稱伯者上敬老也疏云宰是繫官以爲氏渠是名糾是字也然一名字耳公羊與左互異蓋無定義也自胡傳謂渠氏糾名伯乃貶而以王不討罪貶稱名也而于是命討之義廢矣

五年甲戌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免音問佗桓公弟

公羊曷爲以二日卒之㤄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㤄音戚○此發卒書二日之義也㤄之言狂狂人適也爲有狂疾而出比死而後得故不如左日而有疑也君子註謂孔子也然說與左氏互異趙氏啖氏李氏諸儒已詳破之胡傳參義矣且按長歷

甲戌乃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乃此年正月六日而皆以正月起文其謬甚明況君雖狂疾寧無從亡十六日得屍而不知其卒日亦必無之事也

穀梁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此猶公羊之義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左傳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公羊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此發書外諸侯相如之義也離不言會胥詳二年會鄧況本條言朝不言會以釋經義殆不可解乎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三傳並作任○左傳任叔之子弱也○弱幼也

公羊任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任叔之子何譏何譏

爾讒父老子代從政也。此發書仍叔之子之義。胡傳以爲譏世官是也。

穀梁 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此發書仍叔之子猶公羊之義也。錄父謂錄其父之職，使子謂使其子以事。微猶隱也。不書王官，是微其君臣。書仍叔之子，是著其父子。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將，去聲，下同。拒，音矩，下同。萃，存忽反。下同。曼，音萬。旝，音膾。射，音石。中，去聲。勞，去聲。

公羊 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此發書從王之義也。以臣從君，人討之正也。

穀梁 從王伐鄭，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爲天王之爲，去聲。○此又發書從王之義也。王不足以服下，諱之，言若從者爲之。按左、穀二傳各見一端。然舜大逆而討小惡，胡傳之義大矣，蓋諸傳相須始備也。謂鄭爲冀州，說亦疏。

大雩。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見，音現。○啓蟄，寅月。龍見，巳月。始殺，酉月。閉蟄，亥月。餘義見下傳。

公羊 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此發書大雩之義也。然按禮，常祭以巳，旱祭惟時。但侯國皆不應用大禮耳。

按胡傳凡經書大雩者，憂民則是，僭禮則非。美刺不嫌同詞，三傳之義末矣。

螽。公羊作𧒂。

公羊 𧒂何以書？記災也。𧒂與螽同，亦作蚣。○此發書螽爲記災之義也。

穀梁 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此發書螽不書月之義。時者其災不甚之義益支。

冬，州公如曹。左傳：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度，入聲。○淳于，州國所都。

公羊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此發外諸侯相如之義也。過我謂將過我也。外相如不書者，蓋將朝其本國，而至于我，故先書如曹也。

穀梁 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此與公羊之文益同。

六年。乙亥。春，正月，寔來。左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公羊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此發書寔來之義也。行過不以禮謂之化，齊人語也。哀六年陳乞曰願諸大夫之化我也，即此。豈化者乃穀梁責之禮，此慢者，禮不以禮往化者，州不以禮來，但胡傳以實爲州公之名，與二傳異耳。

穀梁 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此亦公羊之義也。畫之爲言猶亂也，絶也。過我而朝，似之也。畫我即上化我之畫，簡言之即上慢之之意。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左氏、公羊作成。○左傳：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左傳：秋，大閱，簡車馬也。

公羊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此發書大閱之義也。教戰有時，以罕書，謂非農隙講武之時而舉行之，故爲罕見也。按穀傳及胡傳，蓋皆譏其非時耳。

穀梁 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觀，古亂反。○此又發書大閱猶

公羊之義也蓋疑詞觀猶示也不以四時習之而以平時黷而玩之其將以觀示婦人乎故以疑詞抑之

蔡人殺陳佗本條左氏無焉莊公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也謂出而殺之也蓋互見之文

【公羊】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此發書殺陳佗之義也賤謂賤行也淫猶蕩也但據左氏謂蔡人以私情特殺據公穀謂陳佗以淫行見殺而胡傳則以討賊之詞言之以明教耳

【穀梁】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侯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侯也兩下相殺不道也其不地于蔡也匹夫之夫音扶〇此發公羊之義也稱對行而言也匹夫行謂損其君之實匹夫稱之謂黜其君之稱也下之言與爾大夫以下也道言也謂書之也見兩卑者不書惟君則書耳

九月丁卯子同生左傳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〇大音泰食音嗣〇二山具山敖山也獻名具武名敖物類也謂其生日與桓公同類故名之曰同也

【公羊】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與平聲〇此發喜子同生之義也惡隱公之謂也于無正嫡故喜有正傳中又稱子公羊子者別于師傳也其諸詞病猶惡也因正以傷不正則桓公篡弑之實因不能掩矣或曰桓猶齊傳之義而病桓無正身齊家之德也

【穀梁】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此又發丁卯子同生之義也時猶日也志記也以文姜淫于齊襄疑莊公非桓公所生而此志其時以明其與父同物而無疑也不云同乎父而云同乎人者槩詞凡氣類有相感者則同乎其人故志以明之也

七年丙子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公羊】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此發書焚咸丘之義也樵猶薪也以樵薪焚之因謂之樵之齊人語也征伐不過用兵服則進不服則退始用火攻故疾其暴不言托始于春秋者前此所未有也存之言在謂君在其邑則以其邑為國焉耳然傳註以咸丘為魯地胡傳以焚為焚林而田說蓋不同或曰不繫乎邾婁當為魯地而出近是矣

【穀梁】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此與公羊之義同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傳七年夏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〇義見下傳

【公羊】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此發稱名及稱侯來朝之義名者所謂失地則名也但書朝郜與州公書實來而不書朝之義不合而書名亦與胡傳朝桓弑君之賊而貶稱名者不同亦姑存一義可也

【穀梁】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不損吾異日也此亦公羊之義也

八年丁丑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

而不𪟝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同○此發書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逆書烝之義也亟者數也不及謂行之失其時也故即不裘不葛之失時者以規之

穀梁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此發書春正月烝之義也然按周之正月乃夏之子月謂其非仲冬烝祭之時可也譏其冬祭春興則事矣胡傳云春秋非爲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然公羊之義近正矣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何以書譏亟也

穀梁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此又發夏五月烝之義也義見上

冬十月雨雪 時大雪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此發冬十月雨雪之義也周之十月乃夏之八月故爲不時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傳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公羊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 此發不書使而書來及書遂逆之義也生猶造也專事之詞可謂使爲媒而可也因此遂行者明失在上與凡遂事稍異也然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禮皆訖然後親迎乃方遂祭公使魯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之此天王之失命非使臣之失禮也春秋傳據以爲禮者其胡傳謂使魯以同姓主婚祭公不報命而遂生事以專逆之亦非世豈有女在其王不命之逆而遂往逆后以歸者乎其非情亦甚矣

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此發逆王后于紀之義也

穀梁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于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畧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此又發書來不書使與遂逆王后之義也卽謂無與使者王命卽卜擇后遂逆之不復反命故不以爲正而弗與使也故畧之者以其遂逆無禮故不以禮稱而故意備畧之也或以成王命爲說因是以發春秋書王后之義則可而遂謂王命成而遂使之逆則非矣春秋之義以道衡命不以命衡道

九年戊寅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公羊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于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此發書紀季姜之義及書京師之名也

穀梁爲之中者歸之也 此發歸之之義也中猶作中謂爲天子主婚也然主婚而逆歸之其于禮已乖而所云爲之中者其于詞甚亦已僻矣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射音亦○左傳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

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公羊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 與平聲下同○此發世子書朝之義也在齊謂齊世子光也襄九年公會諸侯伐鄭盟于戲十年公復會諸侯會吳子相齊世子光皆隨諸侯于會是也子代其父春秋有譏故此兼引以明之不斥言之者諱詞也然按周禮典命諸侯之世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盛有明文謂春秋譏之蓋亦未審矣

穀梁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此發使世子朝之義也已止也故猶廢也道猶禮也言使朝與待朝者兩皆失正其世子不如止也人疑是應

命故尸子以巳多乎見解之然其義同公羊詳見上矣

十年己巳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左傳十年春曹桓公卒

穀梁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此緊正月書王之義也然桓在位十八年惟此年及元年與末年三書王者此書王爲正終生之卒蓋非詳見備考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衛地

公羊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要平聲○此發會而弗遇之義也要之言約也不見要者公要衛侯而以無禮見拒也故諱之使若會而弗遇然條見別傳

穀梁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此亦公羊之義也蘇云其實爲公弗彼遇而托言弗遇爲辭故云弗內辭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左傳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按戰不書侵伐例也戰書則敵也左氏爲不書侵伐言其敵殆不然

公羊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近乎聲○此發書戰于郎不書敗績之義也邑都可圍不可戰故以近于圍釋之偏戰謂陣定而戰戰者敵詞也春秋託王于魯王師不與侯敵故言戰乃師已敗矣然後戰于郎戰于升陘戰于乾時皆書戰乾時亦言師敗績此不言敗績註謂交綏而退勝負不分也傳義蓋未盡然詳見胡傳及事詞備考

穀梁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爲去聲○此發來戰之義也前定謂先定期也如非臨敗則當言公及齊侯衛侯鄭伯可也此不言者以吾敗諱之耳上下四句相足之詞然亦非傳注交綏而退之義矣

十有一年庚辰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爲公之爲去聲曼音萬

公羊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鄶音膾爲我之爲去聲○此發祭仲不名之義也野留者以留爲野也故出故入謂其後突奔蔡忽復歸于鄭也病謂身死國亡也權不得則病得之何病乎此所以復有鄭國而無失也設施也自貶損謂身被逐君之惡名也殺人亡人即害人矣然按胡傳仲乃君之賊而予之以權公傳之失也蓋其且謂仲爲命于王之大夫矣蓋亦不從左氏傳也况鄭公夫人之說其支誕又無足論乎

何以名擧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此發名突與忽之義也擧者言爲仲立而擧其名也伯子男一也未詳稱謂諸侯所稱從文則五等異稱從質則伯子男亦一耳蓋引以明稱名之非貶也然說頗紕謬且五等無異稱又何以擧伯子男而不擧公侯乎義詳胡傳及事義備考

〔穀梁〕宋人者宋公也其稱人何也貶之也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易難並去聲惡祭之惡去聲○此發稱宋人稱突稱忽之義也其義視公羊爲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此發書柔不氏之義也義已屢見穀傳同

〔穀梁〕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有二年辛巳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再稱者決日義也此發書盟書卒兩稱以丙戌之義也決日義也者明兩事皆當書日之義也然

按全經日卒連上事書日者皆不別書日此蓋衍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公羊〕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此發書伐書戰之義也若不書伐宋便嫌與鄭人戰于宋故先書伐宋于戰之上矣偏戰以下已見十年

〔穀梁〕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我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此發及鄭伐宋而戰與公羊異也首句未詳或曰非猶責也上與字當作其謂非其所與伐戰者也不言公與鄭伐宋而戰以與鄭不和爲可恥也敗也者謂公于所與伐而與之戰師爲敗也道猶言也戰可言敗不可言故諱也然胡傳從公羊嫌與鄭戰之義

十有三年壬午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左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謂公不及戰故不書戰地也

〔公羊〕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爲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乎圍也郎亦近矣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此發先書合紀侯鄭伯而後書日及書戰不書地之義也郎邇近乎圍猶可言其地今尤迫也然其言後日恃外及不地近圍之義皆支凡會不日戰則日非恃外也不地則穀傳以爲于紀而胡傳從之矣

〔穀梁〕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于紀也此發書及書戰并書人書師與不書地之義也人者微詞師者衆詞

故稱師爲重衆其地左氏以爲紀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而穀梁則以爲紀與齊戰故知其于紀公趙匡以爲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爲主而先于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于宋齊紀世仇故也故獨取穀之義胡傳從之

十有四年癸未春無冰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此發書無冰之義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故無冰爲異也

〔穀梁〕時燠也此亦公羊之義時尚燠而無冰故爲異也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梁作禦

〔公羊〕夏五者何無聞焉爾此發夏五闕文之義也左註五下闕月字無聞說見隱二年紀子伯

〔穀梁〕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前定之盟不日此發書弟及不書日之義也其弟義見隱七年弟年來聘前定者謂信在前非結于今也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

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
傳疑也此亦發闕文之義達則傳疑聖人之異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左傳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公羊〕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嘗常
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
嘗而已矣此發書災書嘗之義也委積也言粢盛者之于所藏也譏嘗之義亦存焉矣
〔穀梁〕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
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
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

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
易災之餘而嘗也其供同○此發災而書嘗之義畧從公羊也不志者御廩間宮嘲為已藏也易改也不改
災餘而可祭是不敬也用猶以也粟謂為粟未謂為米也十日
為句壬申至乙亥才四日耳工多而日少明未易災米也但公
羊傳謂為書災則御廩之災不志其義甚非又按胡傳書
嘗有二義志不時與不敬也則又不但災餘之不敬矣
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左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
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
為盧門之椽○大宮之大許泰
〔公羊〕以者何行其意也此發書以之義也宋納突于鄭以求賂而突反伐之故伐鄭者宋之意也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此亦發書
以之義也本非其所得制而今以之故曰不以者也凡兵
皆有死道況以其所不用者乎書以始此故于此發之
十有五年甲申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左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
侯不貢車服天
子不私求財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此發書求車之義也
〔穀梁〕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
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此發書求車之義皆公羊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
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
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
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之以出曰謀
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鄭伯突出奔蔡突何以名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其
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
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此發書突書世子及

書復歸之義也然書突之義與胡傳稍
異而所稱歸後出入之義亦未盡然
〔穀梁〕鄭伯突出奔蔡譏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反正也此發
出奔復歸之
義與公羊同
許叔入于許許叔許莊公弟
〔穀梁〕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
所以歸也此發書入之義也許莊公失國叔向居許東以奉許祀而已今得入者其國敗日莫宜于許叔而因鄭亂
以入故日其歸之道非所
以歸也凡書入者皆譏詞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此發來朝書人之義也胡傳謂狄之者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
弒君之
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左傳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公羊櫟者何鄭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此發書入于櫟而不書入鄭之義也末之猶言也不必言入鄭何以言人入于櫟而已如入鄭矣以仲已亡忽是微也故亦從也爲君後而仲又亡何必言出奔乎然按其時忽公在國未奔至桓十七年始遇弒傳義率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音侈○左傳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按穀梁及胡傳諸說乃欲伐突存忽則左氏亦臆耳）

穀梁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此發書地而後伐之義也欲伐突存忽而違之故非之也新安論其疑于輔正而未了意耶此也）

十有六年（乙酉）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左傳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穀梁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此發書至之義也桓非無會但無至自伐者也危者危其助篡伐也而得至也）

冬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屬音燭下同公使之使去聲惡乎音烏矣去聲）

公羊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見現同屬音燭○此發書名之義也守衛朔罪主衛朔之政令也或曰朔即衛侯名也謂守衛政者圖朔也越猶奔也屬託也負茲謂衰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也舍止即就也言朔見守衛數而衛之小衆猶不能使順乃奔齊稱疾止而不就罪乎）

穀梁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此發書名之義備公羊也按左氏只二公子立黔牟而奔齊則諸侯失地亦應名而公穀不言者無王之惡甚于失地也張氏云朔立已五年二公子逐之盜因襲王子討而後得行其志此所以並六年書王人子突救衛與公穀之說當有所傳矣）

十有七年（丙戌）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穀梁作郎○左傳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場音亦）

穀梁及齊師戰于郎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爲去聲○此發書戰不書公之義已見十年來戰于郎疏云知其非卿帥而爲公者春秋爲尊親諱不爲卿諱也王氏云不言及者主名不以爲公名而與戰也得公命而戰即有諱爲諱親之義故不心親戰而後違）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左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穀梁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此發書蔡季自陳歸之義也季蔡侯封人之弟奉之言護也謂陳以力助也何氏註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奔之陳封人卒季不怨反歸奔喪故賢而字之胡傳云季以道而去以禮而歸力可得國而不始故貴于春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左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按左氏謂不言日官下大卿而底如卿故曰御失之○穀梁謂不言日爲食在既朔失之蓋失不書日者史文失之而非日官日御失之也所傳聞又異歟姑兩存之也）

穀梁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此發不書日之義辯已見）

十有八年丁亥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羊
無遂字濼音鹿○孫復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此必暇公會齊侯
經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
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
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
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
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除謂殺彭生以除咎也
公羊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
實夫人外公也公下谷本無會字○此發公會不書夫人之義書夫人外也者言夫人爲公所絕外也本夫人
絕公而言夫人爲公絕者內爲公諱也然其義合傳方備夫不言及夫人者明公不得及夫人也正其名也言與夫人者猶
公乃與夫人也痛其實也何傳云書與者罪公也文姜爲亂而罪公者治其本之辭也
穀梁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數上聲○此發
不書及夫人之義猶公羊也伉者謂伉偶絕公也弗稱數之則亦絕之家稱見上文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穀梁其地于外也薨稱公舉上也此發書薨于齊及書公之義也據隱閔被弒不舉地此書
地者于外故也薨稱公者舉五等之上而言例應發于隱公
薨而發于此者蓋隱公薨發義多矣故錯見其文于此與
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
也此發賊未討書葬之義也君子辭也者猶言恕詞也時齊侯
不可立得討且書葬以待討是乃君子不恕之詞也然賊不
討不書葬本非經之通例則讎在外之
說固近之而未盡耳詳見專義慎考
穀梁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
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此發書葬我君及賊未討書葬之義也據
上下者猶謂稱我君爲舉國上下之詞
然按葬僖公傳云葬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昧此則
接之言連猶通也蓋魯侯爵而稱公爲舉上而我君則爲公侯

伯子男上下之通稱耳註義亦混
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
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知去
聲○此書謚桓公之義與其會濼致禍之意也葬而舉謚例應
發于隱三年葬宋繆公舉謚之首條而發于此者春秋爲魯
之國史故于內發之與言桓非舉謚而因言非三德備不足以
會者刺桓公會非所會而滋變而德不足以齊桓也不然會之
義已發于隱二年春會戎于潛矣何以復舉于此且
不舉于往會之時而舉于既葬之後已謚之時乎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公羊氏傳 隋志）　　婁兆鯤纂義

莊公（名同，桓公世子，母文姜）

元年戊子，春王正月。（左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公羊〕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此發不書即位之義也。隱之言痛子痛父而人痛子之痛父也）

〔穀梁〕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此又發不書即位之義也。已見桓元年而意不同，以尊無之，則左氏謂夫人出而不書即位者非矣，况夫人又三月乃孫于齊乎）

三月，夫人孫于齊。（孫遜同○左傳：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公羊〕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于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與弒之與去聲。搚拉同○此發書孫于齊及夫人不書姜氏之義也。上孫遜也，下孫讓也。出奔而諱若遜讓以去也。在齊亦遜言，念母亦讓言。存君謂即位始于此，首事謂紀事始王此。然按魯人責之，故出奔，則謂夫人固在齊者非矣）

〔穀梁〕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也；不若于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此亦公羊之義也。接，近也。練，祭名也。練祭近，母不得與祭，如以人道念之也。若顯也命名，天以其道命于人也；言者，人以所命言于人也。故受者當順而受，而有不順者，則天人其絕之矣，臣子不得而私之也。然其言將練錄母之義亦非）

夏，單伯逆王姬。（左氏作送。杜註：單伯，天子之卿。單，采地；伯，爵也。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而單伯送之也。然按公穀單伯皆以為大夫，逆姬則謂單伯為王臣而送之者非）

〔公羊〕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此發單伯不書使及逆之之義也。王使之故不言公使，王侯尊卑不敵，故使魯主之）

〔穀梁〕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于京師也。其義不可受于京師何也？曰：躬君弒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發單伯不書名及不如周受使命之義也。彩之言親也。將桓見弒于齊襄，而使之為主，于王朝為非政，于嗣世為非情，故不言單伯如周受命而微其詞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左傳：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為去聲。為其非內禮也。然傳為失之。王命同姓主婚，豈外禮耶，義詳下傳）

〔公羊〕築王姬之館于外，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于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必為之為去聲○此發築館于外之義也。不于路寢小寢，以遠別也。于外，傷失王命同姓主婚之義矣。喪與仇則不可為主，主則不可于外）

〔穀梁〕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

出于廟則已尊于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衰七回反○此發書築館于外及不書齊逆之義也胡傳謂合禮節也齊君親迎當服弁冕而莊君父喪當服縗麻故非所以接然于外豈遂可接乎如之何爲變之正也以胡傳推之有三年之喪天子于義不當使有不共戴天之仇莊公于義不可主婚之于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勿受之爲正且女非其廟所自出故主婚合于公門之內而不合于廟以廟爲已尊亦非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穀梁諸侯日卒正也此發日卒之義也已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此發書錫命桓公之事也

穀梁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此發錫命桓公之義視公羊義爲嚴然來錫與追錫固非也況桓又不當命者乎唉助謂王寵篡弑者三綱故不稱天也胡傳從之

王姬歸于齊

公羊何以書我主之也此發書歸之義也

穀梁爲之主者歸之也主俗本作中○此亦公羊之義也文已見桓八年但前主逆王后歸于周此則主嫁王姬歸于齊微不同耳胡傳謂書逆王姬書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明其罪之所在也書歸于齊而後知復仇之義嚴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郱音平鄑音晉郚音吾

公羊遷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此發書遷不書取及書外取邑之義也襄公將復仇于紀先取其邑孤弱之而紀始滅矣故爲諱也然胡傳責其違興滅繼絶之義則小賢襄公復仇而爲之諱而其曲而害理甚矣

穀梁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此兩存郱鄑郚爲邑爲國之義也按註此國以三字爲名公羊言三邑而穀梁言國者蓋以邑不言遷遷不言師故疑之也然胡傳謂紀三邑而齊以師遷之者紀氏猶足以守而齊用大衆爲已甚也則郱鄑郚非別爲一國明矣

二年己丑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羊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此發書於餘丘爲邑之義也然按啖氏云全經未有邑書伐者蓋小國也汪氏云小國後屬邾也則邑而國之之說非矣

穀梁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此又發于餘丘邑而書伐之義也臣尊則君益尊故病公子即所以譏公然謂於餘丘爲邑以病公子譏公而書伐也說更支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我主之也此發外夫人書卒之義也錄者存錄之明恩禮也註曰爲主之有父母道也餘見下

穀梁爲之主者卒之也此亦公羊之義也爲之諱爲之主也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是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音酌○左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

饗甚矣竟境同○此發書會之義也雖書非正趙匡謂姜氏齊侯之惡著矣饗甚之義見下年

三年庚寅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左傳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公羊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此發書溺不書公子之義已見前然劉傳不從其說

穀梁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惡其會齊○此發不書公子之義與公羊異也劉傳從之

夏五月葬桓王左傳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公羊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此發不言崩而書葬之義也趙曰桓十五年天王崩何以謂未有言崩者以其此七年事不相接故也

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毋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此亦公羊之義也下之言緩解之言遂改葬之時遂矣故服從輕此首明其為改葬也郤之言退猶停也謂停尸不即收以求合葬也必之言定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故葬不書也舊危之也此以上設或詞以問以見其非改葬也曰者答之之詞近謂時近也對獨而言也當其時自不失其若少其崩而不志是或遭亂失天下則不志也不然則但志崩而葬可知矣尚待志乎陰謂母陽謂父三合謂父母及天也母親父為卑天視父為尊若王者承天以為民父母則□□言天□而三者合天下真不尊親矣豈若失天下者之失其崩而更必其葬者乎言此以見其為改葬之禮而非危不得葬郤尸以求諸侯之謂也然以左氏考之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而葬故以為緩豈改葬之謂哉因俗葬欲合于諸侯亦非郤尸以求合也夫自聖經書而嗣王假葬諸侯不親之罪变著矣而緬其義焉可乎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于是乎始判

公羊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此發紀季不名之義也服罪謂服于齊而以酅入也後謂為五廟後也傳言魯子者蓋孔門受春秋非惟子夏氏多矣稱隱十一年傳言子沈子也不言存兄弟子姊者示兄弟子姊有與國存亡之義其不得已而為此者但為五廟計而因使外出之女有所歸依而已

穀梁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此發書入之義也不可受亦謂義不可受也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左傳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難去聲

公羊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此發書次之義也

穀梁次者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此亦公羊之義也

四年辛卯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穀梁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此特發書饗之義也兩君相見不對合也況非兩君而享乎故服會為甚也然此豈特病齊襄而已哉其病魯莊亦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此發外夫人書卒之義也適諸侯紀侯也況女出嫁而降者乎然嫁于諸侯其尊同則變不服之例為之服大功九月故書卒也若嫁大夫以下則否矣

夏紀侯大去其國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難去聲

公羊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爲襄爲賢之爲去聲○此發春秋爲賢者諱大夫向不書滅之義也義見下）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于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此承爲賢者諱不書滅之義而申言之也○亨音烹同周語王受譖而烹齊哀公是也曰者襄公命卜之詞分之言半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國君一體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此申言國君有復仇之義也世謂世其國也義亦見下）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紀侯之不誅

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此申言今于紀君無不可復仇之義也必誅謂罪其侵伐紀詞滅其國猶由同會聚之事謂會同之屬而先君相仇故不可稱號以相接也義並見下○說音悅同○）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爲之之爲去聲○此申言時無明天子而可復仇之意也若猶言如此也疾之言痛無明天子方伯而有恩痛于先祖者亦可行也然以上復仇之義晰諸而自齊視如紀紀齊交戰反遂邑入邑大夫葬姬歸鄗之屬雖之乃說其陵小非許其復仇也則公羊爲膠說而當以穀梁爲正矣）

穀梁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此發大去而不書滅之義也民從之義未許謂從紀侯也猶如歸市之意也一又謂從者也自元年齊師遷紀三年季以酅入邑于齊四年而盡爲齊所有也二義皆可通而未盡安按不書滅而書大去明進止在己非齊所得滅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于齊爾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此發書外夫人之葬之義而因表齊襄復仇而猶葬之之賢也義見下）

穀梁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此又發書外夫人葬之義也然齊侯葬之正則逐紀侯雖夫人正當而不及待其葬也則非表其賢明矣而亦當從隱之而書其葬者哉）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羊作郜）

公羊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于此焉譏于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于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此發齊侯諱書人之義也然諱書人之義不如卑書人之義爲安書人則降書齊則非諱矣）

穀梁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仇而怨不釋刺釋怨也（此又發齊侯降書人之義也卑敵以卑公胡傳從之）

五年（壬辰）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此發書如師之義也 師之言衆也載驅詩言行人彭彭齊子翱翔行人儦儦齊子遊遨此也胡傳謂會齊爲之名也如齊師則著惡之心益亡而不可復制矣

秋郳犂來來朝 郳公羊作倪○左傳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公羊〕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犂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此發書郳犂來之義也上名謂小邾婁下名謂犂來也 郳者小邾婁之邑時尚未爲附庸故未以小邾婁之名通而但稱名也詳例傳

穀梁郳國也犂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納朔惡公也

〔公羊〕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此發書伐衛不書納朔之義也辟謂避所諱也惡犯王命故避之而不書納也

〔穀梁〕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此發諸侯書人之義也

六年癸巳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公羊〕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 此發貴者而書人以微之之義也貴者書名賤者書人王人耳者言不過爲士人而已朔則在齊一夫可誅而王殺討致命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以納之而王卒不能救也故王雖遣貴者書人使若遣微者然然今胡傳從穀梁義

〔穀梁〕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此發卑者而書子突以貴之之義與公羊異也稱名之名謂字也鄭氏曰王人賤者錄則名今以救衛故貴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公羊〕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此發名朔書入之義也

〔穀梁〕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絶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絶之也 此發書入不書納及書名之義也書納則逆命之迹顯矣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作至自會

〔公羊〕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會不敢勝天子也 此發書至自會爲不敢勝王之義也不得意猶言不得已也息兵修好故曰得意興兵構怨故曰不得意然經文本作至自伐衛

〔穀梁〕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此又發書至爲惡惡之義也胡傳從然斷傳則謂書至以危之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穀皆作寶○左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公羊〕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此發歸俘書齊之義也經書俘而公穀稱寶者以穀曰俘以貨曰寶商書謂俘厥寶玉亦通稱之詞經約衆其文而二傳深誅其意也然則讓乎我者自俗情謂之謙以聖教謂之驕恣

〔穀梁〕以齊首之分惡于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恣戰則殺矣 惡殺俱去聲○此又發歸俘書齊之義爲首之謂書齊人于首也下猶至也范註曰衛自歸寶于齊至齊然後與我則齊首其事而魯與王人賤之罪差減矣左傳謂文姜請之者蓋夫人溺于齊從而請寶以求欲而不自知惡之私與

七年甲午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左傳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防魯地）

〔穀梁〕婦人不會會非正也（此條之義已見二年）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穀梁作昔見音現○左傳夜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公羊〕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何以書記異也（此釋不見如雨之實以發書之之義也恒之言常常見于天之宿也中者夜半也及者復其位也不修春秋謂未修之春秋也雨星之雨猶隕也以其隕如雨故謂之雨星明非左氏與雨偕之謂也）

〔穀梁〕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

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于地者則是雨說也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著于下不見于上謂之隕豈雨說哉（與不修雨說之雨並去聲○此釋自昔至如雨各字之實也二十八宿為經七政為緯不見暫而見常故曰可以見也幾之言微著之言顯失猶過也中微而難知自昏以過而推之則夜中矣此所為驗而可見也雨說謂可以雨說之也恒星我知其不見而不知其隕但見其隕而接于下因以雨說之耳其實初未見其著于上故止言如雨而不言雨經義本明二傳覺詞費矣）

秋大水無麥苗（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嘉穀謂黍稷之屬義見下）

〔公羊〕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此釋書無麥苗之次與書之之義也麥謂已熟之麥苗謂方苗之禾百穀初皆曰苗而今分麥與苗為二者將熟麥已熟而禾黍方苗故也大無麥禾兼書之故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猶言由無麥再無苗與）

穀梁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同時也（此釋書大水與無麥苗之義也同時謂麥穗禾苗同時而皆死也左氏謂不害嘉穀者蓋熟麥淹沒而禾苗猶可更藝也經書之旨胡傳謂畏天災重民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

〔穀梁〕婦人不會會非正也（此條之義已屢見胡傳云前會于禚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防與穀再會惡益深矣明年無知弑其君其討濫之明驗與）

八年乙未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左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詳見前伐郕陳蔡不至故次郎以待之治兵于廟將以圖郕也）

〔公羊〕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于是（此發書次書俟及書治兵之義也託之言假也師出本為滅郕諱滅同姓不得已託待陳蔡而為久留之詞也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爾雅釋周禮文公羊作祠兵者禮兵不徒使將出兵必祠于近郊陳兵習戰亦如之為之言作久留之詞也吾將以以下即其詞也）

〔穀梁〕次止也俟待也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此亦發書次書俟及治兵之義也范註曰時陳蔡將伐魯故出師以待之而兵遂不至也嚴整也亡謂散也所謂致死而民勿去也然一待陳蔡也左氏謂待之而圖郕公羊謂諱圖郕而待之穀梁乃又謂陳蔡將伐魯而待之也其說其矣考胡傳謂其

無名驕武肆貪陳蔡將伐魯而代之之謂哉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郕公羊作成降音巷乎發下同○左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公羊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為不言降吾師辟之也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 辟避同○此發書成書降于齊師及書還之義也成為內邑仲後孟氏采地盛郕同姓文在二年郕伯來奔是滅同姓故諱之使若非師之罪而云師病猶言師病矣師息之之非師之罪此非在于也以病何推之謂之說者支

穀梁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滅于郕也還者事未畢也

遯也 此又發書降于齊師及書還之義也于齊若無武功而自遯然者若事未終而遁歸矣蓋皆以滅同姓而諱其詞也然其說亦皆支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稱去聲又如字適丁歷反從去聲下同鬭去聲女汝同敢見之見音現射音石喪去聲費音秘

穀梁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此發無知書齊之義也弒而代之詞所謂嫌也然削公孫而但氏以國以示之其實嫌而斥以國之謂哉

九年丙申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穀梁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此發殺無知稱人之義然謂失嫌亦非也謂殺有罪則得之

冬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左傳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

公羊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 此發盟齊大夫不名之義也

穀梁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 惡去聲下同○此發大夫不名及不書日之義也大夫不名名之則亢而無君矣然句傳以責公忘仇而為盟與此異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 此發書伐書納之義所謂納者難詞也

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此發糾不稱公子及小白以國氏而書入之義也然按胡傳糾不稱子明其不當立也小白繫以齊明其宜有齊也則君前臣名之義非而公羊詞之義亦非矣且桓皆納捷畜稱名亦豈君前臣名之謂乎

穀梁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此論

伐之失而發小白書入之義也然按下文公羊伐敗之義則惡
內不諱敗其義非矣又書入有二義于義則逆詞于勢則難詞
此言其勢之難亦
非言其義之逆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齊人取子糾殺之[左傳]秋
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
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
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
可也公從之○堂阜齊地稅脫同傒音兮相去聲○內諱
獲曰止高傒齊卿有治才而管子勝之也告當稱公也

[公羊]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讐也此復讐
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讐也曷
為不與公復讐復讐者在下也此發書內敗不書公之義也伐
敗也者謂伐大其伐而取敗也
以不言公及見其微以上條公伐齊知其公云復讐在下者時
實以不能納子糾伐齊而諸大夫假以仇伐之非誠伐仇也

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
宜為君者也此又發書取書子糾之義
也然宜君義亦非詳見下

[穀梁]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
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家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
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也易辭謂易去聲○此發書取猶公羊之
義也取殺在內非外所得主故為病
附傳謂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
立殺糾及稱子者明不當殺

冬浚洙洙音殊

[公羊]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辭役于
糾也此明浚洙之故也役猶為人役之役言以于糾見辱于齊
若為人役者然而今畏而備之以為辭免此恥也義見下

[穀梁]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此猶公羊之意也著之言明
力不足猶畏齊之意也然剏

傳則謂勞民守國務末而
不知不敢專以為役恥耳

十年丁酉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左傳]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
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
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
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
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
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
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
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
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
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劌音貴見
音現下同間去聲徧音遍亦去聲

[穀梁]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此發不書日之義也疑
戰謂不刻日而戰以詐
勝敵之術內謂在內也然謂不刻日以戰則
是詐戰而此不書日謂其敗何在次年敗宋

二月公侵宋

[公羊]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
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觕粗同○此發書侵之
義也粗粗率精精審伐
戰圍入滅皆
自輕而重

[穀梁]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于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
之故謹而月之惡去聲○此發侵宋書月之義也然侯無書
時之例凡書時皆謂首時也蓋承誤非一曰矣
詳見事
詞備考

三月宋人遷宿

[公羊]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
臣之也還旋同○此發書遷之義也還之言繞也謂遷其
人民于宋令不與四方通而以宋地還繞之也

[穀梁]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

者也。此又發書遷不地之義也。本國已亡，故以後不復見于經。今亦不書其所遷之地，但稍失其國家以往耳。凡人遷之便遷者並如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乘丘，魯地。

穀梁：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此發書次書敗不日之義也，義並已見前。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此發書荊書獻舞之義也。州如言荊，國如言楚，氏如言潞氏、甲氏，人如言楚人，名如言介葛盧，字如言邾婁儀父，子如言楚子、吳子。然獲與以歸皆辱，所謂異名同實，諱不與言獲而言以歸，義蓋近之。

穀梁：荊者，楚也。何為謂之荊？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此亦公羊之義也。中國不言敗，謂其對敵不言敗也。今言敗者，不言敗何以獲乎？言敗正以釋其獲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

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公羊：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此發書奔不書出之義也。出者對入之詞，國未滅有歸入之道，故言出；國滅無所歸，故不言出也。

十有一年戊戌，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左傳：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穀梁：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此發敗宋書日之義也。成敗之也者，言其係成敗也。大夫獲其師也，獲其師故所係大也。舊說成之言漸，結日列陳而後敗之，不以詐相敗也。其說與經例違矣。且如此則成敗之也何覺不成文義，而于宋萬之獲也亦未融。

秋，宋大水。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說音悅，御或作禦，說亦同。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此發書外災之義也。及我者，謂此及于我。胡傳謂外災告則書是也。

穀梁：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此又發書外災之義，與公羊異也。據書大水，獨宋王者之後耳。已然考書災之例，宋書、齊書、陳書、鄭書，四國皆書，蓋公羊為得之。

冬，王姬歸于齊。左傳：冬，齊侯來逆共姬。○共同恭。

公羊：何以書？過我也。此發王姬歸齊之義。二傳同以為過我而書之也。然西周自鄗至齊，與魯不相及；東周自洛至齊，道亦不由魯境也。按左傳言齊侯來逆共姬，當是魯主王姬而齊侯來逆之耳。

穀梁：其志，過我也。同上。

十有二年己亥，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酅，齊邑。

公羊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此發書歸于酅之義也叔謂紀季也婦人謂夫弟曰叔

穀梁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此發書歸亦公羊之義而意微別也有年矣季以酅入于齊齊侯無道未可聞伯姬公德行義于天下是以紀歸之酅者言女得申其志也餘義見胡傳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左傳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公羊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

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此發書及之義也莊公謂魯莊公即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是也閔公謂宋閔公淑謂性行美謂容貌閔公不如莊公淑美也矜夸也妬嫉也閔公恭矜夸于此婦人而嫉萬之爲是言也顧婦人而曰此虜也此對婦人斥萬之詞又言爾爲所虜焉故私之耳魯侯之美惡乎至即此則指萬而直斥之之詞也脰頸也絕續也側手曰摋闔謂門扇也

穀梁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此發宋萬書名仇牧書及之義也閑猶衛也爲仇牧許衛其君故及也然宋萬乃削不書氏而但書國耳蓋卑者以國氏之謂也

十有三年庚子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左傳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穀梁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此發諸侯書人之義也疑者可否未定之詞桓非方伯諸侯將以其事授之當可否焉書人明衆心將于是焉也然衆辭之義是始疑之義蓋非

夏六月齊人滅遂左傳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穀梁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此發滅國不日之義也按胡傳謂凡書滅者不再見而惡已見其微國不日之義甚支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左傳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公羊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易與其盟平易也此發盟柯不日之義也易謂坦易也蓋言不書死以仇不能復耳故請各當以復之首問何求問其

畏也或壞隳竟齊之侯皆矣君能不急之于次問何不問其貴也盛以見齊侯莫之敢當耳捧捐拙于犯也義見下傳○

[穀梁]曲蔑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此發書盟與如字○不日亦猶公羊之義也內與謂內欲與為盟非出齊桓明要盟可勿聽而桓之為信也然按胡傳發于襄公仇不共戴今易世則可釋怨而不必如傳注之義矣前傳賢齊襄復九世之仇而魯不能正詞討罪但為要劫之求又所責不過逃竄于文乳于齊之故末之及也則二傳俱以發桓公之信義而非公復仇之本末可勿論與不日者所謂所傳聞又與詞可必從而為之詞亦察矣

十有四年辛亥春齊人曹人陳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左傳夏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公羊]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此言會伐宋之義也已伐宋而後乃會故曰後會

[穀梁]會事之成也此亦公羊之義謂亦成而後會也

秋七月荊入蔡

[穀梁]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此條之義已見十年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音絹

[穀梁]復同會也後去聲下同○此明會之實也范氏云諸侯欲推以為伯故同會也

十有五年壬寅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左傳復會焉齊始霸也

[穀梁]復同會也此亦上條之義也然以王命率諸侯而次以諸侯從王命雖王伯誠偽不同然伯業之與本于此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此條之義累見

十有六年癸卯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左傳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同盟者何同欲也此發同盟之義也註曰同欲者同心欲盟也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此發同盟不言公之義也一猶皆也同官為寮以齊與齊仇故疑之然按胡傳會不稱公惡公叛盟而失信也若使諱與仇盟曷不于柯之盟諱之

邾子克卒

[穀梁]其曰子進之也此發附庸書子之義也進者謂從齊尊周室而王命進其爵也

十有七年甲辰春齊人執鄭詹公羊作瞻○左傳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公羊]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此發執鄭詹書人之義也

[穀梁]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此亦公羊之義也按二傳皆謂執所宜執而與之也胡傳則謂執非所執而貶之耳詳見胡傳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羊作瀸○左傳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頜音感戍音庶

[公羊]瀸者何瀸積也衆殺戍者也此發殲字義為就死之義也註曰瀸之言漬也死非一之辭齊人滅遂使戍之遂人以藥投其所飲水中戍者皆死

[穀梁]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猶存遂也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

者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此又發殲于遂爲衛役之義也按左傳公羊爲得之

穀梁傳曰齊人殲遂初非狃民狃罪之衛其殲于遂是爲强而不義者之戒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此發書鄭詹逃來之義也

穀梁逃義曰逃此亦公羊之義也逃義者義不當逃而逃也

冬多麋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此發書多麋爲異之義也麋獸亦害稼

十有八年乙巳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

朔此又發日食不言朔之義朝日而知其夜食家氏謂夜食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而見之然據此則同朔日矣傳義今非

夏公追戎于濟西左傳追戎不書其來諱之也

公羊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此發未言伐而言追及言于濟西之義也大之者張大之也然大其爲中國禦其義殊支義詳下文

穀梁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于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爲去聲○此亦公羊之義也按公穀皆褒公之何以胡傳推之蓋戎來侵不及備禦比其而始追之耳詳追字之義當以胡傳爲正

秋有䘌䘌音或○左傳秋有䘌爲災也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此發書有䘌爲異之義也

穀梁一有一亡曰有䘌射人者也亡無同○此發書有之義也一有一無謂不常有也其義未詳胡傳引陸佃之言曰春秋書麋書䘌皆物也莊公不能正身閑家洵淫陰慝長此惡氣之應也姑存之

十有九年丙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竟音境○從爲並去聲○此發先書媵而後書遂之義也夫人與二媵各有姪娣是九女也先是鄄國之命公者不至請出境遣齊未敢以因婚君命而與盟故傳以安社稷利國家爲之詞然設聘禮而受命不受詞蓋以辭無常惟主乎與而說故也而設詞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而後世因援此盜誤則其害義而妨教不可勝言矣餘見下文并參義

穀梁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辟避同要平聲見音現數音朔渝羊朱反惡去聲○此又發書媵而遂盟與書陳人之婦而不日之義也言魯實使請要二國盟未審得盟與否故托媵婦爲詞而遂其名也此陳侯夫人也陳侯稱人者略之夫人稱婦者在塗故也數言其渝言無也叔盟冬見伐亦疾矣或曰數之言屢也今冬齊宋陳伐我則冬齊又伐我是屢渝也此條程子亦以謂爲上以媵爲從但程子以媵爲結私勝則別耳餘不日之說則支

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此條已見五年如齊師及十五年如齊矣如齊且不可況如莒乎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穀梁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難去聲○此發不書國而書西鄙之義也

二十年丁卯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此義累見

夏齊大災

公羊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痾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瘠疫同○此發書外大災之義也瘠猶病也痾病也及我見害人衆故見下

穀梁其志以甚也此發書外大災之義也然核災之一言火也天火曰災人曰火杜氏啖氏等皆以災為甚新宮災傳存之人災者延燒之也

二十有一年戊辰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婦人弗目也此發薨不書地之義也弗目謂不目言其地應發于隱二年夫人子氏薨而發于此者蓋以隱夫人先于君而死夫人及葬故與

二十有二年己巳春王正月肆大眚眚公羊作省

公羊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始忌省也此發書肆大省之義也跌放也災省謂子卯日也夏亡以卯日商亡以子日先王常于此日停舉吉事大自省敕若遇災修省然故謂之大省而今跌放而不省也忌謂喪忌也時魯有夫人喪忌因以省為忌而肆之是忌省也自此始故譏之也然省本作眚其說殊誤說見下

穀梁肆失也眚災也災汜也失故也為嫌天子之葬也為去聲○此又發肆大眚之義也肆之為失謂縱釋也眚之為災謂過惡也汜大詳汜謂猶沒也一謂猶浮也蓋藏沉藏浮皆有致之意過惡本當有罰釋則有故凡赦文姜罪惡當絕不棄若不赦除宗廟而討焉嫌天子特許其葬矣故肆之也按本條以肆為赦與前災肆赦與之當以穀梁為正而公羊為失若其忌省及嫌葬云者則皆誤也蓋肆眚自為一義與文姜葬殊當不相蒙而二傳牽連為義故從為之詞與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此但言小君之名而已義見下

穀梁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此亦但發書小君之義也然文姜之行甚矣而日小君之稱其罪無譏乎而夫人遜于齊不稱姜氏已絕之矣葬之禮不再貶而義見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左傳陳人殺其太子禦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

穀梁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此發公子不書大夫之義也視大夫命以執公子者視大夫之

命以執公子之禮也傳稱太子而經稱公子者蓋猶未嘗為世子與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發盟不書公之義也微者名姓不登于史冊故疑而問之

穀梁不言公高傒伉也此又發盟不書公之義謂以其驕伉于公而諱言公也其義與公羊大同小異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此發納幣書公之義也

穀梁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此條亦公羊之義也納幣即用納徵

納幣以爲徵也按六禮問名之後有納吉之禮此不言者省文餘詳胡傳

二十有三年庚戌春公至自齊

【公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歸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此發公至自齊之義也公與齊盟者其會諸侯則致危之也一陳佗也二月而至其故禮而動于欲則一而已然有盟不日其會不致會交義詳事詞無考

祭叔來聘

【穀梁】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此發來聘不言使之義也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左傳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此發公如齊觀社之義也社者所以報賽之處遊觀則濫也

【穀梁】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無事不出竟女汝同○此發書觀之義也無事之詞也者言無朝會之事也尸猶尸位之尸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此發致書時之義也言如往與致例以書時爲正其書月則以故而有懼耳然其說蓋支詳見事詞傳考

荊人來聘

【公羊】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此發荊稱人之義也楚前稱州而已今稱人者蓋因譯不通聘問會盟之禮而今始以禮接也

【穀梁】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此亦公羊之義也舉道謂舉行禮之道也其不稱使者穀梁有未能然因已舉道矣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及者内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此條之義已見

蕭叔朝公

【公羊】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此發書朝公不書來朝之義也在外承上條遇于穀言之

【穀梁】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于外也朝于廟正也于外非正也此發書叔及書朝公不書來之義也微國未爵命者謂附庸不列五等之爵猶邾之上有儀父未爵命于周也附庸例書字

秋丹桓宮楹公羊傳見後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此發書丹楹之義也詳穀梁傳

【穀梁】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黝音幽黈吐口反黝黑色堊白色倉青黑色黈黃色此亦公羊之義而校詳也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羊】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此發盟書日之義也貳者邪歧之意詁謂公有淫泆之行也魯子解之者明其自取也胡傳云遇穀盟扈皆爲要結姻好也莊公生三十有六年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而至是尚無内主蓋爲文姜所制而不以大義裁之耳故春秋詳書以爲戒也危之書日之義殆未然乎

二十有四年辛亥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左傳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此又發刻桷之義也穀梁亦言其譏）

穀梁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禮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而加之于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公以惡莊也（取如字惡去聲○此又發書刻桷之義也桷椽也方曰桷圓曰椽斲削礱磨也加密石以細石磨之本状也斥桓以惡非者桓見殺于齊而飾新宮以誇仇女惡莊之不子也豈特失之侈惡而已哉）

夏公如齊逆女

公羊何以書親迎禮也（此發書逆女之義以常禮而言也）

穀梁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此發如齊逆女之義也不正其親迎于齊者以先君見殺于齊而言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此發書入書日之義也僂之言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不可使即入與公約定是日乃入也按此則約之言明甚即所謂有所約之期也其所謂稽者亦以時日不順言之耳然非聖經書日之義）

穀梁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于前其義不可受也（此發書入之義也逆也舍置也訓以胡傳）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左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羊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腶音叚○此發大夫之宗婦覿用幣之義也）

穀梁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腶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數上聲腶音叚惡去聲○此發書大夫與宗婦非書日之義也若大夫亦合見夫人當言大夫及夫之而大夫為國體不合如宗婦行婦道于夫人故不言及宗婦覿用幣而列數之使止若大夫之宗婦覿之也然按左氏止言宗婦則此傳亦贅）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

公羊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失地之君也（此發書曹羈及書赤之義也然按左氏傳言戎侵曹以下為一條郭公為一條而誤合相併以為之詞其聽讀亦甚矣且如赤為郭公何不曰郭公赤歸于曹乎）

穀梁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此發書赤之義衛公羊之應也外歸謂郭公歸于曹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汝同○左傳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穀梁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此發女叔稱字之義也按穀梁謂女叔為命大夫則謂嘉之者非）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正月謂周之六月純陽之月非常謂不用幣也慝謂陰慝之氣）

〔公羊〕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此發鼓用牲于社之義也求之言責也脅之言制也月食日陰抗陽也況食于純陽之月乎社陰神日陽精以朱絲營社助陽抑陰也然以鼓用牲爲求乎陰之道則失之凡天災有幣無牲杜氏及穀梁言之矣或說亦並傳

〔穀梁〕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此發言朔言日及鼓用牲之義也救日禮宜鼓但不宜用牲五麾五鼓五兵分置五方旌謂麾與鼓各如其方之色兵則求予戟兩鉞兆楯中弓矢也充實也言朔言日辨已見前

伯姬歸于杞

〔穀梁〕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此發書歸不書逆之義已見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公傳〕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公羊〕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此發書于社于門之義也然以曾務之用幣于社爲是而鼓用牲于社亦非

〔穀梁〕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此發大水鼓用牲之義也駭衆動衆也言既戒鼓以警動其衆則不用牲可也又分言鼓兵鼓衆者鼓兵謂鼓衆說兵也鼓衆但鼓衆而已

二十有六年癸丑夏曹殺其大夫

〔公羊〕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爲曹之爲去聲○此發但書大夫不名之義也爲所殺者衆故不備名爲曹君死于戰諸大夫不死于戰故所殺者衆也若戰而死應曰戰曰滅不言戰言其名若爲命以避諱然爲諱也然其說蓋仿前二年曷出奔陳之謬而復蹈之謬耳以胡傳衷之可見穀梁義亦略如之

〔穀梁〕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此又發人大夫不名之義與公羊同而異也以曹無命大夫故不稱名而以爲賢故仍書曰大夫然其義亦謬

二十有七年甲寅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公傳〕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此發書同盟之義也厚猶至也十有一者曰北杏曰二鄄曰二幽曰檉曰貫曰陽穀曰戴曰寧母曰葵丘也四者曰洮曰鹹曰淮丘曰淮也此條胡傳義畧同但不日義亦支耳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傳〕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固不忍見也于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辟避同難與并去聲復扶又反○此發大夫書葬之義也通者不執之謂大夫不合往葬大夫此爲通之也夫人謂哀姜也脅者脅傳位于慶父也以事權則不能而以情理則不忍見故以是通而避之也

穀梁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此發不言卒而言葬之義也外大夫例不書卒況葬乎不應葬而書葬書出奔而諱之二年然二傳此云避之或云諱之獨胡傳則貶而治之者春秋據本之書其義嚴矣

冬杞伯姬來左傳杞伯姬來歸寧也此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大夫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公羊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此發言來之義與大歸別也然胡氏謂來者不當來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君命沈冬又歸魯何君乎

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此發莒慶來逆之非禮也然非譏其逆也譏其自逆十會君也禮君嫁女于大夫同姓大夫主之君大夫不相逆接下穀梁所言是也

穀梁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傳去聲○此釋莒來逆及書叔姬之義也接內謂與魯代爲禮也不正夫婦之稱未詳或曰謂言逆不言歸也或又曰謂言逆叔姬不言逆女也然昔女嫁于大夫例書逆某歸不書逆女例書逆不書歸其義始非

二十有八年乙卯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左傳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公羊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此發伐書日戰書伐並衛爲主而不稱師之義也至日便戰言其暴也伐人者爲客因理而強受伐者爲主以理屈而攘由之食衛方原父衰而不平故未有罪今之戰衛詞未成列而爲師故未得乎師然按胡傳衛逆王元命是爲有罪齊與衛皆將卑師少而稱人是以不得爲師耳責衛未有罪及未得乎師之謂乎

穀梁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此發齊衛稱人并衛及齊戰之義也于伐與戰謂于其伐而即與戰也安戰闕戰地也戰衛則于衛都近受方伯之任未能信于諸侯而尚爲誅故微之人輕而師重明不以師敗于人也然以訓無齊衛王命討罪之義推之其微之不以師敗之義亦非

秋荊伐鄭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之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眾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殿去聲諜音牒○發開也楚言而出學楚語以出示暇也

穀梁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此發伐鄭書荊之義也胡傳見下條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宋人下有邾婁人三字

穀梁善救鄭也此發書救鄭之義也胡傳謂荊伐鄭爲陵弱暴寡之師故舉州以狄之諸侯救鄭得救急恤鄰之義故書救以善之稱人者將卑師少也桓公主兵內修外攘之事見矣

冬築郿公羊作微○左傳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穀梁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此發築郿之意以責之也虞守禽獸之官也言郿邑而築之又置官以守之而不與民同利也

大無麥禾

〔公羊〕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 此發經築郿而書大無麥禾之義也諱猶諱也

〔穀梁〕大者有顧之辭也于無禾及無麥也 此發書大之義也顧之言待也待無禾乃并書無麥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傳〕冬饑臧孫告糴于齊禮也

〔公羊〕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以爲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委去聲○此發告糴不稱使之義也譏之者爲無備也今削傳從之

〔穀梁〕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不正

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内之無安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使如齊爲内諱也 爲去聲○此亦公羊之義也取猶歉也艾穫也二傳皆申責備賢者之義然所謂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而不應告然後與者則趙氏非之矣不告安知之乎

二十有九年 丙辰 春新延廐 〔左傳〕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公羊〕新延廐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此發大無麥禾而書新延廐之不時也

〔穀梁〕延廐者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微稱同○此亦公羊之義也勤者勞憊之意

秋有蜚 蜚音費○〔左傳〕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 此發書有蜚爲異之義也處左氏隱元年有蜚不爲災不書則蜚或食苗而爲災也

〔穀梁〕一有一亡曰有 此發書有之義亦爲異之義也

城諸及防 〔左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時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龍角亢也戌月晨見東方火心星也次角亢見水定星營室也亥月昏見南方日至日南至也子月爲冬至節

〔穀梁〕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此發冬書城諸及防之義也及者踏大防小也然蜚災亦非可城之時

三十年 丁巳 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鄣 降戶江反鄣音章

〔公羊〕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此發書降鄣之義也取之無道邑則盡矣齊桓公賢故爲之諱也然爲諱盡未然削傳之義殿矣

〔穀梁〕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降猶下也鄣紀之遺邑也 此發次不書公及降鄣之義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此發外夫人書葬之義猶書歸酅之義也

〔穀梁〕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此發不日卒而日葬爲閔紀之義而削傳謂賢叔姬之國亡而不廢乎婦道也二義互相發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左傳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穀梁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此條之義已屢見

齊人伐山戎

公羊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此發伐山戎稱人及稱伐不稱戰之義也制傳則以勤遠累惜之矣

穀梁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此又發伐山戎稱人之義也愛齊侯乎山戎者言不忍以齊侯與山戎敵也貢職不至由山戎爲害阻隔乎周室也僭伯職則賢而勤遠畧則譏夫遠不嫌同辭

三十有一年戊午春築臺于郎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此發築于郎之義也謂民所漱浣之處臨之也

夏築臺于薛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此發書築于薛之義也郎猶近薛則遠矣何註云禮諸侯之觀不過郊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左傳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遺去聲

公羊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此發齊侯親來獻戎捷之義也以旗獲而過魯以示威也

穀梁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也不言使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此發齊侯獻捷不言使之義也左氏謂來是內齊侯內之何獻捷之而不以爲異國是內與同而不言使也戎菽者言軍所得者即豆也然獻戎捷所謂遇者猶至遇而往以過所遇遇爲魯則非伐山戎理不得過魯亦則矣又以所得爲戎菽尤非本文獻捷及公羊旗獲之義也臨淮獻捷於廟上者示功也則豆則無矣

秋築臺于秦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此發書築于秦之義也臨國謂臨國家言近于國都也

穀梁不正其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

內無國事一年而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罷音皮懟直類反爲大祭祀則同諸大祭○此發秋又書築臺之義也倚依也依倚桓而罷民爲樂也

冬不雨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此發冬不雨之義也周之首冬爲夏之八月此而不雨豈因定矣異猶災也對文災則異別散文則通

三十有二年己未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左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穀梁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從去聲○此發宋齊遇于梁丘之義也所遇謂以內之諸侯所可遇者也所不遇謂遠在八百里之宋所欲遇者也八百里間諸侯有願遇者宋非不能從而往

也而辟諸侯而遇桓公故曰大齊桓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閟者慎而拒之也僖叔叔牙也〕

〔公羊〕何以不稱刺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此發書卒不書刺之義也刺亦殺也訊而殺之曰刺徒殺之曰殺周禮謂之三刺是也季子之于叔牙弑不見于國而隱于心故爲之諱生謂父子及謂兄弟無傫氏王堤皆地名隱痛也逃避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左傳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

〔公羊〕路寢者何正寢也〔此釋路寢之義也〕

〔穀梁〕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齋同○此釋薨于路寢之義也亦正也胡傳謂君終必于正寢就公卿也若薨于燕寢則女子小人得行[illegible]〕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羊作乙未般音班○左傳次于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共仲慶父也犖有力能投蓋于稷門故賊公○犖音洛〕

〔公羊〕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葬〔此發子卒書名及不書葬之義是也〕

〔穀梁〕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見音現○此發子卒書日之義也子般遭弑例不應日而閔公不書即位其弑可見故亦書日也然日正不日故胡傳不用其例〕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此發書如不書奔之義也有所見謂已見上然按胡傳慶父久擅重兵威行中外故其如齊出入自如無敢詰其則諱之之義亦非〕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胡氏傳刪本

閔公 名啓方一名開莊公庶子母哀姜娣叔姜

元年 庚申 春王正月 左傳元年春不書卽位亂故也

公羊 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弑君不言卽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

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

將而不免遏惡也旣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

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也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

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

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

也 此發元年不書卽位之義也不可及謂惡未忍而君遭弑也僕人鄧扈樂卽圉人犖也然犖故不書卽位義本左氏以不

誅爲親親之道殆未然以後文參之可見

穀梁 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

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此又發不書卽位之義也兄非父也未踰年非君也受國繼統有君父之義故繼弑

君不書卽位也然父閔之說似是而非

齊人救邢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穀梁 善救邢也 此發救邢之義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穀梁 莊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 此條之義

已見桓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季子來歸 左傳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

子來歸嘉之也○落姑齊地

公羊 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此發書季子書來歸之義也

穀梁 盟納季子也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此亦公羊之義

也餘詳胡傳

冬齊仲孫來 左傳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

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顚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

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湫音剿難並去聲間去聲

公羊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

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

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

孫與 女汝同○此發書齊仲孫之義也慶父弁書而遂繫之齊是外之也諱者爲諱奸之有累于尊親也爲閔公諱是諱

尊爲季友諱是諱親諱賢汝姓也爲猶爲周南召南之爲謂以春秋諱尊諱親諱賢之義而治春秋之書也然以齊仲孫淑慝

之爲魯仲孫慶父其罪甚矣況其時慶父尚未有仲孫之稱乎

穀梁 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

累桓也 此發書齊仲孫之義猶公羊也不目謂不目爲公子慶父累桓謂齊桓公之容惡也

二年 辛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公羊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

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

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

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此發書吉及不書莊宮之義也○莊公末年八月至今閔公二年五月纔逾二十二月而已故未可以吉且未可以稱宮廟也

【穀梁】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非責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公羊】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此發公薨不地之義已見而所言親親之道則殊失之天下有弒君之賊而猶以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處之者乎

【穀梁】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此發公薨不地及不書葬之義也凡君弒賊討則書葬哀姜當討而不以討母葬子故不書葬也然其書不討不書葬亦未盡經義詳續考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孫遜同○左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

【穀梁】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 已見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穀梁】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此發出奔之義也然其義頗支胡傳詳矣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此發高子不稱使及不名之義也從之言但也但一言而錯誤矣其言其易以見正之者之美也

【穀梁】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此亦公羊之意也而歸重于高子尤得之以仲孫湫言于齊侯者參之則高子之爭賢于仲孫之謀斷也遠矣故胡傳亦從其義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公羊】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惡將並去聲○此明棄其師之義也

【穀梁】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長上聲○此亦公羊之意也長之言將易所謂長子是也惡其長而并不反其衆則是棄之也

姜兆錫纂義

僖公 名申，閔公之兄，亦莊公庶子也，母成風。

元年戊辰春王正月。左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按左謂公出不書，非也。公穀皆以繼弒不言即位得之矣。

【公羊】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此亦發元年不書即位之義也。

【穀梁】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此亦公羊之義也。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聶北，邢地。

【公羊】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救君也，則其稱師何？不與救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發救邢書次及不書狄滅不書桓救之義也。文不與而實與者，胡傳謂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也。然不書滅邢為約文，非為桓公諱之謂，如下書狄入衛，即不言滅矣。

【穀梁】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

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此亦公羊之義也。意本欲救，而後卒遂其意，故書救以遂其意也。小國君將擁師，其衆將[illegible]人不稱師，故稱師，乃曹伯也。所以然者，則[illegible]小國一[illegible]，其人因之大夫而已。然小國一卿，其[illegible]兩國與而小國一[illegible]不可，則謂曹無師何耶[illegible]矣。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左傳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此發書邢遷之義也。遷者，謂其自遷，故云其意也，如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是也。遷之者，謂人遷之，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之類是也。

【穀梁】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復夫聲。○此發邢遷于夷儀之義，猶公羊也。已見宋人遷宿。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公羊】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此發城邢復書齊師宋師曹師之義也。

【穀梁】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此亦公羊之義，而因以美桓也。胡傳義略同。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左傳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取，謂取于邾也。

【公羊】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此發書薨于夷及書齊人以歸之義也。名猶取也。按經但言哀姜既薨于齊，以僖公請而歸，遂于魯，故下書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也。二傳則謂以夫人歸至于夷乃殺而歸之，蓋因左氏傳取而殺之之文也。然則經不書殺，固為內諱之義，而胡傳亦從之[illegible]

穀梁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此發書薨于夷及書以歸而不書以喪歸之義非循公羊也故謂有故而薨也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若自行至夷遇疾而薨乃以喪歸者然歸在薨前而經文在下是乃諱而薨之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邾公羊作邾婁偃公羊作纓○公羊傳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穀梁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此條之義已屢見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公羊傳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拏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言獲則書名而莒拏非卿不合書名所以嘉獲之而書其名其卿獲則書名嘉而書名亦非詞

公羊莒拏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

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于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此發莒拏之義而在氏也經非大夫不書莒小國無大夫故問也諸已不書請曰二字皆自卑謂也謂曰如今人云休罷也或曰諸已猶言語罷也伐魯而待以偏戰者言季子念不加暴得君子之道也餘論見上

穀梁莒無大夫其曰莒拏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穀梁同傳音博○此又發獲莒拏之旨與左氏公羊同而異也處下者負而處下也行匹夫之手搏棄大人之師貞故惡之也然此傳亦是臆詞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按胡傳齊為盟主以義殺之而不避其親伯者之行于諸侯亦善矣則謂殺哀姜為已甚殆非

公羊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為不于弒焉貶貶必于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此發不書姜氏之義也喪至臣子皆集于其時貶猶刑人于市與眾棄之之義故為重也

穀梁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此又發不稱姜氏之有二義也然或說殆非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按諸傳謂譽而不序為不與諸侯專封之義與左氏不同

公羊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得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發書城楚丘不書城衛之義也不得專封已見元年城邢然按城邢之上先言狄伐邢于戰故但言城邢而不言城衛者狄伐衛而城楚丘之上不言狄滅衛故言城楚丘而不但言城衛也則所發不

言城衛之義同文矣

穀梁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此與公羊之義略同而較嚴也狄滅衛國遷于曹夷儀而衆因城之傳猶謂之專封況衛已滅其時徙居楚丘以遷而未遷則城之者爲專封而疑文遞衍毀也諒也存[illegible]見上傳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此條亦但言哀姜之名而已其義見葬文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

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illegible]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illegible]冀侵虞虞報冀而後因爲晉報虢之例也

公羊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于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諫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安與者與見與之與平聲郭[illegible]同內府[illegible]淺內廄知則知之知去聲長上聲○此發首書虞師之義也宜虞郭見于君心與息素知君心存注而探之也以手通意曰揖

以目通意曰眹或曰卽揖讓之揖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此發不書虢而書夏陽之義也然君存國之何[illegible]詞

穀梁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此發邑書滅之義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

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强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此叅虞君師而先首之義與公羊畧同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也公羊貫下有澤字）○左傳（盟于貫服江黃也）

［公羊］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此發書江黃書齊宋之義也其餘皆來至者以四年春會謀伐楚諸侯咸在亦止書齊宋江黃而不及其餘故也）

［穀梁］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此亦公羊之義也）

冬十月不雨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此稱書不雨之義也已見前）

［穀梁］不雨者勤雨也（此又發書不雨之義也勤雨謂勤心于雨也記異者自天道而言勤雨者自君心而言詳見下文）

三年（甲子）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左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爲旱不爲災也○按自十月至六月乃雨則越八月不雨矣而左氏乃以不爲旱而不爲災者誌蓋謂周之六月乃夏之四月四月雨于播種無所傷也然越八月不雨而不言旱初非不爲災之謂詳見事義攷）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傳意見前）

［穀梁］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此又即勤雨之意而推言之也閔者勤之至也一時言不雨爲閔雨對文二年歷時言不雨爲不憂雨而言也）

徐人取舒

［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易去聲○此義已見）

六月雨

［公羊］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此言雨之時也上謂天也天雨而災不甚也）

［穀梁］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此推即書雨之意而推言之也喜雨爲有志乎民對文二年不憂雨爲無志乎民而言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左傳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公羊］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此發書會不書盟之義也伐楚所有陳衛鄭許曹諸國謀伐楚亦有之故爲大會大猶淺也大會言有盟詞下亦言公子如齊涖盟何以從言會而不書盟耶桓公但申明王命別不用歃盟矣淺言之可也）

［穀梁］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此亦公羊之義而微異也委委貌端玄端言以玉帛相見而不以兵戎志皆諭而無事盟矣）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左傳齊人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之言水猶莅也）

［公羊］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此發涖盟之義也自內往盟謂之涖自外來盟謂之來）

〔穀梁〕莅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此發盟不書日與不書及齊侯盟之義也莅謂往其位而盟也上國謂本國下國謂他國但書公子友如齊莅盟而無及齊盟其可見矣所謂以國與之也然不日前定之例亦支

四年乙丑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陘音刑○左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此發書潰書次之義也然國曰潰邑曰叛之義蓋非邑亦曰潰

〔穀梁〕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此發書侵書潰及書遂與次之義也餘詳胡傳

夏許男新臣卒

〔穀梁〕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地死于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此發許男卒不書地之義也然不地義見胡傳此以桓師為內之義亦支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公羊〕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此發屈完不稱使及書盟于師盟于召陵之義也諸義皆得其與為主序績之義亦支

〔穀梁〕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

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此亦發屈完不書使及來于師于召陵之義也楚無大夫以子已發也得志乎齊桓以見桓公之得志也屈完曰以下見得志為僅矣然其言重屈完內桓師之義亦支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作袁○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屝音費○執申侯而小人之情狀見矣義見七年殺申侯

〔公羊〕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

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

于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

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

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

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

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脩音同○此發執濤塗稱人之義也道猶路也伯討謂方伯討罪之義反由己謂由陳而反齊也此傳胡傳從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左傳伐陳討不忠也

穀梁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此發不書及者主名之義也內師謂魯也然上文云齊人執陳袁濤塗則此乃齊人之事又經下文方云[illegible]陳則非魯及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羊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此發書致伐楚之義也然以穀梁傳推之叛盟之義蔓支

穀梁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

大伐楚也此發致伐楚不書致侵蔡之義也偶猶並也

五年丙寅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將食姬謂公曰酒食自外來不可不試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元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毒經宿[illegible]而經六日明公之惡也

公羊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此發殺稱[illegible]

穀梁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此亦公羊之義也目猶稱也斥不諱也斥之言惡之

杞伯姬來朝其子朝音潮○杞伯姬來寧也諸侯之子有朝義而其子幼未成朝禮故繫子母而稱朝其子

也

公羊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此發書來及朝其子之義也內辭謂來也與其子俱來朝明所以來[illegible]何注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傳直來曰來寧無事而來也此與子俱來若外[illegible]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

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

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

其子參譏也此亦發書來朝其子之義也參譏伯姬一譏杞伯一譏魯君是三譏也

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首止衛地公穀作首戴下同○左傳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公羊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此發殊會王世子之義也不殊列王世子于諸侯故云殊會

穀梁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

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此亦公羊之義也及諸侯以會

王世子是尊王世子也然猶諱也云
可以重之存焉猶云所傳聞者然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左惡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
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
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
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杜註周公宰孔
也王恨齊定太子故召鄭令叛齊病猶困也謂被伐而困也君
行師從故
以師歸
公羊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其言逃歸
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
以寡犯衆也此發盟書諸侯及逃歸不目之義也鄭內懷與楚之心外挾右者結言不盟之義故不可使之盟寡
不犯衆
故逃也
穀梁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

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
加之尊者也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
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
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
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
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
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
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鄭伯逃歸不
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此又發諸侯不盟世子及逃盟之義也含猶銜也所謂變之正者與聞遇
大同小異今按申生殺身陷親不義殺至亡國先儒以爲仁之
賊則其全親安國無失于臣子之忠孝者可見矣其不臣不子
之小異首圉無妨
于大同之義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左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
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
楚又不設
備乃亡
穀梁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義見莊
冬晉人執虞公左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
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
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
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
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
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
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
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
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
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
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
言易也○杜註所謂輔車也或曰輔頰輔車牙車也易改也
猶是物而
德爲承也
公羊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
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此發書執不書滅之義也
穀梁執不言所于地縕于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
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
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此發不書地及書公之
義也縕之言者猶包也虞
爲晉所包裹猶縕爲所包裹也下謂臣民也其臣民服于晉
而公以獨夫見執猶臣民執之然也又言救非賜只是自救其
亡耳以申見執之意也然謂地縕于晉命行于虞國是
而以此釋書公不書地則曲矣故不如公羊之義正也

六年丁卯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左傳作新密

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書圍新密者又見其非時城而見討也

公羊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此發邑書圍之義也然謂彊國而圍之義與左亦別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此又發伐國言圍邑之義也病猶困也伸孔叔所謂病而乞盟是也然何以不爲病鄭國長葛秀代宋圍緡是從宋國言之類推之則伐國不言圍邑之例蓋玄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穀梁善救許也此發遂救許之義也例傳同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此發致書伐鄭之義也胡傳謂救許爲急伐鄭爲大

也

七年戊辰夏鄭殺其大夫申侯左傳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公羊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此發殺書國之義也君殺大夫非其罪也王命無專殺大夫是也

穀梁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此又發殺書國之義也然無罪亦就其事論之耳以楚文王之語申侯及申侯之譖濤塗觀之申侯固非無罪但殺之不以其道耳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左傳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

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其言世子款鄭世子華○罪人而華背父盟之言禮謂之也

穀梁衣裳之會也此對下兵車之會而言也

八年己巳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左傳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公羊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此發書王人及書乞盟之義也先衛貴也處其所謂鄭也鄭伯自處鄭而使請乞也酌之言挹也欲與楚不得欲盟齊不得故處鄭而遣使請之也

穀梁兵車之會也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汋之也汋音酌○此亦公羊之義也汋謂爲重而乞之是通詞也汋猶酌也周禮邦汋是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公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柰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此發書用書致夫人不書姜氏之義也夫人謂聲姜也僖公本聘楚女齊女媵之先至齊使告太廟立為夫人也然謂夫人為聲姜者僖公在殺而謂楚嫡齊媵齊以先至者而致之則恐漏說耳書禘姜本宜致但因禘而致致譏之與

穀梁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此又發書用書致及夫人不書氏之義也夫人注謂僖公之母成風也夫人卒葬之者謂君存殺皆以為夫人我謂主書者言君存殺皆以為夫人則主書者不能不以為夫人也以宗廟臨之而後貶謂此用致僖夫人不書成風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謂後歸襚書僖公成風不稱夫人此主書之微意也然左氏謂夫人為哀姜此又謂夫人為成風皆不如公羊謂夫人為聲姜義詳十七

九年庚午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御公穀作禦說僖□不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

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公羊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此發宋不書葬之義也禮先君未葬稱子不得合諸侯而宋子為會故為之諱書葬也然襄以會物其罪益大不書葬而罪見于言外矣豈為之諱之哉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左傳夏會于葵丘葬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公羊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此發宰周公之義也宰冢上公故稱宰周公

穀梁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此發周公稱宰及宋稱子之義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此發卒伯姬為許嫁之義也

穀梁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亦公羊之義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公羊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此發盟書日之義為危之也桓之盟不日謂貫澤之盟則亦日矣叛者九國未詳蓋以左宰孔之言約之以為然耳未可信之旨存之

穀梁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此發去殺○此又發盟辭日之義為美之與公羊異也僕謂備書其日也穀梁皆取其言公羊此道恕公羊深責其心故其義嚴公羊之義本左氏段及之說

本孟子例傳亦同穀梁然
其以背日爲美之者亦非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羊作弒○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二而能謂人已乎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三怨謂申生重耳夷吾也按息雖能復言而言不近義故引白圭之玷之詩以責之若公穀則專取其不食言耳傳辭頗失引言之義故正之

公羊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 此發書弒其君之子之義也言但書弒其子嫌無君文但書弒其君又嫌與弒成君同文故以先君冠其上以見弒未踰年君之號也然經云殺傳云弒疑誤見下文

穀梁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此又發書其君之子之義也言書君在喪稱子因國人不以爲嗣故不但稱子而繫于其君也然未踰年之君合書殺其君之子若如穀梁則書殺子奚齊可乎

十年 辛未 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之獻公愛驪姬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此發書及之義胡傳義同食之言公詞本之而不可見也反復也

穀梁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 閑義見莊十二年及孔父

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初晉惠許秦賂以入今以賂緩故入謝也

公羊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于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也凡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見前此發殺里克不以討賊書人之義也歸齊人訟也衛則西言渾也言文公惠公出奔則義當絕入立則義猶竄而惠公之入懷公之出文公之入皆不書者爲文公諱恐也然齊小白篡入乃殺子糾齊陽生篡入我弒君茶而惠公於既弒逆入者非其比也

況又不為惠公諱而為文公諱乎

卽文公當諱又于惠公何與乎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饑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致福于

君君田麗姬酖其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致福于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為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若入自明明則麗姬必死死則吾君不安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此發揚罔以殺之義也罪累上也若以殺不以道罪歸于上也過切謂刻切深謂恨深也係詳胡傳

冬大雨雪雨去聲雪公羊作雹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義已見

十有一年壬寅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公羊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義已見

秋八月大雩

穀梁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此發雩月雩之義然旱祭曰雩不雩但曰旱亦非得雨與否之謂也請禱曰雩月正之譏亦支

十有二年癸卯夏楚人滅黃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黃嬴姓國爵音則

穀梁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

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此發滅黃不救之本末也

十有三年甲戌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音成○左傳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穀梁兵車之會也

十有四年乙亥春諸侯城緣陵左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公羊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

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則救之
可也此發書城之義已見僖二年城楚丘何所謂桓公城之者蓋桓公率諸侯城之卽爲桓公城之耳故經曰諸侯城傳
曰桓公城
二而一也
穀梁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
衰矣此發書諸侯不序之義也范甯云諸侯病無統領故曰散然按本條實承會淮之諸侯書之則非散辭之謂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梁作繒○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
鄫子之不朝也夏
遇于防而使來朝
公羊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
此發使來朝之義使乎季姬謂見使也主乎季姬故曰內辭不可言使來請己故以來朝爲詞也
穀梁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

公穀傳 僖公 卷五

病繒子也此發書遇及使來朝之義病者以其不朝病之也
秋八月沙鹿崩左傳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期朞同也平聲
公羊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此發沙鹿及崩之義
也蒙者注謂黙陷于地也然謂河上之邑然非麓麓同山足曰麓穀梁傳之義是也
穀梁林屬于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
其變也此發沙鹿崩及書日之義也山冢曰崩山足故無崩道
冬蔡侯肸卒
穀梁諸侯時卒惡之也惡去聲○此發不書日之義也然其說甚支
十有五年丙子春王三月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
夫救徐左傳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
以待
之
穀梁兵車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善公孫敖帥師及
諸侯之大夫救徐善救徐也此發書會之旨并書遂書次書救之義也次者畏救者善也
八月螽
穀梁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此發書八月螽之義然別時月甚說非也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此發書至之義也已七越月則久矣然桓會不致之
[illegible]

公穀傳 僖公 卷五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杜注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夷諡伯字
也大夫既卒則書字
公羊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
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矣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
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此發書晦者幾及書夷伯之義也季氏信也
注謂季氏所信用之階黙也然穀梁謂夷伯爲魯大夫左注謂爲展氏之祖則謂季氏之孚其義非矣而大之之義尤支
穀梁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
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此發公羊之義爲異也始德之說猶非也
冬楚人敗徐于婁林左傳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穀梁　夷狄相敗志也。此言書楚人敗徐之義，夷狄相敗乃志之也。以左氏准之，則是非不救若非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傳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遂言旅(?)獲乎(?)獻。○梁由靡御韓簡，公也時韓簡將獲秦伯，以鄭呼救公，遂失之。

公羊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此發書獲不書敗績之義也。君重于師，故君獲不言師敗績。若師獲則兼言師敗績矣。師與師等也，但其將君以小別，則獲師貴未敗耳。

穀梁　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此原晉獲之由也。彼書我怠民心失也。

十有六年丁亥(?)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鷁音翔(?)。○言非陰陽之事能吉凶人，而吉凶實由人以生，亦天道遠人道邇之義也。

公羊　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霣隕同，音因，為王之後(?)。○此發書隕石記聞六鷁記見者，星隕于夜，故言聞；鷁飛于日，故言見。然書是月不日，及書六鷁之義也。隕石記聞六鷁謂飛于日(?)，是月之義未盡安。

穀梁　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此發石隕不日，鷁退不及是月之義也。耳治猶言耳聞，不言是月，嫌與戊申同日，故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亢之言舉也。王道無間，雖微若以不設而忽之，則王道不舉矣。按本傳是月之義勝公羊，而先數聚辭後數散辭之義，則視公羊為鑿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羊　其稱季友何？賢也。此發稱季友之義也。友名，季字也。兼稱季，賢之也。然胡傳謂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書字，誌變法之始。

穀梁　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此發書日，書公子之義也。然稱叔仲之屬是賢稱，公弟公子公孫之屬是親稱，今以賢稱公弟，是賢兼親矣，未安。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穀梁　大夫日卒，正也。已見上。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穀梁　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戊子(?)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左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杜注：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也。林注：公在會而師滅項，非公命也。

公羊　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

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賢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終之美

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此發滅項不書主名之義也承上齊伐狄

氏而書滅項故云爲齊諱然其說亦出胡傳從左氏謂魯滅耳

[穀梁]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此亦公羊之義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公羊]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見者現○此發桓公日卒之義也謂桓公殺弟爭國也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者其不正已見矣虛國謂無知之時齊無人以國氏謂入于齊者齊小白傳例凡以國氏者嫌也然以此發本條日卒之義

亦支

十有八年（己卯）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左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無虧卽武孟

[穀梁]非伐喪也此發書伐齊之義也非者責也按桓公始屬孝公於宋後以寺人言又立武孟今宋伐齊納孝公觀伐喪宜有閒矣然疑于宋伐齊而曾狄皆書救齊殺無虧若善則伐者不善明矣所以然者無虧興諸公子當立而公實立無虧以亂孝公但屬于宋者有別矣雖其立巫寺實成之然要當論其理不當論其迹況命于王世子鄭于首止王雖微若

猶以義制命會天倫君命兩得如無虧而宋師以徒爲伐之乎學者明此則于家國倫序之間亦可以引經而辨矣

夏師救齊

[穀梁]善救齊也此發書救齊之義也救者救無虧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音演○（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不勝者將立而不果也

[公羊]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人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與伐與戰之與爲是之爲並去聲○此發戰先言伐與書宋及之義也爲主爲客二句見莊二十八年爲主則書及矣今書宋及者明豎刁易牙爲亂而後以爭權遂不葬其君故宋師伐齊而書宋及也然疑例凡書及其衆責其不應戰而戰之義則謂書及爲宋師伐齊疑與穀梁書及惡宋也之傳并與非伐宋也書救齊也之傳俱背乎

[穀梁]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惡去聲○義見上

秋救齊

[穀梁]善救齊也此亦發書救齊之義也所救未詳舊說謂救四公子之徒也或曰本爲救無虧而後如其救四公子之從者然也按無虧觀孝公爲正四公子之徒因宋援少救長而泥之則四公子之徒既不正而亦正

冬邢人狄人伐衛（左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之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還師○極言其爲狄退也

[穀梁]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此發狄伐衛稱人之義也伐衛近功耳救狄而叛中夏其德遠矣按衛與宋曹邾伐齊而狄與邢伐衛以救齊則上傳善狄之救齊爲救無虧而非救四公子之徒益明矣

十有九年庚辰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左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三月宋已執滕子故曰二國祀社者欲役神以服遠也

公羊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此發其會盟用之之義也杜謂用為叩血疑得之或以于魚用人誰其饗之則用直殺以祭神耳或又以叩血社亦有殺之意焉者之為用不一而虐用之也皆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者而今一會而亦異矣

穀梁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與惡並去聲衈音二

○此發執鄫子書日及用之之義也執不日書日為用之也傳義甚約詞與

冬梁亡杜注梁嬴姓伯爵之後左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此發梁亡之義也魚爛自內而出故以喻自亡

穀梁梁亡自亡也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惡去聲正政同○此亦公羊之義也正長謂大官之長也由人主失德致廷臣廢職下民失業以至于亡如虐役者然而淫昏蓋不足言也出之言由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于其人皆如其本罪正其名而已晉梁亡由鄭政也政非其政也書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非其長也惡政蓋指下之惡上惡其長乃指君之惡師以左傳及鄭人詩推之可見傳以言之者鄭文公以惡克而棄其師則亦其君之過也故傳並提以為例

二十年辛巳春新作南門左傳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按周之首春為夏之子月非謂不時也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此發新作之義也謂不泰古制而加之也

穀梁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亦公羊之意也非責也法門謂禮法之門責其加作而不法也

夏郜子來朝杜注郜姬姓國

公羊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此發郜子不名之義也諸侯失地名郜已亡于宋矣此以同姓兄弟之國故不忍絕而其詞如此也然考鄭氏春秋有二郜滅者北郜來朝者南郜傳義蓋非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此釋西宮之為小寢也諸侯娶其國則二國媵故有三宮何注曰夫人居中宮稍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皆稍後

穀梁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為閔宮也此又釋西宮之為閔宮也言僖公于閔公為兄弟若言新宮則近于禰宮若言閔宮則似疏矣故西宮為閔宮也然其義與公羊異未詳孰是姑兩存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左傳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

穀梁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邢此發盟于邢之義也

冬，楚人伐隨。（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引詩謂夜行以取露也。）

〔穀梁〕隨，國也。（此釋隨之爲國也）

二十有一年（壬午）夏，大旱。（左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此發書大旱之義也）

〔穀梁〕旱，時，正也。（此發大旱書時之義，然曲說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公羊作霍，穀梁作雩。○左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按宋公之爲會，猶齊宣之大欲也。）

公穀傳　僖公　卷五　圭

〔公羊〕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此發執不言楚子之義，胡傳從之）

〔穀梁〕以，重辭也。（此發書以之義也。重在伐，故曰重詞）

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曷爲爲執宋公貶？宋公與楚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故稱人爲執宋公貶也。（此發楚子稱人之義也。復白也）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此發捷不言宋及獻捷不言圍之義也。然爲襄公諱不如穀梁不與楚之義，而爲公子目夷諱圍，其義尤曲）

〔穀梁〕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此又發捷不言宋之義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穀傳　僖公　卷五　圭

〔公羊〕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此發書釋之義也。讓猶許也）

〔穀梁〕會者，外爲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此發書會及釋不言楚之義也。按全經謂會者外爲主，亦臆說）

二十有二年（癸未）春，公伐邾，取須句。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易，去聲。縣，懸同）

〔公羊〕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

爲內諱也。諱敗爲戰之義已見莊宮也其人則彼及之者我戰可言敗不可言故諱之分言以吾敗爲內諱者

蓋亡文與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去聲○門官謂守軍門之官阻猶迫也致志謂致衆志也儳未成列之稱

公羊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

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迫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迫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此發戰日書朔之義而推贊宋襄之不忘禮也然胡傳不取之者蓋于其生平考之則書日書朔之義支矣

穀梁日事遇朔而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也襄公不驕其敵而以師敗乎人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雩之恥襄公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于上陳亂于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

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此發書日書朔及公師敗于楚人之義而深譏宋襄之未聞道也尊稱宋公宋師衆寡謂勝非人雖非自取咎在必報勝無幸焉謂伴其能由信合道而又揆時度勢此人之所貴而宋襄不能也然其義雖正而以書朔發之則亦支矣

二十有三年甲申春齊侯伐宋圍緡。左傳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公羊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重不解○此發邑書圍之義也疾者病惡之也故圍事故宋既衆敗身傷矣又圍之是重加之事故矣然以此釋邑書圍之義卻支義已見前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此發伐國書圍邑之義也齊侯不能救宋反而又伐之非義也況宋公乃宋襄所立乎然以此釋伐國又書圍邑之義亦支義已見前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左傳）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公羊）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此發卒不書葬之義也盈乎諱未詳何休謂盈者相接足之意襄公背殯出會不書其父葬而諱之今其身亦不書葬是盈乎諱而接足之也

（穀梁）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此又發卒不書葬之義也竊俟盈諱之義深而穀失民之義顯而著焉存焉以考之可也

二十有四年乙酉冬天王出居于鄭（左傳）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難去聲下同氾音凡守去聲辟避同○甘昭公即大叔帶隗氏即狄后王使狄伐鄭因立其女為后也先后謂其母惠后

（公羊）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此發書出之義也外出絕之也是王以下八字為句下無絕上之義惟母得絕之而是王乃不能乎母者也故曰其諸此之謂與然其所謂不能乎母而母得絕之者蓋以惠后寵叔帶欲立之故也則其時惠后既崩固不能以行其私矣又況王者嫡嫡相承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則即惠后尚在亦不得有于大義而叔帶亂國母廢神器又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惠后有莫能以與焉者而王乃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也何哉夫以恭之罪而猶以恐違先后為詞因闢于鄭而失其御矣且使先后果不可違而使諸侯違之是非違乎先后之命耶則其出非人絕也王自絕耳而公羊遂謂母得絕子而以釋出之義也不亦悖哉

（穀梁）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

也見上

二十有五年丙戌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左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公羊）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此發名衛侯為滅同姓之義也然滅同姓而不名者多矣詳見參義

（穀梁）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此稍公羊之義也

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此發姑來逆婦之義也伯姬舊魯女而來逆故曰兄弟辭然非正也故穀梁明之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稱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此發公羊未盡之義也

宋殺其大夫左氏無傳杜注其事未聞大夫無罪故不稱名

（公羊）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此發大夫不名之義也三世謂襄公茲父成公王臣昭公杵臼也禮國內皆臣君無娶蓋宋三世皆內娶本國大夫女公族益弱妃黨益强故絕去大夫名以正其義過然其說蓋支離詳莊公二十六年胡傳及文公七年胡傳

（穀梁）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此又分大夫不名之義其祖位謂昭穆之位其說猶言行輩也所殺之大夫于孔子為祖行故尊而諱之然其說亦支離劉氏曰娶一國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不稱名姓且春秋非孔子家譜即祖且不得諱況祖行哉公穀之說皆非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左傳）秋秦晉伐鄀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杜注鄀秦

楚界上小國也頓迫于陳以出故圍陳以納頓子也

公羊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此發圍陳不言遂之義也本以楚來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楚不與上事言遂示不相象也

穀梁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 此發書圍遂書納之義也按杜注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之如傳言蓋楚圍陳使陳納之與胡傳謂書楚人納頓其責中國深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魯地衛稱子方在喪也○左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穀梁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此發會莒慶之義也小國無大夫因公與會進之也以下傳隨莒子可會而進推之特有衛子亦無敵公之嫌矣然莒實公將而爲會傳亦未詳

二十有六年丁亥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傳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穀梁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見上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左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二盟謂洮向也

公羊其言至酅弗及何侈也 此發至酅弗及之義也侈猶大也大言之也謂齊畏公引師去之而不可及也然其義蓋非見下傳

穀梁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巂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 此又發書人書侵及追至巂弗及之義也弗與謂弗與戰也內辭謂公自不敢及而但言弗及也然其義亦非今參胡傳爲齊數犯魯也兵少稱人衆則稱師始見弱以誘魯侵伏兵以邀魯是爲

齊也在境內則備不設在境外則師深入是誘魯也但弗及猶有戒心而胡傳又異其不敢及責則似左耳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謂不臣于周

公羊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爲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此發稱乞師之義也凡外內皆稱乞師內乞師此是也外乞師如成十三年郤錡十六年欒黶十七年荀罃十八年士魴皆是也正如有事焉而弗正之正猶期也出不明反戰不明勝其危如此故卑辭請乞也餘見胡傳

秋楚子滅夔以夔子歸 公羊楚子作楚人夔作隗○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穀梁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此發滅夔不日及書以歸之義也疏曰滅國有三中國日卑國月書國時則不日爲微國明矣戎伐凡伯以歸不言執傳云尊天子之使不與夷狄之執之也故書

歸猶愈于書執也然滅微國不日之義殊支拔全經如滅江書六巢皆非蕃國而書時如滅赤狄潞氏滅胡皆非中國而書以如滅六蓼之類非卑國而書月則滅國有三之非例而微國不日之爲穿亦明矣餘詳見冬義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羊緡作閔○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羊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 此發邑言圍之義也道猶路也本以師路而中路又用之于宋也然其義蓋支辭見前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再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 此發伐國言圍邑亦公羊之義也吾謂猶非猶刺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左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置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

公羊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

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此發至自伐齊之義也宋得謂未爲得志也結楚夷以怨强鄰故患始于此朔

傳從之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此發書以書致之義亦患自此始之意也

二十有七年戊子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公羊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此發楚子稱人之義盡之

穀梁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信伸同○此發稱人之義胡傳同

二十有八年己丑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左傳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公羊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此發兩書晉侯之義也非兩之者謂雖兩言晉侯而非兩事也按傳先侵曹伐衛二月乃入曹執曹伯其曰未侵曹與左傳異豈指其未圍曹而言與三月

穀梁再稱晉侯忌也此又發再書晉侯之義也忌之言怨也曹衛並有怨于晉也然曹衛並有怨與再書晉侯之義無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說悅同○子叢即買也戍衛從楚介也楚救衛不克則殺之以悅于晉而又以不卒戍誣之也

公羊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戍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此發書不卒戍及書刺之義也不可使往謂買方命也公本楚命使買戍衛公畏晉殺之而又畏楚見責因諱若往戍不卒事者然以謝楚故曰內辭故曰遂公意也以左氏考之可見

穀梁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此又發不卒戍之義也名猶罪名謂不卒戍也然以左傳考之其義皆失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左傳二月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爲其之爲去聲般音班說悅同○稱舍示將發冢也宋爲楚陳蔡鄭許所圍故宋告急告楚請釋宋也藉之言貸也畀齊秦以告楚也楚得曹而新婚于衛故愛曹衛而不許釋宋也

公羊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此發畀宋人之義也聽者聽其罪也甚惡言難覓也若猶是罪而已則晉曹同姓當寬之矣然曹雖有罪而執畀非正傳義亦偏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惡去聲斥音廓○此發入曹日及畀宋書人之義也斥然不顧貌然書曰書人之義亦支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左傳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為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巳而還○憖銀去聲酅音奚與寓之與去聲少去聲長上聲

公羊 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 此發楚師稱人之義也得臣子玉名明非微也得臣以不敵君貶稱人而齊屈完乃以當君尊不稱使者蓋屈完承禮故尊之得臣犯義故貶之與餘辭胡傳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左傳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丁未獻俘于王己酉王享醴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衛子謂叔武

公羊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此釋如會之義也詳見下

穀梁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諱會天王也如會外乎會也于會受命也 此發會諸侯于踐土及如會之義也據左氏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而經不言故曰諱會天王也為後會而外乎會故如會而受命矣

公朝于王所

公羊 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此發公朝不言如京師之義也凡朝皆書如京師此朝于王所者在外也王本以勞侯王非侯致之然亦不書侯致之矣故不與也

穀梁 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 此發朝言王所之義也胡傳曰古者天子巡守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地今王下勞晉侯而公朝焉則非其時與其地矣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夷叔即叔武

穀梁 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 此發書自楚復歸及書名之義也奉之言承謂承藉其力也重發失國稱名之例者鄭非大罪故出奔不名而惡其藉楚以入故名也然胡傳謂出奔不名者見衛侯正以責晉文此復國特名之者貶衛侯乃以惡叔武也說較本傳為嚴而分發復歸之義亦支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左傳 會于溫討不服也

穀梁 諱會天王也 此發會于溫之義猶踐土之會也

天王狩于河陽〔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見音現○隱其名王之失以明晉功德也

〔公羊〕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此發書狩之義爲不與再致天子也引魯子者意謂溫近故再致天子耳然非春秋之所與也

〔穀梁〕天王狩于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會于溫言小諸侯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行如字○此發書狩書河陽之義也時周衰侯驕蹇不朝故請至溫而朝天子書此而天王之行全矣所謂原情爲制也踐土之會王實自往但言公朝于王所而足溫名王爲命情詞通達故先書狩于河陽以爲王諱全王即以全晉也于此見春秋忠恕也河陽即溫而或言溫或言河陽者諸侯會于溫爲小故曰小諸侯王狩于河陽爲大故曰大天子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其日何錄乎內也此發朝王書日之義也錄內猶下言主善以內也然以此明書日之義郤支

〔穀梁〕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日繫乎月月繫乎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傎矣傎顚同○此亦公羊之義也主善以內言公朝于王所目惡以外言晉侯再致天子常朝書如京師故言公朝爲逆其常也不月謂背冬也然全狩凡但書時皆謂首時也而謂失其所繫且因以爲文公之行事爲傎也則亦異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左傳〕衛侯與元咺訟寗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寗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寗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自者何

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此發書歸之于及書自之義也歸于者何據成十五年書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而言也治反衛侯者求使衛侯反其國也放至也自晉故有力爲叔武爭故假晉力也然歸之于與歸于衍衞文耳而强分二義支甚矣

〔穀梁〕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此發書執書歸之于及書自晉復歸之義也入而執謂入國而後執以王命執故書執不書入也然特釋歸之于三字爲緩詞亦支分釋復歸二字則辯見前矣

諸侯遂圍許〔左傳〕丁丑諸侯圍許

〔穀梁〕遂繼事也此發諸侯遂圍許之義蓋承諸侯會于溫而言也時諸侯再爲會天子再至諸侯皆再朝而許衛不會故討之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左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衛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穀梁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日復通王命也遂繼事也此發書復書遂之義也中國猶言國中免歸而與會是王命通乎諸侯也左傳謂晉侯免之而穀梁謂天子免之者晉侯免而以王為名所謂假之也

二十有九年庚寅春介葛盧來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公羊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此發介葛盧來不書朝之義猶襄十八年白狄來之類也

穀梁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此又發介葛盧及書來之義爲卑賤之故也然其義不如公羊

三十年辛卯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左傳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子適卽公子瑕不言子儀微也

公羊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道導同○此發稱國以殺之義也道殺謂道之殺也君與大夫殺則稱國君未至而稱國殺者君導之也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爲去聲○此發稱國以殺并書及之義也罪累上者元咺雖有訟君之罪而君爲其訟君使殺而後入是亦君有罪也疏曰稱國以殺有二義如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殺無罪也此罪全在上也今衛殺其大夫元咺傳謂罪累上也此累在下亦在上也瑕尊咺卑殺咺及瑕云以尊及卑未詳或曰及亦相連之義尊卑猶言主次蓋其情形非謂其爵秩也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爲不臣也此發殺大夫言歸之義殺咺而君乃歸是歸其惡于咺也然按胡傳歸不言復深罪其以訟害斯本支而不悔也則其與公子之義亦別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穀梁天子之宰通于四海義已見葵丘之會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左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初始也入春秋始來聘于晉

公羊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此發大夫遂事之義也然其義未盡詳見下

穀梁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此又發書如京師遂如晉之義也大夫無遂事言不受命而遂專之也此受命如京師如晉初非其比但周則于諸侯則失矣故尊周使若公子遂自往然愚按公穀之義互異然考胡傳大夫出疆有以兩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此條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及祭公來逆王后于紀之類皆以二事出者也若公子結往媵遂及齊宋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之類皆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也則穀梁爲勝而公羊之義非矣

三十有一年壬辰春取濟西田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重平聲共恭同傳音附

公羊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

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此發嘗濟西田不書曹之義也久也者言侵曹之時久矣魯田已若曹田然故諱取之也但按左氏傳田乃曹地而班之諸侯若各循所侵故地何以云不建行將無及乎而按例傳田實魯之故地其書取者以方伯之命班侵田則治不以天王之命正侵田則亂聖人不以亂易亂故但書取濟西田而不書晉取濟西田歸于我也蓋諸傳互有異同通觀之而義見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傳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按牛在滌三月曰牲傷則改卜矣魯無冬至大郊之祭而有祈穀于上帝之祭故用卜郊皆于周正之四月牛傷改卜皆于周正之正月則得在滌三月也牛卜日曰牲謂至卜日而牲定耳傳乃以牲成卜郊爲怠慢失其旨矣

公羊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

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此發四卜郊之義也襄七年三卜郊此年及襄公十一年四卜郊成十年五卜郊傳但言三卜四卜約畧也然禮郊祭用辛月有三辛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卜中辛又不吉則止不卜而用下辛故禮有再卜而無三卜況四卜五卜乎經不書再卜而書三卜以下者常事不書書其變也凡祭卜祭日並如之而乃謂三卜禮也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其說皆臆矣且如卜禘而祼祭少牢饋食用丁巳禘嘗豈不卜乎

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此發免牲之義也免之者明本爲天示不敢僭之者然牲已成而免猶郊之意也未成牲又何免乎然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以再卜不吉則直用下辛之禮推之則四卜不吉而免牲吾不知其禮矣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曷爲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此發猶三望之義爲可已也然以大山河海爲三望亦散舉之詞凡望祭皆天神方祭皆地示對文也方亦曰望所謂散文通虞書及左氏之屬山川亦曰望者散文耳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此發嘗夏四月四卜郊皆免牲并書乃書猶之義也圜丘之祭以子月爲周之正月祈穀之祭以寅月爲周之三月故四月爲不時衣牲以緇衣熏裳蓋觀悟之意有司玄端亦以交神也亡乎人言人不足以格天耳然以爲敬卜而郊之禮推之則夏四月不時之義亦未然餘義見上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已見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已見

三十有二年癸巳

三十有三年甲午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襄音崔

公羊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

冢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于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鄭商弦高遇之殽矯鄭伯之命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故狄之也此發書秦之義也嶔巖險狀也尸謂尸爾尸也往謂往師反謂反秦蓋遇弦高而往反不定之詞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也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此發書人書及姜戎之義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此發書日之義也詐戰曰敗不應日而日為殺傳已盡也然不日而日其義亦支矣書敗十有六書日者八

穀梁不言戰而言敗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于殽之巖唫之下我將尸女于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此發書敗晉人亦公羊之義也不稱殺而稱敗者狄多詐故狄待之也背殯謂之虛國難取而不能退而致敗則亦徒亂無別以滋殘暴而已倚之言偏猗隻也

癸巳葬晉文公附左氏傳　　安兆錫撰

穀梁日葬危不得葬也此條之義已見

冬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左傳公薨于小寢即安也

穀梁小寢非正也此發書小寢之義猶左氏也即安于小寢而不于路寢故非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此發書不殺以下之義也詳見下

穀梁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為言猶實也此發書不殺及書實之義也未可殺之時而霜已殺之則舉重以例輕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是也以周之十月為夏之八月時未霜降故也可殺之時而霜猶不殺之則舉輕以例重此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是也以周之十二月為夏之十月時已霜降故也上實謂華實之實下實謂虛實之實胡傳謂此見天道陰盛之失節而亦見君道生殺之失宜也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附左氏傳　　姜兆錫纂義

文公名興僖公之子母聲姜

元年乙未春王正月公卽位

穀梁繼正卽位正也　此發文公書卽位之義也卽位正對桓宣書卽位非正而言也胡傳曰卽位者告廟臨群臣也國君嗣位定于初喪必踰年然後告廟臨群臣改元書卽位也李氏曰魯自隱至文六君惟文公承國于先君得書卽位故文定于此發告廟臨群臣之禮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公羊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此發來會葬之爲禮也杜注諸侯喪天子使大夫來會葬禮也然按胡傳公不會王葬而王使來會葬豈禮乎

穀梁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此又發書會葬爲重天子之義也會者非一人之詞特志王使則重矣餘見上傳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按禮諸侯五月而葬既虞卒哭將祔而作主而文公于二年二月僖公薨十五月而作主則慢矣左氏傳于此者以此時應作主而不作故也祔但祔主于祖旁祔訖卽反主于寢故其後遇死者練祥禫忌日之屬皆特祭于寢而其于四時烝嘗之屬則奉主祔祭于祖旁而不特爲之祭矣初虞所以藏之哀爲祫事者以此孔子所以謂周祔已速而善殷之練而後祔者亦以此而張子橫渠所以爾祔與遷相似而不同者無不以此也蓋祔者祔主于祖旁而祖主不動遷者遷其祖主而新主始入左氏此條獨得先聖之禮制今大戴禮喪服遷廟禮及儀禮士大夫饋食禮皆可考自二年公穀傳亂祔廟爲遷廟杜預復倡爲祔畢短喪之論而先聖之大經大法幾不可問學者尚其審玩于此乎

穀梁葬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　義已見桓公莊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公羊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義已見莊元年但彼是追錫桓公此則遂錫文公耳詳見參義

穀梁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義亦見莊元年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頵音均公穀作髡○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從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呼去聲女汝同蹯音煩大音泰

穀梁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此發弒書日之義也然凡卒弒書日傳並不言正不正亦非

二年丙申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公羊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此發作僖公主之義也藏主謂藏于廟階間者是矣久喪注謂欲速祔而久也殆謂與虞主至練月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欲服喪三十六月當以十八月作主又不能終故以十五月作主也然文公以是時欲久喪之說蓋臆耳又周禮既虞卒哭而祔殷禮則練而祔此孔子謂周之已速而善殷也而二傳初不省其爲二代之異禮而牽合爲傳既以二代之禮混爲一代遂以一人之主摣爲二主而于是因葬之時吾桑矣其尤甚者謂廟與遷廟之禮本不同乃至以祔廟時之但祔于祖旁者而以三年後之毀廟易擔者亂之朔至

賊臣說經逆倡短喪之論後儒議禮莫究廢古之原也痛哉

穀梁作爲也爲僖公主也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此又發作僖公主之義也練主不得稱吉而喪終入廟故稱吉也後遲也壞更也塗墍也作練主以十三月壞廟易檐改塗以三年喪終云于練焉壞廟便文也以入新主遷舊主示新其廟也然此何事也而便文云爾哉爲之說者盡亦知傳之賊道已甚而欲以文其失耳辯詳上傳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左傳作四月○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乙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日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孫于沙反○按注厭壓同猶抑也謂削其氏以抑之也然其義亦支辯見下

公羊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此發處父不書氏之義也然按

穀傳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則謂不書氏爲諱與大夫盟亦支

穀梁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此發書日不書公如晉之義也公盟則書日故知公盟然按諱不言公之義固是而公盟書日之義則非凡公盟而不書日非公盟而書日者固有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左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穀梁會書放何也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也此發叙會諸侯之義也然謂內大夫可會諸侯則非蓋諸侯在會則大夫不妨與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此發不雨爲記異之義也然長而無災其說絕悖則左氏之謬矣

穀梁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此發元年二年歷時總書不雨爲不憂雨之義對僖二年三年逐時各書不雨爲閔雨而言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傳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明見謂明其所見也新鬼大謂僖爲兄死時又長故鬼小謂閔爲弟死時又少上謂先也謂祖雖不肖不敢不先也

公羊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此發大事及躋僖公之義也毀廟遷廟也殷之言盛三年祫五年再祫其禮盛也何注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閔于文猶祖也禰僖爲閔兄晉閔于僖上失先後順逆之序故經譏之也餘義見下

穀梁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此亦發同公羊之義也者之書明八月大事于大廟則其祫嘗也昭穆謂祧廟昭穆也僖以臣繼君猶子繼父

故傳以昭穆祖親爲喻天倫理也尊卑有序此天理也○按此條何氏亦同穀梁氏明三傳祖禰昭穆皆喻言臣子之一例也若范甯韋昭之義不以爲喻詞而直以閔僖分父昭子穆各爲一世其爲逆理乃在文仲之上而胡傳亦仍其說而未改何也夫在各廟則左昭右穆在大廟則南穆北昭其位天子七世諸侯五世各以世次爲昭穆此天理之至人心之安而苟直以閔僖分父昭子穆則其後且遂以穆爲昭昭爲穆非可乎傳以翼經扶教者因此爲定論將三綱淪九法斁而天下無復知有父子矣胡氏于仲嬰齊後歸父之傳固以爲亂昭穆之序而此乃章昭等爲之詞蓋失也或乃謂兄終弟及人民土地歸之矣父子之禮夫亦安雖此其說尤爲無理夫大統當繼之時若論授立之正本當以昭穆倫序相當者繼之孫不可禰祖弟豈可禰兄而苟授立失正則列祖繼體之倫爲重而一王繼統之位爲輕以倫爲重而不以兄弟躋父子此發乎義理之正也以位爲重而乃以兄弟叅父子此純乎私欲之私而孔氏所謂以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升僖先閔此二公同班位次之逆非亂昭穆也則不以兄弟當昭穆也汪氏謂齊之孝昭孝懿兄弟四人相繼衛之懿戴文兄弟三人相繼若各爲一世而異昭穆則諸侯五廟衛成不得祭其曾祖齊項并不得祭其祖矣此尤見以兄弟當昭穆者之悖也然則祫祭大廟僖但當位閔之側而兄弟其爲一世其謬何及孔汪之論盡之矣

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按傳似是而非義見公羊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則曷爲不于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也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于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矣此發未終喪而納幣之義也于祭焉譏謂八月祫于大廟禘二十一月猶因公之吉禘也恩情疾痛也變猶動也三年之喪至痛非虛明人皆有是心不可以吉祭僖此心也然祭之吉主于爲先娶之吉主于爲己情宜動而不動故獨譏娶也

三年丁酉夏五月王子虎卒〔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公羊〕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此發王臣書卒爲使命相接之義也何據此及穀傳則王子虎卽叔服新使乎我卽元年來會葬也按左氏則卒者爲王叔文公非卽叔服而叔服至後此十四年星孛尙載其言則二傳書傳疑與胡傳從公穀以此爲叔服卒而星孛傳又載叔服之言蓋失之矣

〔穀梁〕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此異同公羊之義但說重以守謂王出居于鄭而執重任以守也二說蓋前說爲長

秋雨螽于宋〔左傳〕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公羊〕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

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此發書雨螽之義也書宋義見前

〔穀梁〕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此又發雨螽于宋之義也災甚謂茨茅也茅茨盡則嘉穀可知矣雨猶隕也

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左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杜注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兵解故晉亦還

〔公羊〕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此發伐楚救江之義也譎詐也然伐楚以救不得云爲諼以其非正救而遠近之耳

〔穀梁〕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此亦公羊之義也但據三傳晉固已救江而胡傳則猶以不急救責晉耳

四年戊戌夏逆婦姜于齊〔左傳〕逆婦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

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
畏天之畏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允信也貴聘謂公子遂納
幣賤逆謂卿不行君謂小君廢謂廢禮也主所
謂主忠信也其後公薨而見出故曰不允于魯
公羊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
也夫扶同○此發書逆婦姜于齊之義也提不書逆者主名不
言如齊逆女又不書至故爲略也非君并非卿而逆以大夫
故曰娶乎大夫人明非所
以承奉宗廟也
穀梁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迎而稱婦或
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曰婦有
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夫人與有貶也此發書婦姜及逆不
書公姜不書氏之義
也非之言貴責婦禮不成于家而夫人不自防以禮故貶公而
夫人與也然此條經義左氏公羊爲正而穀梁爲非後云曰婦
有姑之辭也先又云親迎而稱婦或者公與先云其曰婦姜爲
其成禮于齊也後又云不言氏爲其夫人與有責也無論理之

是非其自相
矛盾亦甚矣
五年己亥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左傳王使榮叔來含且賵
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按傳
似是而非
義見下
公羊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此發書含
且賵之義也兼
之非禮見下
穀梁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
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已晚此發書且及不言來之
義也周猶備也去含已
二月故云晚去葬術二月故云早是不備事之用也然不書來
義近支且三傳皆但就其儀言之按初傳成風以妾僭嫡王不
能正又歸含賵以成之爲夫人蓋與歸賵仲子同非命討之正
況春秋之初仲子尚別爲立宮不附于姑至是書葬小君成風
乃有二夫人附廟失嫡妾之禮自成風始故王不
稱天以存大義于天下也則三傳之義抑末矣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公羊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妾母也○此發會葬之本末也王
臣賻僖公貶稱名再聘無貶今歸
含賵不稱天會葬又貶稱名所以明一也
含賵又葬事者亦亂常義害教甚矣
穀梁會葬之禮于鄙上此發會葬
之地也
六年庚子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音亦穀梁作
夜○左傳六年
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
溫改蒐于董易中軍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
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
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
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
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于賈季我
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
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
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賈季即狄射姑
戮辱也夫子謂趙盾禮者盡禮也介猶損除也

公羊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
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
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于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
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
出刺陽處父于朝而走將去聲說音悅刺入聲○此發稱國以
殺及射姑出奔之義也但襄公言于射
姑至襄公既死而後殺之今謂
射姑聞言出刺處父則謬矣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
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
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
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
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
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
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
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
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
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
以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
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
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
何不然將及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
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
寮故也○難去聲舍適之適音的焉音煙屬音燭將去聲堇音
謹○患其逼
正畏其勢逼

公羊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此晉先眜也其稱人何
貶曷為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此發

晉稱人及戰不言敗奔不言出之義也先蔑雖在晉師而心在秦
是外也然稱人初不指先蔑先蔑以在師奔故不書出又以方
逆公子雍于秦義不合與秦戰故
奔則亦安得以心在秦深責之耶

穀梁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此發奔不言出猶公羊之
義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
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其國辟不敏也○辟避同義見下

公羊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
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眣音經○此發書諸侯不序及大夫不名
猶左氏之義也可猶得也以目通指曰眣以手通指曰揖為公
後會不得使諸侯與公盟而以目使晉大夫盟公蓋輕公也然
按經公已與盟何謂後會劉氏辯之詳矣蓋趙氏內專廢置外
擅盟會不序不名為其專恣而自為主也則左氏公羊之說皆
臆詞耳

穀梁其曰諸侯略之也此專發書諸侯之義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
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
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
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
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
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已音紀
則為且為自為之為並去聲復音服○辭者以有娣不必再娶
也戚平也舍之不娶也反之歸莒也

穀梁涖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此發前定不日之義已見

八年壬寅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
從己氏焉

公羊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
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此發書不至復書如京師
及奔不書出之義也云不至復者但內為辭耳
實則亢命不可往也不使命廢故云遂公意

穀梁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
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
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此發書如書復及奔莒書日之義也不專不廢言君命無敢廢敢專
之道也信僞必偶之信切謂所謂淵彼我也但復不道是復辭不是復命而謹日之義亦支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
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
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

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宋襄夫人昭公祖母也襄族華樂皆也教致也逆逆也皆復者罪于宋而復之也

公羊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此發書司馬司城之義也內娶之義辯見前書官見下

穀梁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此發書司馬司城及奔不書出之義也無君注謂殺其守衛之諸臣無人君之德也然諸國皆不書官惟宋書官者稱子嗣王者之後得自命官故書官也則公穀之義皆非矣

九年癸卯春毛伯來求金 左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此發毛伯不稱使及來求金之義也未君之義不發于二年求賻者互見之文云是子則無王之名有王之實矣

穀梁 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此亦發求金之義也求俱非也非喪求車猶可在喪求金則甚矣求賻亦在喪不言甚者喪有時無金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左傳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 此發王者書葬之義也昭二十二年葬景王為不及時莊三年葬桓王為過時我有往者謂公不親奔喪但我有往者而已罪公也胡傳云前年公子遂葬襄公今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喪王于晉也是也

穀梁 京大也師眾也言周必以眾與大言之也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此發書京師及書葬襄王書日之義也諸義前已見但日之以下異耳蓋對葬何前四王皆不書日而言也危不得葬謂不得成禮以葬也諸侯不親奔喪禮于何有故日之以甚言不得葬也然按全經書天王崩者九不書葬者四書葬者五其書會葬者三此及昭二十八年叔鞅會葬景王葬也傳據此日葬為甚其不葬之辭則此七月如期而葬不得云甚況桓王七年而葬不甚豈如期葬反甚之乎餘義見前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 卑以尊致病文公也 此發夫人至之義也病文公者言夫人卑下君不應致而致故書以譏公也然按胡傳夫人與君共主宗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皆夫人也未有書至者則其行非禮故也出姜以禮歸寧故告廟書至而直之耳書說豈其然乎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左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穀梁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此發殺書晉人并及箕鄭父之義也然按胡傳稱人亦擅殺之詞

秋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 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此發書地震之義也

穀梁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此發地震皆日之義也按全經書地
震五條此及襄十六昭二十九
三十二及哀二年皆書日是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梁作萩左傳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
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
也
公羊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
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此發書椒不氏之義也凡稱無大夫者無
命卿也名與氏以漸進故不氏但以名也然此云始有大夫無
氏而前此書屈完得臣固有大夫矣或有氏則說蓋疏矣或曰
此以晉事進之爾
以伯爭存之耳
穀梁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褒猶進也所謂以禮進之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左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

以無忘舊好○按去弃巳四年是何
譏乎胡傳謂貶其尊妾母也是也
公羊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
風尊也此發歸襚書僖公與成風之義也成風為僖公母故尊然謂兼之蓋非矣餘義詳胡傳
穀梁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此發成風不書夫人之義也秦
使亦不稱夫人因書以正之然書法斷
自聖心謂因秦人不夫人而見正亦非
十年甲辰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此條之義
巳見
二年
十有一年乙巳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音咸○左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公
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
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
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
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
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
于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
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
其首于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鄋
音搜瞞音
衛耏音而
公羊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其言敗何
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此發書敗
與書日書地之義也然據左氏獲狄凡五人宋獲緣斯魯獲僑
如晉獲焚如齊獲榮如衛獲簡如皆在春秋之前與說異其
長也大之之
說蓋謬矣
穀梁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

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
害叔孫得臣最善射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
軾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
內諱也射音石斷音短見音現○此發不言帥師而言敗及敗
不言獲之義也以衆言謂一人足當衆也畝廣六尺九
畝凡五丈四尺兵車軾高三尺三寸極言其長也若[illegible]書此
不書獲者以射目又斷首為重傷故諱也然言多不經胡傳謂
不言獲
賤之耳
十有二年丙午春王正月郕伯來奔左傳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
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郕伯卒郕
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
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邽音圭○[illegible]也既尊
為諸侯故不復書其竊邑之罪而諱之也然世子稱伯之說蓋
非汪氏辯之詳矣孫氏謂莊八年郕降于齊為附庸今為齊逼
而奔故不名
也其說得之

【公羊】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此發盛伯不書名之義也爲同姓見滅故諱不名也然其說似是而非義見上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既許絕而請絕又欲無絕昏者將以其姊爲夫人也

【公羊】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此發叔姬書卒書子之義也

【穀梁】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此亦公羊之義也左氏言絕公穀言卒[illegible]若叔姬無可絕則昏不[illegible]非絕也有可絕則又不當書卒矣豈許嫁而當書而絕昏如爲近誣抑豈右傳惡族當絕而叔姬亦或有此與

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諓音踐竫情上聲○此發秦聘書遂之義也諓諓淺薄之貌多有之者有容之也斷斷誠一之貌是難也者甚之也繆公因殽之敗悔不聽蹇叔故賢其能遷而書其大夫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傳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在秦也綏退也憖缺也閒也薄迫也

【公羊】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此發戰不書敗績及書河曲之義也交綏無勝負故曰敵疏猶遠也河千里如一曲則書河曲無嫌與他混矣

【穀梁】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亟音器○此發戰不書及之義也凡戰及者爲主書之也如令狐之戰晉及秦在晉故實晉也今二國亟戰實不專在晉矣故略不書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音運○左傳城諸及鄆書時也○按十月之十月徃往冬深則雖農未隙而城築尚未爲書時凡書城築言以勞民爲害也

【穀梁】稱帥師言有難也難去聲○此發城書率師之義也備莒故云有難

十有三年丁未秋世室屋壞世公穀作大○左傳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羊】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

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群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群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能也此發書世室及書屋壞之義也群者以王命曰者王命之也之魯得也周公德至勲大寳下宗以一天下也騂赤色不毛雜色也周公用王禮犧牲色亦與天子同故從殷禮尚白魯公用騂犅無嫌故從周禮尚赤若群公則雜色而已盛棠盛也廩言其新穀熟則以新穀嘗而已屋言舊廟也

穀梁大室屋壞者何有壞道也譏不能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群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此亦公羊之義也親割親舂非莫使也爲敬也屋久不能而壞不敬甚矣故極稱之無諱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公羊作斐○左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公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棐故善之也此發書還之義也黨者親厚之意言自往至還所與皆侯相親故善之也然按鄭會楚事皆此行得成之則亦不獨以親二國爲善矣

穀梁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此發書還者自晉之義也還時尚與鄭會是事未畢然其自晉來則晉事畢矣

十有四年戊申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左傳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新城宋地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此發書同盟之義也晉楚非大相遠而外楚如此者楚僭王猾夏

代宋周爲其主君臣之義滅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左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按人君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庶大精誠感所不至而或勝言敬應則術者之說也故曰左之失誣

公羊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此發孛入北斗之義也北斗猶言北也中即謂斗魁中也

穀梁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此亦公羊之義也茀即彗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長上聲

公羊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邾婁人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貜音钁且音疽長上聲○此發書人書弗克納之義也指謂手指也四六皆地數非天數明皆庶出也壓猶臨也又明皆大國所自出也言二人無尚下但貜且長耳不克爾之克亦能也

穀梁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

後知何知之晚也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此亦公羊之義而微別也貜猶遵也弗克其義之克猶勝也正謂長也公穀作郤氏左傳作趙盾求諸晉趙盾主之故與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左傳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文伯名穀惠叔名難皆穆伯嫡子也襄仲命歸而無與朝政故聽從其命復而不出

穀梁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于外也此發奔大夫書卒之義也書之者以魯之及于寘政而放以非義客死其喪亦不譏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

家貲于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於六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元即惠公商人立爲懿公齊人不服故三月後定

公羊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此發未踰年書君之義也已立已殺注謂商人先立舍而後弑之也成成其君也賤賤其逆也然以全經考之義亦未盡

穀梁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此發書舍爲君書商人爲公子而不書日之義也注曰衛州吁弑君以國氏此書公子而不以國氏者舍有不宜立之嫌商人有當國之嫌故不以相代而稱公子也然據左氏舍爲夫人叔姬所生其正而宜立明矣而注乃謂舍不宜立蓋以商人書公子而附會之與弑合文遂敖卒以九月甲申弑舍也傳謂其不日尤卒矣夫舍未成君而成其君者甚其弑也商人不備公子者雖正其弑而所弑者未成君也春秋之權衡猶化工之肖物也而亥論之可乎義詳忝義及愼考

宋子哀來奔左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公羊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此未明其書子哀之義而闕之也無聞謂不聞其氏族也蓋未見左氏傳與

穀梁其曰子哀失之也此亦公羊之義也失猶無聞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公羊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此發執單伯不書行人及執子叔姬不書及之義也稱行人者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道路也注謂單伯子叔姬淫于路也然殺其子焉用其母左氏甚明而齊人誣執行人以及國母不道甚矣二傳惑之何與

穀梁齊人執單伯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此亦公羊之意也私罪即謂淫也

十有五年己酉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耦○左傳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爲敏○官皆從者所以敬事而重禮故貴之而不名亞旅謂卿十以下也不敢辱魯君主及而請受命于卿之下臣示謙也

穀梁司馬官也以其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此發華孫書官與書來盟而不書及華孫盟之義也世守司馬故曰無君與左氏貴之之說異矣君臣不類故不言及而若以國與之然按宋書官爲王者之後得自命官而凡來盟又皆不書及則傳義蓋疎矣

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于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人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朝音潮爲去聲其平聲已音紀諸說同句音鉤鼆音猛○猶毀謂非哀毀之時而猶毀也故舊也辭已其妻也致美盡禮也同和也二子爲二邑守門而皆死也

【公羊】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筍音同○此發歸不書來之義也何注曰竹篋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筍將送也取尸置筍中傳逆而來脅魯使受之故諱不言來也然左氏曰飾棺而公羊曰取尸置筍中未詳孰氏謂敖死已十月當腐何有留尸編輿以歸之之理乎

單伯至自齊。左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穀梁】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此發致不名之義胡傳從之蓋與逆王姬會伐宋使齊書字之例同而與左氏所云貴之者頗異矣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與去聲旋音旋○君弱謂晉君猶幼也入義頗疏

【公羊】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此發書入復書伐之義也其曰謂入日也言入而書伐者以伐日即至之日而入日亦即至之日也然經不言伐之日與至之日而特言入之日則入非即伐之日甚明而謂伐與入皆即至之日其臆可知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左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穀梁】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此發侵書鄙之義也

不發于傳二十六年與文七年者蓋傳二十六年發襄多文七年又不立傳故互發于此與

冬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左傳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公羊】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此發歸書來之義也有罪之云仍前說耳

【穀梁】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見上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音孚○左傳齊人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女音汝○不能謂不相得也

【公羊】郛者何恢郛也入郛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此發書入郛之義也動猶懼也動我謂入書郛以動懼我也我動謂以子叔姬自取動懼也不言自動故曰內辭

十有六年庚戌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左傳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公羊】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此發弗及盟之義也見猶被也

【穀梁】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此猶公羊之義也內辭之說謂內之爲詞則然也齊得內辭之說謂得以辭拒乎我也失命謂失辭命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左傳公四不視朔疾也

【公羊】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

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此發四不視朔不書有疾之義也四不視朔自二月至終而言也

穀梁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此亦公羊之義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音西公羊作犀穀梁作師○左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穀梁復行父之盟也此錄盟之由也言不及盟者今復盟矣以見齊侯之以賂易盟也

秋八月毀泉臺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謂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蛇如其數也然左氏為近誣矣

公羊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此發毀泉臺之義也未成以其地居既成以其名稱不書蛇者雖書亦以其近誣與

穀梁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此亦公羊之意總譏輕也公羊言勞民以暴亂而此更言其貳事以輕喪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公羊作處臼○左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于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鱹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數音朔鱹音[illegible]

公羊弒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此明弒君書人之例也賤者謂士以下也窮竭也言其稱名氏者賤至稱人而以貴稱人者賤至窮盜而令竭也然後而書人責君而人必稱弒則責臣也義亦非

十有七年辛亥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羊作聖○左傳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按聲姜自去年八月薨至今已越九月故曰緩但考經其間初無齊難而葬後乃書齊伐西鄙左氏之傳蓋未詳

公羊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此釋聖姜之名也但左氏稱聲姜正與經文同則公羊蓋傳訛之誤耳

十有八年壬子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左傳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齊侯死不以疾而見弒也魯君先死故不聞○尚無及期冀其先師期而死也

穀梁臺下非正也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左傳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穀梁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此發並書叔孫得臣之義也倫等也禮卿為介大夫為上客大夫使但書卿而已今二人皆卿不正故並書也

冬十月子卒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叔仲太子惡之傅惠伯也

公羊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

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此發子卒不日之義也子赤卽惡也但稱子者嗣君在喪稱子未踰年稱子不名也隱痛也以遇弒隱不忍言其日是不日乃以明其弒也然弒不書日義亦未盡然詳見參義

穀梁子卒不日故也。此亦公羊之義也故謂弒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左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穀梁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此發書夫人歸齊之義也三人謂夫人與姪娣也緩帶優游之意一豈同猶皆也就之言近猶親也但一人有子而三人爲之優游皆有親賢之象則不獨子其子而子各不孤矣夫人與姪娣之大義如此以見宣公賊親非母而違其義也三人緩帶親其親也而皆云近賢者既篤親親之仁自明賢賢之義而符矣弒逆之患不戒而自絕矣則宣公豈特失其親而已哉

莒弒其君庶其。左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大音泰隊墜同度入聲下同食音嗣還音旋一曰以弒之以亡遍

公羊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此發義也弒君左氏傳云莒僕弒君不符者哉治以不討賊之義卽僕與于弒與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附左氏傳

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也母出姜生母敬嬴

元年癸丑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羊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

穀梁繼故而言卽位與聞乎故也。此條之義並見桓公卽位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左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公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此發遂不稱公子夫人稱婦姜不稱氏之義也卒貶也上遂改稱公子遂今再見但

稱名可也公當諱故下不貶上夫人與公一體故歡貶夫人以見意也然按胡傳姜不稱氏姜姑故也則謂貶之者非矣

穀梁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畧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繇上致之也。此發稱婦姜不稱氏與遂不稱公子之義也挈謂挈其名也上謂公也言由公喪娶故挈名以示貶也然不言氏及遂之挈其義皆非已見上矣

夏晉放大夫胥甲父于衛。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先辛甲之屬大夫

公羊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

乎古之道不卹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謚善之也此發赦其大夫之義也赦猶置也是指衛而言也待放謂待罪也近正者視猶爲近正也練小祥也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者君子不奪人之喪也已小祥或以弁冕服從之然凡曰可者僅可而未盡之詞也閔子服事不違君而又稱古道不近人情遂致仕焉引此亦以見君非禮而臣以禮自全之意也則因雖有罪而當以禮相全可知矣况無罪而放之乎然所謂君放之非也者蓋謂諸侯不奉王命而放之者凡若王命放有罪則得之

穀梁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此發稱國以放爲放無罪之義也而傳謂河曲之戰晉軍命而戰者趙穿呼于軍門而止者穿與胥甲父也討罪當穿爲首而獨放胥甲父者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庇之耳稱國之罪蓋見于此故稱國以殺以見政在私門之繫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左傳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弑子赤之賂也此發書外取田之義也然謂外取邑不書亦非以昭二十八年齊人取讙及闡觀之可見

穀梁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此亦公羊之義也

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左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穀梁遂繼事也已見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公羊作斐○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蒍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蓋楚蒍而囚之也

公羊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此發師不書趙盾之意也

穀梁晉趙盾帥師救陳善救陳也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之也其曰師何也大之也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此發書救陳及帥師之義與公羊異而同也大之者大其事也然君不會大夫則大之正此之耳疑詞及著美之說亦覺支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羊作柳○左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公羊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此發侵柳之義也然按崇小國在京兆鄠縣甘亭秦所與也公羊謂爲天子之邑蓋非胡傳從左蓋亦不與其說矣

晉人宋人伐鄭左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伐鄭時遇楚師于北林囚解揚

穀梁伐鄭所以救宋也此明伐鄭之由也時楚鄭侵陳遂侵宋也

二年甲寅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食音嗣○叔牂即羊斟也合猶答也

穀梁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此發宋師敗績而獲華元之義也師敗績乃獲其將則書衆以救之可知矣以三軍敵一

罪故謹見襄稍桀也然以左傳推之元得衆
志而失士心功罪不相掩若早卦不足責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
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
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
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
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
惟仲山甫補之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
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
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
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
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
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
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
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
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
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

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
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
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
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辟避同
飲去聲食之簞食之食音嗣與為之與去聲○三進公
俘不省而又及溜乃視之也驟數也亡謂盾出亡也

【穀梁】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
曰靈公朝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
史狐書曰趙盾弑君盾曰天乎天乎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
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
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
下也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此發盾不弑而
書弑之義也反者名其反也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傳曰稱
國以弑君惡甚矣則此稱臣以弑過在下也盾以不討賊書弑

書止不至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弑者孝不至也胡傳曰成濟
弑高貴鄉公而罪司馬昭趙穿攻靈公而罪趙盾其義一也

三年乙卯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左傳】三年
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
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
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此發書之及不復卜之義
也滌牢名牢閑之滌者取蕩滌之義也具
者備具而已然其釋之字義甚支甚矣郊則曷為必祭稷王
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因言郊以稷配之義也

【穀梁】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此發書之乃之義亦支乃字見僖三十
一年胡傳謂天子始夾非郊天行禮之賤

其義大矣

四年丙辰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左傳】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
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
行禮

【公羊】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此發平莒者不肯之義
也書不肯為取向作辭
也然伐有辭取無辭以
下文穀傳觀之可見

【穀梁】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
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
也此發書莒人不肯及公伐莒取
向亦猶左氏之義也胡傳從之

五年丁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傳】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
止公請叔姬焉秋齊高固來

逆女自為也故傳曰逆叔姬卿自逆也○止公張結婚也

穀梁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稱去聲○此發逆子叔姬書來之義也不主以大夫而來與公接故不以為正而與以夫婦之稱若夫婦之稱當稱逆女也然謂無主公與相接誠非禮也謂不與以夫婦之稱耋非諸侯娶于天子身大夫娶于諸侯例不稱逆女雖主大夫以相接豈有是稱乎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冬來反馬也

公羊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此發書高固及子叔姬之義也禮女既嫁歲一歸寧而叔姬方嫁即來非叔姬也又送嫁者主人留其送馬俟廟見之後遣使反之而高固遽自同叔姬覲至非高固也故公羊氏言其雙行匹至若鳥獸然者以戒之義詳胡傳

穀梁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此發書及之義也言若為公使則不得以私事與婦俱歸故書及以致其譏之之意也

六年戊午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左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即近也

公羊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晉史書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獆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而何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朝然後處乎臺上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盾朝而出有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呼之不至曰子大夫欲視之則就而視之盾就視之則赫然死人也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欲殺之于是使勇士往殺之勇士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門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滋怒于是伏甲于宮中名趙盾而食之盾之車右祁彌明佐然從乎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

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盾而乘之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所活我于暴桑下者也盾曰子為誰曰子之乘矣何問吾名盾驅而出趙穿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擧舉同○此發趙盾弒其君及書趙盾之義也按宋督鄭歸生齊陳乞弒其君後皆不復見于經此復見經者言其弒乃穿而非盾故復見也已之言其謂夷獆甚也跳穿也旁擊頭而也熊蹯祝醻臣拜君乃答拜今公知其欲諫故為過禮以拒之而盾復君已覺諫故趨而出也怍慚也易平易也躇階猶歷階也周狗謂比周之狗知人意者屬指屬之也以足逆蹋曰踆暴桑蒲蘇桑也介甲也之往也言子宜速往矣問我名出奔逆謂迎止也然謂弒君不復見經非也慶父仲遂皆叛見經此豈足為盾辨乎

穀梁此師師也其不言師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師師也此發不書帥師之義也元年秋楚侵陳晉帥師救陳今以其與楚平而伐之是敗前事也然其言太近支從例將尊師衆稱帥師將尊師衆不稱帥師

七年己未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左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始通使修好也

穀梁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此發盟不書公及并不日之義也義已屢見

八年庚申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此發至黃乃復之義也喪謂親喪也使在道路聞親喪猶徐行不反而待命也況已疾乎以見亦當待命乃復也

穀梁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此發書乃復之義也亡乎人者言使不得乎人也復猶謂反也事畢反命于君不專命而還也然復只是還以反命訓復字却非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左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垂齊地

公羊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弑子赤貶然則曷爲不于其弑焉貶于文則無罪于子則無年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此明仲遂貶不書公子之義也無罪無年謂貶于文公羊則不知爲殺子赤而無罪若于殺子赤之日則又未改元而無年也然晉炙齊齊含未改元皆書殺書弑豈爲無年而不書乎萬乃舞之總名故去籥而留干舞也謂萬舞爲干舞亦非盖仲遂弑逆當削不書卒而此則書以明卿卒猶繹之非穀梁所書是也其不書公子者承上公子遂如齊之文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餘云乎哉

穀梁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以其爲受譏之也此發書仲卒猶繹之義謂弑逆不應書卒故書不稱公子公孫而別其氏族以疏之亦公聞喪則去樂卒事而已亦不更行繹祭則以譏宣之變禮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二傳作頃熊○左傳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辟避同卜葬先遠日避不懷其親而速于葬以明遲葬無害于禮也然以穀梁衰不以制之義除之亦宜爲合禮者哉

公羊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此發書而克葬之義也然經書雨不克葬固皆難之意也而于數處書庚寅日中而克葬于定則書戊午日下昃乃葬則而字與乃字義分難易矣豈若傳之謂哉

穀梁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猶辭也足乎日之辭也此發書不克葬與書而克葬之義也不以制謂無雨備也士喪禮潦車載蓑笠況有國家者乎左氏言遲葬無害于禮而此言有制則不爲雨止蓋譏之矣故胡傳亦從之然足乎日言日計之雖不足也以訓而字之義見公羊失之矣

九年辛酉秋取根牟左傳秋取根牟言易也○易去聲

公羊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亟去聲○此發取不書邾婁之邑之義也亟數也然據左傳杜註云根牟東夷國也則非邾婁之邑矣又云取不書公非公命也蓋自宣公而

下征伐在大夫矣

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公羊 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此發諸侯卒于扈不書會之義也

穀梁 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此發書地書日之義也傳例諸侯卒正例日不正則不日踰竟非正寢故凡卒于師卒于會卒于伐與殺皆不日而卒于境內為近正故晉扈鄭鄵未出竟皆日也

冬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公殺作泄○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衷懷也衵者日所常著之衣謂嬿近身衣也聞名令善也納謂藏納其服也上辟邪也下辟法也

穀梁 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不可君愧于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此發稱國以殺之義也衣外而衷內衵短衣也嬿謂其私嬿故此條泄傳稱其君與二臣議同穀梁而其惜泄冶也殊此左氏然稱其君與二臣之義既蓋惜泄冶之忠非為君與二臣寬也蓋明矣故周處亂者之危言行言孫則是謂居亂者之說難避罪則非

十年 壬戌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羊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此發濟西田言我之義也之齊之之猶往也說在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不言我故發問而因以言取而未取者例之也然其言未之齊者亦無據

穀梁 公娶齊齊繇以為兄弟友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此明歸之故與歸不言來之義也繇由同言由是以為兄弟也一云亦猶也所謂如兄如弟也謂聯婚之家為婿兄弟友之言受也

夏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崔杼有寵于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且告以族者明杼本無罪故赴告不以名而孔子亦書其氏也玉帛之使謂曾奉使于其國

公羊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此發書崔氏為譏世卿之義也

穀梁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此舉書氏為以族奔之義也今按三傳不同蓋世卿之說為得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傳秋劉康公來報聘○杜註報孟獻之聘也王季子食采于劉

公羊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此發王季子之義也餘義詳胡傳

穀梁 其曰王季子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

冬饑

公羊 何以書以重書也 此發書饑之義也前此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則稱告糴書饑則甚矣

十有一年 癸亥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函音咸○左傳晉郤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眾狄服也是役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召謂召之來也從謂往從之

穀梁 不言及外狄也 此發書會不言及之義也不言晉侯及狄會而言晉侯會狄若殊會者然餘義見胡傳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左傳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轘音患○少西徵舒之祖謂討夏氏而已陳人無動而拒師蓋誘之也叔時楚大夫楚縣大夫皆稱公取之而師與貪于不與也

〔公羊〕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此發殺夏徵舒稱人之義也國中爲內討國外爲外討然按經惟討賊定亂爲天理之公故殺書楚人以大之若楚以外國與亂爲人欲之私故入與納書楚子以斥之則傳說支矣

〔穀梁〕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于陳也其外徵舒于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此發不書入而殺之義也然其義亦支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羊〕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此原納之由也然是亂臣者誅之不勝誅也而且曰納公黨與則傳之闇于義亦甚矣

〔穀梁〕納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此發書入書納之義也人之不能民謂陳國不能討賊之民也然其以內不受辭于日入義既支矣而又爲之說曰不使夷狄爲中國則非知道之言也夫聖經以道持世毋問中外循之大道則已耳故中國而昧道則擯之外裔而合道則進之此聖人所以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傳者不明聖經扶世立教之大義而牽爲之詞可乎哉

十有二年甲子春葬陳靈公

〔公羊〕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此發討賊書葬之義也臣子能討賊則書葬不能討而人討之是亦討之也君子辭猶言君子不怨之辭也然討賊書葬非經之通例通按公穀或討賊而書葬或不討賊而書葬或不討賊不書葬或雖討賊而亦不書葬則此傳蓋亦附會之詞耳詳見事義恤考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音弼○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剿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頌曰無競維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

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
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
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
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
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
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
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
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
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
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
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二心楚師驟勝而驕其
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
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
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
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
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
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
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
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
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
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
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
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
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
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
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
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
使群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
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
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
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
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
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
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
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
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
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

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
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
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
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
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
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
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
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
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
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
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
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
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
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
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
以遇大敵然楚之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
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
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殿其卒而
退不敗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
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
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
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
尸女于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
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知季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
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
不能軍宵濟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
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
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
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
孫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
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
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罷音皮蓐音辱郔音延傁
音叟不易之易去聲斂上聲廣去聲下同知季知莊子知罃同
之知並去聲射音石下同從者之從去聲覆去聲說音稅下同
軘音豚菆去聲菆音鄒數入聲傁叟同女汝同勝平聲
鯨音擎鯢音倪○桓子師荀林父後獨曉也晉侯其再動兵而聲
怒之非爲曉也隨武子師士會荊尸楚陣名而崇猶言稍遲

敵兵有無莪伏用茅明軍識以示衆豫備也彘子即先縠濟河也知莊子即荀首如猶從也獻子即韓厥專行不獲猶言不獲專行武子即欒書原即趙同屏即趙括趙莊子即趙朔還臨猶言絶也摩近也竄謂背也蕭姻也游車以備缺之故名游闕

〔公羊〕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辱乎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

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是以君子篤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此發晉臣及楚君戰而書名不書人之義也大夫不敵君故城濮之戰楚得臣稱人不名今稱名不人者致罪其抗禮于君也皇門鄭門名茅旌鸞刀皆祭器執之示宗廟之難保也交易猶言往來而孩也微無也杅飲水器皮謂裘也言君出則自分其敝矣豈利之乎詳祥通兩手曰掬言晉師爭舟以過而先登舟者斷後攀舟者之指其指之多可掬也

〔穀梁〕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也此又發敗績之義也敗績不發于桓十三年而發于此者互文也按本條公羊罪晉臣之抗君穀梁罪晉帥之敗績皆未也而胡傳獨罪其主帥之不能輒下以致覆師也其義嚴矣

十有三年乙丑

十有四年丙寅

十有五年丁卯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天方授楚不可與爭君其待之乃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

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解音蟹犀音西質音致

〔公羊〕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

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此發外平書人之義也外平之平猶成也平乎已之平猶恕也謂二人有推已及人之義也以木銜口曰柑不餌則餧粟多餌則餧粟少無粟故用柑秣之以示有也舍謂命案舍也堙者上城具也所謂距堙也雖然之然指七日之糧而言也在下明不在君也

穀梁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此又發書人之義也反猶復也吾人謂公孫歸父也然其云上下欲之甚非公羊平在下之貶胡傳從之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公羊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此發稱潞子之義也離晉棐介言適也謂棄其夷俗而未通乎夏盟也然按曲禮夷雖大曰子則稱子固不係乎離夷狄而未合中國之故矣但以經書滅書以歸推之則公羊躬足以亡其論頗近而如左氏之傳則酆舒可伐潞子何罪傳與經不相刺謬乎

穀梁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此發書日之義蓋支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按即王札子襄戴公子也

公羊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長上聲○此發書王札子之義也子謂王子札其字也蓋王子混而不名母弟稱伯仲庶兄弟稱字稱王札子者發文繫札于子之士也弁殺則貶稱名稱名則稱子若弟矣然繫札于子于恐非

穀梁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君命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此又發書王札子之義也不言其者謂兩下相殺故不書殺其大夫也以王命殺故曰當上之辭然按穀梁殺其大夫者指王殺之而言則謂不言其為當上之詞者失矣

秋初稅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此發初稅畝之義也。履，行也。猶言畧也。藉之言助也。

穀梁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此亦公羊之義也。非吏者，責其擾民。非民者，責其怠上。非公者，責其橫征。言井竈則葱韭非謂樹植。

冬，蝝生。饑。左傳 冬，蝝生。饑。幸之也。○蝝，董仲舒謂蝗子也。

公羊 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此發書蝝之義也。災宜罹而云幸者，災禍之作，皆天以儆人君也。上謂君也。君以禍殃民，應受此災，庶幾儆而知改耳。

穀梁 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此亦公羊之義也。非責也。先泛言而後切言之也。

十有六年 戊辰 夏，成周宣謝火。公穀作災。○左傳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 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此發書成周宣榭火之義也。成周，周之東，今洛陽。王城，周之西，今河南。後昭公二十二年，王猛入于王城。二十三年，敬王入于成周，是也。云新周者，宣王中興，有更新之象，而今宗官俱燬，故重而志之也。

穀梁 周災不志，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此又發災書宣榭之義也。目之言稱也。移風易俗，莫善於禮樂，故志也。

冬，大有年。

穀梁 五穀大熟爲大有年。此明大有年之文也。義見桓三年。

十有七年 己巳 夏，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左傳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

穀梁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此發書同盟之義，爲外楚也。然與左氏謀伐齊不合，未詳。或曰，伐齊之謀，乃郤克之私忿耳。克徵會于齊以討貳也，豈徵齊以討齊乎。當以穀梁爲正。徵會本以外楚，而齊不赴會，故曰討二。執齊諸行人可見矣。郤克因是憾而成之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左傳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此發書公弟叔肸之義也。叔，字也。賢而字之也。而之之之，猶往也。不義其食而不去其邦，故曰通恩。親親之恩與惡惡之義並行而不苟也。

十有八年 庚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左傳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

戕

公羊 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此釋戕之文也註謂支解節斷以為戕賊故殺殺為戕也然按內弑曰弑外弑曰戕註義蓋未然

穀梁 戕猶殘也梲殺也。梲音脫○此又釋戕之文也梲殺註謂棰打而死也然二傳但明邾戕殺之節耳胡傳謂書戕于鄫者刺其臣不能救君之難也則不但邾之為罪矣

甲戌楚子旅卒。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公羊 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此發卒不書葬之義也號謂王號也

穀梁 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此發楚子書卒書日之義也簡之言畧也前發書卒始此故發其例然卒例書日其不日者失之耳粹春秋楚子書卒者旅嘗昭集居勢大君無不日者少進二字不可通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 正寢也。已見莊公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二傳作檉○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適嫡同括古活反○子家即歸父也反命還介反命也

公羊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此發書還之義也遣猶逐也墠除地為墠而帷在道為墠而帷之以行禮也

穀梁 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檉遂奔齊遂繼事也。此又發書還之義也事未畢謂未復命也事畢謂聘已畢也人之子謂歸父之子也父之使者謂歸父也以此通言成公與人之子守父殯乃棄殯而逐其父之使者是何異于逐父也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附左氏傳　　姜兆錫纂義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

元年辛未春王二月無冰

穀梁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此發二月書無冰之義也終時謂終周正者春之時也按周則春二月乃夏正建丑二陽之月詩二之日鑿冰沖沖是也春三月乃夏正建寅三陽之月詩三之日納于凌陰是也周正終三月無冰則志而此二月志之者蓋此極寒之時恒燠無冰則終無冰矣故加書無冰于其月也

三月作丘甲丘甲○左傳爲齊難故作○難去聲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此發書作丘甲之義也丘謂一丘之人皆使爲甲鎧十六井也始丘使者何註也然其義未明詳見下文

穀梁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此發丘甲書作之義也國有四民擇其能爲甲者爲之非夫人能爲之也然按司馬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夫二十五人四丘爲甸甸共出馬四匹牛十二頭夫百人其間以馬四匹駕兵車一乘凡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牛十二頭駕重車一乘凡步卒二十五人今以四丘共出甲士三人之數而使丘出甲士一人則數倍矣蓋如傳所云一丘之內人人使爲甲之謂乎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戎公穀二傳作貿○左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不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

公羊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此發書王師敗績而不書敗者之義也王者無敵故以自敗爲文然經明言敗于茅戎而傳言孰敗而歸之晉亦異矣

穀梁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爲並去聲○此發書敗不書戰之義也尊謂王親謂魯也餘見上

二年壬申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首二傳作手鞌音安○左傳衛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

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弁音難令平聲貫音台解音解般音烟推他回反下同殿音店擐音患并去聲佃音田辟避同射音石綦音其俛音勉華去聲絓音卦轏音棧縶音執爲去聲屬音燭行下郎反茷音費難去聲辭辟闢同下音璧窌音砲陘音刑質音致從去聲難去聲爲去

鄍音明○釋械衔言浚瓮燦也木根也貫市也華不注山名左右皆死故不使張立其處而使立其後也轏臥車也匿諱也及者爲齊師所及也辟除也石窌邑名銳司徒主銳兵者司徒主壘婦人國佐也禽鄭魯大夫輿師主兵車候正主斥候

公羊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此發曹書大夫之義也小國例不書大夫今以憂魯故于從魯戰者遂而書之但其義亦未爲甚安耳下放此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代公當左使公取飲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于是斬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此發君使乎大夫之義也行謂行成也還謂繞也取飲不進而至者所以堅敵意也革改也佚猶逃也據昭二年齊高子來盟是君不通使乎大夫今以君將獲而逃故書使以明君之存焉耳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

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逆跛者使眇者逆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蹄閭而語移日然後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戰壹不勝請再再不勝請三三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眣音舜使爲並

去盟○此發盟于袁婁而不盟于師之義也姪左傳作叔萌蕭君字同叔之子不敢斥言母故退言之也踊跳而上也躓跛曰踦門一淵一淵入一內一外曰踦敝主賤也上謂以爲殺上也以日傳旨曰戰其謂謂國佐之辭也

穀梁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于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此發書日及曹書大夫之義也必自此始矣以上傳猶衛在冬十月之下今按此乃爲諸大夫悉在戰作衆且公會晉等詳此在傳其爲錯簡尤明故注不究其義姑錄冬十月之下有脫文非也衛之言猶逆也胥閭門名悉者謂諸大夫悉在戰也舉其貴者不欲令貴大夫與卑者共列故書公子而書之也

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壹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蕭同姪子之母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四不克五不克舉國而授于是而與之盟此發盟于袁婁之義也緜猶延也甚甚之辭謂連齊甚而又甚之詞也郤獻子郤克使眇郤眇是之謂敖不言餘大夫省文也然姪子之母與諸傳並異之母二字蓋衍文餘幾並辟例傳

取汶陽田

公羊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見上

冬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邾公羊作邾婁鄫穀梁作繒○

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

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其是之謂矣○說悅同解懈同○周戶曰戶公衡公之子名謂退敵之名臧孫蓋以遜詞求免其使也聘不書諱不書賂而乘楚車爲之左右也

公羊此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此發先書公子嬰齊而後書人之義也嬰齊專政故先舉名于上乃貶而書人不皆貶乃所以深貶之也

穀梁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其稱人何也于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此又發書公子更書人及地會地盟之義也莊二十二年書及齊高傒盟文二年書及晉處父盟傳謂不言公高傒處父以亢也今書公者蓋高傒處父以亢也故不書公以殺內恥此則先亢而後與公新得全其爲君故先後而書之且同月而地會

地盟以中之也
餘義見胡傳

三年甲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 此發書新宮災三日哭之義也不忍言即穀梁所謂迫切不敢稱謚之義對哀三年桓公僖公災稱謚而言也然穀梁謂因宮時所稱而書新宮非謂成公避災不忍稱宣宮而因以著新宮也劉絢謂宣公薨已二十九月成公親人主未得稱宣宮而因以遇災而哭亦所謂不忍者則書也其義甚殺矣

穀梁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此亦公羊之義也迫猶親也謂成公以禰宮親近不忍斥言謚而謂之新宮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公羊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此發書圍之義也不聽謂不聽命即所謂不服也或曰聽之言任也不聽其不服故圍之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胡傳不得為次國言為小國也春秋時但以國之強弱而不以爵之崇卑故其言如此

公羊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此發書聘書盟為尋舊盟之義也

穀梁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此發書日與不書公及之義也公也者則書日為公及其使者盟也書來盟不書及者若宣七年孫良夫來盟是也書及不書公及者此條是也書曰以明其為公而不書公及以明來國與之所以正君臣之體也但不言求句亦支離有意乞盟豈有不求盟者乎

四年甲戌

五年乙亥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此條之義當見于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互文也

夏梁山崩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傳去聲下同上辟避下辟避開為去聲○傳謂傳車重謂重載之車捷徑也縵乘夏縵亦降也請見之禮以重人見于君以告謂以其書告于君也

公羊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沵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沵流同○此發書梁山崩及不書晉之義也

穀梁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名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名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名伯尊如之何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

至君問之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哭之而祠焉孔子聞之曰

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辟遂祠○此發不日而書崩之義也遂謂迂也所謂待我不如捷之遂是也尊

左傳作宗諸音也績功也謂非其功而攘之也然此文問答並與左氏有異說左氏有請見重人之言似于情事爲合胡傳又

言在上者當以心先有懼修省之心主于內而後有降服以下六者之禮行于外義猶精矣

六年寅丙春二月辛巳立武宮左傳二月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

武[illegible]

公羊立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

禮也此發立武宮之義也左氏謂以鞍之功立武宮而此以爲武公之宮側失之或曰武公謚武有武功文子矜其武故立武宮以示武也然諸侯立五廟太祖與二昭二穆而五武公至今八世若有功當宗宜立于桓之世不宜立于成之時日當以其功立不得因有武功而後立也況又實無武功之可言乎故曰立者不宜立也漢儒又爲之詞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非

焉矣

穀梁立者不宜立也見上

取鄟鄟音專○左傳取鄟言易也○易去聲

公羊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邾婁諱亟也亟音器○此發取鄟不書邾婁之義也然方且旋背而取其邑則已亟矣然穀梁謂鄟爲小國似得之餘見宣九年取根牟

穀梁鄟國也見上

七年丑丁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音兮音奚

穀梁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

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

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

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

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此發食角不書日與書又書其書乃之義也展之言省也省而不能備故不書日以過有司也亡乎人義見前此則言君有罪而災之非有司所能然以免有司之過也免牛則不郊亦可知矣故不更言不郊下文四月又言不郊爲猶三望起語耳本傳罪有司免有司胡傳並用其義但删去其急辭緩辭之失理者耳餘見僖三十一年宣三年

冬大雩

穀梁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此發書冬大雩爲書時之義也然其義甚支冬之首時十月爲夏之八月非書時也其月之初爲禾將成之時故猶用雩餘詳桓五年

八年辰戊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

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我歸之鞌之

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

曰嘻奈何使人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乎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此發齊來言之義也[illegible]之耳而說其詞曰來言欲爲內詞但據本傳晉君[illegible]人爲[illegible]之羞[illegible]何不以其所得之地歸王君歸之齊物應歸之齊使川不應歸之齊也如晉君遣使于齊曰寡君之外臣某屬承君敗覆衛之使地二君皆拜君之賜矣惟是把疏玉璧則君天府之藏也寡君不敢當謹以與之執事自今以往寡君謂鄰邦家君來君同於憂樂同之則寡君之願也如是則晉不惟幾于伯而王進于王矣惜乎非其道也

〔穀梁〕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此發書于齊之義也我謂晉也盡我者盡制其命于我而無留餘之詞也然其文當云來晉緩詞也云于齊緩辭則支矣）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左傳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此發書納幣之義也前此內女雖無書來納幣者惟此莊公二十二年書公如齊納幣以示故傳以此書為錄伯姬也然胡傳謂納幣使大夫今使公孫壽則卿也則亦以非禮書而不以祭伯姬書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公羊〕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此釋書天子之文也言元年必書王餘則稱天王備天子惟所稱也）

〔穀梁〕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

也（此發天子之義猶公羊也言但又見一稱耳乃所謂皆通矣餘見莊公元年錫桓公命文公元年來錫公命）

冬衛人來媵（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共音恭）

〔公羊〕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此發書媵之義得之）

〔穀梁〕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此亦公羊之義也不得其所謂死于災也然以其守禮以死而賢之豈徒不得其所云乎哉）

九年（己卯）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左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請謂請于杞也魯為杞故書卒而杞為請故逆之也）

〔公羊〕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之歸之也（此發逆喪以歸之義也不書脅而書杞逆是為內諱之辭然胡傳謂叔姬罪無可出而自欲出之而杞伯亦自欲逆之其說不同）

〔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此亦公羊之義也為之謂為之喪也言非脅之則杞伯不逆而為之矣）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左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而入○勤勞也）

〔公羊〕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此發書致女之義也然胡傳又謂致女使大夫不合使卿亦微不同詳具下文）

〔穀梁〕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稱夫辭○此又發書致女之義也夫自盡禮親迎而致于謝為正夫不親迎而使人盡致之為非正不與內稱謂不言使也然胡傳女三月廟見而成婦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則非不親迎而使人致之謂也但稱致女使大夫而使卿

則為踰禮此蓋譏附行者聞故父母愛厚之而列國爭媵之事有因從而見褒者此類是也）

晉人來媵（左傳晉人來媵禮也）

〔公羊〕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見上）

〔穀梁〕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見上）

秋七月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鞮音低）

〔穀梁〕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為尊去聲○此發伐不言戰之義也晉于鄭為親欒書于鄭伯又君臣也兼言諱尊諱親二義故發之為賢者諱若為齊桓季

友齊之辭是也然其義頗支粥搏但書晉非伯討而不取其不書執之義

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穀梁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惡夫潰○此深著潰書日之義也之主也注猶土也言其畔潰乃上爲之主耳非民之咎也後胡傳蓋斯意深斯城者爲國之備敎死而民勿失者爲國之本蓋左氏之言淺穀梁之義深矣但其言謹而日之者亦支

城中城 左傳城中城書時也

穀梁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此深著城中城之義也非責也城之又城守國矣不以人和爲本而以地利爲重譏未矣故非之詳見胡傳

十年庚辰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此發乃不郊之義也注曰乃者難詞也免牲自不郊然有郊之意也若并不免者爲不郊是益天牲而失事天之道矣故諱使者重難不得郊者然按經三卜不從則免牲四卜不從則或免牲或不郊五卜不從則不郊此其文也豈諸家傳之謂乎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此發書夏四月書五卜書乃之義也言三卜四卜已非况五卜乎亦猥矜之而已然魯卜郊例以四月謂其非時豈失之

齊人來媵

公羊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 此發書媵書三國來媵之義也三媵非禮者王三媵諸侯再娶故書之三媵本非禮以賢伯姬爭媵之而錄之也

十有一年辛巳

十有二年壬午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逼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公羊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此發周公書出即左氏之義也

穀梁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此又發周公書出之義也見于上者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見于下者此周公出奔晉上無以統下下敢以外上上與下皆失之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此發戎書敗不書戰與不書日之義也凡戎狄書敗吳楚皆書戰者蓋進于道則進之矣其謂戎狄不日者則全失之如晉林箕鹹交剛大鹵汾泉鵝李之戰皆書日也

十有三年癸未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左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

穀梁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此發書乞師之義即發于僖二十六年之義也然按胡傳晉主夏盟而亦書乞師明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也凡其書乞皆報怨貪得之心爲之耳若誅亂討賊請于天王而率之以義何乞之爲哉蓋書同而所以書者不同矣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〇女汝同〇欲賜欲得賞賜也介相禮也

【公羊】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柰何不敢過天子也此發書自京師之義也鑿者特造之意時本欲伐秦過周而不朝乃造朝為朝禮若本朝于王而乃會伐秦者然也

【穀梁】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言受命不敢叛周也此發如京師書月之義也詳曰凡書月危之也如京師非危不應月故書月如非如京師而以伐秦如之也然公經如京師惟此一條云如京師不月未詳宜以公朝于王所兩條皆書日故云爾與然其時皆非如京師而彊為之詞亦曲矣

曹伯廬卒于師【左傳】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〇師謂伐秦之師也

【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此發書卒于師之義也諸侯卒于師始此故發例經無大夫卒于師于會者蓋亦因以發之也

冬葬曹宣公【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〇子臧即欣時成公即負芻讀謂留之致者致邑于成公不食其縣也

【穀梁】葬時正也此發葬書時之義也恐卒于師異例故復發之然葬時之例固支矣

十有四年甲申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〇稱去聲

【穀梁】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此發書僑如以夫人之義也外逆女發例于隱二年紀履綸此內逆女不發例于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而發例于此者桓三年齊侯送不言卿以歸宣元年微者逆婦亦不言卿以歸故發例于此皆由上不親迎致然也然按公羊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左氏舍族穀梁挈名之義皆非

十有五年乙酉春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于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也此發書仲嬰齊之義也書嬰齊乃公孫嬰齊而書仲嬰齊者蓋以嬰齊為其兄公孫歸父之後故也禮為人後者為之子為歸父後則為仲遂之孫凡孫以王父字為氏故嬰齊以仲為氏而書仲嬰齊也然此說實悖戾舉繆之尤自漢公羊氏聽為此傳而其後晉杜預注春秋傳亦于僖公條妄為之注驟至數千年來二禍命尤甚取其悲比于

洪水猛獸而莫之遏堵皆非爭亦莫救之也夫視之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而得以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兄弟者無他焉固天命之爲性人率之爲道而君若師修之之爲教者也故積厚者流光積薄者流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上二官師一而世次一不得僭差焉者特此耳弟可以後兄孫可以禰祖則高曾祖禰及子孫曾玄九族之倫亡廟制亦亡而性道教之理胥亡矣周制子死立嫡孫者正以孫與祖爲體所傳重而嫡嫡相承也孫禰祖則是有孫而無子也兄弟之子得以爲人後者正以昭穆正而倫不失也弟後兄則是爲後而無倫也夫仲遂季友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故其子卒即稱仲廬陵李氏及劉炫之論信而有徵矣公羊謂公孫嬰齊後其兄公孫歸父而卽以祖之字爲氏故稱仲嬰齊穀梁又謂仲遂得罪于君而公孫嬰齊不得以公之孫爲稱故稱仲嬰齊皆臆說也今且無論弟後兄爲背叛倫教卽歸父奔齊初何待于立後耶自歸父而言則他日于齊當爲別子記所稱惟與之日從新國之法也而自其父遂而言則有子嬰齊爲奉先又所謂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也嬰齊自爲仲後何至廢爲弟後其兄考成公時本有兩嬰齊其一仲之子爲卿卽此書仲嬰齊卒而以父字氏爲仲者也其一公弟叔肹之子死而附爲大夫卽後二年書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而以宣公之孫氏爲公孫者也經傳姓氏異同考閒見錯出者多矣使歸父不奔齊而卿則其本于僖亦自書曰仲歸父矣而何疑于仲嬰齊之書仲乎以一時之臆說致滋倫教之大誤而明季武宗世宗之兄弟繼統者藉滋異議而莫解其惑故謹辨而辨之如此餘詳文元年歸僖公

穀梁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此又發不書公孫而書仲之義也首嬰齊乃仲遂之子由父有罪故不書公孫以疏之明有罪者之子不得爲公孫也然其論亦刻矣見上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成公羊作戍○左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見音現

穀梁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此發執曹伯書晉侯之義也言惡晉侯惡其自斷之耳然晉侯此來蓋其討逆而特歸于王朝殊近于王語其事討而未歸于王命猶將于伯則猶書晉侯執曹伯所謂其惡不嫌同辭而謂惡晉侯者過也之字之義則彌支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共音恭○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睢音雖澨音逝陴音皮○言華見桓族盛不敢討向戌賢不忍討任忠恭而國人討桓耳偏者不盡也不我納謂不從其止而歸也

穀梁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爲去聲○此發卒書月葬書日之義也言日卒月葬爲正反是則非非葬而言葬蓋以襄三十年書葬共姬而因書葬其公示夫人不踰君之義以崇其賢耳然按全經二傳卒葬月日之例皆與葬已見前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左傳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公羊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此發殊會吳之義也言王者欲一乎天下自近者始則苟遠近皆進乎道中外亦一而已吳泰伯之至德爲周叔父其以蠻夷而外之者徒以其後世自外于禮教爲故耳會進乎道而異視之哉

穀梁會又會外之也此發會詁例又會吳猶公羊之義也

許遷于葉葉始涉反公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穀梁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復扶又反見音現〇此發許遷書地之義也地謂葉也許猶未絕而復見于葉也

十有六年丙戌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此發雨木冰之義也木冰者雨著木而成冰明陰盛陽微之象也

穀梁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此亦公羊之義也根枝折者不勝冰而折也

夏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

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如何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莫不盡力以從上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

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

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犨音讎爲子之爲去聲相衣並去聲○蔑茂之蔑獻子名餘蔑皆無也公室謂晉公室嬰齊猶伯名也出謂發其隱也

〔公羊〕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于是執季孫行父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

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于是執季孫行父悕音希○此發執書舍之之義也仁之也者猶殷有三仁之仁曰猶書也悕之言志也不與公會謂在秋沙隨之會執行父謂此九月苕丘之舍而言執者前約文後詳文也聽失之大謂聽判之失大矣魯晉同姓故云爲宗廟羞

〔穀梁〕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在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此發書舍不書致之意也舍之言置也公所謂公側也在猶存也方在爲在久存爲存據昭十三年執意如二十三年執婼皆不書舍而此書舍以公所爲故也據執婼至自晉而此不書致以公所卽公在焉故也其執之而以行父爲辭執在行父猶在公也則存行父之意公亦存也凡以見公存之義也按左氏公在晉未在苕丘而云公在公還待于鄆不存晉而云公存者蓋往會于晉而還未至國故云爾也然其義亦滿矣

冬十月乙酉刺公子偃刺音底

〔穀梁〕大夫曰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此發日卒及先刺後名之義也刺猶殺也內諱殺爲刺也然按全經內大夫卒例書日凡殺大夫皆不書日皆先殺後名則傳蓋支

十有七年丁亥夏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柯音歌左傳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穀梁〕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不曰至自伐鄭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此發書至自會不書至自伐鄭及書日之義也周猶信也傳曰忠信爲周後會謂冬會伐鄭也記今盟但少邾子耳餘盡今盟者故知盟伐鄭也伐鄭本非公意而旣盟則亦不背之故書日矣然此時方謀伐鄭自當以會致則以不信于伐鄭而書會其義爲皆而其于背日發之者尤非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此發書九月用郊之義也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周禮所謂冬日至祀天于圜丘是也上辛謂其月上旬之辛或所云用註謂用事于后稷也然或說圜丘前說亦謂周郊以冬至魯郊以啓蟄皆于上辛中辛下辛卜用之耳

〔穀梁〕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此又發九月用郊之義也宮室以下言郊不可率衆以見九月用郊之非也美謂粢也三言薦因薦其時而類及之也然秋不可承春夏亦豈可承春乎凡言可者亦僅可而

朱盡之詞耳。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左傳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穀梁 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見上。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脤，公羊作軫，穀梁作脤。左傳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我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食瓊瑰，含象也。占猶祝也。衆繁從余，疑其驗得于忽悔之實，故言之。

公羊 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之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此發卒書十有一月壬申之義也。非此月，謂死于十月之壬申也。然考其實，不是月誤，當是壬申之文誤。蓋非十一月之壬午，卽十一月之甲申。或午誤為申，或甲誤為壬耳。若十月書十一月，則于臣卒君命，皆為失實，而非聖經傳信之義矣。且公子、公孫例書卒，卽未會為大夫，書以十月壬申可也，又何以云待君命然後卒大夫，而書十有一月耶。

穀梁 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事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此亦公羊之義也。致，猶告也。未踰竟，謂未踰鄭竟。餘義見上。

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左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帥、使並去聲。射音石。難去聲。信知之知，夫聲。下知不之知同。焉音烟。○東師，謂齊魯衛之師。荀罃居守，郤錡乞師，故不具。受敵使，謂鄢陵之戰，楚子問郤至以弓，而受其使也。孫周，晉公于之名周者。郤至獻豕于公，為寺人所奪，而公反疑殺奪其豕也。敵多怨，謂討多怨之人。其謂君何，言無知君何。結擬也。偽為訟狀。駒伯，卽錡。苦成叔，郤犨。溫季，郤至。趙氏，謂盾。淫只，謂去亂。也猶以讒被討。厥去亂而不黨于盾，明已無偏助也。

穀梁 自禍于是起矣。此因其事而決之也。公殺三郤而自禍亦起矣。

十有八年，戊子，春王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左傳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故不可立〇案左氏凝其衆闕文此可以證從

穀梁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此發弒君書國之義以深罪其君也若書之惡逆則左氏傳自可考經豈責君而反寬臣者哉

秋八月築鹿囿左傳作築鹿囿書不時也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此發書築之義也爲之爲治猶築也

穀梁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此亦公羊之義爲譏也虞之者使虞守之也按李氏春秋三書囿始此公自朝晉而歸以得來聘邾杞交朝此益習樂之欲觀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而公遂自以爲安而肆志焉所謂友是時般樂怠傲者與

丁巳公薨于路寢左傳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〇謂得禮之道也

公羊路寢正寢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如字〇已見莊公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附左氏傳　龔兆錫纂義

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

元年己丑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此發書即位之義也應見于成公元年蓋其正月先君猶未葬故未發其義與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左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于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于晉〇陰音蔭質音致〇追書謂孔子追書繫以宋也

公羊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爲宋之爲去聲〇此發彭城書宋之義也入是謂入彭城也

穀梁繫彭城于宋者不與魚石正也此亦公羊之義也不與魚石叛不與專封句爲合

二年庚寅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穀梁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此發衛侵鄭之義也初衛侯逆辛鄭侵之今大月鄭師伐宋而伐其罪故爲稱于前事也

秋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于是爲不哲矣〇[illegible]也

公羊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之與平聲〇此存齊姜之疑也然按左氏穆姜爲宣公夫人姑也齊姜爲成公夫人婦也公羊疑其同異矣而何注反

以齊姜爲宣公夫人穆姜爲成公夫人謂襄公服其母穆姜喪伐鄭故諱爲祖母齊姜喪而不正言之也是蓋以公羊有穆姜故曲爲之說耳夫穆姜實欲廢其子成公而立僑而何乃以爲成公妻乎抑見穆姜喪于齊姜之後而遂倒亂至此乎益之惑矣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左傳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寡君將後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知去聲告讀告諸侯齊染也

公羊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

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爲中之爲去聲○此發書城不書取及虎牢不稱鄭城稱遂之義也中國謂中國諸侯也爲諱伐喪取邑若但爲城之者然按胡傳城虎牢而不繫于鄭者責其不能守也則傳義亦未盡矣

穀梁若言中國焉內鄭也此亦發虎牢不書鄭之義也內猶納也謂中國諸侯已納鄭故言鄭若頁中國焉然按胡傳義亦未盡也

三年辛卯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左傳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此發同盟之義將結吳以外楚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左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公羊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曷爲殊及陳袁僑爲其與袁僑盟也爲其之爲去聲○此發書如會與書及盟之義也謂已會而後至故書大夫私與袁僑盟也

穀梁如會外乎會也于會受命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此亦公羊之義也及以及謂及而又及也釋謂也在會外而來受命僑可與之盟亦可置之不盟令諸侯盟而諸大夫又盟是失正也異猶殊也然而公羊之義爲其來受命也而與之盟節爲其大夫非面命大夫與之盟義猶若逆乎情者然若蜀賊之爲以諸侯與大夫盟若平丘之盟諸侯在而大夫盟則又悖矣

四年壬辰秋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姒杞姓公羊作弋

公羊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此釋定弋之稱也按齊姜爲嫡母定姒爲生母以定姒作定弋未詳

五年癸巳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左傳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屬鄫蓋欲使鄫屬魯以助魯出賦如句須顓臾之類前年公如晉以請令成之耳

公羊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此發豹何鄫世子如晉之義也鄫世子如晉爲外相如舅出謂公母姒氏與鄫世子之母爲姊妹皆杞所出也殆之言疑謂質疑也取猶求也世子之母杞姒氏爲鄫子嫡夫人而鄫子娶夫人莒已氏爲而無子其女嫁于莒而生子鄫子欲廢世子而立其女之所出爲後是以鄫求後于莒與滅鄫無異故豹與世子往質于晉也然此條經不書及鄫世子而直書豹于世子之上蓋深貶內大夫之亢耳其立莒滅鄫之義與公

羊使鄫屬魯之義不符而穀梁
及胡傳于六年莒人滅鄫發之
穀梁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此又發外言如之義也立後離當言而以母黨欲親
之若為我事往也或曰即左
氏以成屬鄫之義故曰我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道穀梁作稻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
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
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為夫[illegible]
穀梁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此釋善道之名號也主人謂其地之
主人號從中國故不稱伊緩而稱善
道名從主人故稱善道猶稱伊緩也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
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冬至自會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
使鄫大夫
聽命于會

公羊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此發吳稱人之義也吳將鄫不得稱人夷之也若不
稱人而云吳鄫人則不成辭故亦稱人矣然按胡傳吳何以稱
人以吳未嘗會而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
諸侯往會而主于
吳則貶而稱國
冬戍陳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
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
會于城棣以救之○喪謂喪之也喪之言遠朝夕急謂危急在
于旦
夕也
公羊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
故言我也此發戍陳不序諸侯之義也謂後至謂之離故諸侯
不得序若魯自往戍者然然按戍陳實衆國之詞言
我之義蓋其詳
見胡傳參義
穀梁內辭也此亦公羊之義也內辭言非人為主而我為主也

楚公子貞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善救陳也見上
六年甲午秋莒人滅鄫鄫穀梁作繒左傳莒人滅鄫鄫恃賂也○貢賦之賂承上屬鄫而言鄫有貢賦之賂在魯
恃之而慢莒
故莒滅之也
穀梁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
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繒非
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此發莒狄滅繒之義也非責也不別謂不別異姓也
穀言莒滅鄫而傳謂鄫之自滅者正已之義也若莒人亦是責
猶秦呂不韋之流耳又何侯罪哉日月時之義蓋非已見前
冬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左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于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

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
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
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公晏弱
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堙者
因傅音附堞音牒其平聲○堙謂土山也
周城為土山及女墻也篇齊師謂敵之也
公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此發萊滅不書君奔之義也不發于
而此齊滅遂楚滅黃之屬者莊謂諸條皆有發義故互見于此
也然按左氏傳萊君奔棠而後滅之例書滅不書奔蓋國滅君
奔則滅與奔兩書若國滅君死則初無奔之可書而但
得書滅矣是此條發傳之義與滅黃滅遂未有不同
七年乙未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
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已見
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

髡頑加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音規頑二傳作原鄵音躁二傳作操孔氏鄭世家楚子襄

會于鄬以救之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于是弒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此發卒書地及

當加會之義也隱痛也然三傳皆以卒爲弒而要所以弒之義各不同以穀梁言皆失聖經之義辨詳參義而諸侯卒其封內不地之義亦支經書卒于鄵于鄵于曲棘皆卒其封內而例書地者也何嘗不地乎

穀梁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此發書如會書名及書地書日之義也民謂臣也其臣欲從楚故謂之夷狄之民其君欲從中國故謂之中國之君凡卒于境皆日故日未踰竟也然時葬之義亦支條見上傳

陳侯逃歸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穀梁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此發逃歸之義也夫書避也逃之者謂書爲逃也

八年丙申夏葬鄭僖公

公羊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此發賊未討書葬之義也然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本支見鄭伯又實非弒乎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梁作溼左傳夏四月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公羊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此發侵而書獲之義也戰乃言獲今侵而獲乃適得之也適之言偶也

穀梁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此發書人書侵而書獲之義也病猶辱也○二傳皆但言獲耳胡傳義從左氏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邢音刑左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穀梁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此發會書季孫宿爲魯失政之義也胡傳從其義諸國之大夫在會皆貶稱人義亦如之

九年丁酉春宋災災公羊作火左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使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

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春音本搊音畜鶉音純鄭音云吾音魚咮音晝內納同焉音煙閼音遏相去聲○為政治火政也食配食也閼猶壅也日謂日官也有道則妖亦祥無道則祥亦妖故無定象而難必也

公羊曰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此發者宋災之義也內謂魯也內災雖小視如大也然按左氏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傳云凡火天曰災人曰火與此大曰災小曰火頗殊今按言大不言小是甚之若言天不言人乃諱之矣

公羊曰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此亦公羊之義也故宋猶言乃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音希○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行上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非禮何以主盟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鄟音專氾音凡盛音成暴音僕戲音羲去聲從去聲要平聲下同墊音店底音止

穀梁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此發不別言盟鄭為服鄭之義也胡傳從其義謂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苟假得善勝之道矣故明年書諸侯之會以美之是也但不致之義亦非盡危則致而不危則不致與

十年戊戌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柤音祖偪音福穀梁作傅陽○左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女汝同羸音雷見音現○易移也二事謂攻偪陽封向戌也見謂偪陽之罪見也霍晉邑也

穀梁會又會外之也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

國也。此發殊會于吳加日于遂而因致之之義也同會不殊遂
事不日殊之是外狄日之是不從狄也從或狄謂從偏陽
會夷狄謂會吳也惡事謂滅國也并渾忘之意異驚怪之意汲
之言引也謂引爲同盟謂斥爲異盟凡皆以存中國故三者
並言也然其義
多支劉傳詳矣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發梁作斐左傳初子駟與尉
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
車尉止獲又與之爭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
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
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
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
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
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
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
聞盜爲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
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
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
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
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

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
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子孔從之
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堵音者女音汝去聲下同蟜守從
乘並去聲騑音斐請爲之爲去聲○熟滅也又與之爭公子騑
與尉止爭獲也尉止等五人皆士故書
盜尸陳也門子謂世嫡當嗣者見周禮

穀梁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惡去聲○此發稱盜
以殺之義也以上下
盜當云鄭殺其大夫鄭人殺其大夫而此殺者不稱鄭亦不稱
鄭人被殺者又弗稱其大夫見其不以上下道矣惡上者註謂
國之政教不明
致盜爲患也

戍鄭虎牢。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
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公羊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
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
之鄭。此發虎牢稱鄭之義也然謂離至不得序而言我者
蓋非謂諸侯不得有而繫諸鄭者此春秋之義也

穀梁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此又發虎牢稱鄭之義也決
鄭未詳註謂二年城虎牢不
稱鄭者以其從中國而內之此稱鄭者以其從楚而
別之也按其義與左氏公羊全別蓋左公爲近之

十有一年己亥春王正月作三軍。左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
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
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
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閎音宏父音甫舍音捨○毀其乘謂毀其家之倚乘以足軍
數也季氏以下未詳按昭五年傳云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叔
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illegible]不入入叔中
入公孟孟以因之三入公也餘詳昭五年參矣

公羊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
卿上士下士。此發作三軍之義也三卿謂三軍常用三卿也古
[illegible]下未詳蓋疏古者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之
卿[illegible]其下各有下大夫爲下卿以佐之司徒司空事
[illegible]以下大夫二人司馬事省從以下大夫一人而上士則以

相上卿下士則以相下卿凡以見侯國之五官皆三卿而司馬
一官惟二卿以見侯國止合有二軍而作三軍之爲非禮也然
其所言侯國之卿數既失六官之意而軍制亦謬考古者天子
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之六卿諸侯之上公爲大國
有司馬司徒司空三卿而其下各有下大夫一人爲下卿司徒
之下卿攝冢宰司馬之下卿攝宗伯司空之下卿攝司寇侯伯
之次國有司徒司馬二卿而其下各有下大夫二人分攝僚四
官子男之小國有司馬一卿而其下有下大夫五人分攝餘五
官則卿制初非若傳疏之
率也軍制之率詳下文

穀梁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此又發作三軍
之義也然考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其平時皆司馬掌其教法有征伐之事則六軍三軍之屬每
軍各一卿掌之蓋古者寓兵于農天子六軍掌以六卿大國三
軍掌以三卿而次國小國卿掌之亦各如其軍今公羊謂侯國
只合有二軍而穀梁又謂只合有一軍蓋漢承秦火之後
所得皆殘篇斷簡周禮又最後出固無怪其說之疎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義已見前

夏四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亳穀梁作京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世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家國○莫蘊同蘊蓄同好惡奬夫癸諸什同○蘊年謂積聚發可以謂蘊山澤偏興也

穀梁不以盟致盟後復伐鄭也此發致伐鄭之義也經書盟在伐鄭之後應書致自會今仍書伐鄭故發之以下餘皆推之則明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左傳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藉之言假借假手于大國也猶面服罪耳可釋矣

公羊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與去聲○此發伐鄭言會之義也會不書鄭伯而云鄭與會者推經外意也或曰二大夫出盟入盟而已鄭伯蓋未與會或曰大夫盟而後鄭伯會也或又曰大夫出盟入盟鄭不書鄭伯親會矣

穀梁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此發致會不致伐鄭之義也程子謂鄭人請成不足信也而晉推誠不疑遣叔肸告于諸侯而謀從此不復叛晉至誠誠之感人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左傳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㚟音綽使去聲○按伐鄭往告楚事在會蕭魚之前緣見執在後故書此

穀梁行人者挈國之辭也此發書行人之義也國謂鄭也言行人乃國使不可執也猶十七年晉執衛行人及昭二十三年執我行人定六年執宋行人也

十有二年庚子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穀梁作郃左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鄆音運

公羊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此發邑言圍及遂入鄆之義也經謂伐言圍即爲取邑伐不言圍爲非取邑甚無據之臆詞若伐言圍即爲取邑則經從鄭圍長葛何以又書取長葛耶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惡去聲○此又發邑言圍及遂入鄆之義也伐國重取邑輕況于圍乎不足書而書之蓋爲下文救台入鄆起耳然按今經伐國書取邑及伐國書圍邑者亦多矣說何疎耶

十有三年辛丑夏取邿邿公羊作詩左傳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公羊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此發取邿不繫邾婁之義也然按左氏以邿爲小國今任城亢父縣邿亭是也邿國分爲三部志力各異師救以取之蓋不待貶而見矣公羊之說蓋疎

十有四年壬寅

十有五年癸卯春，劉夏逆王后于齊。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公羊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此說書劉夏及書周逆王后當供逆迎之禮矣。然按經例，內逆夫人，王逆王后，合禮則書，外逆夫人合禮不合禮皆不書，以逆王后比之外逆女之例，而因謂以過我而書也，蓋失之矣。從許胡傳。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公救郕，至遇。遇，魯地。左傳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郛音孚。○背盟主，是試也。

公羊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此說至遇之義，胡傳從之。

十有六年甲辰春王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音臭。左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此說諸侯會而大夫盟之義，但謂徧信也。

穀梁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此亦略同公羊之義也。牡丘之會，諸侯既次，則書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則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故今不書諸侯之大夫，為不臣。

十有七年乙巳

十有八年丙午春，白狄來。左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公羊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朝，平聲。○此猶介葛盧來之義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詢，詬也。

穀梁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此發執行人之義也。怨接于上，謂衛與曹結怨，猶十一年楚執行人傳謂挈國之詞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左傳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

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輕鞅去聲廣陳並去聲樂音洛殿音店射音石中去聲庭音豆邿音詩雍去聲萩音秋㟺音荷難那同還音旋

穀梁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與平聲○此發伐齊書圍之義也大謂國勢之大病謂衆討之病非大國而敢足同圍之與明其大也何以侵魯罪之則亦辣矣明其病也然按胡傳春秋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蓋齊環背盟棄好數伐鄰國天下所同惡也其謂非圍而曰圍者蓋亦以其同圍而以伐致與或曰圍而致以伐者蓋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也則穀傳非圍之說爲贅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穀梁閔之也此發書卒于師之義也然此例當發自曹伯盧卒于師而傳言閔之者亦未盡矣

十有九年戊寅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左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漷音廓乘去聲先並去聲

公羊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此發致伐齊及取田自漷水之義也亟伐謂伐魯也世子謂光也蕭魚之會是也移者遷也魯與邾本以漷爲竟漷遷邾界魯隨而有之也然驕世子及漷水移之說皆非餘見上

穀梁春秋之義已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也取邾田自漷水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惡去聲○此又發致伐齊及取田自漷水之義也與人同事而或執或取是不伐而伐也軋猶曲也委曲隨漷水而取言多矣盟而不終故月而不日也然不致盟及不日之義並支

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左傳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公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此發書還之義猶左氏也胡傳亦之

穀梁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

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此發書還之義與左氏公羊微異也誅猶討也生死無所加其怒明怒其所當怒不以老未加於尸猶在也墠帷爲拜命之所也按胡傳未出境當從穀梁已出竟當從公羊左氏

二十年戊申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不滅是無天也○與于之與去聲呼去聲○燮司馬卽燮也

穀梁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惡去聲○此發書弟書奔之義也按譖黃者二慶也而惡其君者君有弟而沮于讒此所以惡君也

二十有一年己酉春王正月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

者子以公姑姊妹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〇妻從並去聲庶入聲

公羊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 此發書邾婁庶其大夫之義也然重地之說殊失之此卽于為正卿而禮大盜之見非聖經書名之義蓋書名而美惡見矣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此發書以書來奔與並書漆閭丘之義也漆閭丘爲二邑錄小大敵故不言漆及閭丘也

公羊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此于經外特錄聖人之生也然公羊傳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之歲十一月庚子而史記則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其說不同今按左傳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壬戌時年七十有二歲當是襄公之二十二年庚戌歲生而公羊二十一年己酉生之說非矣又按大全吳氏程曰周正己酉歲之十一月二十一日實亥月庚子日也其論月建是論歲亦非

二十有二年 庚戌

二十有三年 辛亥 夏邾畀我來奔 畀公羊作鼻

公羊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此發書邾畀我之義也以近書猶言敘其接我者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〇慶虎以役人壓板而殺役人故役人殺慶虎而及慶寅也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此發殺二慶書國書及之義也殺虎以及寅者役人也而稱國以罪陳侯縱令之過也詳見前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待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遂超乘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〇超乘躍上然于欒也本根也乘槐根而覆也

公羊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此發入于晉入于曲沃之義也其猶言晉欒盈者何傳謂欒氏晉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于晉也餘詳參義

娶也何嘗先夫嘗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
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
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
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子朝甲戌饗諸北
郭崔子稱疾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
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
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陪臣
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
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
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
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
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
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
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
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
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
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
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

與有如上帝乃歃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
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
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鮮虞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
之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踰音俞翣音雖說悅同從去聲歃音敢
說悅同鬷音宗大音泰○困之上六變爲上巽故曰大從風閭
何閭也歸謂歸附崔氏也宣伯僑如也側之言偏言不能正禮
也

〔穀梁〕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此明致弑之由也失言謂不爲崔氏其無冠乎之言也然失豈但言而已哉

秋衛侯入于夷儀 夷公羊作陳左傳衛獻公入于夷儀

〔公羊〕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弑也 此發書入
于夷儀不書入于衛之義也諼詐也時衛侯不能以義
自復詐居是邑爲剽臣而剽弑乃歸也餘義見胡傳

冬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公穀作謁左傳十二月吳
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射音石下
同殪音意

〔公羊〕門于巢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未
反至乎舍而卒 此發門于巢卒及書名之義也反謂反國舍謂營舍卒則名矣

〔穀梁〕以伐楚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
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
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古者雖有文事必有
武備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
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射音石創初良反○此亦公羊之義而詳

也于巢卒明非于楚卒也飾城者修其守備請罪者謝所討
伐也非責也自輕謂無備也雖文事必有武備況武事乎

二十有六年 甲寅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
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
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
子鮮不獲命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
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
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
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
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
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
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
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
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
甯氏也○爲去聲濫上聲○爲復爲求復國也獻公子鮮皆敬
姒所出故命之子鮮多不過出亡耳所以無益于甯氏也悼子
即喜也嘉襄皆文子
之子伯國即襄也

穀梁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此發書日之篡也疑衛君剽之不正其爲君而明其爲正此所以書日以譏之也胡傳謂剽之爲君雖未有說而亦以弒君書者示天下後世知愼于廢立之源而不敢忽也視穀傳爲更密矣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竟境同

公羊此諼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爲惡剽剽之立于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諼況遠反詐也說音悅同○此發書衛侯衎復歸及不書衎立之義也凡書復歸者無惡于歸之詞書衎之復歸乃以明剽之越次而不宜立也凡書立者惡其立之詞不書衛人之立剽又以明衎之失衆而宜出也蓋互文以起義也

穀梁曰歸見知弒也此發歸書日之義也知衎與也辛卯弒甲午便歸若待弒而歸者然是見其與弒也餘見胡傳參義

秋晉人執衛甯喜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于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澶音蟬女汝同爲去聲將音槍○轡之柔矣逸詩義取寬政以相綏將仲子兮鄭風義取衆言之可畏子展子罕之子

公羊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此發書晉人執衛甯喜之義也喜當討之賊而執衛人不以討賊執之也高氏謂晉非討其弒君爲其伐孫氏而殺晉戍也

二十有七年乙卯夏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音專穀梁作專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昭明也事猶兩爲罪事治則出爲求仕而已

公羊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爲殺之爲去聲女汝同挈音結鑕音質從與並去聲昧刎同又音未○此發甯喜殺

歸出奔之義也凡諸告也頑淺也硃之言
執也將遂詞雖爲亂故言倍盟者畏之也

〔穀梁傳〕國以殺罪累上也寧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寧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鱄喜之徒也鱄之爲喜之徒何也巳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其曰弟何也鱄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惡夫難巳音紀絇音渠○此發從衛國出衛弟之義也涉猶行也山猶因也有之言主也所謂爲累不直乎喜謂待喜爲不直也不忍從君于幽又不忍誣君之失故出爲合乎春秋不言晉即左氏不仕晉之意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

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犂去聲下同從去聲弟音止敖去聲稔音甚○辭言猶成言也矜其詞至盟雖不復爭也且吾之吾猶晉而言引而近之之詞夫能之我猶人也又不及是以下言即害我亦非有損矣武子惡貳賦重故欲視邾滕而叔孫以邾滕爲人之屬國故不欲比之而比于宋衛也

〔公羊〕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此發再言豹之義也殆避也衛侯衎不信而使奸臣石惡來懼諸侯將負約爲討也然三

傳再言豹之義
並幽詳見下

〔穀梁〕湨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此發再言豹之義也稱名不舉姓氏故云恭然書豹則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再言豹爲諸侯及豹云者恭之義何爲哉

二十有八年丙辰冬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丁巳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左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謂公冶曰吾可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乃歸五月公至自楚

〔公羊〕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此言正月書公在楚之義也正月當朝正于廟非但月比故特書公在楚以存君也

〔穀梁〕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義也此亦公羊之義也殆危也

閽弒吳子餘祭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公羊〕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此發書閽之義也以刑人非其人故但稱閽而不名也近狎也餘見下

〔穀梁〕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此亦公羊之義也然周禮掌戮髡又云使墨者守門何耶或曰非不可使刑人但不可近狎耳以爲閽矣又使守所而親乎其身狎近之滋害而失御之之道與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知去聲子大叔之人名蔡肄音異比去聲○肄之言餘也肄餘聲也云之言旋謂歸往也

〔穀梁〕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此明城杞之義爲變之正也然胡傳義同左傳

吳子使札來聘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

風乎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
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
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
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
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大公之大音泰渢音凡險當
作儉易思故
去聲箾音簫

公羊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
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
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
乎季子皆曰諾諸爲君者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
于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

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
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
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
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
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
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
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
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
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
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

必使子也進子名反使夫聲下同命與之與乎聲焉音烟○此
發書吳子書札之義也書吳子是有君書札是有大
夫有大夫則有君矣進之言乍也使夷昧之子明非世嫡也足
猶盡也謂許之者不以一義盡也許人之臣者必使之爲臣許
人子者必使之爲子吳狄也若違守季子則稱其臣之美以
暴其君之惡而非爲子爲臣之道矣故仍名之也餘見下傳

穀梁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
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此又發書吳
子書札之義
也能使賢亦君之賢故臣稱名然則傳謂且不稱公
子者明其辭之[illegible]義也蓋二傳之義平而恕胡傳之義刻而
嚴矣

秋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燕音烟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
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
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
故難及之○蠆敕邁反好難並去聲

穀梁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此釋北燕之名也注曰南燕姞姓在
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傳之

時或但稱燕故釋經之
書北燕爲從史文也

三十年戊午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般音班左傳蔡景侯爲大
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
景侯○爲
大並去聲

穀梁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此發君弒不日之義也徐乾
曰中國君卒皆書日以錄之
蔡國君卒皆不日以略之也何休曰不日者深爲中國痛子弒
父之禍不忍言其日也然其說皆支中國君卒亦多不日蔡國
君卒亦多日中國及蔡國弒父弒君亦多書日也
蓋弒父弒君之逆不待貶而見或不日者從史文耳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二傳無下宋字左傳或叫于宋大廟曰
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
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
婦義事也○大音泰共音恭○義者宜也時姬年已老矣

穀梁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以災卒奈何伯姬之
舍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

下堂左右又請伯姬曰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辟音避同行去聲○此發書卒日于宋災之上之義也傅者傅之德行保者保其身體左右又請避者傅母已至而保母未至也詳見公羊及列女傳此蓋約文與按伯姬之死左氏以爲過然親過斯知仁矣此胡傳所以有取于二傳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公羊作年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儋音躭見音現夫音扶畤音止過平聲○言謂括言有此者有覬權也童子亦謂括也

穀梁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于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此發殺其弟之義也

佞夫弗知而殺之此之謂首惡也論尊無二上之義則國柄統于天子而命討不得下移論化行自上之義則皇極建于天子而刑賞皆與衆共故天子視諸侯尤慎也上視謂父母下視謂長子母弟也長子有繼體之義母弟有同體之義故親其長子母弟者正所以不忍于一本也況未三年不王不思親而殺弟又其甚者乎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穀梁無下宋字左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公羊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此發外夫人書葬書謚之義也災母謂保母餘義見前傳

穀梁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引而葬之也此又發外夫人書葬之義也吾女不書葬吾女而卒災故痛而葬之也然公羊兼重其賢義更完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霄音宵左傳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產曰夫子禮于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于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

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朝音潮焉音烟難去聲下竇音豆○公謂伯有也朝至謂私朝而朝謂公朝布散也分路而去也徒衆也斂終也或謂天也言天則止之未可必也姑行吾志而已

穀梁不言大夫惡之也惡去聲○此發殺良霄不稱大夫之義也胡傳謂不言殺其大夫者討賊之辭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此發賊未討而書葬之義也君子爲中國諱故云君子辭然其義殊支辭見隱公義及弗詞檢考

穀梁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此發不日卒而月葬之義也不葬謂義不書葬也世子不子則景侯無子矣然不可謂無民若不書葬雖失子亦以失民矣故不忍使然也然其義尤支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宫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尤責也責其不能信于諸侯也

公羊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凡爲所爲之爲去聲更平聲○此發書宋災故及書人之義爲譏伯姬之賢而貶諸卿之事也更復喪失也謂復其所喪失之財也然與胡傳義別詳下傳

穀梁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言災故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也自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爲去聲見音現更平聲喪去聲○此又發書宋災故及書人之義爲善其以衆救災也然三傳之義互異正之胡傳乃皆非謂救災大變則會其葬而不討罔災小事則更其所喪而歸之故諸侯之大夫歌人皆卿諱不書而又特言會之所爲以戒後世也以聖經比事屬詞之義推之說胡傳爲粹矣

三十有一年己未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大音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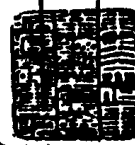
穀梁楚宮非正也此發薨于楚宮之義也穀已見前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左傳襄公卒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辛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

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穆叔語所謂天理人欲並域而居也

穀梁子卒日正也此發子卒書日之義也胡傳謂子般子赤弑則公不書即位則般之弑可知赤之卒也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附左氏傳

昭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此條之義已見僖傳者，襄子野非正，故別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招，常遙反。虢，公羊作漷，穀梁作郭。左傳：正月乙未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罷音皮。○者不能信，乃是為難，而楚不足患也

公羊：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于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此發晉陳公子招不書陳侯之弟招之義也。後八年書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此不書弟而書公子，是貶也。不稱人而稱名氏，謂八年書陳侯之弟招殺世子，與大夫相殺稱人者異。稱自是弒君，謂殺世子即與兄親弒君者同。其時不貶稱公子而稱弟，正罪其以公弟之親行弒逆之變，故此變弟為公子罪之。招罪已重而豫貶其罪于此者，以楚人方抗于會，恐其乘釁滅國而託于此貶之也。然按胡傳，公子其本稱，弟者因事而稱也，則以書公子為貶者，其說曲矣，又況豫貶之說為尤支乎。餘姑以經傳參之並見

三月，取鄆。鄆音運。公羊作運。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人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于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踁，刑夫反。○惡之，謂見其惡也。褊言敝盡也，故裂裳與之，以示不逆也。

公羊：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此發鄆書取之義也。不聽謂叛也。不書叛，為內諱也。然胡傳義亦不同。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音鉗。左傳：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選，去聲。見，現同。女，汝同。○后子即鍼也。選之言數，懼選謂懼其數其罪而奔。其對司馬謂以車多獲罪是也。

公羊：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此發書弟鍼及書出奔之義也。書以君不容

弟而出奔在晉故罪其教之不早也。

【穀梁】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惡去聲○此亦公羊之義也

六月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公穀並作原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阨[illegible]同共音恭行音杭乘去聲[illegible]音[illegible]○崇聚也或曰尚也伍當也言欲[illegible]戰也乘有三人[illegible]五乘十有五人故為三伍離麗[illegible]日[illegible]散也[illegible][illegible]名

【公羊】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此釋稱大原為大鹵之義也地與物公稱其邑其人名私稱也

公穀傳 昭公 卷十 三十

【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此又釋稱大原為大鹵之義也號謂大原之號名謂大鹵之名

秋叔弓帥師疆鄆田。左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于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務音茂夫音扶

【公羊】疆鄆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畏莒也。此發疆鄆田帥師之義也與莒為境其地乃魯與莒封疆之境故畏莒而帥師以疆理之也

【穀梁】疆之為言猶竟也。此亦公羊之義也

二年辛酉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服襚服也

【公羊】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此發至何乃復之義也不敢進謂其見拒也

【穀梁】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惡去聲○此又發至河乃復之義也按經書公有疾者惟二十三年此條經不言有疾而傳云者有疾者言有疾為實有疾不書有疾為托有疾蓋公以非禮見辱故著之也然公不往季孫往致服已足見公之不必往取辱矣則非惡季孫之謂也傳義蓋[illegible]

三年壬戌冬北燕伯款出奔齊。燕平聲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比音[illegible]合也

【穀梁】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此釋稱北燕之旨已見

四年癸亥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于戮乎播于諸侯焉用之

公穀傳 昭公 卷十 三十一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于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從去聲共恭同櫬音襯○弒君謂黨杼而弒莊公也

【公羊】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此發執齊慶封之義也按襄二十八年慶封來奔後奔吳吳封之于朱方而公羊以為防穀梁以為鍾離蓋傳訛與抑異名而同實與脅齊君謂景公也

【穀梁】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也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

亦我亦且一言曰有君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不與楚討也慶封不爲靈王服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而不以亂治亂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爲齊爲靈之爲大夫奔吳中行〇此發穀慶封不書大夫而慶封書齊之義也息僞伏也讓惡而討猶言以無伐無也然聖經楚子麇卒書卒慶封乃傳會之詞而存穀或以此族其弒君之案蓋亦未爲徵信矣詳見事義恢考

遂滅賴 左傳公穀作厲

〔穀梁〕遂繼事也 義已見上

秋九月取鄫 左傳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公羊〕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 此發諱滅爲取之義也然按襄六年書莒人滅鄫而今又謂諱滅爲取者前莒人滅鄫非滅鄫也穀梁謂鄫取異姓以涖祭有滅亡之道耳則此乃鄫見滅于魯與莒無與也公羊之義蓋即前穀梁莒人滅鄫之義與

五年甲子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音捨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〇殯叔孫氏之柩也

〔公羊〕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此發舍中軍之義也留次國傳二軍今舍中軍而止存上下二軍故云復古襄十一年作三軍傳釋三軍爲三卿今不言舍三卿而言舍中軍者前若言作中軍則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故不言作中軍而言作三卿以明其爲三軍今則前已言作三軍矣故言舍中軍則其爲三軍之中可知也然古制有十二軍六軍三軍二軍一軍之稱而無五軍之稱五亦有中訓義蓋支而復古之說尤不免爲强臣恩也蓋古制名存而實亡其變甚矣詳胡傳參義

〔穀梁〕貴復正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公羊〕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此發書莒牟夷與書及之義也地有公私故書及以別之若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皆私邑不書及矣然二傳重地之說皆非雖非地也但來奔例必書名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

秋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羊作濆穀梁作賁左傳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戊辰叔孫敗諸蚡泉莒未陳也〇陳去聲

〔公羊〕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 此釋濆泉之名也見爾雅釋泉

〔穀梁〕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台音胎〇此亦釋賁泉之名也中國號賁泉狄人名失台莒亦狄俗故云

秦伯卒

〔公羊〕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 此發秦伯卒不名之義也按休未詳註云夷俗嫡子生匿不以名既長不論嫡否擇勇猛者立之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書名者二人蓋以嫡得立故名其庶得立則不名也然其說蓋支按劉氏云諸侯卒不名者多矣可悉謂之夷俗乎則公羊之

說非矣餘詳宿嬰牒
侯卒及事弟慎率

六年乙丑

七年丙寅春王正月暨齊平。暨其器反左傳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也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食路故求平也服詘成也以賂及貨賂之遂不克納而還

穀梁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此發書暨之義已見然按經及左氏傳此承六年冬齊侯伐北燕而言而穀梁以外及內曰暨亦此意也若胡傳謂魯暨齊平則與經文及左氏傳並違而亦非穀梁以外及內曰暨之義矣疑胡氏或以三月有叔孫婼如齊涖盟之文而爲此傳與然上文齊伐北燕此繫相承而下文叔孫婼如齊涖盟則中隔公如楚條恐亦不合合經文並賅以據逆賅而顯背左氏傳之明文也此條胡傳始末可從

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婼音綽

穀梁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義已見僖二年

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左傳秋八月衞襄公卒晉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衞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令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能歸之今又不禮于衞之嗣衞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衞弔且反戚田衞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衞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穀梁鄉曰衞齊惡今曰衞侯惡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鄉夫聲八年同○此發君臣同名惡之義也君子謂君也言臣同名于君而不令改者君子無奪人名之義而其無奪人名之義者以名命于親重其所以來而不得奪也又言王父在則父不名而尊王父以名之是亦不奪人親之所名之義也

八年丁卯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屬音燭

穀梁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惡去聲○此發前書公子招今書陳侯之弟招之義也稱公子又稱弟則其爲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是極言其親也云可以重之存者所謂傳重也則兩下相殺不志于春秋非矣餘義見元年公子招

夏四月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穀梁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于上也此發書人及書行人之義也怨猶罪也按猶進也然執有罪之義殆非劉氏曰惡招而殺徵師非其罪也右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秋蒐于紅。紅音洪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衞革車千乘

公羊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此發書蒐之義也義見桓六年大閱

穀梁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軼塵馬候蹏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

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此又發書蒐之義也云正也者謂因秋蒐以習武于禮爲大此之謂正也艾刈也防之言限也旃旗召茸或作毼毛亦也質椹也褻門中限也以旋遊謂建旃表門之旋也四寸曰握擊挂也㩕也謂轅門之旋旁去車兩轊各四寸若御挂㩕斯爲抽御乃不令入也車則壁不出軌馬則踐必應候此御者不失其馳習射而中謂志正體直比禮比樂之類也然按本傳范註謂常事不書而此書者以後比年大蒐失禮因此以見正也而胡傳則謂狄非宜蒐之將紅非常蒐之地蒐不書公非主蒐之人蓋皆不待貶而見矣則傳亦姑存其制可耳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置之既又請私私于幄加絰于顙而逃使穿封戍爲陳公○楚惡其蒨哀公論禮將殺之克乃請殺馬玉不用也請私謂盡臣禮故于幄加絰而因逃

晉

穀梁惡楚子也此發書滅陳之義也由左氏傳袁克請私之義推之則招奐雖可討而滅陳爲已甚矣

葬陳哀公左傳見上

穀梁不與楚滅閔公也此發陳滅書葬之義也滅國例不書葬閔其爲荊蠻所滅故書葬以存陳也蓋雖陳哀克葬之合葬之禮有未盡也而經義昭然矣

九年戊辰夏四月陳災公穀作火左傳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妃音配下同相去聲○按左之失誣此類是也

公羊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悕音希○此發陳滅書災之義悕之言悲[illegible]穀梁所謂閔也已滅而云存陳亦悲矣

穀梁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此發陳滅書火之義也註曰猶書陳火者不與楚滅也不可以比全國書火而已然而必書者所謂閔而存之也

十年己巳

十有一年庚午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般音班左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德而降之罰也○假犬也

公羊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爲其之爲去聲○此發名楚子虔之義也懷惡謂欲滅之也胡傳從之

穀梁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此發名虔及書時月日地之義也然按穀傳疏就本係誘殺以發書名之義公羊則據左氏合下滅閔言之春秋之教比事屬辭合下滅蔡執用觀之而後書名之義見猶書災令上滅陳故殺觀之而後書災之義見耳不然討賊之義中雖誘何遽絕之哉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左傳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公羊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此發書大蒐之義已見然春秋

比事屬詞不如
左氏之言得之
秋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左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
侍者曰何故曰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
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
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
失國○諸去聲○郊謂山居于郊也祖不歸謂不念之歸也
公羊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此釋齊歸之名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梁作友左傳冬十一
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
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公羊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
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
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惡平聲○此發蔡有不稱子而稱世

子之義也嗣君未踰年例稱子不當稱世子以靈公弑父而立
不成其為君故其子當喪而立亦不成其為子也誅謂討也弑
父之君當絕不繼非遷怒也以築防蓋因築防而用之祀神也
然按胡傳有于父喪不飲不葬養不共戴雖主其喪未君其位
故止稱世子而不稱子也則不君靈公不成其子
之說亦悖矣蔡可伐齊非伐燕之人況父子乎
穀梁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
楚子也。惡去聲○此又發不稱子而稱世子之義也殺蔡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未得其君者然一事注
乎志謂事託于討賊而志實託于滅國也故惡之也然有本末
踰年稱子之君二傳一謂其惡殺公而稱世子一謂其惡楚子
而稱世子義固不倫矣考胡傳蔡般弑八月而滅時勢恐迫世
子蓋未暇即位其義與左傳同而書執又明世子不服而見
執也此其義蓋
親二傳為勝矣
十有二年辛未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燕平聲左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
欵于唐因其衆也○
陽即高唐燕別邑

公羊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
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
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此條合以納北燕伯
于陽句為燕地也而傳乃裂伯于陽三字為句釋為公子陽生
怪已甚矣況更以聖言誣之乎何注又妄謂孔子時年二十三
具知其事故託聖言諱公為伯誤子為于陽字存生字滅恐人不
審知故闕而不革以存信史而不敢于盟主之間輕置詞以取
罪也以臆評聖而轉借聖人闕疑之
學以文之甚矣其怪而無忌憚也
穀梁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此發燕伯書納及不名之
義也然其義亦支
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
遂如晉○郠音便慭銀
去聲○取郠在十年

穀梁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此發如晉乃復之義也不使遂乎晉云者家氏謂魯受莒叛而又伐
之皆季氏所為公如晉乃復
欲有辭而不能以自伸也
冬晉伐鮮虞。左傳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
八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冬十月晉伐鮮虞因肥之
役也
穀梁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
狄稱之也。此發晉伐鮮虞書國之義也楚以詐誘陳及蔡晉亦以詐滅肥伐鮮虞故如狄例止稱國也然按全經凡諸
侯稱三條書國之義皆不倫
蓋左氏以為遠交者得之
十有三年壬申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
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
于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鬭韋龜中犫又奪成然邑
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

莫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將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

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縊音委質音致與守並去聲過平聲彊上聲巳音紀鄖音云棄音機猈音彼罷音皮比音毗沿音沿芊音米奸音干○莫成然即成然子干即比蔡公即棄疾也觀從朝吳本蔡人告之情謂假蔡公命以名之而及郊始告以情也食謂食蔡公之食食用牲者假為會且盟也名武軍者築壘為復仇之名也然丹即子革也

〔公羊〕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于弒立也歸無惡于弒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罷音皮○此發弒其君言歸之義也按左氏十二年靈王使五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為之援今云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而不成者蓋次于乾谿為臺已踰年矣然胡傳不取其義詳下文

〔穀梁〕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此發弒書歸書自晉及弒不書日之義也比雖弒而非弒者言歸則非弒一也以比之歸弒則比非弒二也不日則比非弒三也然其義皆支按胡傳謂比未嘗一日為虔之臣而稱書弒其君虔者明比非衛子鮮叔肸之義而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者也其逆未嘗一日為臣故公羊謂書歸為無惡于弒立而其義未嘗不為臣故胡傳謂書弒乃不成予君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羊作弒左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曼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

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他日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鬭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何難對曰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

主有國高以爲内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
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
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
腹心有魏犫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
先以爲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
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
有寵子國有奥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
逆何以冀國○呼去聲下同衣去聲其音恭適音的下同見音
現大音泰齊齋同長上聲下同厭同屬音燭苹音米去數董
上聲遠去聲亡音無從縱同相去聲施去聲○韋施以其子爲
平王
也

公羊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
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
弑何言將自是爲君也 此發比不書弒而書公子及弒之者不書人而書名氏之義也其意不當謂非其意也但未能效死不立故及于難且歸自是爲君故稱名氏以弒矣然經竄書殺而改爲弒則其訓皆支

穀梁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
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弒有
四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
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此又發不稱人以殺及不稱國以弒之義也凡討賊者當稱人以殺而不稱名如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是也弒君者或稱國以弒而不稱名如晉弒其君州蒲之屬是也今不稱人而稱名以殺故知以比當君也然但日比當君則沒比非討賊明而非弒君亦明矣比之非弒有四未詳凡取國者稱國以弒今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則于比無爲君之迹但而公子以弟殺其兄爲嫌耳蓋春秋之義以賢治不肖不以嫌伐嫌棄疾公子棄疾主其事故于比無爲君之嫌而加以爲君之嫌也然以胡傳參之義亦未盡義詳胡傳參觀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

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左傳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
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
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
平丘子産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産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
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
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
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
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
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
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
盟以厎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
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
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
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
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
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
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
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于好講禮于等
示威于衆昭明于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

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
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
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
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斾壬申復
斾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
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
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
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
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
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
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
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
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産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
待明日及夕子産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張矣及盟子産爭
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
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
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
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
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
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産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

鼓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纍衆之使狄
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
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爲去聲鄭音梗鮒音附纍音
莫厥平聲底音止覆音福其音恭射音石又如字狄音翎湫子
小反○諸縱也聽命不盟也僂仆也猶伏也言牛伏豚上必死
也不死猶言豈不死男謂男服周制九服侯甸男采衛要夷鎮
藩也或以伯男讀之非陵替也飲猶酌也冰六飲之一時
方盛暑故假進此以爲釋也蒲伏爾往也御禁同止也

公羊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與並

去聲下同○此發公不與盟之義也言諸侯將討楚亂棄疾乃
封陳蔡以說諸侯是諸侯從此遂亂而盟主之令替矣不會非
恥也然按胡傳此條蓋言晉棄德任力故直書公不與盟而不
以爲恥其與楚反陳蔡事全無涉此傳從以下文書陳侯蔡侯
歸國遂誤牽爲一而生此說是比事屬詞之義例未審也況楚
棄疾封陳復蔡是衆最爲合義初非循衆討而以是說諸侯如
果此盟同外楚而楚遽而封陳蔡則是盟又爲合盟而不得以
不與盟爲不足恥矣本傳之牽如此胡傳之不取其說也宜哉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此發公不與盟而書日之義也公不與盟當從外盟之例而不日今書日註謂因楚

有難而使陳蔡之君得反國故爲善也然按經及左氏傳外楚
之義朔同公羊而書日之義尤支其註所稱陳蔡之君得反國
爲善而譏公之不與是盟親公羊諸侯遂亂反陳蔡而君子不
恥不與之說並稍疏但按經及左氏傳則終覺胡傳爲勝耳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

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
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公羊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此發書歸之義胡傳從之

穀梁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此發上會書日及此書歸之義也成之會猶言成之下會也因陳蔡之國故于

上會謹而日之以美諸侯興絕之義也如失國然者如
失國而歸國然也然牽二爲一之病則率矣詳見上

冬十月葬蔡靈公左傳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穀梁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此發滅國書葬之義也不赴不會及附庸國不書葬者常也失

德弒君滅國不書葬者變也今蔡靈公弒逆無道身死國滅而
書葬者此又變之變矣蓋以楚而嘉諸侯也然葬靈公係封蔡
國初非以楚此事與平丘之會不同
時亦非成諸侯之事也義詳見前

十有四年癸酉春意如至自晉左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然胡傳不從其

義

穀梁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之見君臣之禮也見音

現○此發意如書至之義也大夫有罪宜廢不廢則君臣之禮
當存也然考胡傳如執之爲邾莒之乞供終歸之憚齊楚之改
事盟主之以利爲吾怒其失正甚矣蓋
書之以志戒也豈嘉意如今禮之謂乎

公穀傳 昭公 卷十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左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

恢而善于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
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
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
逆庚輿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穀梁莒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此發莒

無大夫而書公子之義也曹叔文之昭封在甸服後削小耳
莒姓東夷本微國也故以爲賢意恢而書之與餘詳胡傳參義

十有五年甲戌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左傳十五

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
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
入而卒去樂卒事
禮也○祲音浸

公羊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

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此發去樂卒事之義也義見下傳

〔穀梁〕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此亦公羊之義也然按胡傳大夫之喪祭而以聞變也按禮衛太史柳莊寢疾命曰若疾革雖死必告此非禮之正若大夫涖祭事而卒于其所去樂卒事則可也胡傳蓋本之左氏二傳則皆失之矣

十有六年乙亥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穀公羊作殺左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公羊〕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此發楚子不名之義也對楚子虔誘殺蔡侯般書名故問而發之不疾乃疾所謂是亦教誨之之例

十有七年丙子冬有星孛于大辰孛音佩左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彗音遂見音現下同虛墟同瓘音貫○除猶宿也

〔公羊〕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此發書孛于大辰之義也大火與伐主東西以示民時早晚而又視北辰以別大火與伐之所在故三者謂之大辰也然此大辰實指大火行孛加之為異傳因言之耳

〔穀梁〕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此發書有與書于大辰之義也愚謂泛濫然二傳不言徵應而左氏與胡傳所言徵應各異學者于災祥之見但修省恐懼以凜天人相與之幾而不膺言徵應以惑于其不可知焉則善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左傳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匄音蓋陳實鬣去聲鬣音力○埜泉隧炭盛為水阱火坑以警守也楚人從而殺之甚從旁皆吳人而誤殺守者之屬與故亂也

〔公羊〕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此發書戰之義也凡詐戰而勝則書敗某師而不言戰此則言戰不言敗者以其迭為勝負也

〔穀梁〕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此又發書戰之義也劉氏曰穀梁之說非也戰云戰敗則云敗豈擇于吳楚且楚人與中國矣豈至此而進之哉

十有八年丁丑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左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方火之作也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

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數上聲禳音穰鄘下同祈音祈石燃音數○言非知所及不能知也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為去聲○此發書災之義非為一國也

穀梁 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此發書災書日之義也以同日故志之以同日故日之也末句又言同日何有衍脫豈引子產之言而以末句結之與胡傳蓋以子產之說為正矣

十有九年戊寅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穀夏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大音泰舍上聲○言藥當由醫人子事親自不當用

藥物也然其言似是而非人子不可不知醫父飲藥子先嘗之是也

穀梁 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與音預○此發弒書日之義也我與夫弒者止自責之詞謂已弗與夫弒也然日弒正卒之義殊支凡見弒之日卒者穀梁何未之考耶詳見非義後考

冬葬許悼公

公羊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此發賊未討書葬之義也脫然疾除貌言彼俛之疾或消息皆得其節故父體脫然而愈也聽斷也然書葬赦止之說殊支凡君弒或賊雖討不書葬或賊未討而書葬亦不一例詳見義考

穀梁 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貫音慣○此發日卒時葬之義也八歲以上曰成童剪髮為飾謂之羈貫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也然其義斷止而日卒時葬非弒之義亦支凡見弒之日卒且時葬者多矣並見義考

二十年己卯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音夢穀梁作夢

公羊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此發出奔書自之義也曹伯廬卒于師在成十三年喜時曹伯廬之弟負芻喜時之庶兄也然公孫本賢非畔而謂為賢者之後諱畔也蓋失之鑿敞之義得之矣

穀梁 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此發奔書自夢及書公孫之義也專謂專制也會以公孫得食采邑而不以夢叛故書公孫以尊之然專制之義亦非劉敞謂公孫于夢待放是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音執公穀作輒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
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
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
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
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
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
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
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
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
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
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
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
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
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
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
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
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

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
為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
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
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
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
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
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
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
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
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
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群臣臣敢貪君
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
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
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鄄音絹惡去聲見音現與難華中
萬去聲驂音亂從去聲下同竟音境同阿下聲掫音諏與去聲下
同于上聲女汝同為去聲○蓋獲門名氏豹也閎中曲門也
死鳥地名阿比也比其臣下也馬為乘車其物也夜行曰
掫不與聞者名之時而不從也子不即而也言其恭也
公羊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衛惡疾也此發母兄不立之義

也
穀梁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為不為
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
齊謂之綦楚謂之踙衛謂之輒綦音其踙音淵○此發書盜及拼衛作之兄之義也累者國之
政教不明致姦盜作傷及其親屬也劉兆云綦連并
也輒聚斂不釋也輒本作縶如見緋縶也餘見劉傳
二十有一年庚辰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甯公羊作
貙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
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
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
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
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
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
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
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

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
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
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
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
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
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癸
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
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使登如楚
乞師○貙音樞少乘然乘去聲任音壬○司馬謂華費
遂也亡其良子謂華登前奔吳今使逐之登名已譖矣
公羊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此發書宋南里之義也因諸齊故刑人之地南里亦如之
公羊于齊人故以齊喻也然其詞恐亦臆耳
穀梁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
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此發書自陳書入及書以之義也直叛也者但叛而已明與反逆殊
科也然按胡傳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以
守之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衛入于戚不言衛入于朝歌不

言晉入于蕭不言宋而此皆以繫之宋蓋罪其臨君之已甚也則謂叛爲直叛者亦非獨考司馬于君臣之際君以亡其良子爲念臣以君命若何爲心在三之義自在也而不勝張句之私以至此故穀梁原之而胡氏治之故曰理欲不並域而居而春秋爲言許命之書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梁作東左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穀梁東者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此發東國貶書東之義也奔既罪矣又奔仇國故貶也然東字經文本朱字朱乃蔡侯廬之子繼廬爲君而東國乃蔡侯廬之弟穀朱爲君傳誤朱爲東而以朱爲東國已與矣又謂東國奔而又奔故從之而但曰東也何哉公羊誤以伯于陽爲公而婁爲陽生且謂聖經爲闕文穀梁誤以東爲東而繫爲東國

凡謂聖經爲闕誤甚矣漢初諸儒之誕而誣聖也

二十有二年辛巳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邊平聲省悉井反卬五郎反幾音基輓音晚

穀梁自宋南里者專也 此條之義已見穀梁胡傳

大蒐于昌間 公羊作昌姦

穀梁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此發春書蒐之義也事即左傳講事之事也然秋而曰蒐其誕已甚則其所釋非經義不待詞矣

夏六月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傳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要平聲背音佩鄩音尋○郊要餞三邑名悼王即王子猛單子即旗王子還群王子皆子朝之黨

公羊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其稱王猛何當國也 此發書王室亂及稱王猛之義也何註曰不及外言如一家之辭也不言成周而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之不救也當王者之位故稱王猛

穀梁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 此發書亂書以及稱王猛之義也不以謂不當以嫌者嫌當國也范註時劉氏單氏立王猛尹氏立子朝俱未定故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也胡傳曰王室亂者謹國本之不正也景王不尊配嫡以基亂本王崩而諸王爭立故亂也書以者不當以也嫡庶爭立而大臣相持莫能定故特稱之曰以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傳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躒音力○九州之戎城于朝所得之邑陸渾戎十七年屬晉號九州之戎

公羊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詞也 此發書王城書入之義也何註曰王城不入成周而居王城自號爲西周故從篡詞而書入也然止于朝而錄王猛其溺經亦甚矣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此發書以書入之義也內弗受所謂難詞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汜音凡解去聲行音杭

公羊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此發稱王子猛卒之義也何註曰明者嫌已葬之子辛不書名其在外未踰年之君又不書卒故問之也春秋緣成者皆使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之詞猛未悉得京師未成為王又為在外未踰年之君者皆不當卒故今書卒又名之也然其義精經說見上下

穀梁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此發書卒之義也註曰猛未有當國之嫌疑從王書崩之例其卒則失嫌故也然按經例未踰年例書卒則註衆非也居與入皆書王子猛而卒書王子猛者書王猛以明正嫡之當王與子庶尊之非正書子猛以見未踰年之稱子異于踰年之稱君

二十有三年春晉人圍郊左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郊鄩子朝二邑二師王師晉師

公羊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此發郊不書周之義也郊子朝所據傳以為天子之邑者蓋以朝在位五年附之而前文王子猛不與當之說皆根于此與然按春秋之義爲王命不勝天倫首止之盟王世子是也況王貴立世子猛而可以尊朝更之乎其論經義甚矣餘詳胡傳

秋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公穀梁作而逞公羊作楹穀梁作盈左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熸音尖帥音率下同敦陳未陳之陳去聲譟素報反○吳楚謂火滅謂晦言勢衰也

公羊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此發書敗及書滅獲之義也何註曰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壞敗矣亦新夷狄行也故曰不言戰不與夷狄抗中國也君死言滅使若自滅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莊十年荊敗蔡以蔡侯獻舞歸生得不言獲者傳曰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今能結日偏戰少進矣故書獲也然按胡傳其不與夷狄亦新夷狄之義甚矣

穀梁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逞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陳夏齧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此發書敗書獲之義也中國雖不書敗然不敗則戮君其死社稷故書滅也其書獲則與賢非元而書獲之義不同上下之稱猶言可上可下之稱所謂非與之詞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公羊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此發未三年稱天王之義也

穀梁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此發踰年書天王之義也狄泉周地敬王館于子旅氏今始居此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范註曰天子踰年即位稱王敬王踰年未得在國行即位之禮故始于狄泉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稱王也

此又發書立王子朝之義也不名謂冠以王子而不直名朝也尹氏不探嫡庶廢置自專嫌王子朝爲尹氏之朝然故冠以王子以抑著其專擅也然按胡傳書立王子朝正明其不宜立穀梁爲非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此發復書有疾之義也殺減也

穀梁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

二十有四年 癸未 春叔孫舍至自晉 公穀梁作婼 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

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舍至自晉尊晉也○踁閑歷欬音慨從去聲

穀梁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此發書婼至之義也挈提挈其名而言也上註猶宗廟也然胡傳謂賢舍而以氏舉義又與此不同

二十有五年 甲申 夏有鸜鵒來巢 鸜音渠公羊作鸛音權鵒音欲左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巳音紀跦音朱褰音愆襦音儒○註分言鸜鵒以叶也羽飛鵒者季千子饋也徵者公徵也稠父來哭謂生出死歸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此發來巢之義也義詳胡傳

穀梁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增之未詳一云謂于穴閒增爲巢也姑存之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羊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此明書又雩之故也何註曰一月不當再雩言又雩者明非雩而借以聚衆逐季氏也不書逐季氏者逐未成反以敗致遜故諱之也然逐季氏事隔兩凡舉爲一事而甚矣

穀梁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此釋書季書又之文也范註曰不言中辛中辛無事緣上辛大雩故言又也餘義詳胡傳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孫遜同陽公羊作楊左傳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

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爲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

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陷君于難罪莫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相去聲扶音肹要平聲下同為去聲內納同介芥同從去聲下同賁音奔袒音查見音現合上聲與去聲闕音缺公孫之孫去聲下同為近之為去聲好惡並去聲焉音烟難與並去聲稽音啟齊于之齊齋同○季姒郈文子女適妻公鳥之妹要嫪也逆迎也逆諸或生或殺之命也芥為末以衆之也金為距以角之也益宮于郈氏使郈地以益其宮也擊之佯拒之也無命謂無君命舍失也陋弱也冰矢筒蓋也諸臣謂公若欝也使偽若劫公伐季氏非公意者然而公止也先至者為恭敬齊侯謝罪也信明也執之懼謀也陽州齊境上邑

〔公羊〕唁公者何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終殺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于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乎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

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設大祭要音呂巳音紀與去聲難並去聲鈇音甫食音嗣從去聲下同噭叫同幦音覓○此發齊唁之義也殺當作弑傳疑當不至此蓋誤也今正之天子之門兩觀諸侯一觀太路天子以祭天朱干之屬天子以祭宗廟皆非諸侯所得用婁猶維也季之言繼嗣也言民衆歸于季氏如牛馬順于牧人

也執事謂齊君之執事從者謂魯君之從者皆不敢斥言君之詞有夫不祥言禍發世多有之也食必先祭敬也對主行禮必有所稱公嫌失國不敢仍故稱故讓問之也詳者用持坦也揖

胡傳公之于禮足觀而失國不反者政教壞介為禮之本歲餘文詞為禮之末而公失其本也

穀梁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 此發書孫書次書唁之義也上遜猶避也下孫猶讓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己音紀相去聲楄便平聲柎音附隊墜同○降損也昵親也宴謂聲樂飲食之屬

公羊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此發卒其封內書地之義也內謂魯也言宋公憂公見出而作故辭致之也然諸侯卒其封內不地而非經例而以憂內而書亦未然

穀梁邡公也 此明卒之由也邡訪同猶謀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音運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為去聲下同○此明取鄆之由也

穀梁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此發書取之義也

二十有六年 乙酉 春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穀梁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此發書至自齊居于鄆之義也道言也凡書至者臣子喜君得反致宗廟之詞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言其義不外公也

夏公圍成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

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于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女汝同鬒天去聲鬚音須鬷音聲厭音豔勝平聲中去聲下同楯音允繇音由朐音鉤汰音泰輈音軫刜音弗斷音短鑋苦慶乘如字下去聲○一皆也俱陳也謂息肩許降也厭服也恐眾知其降始伐齊師以服眾而已又詐為謂以惑之也及備已成乃言眾不欲降也不能勝矣子車即淵捷鬷戾華齊大夫野洩即聲子下車戰也始不答其叱繼乃答之也冉豎季氏臣于苑即武子下顧使鑋其足也一足曰鑋去之擯而去也

穀梁非國而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此發非國言圍之義也然非國不言圍初非經例按胡傳齊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而不書齊師者眾為成于叔孫之邪說為戰不終故微之則亦非大公之義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 鄟音專左傳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穀梁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此條之義已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左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隄音低般音班覲音黜難閒去聲下同施辟去聲頿音茲共恭同弔音的厭平聲貫音慣底音止適音的長上聲少遂並去聲

公羊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此發成周書入之義也書入有逆詞有難詞言天王不嫌逆也

穀梁周有入無出也王子朝奔楚遠矣非也奔直奔也此發書入書奔之義也周有入無出故不書出而止書入于成周也非之言責也謂賤朝在遠責諸侯也直奔見前焉疑之之詞

二十有七年丙戌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左傳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穀梁公在外也義已見

冬邾快來奔邾公羊作邾婁

公羊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義已見

二十有八年丁亥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晉邑左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造音糙竟境同下同○造于境以待命也遂使請逆則汰矣

穀梁公在外也義已見

二十有九年戊子春公至自乾侯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左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祇音支

穀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此明唁公之故也譏公適齊至晉而終不得入故唁之而稱主君也然唁非親唁明傳兼責齊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詣公穀作倪

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此錄叔詣卒之由也天命為無君故曰無公

冬十月鄆潰

公羊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為郛之君存焉爾此發邑言潰之義也郛之言郛猶言國之也

穀梁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

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此發穀書潰之義也惡者惡下之忘其上也然公出民如釋負公于民可知故惡下而亦譏公

三十年己巳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左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非責也二十八年以前書公居于鄆次于乾侯矣今不如其先所書而乃書在乾侯者責公如夫得入晉且明前此猶若在國而過可掩也

穀梁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此發書公在之義也中國猶言國中存猶在也前居國中不書在今去魯界而入晉界在非所在故書在也

三十有一年庚寅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夏四月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躒公穀作櫟左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

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名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名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也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適音的跣音先費音祕知去聲夫音扶已音紀與勝乘從並去聲不能外內言外內皆辭也受猶任也

穀梁言公不得入于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爲夫聲○此錄晉之文也君請納君也若曰既爲君言之而君意之不可者以意如也則晉君臣若以此謝其責矣而豈知如相比以爲此會躒且不難以此塞其主而況于魯君哉而況季孫之于魯君哉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羊作弓左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書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不爲之爲去聲下同賤其之其音基數上聲○竊地書名所謂夫貪賊上書盜所謂懲肆

公羊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

之時邾婁女爲魯夫人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臧氏之母養公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殺之臣鮑廣父梁買子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以吾子易公矣于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于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于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乃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

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四分之叔術皆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為之為我為之之為並去聲而食音嗣夫音扶惡平聲○此發濫不書邾婁之叛也本傳全不成文據傳顏邾君叔術其弟或曰群公子也顏淫二句謂顏淫其女使九公子淫于宮而因納賊其內以賊孝公也弑衛淫也殺顏者謂鮑與梁也賊衛所生夏父頌所生人謂父曰謂也五分謂五分之一即所受濫邑也言人之國謂以其國而言為人之國也曰何故死吾天子者周責邾婁之詞以天子死逆命殺殺顏者又致國于顏之子也天下實無濫國而通之如國故文無邾婁絕謂絕黑肱也世大夫謂自衛至肱大夫本不得世故推通之也然按經不書邾本逆文而曲說為通濫且如所說叔術乃天下之大懟逆王命滅國殺君父之倫播履屬之義亡而顧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是必喪心狂易者乃為是言不針公羊至是也而乃知以其傳次十三經者蓋惑矣

〔穀梁〕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此發黑肱不書邾及不言濫子不言叛之義猶公羊之意也子爵也通濫為國則宜書濫子黑肱來奔以非天子所封故不得稱也

三十有二年辛卯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左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公羊〕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亟去聲○此發取闞不書邾之義也亟謂方受濫又取闞也然闞魯地先君陵墓所在謂邾婁之邑甚支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啟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穀梁〕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此論城成周之事也餘義詳胡傳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附左氏傳　　　姜兆錫參義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

元年壬辰春王。

（公羊）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此發春王不書正月之義也據桓公薨于外非公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此并不書正月者凡元年正月爲即位書也時昭公喪尚未入定公位尚未正與桓公異也主人謂時君也讀本經傳謂傳已謂作人也辭微故不見作經者之罪矣

（穀梁）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此又發不書正月不書即位之義也胡傳從之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幾平聲○左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日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日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日宋爲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日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日踐土固然薛宰日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日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日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日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日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日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奸音干壞音怪過平聲栽音再相去聲爲音媚坎同萇直良反

（公羊）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政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此發執歸京師及稱晉人之義也衰之言表猶異也與謂伯討不與謂專執

（穀梁）此晉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此發穀梁猶稱人之義猶公羊之意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左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日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以見叔孫使告之日公衍公爲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日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亟音也喪哭會也不欽見叔孫敢朝夕哭不同會不命謂未受先君之命

（公羊）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此發喪至五日而始即位及凡即位不書日而此書日之義也定之言正君謂先君也兩楹之間衆君南面聽治之位正棺于此而後即位者蓋未正終正始而猶以正行之也日之者以謹變辭錄之也

（穀梁）殯然後即位何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

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日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見音現○此亦公羊之義也見之言明也

故君猶言先公也定無正月明無以爲正也若先君喪在外還言即位無先君矣有故乃有受故須先君殯以正終後君乃即位以正始也厲危也周爲有喪謂並有喪也君與親皆斬衰君如親禮必親往然要必殯父乃往不敢背父殯而遠往也況未殯而即位以臨群臣乎下之言去去成康未久言周道之尙明也

九月大雩

穀梁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艾音刈去舍並上聲焉請之焉音烟上上聲道導同○此發九月書大雩之義也雩月謂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秋謂周之七月夏之五月也冬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秋冬皆非正獨譏秋之非正者冬禾稼既成雩之非禮可知秋禾稼方茂雖當須雨故聞以譏之也艾治也重猶慎也舍人而求天非禮讓之道故慎之應上公蓋神名道之謂導其民也上帝尊不敢指斥故導其臣民請諸神也詒託謂治其具而托人以請也然此條應見于傳十一年而見于此者蓋互文也謂九月爲雩之正殊非先事而雩則夏正之四月爲正因旱而雩則凡旱之時皆爲正但九月爲尤重耳請道去讓及請乎應上公者謂亦不盡然

立煬宮左傳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杜註平子逐君懼而請禱于煬公

公羊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

禮也此發立煬宮之義也煬公伯禽之子非禮者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宗廟即遠有毀而無立義辭成六年立武宮同傳

穀梁 立者不宜立者也見公羊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此發殺菽之爲異也殺菽應爲災象生殺失常故大而異之

穀梁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此發十月隕霜殺菽之義也舉重指此隕霜殺菽而言舉輕指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而言殺舉菽爲重不殺舉草爲輕前傳所刑罰不中之應也

二年癸巳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去聲下同

〔公羊〕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此發雉門及兩觀災之義也其時所災者兩觀爲主而及雉門也但不以微及大故後言兩觀也

〔穀梁〕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此亦公羊之義也然尊尊之義正不以尊者親災之義頗支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此發書新作之義也言新作者謂修而大之也務猶循也遇災當戒省遵制而復修而大之不循公室之制故譏也

〔穀梁〕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于美猶可也此發新作雉門之義也美二言休也謂休美與否災不同也然于美猶可之義尤支不正則無一可矣

三年甲午

四年乙未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鼬音右左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于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皥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耳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費音秘從去聲下同共音恭乘下同夫音扶蔬音䟽長上聲相去聲分去聲下同文音問下同索音色少去聲虛墟同綪音倩茷音佩繁音婆聃音耽忌間去聲上蔡音殺下如字乘去聲行去聲見音現重平聲宋王之王一作壬覆音福說悅同

〔穀梁〕後而再會公志于後會也後志疑也此發會召陵盟皐鼬而公皆後之故也公有志于後會其志疑次條見胡傳參義

秋劉卷卒葬劉文公卷音權

〔公羊〕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

也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此發劉毛等本辨之義也何註曰劉卷即上會劉子也主會者當有恩禮故書卒也條見隱三年尹氏卒

〔穀梁〕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寰音環。此又發書卒之義也天王謂景王也然此與公羊大同小異皆之之義悉贊疑公羊爲得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楚柏舉公穀作伯莒公羊作莒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淸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員音云乾音虔阨同隘惡好去聲隧同難去聲說脫同乘廣並去聲澨音誓郢音領芈音米鍼音針

〔公羊〕吳何以稱子憂中國也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將爲不爲爲是之爲並去聲迿音峻。此發吳稱子之義而因以論復讎之道也昭三十年吳滅徐稱國此稱爵者以憂中國進之也大音大其孝也用事乎河謂祭河也河非楚蔡之道歸時北如晉請伐楚故祭之推刃謂一往一來如相推者然受誅罪不可復不受誅則讎可復子胥父不受誅可復矣況救蔡出師又不爲事君之義乎子胥事吳爲君臣吳王待胥如朋友衛翼助也出表曰迿猶先也其時墮郢燒廟復讎矣而不除昭王助胥吳而不相爲先亦猶行古之道也

〔穀梁〕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矢而干闔廬闔廬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爲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

得歸歸乃用事乎吳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此亦公羊之義也衆其貴明其非止爲胥由師也信伸同正是日謝朝之日用事于漢祝公羊用事于河爲合稱吳救蔡其義更大而吳不能進于是故止稱蔡侯以吳子也

庚辰吳入郢郢公穀作楚左傳見前

【公羊】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此發人罪不稱吳子之義也

【穀梁】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此發書日不書滅及書吳之義也無楚者十日而入楚易如無楚然也復立立楚王也

五年申夏歸粟于蔡【左傳】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公羊】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此發歸粟不稱諸侯之義也前後至謂之離故但言我而已然按經無諸侯會之文杜註止謂魯歸之粟是也

【穀梁】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此亦公羊之義也專之言自恣之言□也如不能救其國而今但能歸之粟于義爲得故書歸粟爲正不書歸之者爲其卑也右氏今謂蔡救背義不背惠而忠不救因其將而借之小惠不足貴矣

於越入吳【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

【公羊】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此釋越稱於越之義也於越蠻言也越非言也夫能通蠻爲夷故以其本名書之而不以中國之號目之也胡

傳見哀十三年

六年丁酉冬城中城

【公羊】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此發書城中城之義也三家張故城中城以自固也非背也背其舍民而恃險也外民見成九年然二義皆文時公家豈能自築城而浚郭溝池以自固亦豈聖世之所禁哉同存特此爲附書以失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杜註何忌不言何闕文

【公羊】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此釋書何忌不書何之義也然按義不如杜註爲安

七年戊戌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左傳】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〇欲屬齊爲故令以齊師懼諸大夫

【穀梁】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此發書以之義也重結故執以侵衛也然判氏罪衛侯欺群臣以紿晉則傳義亦未盡矣義見參義

八年己亥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左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

之逆戰之主人出師者。衛攻城車也。廩丘人焚衛
車，晉救之，而遂毀廩丘之郛也。奔奔逐廩丘之人也。
〔穀梁〕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
也。惡去聲。此發往月致月之義也。然危致危往之例，其義絕
支。劉氏曰：文公十三年冬，公至自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
是時公一出而衛晉鄭三國相親附，蓋榮矣，何以危致？宣公十
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時諸侯協心外楚，中國
爲一，無有他變，何以危往？僖公四年正月，侵蔡遂伐楚，八月，公
至自伐楚。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以爲太伐楚，何以惡之也？是
穀梁之支說，
當以此推之。

冬，從祀先公。〔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
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
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
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
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
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
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
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
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
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
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
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
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
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
氏敗。○更平聲，下同。己音紀。鈹音披。殿音店。咋音乍。以爲之爲
去聲。中去聲。○咋，猝也。築室，實以備敵，而爲爲公期築室也。
〔公羊〕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
人。此錄順祀之實也。不從逆而去，謂之去；不從順而去，謂之叛。
人去與叛，皆不書者，微也。或曰：叛者五人，即謂因陽虎之五人。
然其說蓋亦
不足深求矣。
〔穀梁〕貴復正也。此釋順祀之文也。謂
文公逆祀，今復正也。

盜竊寶玉大弓。〔左傳〕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
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
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
追之，孟氏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

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說，脫同。從去聲。共，同。讙
音歡。○欲殺季氏以强孟氏也。懼不敢殺，故歸季氏。子言，季
寤也。
〔公羊〕盜者孰謂？謂季氏之宰陽虎也。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
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
迭而食之。睋而鋟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
則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于其乘焉。季孫
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
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
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
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于琴如。弒
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
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
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
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惡乎之惡平聲。食音嗣。睋音俄。鋟音侵。乘去聲，下
同。從去聲，下同。數上聲。駷本作揪，素勇反。
射音石。著直略反。說音稅。趣，促同。慬音芹。純上聲。○此條並釋
之文也。專之言擅，明所以盜之故也。迭，更也。睋，俄之頃也。鋟猶
刻也，以爪刻于所餧器之蓋板也。臨南，即林楚也。出者，自其家
出而爲臣也。駷馬，搖也。駷馬，搖馬銜以走也。由，從也。莊門，孟氏
門名。琴如，地名也。說，憩也。千乘之主，以魯君目季氏也。孺子謂
桓子。言雖得國，非丈夫也。彼哉彼哉，目公斂之師。慬，憂也。皆言
其始欲，而今盜也。判圭曰璋，其色白。質，拊也，其以文繡飾之蓋
謂其緣甲之順，千歲之龜，其順青也。傳稱寶爲實龜，從寶省文。
此皆魯始封之賜，而虎竊之，故經止名爲盜也。然其關虎拘季
孫，陽越爲右之屬，與左傳異，疑左爲得之。又寶玉與大弓爲二
事，穀梁甚明，而龜青純句在弓繡質之下，當謂弓之質其文
織，而弓之純則如龜青之色也。君如許釋寶爲寶龜，玉爲判璋。

與大弓爲二則傳當首言寶玉大弓而不當在弓繡質之下矣況質與純相對爲義豈有或言質而無純或言純而無質者乎

穀梁 寶玉者何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之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此發書盜之義也

九年庚子夏得寶玉大弓 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罷音皮鍥苦結○鍥之使易斷約之使不見葱靈輜車名有蔽

公羊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此發書得之義也

穀梁 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惡乎聲解蟹同○此發得不書地之義也國之大寶在家則羞也況在陪臣乎故不以其地也解之言緩使人緩寶而追蟹緩也然按胡傳書陽虎盜是治陪臣也不目羞之義亦支

十年辛丑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穀作頰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相去聲辟音闢竟境同乘去聲還旋同共供同犧音羲○兵載也辟去也勤勞也

穀梁 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爲並去聲相焉兩相之相去聲屬於夫人之夫音扶率音莫爲去聲以見之見音現○此發離會書致之義也譟將也相謂爲司馬舞相事也殺止也笑謂戲笑然離會不致之義殊非凡兂唐穀黃離會之屬皆至也文倒事率亦不如左氏傳爲合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公羊作運

公羊 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 此推來歸之故也不言行乎定公者時政在季氏也按胡傳前此歸齊西田後此歸讙及闡皆但書歸者爲請而歸之也此書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或曰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曰聖人會人物于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于一息百千異世而同神以天自處何嫌之有

十有一年壬寅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左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穀梁〕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此發書弟書及之例之義也直叛見昭二十一年

十有二年癸卯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向音餉頎音祈

〔公羊〕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

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此推墮郈墮費之由也然韓詩外傳板者六尺堵者三十尺雉者二百尺百堵通計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殺與此不同

〔穀梁〕墮猶取也此釋墮之義也然謂墮為取亦非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穀梁〕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此釋圍成書圍書致之義也然大公及邊齊之說皆未安

十有三年甲辰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為從並去聲說叔同不與之與去聲知文之知去聲躁音力折之設反。晉陽趙邑也按十年衛歸晉五百家置之邯鄲衛為是常相親若置晉陽則絕衛矣午請使齊侵齊來報因其怒齊而遷之此謀之善也鞅不察其謀而遽殺其違命則悖矣

〔公羊〕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

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君側之惡人也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此發叛書歸之義也以地正國所以地之歸正國之邦也然按胡傳三叛之罪一也鞅以韓魏援之而得復寅吉射以無援而終叛則經書鞅歸豈與之乎使亂黨失之矣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此罪猶公羊之義而稍為平也非大利也者非徒以地反為利而以悔過為義也

十有四年乙巳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此釋

石尙與脤之文也義見下

〔穀梁〕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尙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尙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此亦卽歸脤之意以發書石尙之義也歸脤稱也欲書未詳或云欲使當也石尙諫而行之貴其復正當書于春秋矣例文也或云石尙爲此諫者欲書于春秋而然也二說皆支而復正之義尤失矣詳見胡傳

十有五年丙午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此發郊牛不言所食之義也漫之言遍也餘義詳胡傳

〔穀梁〕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敬莫大焉亦公羊之義也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此發夏五月郊之義也運之言轉也正月改卜牛牛在牲三月故魯郊以四月又再卜不吉而三則更一月矣此所以至五月與餘義見前

壬申公薨于高寢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〇中夫寢

〔穀梁〕高寢非正也此釋高寢之名也箋註曰高寢宮名疏曰高者大也嫌是路寢之流故傳言其非正

邾子來奔喪

〔公羊〕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此發書奔喪之義也何註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魯邾無服故傳云非禮

〔穀梁〕喪急故以奔言之此發書奔之義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梁作弋下同左傳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公羊〕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此發姒氏不稱夫人之義也傳據母以子貴故哀未君母不稱夫人然母以子貴之義不非此則又以未踰年未稱君而未尊之耳

〔穀梁〕妾辭也哀公之母也此又發不稱夫人之義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梁作稷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按以雨不葬非禮見下傳

〔穀梁〕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此發雨不克葬及乃克葬之義也乃克爲急辭對宣八年庚寅日中而克葬言之不足乎日猶言惟日不足若然曰中而克葬猶若賤称之詞至日下昃則已急矣故曰不足乎日之辭也

辛巳葬定姒左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羊〕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此發定姒不書小君而書葬之義也按傳謂君未踰年不稱君故母卒不稱夫人葬亦不稱小君而子爲君則有廟有廟則書葬此卽所謂母以子貴也然其義本非詳見參義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附左氏傳　　吳兆錫纂義

哀公名蔣定公之子母定姒

元年丁未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郊牛下穀梁有角字

穀梁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于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

故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觓音糾庀音披上聲○此發鼷鼠食郊牛及四月郊之義而因推之也該之言備言猶道也謂經中備郊之變言之又于變之中而尚有可言也展省也觓曲也志不敬為變展道盡為尚可言也周之春正月為夏之冬十一月乃郊天之正祭其三月為夏之春正月乃祈穀于天之祭故為郊之時周之四月五月為夏之二月三月皆不時也但比之九月猶為可耳此皆言本經中之義也三卜之為禮所謂求吉之道三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以三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是為三卜之禮如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則為四卜而非禮又以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則為五卜而強為之耳牛傷不言傷之者宜三年書郊牛之口傷不言鼷鼠傷之是也置之上帝者謂置于養上帝牲之滌宮安猶何也繫謂牽繫之故處庀具也後牲具然後而牲惟吾處之矣此皆于全經推言之也子所言謂孔子也我一之我傳為孔子之詞我以之我傳為祭者之詞十二月以上未郊遂雖變不言正月郊已過有變則棘矣故言其變以該之也又言三月卜郊者事時禮稱牲牲次也如又卑卜遂時三月不郊而卜四月此郊所以廢也傳義應見于僖宣成襄定五公皆郊之文今詳于此者蓋諸公言四月卜郊者凡四而四月皆無一郊者今四月辛巳乃郊故傳于此發之與然按傳義多足而所言自正月至于三月為郊之時四月郊為不時者似是而非其言三閏月為三卜者則洞非矣考終無冬至大郊之祭止有正月祈穀于上帝之祭

而據左傳家語並言魯以祈穀祈教于上帝則周正之四月乃夏正二月啟蟄之節故四月乃為郊之時而春秋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年凡書卜郊皆在四月者蓋以此也而如之何以四月卜郊為非時耶推魯郊在四月故卜郊亦在四月所謂三卜者郊之月有上辛中辛下辛也而謂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卜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也而如之何以月每一卜三卜則月而為三卜耶夫經文四月卜郊而改為三月卜郊一異也惟王禮乃正月卜郊而侯國引之二異也二月並無郊禮而亦云卜郊三異也按禮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用下辛則月卜三辛而改郊猶非禮也況又以月卜一辛牽涉閏月而為此非禮之禮以亂之乎

二年戊申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漷音郭據左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絞邾邑

穀梁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此錄取田之實也而私家之專亦甚矣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音鉤

穀梁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此發三人伐而二人盟之義也蓋昭公伐意如賜虎囚桓子二家欲救季氏而囚以此委之與

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女汝同絻音問○子南即郢也蒯聵出奔故云無子三揖謂三揖卿異于他子謂用意不同于人絻初奔喪未成服之服衰絰則已成服之服也

公羊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此發書納于戚而不書入于衛之義也父有子謂蒯聵雖逐于靈公而猶以輒爲子子不得有父謂輒既稱子靈公而即

不得以蒯聵爲父也然子不得有父之義甚悖逆貽漢世引經之誤胡傳謂書納以罪蒯聵書世子以罪輒是也

穀梁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此發書納之義其悖猶公羊也信伸同

三年己酉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左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公羊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柰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蒯聵之子也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此發二人帥師圍戚之義也蒯聵違命不從也一輒得以有辭也王事猶言王法以爲父廢而不得立故爲家之私事以奉祖命而主社稷故爲王之大法也然律以正名之義其進已苟況以求仁得仁又何怨者誰之此心更未可問乎不以聖經折獄而傳謬遂滋此漢儒所以貽誤于天下後世也

穀梁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圖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此發先書國夏及不書衛戚之義也以衛石曼姑主兵因爲以子拒父故先書齊國夏然先書齊國夏則應書圍衛戚矣又以書衛戚疑蒯聵得以父靈公而有衛故不繫戚于衛也然其義亦支詳見上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于是乎去表之槁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女汝同共恭同乘去聲下同父音甫下同瀋尺甚反庀音庇○司鐸宮名庀具也儆其所職而不在則死也親盡不毀故知其災

公羊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復扶又反見賢遍反○此發書災及並書桓公僖宮之義也復立謂既毀復立今以災書也不復見謂于重者一書之不數數書也然經義正見其當災耳但記災云乎哉

穀梁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此亦非發書桓宮僖宮之義也

四年庚戌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殺公穀作弑左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射音石下同鍇音楷中去聲盱音吁○諸大夫謂公孫姓公孫盱之徒也

示字當爲下字猶進也進歸而殺之也杜註爲上例而釋示爲爲訓其又遷也義蓋曲矣

〔公羊〕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此發弒君書盜之義也據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傳謂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今弒君不稱人而稱盜蓋賤而又賤矣罪人未詳按註猶刑人也襄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彼稱閽爲刑人此稱盜畧如之也然一閽弒一盜殺義類亦未甚安

〔穀梁〕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辟避同○此又發弒君書盜之義也上下謂君臣也以道猶義例下道猶言也不稱某弒其君某而稱盜殺蔡侯某是不以君臣之義例言也內君外弒如邾人弒鄫子于鄫之類微殺大夫謂之盜如盜殺陳夏區夫是也取非所取謂之盜如盜竊寶弓大玉是也辟正道以襲利謂之盜卽此是也上二盜卽自殺者取

者而謂之盜末一盜因被殺者而謂殺者以盜若其不以上下之道爲言則一也避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蔡君背楚誑吳以苟爲便利而又委罪于執政也然其義亦未甚安

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羊作曼左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販蔡上聲葉音攝繒音情霍音蒦菟音徒少爲並去聲○致者會其衆也梁霍蠻邑名托戶倉野備夾而歸期以襲之也起發其衆也司馬卽販也繒關也少習武關也晉將開賊道以伐晉也城築城也三戶地名致邑立宗詐誘之也

〔公羊〕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辟避同○此發戎曼子書名及書歸于楚之義也晉執戎蠻子歸于楚疑晉爲伯而楚爲京師故書此以辟之也然按經義却反是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云歸于楚猶曰歸于京師也則非書此以避之正指其決術而書之耳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

〔公羊〕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此發亳社書災之義也亡國謂殷也周社封以土而已不得言災殷社上掩以屋下積以柴蓋隔使不與天地通災故言災也

〔穀梁〕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此亦公羊之義也屏之言蔽立于廟門外爲屏蔽而因以爲戒也欲不使之達上故屋之

五年辛亥冬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畧也閏數之數上聲○此發葬書閏月之義也喪數謂喪之數數冬謂首冬之十月也諸侯五月而葬景公九月卒今通閏亦止五月耳譏齊子背于禮也何註謂喪服大功以下諸侯當以閏月爲數者繆

〔穀梁〕不正其閏也此又發葬書閏月之餘也閏月喪禮不數今數之不以爲正也

六年壬子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荼音舒公羊作舍左傳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

否則退致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雖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且音沮乘去聲差所宜反支汝同背音佩說悅同句音鉤難少並去聲長上聲○南郭且于與陽生同奔魯命托爲試焉而遂去也闞止子我也壬陽生子也子士之母嘗子亥也與備食者皆入亦以微之也差車鮑牧車之人也鬻姒荼母爲孺子牛謂景公戲爲牛以弄孺子而被牽也以致折齒也大訪謂訪國政圖小謂圖孺子不至謂未至駘之時而殺之

公羊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諼也此其爲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

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此發稱齊陽生不稱公子之義也當國之辭者弑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稱公子是不以當國之詞言之此但稱齊陽生則爲當國之辭緣陳乞君陽生先詐致諸大夫于家然後往弑荼故書此以起之

也齊人諱盟爲于諸常陳乞之子其母陳乞之妾祭未男子之主婦設祭而已以已方同在朝故以妾言稱魚菽以明其薄也行過不以禮謂之化亦齊人語凡背降稱之詞以力士舉巨囊可異故駭之闖然出頭貌荼未得眾而陽生本當立又見力士知有備故遂君之也然陽生本當立故以當國之辭言之穀傳所謂荼不正陽生當立是也爲諱之義殊曲又其說與左氏小異未知孰是而巨囊之說亦似支矣

穀梁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此發弑書陳乞不書陽生及陽生書齊不書公子之義也據傳陽生不君荼故弑君書陳乞不書陽生但如此則陽生得正其氏國不稱公子宜矣又豈取國于荼而氏國之謂哉若云荼已受命可以勿受則又非隱桓之間信道不信邪及首止之盟舍王命以尊王之義也亦適見其

自相亂而已

七年癸丑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惡乎聲乘去聲下同焉於虔同辟闢同○言大不字小小不事大而魯國乃即于亡今魯不可以恃眾而加邾也與孟孫賢景伯而不欲逆之同意猶聞鍾

者不爲備也國豈不足恃也或謂自成于耕猶居也成求謂營成其所求也貫猶畝也私猶田也

公羊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此發入書伐及邾婁子書名之義也伐爲辭罪之辭入爲取利之意若使他人然未詳舊云言伐者爲公而入若爲他人也義發支絕猶惡也惡其不死社稷而見獲也餘義見下

穀梁 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外魯之辭此發書以及書來之義也臨者撫有之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大夫有一家也從外來曰來魯侯身自以歸而書來是外之也然內言以來猶外言以歸也彊生義解殊支胡傳曰內惡必諱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見後書歸邾子之能去其惡而不積也

八年甲寅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左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殿音店詬音構

公羊 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此發書伯名之義也然按胡傳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書以歸則貶絕耳故曹滅復書以歸者著不終書以歸不書滅者罪不足稱也曹伯陽弋人以亡其國言喪國辱身有愧死社稷之義而不書滅耳豈諱同姓之謂哉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公羊作僤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讙去聲

公羊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爲以之爲去聲○此發書外取邑之義也然左傳謂不以妹與見伐此謂以邾子來致賂者蓋因其時邾侯如吳請師伐我而誤耳此所以下文歸讙及闡亦有兩義一謂以妹歸于齊而歸田一又謂以邾子歸于邾而歸田也

穀梁 惡內也惡去聲○此亦公羊之義也何註謂益爲齊甥魯畏齊而賂之故惡內也

歸邾子益于邾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栫音薦棘也

穀梁 益之名失國也此發書名之義也餘見胡傳

九年乙卯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去聲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賸剩同○郟師謂殿師日遷舍言役也子姚即罕達也

公羊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詐之也易去聲○此發書取之義爲詐也

穀梁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也此又發書取之義爲易也師而爲師取病可知矣

十年丙辰

十有一年丁巳

十有二年戊午春用田賦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有二年春用田賦○按以丘亦足矣者謂井邑丘甸都出賦之法乃所謂周公之典也用丘甲而法外已增矣尚未足乎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此發書用田賦之意也何註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財物也若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疏云知一井之田者案魯語正論季康子欲以一井出賦法孔子對曰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故知一井也餘見下

穀梁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此又發田賦之義也胡註云古者民受田百畝耕公田十畝是爲私十而公一今又并賦其私也按三傳說不同然皆謂百田當賦之外又賦其私則也或謂軍賦者非以論語年

錄並推之亦可見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與去聲絻音問

公羊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取同姓蓋吳女也。此發書孟子爲諱稱爲子之義見昭公之罪也然以左氏推之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季氏之蔑上見而哀公之失禮亦見矣

穀梁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此亦公羊之義也

冬十有二月螽。螽公羊作蝝左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此發十二月書螽之義也按周正十二月爲夏正之十月不宜有螽此公羊謂之不時記異也而如左氏述孔子之言則司曆失閏之過耳夫曆法五年而再閏閏不應日辰失職至是況明年復書十二月螽又安得失之又失乃爾乎呂氏謂比年十二月書螽恐不專爲失閏家氏亦謂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蓋亦不可據以爲正矣

十有三年己未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嵒公羊作軯穀梁作嵒同左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六邑曰彌作曰頃丘曰玉暢曰嵒曰戈曰錫曰陽也

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易去聲下同○此發書取之義也反猶報也前宋詐取鄭師今鄭復詐取之也

穀梁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此亦發書取之義也師以取地以師取師不可行也說曰宋病矣

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左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公羊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此發先晉侯于吳而又書及吳子之義也疏曰經書公會晉侯諱爲吳所主也即言及吳子者諱而不盡也以晉大國尚汲汲于吳則知天下莫不至矣

穀梁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藉稱同○此發書吳子之義也祝斷也文身所謂課以爲飾襲猶守也將冠服玄端以易俗守藉恐群臣不從故欲因魯之禮與晉之權而請行之以尊禮天下所宗晉主盟天下所服而得以守周禮制也夫尊主盟會于不臣而遵制尊周則進矣冠有上下之差猶爵有王侯之等易天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夫差未能言冠而乃欲冠以遵典制卽君臣上下之等亦具其中矣故大之也辭尊居卑見吳賢

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魏下公羊無曼字

公羊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此發書二名之義也然傳義蓋不知闕文而爲之詞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音佩

公羊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此發書孛于東方之義也杜曰不書所孛之星者旦乃見衆星微沒也

十有四年庚申春西狩獲麟公羊傳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車子微者鉏商名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此發書西狩獲麟之義也薪采猶言采薪也按左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而賜虞人

杜註謂虞人修其常職之狩而因賜之也此傳乃謂樵採獲之而大其詞以為狩則所謂以賜虞人者何以通哉禍斷也以二賢之死起吾道之窮也

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此因以發孔子之作春秋與後之君子治之之義也異詞謂親見于己一也得聞于祖二也又傳聞于祖以上三也備者其變備也始之于隱公之攝位卒于哀公之獲麟其諸歷之變故備矣君子謂後之君子為猶治也上道謂道之也末之言終也制猶定也成也君子樂道堯舜之道終必樂春秋而治之無患其未知治春秋也夫堯舜之道而君子樂之堯舜之預知于君子者也成春秋以俟後聖則孔子亦知君子之治之亦有所樂乎此也可知矣○未知曰其諸曰不亦曰亦有皆傳謙不敢質言之詞

穀梁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于中國也此發非狩而曰狩及不言來不言有之義引取亦樵採之意也狩地如桓四年公狩于郎是也適往也言來言有如莊十八年有蜮二十九年有蜚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是也

公穀彙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其書以公穀二傳主於發義與左傳主於紀事者不同且左氏失誣其事文與義不待言至二傳中有泥其文以害義者有泥其文以害義者並有竄其文而事與義俱害者惟正終以正始貴道不貴惠之屬固卓乎道義之權衡聖哲之軌範也故擇之宜慎焉因彙編二傳異同之處別白其是非而左氏發例釋經之文亦附見焉於三家褒貶之例無所偏主頗足以資參考較兆錫所註諸經似為可取然春秋事迹二傳多據傳聞左氏所述則皆據簡策兆錫駁二傳之事迹往往併左氏而駁之則終不出宋人臆斷之學也

春秋指掌三十卷卷前二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一)

〔清〕儲欣　蔣景祁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天藜閣刻本

序

憶乙酉予典江南試以曲臺知蔣子慎齋於鄉慎齋歷仕內外能大暢所學不愧經術經世之士越四十餘年而予子光守武昌則見慎齋之嗣君景祁持一編郵示且丐予序則與其友儲子同人所同輯之春秋講書也予臥病家居久謝棄人事而春秋爲予總角所受書今衰老復得睹

之不禁瞿然動焉夫子嘗曰吾志在春秋又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則春秋其重矣顧春秋之爲經其發明在傳而胡氏之傳表章聖心發揮指趣不啻親見聖人也自命題者多爲割裂傳會以耗士子之心思眩主司之取舍竟不知視聖經爲何物自故明慶曆以來業是經者未有不痛心疾首于斯今

聖天子同文興治毅然一洗傳題脫母之陋統經之義例而屬之於單彙兩單之指歸而比之曰合神明變通舉數百年牽合影附之

習一朝掃除則吾經之列於學宮不誠如星辰之麗天江河之行地哉顧恐士子忽爲便易不復殫心研索將有因陋守殘畢生不睹全書者則又世道之憂

也儲子蔣子之書其有見於此矣予聞儲子績學篤行君子若蔣子其父以曲臺名其子且以麟經繼其亦異于析薪而弗克荷者耶則予冀其子若孫承此

家學兼二者于弗替可也

康熙二十七年春王正月

大名成克鞏題時年八十有一

序

麟經之有比合也葢昉於宋之經義掇經文事類相耦者而爲疑難耳其脫母則倣唐人帖經之法所謂藏頭匿尾有同射覆是也

其始本以經文簡直學者易爲揣摩故多方錯綜以誤之著述家競新炫異穿鑿日有加於是棄經以從傳甚之舍傳而從意家秘牛神人矜婁數使聖人炳

若日星之大義化爲鬼魅且三百餘年則有明諸儒之過也

本朝刪去傳題𧹞屋惟以單合試士合雖與單微有間而猶不失兩傳之意洵有

功於聖人千秋萬世弗可改也已顧其間猶有議者脫母去矣而脫母之比合未去如南季女叔宰周華元之類是也傳題刪矣而傳中之意題未刪如文告

郤敵知禮知樂之類是也大聘小朝一切書以示譏康侯總發例於滕薛傳矣而女叔王盟蔑甯俞國歸父士匄叔弓韓起諸人王納幣鄭發士魴邾子王大

全小詎杞伯王陳逃叔豹王澶淵何說也侵蔡者奇也伐楚傳已明而別借陽穀之奇也江黃伐陳宜據侵陳傳譏德衰而牽附奇謀之驗也伐北鄙語在乞

師傳明責齊師非義而借
王長勺也毋乃胥胥乎若
戰奚會城濮欒書侵蔡之
類一題數王紛如聚訟不
可勝原余嘗欲悉加是正
又自傳脫既芟以來舊時

匡解說疑梅林談虎指月
旨定因是諸家皆駁雜不
便誦習間爲定本一書少
截左胡公穀之文之無麗
於題義者以爲正編又在
者題目講義率列之經傳

上方與下文前後參差不
相值殊難檢尋且初學誦
經自有次第因以題目講
義別釐爲一編而左國文
章之截去者雖無麗于經
而足資膏液如神降于莘

龍見絳郊之類仍錄全文
謂之傳餘以俟敏慧之人
而終之以春秋紀事本末
及音釋其書委之倣篋無
力災棃不謂蔣子京少儲
子同人已先得我心也京

少與予爲通門兄弟往尊
甫視楚學政時予函問雲
亭之字間與京少商確春
秋持論多先儒所未發蘄
然折充宗角矣同人淵源
宿學京少嘗以畏友稱之

一旦發憤成此炳麟大業
其剪截也約而該其澄汰
也嚴而不漏其所欲更訂
多與予同而予分之以蘄
清朗者京少同人直合爲
一編纍纍如星辰之行而

讀者未嘗不便是誠尊
王之律令而愨渡之津梁也
今上表彰六經命儒臣分撰
春秋講義字權句衡皆裁
自
聖心余以謭劣謬從事焉然

常以莫能仰贊一詞爲愧
今得指掌曠若發蒙矣
康熙二十七年歲在戊辰
仲冬月
賜進士出身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脩

充
大清一統志纂脩官前翰林
院庶吉士楚黃同學張希
良拜題

發凡

有問于欣景祁曰是編曷爲而撰也欣景祁應之曰不得已也功令罷傳題及脫母於茲二十年曩時講章竝乖　新制士子無可購習主司莫適據依于是有坊賈射利之書乘間妄出弊端滋起矣單題雜撮舊說都無倫次合題字訛句舛勘校不施如伐鄭蕭魚駕楚服鄭之游移夾谷歸田型字禮字之鵠妄此類甚衆勢必使場屋中承誤者見收守常者被放不得已撰是書亦發憤之所爲作也

客曰其然第輯講章足矣奚及經傳爲應之曰以便肄業也前乎此者有之矣吾從前曰然則様何異乎爾曰子以兩截書頭之様古乎時乎雅乎俚乎且經傳與題恒不相值參差稽閱心手俱勞亦復何取於此

惟經文用大書尊經也字攷正韻點畫無訛三傳經文與今互異者載在下方并資參伍

大書胡傳二字尊　功令也非崩薨卒葬傳雖闕必登

左傳字亦大書重左也經不得左無以曉暢本末經之文不得左無以濟發才華側聞先輩靡不穿穴叫今隻字微文愛若拱璧今則一切苟簡而已是編輯左頗詳惟事實無取而文詞弗入神妙品者乃置之期與俗學異趣庶見大雅復作

國語實輔內傳尤多炳炳烺烺之文蒐採獨備焉公穀并與胡

傳合不載然其文之尤者弗棄也三者俱不用大書明所重之
在左胡耳
問馮猶龍衡庫何如曰是有可有不可迻者大全浩博憨渡簡
疎猶龍自出心裁節四傳撮旁經及子史之相通者自謂既覽
此書他書可盡束高閣非妄語也然而翦裁三傳頗失作者神
味主如一事而左國合參數行而三傳雜出驪姬之亂組內外
傳而牽及檀弓夾谷之會兼左穀梁而楺入史記若此之類未
易悉陳古人文章氣體各別雜紈錦綺錯而爲衣曾絺繡之不
若猶龍其未之思乎經生一切苟簡未必非此等爲之濫觴此
不可之大者也是編悉爲釐正或取此遺彼或彼此悉敵若滅

夏陽類則三傳並存要不敢使古人文字滅裂失真知我咎我
聽之而已
猶龍先生有大功于經指月是也手眼天縱覃精有年體傳入
微下筆曲暢諸如會袁伐之剖疑果伐沈潰之講北南戰河曲
之辨令孤漆室驪光空前斷後故前此若匡解若設疑若梅林
諸書待指月而定其論也後此若旨定若三發若因是諸書沿
指月而揚其波也是編解傳講題一以指月爲宗仍標指月二
字不沒其實此外惟自樹一解而不詭於理者始參錄之卽欣
某郁所管窺蠡測亦因以附見云
指月擇題甚嚴習經者見爲不利舉業今輯比合綱羅諸本務
極該備之觀初不囿于指月
特起之例有四焉傳後載題一也單後載合二也單合大小試
可出者標列題目俱用大書頗覺改觀便于熟復三也否則單
題講解卽載傳後合題止書合某合某並不標列稍示等差四
也覽者循傳而得題由單而得合觀吾之等差以知所裁擇其
於治是經也如指諸掌矣
無傳題嚮來或書寄某傳或書主某傳例無一成今亦定爲三
則其他傳有明文者曰見某傳如內遇四外遇三天王遣使七
歸賑一之類是也雖無明文而所主確然不易者曰主某傳如
盟蔑傳例稱字中丘傳雖時亦書之類是也若所主欠確不得

已而托焉則曰借某傳而已見與主俱宜體本傳意作文與昔
傳題相似借則其律已寬也
按指月發凡云無傳題無他傳可寄者俱刪或相沿已久亦注
明不成題字立法之嚴如此及蔡衡庫文云無傳單文舉業家
相沿以爲不成題是因傳廢經也習而不察莫此爲甚與其肯
擬傳題以供射覆孰若明出經文以試聰明故採大全諸家之
說以備觀覽吁何說之自相刺謬也大全諸家人人異辭無論
學者不能徧熟大全卽熟亦莫適主矣襄昭定哀之間無傳單
文至多舉可出題而射覆之因倚于傳題矣猶憶考場中出昭
十九年齊高發帥師伐莒擱筆者半其能記憶大全者所主各

殊設在大場取舍曷據愚嘗謂指月功高衡庫過大不易之論
也在瀾難挽是編亦擇注大全而擇注不盡者恐客經王文闕
然命題士子束手聊爲畫一之法以濟之凡來朝來聘應借大
國來聘小國來朝內君臣朝聘借殷相聘世相朝侵伐圍入遷
滅敗取借鄭人伐衛傳或兼侵宋遷宿等傳城築借中丘傳盟
借凡盟皆惡會借凡會皆譏次借次滑條以類推
比題合題之辨指月發凡論之詳且確矣馮仲先作三發則混
而一之人尤以爲便是編言合不言比從所便也抑又按古人
作比合文字無不屹然兩對者萬曆季年變而爲八比崇禎名
手變而爲碎比爲散行體製日新要之非古法物矣今闈題單
合各兩結構固忌雷同然合題不嫌新製若彼此相形而爲比
偶當以古道自持也
傳題脫母　功令所禁也江黃伐盟葵丘非脫母乎楚人救衛
合諸筆救削救題非脫母乎明知脫母移而屬之寄傳題之下
所謂掩耳而盜鈴也作述繼禪四股頭削之宜矣其所以宜削
者以元年子同生是本股而春王正月札聘二股則傳題也然
則秋七月完盟歸田題完盟一股非傳題乎斜聘家父聘泰人
伐晉侯伐題斜聘泰伐二股非傳題乎舊注加某股同所加之
股非傳題乎此而可存作述繼禪文何以削也初意欲盡此等
剔去之恐覽者狃于習見反惟爲疎因仍亦革稍注其下非本

志矣惟逆后姜歸河陽賜命君后相合猶易之有乾坤也不敢
妄删然删逆后河陽二股安在意義不完乎大抵　功令既更
則經題自當細細講求別勒定制鹵莽不可拘牽亦不可也若
夫左與左合如克段立晉及仲孫來札聘等題左與胡合如甯
毋盟葵丘及晉侯伐衛會厘伐陳等題不在此例以　功令未
嘗禁左耳
曩時傳合相嫌有宜合而從傳者有增股以避傳者若盟戲蕭
魚匡解載作合題指月更定作傳所謂宜合而從傳者此類是
也河陽如京避觀魚傳則增會伐秦比名陵城濮避救江傳則
增究來盟比所謂增股以避傳者此類是也今直無嫌可避矣
合宜還合即舊傳題中兩本傳比屬有情者亦可改爲合也增
宜去增即舊脫合題改從明股如三人伐宋伐鄭蕭魚之類未
始不佳也與其沾沾舊題致干犯　功令何如廣訂新題俾精
確可從哉是編頗有弋獲然亦十之一二而已未云盡也
硃批胡傳吾鄉先正書也蔣中丞諱允儀私諸家塾而路方伯
進請公布之其原序曰先書法次本意次傳題點畫既明條理
畢出於本文之外不增一語亦有講說之功信矣中丞爲景邪
族伯祖今批傳一準家學而稍稍變通雖傳題已革寄傳明文
仍用單豎使讀者得以觸目而警心猶前志也竊附中丞此書
又得之毘陵同宗萬程先生溯根源遠流長方諸俗本判若白

黑·

破題沿襲可笑題旨旣明豈難作破否則一破雖然奚補于文删之·

四傳並須音釋與他經朴註不同擷拾諸家聊供檢閱又懼淆亂目睫也故另列下方·

客曰子之義例詳矣美矣如其書之繁且冗何欣景祁喟然嘆曰異哉吾方慮識者之譏吾少且疎也而子以爲繁且冗也子過矣聖人之作春秋也文成數萬公穀作傳則數十萬焉左傳最後出輔之以國語則數百萬焉胡氏之文數與左埒士子治吾經固處不得不繁之勢矣子視吾書所存尚可節乎此如可

節孰不可節方今經學日蕪經之文日益很其失固不在繁學者生際文明廣厦細旃循日披陳萬卷士占一經將以弋名干祿區區三十卷書而繁冗是憾何不化之甚也且海內人士彬彬好學者麻列星羅惟因陋之徒沿流日下書惡綫裝紙恰太史板愛袖珍是編或僅免此陋耳以云繁冗僕病未能也·

客曰子爲成學計則得矣童而習之竊恐未安欣景祁應之曰否否不然童年肄經其難有二全讀四傳則多耗日時記憶不熟循誦俗本則文義割裂所讀寥寥吾書正爲童年計耳且肄吾經者大半皆聰明子弟也講章題義雖不成誦而終日過目必有所通與時究切如過故物亦一助也若夫成學之士博極群書靡有本經四傳不窺全豹而僅恃吾書者果爾亦不得謂之成學矣客逡巡避席而起曰善夫二子之撰鏤版將竣頗條次其語爲發凡二十則·

宜興　儲欣同人
　　　蔣景祁京少　仝述

春秋指掌揔目

宜興 蔣遲昌開泰 儲 芝五采 仝校

卷前一 原序五篇
卷前二 列國始末彙纂原辯
卷之一 隱公上元年至三年
卷之二 隱公中四年至七年
卷之三 隱公下八年至十有一年
卷之四 桓公上元年至四年
卷之五 桓公中五年至十年

卷之六 桓公下十有一年至十有八年
卷之七 莊公上元年至八年
卷之八 莊公中九年至十有九年
卷之九 莊公下二十年至三十有六年
卷之十 閔公共二年
卷之十一 僖公上元年至十有一年
卷之十二 僖公中十有二年至二十有六年
卷之十三 僖公下二十有七年至三十有三年
卷之十四 文公上元年至八年
卷之十五 文公下九年至十有八年
卷之十六 宣公上元年至六年
卷之十七 宣公中七年至十有一年
卷之十八 宣公下十有二年至十有八年
卷之十九 成公上元年至七年
卷之二十 成公下八年至十有八年
卷之二十一 襄公上元年至十有一年
卷之二十二 襄公中十有二年至二十有六年
卷之二十三 襄公下二十有七年至三十有一年
卷之二十四 昭公上元年至十有二年
卷之二十五 昭公中十有三年至二十有一年

卷之二十六 昭公下二十有二年至三十有二年
卷之二十七 定公上元年至九年
卷之二十八 定公下十年至十有五年
卷之二十九 哀公上元年至七年
卷之三十 哀公下八年至十有四年春
附一 春秋前事
附二 春秋後事

同邑蔣曰恭子肅正字

春秋指掌卷前一

左氏傳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

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

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

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其不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

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于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攷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强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

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攷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于所起爲得其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按晉書杜預字元凱杜陵人畿孫博學時號杜武庫武帝時爲河南尹荊州都督羊祜舉預自代拜征南將軍以平吳功封當陽侯嘗作春秋左傳集解

國語集解序

韋昭

昔孔子發憤于舊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材博物善作者以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寔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世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與

漢成世始更攷校是正疑謬至于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解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于細碎有所闕畧侍中賈君斆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畧舉爲已憭矣然于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詮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偕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袪過竊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寔采唐虞之信善亦所以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攷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寔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察之

按三國志韋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和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祚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孫皓立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憂懼自陳衰老求去皓不聽以不承用詔命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凰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冀以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又以詰曜華覈連上疏救之皓終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

公羊傳序　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紀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决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畧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按漢書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質朴訥口而雅有深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除北城長大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自往勤講儒化大行賈逵字景伯平陵人父徽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衛書毛詩逵悉傳其業尤偶儻有大節明帝時拜爲侍中至和帝時內備帷幄兼領秘書甚見信用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稱爲通儒

穀梁傳序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彞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嶽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情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

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嚴霜堅氷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廼喟然而歎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巳于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備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于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游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

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執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旣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于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

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彊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旣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竝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于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艶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于其道者

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廻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旣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巳于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頹僶俛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集解

按晉書范甯字武子鄖陵人少博學多所通覽將[illegible]通雅咸安詔拜中書侍郎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凡朝廷疑議

輒詣訪之既而出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磐石以供學用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又起學堂功用彌廣後爲刺史王凝之彈劾免官

胡氏傳序

胡安國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

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于横行存天理于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于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

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于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奥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按朱鑑胡安國崇安人紹聖中進士擢太學博士靖康初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皆辭高宗時以張浚薦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先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尋以疾求去留兼侍讀尚講春秋累官至給事中謝良佐常稱其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獨秀所著有春秋傳卒諡文定從祀孔子廟庭

天藜閣鈔

春秋指掌卷前二

列國始末

馮夢龍原輯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所謂王城也於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春秋魯隱三年平王崩孫桓王立桓十五年桓王崩子莊王立莊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立莊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僖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文八年襄王崩子頃王立文十四年頃王崩子匡王立宣二年匡王崩弟定王立成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襄元年簡王崩子靈王立襄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子王猛立是年卒弟敬王立二十六年入成周崩在春秋後

文侯之命在春秋前

魯

姬姓侯爵周文王第四子姬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勲勞于天下成王命爲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于曲阜是爲魯公傳十世至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息姑春秋始于隱公隱公立十一年弑弟桓公軌立立十八年薨子莊公同立立三十二年薨子閔公啓方立立二年弑庶兄僖公申立立三十三年薨子文公興立立十八年薨子宣公接弑太子赤而立立十八年薨子成公黑肱立立十八年薨子襄公午立立三十一年薨子昭公禂立立二十五年出奔又七年薨于乾侯弟定公宋立立十五年薨子哀公蔣立十四年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又九世頃公讐爲楚考烈王所滅

長子伯禽封魯次子襲封宰周公爲王卿士餘子封凡蔣邢茅胙祭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益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商末太公望起渭水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武王定殷封營丘爲齊侯受命專征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魯桓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莊八年襄公弑次年桓公小白立管仲爲政齊始伯僖十七年桓公卒子無虧立次年被殺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潘立文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被弑懿公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弑惠公元立宣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成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襄十九年靈公卒子莊公光立襄二十五年莊公弑弟景公杵臼立哀五年景公卒子荼立被弑悼公陽生立哀十年悼公弑子簡公壬立哀十四年田恒弑簡公立其弟驁爲平公而相之卒移齊祚

此與史記年表合經中作僖元年何也

晉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虞成王母弟也成王滅唐封虞曰唐叔虞其子燮改曰晉侯自燮傳十世至昭侯昭侯都翼而封其父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號爲桓叔晉始二昭侯傳孝侯傳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魯隱五年鄂侯卒而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前弑孝侯已聞鄂侯卒復興兵代晉弗克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魯桓三年武公代翼虜哀侯殺之晉復立其子小子侯立四年武公復誘殺之哀侯之弟緡立爲晉侯魯莊十六年武公滅翼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更號曰晉武公明年武公卒子獻公佹諸立莊二十六年士蒍爲大司空盡滅桓莊之族晉始都絳僖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是冬被殺弟卓子立僖十年弑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子懷公圉立僖二十四年殺文公重耳立始伯諸侯僖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驩立文六年襄公卒子靈公夷皋立趙盾爲政宣二年靈公弑成公黑臀立宣八年郤缺爲政明年成公卒子景公獳立宣十一年荀林父爲政十六年士會爲政十七年郤克爲政成四年欒書爲政成十年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是爲厲公是年景公卒成十八年厲公弑悼公周立韓厥爲政襄七年知罃爲政襄十三年荀偃爲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襄十九年士匄爲政襄二十五年趙武爲政楚始先歃伯業陵夷昭元年冬趙武卒韓起爲政昭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十六年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二十八年魏舒爲政昭三十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三年范鞅爲政定十三年晉逐范中行氏而知韓趙魏四氏專權定公卒二十一年魯獲麟其後韓趙魏復滅知氏至靖公之世三分晉國

魯惠三十一年潘父弑昭侯惠四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孝侯

宋

子姓公爵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于微謂之微子紂無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克殷復其位成王誅武庚更微子繼湯祀封于商墟得用先代禮樂作賓王家與陳杞號爲三恪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傳世十四至穆公和之七年入春秋魯隱三年穆公卒弟殤公與夷立桓二年殤公弑穆公子莊公馮立莊二年莊公卒子閔公捷立莊十二年閔公

睢陽今河南歸德府

弑閔公桓公御說立僖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閔伯無成
僖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文七年成公卒昭公杵
臼立文十六年昭公弑弟文公鮑立成二年文公卒子共公
固立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昭十年平公卒子元公
佐立昭二十五年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哀二十六年
魯復鮌後六世至偃王稱王爲伯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陳

嬀姓侯爵昔帝舜之後封于有虞虞舜孫閼父爲周武王
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
使奉虞祀其地在太皥之墟今陳州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
犀侯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入春秋魯桓五年桓公卒
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桓六年蔡人殺佗厲公躍立桓十二
年厲公卒莊公林立莊元年莊公卒子宣公杵臼立僖十二
年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文
十三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宣十年靈公弑子成公午立
襄四年成公卒子哀公溺立昭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
年楚平王復封陳陳惠公吳立定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哀十六年楚滅陳殺閔公

杞

姒姓伯爵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
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五傳至武公武公二十九
年入春秋至魯莊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相傳爲時王所黜
僖十四年杞成公九年遷于緣陵僖二十七年桓公來朝稱
子文十二年來朝復稱伯襄二十九年文公來盟復稱子
進退不常閔公維[illegible]獲麟後三十二年國滅于楚

先儒謂周試弱其俾聽之稱從降經閒其所用書之

秦

嬴姓伯爵顓帝裔孫女脩吞玄鳥卵而生大業其子大費與
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爲伯翳伯翳十九世非
子爲周孝王主馬汧渭閒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
秦是曰秦嬴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遂平王東遷有功封爲
諸侯使逐犬戎盡有故周岐豐之地凡七世至穆公任好當
僖十五年秦晉戰韓始見春秋文二年伐晉遂伯西戎文六
年穆公卒子康公罃立文十八年康公卒子共公稻立宣四
年共公卒桓公立成十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昭五年景公
卒子哀公立定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哀三年惠公卒子悼
公立哀十八年悼公卒子共公立後九世而孝公强其子惠

小戎秦在西戎之詩

文君自號爲王
至始皇并天下

楚

羋姓子爵顓帝孫重黎爲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
融其弟吳回嗣祝融位生陸終陸終生六子最少者季連季
連之苗裔鬻熊爲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得
鬻熊曾孫熊繹封于荆蠻胙以子男之田六世至熊渠甚得
江漢閒民情乃立其子之子爲王後畏厲王暴虐去其王號
又八年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爲蚡冒又一世
至熊通稱王是爲楚武王魯桓四年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
莊十年敗蔡見經曰荆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囏立莊
二十二年弟熊惲弑兄代立是爲成王莊三十年子文爲令
尹僖元年經始稱楚文元年子商臣弑成王而自立爲穆王
文十三年穆王卒子莊王旅立始爭霸宣十一年孫叔敖爲
令尹宣十八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襄元年子重爲令尹襄
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爲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爲令
尹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爲令尹襄
二十一年子南爲令尹襄二十二年薳子馮爲令尹襄二十
五年子木爲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子郟敖麇立昭元年

顓帝娶鄒屠氏女生卷章卷章生黎及回一云陸終娶鬼方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生六人其三曰老彭少曰季連

公子圍弑麇而自立改名虔是爲靈王遂罷爲令尹昭十三
年靈王弑平王居立卽棄疾蔓成然爲令尹昭十四年殺成
然子瑕爲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爲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
卒子昭王軫立定四年吳入楚昭王奔既復子西爲令尹哀
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卒在春秋後其後六
國與秦號七雄楚最盛凡十王而後秦滅之

吳

姬姓子爵周太王長子泰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季歷逃之
荆蠻號曰句吳端委以治周禮荆蠻義而歸者千餘家爲吳
太伯太伯卒無子仲雍嗣立從吳俗斷髮文身臝以爲飾遂
不通中華魯成七年吳伐郯始見經卽吳子壽夢也名乘去
太伯十九世蓋壽夢立而吳始大稱王襄十二年壽夢卒
子遏立卽諸樊襄二十五年遏卒弟餘祭立襄二十九年餘
祭卒弟夷昧立昭十五年夷昧卒子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弑
諸樊之子光立是爲闔廬定十四年光伐越兵敗傷而卒子
夫差立哀二十二越
圍吳哀二十二年滅

徐

嬴姓子爵伯翳之後伯翳二子大廉後爲秦若木爲徐周穆王時徐夷竹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赤矢以爲天瑞乃稱偃王魯僖三年徐人取舒始見經傳十七年伐英氏書人文七年伐莒舉號昭五年伐吳復書人昭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越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魯昭五年從楚伐吳始見經稱越人定五年[illegible]以後皆稱於越從其舊號也定十四年允常卒子勾踐[illegible]年敗吳于檇李哀元年吳入越勾踐棲于會稽哀十三年入吳哀二十年圍吳哀二十一年來聘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爲伯越兵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後四世爲楚所滅

少康復位封其庶子于越號無餘隨陵陸而耕種逆會附而給食不設宮室從民所居居於秦餘春秋祀禹其于會稽

鄭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封友于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寄遷王畿幽王之難友寄帑于虢鄶之間因侵二國地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爲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二年入春秋魯桓十一年莊公卒子昭公忽立是年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歸秋突入于櫟桓十七年昭公弑立子亹桓十八年齊殺子亹祭仲立子儀莊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捷立僖三十二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宣三年穆公卒子靈公夷立宣四年靈公弑弟襄公堅立成四年襄公卒子悼公費立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睔立襄二年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襄七年僖公弑簡公嘉立昭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蠆立定九年獻公卒子聲公勝立聲公十一年魯獲麟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國

簡定時子產執政

衛

姬姓侯爵武王同母少弟封爲成王大司寇食采于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康以其地之半封康叔于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傳世十三至桓公完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冬被殺宣公晉立桓公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桓十六年朔奔齊公子黔牟立莊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閔二年狄滅衛殺懿

今淇縣

公宋桓公立戴公中以廬于曹是年卒弟文公燬立僖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僖二十八年奔楚大夫元咺奉其弟叔武受盟于踐土成公復歸殺叔武晉執成公元咺復立其弟瑕僖三十年成公殺瑕歸衛宣九年成公卒子穆公速立成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成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襄十四年奔齊衛立公孫剽是爲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弑獻公復歸襄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昭七年襄公卒子靈公元立哀二年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是年晉納世子蒯聵于戚父子爭國哀十五年蒯聵入是爲莊公輒奔魯哀十七年晉圍衛莊公奔死衛人立公子般師十二月齊伐衛虜般師立公子起哀十八年衛逐起輒復入又六世至聲公先是諸侯皆僭稱公至聲公子成侯速仍降爲侯地益削速孫嗣君更貶號稱君稱君者凡二世而秦二世廢君角爲庶人

出公無謚孝之理金仁山云臣爲君諱也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于蔡使監武庚以叛誅其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之傳世十三至宣侯考父二十八年入春秋隱八年考父卒子桓侯封人立桓十七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莊十年楚執哀侯去莊十九年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肸爲穆侯僖十四年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文十五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宣十七年文侯卒子景侯固立襄三十年子般弑景侯而立是爲靈侯昭十一年楚殺般滅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復蔡蔡平侯廬立昭二十年平侯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侯弟悼侯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東國卒于楚弟昭侯申立哀四年昭侯弑子成侯立成侯十年魯獲麟後三十四年爲楚滅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始受封其地濟陰定陶縣是也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魯桓十年桓公卒莊公射姑立莊九年莊公卒子僖公夷立莊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立僖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文九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宣十四年文公卒子宣公廬立成十三年宣公卒于師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襄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滕立昭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二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定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伯陽立哀

二君弑經並不書

八年宋滅
曹成伯陽

邾

曹姓陸終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爲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隱元年邾儀父會盟于蔑北杏之會首附齊桓進爵爲子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二十八年瑣卒文公蘧蒢立文十三年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成十七年定公卒宣公牼立襄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昭元年悼公卒莊公穿立定三年莊公卒子隱公益立哀七年魯入邾執益哀八年歸哀十年邾子益來奔後改爲鄒爲楚所并

小邾

曹姓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于周周封其少子友于郳爲附庸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郳城是也魯莊五年書郳黎來來朝其後數輔齊桓尊王室王命爲諸侯至僖七年始書小邾子襄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

昭十七年小邾子來朝

莒

己姓一云嬴姓子爵少昊之裔武王封茲輿期于莒城陽莒縣是也莒夷君無謚而有號自魯隱二年入向其君無考魯僖二十六年茲丕公盟向始見傳文十八年太子僕弒紀公庶其始見經于季佗立成十四年莒子朱卒號渠丘公疑即季佗也黎比公密州立一名買朱鉏襄三十一年黎比公弒子展輿立昭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爲著丘公展輿奔吳昭十四年著丘公卒于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公之弟庚輿立是爲共公昭二十三年庚輿來奔齊納郊公自是微不復見又四世滅于楚

許

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嶽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以續太嶽之嗣地在潁川許昌縣國小而近鄭僖十一年鄭入許許莊公奔衛桓十五年莊公弟許叔復入即穆公新臣也僖四年穆公卒僖公業立文五年僖公卒昭公錫我立宣十七年昭公卒靈公立成十五年遷于葉昭十八年遷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弒斯立定六年鄭滅許以斯歸

從桓伐 定

紀

姜姓侯爵封于東莞魯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始見經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滕

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魯隱七年書滕侯卒桓二年書滕子來朝自是稱子僖十九年宋執滕宣公文二年滕昭公來朝宣九年昭公卒文公立成十六年文公卒成公原立昭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昭二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哀四年頃公卒子隱公虞母立哀十一年隱公卒後并于齊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于薛魯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始見經莊三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其後不昭三十一年書薛伯穀卒葬薛獻公

虞

姬姓公爵自仲雍君吳又三傳至周章武王克商求泰伯虞仲之後得周章已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縣自虞仲列爲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晉璧馬遂亡其國

虢

姬姓公爵王季子虢仲之後文王友愛仲叔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于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相天子魯僖五年晉獻公假道于虞以伐虢遂滅之

北燕

姬姓伯爵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爲周太保食邑于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王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爲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魯昭三年經書北燕伯款出奔齊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七雄時僭稱燕王凡六世爲秦所滅

其餘宿向極戴鄅州穀鄧牟葛鄟蕭滑遂譚鄣陽舒江黃弦溫厲英氏郭梁隨邢頓介夔項須句邿麇鄀六巴庸崇萊舒蓼鄫巢鄫偪陽根牟舒鳩邿鄅鄀鮮虞沈戎山戎北戎姜戎陸渾之戎戎蠻狄白狄赤狄潞甲氏留吁廧咎如

世系云武王封虢仲于東虢都制隱元年鄭莊公所謂死制之虢孫東虢公號仲之後字曰叔春秋前爲逆所滅又云武下封虢叔下西虢陽三年周桓王所將兵敗之虢公

諸國雖見于經其興
廢隱顯不能詳錄

春秋指掌卷之一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武進楊大鶴芝田參閱

隱公上

公名息姑自伯禽始封魯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 在位十一年

左傳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手理自然成文字

胡傳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殺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諡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於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冢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按大全不載此二段

黑黍日[illegible] 詩[illegible]以 春草師眾也義和晉文侯名 葛藟之水俱王風 賵王反

今准衡庫例仍列元年之前 齊僖公祿父九年

己未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胡傳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

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大王主大
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
矣

○元年　○大小試可出者傳後另標題目後倣此

揖明既曰人君之用文曰體元非體用對說體即是用言
當體此而用之也用字固重職字亦重必到朝廷百官遠
近莫不一於正方是盡職而其所先在正心則是元也要
可不體備於我而用之哉發明其用句要見只為當時人
君但求正人而不求正已之心把君職都廢了故春秋發
明之○備何人曰乾元坤元是元字來歷元即仁也仁人
心也亦元字訓詁一通傳歸春在治國先正其心焉仲先云
畢竟如何體元只一正心便是言簡而義盡矣要知文定
作傳初非臆撰都有來處此傳即董江都謂一為元一段
意也但彼概說正心文定却用易文言中體仁足以長人
何為骨其理更精議論亦較有精彩○講章以指月
為宗旁參旨定及諸家言間有管窺附贊後倣此

元年　歸賵　體元　謂一為元　法天　繫王於天　○合題大小試可出者即於單後標題

後倣此

○○元年　秋七月　體元　與天地合德就正心言　四時　與四時合序就行德言
俱有易詞

元年　元年　恒　體元　明大用　編年　垂大法　俱君職

○○元年　家父聘　體元　天地合德　君相一心　論相　舜典商訓誥　帝歌陶賡詩

○元年　無冰　明君職　易　備王事　洪範

外合子同生首年稱元明人君之職始生即書定與子
之法　合賦韓獲大用大分俱有祖述語　合文元年
公即位體元改元此三題猶不甚牽強又合滕子朝述
帝王之文行帝王之法　合桓三年有年述魯史之舊
文立典王之新法此二題不知何取且推此類亦不勝
合矣應刪○合題或題而題意不侔及支離詭僻為大

小試必不可出者俱不標題後倣此○舊有述作合題
繼文質等題俱四股頭有干　功令不出脫母及傳題
之禁一概削去後倣此

春王正月

〔左傳〕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公羊〕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
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
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
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
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
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
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
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
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
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
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
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
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
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
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
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
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
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
道則未也

〔胡傳〕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
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
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
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
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
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
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
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以
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
公羊言大一統是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

言周正月以見建子　扳音攀　信音申

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
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
上必有所禀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諸大夫
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
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
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春王正月

指月亟大法明大統正大倫此皆春秋始例不可輕忽宜
三段作建子之月舊史必仍書冬十一月而聖人志在行
夏時故改作春正紀事一依周月次序則就尊周朔中帥
寓行夏時意大一統在書王上與正月無干亂端意要透
春惟宜立者輕君父之命
而後篡弒者得以矯命矣

○春王正月　盟蔑　行夏時　從周文
俱自聖人意上發　統須三正周建子而書春
乖法　尊君　爵列五等魯侯爵而稱公

・春王正月　歸賵　加王於正　係王於天　大一統　法萬世　撫世爲君　繼天爲子

○春王正月　石門　法萬世　公天下　殷建丑周建子惟夏時爲可行　殷始畔周始疑必
歸賵題面不佳或易凡伯聘又係脫母摠不可出
虞夏之是志

○○春王正月　秋七月　酌古今之宜　合天人之理　夏時周月　天時王月

○春王正月　死屋　行夏時　變周制　法萬世　公天下

○春王正月　胥命　行夏之時聖人語顏回　以信易食聖人答子貢　亦用法萬世公天下意

・春王正月　閏不告　建正置閏　周子商丑豈若夏之可行　予告顏淵曰行夏之時
典周制不以附月不數　子論子貢曰我愛其禮

外合克段首黜隱公以明大法昔誅其意以正人心
合滕子朝天道王法無位改正朔匹夫黜諸侯皆有春

秋天子之事何　合城楚丘禮立專封皆王法　合荆
敗蔡王號王號俱大一統下借成九年鄭齊伐鄭傳○
按借傳則脫母矣必意義正大如代宋城濮下借昌閭
之類始存一二條俱不可出若兩用左合又當別論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凡盟釁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尸盟者執之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書成乃歃讀書以告神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

左傳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

胡傳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義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脩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爲恶隱公之私也

父音甫凡人名地名倣此凡書邾公穀作邾婁蔑公穀並作眛

・盟蔑

指月稱公稱字是通例只提過重惡盟作私字對天下爲
公言與宿傳私字對周官司盟說者不同只就今日爲盟
便知不信不睦便是不公不必追到後叛盟左傳定位意
無干盟有弗獲已者即總傳小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
也非不得已正見爲我所欲及字是
事前書法凡此等可起而不可收

・盟蔑　死屋　尊君　從周文　要發所以可從可變意
復古　變周制

外合歸賵君號王號　合戰郎兵好皆非不得已合
隱齊平上汲汲欲爲下無汲汲之意得已不得已皆譏
已上三題可存　又合克段惡隱公之私誅鄭伯之志
合滕朝魯侯爵而稱公從文滕侯爵而稱子舉法
又合會鄧公世經世　合朔入私盟爭國皆貶講信脩
睦選賢與能諸題意味頗少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

鄢音偃　杜註寤寐而莊公已生

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

故驚而　惡之林　註生之　難也　祭音債　虢叔東　虢君恃　制險　而不脩　從鄭滅　之方　丈日堵　三堵日　雉一雉　之牆長　三丈高　一丈侯　伯之城　方五里　徑三百　雉故都　城不過　百雉邑　有宗廟

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胡傳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爲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爲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爲縱釋叔段移于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没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王隱肯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日都參　三也　厭兩　屬不　義不暱　言不義　之人不　爲家所　親暱　子封公　子古字　闕音　道隧地　隧也大　之中　想當日　所賦詩　不皆言　無窮也　軋乙　勢相傾　也

克段

稍月志字固重養字亦重緊要只在京邑之封上究傳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句可見失道指命兩鄙貳於己言以至於亂指襲鄭言而縱使二字則由授之大邑云云叅授之大邑時已算定如此克他了推見王隱是破其順母爲誰之奸而發其慝患養惡之意並莊公私心惟看得位重故不自覺其謀之慘春秋發其私所以正人心而示天下爲公也書法重專目鄭伯餘依傳邊斷參旨定此傳是文定第一推勘文字摘摹惡養如斷志郎意也總一心字包之

○克段　立晉　考叔純孝○　左合如此確當者乃可出

克段　如紀　剪弟謀小　石碏純忠　王政以善養人　王者興滅繼絕　兩邊皆欲取故與俱有志字及誅意字

、克段　弗克納　薄恩從義　以克與弗克比

吋合伐戴取　親親仁民　合河陽　誅意原情　合款盟

盟母子如初兄弟如初亦用左合　合書救薄天倫重民命○別有克段中丘咸丘題王親親仁民愛物與考宮傳禮樂刑政四股合荆聘傳樂與人爲善四傳合皆此合中牛鬼蛇神也今遵功令當如螭魅之遇白日矣猶恐匿而復見故爲鑄鼎象之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大小試不可出者不另標題目講

咺音烜

說鄭載傳末後倣此

胡傳　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爲萬世法其義備矣冢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寵於嬖人道之大經拂矣夫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脩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名何以書字而不名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

矣。

指月 稱天是通例，只提過從天王拂繆，斷歸責相參看，總傳忠智等語。

歸賵　逆后　君道。母儀。

歸賵　歸三田　乖法。序績。俱以天自處。

合祭伯來承命，壞紀法之守，私交，昧人臣之義，俱嚴責王臣。　合家救，貴禮者降之，明義者升之，俱王臣。　又合錫命，係王于天，王不稱天，益不佳。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

胡傳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也。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遠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于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祝音呪　共音供

○○盟宿

指月 有宿國之君句，不過明此盟得書之由，只重凡書盟者惡之一句。舊說以不公為主，而以不信帶之，甚謬。通傳只有箇信字，無公字，信即是公。總傳所謂以忠信誠慤為心是也。玩傳盟以結信與信安在乎，首尾呼應自明白。蓋司盟者，先王不得已而設以結信，乃待衰世之法，其實信本在心，原不待結。又況兼司盟而玩之，盟益輕而信益不可保。試觀蔑宿後事云云，可見信必非盟所能結也。聖人之心，豈特惡其不掌於司盟哉，其必盡去司盟之陋，直追盛世之公，人人不要結而自信，方無惡耳。輕於為盟，是慢鬼神；不由司盟，是犯刑政。參旨定書法，須如傳收一句，不得單收書盟。○蔣京少曰：惡盟雖通一經而言，然此因魯隱首年兩盟皆叛，故專以信字為骨，傳中尋自叛之信安在乎，宿盟可惡之實也。作文好講大意，將本題輕敘，只似証佐一般，竊所未安。收法只合收書盟，今欲全收凡書盟句，則齊人救邢，避何以不收凡書救邢商之。

○盟宿　鄭人伐衛　志大公，謹大權。雖戴掌司盟，猶不以為善，而況私盟。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于脩怨。

▸盟宿　遇清　古者不盟而信，凡盟皆惡。古者不期而遇，凡遇皆譏。

○盟宿　城郎　結信非古，詛祝四句，俱有況字。典役非時，龍見四句。

○○盟宿　會防　志古非古道，凡盟者惡，周官司盟。崇王非王事，凡會皆譏，周官行人。

○盟宿　長勺　載掌司盟猶不善，況私相要誓云云。至於善陣德已衰，況兵刃既接云云。

○盟宿　救邢　書盟皆惡，結信不可謂信。書救皆善，用兵適以止兵。

○盟宿　城中城　凡書盟者皆惡，司盟猶不善，況私盟。凡城之志皆譏，乎、城非春秋所貴。況中城乎。信禮。

外合祭伯來私盟私交　合盟葵丘，違禁而信渝，明禁而志渝，二題無大謬，但本股不專重私盟違禁耳。　合朔入私盟爭國，均貶，俱志公天下，俱有況字。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穀梁 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胡傳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祭伯來

竟境同　場音亦　繆音穆　見史記韓世家　莊助事見前漢書嚴助傳　崔胤崔昭緯並唐宰相

指月本字以王朝對列國言然內臣意不重全重杜朋黨之原上二心字正朋黨種子益人臣之義無以有己纔有私交便知有身便是二心下稍權云云皆自二心始也心字須發得醒參旨定非王命是事實原字即本字對末流看茲心是朋黨之原杜之之法惟有明義乙丑會盟于人臣義無私交何竟草草點過非○京少曰既曰私交自當彼此互責經不責魯而專貶內臣故指月云本字只王朝對列國言此意不重旨定則云本字即原字對末流看解非不高於之傳情恐不如指月之確耳

合會潛書來書會正本存防　合觀魚私交逸遊　合上所來朝就朝俱正本　合白狄來皆不與其朝

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王行瑜節度邠寧李茂貞節度鳳翔並見唐書

公子益師卒

庚申平王五十年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胡傳〕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　書會戎譏之也

合盟唐譏其會謹其盟　合待鄭明王道全王德　合滅邢明王道立人道以與天地參與天地合德翻起　合火谷明王道行王道下王郤蔚停事　合頭池重聖人意思作文各有引語三段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胡傳〕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逆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指月傳未據事直書之事正應以事言之之事義自見矣之義正應以義言之之義據事直書只是直書一入字餘皆法是經起例不必用義既在入字上只發明逆而不順而為逆者之不臣縱逆者之不君自明不當用套語只入向須緊就案上作斷

只入極不氏稱師略點起

駭穀作侅後同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胡傳〕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于華夷之辨莫中國而夷狄則夷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狄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盛於日者必以事繫日而前此盟於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亦戒達矣

合尨星庚午庚辰謹辨謹始韓愈穀梁　合盟唐至書日謹之書至危之　合會首止特詞謹防妹詞嚴　分合伐衛及戰皆書日　合如齊淺如京書日書月　晉伐鮮虞兩傳俱有謹嚴字　又合浮來內外君臣　合滅項獨書日不言取內外君臣　合盟齊謹辨謹始　合歸三田獨書日獨言來諸題更無取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左〕卿為君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胡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字可歸則以譏亂法書履緰逆女以志變常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指月〕夫婦人倫之本句極重親迎所以正始也常禮不書此變常故書　只伯姬歸見莊廿五年歸杞傳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

緰音須　履緰左作裂繻　文禮祥吉也　造舟為梁浮橋也　文王事大雅大明五章　蹶音　蹶父周卿士大雅韓奕之四章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胡傳〕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

伯左作帛

國不書卽位桓不書王閔葬成風王不書天與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愼言其餘可矣必曲爲之說則鑿矣

○○盟密

衍月此傳全爲說經者發大意謂子係紀非其爵伯繼子無其闕此闕文也或是聖人據舊史或是先儒傳誤皆不可知要之此非大義所關則吾亦與天下共缺之不必曲爲之說也只順傳成文合有年存舊史之闕文立與王之新法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林註子氏仲子也叢說曰隱之妻也

鄭人伐衞

胡傳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衞衞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衞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變其詞爲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脩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爲衞已服也衞服則可免矣

○○鄭人伐衞

猜凡征伐天子之大權不但謂天子之甲兵惟天子得用之亦以天子之諸侯惟天子得征之觀孟子云敵國不相征可見矣無王命上脩怨帶之衞不言戰亦不曾戰也故曰衞服則可免矣止見罪之獨在鄭也

○○伐衞 取牟婁 鄭兵土地 雖執言亦干王法以征伐天子出也而脩怨者何如乎雖故

地無與奪人以疆里必天王止也而强奪者可知矣

、伐衞 長勺 傳許 雖有言可執云云 至於善陣云云

○伐衞 伐衞及戰 服抗 以書伐不書戰比出鄭無命齊奉命畧點○此比題也前如克段弗克納後如遇清桃丘弗遇皆比之題然者今雖比合混同亦聊指一二無忘命題之初指云爾

○伐衞 召陵 兒衞受伐而不戰故兒其罪揔賤戰 子齊伐人而不戰故序其績意○按

此題雖新而有味或加遂伐楚股數使皆

外合朔入俱有兇字　合遂及盟專兵專盟俱有雖字

合及伏盟俱兇字　合應其奔廚兵與叛俱兇字悤

意合題必大段的確比屬有輔只將一二虛字强合未兒其可　又合伐鄭項專王命殘民命亦泛套不勝其擬　合秦代晉還怨貳過似僻

辛酉平王五十一年崩 三年 秋宋穆公和卒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胡傳 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曆算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見小雅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作君

胡傳 尹氏天子大夫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裳華小雅

附左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質音致 薀音蘊 潦音老 羞進也 泂音迥

秋武氏子來求賻

穀梁 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

胡傳 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助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殤公名與夷 馮穆公子莊公 馮音憑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尋盧之盟也）

胡傳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石門

指月存而弗削即宿傳凡書盟者惡之意以外諸侯相盟之始故另發傳耳作文當概論不必拘定齊鄭疑貳即亂世虞夏敬信之法即聖人之王法也須知聖人不忍以亂世待天下而以虞夏待天下故盟雖春秋常事聖人不以為常而特書全要發驚訝意方不泛○同人曰猶龍謂春秋惡盟之例是據夫子志大道之言愚謂春秋惡戰則據孟子無義戰之言惡伐則據孟子上伐下之言惡興作則據閔子仍舊貫之言此類甚衆然俱是一經通例每題須看傳意云何如此傳因不削外盟故為非常典之論則一傳意思俱要十分作而不削中發之否則泛矣其諸字乎字具饒切作文能體合此處數字語氣更佳

、石門 遇清 盟非公凡書盟皆惡 遇非禮凡書遇皆惡

○○石門 瓦屋 外盟書而不削皆志大公上從常事 參盟書日論起原到古道下從

揭例論起原到流弊各各為透 傳意自有關合之妙不必扭捏

○○石門、之文 胥命 惡外盟非常自嚴自信書而不削 善不盟近正易食易生特起胥命

俱志古道

○石門 狩郎 講信非常典王法作誓作會 講武非常所王德原闕具圖

、石門 如紀 外相盟特書王者敬信之法 外相如亦書王者與繼之義

、石門 入櫟 合盟來告書而弗削公天下之心虞夏 厲公復國削而弗書家天下之義衛楚

各以孔子語證

、石門 城虎牢 惡結盟示公世之心孔子語下易 罪失險見守國之義孟子語滅下

闕同 合傳十三年會鄭王道衰伯道衰合晉宋伐鄭兩傳 俱有在春秋云云俱重王法又合會鄧公世經世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數作繆後同

公羊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春秋指掌卷之二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拱祁京少
蘄水鮑同賢與升　參閱

隱公中

四年（壬戌桓王元年）宋殤公與夷元年春衛桓公完弒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胡傳〕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强奪其土。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强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十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圻音祈　汶音問）

、伐杞取牟婁

指明有杞邑也何便見邑爲杞有莒安得强奪之哉此其罪自彰或曰一段只因本傳書取而推論之非此事以甚其罪莒人擅興一段則見莒之玩法而肆惡亦有感慨時事意

○取牟婁　以四國伐鄭　土地　甲兵　俱系王制。

○取牟婁　會曹伐　班祿　五等　大司徒
班爵　九儀　大司馬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

（州吁穀作祝吁後同　嬀音歸　碏音鵲）

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

桓公立乃老

眕音軫 言自重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左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胡傳〕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而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二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爲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適音的

、遇清

〔指月〕私爲之約若出於不期者然是志欲從簡又誰肯專主故曰莫適主也所惡在簡禮所以可惡在欲簡禮欲字正對恭肅之心心字看一曰無國君之禮再曰無人君相見之禮君字亦要重蓋惟國君決不可無禮也收書及書法彼此字反賓主字看凡書遇者即上志內之遇志外之遇非另一書法如凡書盟凡書會凡城之志類皆是論例非書法也○京少曰據此則盟宿題收凡書盟者舛矣

○遇清　胥命　古者不期而遇　禮殺乎古。古者不盟而退　信近乎古。

○遇清　桃丘弗遇　期而後遇非禮　期而不遇非信　遇不遇皆譏。

合觀魚簡禮敗禮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

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胡傳〕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弒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脩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大有變也可但已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然則鄰有弒逆舉罪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弒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故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爲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指月〕不但責他黨惡直是責以討賊大義觀可但已乎及告哀公云云雖不黨亦不爲無罪也但不能討而又黨之便是助他爲惡而誅討者所必先治矣須知誅殤正所以誅吁玩傳末誅亂臣數句全在誅吁意上發

棼紛同 阻恃也

合觀魚從邪說逆忠言孔子告哀公晏子告景公　合滅下陽黨惡狗利俱首惡

秋翬帥師

〔胡傳〕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繇辨之不早辨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爲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搖於異姓之卿況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指月〕要看不義字若義而固請未見無君也全重辨字發議論說縱權猶不弊繫去其公子若曰翬於今日已非先公之子矣

翬音灰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胡傳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鄭師師合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舉復合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指月伐無罪句帶過只重定賊上玩傳末誅討亂臣之法嚴矣句亦須在誅吁上發意

合有年但有畫筆化工語皆討賊意　合城邢再序四國再書三師一惡一美　合遂救許惡之極善之尤　合盟棘大分大防但繫詞　合盟首止定州吁大惡定襄王大美皆止論　合盟葵丘皆美惡之大　合盟宋皆複詞黨惡秦防　合盟平丘同黨惡競力已上四題皆但出四股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傳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涖臨也　獳奴侯反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胡傳 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尚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旨定明字可味只因晉為諸侯之子故衆曰宜立晉亦自曰宜立實昧為之把受父受王千古常經都瞞了若但說正倫晉固應次及何不正之有

合歸祊入私授受私取與但重大倫

癸亥桓王二年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左傳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胡傳 齊景公問於晏子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觀左作矢　蒐搜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

指用引晏子言明諸侯出必有事以見公之出為非非責其不朝王勤民也遠字亦要挑出為之辭指略地句縱欲不克全在又為之辭上見蓋明知其非而故縱之更無足以坊公之欲者矣禮欲字極重大抵人君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所以隱公不免鍾巫之叛

合郜鼎縱欲貪利僖伯哀伯　合臧丘遠遊淫觀伯益戒舜罔遊於佚罔淫於田　合觀社非禮非法王事民事受命受事僖伯曹劌　合刻桷縱欲崇侈僖伯御孫　合甯母拒僖伯之諫納仲父之忠　合肸侯伐秦愎諫文過踐言改過　合夾谷歸田愎諫文過從諫謝過僖伯晏子　合曹陽歸鍾忠言聽辨言失魚獻雁鍾巫社宮○已上比合多工因題酌欠作概不標列後倣此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

左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胡傳 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

郕公作盛后同

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於郞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務衆臨戎人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指月繼州吁句極重君道要發透不徒說又步斯民之道要見立國之始自家利害與民相關意孫全在重衆上乃暴已之民與滅陳蔡暴人之國不同○同人曰吁以好兵弗戢卒致自焚宣甫繼其後而即爲是舉豈君道乎著其暴暴字與繼暴暴字相應州吁之後儼然又一州吁矣尤甚

合齊鄭入郕殘民命假王命　合盟唐至暴危各有三段　合閉郕不仁不義

九月考仲子之宮

胡傳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歸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簒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歿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歿不稱謚單舉姓氏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指月正其仲子之名而立宮之非禮自見非禮全重嫡妾非論廟制也要發隱公援先君之邪心以成仲子而定桓公之爲非方切必正得仲子之爲妾方辨得隱之爲讓顯得桓之爲逆文未須以冷語發之正名曰仲子之宮正以其非常而書

非二書法

初獻六羽

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

羽數佾羽人數也八風八方之風

胡傳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于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初獻六羽

指月別宮句最重明前此用八之僭言前此僭下的原未會此今特以別宮故降耳自成王說來故曰前若說獻羽以前之僭則今日群廟豈盡六乎

玩成王過賜數句不專罪隱公

○獻羽　稅畝　正典　務本　俱在初字上發各有流弊

○獻羽　作三軍　樂兵　正大典　謹大權　曰初　曰作　皆不勝傷前慮後之意

○獻羽　舍中軍　似革僭而非　似復古而非　降者別宮之故　舍者中分之策

獻羽　益來　明前之僭　彰後之吹

外合假許田成王過賜伯禽過受先王所賜先祖所受書初明前僭也言假有歸道焉　合王所正典正本

合楚子圍鄭明前僭正大典況群公仍用八乎原前善正大倫況今日卽班師乎　又合丹楹崇妾母誇侈女上傳無崇妾母意似繆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於使者曰師未及而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郛音孚郭也

胡傳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于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必以宋爲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篡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

○邾鄭伐宋

指月傳原無罪邾語只講他王兵之貿而罪自見不必復講首惡之罪且邾既王兵自當首敘非聖人特先之以誅首惡也州吁一段又因首邾推論出去非以此比說不必入講○京少日州吁一段非贊設長葛傳云以鄭伯之罪輕也正與此段相照大率宋殤忌馮春秋深惡惡在宋則伐宋者得從末減矣況宋先取邾田而邾人入其郛報伐邾傳邾人何罪可聲何則知此傳不但無罪邾語并亦無罪邾意也作文只講王兵者邾故序宋上便足并指月罪自見三字亦不必執

或合戰鄭不先鄭而先邾不責鄭而責邾紀王兵罪黨惡各以州吁事入辨

螟

胡傳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云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

螟音冥 螣音特 蟊音矛 詩小雅大田二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以報入邾之役也

胡傳 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伐鄭圍長葛

指月本傳惡字正與取長葛傳惡字相應則主忌馮說亦是但本傳未露此意宜照何罪乎曰氣虛發合蓄為當圍字要張皇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冬憫春取正見經年不解之實以彰其惡非謂書圍不足必書取而惡始彰也

參旨定此傳重一圍字合并陞上誅亂臣討賊子可也下異于誅暴禁亂之兵矣

甲子 王三年 桓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作渝

胡傳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嘗為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伯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脩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為以利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林注和而不盟曰平

指月貶鄭只在一輸字上以利相結專指鄭結魯防事敘後便叫破斷罪方貫蕃王室便是義此句極重正與利成反看

參旨定玩特稱二字是利成之始須重發杜敗亡之本意

合會防利成私會非蕃王室非奉王命俱以尊王貶各有証驗

合奚救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易城楚丘同易城濮同易宋楚平大意亦同平以利平在下者

合盟柯以平字為骨乘間而平者正以義易世而平者酌以時

合盟貫平雖春秋所善盟雖春秋所惡俱有義字

又合瓦屋義信

合告糴義利名實二題尤希強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始平于齊也

大全吳氏前此魯未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書與齊盟蓋皆鄭莊之謀也

全李氏艾齊魯小伯之初也書會明齊志也

旨定齊傳下魯鄭為他日伐宋之役經溪罪其志之私○凡無傳單題在無他傳可借名姑錄大全諸說及講章破題為肄經者備不虞然畢竟不成題也後做此

秋七月

胡傳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考時式符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

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服蒼玉立春親帥公卿大夫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以元日祈穀于上帝無覆巢無麛無卵無竭川澤無焚山林無作大事以妨農功無作淫巧以蕩上心 孟夏天子居明堂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服赤玉迎夏於南郊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命農勉作無休於都無舉大事以搖養氣 孟秋天子居總章乘戎車駕白駱載白旂服白玉迎秋於西郊穿竇窖脩囷倉命有司趣民收斂多積蓄乃教田獵以習五戎 孟冬天子居玄堂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服玄玉迎冬於北郊命野虞導獵魚師取魚命司農計耦耕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於農民無有所使〔全汪氏〕元者物之始於時爲春王者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亨者物之通於時爲夏王者則贊傑遂良行爵出祿利者物之遂於時爲秋王者則選士厲兵脩法嚴刑貞者物之成於時爲冬王者則固封備邊命將講武

駵音留 窖音告 趣音促

○○秋七月

指月書時見天之四德備書月見人君當行此四德德所理也則天人合處分明是德合德合而行政自與歲功合矣全重不息上作文只講天人一理而法天意自見不必另講如何法天雖統說四時亦須婉轉在秋上論〔參旨定〕

無事必書是通例書時又書月幾是此題的穴聖學二字須拈出

○秋七月 狩郎 合天德 全王德 備時 謹微

○○秋七月 家父聘 天人心 君相理 周易 廣史 俱就聖人意思

○○秋七月 六月雨 天人心 君民理 法天 同民 作文俱聖人以此望

○○秋七月 不告月 德不可闕 禮不可廢 法天 奉天 孟秋迎秋于西郊還反議賞罰

子朝月朔朝日于東門閏月闔左扉居門中

○○秋七月 無冰 天德 王事 春夏秋冬悉書 雨雹冰雪悉書 俱有天人一理

○○秋七月 歸三田 天人物我一原 理何 舊有完盟比刪之爲妥

○○秋七月 獲麟 天人相合 天人相感 周官月令 河圖洛書

冬宋人取長葛

〔胡傳〕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强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於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左傳作秋

指月王朝列國鄭人只於起處點過玩傳以王法言曰不可勝誅是誅不盡矣無待論矣就以天理言云云穆公以下只以天理責他縱幸免於王法而華督之禍終莫逃於天理矣不善之積積字最有味直書於策是書法〔參旨定〕

要知天理王法原非兩截連所不容即是法所不赦作文將此意痛發

合言汶陽上以王朝列國鄭人點過倒宋逆理下以齊晉韓穿點過倒魯狗命 又合入許皆有不善之積何

〔附左〕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蔇至也音暨

〔乙丑〕桓王四年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胡傳〕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鄭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指月 志其失非貶叔姬只謹禮於微之意前云非書之常所以書也後云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分明二意參看

定近多倒　褒德作

合會齊全節守節皆錄其賢

滕侯卒

夏城中丘

胡傳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

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此傳全用程氏語

○城中丘

指月 人君之心極重乃體天地立君養民之心養字正與勞字對民力足四句有次第此正人君所以重民力之意

完舊只點明一句

○○中丘　咸丘　仁民愛物　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　春無殺胎卵無焚山林

○中丘　浚洙　逢天時務地利　俱重勞民

○○中丘　昌間　用民以三時爲急　養　訓民以三綱爲本　敎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 結艾之盟也）

胡傳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道故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日同母蓋爲嫡耳非以爲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襄公紬之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異其私也書曰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指月 母弟之義須要發明使之來聘亦是寵愛然須重乎日上不稱公子而稱弟言不以公子之道待之而以母弟故私之也

秋公伐邾

胡傳 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爲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眛矣邾人何罪可辭特託爲詞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王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爲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猶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眛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眛音蔑

○公伐邾

指月 奉詞致討方叫做伐今邾無罪可辭則魯無詞可執不得言伐矣而稱伐邾者蓋邾雖無罪而魯之加兵則必有托爲詞說以討之者矣春秋不辨其托詞而據事直書曰伐若無以著其甚不義之罪然而前有盟蔑後有伐邾魯卽能飾其爲宋之私而不知渝盟之迹固已昭然不容掩矣奚待貶而後見哉舊以不義不信開作固謬卽或偏泥一邊者亦謬宜只如傳辨論而魯罪自見亦不必着斷罪語○京少曰非義渝盟傳中明列二罪但須低昂發之

指月謂不必着斷罪語過矣此傳云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分明爲邾洗雪而指月于邾鄭伐宋題云但講王兵之塞而邾之罪自明邾何罪乎此等亦看傳疎處

、公伐邾　蔑僑如侵宋（爲宋。爲晉。）

因所托而書伐皆以　以順之而書侵傳好

爲案

合晉宋伐鄭聲罪致討而受者無罪聲罪致討而已則有瑕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見。齊聘傳。天王來聘者七文。見。入許

傳 八王遣使來聘者皆宜以南季傳爲

王過寵失正說起倒 入許傳隱味嘗朔漸他不莊之雕

凡無傳題散見他傳 出許見字人小試不可出者不加標

題後做此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傳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胡傳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于位也周之秋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共徒司寇詰姦伯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于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錄于國風見衛不能脩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狄爲狄所滅則有由矣 詩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指月 罪凡伯提起節就以歸易詞轉到衛失職

合桃丘弗遇息義失信楚丘衛地故衛不得辭責桃丘衛地故衛不當負約 合伐餘丘俱以國而曰伐問起

黎侯失國久寓于衛故臣賦旄丘 褎青又多笑貌耳聾之人多笑

春秋指掌卷之三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永城李孚青丹壑參閱

隱公下

八年 丙寅桓王五年 夏蔡侯考父卒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傳 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遇垂 無傳單題大小試可出者仍另標題目後做此

指月 見遇請傳指明宋以幣請衛侯許之便見得非不期而遇矣收稱爵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庚寅我入祊

左傳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胡傳 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魯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指月 傳首至未易許也敘鄭以祊易許之始末尚制至也矣原鄭魯所以有祊許亦見王室特恩而二國未可輕以

祊公穀作邴

與人也用是見鄭等語斷鄭罪其言我入祊以下斷魯罪舊只主責鄭而以我入祊爲責鄭書法甚牽强傳明說義不可而强入此豈是責鄭語且春秋中兩意題一邊有書法一邊無書法其類甚多何獨疑是魯非義即自鄭無君親上看勿涉假許傳參旨定作文斷過鄭罪轉到魯上兩截發或鄭魯參差說明排偶碎講亦可　只歸祊指月而謂天王云云而敢與人云云正摹擬莊公無君親的心事無書法只我入祊指月惟祊非我有故義不可入上句起下句非二意也作文須本鄭無君親魯斷魯罪爲妙

歸祊入　以四國伐

地相與　職方形方司徒掌之

兵相用　旅賁虎賁司馬掌之

俱謹王制

歸祊合假許　上責鄭下責魯兩傳各有湯沐朝宿俱重特賜上發　入祊合假許俱斷魯罪自鄭君親論則祊之入爲不順自我君親論則許之易爲大惡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安集也）

【胡傳】穀梁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二伯謂桓文）程氏曰宋爲主盟與鄭絶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稟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乾音干）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瓦屋

指月變周制宿傳即有此意但此是參盟之始大抵盟起於人心之不相信若人益多則心益紛而傾危益甚故着箇謹字自大道隱至謹其始也傳意已盡但未發變周制意故復引周官云云以發之要之有志於天下爲公及變周制語即前段革薄從忠非二意也聖人直欲盡去可盟不但惡參盟而已須融會傳意渾發勿泥定瓦屋死講盟約須二句是逆論盟弊以見參盟之當謹非以此爲參盟之弊蓋始者參盟之始非弊之始在瓦屋以前已有周鄭交質事矣參盟之始亦只就春秋中論之春秋以前未必無參盟也總是惡盟一意傳重箇私字以爲盟之心言宿傳重箇信字以盟之必叛言石門是外盟之始故發非常意從無盟之前看出瓦屋是參盟之始故發謹始意從有盟之後看出○同人曰蔑傳按經文書及文有左氏求好之言故以私字發之宿傳按後來伐宋伐鄭故以不信發之石門按外盟不側故發非常典意瓦屋按經文書日故發謹參盟意文定懸隔數千年身非親炙大要阻昧白文此纔事迹揣摩聖人一筆一削之意喜怒好惡哀樂之情用心良苦矣每歷一傳輒費一番苦心即此四盟各各揣摩非如公羊穀梁只用一例彼此沿襲作文各須體認本傳剔抉眞切庶不枉文定苦心

○瓦屋　會防　盟　會　周官司盟　周官行人　與盟宿會防大意同

○○瓦屋　胥命　謹參盟　善不盟

○瓦屋　稅畝　參盟之始　變法之始

瓦屋　黃父　以信待人　以正待人

指月云以信待人只屬蕭魚與瓦屋無涉愚謂此題若出仍當如舊說將信字總承三項作聖人意思發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

【胡傳】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爲失禮自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裒蒲侯反稱施並去声）

指月 我所欲曰及其明非大夫之罪正見公之自屈而非大夫之敢抗也無兩層莒小國人微者下句較重蓋君臣分嚴雖及大國之大夫其屈均也講失禮處要將諱字辨明

合會蜀易謙書忍俱識失禮 合處父盟屈尊抗尊

合庚戌夫盟大意同 合札聘過謙過讓皆失中 又

合戰泓上失稱物平施之禮下非順事恕施之政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傳 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胡傳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世其位。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立有德為諸侯 無駭公子展之孫

丁卯 桓王六年

九年 蔡桓侯封人元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胡傳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而殺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恐。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於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與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於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賵者一。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

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皆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

指月 要發失威福之柄意。亦要見舉魯則天下可知意。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胡傳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讖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挾公族 作俠

夏城郎

胡傳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郈。其後復隳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城郎

指月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見不得不勞民。但非時妨農為可惡耳。又當分財用一段。只甚言民不可妄用之意。非既非其不時。又罪其不能分財云云也。無愛養斯民之意句最重。全在意字上發。他與民漠不相關的情景。大作二字亦不可放過。其罪之輕重見矣。如云其罪累輕乎重乎。當自見矣。

○城郎 狩郎 非時 非地 無人君之心 齡王者之德 龍見火見有常期 原圖具附有常所

○○城郎 浚洙 池城 嫥 俱勞民 兩傳俱有大作字與況字一

費音秘 隳音灰 龍星角亢 見東方 在建戌 月火心 星次角 亢見 栽音再 畚音本 反度爲 日揣度 淀日何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傳 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胡傳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爲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爲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于王都雖名陵之舉不及是矣始則私相會爲謀于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于鄧終則乘敗人而還爲利以取二邑歸諸已以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防公作祊

○會防

指月 此書會之始故周官行人云云至會聚爾通論一經之例左傳稱宋公以下只辨左氏所稱之非以明今日亦非王事相聚會故當從皆譏之例也或責其假命是入鄭傳語非本傳矣不異文者蓋列國無會名凡書會皆譏也敵國不相征凡書伐皆譏也若果以王命討宋則當有異文以褒之必不從凡例而書會書伐矣只用辨駁成文若直煞斷罪反無味

○會防 城楚丘 私會專封 非王事 無王命 不異文 無美詞

會防 會葵丘 不異文 不殊會 非以王事相會聚 俱尊王

會防 蕭魚 私誠 謀大服小 非如王子有常尊 雖名陵之舉不及是 一反

須比照得活 雖城濮之績不越是 一正

○會防 黄父 非諸侯所得爲 特臣子所當爲 總重王事 不異文 無美詞

、會防 名陵侵 假王命 褒王命 名陵不及是矣 桓文之功褊矣

外合遂圖詐謀大討小但從尊王說題面雖好兩傳無情

附左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軼突也 言迭勇無剛輕進易退 三覆謂伏兵三處 衷其中也 殪壹計音

戊辰桓王七年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盟于鄧爲師期

○會中丘

見會防傳指月只就私期上見得他非奉命討不庭時說惟非王命故會聚之後復慮其不協而爲之期似添足收者會不異文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胡傳 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指月 前傳無君在一固字此傳無君在一先字聲惡較前更著故前曰辨此曰制罷其兵權所以制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傳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胡傳 內大惡其辭婉小惡在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戮人之邦而絶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

菅音奸 郜音告

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爲于彼與
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指月舊云詐與貪分作然詐邊無味且傳無斷罪語宜以
書敗例引起倒郜防作如取郜防單股參日定王詐與貪
是正格近來多趨簡易概從倒作濫觴于丙辰然此題從
倒尚無礙餘有確不可倒者煩諸君向以大雅自持只
敗者指月詐無事是反皆陣者便了曰敗是
紀實非斷罪書法文只發詐戰而罪自寓

• 取郜防

指月諸侯分邑云云辨取邑之爲大惡旨在所隱然尚有
滅國之惡在使取邑而諱將何以施於滅國者故不得不
從小惡之例而直書也或以取邑爲小惡大謬此爲內取
之始故詳論之作文以引其有而取之盍也與起不諱耳
孔柳傳辨斷須從不諱中見罪他意方妙須
知小惡直書不是無貶但不如婉詞之甚耳

秋宋人衛人入鄭

○ 宋衛入鄭

見伐戴取傳只云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句彼算定宋衛
必來報復故示之隙以誘之文料其不敢久在鄭必趨利
于小國故潛伏于郊以待之
而宋衛不覺墮其術中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
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戴公綏作載鄭師還駐兵於遠郊）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
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胡傳俱伐稱取兼之也什圍五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
知矣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鬪起乘其弊一
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
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
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指月兼取之謂并四國之車徒輜重而虜之也傳未稱伐
取者正與首兼之也相應故殘民之甚甚字全在兼字上
論只說奇勝未透殘民兼人已在內須
知傳論莊奇勝亦自平日用兵料出

○ 伐戴取　陽穀　用奇殘民　用奇制敵

○ 伐戴取　書救　善戰殘民　不戰全民

○ 伐戴取　盟戲　衍勝　善勝

• 伐戴取　伐鄭蕭魚　善戰殘民　不戰屈敵　下或只蕭魚未當須連伐鄭出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胡傳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
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
交惡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
逞私忿耳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苟
以爲雖詞則齊鄭大
國於討郕何難哉

齊鄭入郕

指月矯假原指伐宋非指入郕然知伐宋之非王命則知
入郕之非討違命矣全要根伐宋來不順之詞須發透

• 入郕　遂圍許　假王命虐小　以王事討小　入者不順之辭　書遂繼事之詞

己巳桓王八年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傳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
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薛任姓）
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
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
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
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胡傳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
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殷中也）
其爲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
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受任而不
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朝廟於天子述所職
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
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文譏旅見
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假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

志荒

矣。

旨定 且列國至示譏也責滕薛滕薛二君不特言以下責

曾自相朝聘只主修朝聘者說偃然受之上擬天子此意

重志荒

帶說。

▶ 滕薛朝 會向 朔，旅見，賓主皆非，只發議論，不 會竝使，使介俱失，重斷罪。

○ 滕薛朝 卑馳 親親，羽父，周之宗盟。姓後府姓。 賢賢，祝鮀，周之先王尚德不尚年。

長滕侯，長衛侯，合白狄來旅見世見，大分，大防。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胡傳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爲宋而伐郕爲

夏字下 公數有 五月字 時來公 作郲黎 郲音 來即時 來地 闕音遏 蝥音矛

顛□也 了郭節 闕韓載 也傅附 同三師 附許城 下豎承 餬名讀 音寻 共音供 億公也 閑粥也 無寧 也寧音 因社音

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積豈特始於惡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爲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

指月 以書會書及叶破郎就舊志例不臣作須本前四惡來方與積字相合會及原非特書後不必復倒 只入許

指月 須貼今又口氣重發積字

○ 時來

指月 只辨其爲鄭志而罪自見不必復用斷罪語會字是事實非書法。

○ 時來 會垂 俱鄭志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

胡總傳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古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聞乎曰一爲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爲人主之職謂周正爲王正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爲可行之時謂正月爲王正則知天下之定於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愨爲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太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爲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賵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人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忽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所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爲夏正何也夫斗指

韙音偉

菟音徒 裘音求

寫音委

實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爲正秋則坎爲正冬必矣今以冬爲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爲正固不可行矣自漢世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於今卒不能易謂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於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於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於一也盟于眛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後七年爲宋而伐邾眛之盟其刑牲歃血果何爲也後十年爲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此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隱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爲利爭不勝計也而莊公獨以順母爲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思將蓋

也使速治其國而衆不得有爲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忠持衛爲良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天王建邦立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賜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爲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爲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爲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爲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爲私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爲王卿士不能討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爲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訃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公子翬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弑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鄉卒不釋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讐諂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爲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可見矣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終

務人昭公子宋定公名

春秋指掌卷之四

宜興　儲　欣同人
　　　蔣景祁京少　撰輯
武進董佩笈特瀛參閱

桓公上

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有八年

元年

庚午桓王九年

胡傳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豈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爲正

方士新垣平

元年

指月　通論帝王不專指曾改元建號皆春秋後事惟編年可久自後人見得如此非夫子故爲此編以示法合文元年公即位編年改元上漢文孝武下舜禹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傳　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弒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以爲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公失禮而爲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爲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爲適嗣禮之所不得

愛其母者抱其

爲也禮不得爲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隱公又援其邪心而成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始終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子以比惡公愛仲子故抱桓爲太子

指月 隱桓之禍由夫婦不正來故正仲子之爲妾而後知桓非適嗣而後知隱爲實讓而後知桓實爲篡弒與考宮傳同意傳中禮字極重備書終始討罪之義是通一公言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會垂

見盟越傳只發鄭志圖許其罪自見勿涉斷罪公即位脩好于鄭則鄭不無乘機之意書會是事定非書法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傳 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胡傳 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于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爲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于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于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亦垂訓之義大矣

貿音茂

假許田

指月 隱惡許改二意總在假字上見宜以無君無親說明罪案而融會書法中二意大發之須委曲肯傳說出聖人惓惓愛義之心方妙義利二字極重無君一邊在廢朝覲之禮上非專謂棄先王之所錫也不曰桓惡而曰國惡義係于魯不係于桓傳只說許人改過不合說望桓改過自許人改便合着垂訓意言隨你無君無親恁般大惡你若肯改時聖人原許你改所以訓人之改過自新也將人渾用望字未細參旨定姚現閣先生曰通傳所重在諱國惡改過意又從此推出來見聖人一字之間多少含蓄使無君無親者有可新之路玩又以見而已也口氣自見作文照傳重發諱國惡意而以易則已矣假有歸道咏嘆足之蓋聖人作經在此事二百餘年之後逆作望其改過何與夢說

假許 伐鄭次郎 放於利無君親 放於義明君臣 易齊取濟西俱利俱有孟子語

假許 墮郈費 放于利 譏于禮 脩作同伐鄭次郎診

假許 納捷菑 許改 與改 言假 稱人

假許 盆來 不諱 不諱 許其改 善其改

外合盟越易地當逆魯御鄭而與地鄭御魯而與盟俱重君親 合荆聃許改過嘉募義 合國書伐自新自省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 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胡傳 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夫弒逆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爲夷狄化人類爲禽獸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無俟于貶絕而惡自見矣

指月 稱及只作事實然須就魯志中發出鄭罪方有味要看戰郎傳首盟于越肯字因此一盟後人謂其已列于會而更不問其弒逆之罪所以爲定位也收無俟貶絕

合平州皆著黨惡

秋大水

左 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胡傳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

合有年紀變而以爲宜紀瑞而以爲異皆從桓逆論

合六月雨雪致沴和致祥

冬十月

桓　宋　十年　二年　是春宋殤公弑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然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其君

【公羊】及者何累也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胡傳】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若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

孔父嘉　孔子六世祖

既名其君于上則不得字其臣于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于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爲有無亦庶幾爲凡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于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于色皆足以衞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指月】㨿今日之處命不渝以賢父而所以賢之意全在不曰能爲有無上義形于色數句正能爲有無意示後世崇奬節義數句要重發

合叔姬歸酅　兩傳皆有節義字臣道婦道汲直孔融共姜令女　合汲荀息上忠下信　合子哀弃秋身而節著愛身而道存　合寗元年行父如齊十年十一戰而終能死難相三君無私積而幸以濟惡　合谷至俱表其節上有衞宗社何下亦有社稷之衞　又合司城奔處雖不渝避難失職　合鬼紐必先剪所忌云云欲人

漢淮南王安　汲黯

王崇節義必先爲非禮云云欲人王戒履霜　又合三人伐宋賓兵佈兵

滕子來朝

【胡傳】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于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于世無以立于世則莫敢勸于爲惡而篡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于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于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于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旨定】春秋爲亂臣一段是黜滕主意先鄰而朝見不但不能討罪又重于後之朝者或曰以下是胡氏斝累申明所以黜滕之意重發

合杞朝黜先鄰國而朝恕非爲桓而朝　合多樂禹戮防風周公誅管蔡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　合荊聘黜禁惡進暴義　合小邾朝以王法黜之以王命進之　合盟齊滕先朝降稱子鄭首朝列其下　合踐土其重名寔字皆正大倫　合宣四年楚子伐鄭黜罷之先施者子兵之先加者皆汲汲討賊意　合吳伐郯皆降稱子各有名實字　合城虎牢降稱子不繫鄭　合陳蔡歸黜陟封建下易　陳災同　合吳入郢名實賞罰　合歸三田黜爵不嫌自專紀績不嫌自序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以天自處　合黃池與吳伐鄭大意同　合獲麟經修帝王法行經成帝王瑞應蚩尤防風四凶管蔡圖書鳳鳥麟趾騶虞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胡傳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鄭定公時有弑父者公懼然大夫廟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宮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聞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指月爲賂故三字最緊要以賂故而遂立華氏爲相其罪尤浮于不討而黨之者故曰甚矣又曰極矣故特書所爲而不書立華氏用雖字帶之

懼音[illegible] 洿音烏 瀦地爲洿 瀦音豬 注畜水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左傳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胡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以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寘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翬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係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郜國名 大路祀天車 越席結草爲席 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粢稷米也 [illegible] 珽玉笏也 幅[illegible] 舄複履 衡維持冠者 紞冠之垂者 紘纓從下而

指月取賂以章大廟一串說下重明示百官上直載其事謹書其日並收垂訓意切發

合歸衛俘皆得賂黨惡 合意如至章賂勸利皆敗人國家 合執滕郜以左合臧哀伯曰武王遷九鼎義士猶或非之宋子魚曰齊桓存三亡義士猶曰薄德

秋七月杞侯來朝

胡傳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

指月齊欲滅紀三句是正講然傳雖云杞紀意實在討桓若非處紀之勢則桓斷乎不可親者而春秋豈無貶乎全要以言外意發之

合如紀原情誅意 合紀朝皆原情免貶 合大厥貉不貶杞志非黨桓例三國志非從楚 又合會鄧懼求援傷懼外尤扯淡

上者綖冠上覆 紘音宏 綖音延 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 鞞鞛佩刀飾 率音律 鞞音柄 鞛布孔反 鞶大帶 厲帶之垂者 游旌旗之游也 音留 纓馬飾 火龍畫 黼黻衣裳之飾

蔡侯鄭伯會于鄧

胡傳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楚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強于信義循天理倚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覷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合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旨定此傳從懼字上發議三國所以懼只緣我無莫大者而楚大我無莫強者而楚強聖人傷之傷今日之懼非爲後日也

合北杏始懼楚始戴齊 合僖元年楚人伐鄭傷始懼謹浸強 合陽穀傷混楚亦謀楚 合盟齊皆有始字

鄧音[illegible] [illegible] 三辰日月星也畫于旌旗 杞侯公穀作紀侯

與後弊。合滅舒蓼自聖人經世意發。合淸丘皆失禦敵之策。合歸父會宋懼楚賂楚皆有盛衰之由句字。合盟蜀皆有荊楚何畏句合襄公兩傳各有理義交見。合邢丘懼楚之始委政之始合盟宋始懼楚始言。合長岸盛衰之由以天下言強弱之由以一國言合黃池上脩自強之致下正常尊之禮 又合求車考盛衰之由見衰亂之由 合三人伐宋內治得失其後卒滅云云故能南摧云云 合二雩傷懼外而怠自強惡弭災而怠自省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左傳 盟于唐脩舊好也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胡傳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不書

爵酒器既飲置爵則書勳勞于廟

而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于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指月 至者僥倖其歸之詞全是借此以傷中國不然聖人豈眞以討賊望戎哉

合辰陵俱傷中國 合吳救陳俱有居夷浮海句

壬申 十一年 桓王三年 宋莊公馮元年

春正月

胡傳 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于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鄭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仇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懼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于天子何乎齊景

公問政于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附左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名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適子爲大宗次者爲二宗衰殺同覬音冀覦音俞嬴音盈

公會齊侯于嬴 左成昏于齊也 指定桓以懼討結昏于齊或借會防傳非王事而自相會聚。○凡無傳題有他傳可注者下註王字不得已借他傳者註借字後倣此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胡傳 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得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于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胥命

指月 不盟而相命這便是以信相諭較盟爲近正矣非謂此後又能守信也信字對私字說不對叛字說全在古者與人情中間較量出胥命好處以信易食一段正解善胥命意不可遺傳中有能字獨爲字特起字相照應須發透

○ 胥命 季子歸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虞夏 古者親親尊賢並行不悖 唐虞

○○胥命 名陵 不關 不戰 善胥命 荀卿 兩邊發聖人意 美名陵 揚子 惟志古者之不

盟王者之不戰故 見近似者而喜

○○胥命 盟葵丘 不盟 不歃 信諭 志諭 荀子 孟子

○○胥命 書救 不盟 不戰 古道 王事 全 上 在末世 形出 多疑 兩邊 貳 好處 貪 功 賞

、晉命　盟蒲　叛信渝　惡要盟　近正　昧本　濮夏　鮮路

○○晉命　夾谷　信渝　理格　兩心相渝信于鬼神無事于盟而愈于盟一言之重威于三軍無事于武而愈于武

外合前盟幽善信渝惡叛盟各有以信易食四句　合
及荀息能信論不食言亦各有易食語　合夏夫盟結
言相信約言失信　合鱒奔論信守信荀卿穀梁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郕借二年杞朔傳矜幣免貶或同後會　郕借六年紀朔傳傷其失所主亦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傳　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于夜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爲變大矣先儒以爲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杞公作　紀郕公作　作盛

公子翬如齊逆女

胡傳　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塗則有遠邇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所館禮之節也紀侯于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來魯侯于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左傳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穀梁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境非禮也

祭門廟門也　般理同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傳　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于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于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詩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　致夫人也

有年

胡傳　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于經是仲尼于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爲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脩春秋則爲慶祥君子脩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脩之審矣

指月　天理不差一段正見其爲異非二意也此一事也云云一段極有味可玩○京少曰畫筆化工床歎以異特存之妙此正解也中間然則一轉不過從有年推出他年之歉以信此之爲反常而天理自不失常耳明係引伸前意有謂前半傳是來龍享國以後方是到頭一穴者大謬

合夏五立興王新法因魯史舊文　合宋人圍曹天道人心兩傳俱有畫筆化工語　合獲麟德道致祥經成致瑞

癸酉　桓王十二年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胡傳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于微之意也毋謹于微然後王德全矣

○狩郎

指月微字指不地對上戎祀大事言民物是民之物如禾稼類既違常所必在稼穡場圃中驅逐使百姓苦之其損王德多矣可以不地爲微而不謹乎　蓋事有微德便不論微須看王德全全字全如何容得一絲缺漏

○○狩郎　無冰　元城　王德全　皆謹微

非地爲微對戎祀六事言　王事備　全在聖人意上發

無冰爲微對經邦大訓言

○狩郎　蒐昌間　王德務全　謹微　軍政貴本　皆非地　謹禮　每謹于微王德全矣

狩郎　執仲幾　講武　討罪　每謹于初禍亂熄矣

外合狩穢非地非人　合大水無麥苗全王者之德存

王者之心　合滅下陽違所棄險原圃具圃瀆關刻猶

合王德狩衰世　合棄郎講武興役皆幾其瀆原圃具

圃處豪暴　王所謹微正本俱非地　又合瀕項

皆正講微其牽強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胡傳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上則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于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合用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

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宰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爲亂首亦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于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錫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其罪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咺賵仲子糾桓公共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始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人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爲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之意也

公孫弘封平津侯

指月亂亂典也以定典之人而自亂之故曰亂首咺明一段因糾兼稱爵故說出其任重以見春秋稱名爲深責之意非以稱爵另作一書法與稱名對

○糾聘　戰郯　貴相　貴將

糾聘　札聘　任之重責之深　望之重責之備　下易秦人伐晉同

合執祭仲俱有任重責深句君臣嫡庶　合翠救承命

寵惡降從中士之例申命治惡超從大夫之例

春秋指掌卷之五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潛江 余 銛瞿士參閱

桓公中

甲戌桓王十三年 五年 陳桓侯鮑卒

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出春正月甲戌己丑見盟

〔左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傳兼用不書王意分因革作

夏齊侯鄭伯如紀

〔胡傳〕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爲紀微乎微者也

免音問

齊在東周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謀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憯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於策大子脩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與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甫月不虞紀人之覺何極巾覺則爲如紀不覺則滅紀矣故云志憯誅意意字與志字心字相應參看定春秋只書紀其大去未見齊人滅紀故于此存其蓄謀貫跡使天下如今日之朝乃去之由而異日之去乃意之效也不削深心了在此該重發滅紀是齊志勿泥並驅朝紀何兼鄭斷罪

○如紀 州公如曹 謀人 依人 若其由 錄其本 滅紀張本 寔來張本 皆外相如 下易

如紀 升陘 謀小 輕兵 亦異于與滅繼絕之義矣 亦異于沐暴禁亂之兵矣 須句

以卉宗祀保小之禮 對卉與滅繼絕之義

州合遷三邑誅小廻小俱有與繼意 俱劉敞喫吻 合侈崇志憯心逆 意殺寀存陳皆聖人與繼之公心 觭誅小專國 合河陽誅意原 合弓會陳劉敞誅 又合從祀誅意誅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胡傳〕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舉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祭伯爲死而作司空蔡叔既因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巳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寵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狗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也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仍叔聘

仍 穀作 任

稱丹之子二字重看白童稚又曰子弟之弱者與鮑傳泛論世官不同傳六公字三私字專在公私上辨論而狗大臣私意一狗字正不能公選之病政由是敗要發得與緊引周衰以戒後世意亦要透

○仍叔聘 季子歸 譏世官 與賢臣 狗大臣之私 不緣宗親之故 伊呂 堯周

不重仍叔季子只重兩傳未國家治亂意發揮

○仍叔聘 初稅畝 田制 官制 仕者世祿 帝王不以私愛害 公選 耕者九一 君子不以

天下奉一人

○仍叔聘 用田賦 同上

葬陳桓公

城祝丘 借城郲傳 則非時 助紀畏齊鄭 則非義 總見無愛養斯民之意 全高氏 祝丘齊魯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胡傳 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他移此師以加宋督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指月 一頭兩脚作三綱軍政之本何最重首段三綱重討弑君上

拒俱雨反　車二十五乘為偏五人為伍以車當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此所謂魚麗陣法　旝旃也通帛為之蓋大將之麾

大雩

左傳 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禮記仲夏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鐘磬柷敔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胡傳 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耳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著其自為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著其僭見非常而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見也諸侯不

澮音澮　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　鞀音陶　篪音池　柷音觸　敔音語

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祠禰祭於已之寢廟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大雩

石定 性命之文在聖人修經因事褒貶無容心上說本缺氏註然玩傳諸侯不得祭至林放乎一限則祀典確與性命相關故聖人雖因旱以書郊有情義存焉非通微性命純理治理者不能解天子為壇南郊雩五方上帝祀以先帝后稷以告自鞀鞞至柷敔皆作諸侯雩境內山川歌舞而已○同人日特謂之大文定意中固以大字為聖人特筆矣指月云大字非書法國史原有此文此論未安諸侯不得僭天地祭祀不禘嘗如何祭得他朱子之說政胡氏所謂性命之文治國如指掌之理也於諸侯二字急着眼

○○大雩　襄歸性命之文　治國如掌
性命之理　天下可定
介大閱上祀下戎俱僭但下傳不重僭上　介大消非鬼而祭見義不為无僻

冬州公如曹

胡傳 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夫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舜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於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著其末故先録其本

指月 傳首度其國危遂不復便是罪案夫子三公一段解稱公然畢竟是經例外相如以下纔是此條所以書於經之意還主將有其末二句作文使不係今日之如曹則後之寔來就知其為州公耶文就知其自曹而來者耶文中常把公字番騰勿直斷罪犯下傳

、州公如曹

○州公如曹　已卯烝　紀外交　存時祭　著失國之由　彰僭禮之失　俱先書　為後日

州公作寔來　淳于州所都

〔乙亥〕桓王十四年

六年 陳厲公躍元年 是年楚熊通自立爲楚武王

春正月寔來

〔胡傳〕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寓于以爲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爲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凌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武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爲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指月〕此亦必有大國偪奪之但其有以自取耳自取亦依傳或字活點須知此題全在商度所以待州公者上發正名意

〔合穀鄧〕穀上書名下不言師敗績兩邊皆有正名二字皆以孟子辨起　〔合納頓〕諸侯失國托于諸侯禮也寔自取故書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頓楚納故書納

〔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羸音雷　率音律　且音疽　牷音全純色完　全也腯音特亦肥也　瘯音促蠡力果反謂皮毛無疥癬　甲首被甲者首　以父命爲辭　郕左作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見下紀侯來朝傳須在諸謀齊難上發意莫用斷罪語

秋八月壬午大閱

〔胡傳〕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脩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爲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調民衆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大閱

〔指月〕不時非禮宜重講二股起倒失政作不時內不可脫獨詳三時之意後面歷農二字正生於此失政尖謂民衆暴之軍政講失政中要依傳串入厲農倒處該云脩之備禮得矣顧其所以奪農時而爲此者何汲汲若是哉方得傳血脉未雨桑土句正與豫字相應要透發

〔參旨定〕如傳牧非特以不時非禮志書法

○大閱　肆大眚　失政失刑

○大閱　告糴　兵食皆不豫

賁音墳大也

○○大閲　昌閲　寓軍政于四時之田　以不時非禮起

三綱軍政之本　以非地非行起合

外合治兵失政黷武　合追戎俱有未雨綢繆句

吉禘俱三失　合蒐狩不時非禮起重施政違時易地

起重繁權詩未雨易履霜　又合大無與告糴大意同

四時之田三年之蓄

蔡人殺陳佗

穀梁陳侯喜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大牢牛羊豕以禮接夫人重適也士妻卜士之妻也爲乳母名生若唐叔虞魯公子季友

胡傳適家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爲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檀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子同生

指月始生自然未誓不得稱世子非前之也然明全在定於立嫡定字發明與子之法始生之義最重始生便書於策則名分明民心定自然無匹嫡奪正之隙而國本固此聖人借事以垂訓之意也

子同生　滅下陽　設險定備　但有天下爲家句

合因入立嫡立長　合會齊止一國之本天下之本書策殊命

德命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類命若孔子首象尼山取物若伯魚因饋魚而名晉廢司徒爲中軍宋廢司空爲司城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見外傳　快聘　同物謂同日

冬紀侯來朝

胡傳按左氏會于郕諸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尊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指月公告不能事意不可遺聖人有惻之之意其能國乎何要發須知主桓自是有罪但律以黨惡非其志也故免於貶

合戰紀求援非人勝敵非策　合高固逆因失親貽患

恭遠禮取辱

丙子十五年　桓王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胡傳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咸若而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焚咸丘

指月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但去其莽翳以逐禽獸非盡焚之也書焚亦是紀寔傳中無斷罪語但就聖人書之之意原出易禮及夫子釣弋事皆是一點愛物之心而人君當推此心以及物不宜有淫獵之過據此意作文○京少曰玩推此心三句是堯舜如天好生至治氣象非佛氏慈悲說也傳者以德洋恩溥望人君勿涉酸語過與罪不同淫獵亦只算得過視狩郎傳祀害民物而百姓苦之殊有差別

合肆大眚過忍過縱俱有易詞　合滅中氏以愛物仁民立意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胡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赦之名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爲從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絶

魯在泰山之下穀鄧在方城之外

其爲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
不相賊殺爲禽獸也幾乖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
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
春夏以養育爲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
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
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
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
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
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
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大
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
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
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
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
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
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脩其職也
指月二意無輕重俱從遠
字發或分股或遊講俱可

春秋指掌卷五　九

丁丑桓王十六年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全何氏]烝衆也氣盛貌芬芳備具故曰烝

胡傳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焉者也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時事也而後經于方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爲見其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

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

○○己卯烝

指月周正紀事不過斷殺衆之說見此烝非以不時志也合時失截斷就將斷出所以書烝之故所謂將有其末先錄其本旨[定]作文只渾渾發書法意若貴講瀆禮便是丁丑烝矣

○○己卯烝　益來　彰後之貴　彰後之失

合乙亥嘗瀆慢上以得時起下以不時起

天王使家父來聘

胡傳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而責之備也夷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爲一心以爲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禹稷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爲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家氏父字林註家父凡伯皆大雅之書人也

○○家父聘

指定家父聘爲貴爲無罪但春秋專重相臣故不貶耳當就不貶家父推出責相意須說得君相一心透襯見群臣無預論相須輕發勿板貴宰糾

春秋指掌卷五　十

家父聘　友如陳　寵惡私交　不貶父貴相　不貶季正本

○○家父聘　六月雨　君相一心　君職在論相　君民一體　君道在子民

上易糾聘同

○家父聘　會葵丘　責相尊儲　不以名糾者名家父　不以殊會世子者殊會宰周

公督加糾聘會首止烝只出本比意自渾全

○家父聘　晉侯伐秦　宰相不與群工等　賢者不與常人儔　炭史　蔡晉　此即貴比

相責賢題也原出糾聘家父聘秦人代晉侯伐四比今四比斷不可出只用兩本比爲題亦無不可或曰功令禁四股題乎應之曰出四股則有兩股屬傳題矣名非脫母而寔用傳題兒陽奉功令而陰叛之也惡乎敢

、家父聘　大棘敗獲　君相一心　師將一體

○家父聘　戰邲　不貶家父重相任　不貶六卿一將權

夏五月丁丑烝

胡傳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丁丑烝

指月再書一貶蓋貶只在今日之烝但必再書而後見耳此烝不惟瀆且非時但非時即在瀆內了此題要在春秋之文上發見

攻隨辨

附左傳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讐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獲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秋伐鄭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胡傳祭公王之三公也爲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禮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卜以輕使爲一公祭公以遂行爲罪矣爲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以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指月禮天子婚使大夫謀婚於同姓諸侯待其復命然後使上卿往逆而公監之按宰周公聘傳有以二事出者則祭公本受二命而出但禮當再報而不當遂行故雖有二命亦以遂行爲罪總只是天王不合遂使三公謀婚致有

十月今八月

遂行之失故不稱使遂字只作事實

戊寅桓王十七年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

胡傳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于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季姜歸

指月重化天下以婦道意發勿太粘季姜來旨定須體貼自歸者而言意

季姜歸 王姬歸 王后 王女 皆謹婦道 下易歸嫁抑其稱旌其節皆化

樛音求

天下以婦道

季姜歸 會首止 婦道 臣道

俱自聖人意中說下易會葵丘大意同

自逆者而言自歸者而言 自天王而言自臣下而言

逆王后 季姜歸 毛伯錫 召伯賜 君后

從天王稱王后從父母稱季姜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

題極冠冕姑存之究出不得餘倣此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胡傳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

射音亦又音夜

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閒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悖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尸子名佼晉人

猶月責父子俱以宗社爲重何急於朝桓而邊俱用此句本非王事來無書法

合仲孫來急脩好緩省難 合高子盟猶父命者非權君命者乎 合會首止同 合鄭逃猶父命猶君命又或合莊廿三年盟扈猶父命猶母命

己卯桓王十八年 十年 是年春曹桓公終生卒

春王正月

胡傳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數之終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胡傳弗者還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

○桃丘弗遇

猶月惟後此從齊鄭做不好事所以中變可惡若變得好聖人亦不拘小信矣郎曹二比以書法言非以事實言胡氏恐人疑弗者還詞未必是惡他故把戰郎書來惡曹奪爵證之蓋觀中變後之事皆貶則今日之貶其中變可知

作文只講失信而郎曹二比第於書法中見之不可入正講中約出於衛重勿以地在於衛對收弗字○同人曰惡失信也一句斷盡衛初約魯三句是失信事實郎曹四句是書法左證而以蓋惡衛侯之失信矣結之傳只了前一句也桃丘衛地吟語有倩正見約之出于衛處須帶得雋

合會衷伐約信而終于失信疑義而果於不義 合楚丘失信專封衛地衛邑 合追鄭弗及失信失正 合弗克納失信可議從義可予

附左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禍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公出奔共池

厭禍及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胡傳春秋加兵於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爲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者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脩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而爲加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猶月不知類要發得透春秋不但責他逞忿責其大義不伸而特爲小忿興師也必誅而不以聽何說得甚很還是汲汲誅討意若但責他逞忿何至此之四國伐鄭之例甚書來戰正是以三國爲主首齊即在三國爲主內抽出來的帶收

合城楚丘隳大義而脩小怨虧大節而市小惠 合同闈齊未有書來戰者未有書同者 合淵淵故皆不知類 合執意如上忿下貪 合圍書伐上書來戰下不書四鄙俱待筆

天黎閣鎸

春秋指掌卷之六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景陵魏運昌啓伯參閱

桓公下

庚辰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　是年夏鄭莊公寤生卒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胡傳　盟會皆書其臣之爵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惡曹之盟卽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爲郎之戰又結怨𨶒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指月　取他處總是爲他含大惡而結小怨全要根戰鄭來玩既又二字自明固三國之黨卽所以結魯國之怨一串說

附左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戒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貳軫二國名　鄖音云　絞古卯反　蓼音六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左傳　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以女妻人曰女

胡傳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與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指月　仲只是命大夫不是命卿若命卿當書官矣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言以天子命大夫而又爲相也尊王命重貴正卿帶說庇身保君纔根事權重上斷言可以制鄭而不必聽宋先說庇身後說保君蓋未有不能庇身而能保君者書保君上

合友敗莒責之深責之備　合先蔑奔皆不善寘君

合納捷菑命卿失職伯臣從義　合宣元年行父如齊

下世卿濟惡俱廢立　合會蜀仲爲命卿云云行父上

卿云云皆不能保君　又或合甯俞聘以武子庇身保

君相比益穿鑿可笑

杜註文　逐祭仲故不言奔

突歸于鄭

胡傳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於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爲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指月　玩突不稱公子絕之也而卽繼之以小白入於齊云云蓋小白亦不稱公子絕之也但小白係國突不稱公子傳亦曰以王法絕之但小白係國

而突不係國，於此辨個順逆出來，可見內無承上無稟例不得稱公子，其斷罪只不係國一書法時說把絕之也，便作正意則義不可通，於小白矣。【杏旨定】馮仲先曰絕突之不當立與糾不書子同，與桓不稱公子不同，鄭欲作兩意看，一以父子言，一以嫡庶言，不知突忽之事重嫡庶不重父子，必分爲當立，纔可以內承上稟，責他此法固不可施之于突輩也，還兩意串講爲是。○京少曰二馮說互相發明，但仲先謂絕突與桓不同，自是語病，愚謂絕突處正與桓同，不繫國，始與桓異，無承無稟例當絕之，此意輕所爭在當立不當立，此意重，兩意由輕倒重，原不必串合也，以王法絕之，亦不專指父子，舊標父子名目，便謬。

鄭忽出奔衛

【胡傳】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擇兮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於見難，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爲鄭忽言也，知忽之爲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辭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爲善也。

【詩鄭風】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舜木槿也　日語助　龍紅草也　蘀槁也

【指月】須本分正上發，不能君意，欲人自強於爲善意，未要發揮。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盟折

【指月】屢盟屢字，亦在數會上見，蓋會亦以申固其盟也，只出一盟，雖不見得屢，亦要含蓄下文，方與蔑宿有別。桼書名蔡叔書字點起，郎不用亦得。

公會宋公于夫鍾

鍾公作童　闞口暫反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胡傳】臣與宋公盟于折者，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盟折　夫鍾　闞　虛　龜

【指月】全重屢數字上發，方不泛，以如此之盟會，而卒叛卒離，尚有何盟何會可恃，以不離叛者乎，據後傳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則叛離屬宋，不屬魯，要之此題重盟會，不重叛離，重在戒，不重斷罪，皆存弗削，正欲著明其不可恃之實，故處要醒。○此全題也，題連五盟，與晏時傳題相似，不可出後做此。

辛巳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　鄭厲公突元年，是年冬衛宣公晉卒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杏旨定】謀紀而與莒偕，無救于亡，本大全吳氏註。

杞公羊作紀　曲池公作毆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杏旨定】公欲平宋鄭，宋未肯平，見盟不足恃。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虛公作鄭

【左傳】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又會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盟武父

指月前則與宋盟會後則戰宋此是中間一段關節作文只宜發盟會不足恃以見前日盟會之非不可直作罪其叛離發議宋辭平是宋叛離謀伐宋是魯叛離然玩下傳畢竟不該以魯討宋　舊破云仰內君謀大之盟而從事皆虛矣甚善存之

丙戌衛侯晉卒

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　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信也

胡傳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旨定責賂屢盟二語是料想魯鄭當時問宋之詞然取其賂云云姝二也字非謂桓突之罪更甚于宋只見宋有可伐之罪而桓突非伐宋之人舊說云惟可伐而不能伐正見二國不能治人處聖人豈以治人望桓突乎又云合二書法總描傳中明明只是又曰戰于宋一書法那一書法從何添設相沿之誤若此○京少曰聖人固不以治人望桓突然聲罪致討便屬治人項下事而無如桓突之以亂易亂也伐亦書法但繫紀寔只一戰于宋是特筆耳

附左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三徧數其師之多少

壬辰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　衛惠公朔元年

附左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

趾足也

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胡傳　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齊爲無道恃強凌弱此以紀爲主何也彼爲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辭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効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譬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辭甚與齊戰而爲之援者紀君之賊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爲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指月只重自治二字省德省己之理曲直何如應不度德何相時相己之勢強弱何如應不量力句有罪則引咎無罪則辨論不免則告訴三段俱是徵詞當時紀所以度德量力而爲自治之計者正此一段事可爲耳要發得勝與滅相倚伏的機括緊切須常寓傷紀意及爲他設處意勿板責他爲援非人只帶入

合彭衛二傳各有引咎三項宜總用起見小國大國待敵皆當如此　合鄢陵非已亂之道非持勝之道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未桓王二十二年　十有四年　是年冬齊僖公祿父卒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旨定　公于鄭突比之至矣今虞齊衛報怨又爲此會本全王氏註

無氷

胡傳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氷於夏其藏之也涸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氷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凌陰氷室二月啓氷獻羔祭韭享司寒也

無氷 指月須玩一察字政治縱弛之說垂訓上說

無氷 六月雨 政治縱弛得逆 敬天勤民致順

夏五

穀梁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貌姿儀 形容色

胡傳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觀此爲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夏五

指月其自言其語人皆以證聖心之慎而世或以私意二句是說經者自家意思不可謂聖人以傳疑之文教人愼也此二句後亦要發泰旨定不可謂聖人以傳疑之文教人愼然即此可見不言之教有關世道人心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

語 穀作禦

胡傳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旨定寵愛在平日即遺盟亦見之稱弟是寵愛通例矣獨義係于名現聞先生曰聖人非謂凡弟概不當任使語而實即任之無不可弟恐未必賢耳亦非不欲寵愛乎弟但干政爲亂之階其弊多至君失國而臣喪家又豈所以愛也不然春秋中兄弟相殘爲世大戚得一寵愛其弟者而可導之以薄哉

合肆大眚覲親而至于私仁民而至于縱 合良夫盟皆來盟前定上私愛下失信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胡傳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宮室以宗廟爲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爲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爲政之後先雖勤于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由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好借上比題面不可出

御廩災 作南門 新御廩不書宗廟以祀其先也 新泮宮不書學校以教子弟也 題意

合滅睦渾與灸興土木者異與闘士服遠者異 合雉門兩觀重本示孝華僣示忠 合㭊李不書新作不書報越背教孝 又有合浚洙者重本忽本更無謂

乙亥嘗

穀梁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兼何謂夫人親舂也

胡傳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爲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爲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指月事字心字要發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蔡人公在衛人下 太宮鄭祖廟盧

左傳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胡傳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吳子伐楚蔡怨囊瓦之拘己故以楚師伐齊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門宋城 門蓋厚 之楼音 傳

●以四國伐鄭

指月 私相用重兵統上說與非王命而擅與稍別就其私相用便是大亂之道不必推下一層蓋兵制統于天子則諸侯於諸侯則亂諸侯各以師伐人已不勝亂今以師各相為用則為亂之大不以言不當以也

○以伐鄭 會曹伐 兵制 禮制 以弱假強 以小先大 大司馬九伐 大宗伯九儀

二傳俱有意乎 俱重杜亂上發

甲申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 齊襄公諸兒元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胡傳 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

汪池也

胡傳 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也夫君實有國而出于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非理矣

指月 自取只體貼君實有國而出於臣語意虛虛翻論本正而天下之事理句要玩 合入樸端本謹禮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胡傳 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指月 惟君位已亡故為既絕而復歸二書法原一意當視奔傳作文

許叔入于許

胡傳 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迫于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告諸方伯求復其國糞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詞也

指月 全在難詞上發意若實講非義便像逆詞了惟因亂竊入故進退觀望之際不勝其疑畏而勢不能無難若申大義云云則無難矣

許叔入乘亂復國 曹襄歸以賂得國 俱有可歸之義而自失之

公會齊侯于艾 左 謀定許也 全李氏 鄭莊方強則二國挾鄭以為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為名會艾之謀豈能掩入許之罪乎 旨定破內外講定小之謀經原情以罪焉

艾公作郎穀作嵩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胡傳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秋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邑左氏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胡傳 經於厲公復歸削而不書存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號君其城之叛大叔昔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爲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莊公寘子元于櫟使檀伯任之 羹音郎

、入櫟

指月 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句極重作文全就書法上發聖人垂戒意不必責鄭莊參旨定傳中禮字最重

、入櫟 下陽 設險 失險 既書入櫟則其國已復 下陽既舉而虞號已亡

○入櫟 城中城 莊不。成不 謹禮而城櫟謀國何其誤 謹禮而城中城守國何其微

、入櫟 城虎牢 設險 棄險 衛有蒲戚楚陳蔡 孔子行季孫 虞下陽趙上黨 孟子語滕君

入櫟 叔弓會陳 居重馭輕削而不書 興滅繼絕存而不削

外合淵梁設險貽患孔子行季孫委政貽患周公戒成 王下易刑丘同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胡傳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强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宋公上公有齊侯袲公作侈昌氏反

、會袲伐

指月 突忽是非邪正本無可疑疑於爲義未有不果於爲不義者疑果都在一時當將一起手便謀納突竟無輔正之意疑之一字作貶戳字看不作遲疑字看言昭公明白當輔顧乃貶於勢而終與突也始終二字不作前後解言諸侯發念便向强弱上計較上意猶到底做下不義的事來曰變者盡輔正是定理疑而與邪便是變了不可以會爲疑於義伐爲果於不義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是春秋以疑詞著罪原來此疑詞是春秋加他的若從諸侯身上理會便隔

、會袲伐 會曹伐 以勢論人而不計其義責諸侯俱是 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責宋莊

納突事宜總叙

、會袲伐 納捷菑 疑于爲義。嫡庶、下易文滑疑于 勇于徙義 長幼 義怯于義俱貶

乙酉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鄭二君厲公五年昭公忽元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胡傳 春正月會于曹蔡先于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爲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茲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醲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汨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爲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會曹伐

指月 亂序在伐鄭上而以會曹照出宋主兵宜責宋亂之所由生一段最重蓋民志所以各定者以有定位故耳一以利率人而易其位則人皆謂禮不足守而爭中吾意以求利必至於賤妨貴少凌長小加大是以春秋防微杜漸

尤嚴於名分云云

○會曹

指月 此歇後題也蔡衛皆文昭皆侯爵但蔡叔兄也武王所封康叔弟也成王所封後先自有序耳時未有後至之嫌故無意升降不可于他序御是

、會曹伐　肆大眚 禮 逆王制 後世釀賞誘人云云　刑 廢王法 後世姑息爲政云云

會曹伐　邢丘 宰人不以禮 受人不以德

○會曹伐　黃父 後世有以釀賞誘人 後世有以濫賞報人 但賞不可僭

外合執鄭伯書伐上以利率人不要諸禮下惟利之從不要諸義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胡傳 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爲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之

上無王法恣爲不義而莫之禁也

指月 上無王法恣爲不義只一意俱指納突書至所謂著其黨惡附奸之罪勿涉危意味而莫之禁也有傷天下之無王法使逆黨得安然歸國意

冬城向 左書時也

○○冬城向

主 城中丘傳雖時亦書 指月 按十一月徙杠成則雖以周時論冬亦可興役但聖人重勞民故必書耳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見五國伐衛傳

左傳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

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詩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籧篨不能俯戚施不能仰 衛宣公也 景影同 不瑕疑詞

丙戌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 衛惠公五年黔牟元年是年夏蔡桓侯封人卒是年冬鄭高渠彌弒昭公忽而立子亹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指月 王隱總傳小國于大國不得已而要盟句

會公穀作及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左 尋蔑之盟也 全 以尋蔑而盟下即書伐邾盟不足恃罪自見矣

趡翠軌反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公羊夏字奚穀作郎

左傳 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埸音亦

○○戰奚

主 長勺傳疆埸有守禦之備此雖事至而戰然盡備則有可以不戰之理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全 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封人卒蔡人名之反歸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

胡傳 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迫而不廹者也是以見貴於

春秋

稱月季字也歸順詞合之方見其貴時說重稱字夫諸侯兄弟例稱字紀季傳云不貶則書字何貴之有 系旨定 季之賢在以道以禮上而其能以道去以禮歸者只是不爭故也

○蔡季歸 季子歸以順封人而去以獻舞立而歸以力不支而去以見思而歸

書字書歸 皆重歸上

日季子日來歸

○蔡季歸 元彝歸 季始終以不爭為心所以為宜 元始終以討賊為心所以為美 書字

書歸詞繫不殺劉敞蘊轍去

就皆美尤串在歸上方妙

合子哀奔歸國去國 合鄭奔見貴春秋合于春秋

合含至上歸以禮下禮立身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 宋志也 旨定 魯從宋志主背趯之盟作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 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附左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

丁亥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 蔡哀侯獻舞元年鄭二君厲公七年子亹元年是秋殺

春王正月

胡傳 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君取國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晉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爲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爲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身已沒而不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日官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底平也 亹 [illegible] 濼音鹿又音洛

左傳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

胡傳 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爲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爲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詩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 享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又音杵 公無與字 齊子斥文姜

秋七月

附左 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周公黑肩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轘車裂 鄭子子儀也 子克莊王弟子儀

春秋指掌卷之七

宜興 儲 欣同人
　　 蔣景祁京少 撰輯
武進吳本立淑原參閱

莊公上 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二年

戊子莊王四年 元年 鄭二君厲公八年子儀元年是年冬陳莊公林卒

春王正月

胡傳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illegible]內無所承矣上又不知所稟串下無承是遺將如此不可加貶

三月夫人孫于齊

胡傳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何以孫書何也與聞弒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哉而聖人錄於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辭調遂矣

胥曰嗣君夫人所出子斷母獄故以為難而恩輕義重是為莊公設待母之法全據書法斷之敘孫字

夏單伯逆王姬

胡傳 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為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明忿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

孫音遜

河廣衛風宋桓夫人作宣姜女也生襄公而出及襄即位而思 單音善 逆去作送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胡傳 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于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于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為或曰夫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胥曰知其不可只是衰麻非所以接弁冕若仇讎云云莊公未必念此但聖人之意則重復仇耳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胡傳 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

合肆大眚僭賞失刑　合書伯歸同上

王姬歸于齊

胡傳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吾定齊字最重書歸于齊然後知單伯之逆為齊而逆館之築為齊而築體傳末者明二字發

合歸衛俘上結正忘仇之罪下結止黨惡之罪

齊師遷紀郱鄑郚

音并　茲　吾

胡傳 郱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兵暴甚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書此國繼絶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見而罪已見矣

旨定以迫守爲案以與繼爲師迫之爲已屬言迫之使去而以地屬已也須從紀民爲是守上篇出於以大衆相迫最爲慘毒勿入之常遷國語頭此傳書法只在以師遷逼經遷國有三宿陽谷國猶此爲邑遷宿遷陽皆稱人獨此稱師故傳曰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則其爲書法甚明傳但沿習故不再貶而罪已見說甚

合伐餘丘邑不言遷邑而曰伐罪迎小或權權、合遷宿紀猶足守而迫于兵暴宿非欲遷而迫于横逆、合伐衛及戰邑不言遷遷不言師以師遷者見紀民云云、合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見齊人云云 合入陳 圍鄭下入不言圍滅不言入上與滅繼絶下誅亂討賊 合昭十五年伐鮮虞迫小不仁却叛合義

巳丑莊王五年 二年 陳宣公杵臼元年是年冬宋莊公馮卒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胡傳 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志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弑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不由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蔿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爲戒遠矣

旨定此邑耳其曰伐何也正與下法不當書而書相應幼年首以字著眼重乖戒不運責莊公

餘丘 下陽 邑而曰伐 履霜堅冰 邑而曰滅 設微待萌

餘丘 委兵征伐大柄 卒致子般之禍

邢丘 委政朝聘大中 卒致溴梁之盟

外合此各但詳權分一國天下作

蔿音委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胡傳 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魯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詩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禚音灼齊地公作郜

齊人刺魯莊正音征賓射所設貫中而貫革也

乙酉宋公馮卒

庚寅莊王六年 三年 宋閔公捷元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胡傳 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與師伐人國乎

指月會仇讎伐同姓是一句而意重仇讎二字須以釋怨爲主而以況與云云甚之不稱公子者忘先公之仇不得爲先公子矣要知貶溺正所以貶公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左 紀於是乎始判

胡傳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罪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

酅音攜 鍼其廉反

救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强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爲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人云者難詞也

▸ 紀季入

旨定 專存祀上原他有紀侯之命見非盜地下敵不得已而爲之見非棄君避患傳分明後二書法想出聖人不貶季意作文將二書法並提挑明聖人意思然後將季所處時勢如此而承命爲不得已之計渾融發透人者難詞不重然亦可見季不得已處傳只說不書名與添出書字來

合大去昔見其叛紓患避患微子太王　合哭救奉命申命一不得已一不幸　合高子盟奉命權命上不書名下稱子　合城邢奉命存祀擅命存小　合予哀相存祀存道　合去疾入奉命存祀專命去惡俱難詞

冬公次于滑

左傳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滑 公穀作郿

春秋指掌卷七

胡傳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滑譏之也齊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幷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以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爲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爲鼓亂而不與乎

○ 次滑

指月只重義字玩救而書次云云宜以救紀爲主而以抑齊串入方見一舉兩善不可分股亦不可交互畏字正與勇字相反須發得徹本旨定張德仲曰雖云一舉而兩善幷須知重在報讐上○京少只張說是雖莊未嘗見復仇之義然聖人誅經時疑是每念不忘也

○ 次滑　遂救許　退怯　進勇　義字上上下各有兩善意

○ 次滑　弗克納　見義不爲　聞義能徙　識六五　同人九四

▸ 次滑　書救　駐師　還師　怯義　近仁

○ 次滑　次郎　怯于義　敢于義

▸ 次滑　厥愍　不勇于義者譏之　不足于力者恕之

外合次郎知難不退俱恤患無功一議一褒此題意味安在　侯見義不爲無名妄動　合名陵侯怯于義沮于利　合戰郎見義不進　又或合哭救

辛卯 莊王七年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胡傳 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共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享 公穀作饗

附左 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

春秋指掌卷七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胡傳 薦撤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爲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與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爲此說者晉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 遇垂

指月胡氏直以甑轍語當傳但不取其子儀之說耳蕪氏總論四君此題宜兼儀並用以一國二君問起講兼儀皆能君然矣固無所儀亦不安故聖人但不沒其實而皆不與也未用厥歎語來到子儀上使儀能如臧札則鄭之君定於一而亂可止矣或單上兼或專重止亂俱未妥恐治定遇亟實屬公非子儀或于起照明或于文尾一點便了

遇亟　書救　讓仁　子儀不如臧札　武子庶幾恒悼

外合比歸爭國昧義取國昧權如子臧季札為曹子臧魯叔肸　合吳伐我如子臧季札之節則亂可止矣有華元國佐之忠則國不棄矣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 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

胡傳 凡大閔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幾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與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弗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何如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鄰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指月 玩傳只無貶勿以與其不爭與字重看蓋不與之意即在與之中也大字是紀實只收不名

合哀奔愛人愛身太王去邠微子去紂　合札聘去國恕其能權辭國惜其過中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胡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指月 上主乎宗廟句最重　收稱人書及二書法

合盟防俱重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句　合五國伐衛忘仇逆命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人諸侯所以人公
合圍郕貶忘仇恕復仇

禚公穀作郜

壬辰莊王八年　五年　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胡傳 師者眾多之地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郳黎來來朝

胡傳 郳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能脩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指月 書名是通例不重傳只引起書朝才能脩朝禮詳來朝時能成朝禮非止謂能朝也其後王命為小邾子蓋數從齊桓尊周故桓請於王而命之非以能脩朝禮之故但以今日能進於禮觀之則凡所行者必將漸同於中國此所以得受爵命之榮

玩傳已能字自明

郳公作倪黎左作犂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左〕納惠公也

〔胡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文然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

〔指月〕逆王命以黨有罪一串意重王命上　合僖廿七年圍宋人諸侯所以人公人楚子所以人諸侯

〔癸巳〕王九年　莊　侯

六年

春王正月

王人子突救衛

〔胡傳〕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

正月公　穀作三月

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覩將考况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突救

〔指月〕褒救衛全重王命上而申王命文全重理上此命即廢朔之命當時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便是不幸不得申命了但順是逆非自有箇一定之理以常理論之王命自是可申而豈料諸侯之不顧逆順哉聖人所據者理而已理所當爲則褒之而成敗非所計也作此處題要有感慨激勸意○京少曰前半傳正講或曰以下洗發褒救衛也一句是主當此連衛抗命而子突慨然提一旅以出豈不可嘉後半因其無功而極論之以見聖人褒突只是論箇理耳從來說將都乾看前半傳何也

突救　齊人伐衛　申王命　奉王命　本股只是申命不可言奉

突救　城楚丘　子突有申王命之理無功必褒　桓公有專王命之非有功必貶　合遂伐楚

大意同下傳　齊不請命

突救　盟洮　申命　奉命　兩邊皆從聖人意發苟有申王命之理功之成敗弗計也苟爲奉王命之人位之大小弗計也

突救　楚子入陳　恤患　討罪　上不計其功　下不計其貪

突救　宋楚平　子突申命　元咺擅命　稱字　稱人　君子行法俟命故褒貶如此　仁入

明道不計功故褒貶如此　總見功輕于命

突救　書救　重王命　重民命　俱就無功辨起

突救　厥愸　論理　原心　褒　恕　俱不計功

突救　黃父　申王命　勤王事　褒之以理　待之以正　稱字　無美詞　以無功有功論起

突救　栢舉　申王命　逆王命　論理不計其功　論功不計其心　本來　本五國逆命　本晉人

順命　來

合城濮無功而褒有功而貶　計理誅意　合沙隨計理

不計功業義不業勢　以義立命

合召陵侵申命無功奉命　合會申行法俟命　瞞功一褒一貶　合入郢子

恤患惡肆淫皆不計其功　合黃池行法俟命以人勝天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胡傳〕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拒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况殺其兄

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指月 朔之所以見廢於王者為殺兄故朔之所以始而殺兄今又逆命者為爭國故故春秋大義一段只就取國上論作文宜以朔逆王命斷罪而以魯不當黨意融入其中二書法總收奏旨定朔罪在弒兄使王法不行則春秋當以王法誅之今王既廢朔春秋又何誅焉故但誅其逆命而已。只朔入重逆命上殺兄之惡就王命上見之。只至伐衛歸重罪朔但罪魯亦不可輕全在罪魯中發出誅朔意方妙。

朔入合衛鄭歸俱有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仍 合廬吳歸禪繼公天下選賢與能不以為異封建公天下與滅繼絕不私其身 又或合長勺惡爭國惡詐戰不知何取

俘公羨作寶

胡傳 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纂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必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於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纂弒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其戒明矣。

指月 結正者歸結其事而昭正其罪見前此極力援朔至逆命不顧皆根於欲貨一念故曰迷惑之端端字重看末發垂戒意。

合獻戎捷各有則知云云、黨惡畧遠、貪利、貪功 合盟葵丘驗黨惡驗定倫 合取濟西皆貪利而黨惡

附左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朡音宗 騅音隹 齊臍通 噬齧也 若齧腹 齊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不食其餘食

甲午莊王十年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胡傳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

夜穀作昔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霣公作霣後同

秋大水無麥苗

胡傳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亾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大水無麥苗

指月 日畏日重皆在聖人書法上看要聖人之心如此亦以示天下後世為君者當如此也要得妹動意。

、大水無麥苗 宋大水 畏天災重民命王者之心 謹天災恤民隱王者之事

○大水無麥苗 六月雨 畏天災重民命 懼天災恤民隱

、大水無麥苗 無冰 元成 存王者之心 備王者之事 又有合大無者題象不佳

合螟災下歸民心合天德 兩傳並無可合處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胡傳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書狩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矣。

乙未莊王十一年 八年 是年冬齊襄公諸兒弒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胡傳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遇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于郕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存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

次郎俟

指月師次皆事宜與重一俟字傳來其曰次曰以俟郎所謂俟而次也非二書法無名妄動與傳首用大衆曰師相應非全在勞民上通觀下三傳自見二或曰乃疑詞當如傳活看若是皆非義矣正見無名處不可言無伐與救之名蓋傳中總列三次言只看其所以次者而美惡自若非以伐救形本股也且伐救亦不可便謂有名宜伐宜救方是名

合伐楚次陘譏其妄于其慎　合追齊西無名無倫

合次厥貉侯而次無名妄動次而伐包藏禍心

甲午治兵

胡傳此治兵於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甲午治兵

指月俟而不至至整齊之是論所以治兵之故黷武乃治兵之斷識之者譏其不班師而復治之方且欲用而未已故曰黷武

○治兵　浚洙　黷武勞民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治兵　肆大眚　黷武弛刑　固天下不以山谿之險

外合追濟西武事黷武事弛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治公作祠　郕公作成

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

胡傳書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指月作文分斷他親仇處同姓與不能服人以見莊公之惡伐國自有義即郕傳所謂名也假使所伐非同姓便可謂義否於是莊公之惡著矣句可玩前二傳只說他無名黷武尚莫測其師之所用到此方有箇着落其惡始著雖欲自解而不可得矣

合宋人圍曹不能服人不知省已　合平莒不肯伐國無義乎怨無本　合夾谷歸田非義不能服人順理有以化敵

魯郕俱文之昭　還音旋

秋師還

胡傳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爲重今此不稱公文以爲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害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也

○師還

指月義係於師就其次其及其還上說次曰師次若曰何其勤我師於次也及曰師及何其勤我師於圍也還曰師還若曰何我師至是而始還也所謂義係於師者如此重衆之義全在役久上須自俟及還通論方見得久至是師爲重矣句當玩蓋論其常則君爲重至於無名黷武非義害人如此之甚則邦本一搖雖有君孰與戴之即欲不重師而不可得矣此所謂王道輕重之權衡也要發得透無名黷武非義害人通論此一事無名用次郎傳黷武用治兵傳非義用圍郕傳而總結到害人以發明重衆之意害人害本國之人垂戒意亦不可遺○同人曰甚字着眼正激起至是句不甚則聖人必不變重君之例而稱師矣作文須形容得甚字出

師還　三國伐宋　飾兵黷武　稱師稱人

師還　河曲　君將不稱師師重君之旨至是師爲重矣故不書公凡戰以主及客處己之道今秦曲甚矣故不以晉及之　俱輕重之權衡

師還　戰寗　重君而戒其黷　君將不稱師師而此不稱公將稱元帥畧其副　重將而戒其專　而此並書四郭

師還　袁婁　輕重之權衡　不稱公　曲直之繩墨　以晉及

師還　棐林　明師重于君之戒　立臣疑于君之防

師還　會瓦　戒黷武　戒專權

外合戰韓獲重衆重君　合殽滅邢俱輕重之權衡　合鄢陵與戰韓獲同意亦重衆重君

冬十有二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左傳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期音基　隊音墜

天蔡閣鈔

十五

春秋指掌卷之八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
蔣景祁京少　輯
寶慶簡　珍中文參閱

莊公中

丙申　莊王九年　齊桓公小白元年

十二年

春齊人殺無知　左　初無知虐於雍廩。春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左　齊無君也。

胡傳　及者內爲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讐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

雍廩齊大夫　蔇音器魯地　公穀作暨

而■其後嗣也。有父之仇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指　月德重怨深四字要發透。及字齊字俱重。依傳收。公及齊大夫盟

合盟防定仇嗣娶仇女　合圍郕　俱父母之仇。上以德報爲滅天理。下以直報爲合天理。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史記　小白自少善大夫高傒。及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送糾者行益遲。桓載溫車中馳行。故得先入立。

胡傳　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而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爲徙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爲傷勇。比諸匹夫匹婦

亦作糾　子糾

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指月 以不書子保齊爲末納與不稱公子帶之重長幼字不可兩開宜以糾形小白串講管仲名忽一段乃胡氏所據以論糾白之公案講後須入證　只糾糾重糾弟也句又未嘗爲世子輕　只小白入重當立而以無承稟桃之難詞作事實然亦見非逆詞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胡傳 内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爲與仇戰雖敗亦榮也按左氏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仇讐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讐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仇舉事則此戰爲義戰當書公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爲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讐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

乾音干

指月 傳前後兩榮字要不相背聖人謂莊自父死之後適與齊好從不曾說起戰來故特存此敗見雖敗亦榮以示後之復仇者不必計勝敗也然論復仇之義雖敗亦榮論莊之心則非爲復仇受敗故書敗而必沒公不得比沙隨云云以示榮矣上段引起下段活看自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穀梁 外不言取言取病内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稅音脫　夷吾治　才勝　傒

冬浚洙 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

公羊曰曷爲深之畏齊也。

胡傳 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

慮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浚洙

指月 保民所該廣要借此力自是第一節玩中丘傳可見本末字緊關勞民於末即是昧本○同人曰傳文最說得危聳玩邦本一搖數句雖有而況云云何等利害激昂作文須體此以醒爲後戒意。

○○浚洙　告糴 務末不務本　治名不治實

、浚洙　滅下陽 設險洞庭彭蠡　失險潼關劍閣　俱重守國

○浚洙　盟蒲 險非固國之本本在保民　盟非服貳之本本在敦信

○浚洙　莒潰入 設險而輕用民力非固國之本　恃陋而不結民心昧爲國之本

○○浚洙　城中城 固國之本保民　體險之用謹禮

、浚洙　城虎牢 與滅下陽同

○浚洙　長岸 固國以保民爲本　爲國以得賢爲本　雖長江巨川不足憑

○○浚洙　昌間 固國以保民爲本　軍政以三綱爲本　雖廣土衆民不足恃

外合追濟西無本無備

丁酉 莊王十三年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傳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

劌古衛反

故逐之。

胡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主于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背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長勺

指月：一鼓再鼓，齊陳列欲戰也。劌曰未可，必俟三鼓克之，故曰詐。若望轍等事，在既敗後，且逐奔常法，又非詐矣。重接刃而用詐，帶之不言伐而言敗，正是以魯為主，非二書法。善為國者三句，泛論道理，言精神可以折衝，威望可以懾敵，故行使二句，方說及臨時禦敵之道，正已亂寡怨之事，與戰陣相反。聖人非空空不要人戰，有所以賢於戰者在也。重發已亂寡怨意。

、長勺　乘丘　曹劌、公子偃。　俱詐。

○長勺　敗莒　上王者之事，自不用兵上論；下王者之師，自用兵上論。一以魯為主而不書伐，一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俱重接刃而詐帶之。

○○長勺　名陵　惡善戰，與不戰。　俱以王事為骨。

○長勺　彭衙　文告守禦，王者已亂寡怨之事；引咎辨論，王者息爭遠怨之事。　各以應兵問起。

倒受伐，為主。

合大鹵，非王事，非王師。

二月公侵宋　書侵之始。魯宋未嘗有隙，僥倖勝齊，遂侵宋以致次郎之師。見張氏註

三月宋人遷宿

胡傳：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避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恐或沉於衆，不肯率從，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藋，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咨，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旨定傳中不泛講大國字小，間常王道話，而直從遷國重事寫出小民懷土至情，何等悽惻。故不但曰不仁，而曰不仁之甚，全在民情上描出。

倒不再貶，何遷是事寔。

合遷夷儀，強遷。

合滅遂，皆不仁，皆不再貶。盤庚、武王自遷。

合夷儀城邢，宋不仁，桓志義。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胡傳：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大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議之也。

皐比虎皮，音毗

、次郎乘丘

指月：照傳語意逦講，後將事理二字說透交議之意，不必大開寨旨。定味傳，誠有罪也，緊接魯人云云，當以卸魯漫而後分責之。只次郎單次，不以事後如誠有罪句虛釣魯意。

、乘丘

指月：詞令便是理，所謂禮義辨論也。小人之道四字最妙，從竊出情景上描來。

、乘丘　敗莒　強國之事，小人之道。　俱詐勝，各有詞令云云。

合升陘，積四鄰之忿，貽兩國之害。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舞，穀作武。媯，音歸

胡傳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許嬰兒沈嘉許斯頓胖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耻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指月重看一服字服者是自已肯甘心處大凡兢業保身之主即不幸臨難自反無愧必不甘心屈降如夔子之對是也以此反照則獻舞之平日可知矣故生名書法危溢之行大槩說不專媿息嬀一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胡傳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爲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强扶弱文責弱者之不自强於爲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指月書奔不書出是事寔書法俱不重只重已無取滅之罪一句略他義未絕故不名書法傳一曰爲橫逆所加二曰坐此見滅可乎二曰抑强扶弱

作文宜就齊橫中發出恕譚爲妙

合滅遂㵎失節于守節　　合城楚丘滅國封國扶弱抑强責王賤伯

戊戌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左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敗鄑見前乘丘傳

積四鄰之忿

鄑音茲

借長勺傳不書宋伐而以敗爲主只詐戰一意詐在未陣而薄

秋宋大水

左傳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胡傳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主者之事也

○○宋大水

指月宋告魯弔只解宋災得書之故重聖人謹恤之心上有是心即有是事矣然須體貼志外災意方不泛蓋聖心視本國與列國俱一體故謹恤無分也

○○宋大水　六月雨　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
見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

○宋大水　叔弓會陳　敬天勤民王者之事　俱志外災
興滅繼絕王者之德

冬王姬歸于齊

胡傳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逆天理謂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御說音語悅　宋莊公子　桓公

指月 同詞不異只一歸字上見𣂼又豈所以爲治等語須說關係得大重聖訓上

、王姬歸　會褒丘 不異詞不殊會 婦道臣禮 下易會省止同

合歸酅訓婦道旌婦節　合會黃父俱常詞上謹婦道下明臣職上自秦而後云云下後世有以云云

己亥 莊王十五年崩　十有二年　是年秋宋閔公捷弒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胡傳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附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思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脩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

指月 重爲後世勸意書法只存而弗削歸者順詞作賓講

合及仇牧婦道臣職　合子哀奔守義存道共姜徽子

衛世子共伯早亡共姜守志賦柏舟自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左傳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公羊 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胡傳 君弒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

魯　捷公作　搏　金僕姑　矢名　戲而相愧曰靳　下長萬　子猛獲　其黨　散放也　舍止也　脰音豆　側手曰　摋音屑

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爲無益哉垂人書而勿削以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絶矣

指月 義利二字重看凡避死者多托言殺身無益以自免聖人取牧全在不畏強禦明知無益而不敢愛死也書法是書而弗削與孔父不同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 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言萬多力

胡傳 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庚子 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　宋桓公御說元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左傳 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

胡傳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與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北杏

衣裳之會一　齊侯殺　作齊人

指月俱以王道爲主上重誅始亂句自王道之變言下重
上無天子句自王道之衰言要之扶王道之衰仍就匡世
上論非如舊說牽扯尊周也誅始亂與自北杏始句相應
有能字雖字宜玩全是不得已之意權正字要醒宜總發
於後模寫聖人斟
酌桓公功罪處

北杏　三人伐宋　匡天下、惠天下、二傳俱有權正字。俱以無命問起、餘兩可、
北杏　城邢　也做
北杏　城楚丘　四國、稱人、正、王、法、也、不書桓公、正王法也、戴伯、專封
北杏　伐楚丘　會盟俱以無命起例、與之善之、兩邊　征伐　俱有予奪
北杏　初稅畝　責戴伯、交主夏盟、跡此、而爲之、俱　譏變制　二猶不足由此而敵之　重
始。

外合滅遂戴伯無王覆小不仁　合盟柯俱酌其將兩
傳俱有可也句　合單伯會伐貶從伯于從伯　合盟
幽于創伯于從伯皆不得已之心　合後幽四國戴之、
伯圖伊始天下與之伯業攸成俱于　合僖元年楚人
伐鄭誅始亂志浸强　合盟貫于創伯許定交　合盟
首止于創伯美定儲　合盟齊諸侯主會盟自北杏始
楚人與會盟自此始矣　合伐沈潰權正　合盟新城
奪從伯以有伯則無王也于從伯以有楚則無周也
合辰陵上無天子中國不能令皆不得已而予之　合
入陳則雖與之可也雖曰與之可矣　合楚子圍鄭俱
有上無天王等句　合盟蟲正分謹防　合鍾離從伯
之始覘吳之始　合邢丘諸侯主會盟大夫專政事
合盟宋亂始禍始　又或合墮費伯圖之始聖化之兆
非不冠冕但本殷或誅或與不知何屬

夏六月齊人滅遂

胡傳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
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
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
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
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
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指月前半傳通論一經滅國見滅之例而齊遂亦在其中
語有之曰以下定例罪齊上前云罪孰爲重後結云罪莫
重矣可見說滅者之不幸正以形滅人者之罪非二意齊
桓創伯之始譚遂相繼而滅故傳引天下之民歸心句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羊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
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
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
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
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
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
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
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胡傳始及齊平也世讐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
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仇當其身則釋怨不
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
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
中國攘夷狄尊天王方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
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
則以爲釋怨
而平可也

指月長勺盟柯本爲納糾之故非爲易世之怨但自聖人
酌量其可不可如此耳就聖人意思發揮只重易世上桓
卹不能伸亦可平衰卽能伸亦不可平蓋人子以復仇爲
孝父仇最重則計較安危又是第二着若失去了仇人而
與方興之嗣修其前怨止足以危宗社不足爲孝矣以修
父怨而不足爲孝則雖釋怨而平可也只因他過了復
仇之時到今時仇無可復而不得不平人子處此豈不深
可恨可惜哉玩傳當其身云云全是追咎他昔日忘仇之
意須虛景方妙
點綴

合宜十年行父如齊敵怨易世矣雖平可也　敵惠易世
矣亟聘何爲　合盟齊平酌以時正以義　合圍蔡怨
不在後嗣故怨其平怨不共戴天故怨其報　外又合
敗穀晉聽曹劌結柯盟齊聽管子反汶陽于之秦聽杞
子而襲鄭晉聽先軫而敗秦譏之　合夾谷歸田管仲
勸桓公反侵地以踐言故能以其君伯晏子勸景公歸

僂傴以謝過故能以其君顯此二遡尤穿鑿

辛丑 僖王二年

十有四年 是年鄭殺子儀厲公復國與諸侯會於鄄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國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與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

枹音孚 濱近也

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以香塗身曰釁 畢掩雉兔之網 參三也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 陵爲之終謂華也 六柄生殺貧富貴賤 哤音旁混亂說

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

易變易也 功牢也 苦脆也 比謂比其善惡 協謂和 其則采 監視也 賈音嫁 儋音丹 何音賀 服牛車 軺馬車 賴贏也 櫌平也 芟大鎌所以芟草 泉菜同 枯草也 刈鎌也 鋤音博 鉏也 襏襫音

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諸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

不敬暱 近也 竣音津 巳畢也 竣退伏也 工商各 三鄉不從戎役士軍士也 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 農野處而不雜 不在都邑之數 自有伍 歸法 案界也 分國事 爲三隱 令寄政

學慈孝于父母聰慧質仁發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文問焉曰于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文問焉曰于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官長期而書伐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狹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與其為善于鄉也不如為善于里與其為善于里也不如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

謂匿罪令托于國政疇匹也方行猶橫行役事白事也期音基期年書在官有功者復用白用也管量相觀也退問其鄉本其行能也贊謂使佐上卿罷音疲無伍謂無與為伍

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焉立五正使各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正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胡傳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益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衰音崔差等也舊謂故舊征不旅所以厚之壤溝上道音近穀地曰田麻地曰時畧奪也牧正謂五屬大夫下政縣帥也

○○三國伐宋

指月將卑師少自當稱人非書法只是就稱人見得他將卑師少就將卑師少見得他以制用兵就以制用兵見得他賦於民薄不可以財力分看富強之寔全在有制上有制在前即作內政而寄軍令事伐宋以後特率此制耳兼子桓仲傳亦通論二十年間不可泥着伐宋講○京少曰傳中制字從未辨明葢制之義有二一曰節制一曰法制舊說以將卑師少為制此節制之說也指月有制在前即作內政而寄軍令是則專主法制矣今人開口說管仲節兵而所講皆軌里連鄉云云不知渠意中將認此制字為節制乎為法制乎愚謂制即軌里連鄉之法而此法政所以節兵今按國語所載內教既成晝戰目相視夜戰聲相聞云云則齊之兵無不以一當百而將何必尊偏裨率之有餘矣師何必衆一旅隊人有餘矣管仲把手時適盤打算必法立而兵可節故立法政所以為節也二義漏一不可指月語焉未詳故引而伸之

○○伐宋　伐楚次　以制用兵　以律用兵　下律字用召陵傳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句

○○伐宋　召陵　同上

伐宋　盟首止　息民　匡君　二傳俱有管仲

○○伐宋　城濮　管仲用兵有制　子犯訓民有禮　下借晉間傳

伐宋　戰邲　管仲相用兵有制　林父將用兵失律

○○伐宋　作丘甲　節兵賦于民薄　益兵重困農民　須見兵農相關切意

○○伐宋　書救　節兵管仲相　全民欒書將

○○伐宋　盟戲　節制　謀　管仲一匡制國為十五鄉　知罃三駕三分四軍

○○伐宋　楚子伐鄭　襄九　管仲節兵　魏絳息民

○○伐宋　伐鄭蕭魚　制以用兵　謀以勝敵　管仲知魏　此題昔出脁毋　四股今出邪殹

○○伐宋　蕭魚　誠制　二十年間如一轍　二十四年無二心　旨定將此題錯　注同上仍用制

謀而後人因之今校正

○伐宋　歸三田　管仲以其君霸　晏子以其君顯　下主謝過以質勿誤　認合孔子

○○伐宋　鑒費　管仲節兵南摧西抑　孔子秉禮興滅繼絕

○○伐宋　用田賦　薄賦息民　加賦困民　須切賦上立論

外合慶父奔仲得政久季得政淺　得政孔子未得政　合國成公至管仲

單伯會伐宋　左取成於宋而還

胡傳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辭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單伯會伐宋

旨 定不叙三國三國都無貶不止單伯會伐者無貶在桓公之可會不在伐宋上玩傳中齊桓公也二句口氣自明然傳只就黨逆賊反出從伯主之無貶若說得太好便不像平詞合徐越伐吳皆從所宜從

附左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内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内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内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主荆聘傳

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 宋服也陳蔡曹邾已歸齊不復與會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見全切氏註

釁音 祏音石藏主石室 繩譽也 衣裳之會二 鄄音眞又音旃

壬寅僖王三年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 復會焉齊始伯也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見全許氏注

衣裳之會三

、會鄄 會鄄

指 月政簡心慎提過借北杏傳會諸侯匡天下意作文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胡傳 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

、三國伐郳

郳公作兒音倪即小邾

指 月專征謂伯者專主其事而諸侯不敢自相侵伐非專擅也未成伯以二十七年天下與之然後成伯反照則此爲天下未與蓋三會之後業雖粗定而勢未甚張志未遍驗就今日郳不服宋宋欲伐郳則小不懷大不畏頗可知猶是勢相雄力相角舊世界桓公之師亦猶諸侯之師遍相爲用者耳爲宋伐郳宋主兵也齊安得不敘其下哉此只紀寔書法乃傳者因齊敘下見他業未成非聖人以其業未成而序之於下也勿添足

○伐郳 圍成至 伯業皆不能違 二十七年云云 聖化時而成 越明年云云

鄭人侵宋

胡傳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宋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

謂正也潛師者掠敘斯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鄭人侵宋

指月先儒認經所書侵伐爲褒貶之文故胡氏詳辨之見侵伐二項都是兵法所有至於是非則存乎其事耳然則經之書侵乃潛師掠境之謂而豈無名行師之謂乎只如此活活辨論不可入斷罪語亦不可死講奇字此只紀實亦非聖人特書以著其奇也○京少曰兵未有易之何想見先儒聰央唱聲萬口附和實是勍敵文定大建旌鼓援引易詩書周官以辨之不覺旗迷而轍亂矣駁論避駁例即止作文不必再添蛇足

○鄭人侵宋　肆大眚 兵刑

兵有伐亦有侵易書詩周官大司馬所載皆是也皋曰無名可乎法有刑亦有赦易舜典呂刑周官司刺所載甚明矣大眚皆肆可乎

○○侵宋　陽穀 法謀

伐固正也而侵則奇 聚爲正矣而分尤奇 通在兵法上論勿涉于奪

○伐郳侵宋　侵蔡伐楚 兵法奇正

冬十月

癸卯僖王四年　十有六年 是年冬曲沃武公滅翼始受王命爲晉侯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諸侯爲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諸侯伐鄭宋故也

○三國伐鄭

借伐宋伐郳二傳齊稱人見用兵之有制齊序宋下見伯業之未成

秋荊伐鄭 見荊聘傳與入蔡同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鄭成也

胡傳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

衣裳之會四 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盟有曹伯

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伯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爲不書公者諱與釁盟誤矣果以桓爲釁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盟幽

指月二意平重兩邊各提脩齊桓始伯作案宜用總起即中講亦不可遺失信是就後日詹逃見出要講得活切不可於同欲內說魯之未同

盟幽　盟幽 原齊桓始伯說來 原齊桓霸盛說來　天下與之 授之諸侯　雖一魯叛盟不足問人心之同舉一鄭欲盟可以知人心之同

○同盟幽　同圍齊 同欲 同惡

合會權俱責魯上同欲下同志皆見其不可背　合盟劉魯失信桓憲周　合盟新城兩幸人心之同上從齊下外楚　合蒲丘諱失信譏失謀　合以盟來諱不書

郑子克卒

甲辰僖王五年崩　十有七年 是年曲沃武公卒

春齊人執鄭詹 左鄭不朝也

胡傳書齊人執鄭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爲執政爲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執詹

指月全在宜執而見惡上發聖人待之之意若一味爲鄭齊桓便隔于里齊不責己非謂不能朝王見小不可犯大則大亦不可凌小耳○同人曰宜執而遂執之是知責人而不知愛人也聖人待齊之意若曰何不以責人之心責己乎何不以愛己之心愛人乎四句本先儒語此處引用甚活下一注脚則鑿矣盡道盡仁總是以高出常情者厚

詹公作鄭詹下同

待桓公厚待之而不克
討此其所以見惡也

◎執詹　侯會伐衛　盡道盡仁　有容有忍
以宜見執起倒重春秋待齊之意收稱人
以宜致武起倒重春秋責備賢者收再稱晉侯

○執詹　秦人伐晉　厚待齊桓　責備秦穆　盡道盡仁　懲忿窒慾

、執詹　晉侯伐衛　文元　失于自反　得于自反

、執詹　會黿伐陳　同上

、執詹　肩兒侵　盡道盡仁　反仁反智　須在鄭固可執陳自當討　處詐機括
合執濤塗俱稱人以執始終以王事望齊　合衛侯奔
楚俱責人已甚　合宋人圍曹皆失于自治　合圍許
道仁忠禮俱重反已意

齊人殲于遂

殲公作

胡傳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
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
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殲乃亾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
夫以亾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
雖三戶可以亾秦固有是理足以爲強而
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指月只重戒勸意發不用于春節固有是理理字要玩亾
國餘民句極重就此見得可戒可勸處重民心說根滅來
合降鄣　戒強勸弱抑強扶弱　合孟執伐餘民自強蕭
侯自弱申胥存楚相如抗秦　又或合獲麟上存楚亾
秦固有是理下反風退舍理益有之搜索至此得毋詭
僻

秋鄭詹自齊逃來

胡傳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
有罪雖死可也倘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于會使
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
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
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伯同盟于幽而魯首叛
盟受其遁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指月兩邊俱重義字

冬多麋

胡傳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
爲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大矣

指月多則便爲稼之害非二意重及人
上說到放龍蛇遠犀象便是經邦大訓

乙巳惠王元年　十有八年　晉獻公詭諸元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胡傳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
之也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
意其必未雨而徹桑
土閒暇而明政刑

指月全重不覺二字失不在追時而
在未覺之前故欲其未雨云云也

麋音迷

合告糴　兵食皆不豫　合伐山戎忘武備好武功
滅舒蓼　俱重未然之防　合侵蔡獲獎下亦好武功
合會戎　無備有備下主伍舉知其有備句　合夾谷忘
武備備文德

秋有蜮

胡傳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
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蜮
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
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沴氣之應也然則簫韶作
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
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
合獲麟咎徵應由君道之失休徵應出聖經之成

蜮音或

冬十月

丙午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附左 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大閽杜註若今城門校尉官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胡傳 媵賤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冠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指月 失已失人碑講輕重字要透所重所輕就人言禮之輕重兼人與禮言書公子書爵是事實正起下而曰如而曰下方是正書法然媵陳人之婦是直書遂字是特筆以書遂之始故復詳論之非倒重語 只遂及盟以抗為主串人專意而以利國家云云辨一段在後

遂及盟 合遂伐楚專信專兵 合遂救許罪其專善其
義 合宋楚平結非本有此命 反方在君之側俱罪其
專 合庚良夫盟皆專以成抗 合入鄭專好專兵
合昭二年至河復失輕重昧經權

夫人姜氏如莒

附左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蒍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蒍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王姚王妾姚姓　膳夫石速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胡傳 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伯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

指月 舉詞曰伐是舉其罪非特書此只明魯罪非于齊也玩齊桓始伯二句宜倒重失人邊

春秋指掌卷之九

宜興　儲　欣同人
　　　蔣景祁京少　撰輯
青浦陶爾穟穎儒參閱

莊公下

丁未惠王三年　二十年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胡傳〕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夫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附左〕春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徧舞六代之樂　虢公字叔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借後傳

戊申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鄭厲公突卒

戎殺作我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春胥命於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鄭虢相命　略界也平王賜武公地

〔胡傳〕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爲厲公者按春秋失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没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没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己酉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鄭文公捷元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胡傳〕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之疑有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剌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眚音省公作省　數音朔

○肆大眚

一猜月書法全在大字舜典易象呂刑周官之語亦只爭得一箇大字耳惡人者善人之賊縱有罪必至虐無辜矣須說透

○○肆眚　救州善救兵　譏失刑　兵刑期無兵刑

肆眚　城楚丘 譏失刑。小惠。妨大德。謹尊封。小惠妨大節。

○肆眚　邢丘 刑。政。周官三宥三刺兩邊皆發姑息之弊。周公立政立事

外合戰刑小惠小名俱妨大德　合大國刑制。兵制。上縱惡下崇詐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傳 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御公教作槃敬仲完字閑習也逸詩翹翹遠貌古者招士以弓懿氏陳大夫五父卽陳佗

巽變乾故曰風爲天下卦坤也故曰於土上正變互體皆艮故曰山也山生材上有乾故曰照之以天光旅陳也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胡傳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爲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來議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爲吉下主乎巳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

待貶也

指月 譏婚仇臣納幣仇國總重。齊字上。發忘親意無人心文就娶上打動他須發透。只一北大意同。

戊戌 惠王六年 二十有三年 楚熊惲弒其兄堵敖代立是爲楚成王元年是年冬曹莊公射姑卒

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胡傳 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計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爲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祭叔聘

指月 只重內臣句發正人臣之義傳末人君明此一段須重發於後

夏公如齊觀社

胡傳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存定 傳文俱引曹劌語只說不法不足爲後觀勿斷罪無書法

命刻桷非故業非其德曹劌御孫俱達諫

齊俗因祭社蒐軍誇示而聚人觀之

公至自齊 備。觀社傳。斷罪。

荊人來聘

胡傳 荊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脩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爲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爲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

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遠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旨定]玩傳世類意雖亦有之然結穴全在聖人樂與人為善上遂稱人遂進焉及雖字猶寫聖人樂善之心真是活現亦欲後世人主之心其心也與椒聘傳稍別

合季子歸樂與善樂道善見聖人之心見聖人之情　合城邢慕義志義　合次陘俱樂與人為善　合完盟慕義服義　合鄭逃子慕義罪逃義　合邢狄伐慕義伐義　合晉侯伐衛樂與人為善樂與人改過　合弗克納慕義從義樂與善大改過　合晉侯伐秦大意同　合會弁皆原其類上樂與善下善善長　合宋公伐郲大意同　合栢舉俱樂與人為善　合盖來慕義改過上樂與為善下道大德宏

蕭叔朝公

公及齊侯遇于穀　見遇湍盟扈二傳分作

[胡傳]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指月]傳首穀齊地正是非所之案故禮非其所故字緊承上來言不可受正以明其失正殊無罪魯是語不當兼責魯說○同人曰受不受得失在魯矣魯不反之正而受其朝雖蕭魯兼責可也

合朝王所俱非所

秋丹桓宮楹　見刻桷傳

[穀梁]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楹音盈　黝音幼　堊亞去声塗也　黈音偷黃色

[胡傳]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于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於策為後戒也

[指月]大義非指娶仇女蓋宗廟社稷為重則母言為輕也大舜不告而娶便是孝子裁大義之案故詳書

合盟戲晉主莊失婚禮襄得冠禮或主莊婚太遲襄冠太早　合楚鄭侯衛同許蔡二君弱皆強冠之

[辛亥]惠王七年　二十有四年　曹僖公赤元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穀梁]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桷音覺　方曰桷　圓曰椽

[胡傳]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桷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於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

[指月]三心字二正字前後相應宜直看全在仇人之女四字上發故詳書斥言桓宮是紀實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胡傳]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胡傳 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爲弗受也皆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將俟仇人之女爲合於宗廟以成奸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爲後戒也

指月 不正始提過重首段總佚作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胡傳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彰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指月 所見非人所將非物俱責莊公上書法是覿字下邊是詳書正應何以書句正始之道單屬下段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胡傳 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奔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矣赤之篡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居正者之戒

郭公

胡傳 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爲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故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壬子 惠王八年 **二十有五年** 是年夏衛惠公朔卒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穀梁 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女叔聘

主 凱葭傳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句是時齊晉無命大夫蓋強大而專命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胡傳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於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集音輯 日月會 日辰房 房星也 鼓人大官 ?逆官 名

指月 非地僭也非物諂也皆是非禮而以不能恐懼脩省作骨

伯姬歸于杞

胡傳 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杞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指月 禮之失謂失親迎之禮非責其不使卿也卽使卿亦是失禮但非卿則微者例不當書耳婚姻常事不書故書歸爲志失不言逆只點起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左 報女叔之聘

癸丑 惠王九年 **二十有六年** 衛懿公赤元年

春公伐戎

公無春字

夏公至自伐戎 見下伐徐傳

曹殺其大夫

胡傳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霸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胡傳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指月 書至之例或以久或以危今役不淹時則非久齊人同會則非危故不必至舊說總一無危者傳未明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 惠王十年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胡傳 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非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與謀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 陳鄭服也

穀梁 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衣裳之會五

胡傳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者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此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爲愈矣

指月 同字專爲鄭而書當時未同者止有一鄭鄭同則他可知矣作文宜重講鄭服而以得衆贊之講鄭服要本伯勢來鄭畏勢故服非鄭服乃有此勢也授與也乃諸侯自與非聖人與之

盟幽 盟召陵 服內 以鄭服勢說起倒齊得衆 觀他 帖外 以完服義說起倒齊柔楚一

盟首愈盟于斯爲盛

盟幽 盟葵丘 人心同 穀梁謂授之諸侯 人心除 孟子謂葵丘爲盛

盟幽 蕭魚 得衆勢之盛 服貳心之誠

盟幽 [illegible] 伯業之成 聖化之光

合會救鄭勢成專見 合盟貫勢盛慮周 合盟新城同欲同外楚 合馬陵齊勢盛楚勢張 合雞澤同欲同惧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 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胡傳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卽魯而圖婚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倫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合盟蜀不貶私交示正本不貶外交示正始

冬杞伯姬來

胡傳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於洮矣冬又歸魯豈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胡傳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將討衛也見全杜氏

○○會城濮

一旨定云以命齊侯討衛敘事成文隱隱見伐衛之師不可抗意然不如鄒氏專主命詩立說氣象冠冕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為侯伯天命也月請伐衛天討也起處敘明會魯以謀討後帶衛不可抗意

乙卯惠王二十有八年
十一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 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胡傳 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徼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雖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伐衛及戰

指月說 齊奉命不是于齊將起衛之當服罪耳重逆命上拒伯帶說伯不可拒正以奉命也以衛及書日書法雖有二然玩衛人不請其故即上段不徵詞請罪句意以是日與之戰即上段直與交戰句但又就書日上描寫深疾之意寔無二層當時即約日而戰罪可滅乎混作總收為是傳末聖人之心見矣蓋聖人欲人尊王而不欲人抗王啓主已亂息爭似覺

○○齊人伐衛

指月 賜齊侯命命之為侯伯也此句輕下奉王命命字乃伐衛之命也只要描寫衛當服罪意傳原無于齊語當時取賂而還無可予也亦無書法

合彭衙逆王命昧王事俱受伐者為主　合栢舉逆王命違王命　又或合伐齊戰衛逆王命宋狗伯命最可哂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附左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賈姬姓國 大戎 唐叔之後小戎允姓之女也 鄙邊邑

秋荊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傳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

宋人下公有鄭 要人 蠱惑也 琴用也 鄭示楚閑暇故

止。

胡傳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輿伏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子元畏之不敢進諜間也

百定 提楚罪起隨繳書法轉下桓公得救恤之義卽在救恤之義中發安攘之事見意。

合聶北救急患急患 合盟貫事見義者 合盟葵丘 安攘之事見翼戴之事信 合救救徐事見志急 合帝丘桓公之事見矣晉文無功亦見矣 合遂會救以 子元范山起皆有無故字而濟晉之勤急異 合九國救桓公主兵晉景親往

冬築郿

胡傳 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郿音眉 公穀作微

指月 全在不視歲三字焉他與民漠不相關之心

合告糴役民非時無人君之心急病無實失大臣之道

大無麥禾

胡傳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爲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爲國之不知務也

指月 書大無於冬形容奢侈人不計盈縮忽然告匱光景最妙收下書告糴以病公

合大有年人事之失天道之變 合盟戲下書告糴下書蕭魚 合會平丘俱有宮室臺榭句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羸音雷

穀梁 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艾穫也

胡傳 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不言如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爲罪

● 告糴

指月 其情急急字卽急病急字此情卽文仲請往告糴之情蓋文仲但知急病讓夷其所治者大臣任國事之名耳却不知平時務農云云使民不至於病方是大臣任國事之實是春秋循名責實故不以爲功而以爲罪大臣二字重看若小臣亦不如此責他了治名在臨時不治實在平日參旨定蔽者原心而論心蔽於名自然不暇治實是國家事爲此一念不知潰壞多少春秋此傳直是搯出大臣名根之病痛加鍼砭大宜拈發蔽字妙魯人悅之是蔽在通國也

○ 告糴 六月雨

臧孫急病 大臣任國不能務農重穀。

僖公勤民 節用愛民史臣頌君稱其

足用愛民務農重穀

告糴 遂乞師 食資于人兵資于人 責臣 責君

合伐山戎治名器遂

丙辰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廐

胡傳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指月用民力爲已悉不但要合築郿新廐二役看幷合大無告糴方盡悉字之意

合作南門非時非制上重悉字下重輕字

馬廐謂之延廐東廐謂之長府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全劉向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甚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爲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爲將生臭惡聞於四方也

蜚音斐名負蠜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左書時也

○城諸及防

主中丘傳雖時亦書句亦要見凶荒之後意

丁巳惠王十三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傳胡傳穀梁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

附左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

左無師字 穀音彀 於菟音

以紓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鄣

胡傳降者脅服之詞前書郕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鄣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陵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指月降鄣未嘗加兵其國但遥以兵威脅服之耳只發透脅服二字而急事功之心自見急字最說得伯者心事出道義事功正是王伯之辨須重發

合伐山戎急功好功明王道正王法

烏徒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見澗滸傳左謀伐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 史記山戎伐燕燕人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刜令支登卑耳之山斬孤竹而南歸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業納貢於周如成周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穀梁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

胡傳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爲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

刜音弗擊也令支孤竹二國名山戎之與燕姬姓分子枝子也

以美之其謂退師名慶賁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强楚自
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强本治内柔服遠人之意矣
晉定全重困民上發賁齊處只一遠字畧遠欲功貪功
奇故可好其端不可開也以王法正其罪全作戒上
合城楚丘畧遠專封俱正王法　合遂伐楚議遠護尊
以通燕貢徵楚貢問起北伐南征　合侵蔡獲俱有文
德武功　合大鹵王法王師俱有後世云云　合伐鮮
虞俱在書法上發　合滅陸渾議畧遠恕靖華　合夾
谷好武功脩文德

戊午十四年　惠王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胡傳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綠占候是爲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合六月雨厲民自樂與民同樂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胡傳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辛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指月躬來誇示何要模寫正見他好武功處聖人抑桓正爲此
合宜申捷上在不必獻上論收書獻下在不當受上論收不書宋　合黃父功不足矜功不足與俱有後世云云　合用田賦困民力困民財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徼音叫外徼徼外也

己未十五年　惠王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借中丘傳左爲管仲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于梁丘

○遇梁丘

指月以鄭伐宋傳正名意提起例遇齊傳齊爲荊伐鄭故請會諸侯宋先請見故遇謂之不期可乎收以尊及卑書法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鄕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

黨音掌魯大夫閟音秘不從公也女公子子般妹般音

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犖音洛鍼音真酖鳥名其羽有毒　一生父子一及兄弟　傫音類　己未公般作乙

公子慶父如齊

胡傳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輿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於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主救邢傳

附左 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天藜閣鐫

春秋指掌卷之十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江寧李用冲尉臣參閱

閔公 公名啓方，莊公子，九歲即位，在位二年

庚申 惠王十六年 元年 曹昭公班元年

春王正月

胡傳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魯不告於周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指月 重不告時，慶父夫人為政，故內無所承；不告是責魯臣子，閔九歲，不宜加貶；王不遣使，是不告喪之驗。全發正倫意。

齊人救邢

左傳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厭平声

胡傳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衛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救邢

指月 此傳通一經之救論傳首二句已盡題意下又即聖人之罪不救與救不力者發明聖人善救之情兵期於無兵正重兵之意也說得聖人之情懇透則救邢之善自見書法只善救

○○救邢　季子歸　善救　旌賢　俱有聖人之情見矣何須知有桓之救可以安天下有季之賢可以安一國故聖人樂與之

○救邢　聶北救　兵固不可輕用然非所論於救　師固有利用次然非所論於救　兩邊俱有聖人之情見矣節兵盛兵畧點

○救邢　城邢　恤小　存小　雖民命當重非所論於救　雖王命當論非所論於邢

、救邢　盟貫　兵雖聖人重恤患則褒　盟雖聖人惡結遠則予

○○救邢　益來　恤患　遷善　兩傳俱重聖人之情見矣

外合楚伐黃與恤患惡怠義兩邊俱有管仲語合暨齊平兵者春秋所重安內則可喜平者春秋所責附外則可譏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傳 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落姑

旨定於請復上見得國人之思於國人之思而見其賢非謂惟其賢故思之也○京少日不賢何故見思說惟其賢故思之亦無不可但作文須體貼則是語氣耳

季子來歸

胡傳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爲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齊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

落公穀作洛

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繇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蕭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閑於閨門本枝而肅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季子歸

指月 只重魯國方危王則是賢也一段更融會四書法意成文諸侯兄弟例以字通書季不足異只重子字書子者賢之也而不稱公子見不緣宗親之故也此原是一串意日來歸喜之也而不言出奔諱之也雖有二意亦揔是爲其賢耳重看安社稷三字喜字亦要描寫

○季子歸　高子盟　安社稷　定僖公　魯之既危復安者內仗季友外仗高傒其功一也故

季子歸　皆特筆稱子

○季子歸　敗鄭　賢之淺貴之備皆友一人　下易敗殺貴桒穆

○季子歸　屈完盟　賢靖難稱季子　進服義通名氏

○季子歸　納捷菑　爲賢諱恥　爲賢諱過

、季子歸　子哀奔　歸國靖難　去國遠難

○季子歸　華元歸　著其賢　著其正　上去慶父逃哀姜下殺蕩山出魚石俱是國人所與

季子歸　札聘　歸國靖難　辭國生亂

○○季子歸　宋公伐邾　樂道善善惡稱惡　善善長惡惡短　俱有隱顯書法

○季子歸　會奔　歸國　去國　稱子　稱公孫　大意同上俱特筆

、季子歸　舍至　安社稷　衛社稷　其曰季子　獨書姓氏

○季子歸　兩傳俱有聖人之情句

益來　賢者而諱其恥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親者不諱其惡明此可以行賞罰之權

合仲孫來一靖亂之賢一乘亂之奸　合齊僖公一不以親掩賢一不以親害尊　合宣元行父如齊一靖難一齊惡　合會戚友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之所與招特稱公子見陳非始封之君不得以屬戚通

冬齊仲孫來

左傳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胡傳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鄉有弒逆則當聲罪戒嚴脩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不勸其君恐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齊仲孫來奚譏之也

指月 若臣聯講俱重討賊上問魯可取在仲孫歸後然卻此便見得起初省難的本意了故傳直斷為窺覘云云傳末使慶父稔惡一段意最重略字意亦要講見桓仲之不能為魯有無也

仲孫來　高子盟　狄命窺魯事君不以忠　栽命安魯奉使能明義

○○仲孫來　札聘　魯秉周禮　魯備周樂　俱周禮

○○仲孫來　起聘　仲孫知魯未可動　韓起知周所以興　俱周禮

合棄師一省難非義一去亂非道俱君臣同責

附左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屯險難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

辛酉 惠王十七年

二年 是年冬衛滅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王遷宿傳收凡書遷不再貶而罪已見陽國名齊人遍徙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胡傳 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

指月 只重借禘而以不時非所輕點二比于後總收三書法

合四卜郊享親之失享帝之失　合冕紅戎祀俱三失禮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傳 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胡傳 夫人稱孫諱乎故也不去姜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于復讐春秋深加貶絕屢書而不諱者以為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故叔牙之獄械

齮魚綺反　孫音遜

成于前慶父之無君動于後圉人犖卜齮之以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仇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于未亂保之于未危不可不察也

[指月]書法全重慶書不諱上慶書雖概

指莊公怠親事然孫邾之案正在此

合會平丘怠親崇侈皆有未亂未危仰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奚斯魚也　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　亂爲父離變亂故

[胡傳]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因强齊之援内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于其易爲大于其細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經書莊公怠親無復警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爲後世之永鑒也

日同復子父亂君衆故占爲見敬如君

[指月]慶父罪惡貫盈而何不克討則以其主兵日久仰季子亦不能遽奪之耳照傳又字口氣串重縱權上

合閔成至季子賢人執政未久孔子聖人得政未專故不能討賊服强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何以不名喜之也莊公死子般閔公弑曠年無君桓公使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胡傳]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高子盟

[指月]不稱使是事實當時原無使他來盟之命稱子乃特筆胡氏因不稱使料度出桓公有二命來須說得活美高子只在明人臣之義二句此時明有義利兩途在而高子獨出于義以成桓公之德故曰義曰宜也○京少日人臣以成就君德爲義觀傳謂仲孫事君不忠則高子之明臣義一反照便明當時桓有二命而成美不成惡奉使者正宜如此然非胸中洞悉臣義欲不依違遷就得乎二語不平串發爲是

高子盟　盟首止　定僖公魯人以爲美談　定襄王民到於今受賜　俱裁命

○高子盟　會葵丘　高子裁平亂之命　桓公裁下拜之命

高子盟　華孫盟　裁命　專行　稱高子　稱華孫　俱不稱使

高子盟　宋楚平　子裁命　貶專命　以成定鄰之功　以成平國之功

合鄭逃裁君命徇王命　合十六侵裁命安鄰裁命恤鄰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患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詩]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

軒大夫車　贊助也　逆衛敗衆共滕俱衛別邑曹衛下邑稱去声衣单

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胡傳 衛康叔之後盎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仲尼刪詩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

夜具曰 穉門材 使先立 門戶魚 軒夫人 車以魚 皮爲飾 兩去声 匹也 蝱音忙 貝母也 療鬱疾

鄭棄其師

左傳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詩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胡傳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爲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次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音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于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鎭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

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清人清 邑之人 彭消軸 俱河上 地名駟 介四馬 被甲也 旁音奔 麃音標 英矛飾 喬所以懸英也 左謂御 右謂勇 力之士 中軍即 高克也

指月按而誅之三段正退小人之道責臣協志云云亦不過此鄭原非有意棄師只爲遠克無策耳須說得師必不可棄透露然後見所以棄師之失只講遠奸非道便無關係玩傳危國亡師之本何何等痛切稱國以棄照稱國以殺例看所謂君與用事大臣同棄之也不書出奔不用

合會盂執伐一責諸臣不能去克一責諸侯不能制楚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君臣同責執宋公者楚子以同執爲文分惡諸侯

附左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 旗表也 尨雜也 脤市軫反 阻疑也 諗音審告也

附國語 優施教驪姬半夜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盡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且老而授之政使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

能絕于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者盡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衆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後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君得其頼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

春秋指掌卷之十一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長洲尤　珍謹庸參閱

僖公上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

壬戌　惠王十八年　元年　衛文公燬元年秦穆公任好元年

春王正月

〔胡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指月〕他傳皆云正人倫此獨云王法須記王度即王法

、春王正月　城楚丘　擅立專封　俱正王法

、春王正月　圍宋彭城　爵位受之天子土田受之天子　俱謹王度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曹師左作曹伯

〔韓非子〕狄人伐邢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若晚救之以敝狄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胡傳〕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陘美之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聶北救邢

指月 力有餘而救不速二串說聖人之情見矣何要發末四句玩故字是文定從聖人之情推論非仰以此為聖人之情也他傳重義字此獨重禮字須將救患分災正諸侯睦鄰之禮故日於禮為悉悉字有味正對矣字看稱師亦當兼用乃有情

○○聶北　圍新城　恤患有遺力者譏矣　討罪有遺力者予義　俱從兵力有餘上發

○聶北　納捷菑　力本有餘而不急于禮　力非不足而能制于義

○聶北　宋師伐滕　力本有餘不速而矣　力非不足不于陳而于滕

聶北　厥慭　力有餘而心不果一譏　心欲救而力不加一怨

外合牡丘　禮誠　合矣雍渝矣而救終于能救救而矣

遂不能救　合名陵侵兵力有餘而不速大合諸侯而無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國語男女不淫牛馬遂具

胡傳 書邢遷於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與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夷儀城邢

指月 傳首緩不及事只證上傳耳提明轉志義上重發而以無命挑之志字重天子不能正句見聖人不得已而予桓處故日權自遷是事是書法在本傳亦是帶過語還重再列三師為是

○遷夷儀

指月 王書邢遷于夷儀三句須體認見字若實用責語又似講聶北去了邢以自遷為文是遞下語不重然文末須帶一句據左傳實是桓遷邢但以邢之所欲故以自遷為文楚丘傳云則其遷出於己意亦是如此春秋責桓正是惟他不早救援致他潰出奔師而至於遷耳時文直云自遷大悞

○城邢

指月 書法只再序三師亦要本自遷來參旨定　不以王命一段要發有此一段使人駁不得

、城邢　遂伐楚　專救　專伐　諸侯有救恤無征伐故並專而予奪異

城邢　盟首止　恤患　定倫　下借鄭逃傳權名分之中句對上權字俱就書法上論無王命

非王志各挑起上再序三師下再言首止○下易會首止同用變字對上權字易會洮同予奪不論王命之有無

、遷夷儀　河陽　自遷　自待　須于立文上生情見聖人曲全二伯處

城邢　河陽　恤小者美其志　愛君者原其情

、城邢　楚子入陳　恤不討其專　討不討其貪

、城邢　楚子圍鄭　志義不討其專　正倫不討其暴

、城邢　厥慭　無命者權以美其志　無功者恕以原其情

○城邢　宋公伐邾　上重志字救患不討其專　下重意字歸俘不討其貪

○城邢　黃父　與之者權以無王命問起　以正待人以王事也問起　再序三師無美詞

一城邢　執仲幾　不以王命與師亦予乎　以王事討有罪亦貶乎　上重天子不能正句下

重天子之側句

城邢　栢舉　不討其專　不討其偽

城邢　圍蔡　美救患　恕復仇　不討其專　不討其暴

外合名陵侵權命成功者于奉命㮣功者奪然權自與
之者言非桓能權命也　合伐沈潰皆有權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楚人伐鄭 左 鄭即齊故也

胡傳 楚稱人浸强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强矣
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
狄之名者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
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
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
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旨定 至是又伐鄭
句又字有意味
合盟齊謹漸謹始　合盟宋同　合滅舒蓼浸强益强
俱要發未然之防　合宣九年楚子伐鄭至是稱人至
是稱爵　合吳入州來楚强之漸楚弱之漸　合長岸
大意同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荆始書楚　檉音與公作朾

指月 要體貼傳測是
字令既字含蓄下意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胡傳 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
協也令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
懷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
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
合救救徐俱有志字誠字　合敗鄭撓伯事展王事
合遂救許既會又敗及攻郎移　合伐黃各有既又字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左傳 獲莒子之弟挐公賜
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穀梁 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
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
子友以
殺之

胡傳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
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

玄衰志會六　偃公作偃　挐女居反又音挐　酈公作犂穀作麗

已得子之賊以求賂於魯魯人弗與爲是興師而來伐然
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鋭篤以詞命
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于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
其主將此强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爲
主而書敗獲
責之備也

敗莒獲

旨定 提。明。莒。曲。方。見。可。以。詞。論。全。可不戰屈人上。非但責
其詐也責之備是以季友對莒人說與然則罪在莒也相
應此事曲本在莒然槩之未善亦非春秋待敵之意故釋
莒不罪而以友爲主書敗書獲無所不用其貶也非責備
賢者之說詐敗只於敗上見若用穀梁事則兵刃原未接
矣〇同人曰二人相搏士卒豈不持寸鐵乎亦不害爲兵
刃既接也但孟勞
事近誕不用亦可

● 敗莒　楚丘 非王師。非王法。 以職不職此在理直力强上發

○ 敗莒　召陵 非王師。近王事 出非字近字

敗莒　入曹昇 抑鋒止鋭。覦文匿武。脩其訓典以詞命。

○ 敗莒　秦人伐晉 抑鋒止鋭。懲忿窒慾。以王事。 上重戰而詐帶之。下重忿而貪帶之。俱責。

○ 敗莒　晉侯伐秦 抑鋒止鋭。改過遷善。王者之事。王者之事。 備責季友 深善秦伯

● 敗莒　書救 兵刃接而用詐。不遷戮而知還

敗莒　札聘 王者脩辭。聖人達節
合大鹵俱律以王者之師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癸亥 十九年 惠王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詩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方百事之宜也　定營室　星音訂　椅音伊　堂楚丘　景邑　影也　說音稅　馬七尺以上為騋　琚音居　殺去聲

胡傳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與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揭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畧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贊司几筵，設黼扆，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于中華甚大，為利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畧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城楚丘

指月 春秋責桓，以周制一段為律令，以東徙一段為招案。以責道義，不責功利為斷詞，全重衛已滅上。功利道義要剔明春秋之法。法字正與王法相應，小惠大節倒處要發。

○同人曰：桓公存衛，千古美談，胡氏據不書桓公，做一篇畧案文字。劈頭一句不與諸侯專封，分明半天霹靂。已下層層攻擊，總使他專封之罪無處躲閃，末段歸結到功利道義上，乃聖人微桓畧桓之本原也。此傳聲色俱厲，旨定謂不可淺加貶責，非是。

○○楚丘　六月雨　衛文得與邢之道。衛風。方中。下　魯僖得勤民之道。魯頌。大田。一易

三不雨同

○楚丘　遂伐楚　專封，專征。存衛之功，揚起；伐楚之善，揚起。木瓜之味，賜履之命。

、楚丘　會葵丘　貴王賤伯，尊君抑臣。下易會首止同。

○楚丘　盟葵丘　抑擅權，予明禁。畧。詳。五伯。三王。罪人。皆尊王。桓公為盛。

○○楚丘　城濮　專、諸　發揚、問起、總束。貴王賤伯意。主無道桓文之事，何二傳俱有正誼。明道語全重此，發揮各以宜有美詞。

○楚丘　踐土　封國、建侯。木瓜之味，弧矢之錫。重衛國已滅，絕上下，主立叔武之。專須記。

○楚丘　秦人伐晉　專封，正以王法。貳過，責以王事。木瓜，秦誓。

、楚丘　楚子圍鄭　畧小惠，存大節；取大節，畧小過。

○○楚丘　稅畝　封建天子大權，桓不宜專；井田萬世良法，宜不宜變。

○楚丘　宋楚平　專封，擅平。桓公，子反。俱明道不計功，須記。下　傳無正誼不謀利句。

○楚丘　圍宋彭城　正王法，譏王度。木瓜美桓公而春秋不書；舊史曰圍彭城，而春秋追書。

書宋

○楚丘　城杞　專大權，昧大本。木瓜載馳，葛藟揚水。俱尊王。

○楚丘　厥慭　以正待人，以恕待人。畀而不書，序而無貶。上以正待人。城緣陵傳借。

○楚丘　廬吳歸　俱重封建。

楚丘　黃父　封國，勤王。擅大權，盡常職。戍甲士，歸粟，輸王粟，具戍人，祭服。

合盟薄釋　不與齊專封，責桓；不與楚專釋，責胥。俱以正待。合戰

泓　行小惠，失大節，非道非義，飾小名，妨大德，假仁假義。

合王所封建　非其人，朝覲非其地，上下正法本。

合河陽　功雖大，惡其事專；禮雖悖，原其情順。正誼。合敗殺

一專一負　木瓜秦誓。合沙隨　不見春秋正誼不謀利。

明道不計功，春秋伸道不伸邪，崇義不崇勢。合大鹵

王法王師木瓜六月　合弓會陳斥封國存亡國載馳
鶉火　合入郢不以小惠廢大節不以小善掩大惡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賂故也。

〔公羊〕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府，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語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穀梁〕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illegible]廐也。公曰：宮之奇

下陽公穀作夏陽
軨音零　鄍虞邑　稱虞強以悅其心
虢公作郭

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胡傳〕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曰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閣，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

滅下陽

〔旨〕定由貪利，故失險。雖一件事，而不歸作則兩書法，不能斷然。觀聖人律令與可以見法、春秋此義至衰世之意等句，正是借虞以垂戒，勿苑責虞公。上有法字，下有意字，兩截俱有義字，須拈發棄險，只說險之為重，非如脣齒之說。

滅下陽　城中城　棄險　城郭溝池山川丘陵以為固
設險　守國之道尊卑貴賤等威物
采以為限
體險之用

滅下陽　城虎牢　俱棄險

合伐黃虞不聽宮之奇桓不聽管仲易盟貫同　合吳
滅巢宮之奇沈尹戌加執虞入郢同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胡傳〕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荊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荊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illegible]遠國者許是盟

貫公作貫澤　衣裳之會貫與陽穀俱不在九合之數

也。
〔旨〕定義著。郎在慮周中。從服江黃以孤楚勢。見其慮周。從慮周見其義著。蔡江黃雖東方小國。實是楚右臂。慮不到者。祇爲閒著。齊桓直算到不戰勝楚。滿盤局陣。止在此一著收功。今日來定盟。豈不可喜。故一曰慮周。再曰義著。以寄深許之之意。此只服江黃。至陽穀方與合謀。不可潤文中不可用管仲。

○盟貫　陽穀　定交。定謀。

、盟貫　召陵　服楚之慮。服楚之績。

、盟貫　盟葵丘　定交。明禁。　獨言遠國。再言葵丘。

、盟貫　盟戲　伐交。分兵。　只就兵法上說。不可以盟貫爲善謀。只用桓悼。亦勿以管仲知罃對。

蓋盟貫非管仲意也。

、盟貫　伐鄭蕭魚　慮楚。篤楚。　牧野之誓。庶幾近之。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江黃知魏。

、盟貫　蕭魚　結遠。服楚其慮周。服心。服鄭其誠至。　下比晉主霸楚。孫不知既去伐鄭自當畢

王服貳矣。此種游移誤人不淺。

合侵陳慮周義著德衰。攻歜武王伐商成湯勝夏。合

入曹畀慮周謀謫。合侵崇結所與以制敵慮周而義

亦著矣。攻所與以求成謀迂而逆已見矣。合楚子伐

宋結楚與國其慮周。攻楚與國其衆失。合宋楚平盟

者春秋所惡而結遠則予平者春秋所予而專命則惡

〔附〕〔左〕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見滅滑傳。

甲子惠王二十年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胡傳〕不雨者。勤雨也。歷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全〕汪氏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己。備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格天。不雩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修政以消天變矣。

○三不雨

〔指〕〔月〕憫雨。憂其不雨。勤雨。欲其雨也。志字極重。傳從詩稱云云。想出僖公憫雨之情。須用得活。何休所稱飭過求己。放佞理冤。可無用。

徐人取舒　見荊聘徐。越伐吳二傳。以與善爲主。○〔全〕按徐偃始稱王。故春秋狄之。是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魯頌曰。荊舒是懲。舒與荊比而爲中國患。其來久矣。徐取舒。蓋受命于齊。爲齊通伐楚之徑。

六月雨

〔胡傳〕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過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六月雨

〔指〕〔月〕從平日務農云云上。料他以不雨爲憂。從憂不雨上。料他以雨爲樂。傳只借僖同民之情。以發明懼天災恤民隱爲君國子民之道。不可死講美僖。須以聖人垂訓意爲主。玩傳觀此義云云可見。〔參〕〔旨〕〔定〕兩傳各自爲意。上所引

詩只就閔雨上說下因僖公喜雨而論爲君國子民道皆如此于詩意無干○京少日甫云者喜雨也正講六字盡之字字有意味縮合閔雨以見憂樂同民爲君國子民之道此數句本粘着僖公說未段如見春秋美僖以垂訓也專講美僖困呆粘煞垂訓亦泛總要在傳首六字按出情景耳

○六月雨　無氷 成元 君道

○○六月雨　歸三田 君勤王事 聖化感天動人 下易夾谷同

○○六月雨　復麟 君道盡 王道明 憂樂與同君德脩而致祥 志氣相感聖經成而獲瑞

天皆格

外合陳災懼天災恤民隱歸民心合天德君國子民興滅繼絕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穀 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胡傳 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杞不與焉則安知其爲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爲

正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師同次於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轅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爲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陽穀

指月 三謀字相呼應謀伐楚是與江黃謀傳中雖奇正並說側重奇兵上須說得利害分明如親與其謀者然方妙

參旨 定末言即前傳所云獨言江黃也善是謀善其奇正並用爲克敵制勝之謀也善作文者亦據傳意揣摩當日情事方妙蓋秘密之謂謀實講則呆矣○京少日謀伐楚是八國諸侯及江黃共謀之豈桓獨與江黃讎足附耳而增坫諸君若罔聞知乎講章與江黃謀句勿錯認

○○陽穀　侵蔡伐楚 定奇正之謀 用奇正之法

○○陽穀　名陵 善其謀 序其績 未服 既服 奇正重在奇 律禮重在禮 此等題要有交互意

、陽穀　盟首止 定大謀 明大倫 至江黃伐陳而犄角驗矣 至葵丘初命而翼戴信矣

○○陽穀　遂救許 克敵制勝之謀 分災救患之義

○陽穀　救江 共爲犄角 獨遣一軍 得制勝之謀 用兵之法

○○陽穀　盟戲 制楚奇正 駕楚勞逸 三分四軍亦謀也或因下傳明于善陣之法句添法字對上謀字不如舊破俱用謀字較妥

○○陽穀　伐鄭蕭魚 聚而爲正分而爲奇 內而息民外而不戰 江黃俱謀 知魏

○○陽穀　蕭魚 制敵以謀 服貳以誠

○○陽穀　夾谷 克敵莫善于謀 制敵莫大于理 二小援八國 一言重三軍

○○陽穀　陘費 以謀制勝 以禮爲國 桓公 孔子

合侵陳能制勝不能持勝與盟貫侵陳大意同　合陽穀伯謀之善伯業之息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左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友涖盟

全 汪氏 經書涖盟者四惟此年佐齊有補伯之善

指月 以無專命意起在會伐楚之謀與他盟異矣

楚人伐鄭 主下伐楚次傳楚雖暴橫亂陵上國或主侵陳傳 孔叔思齊未當

左傳 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乙丑 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 是年夏許穆公新臣卒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穀作公子季友 涖公穀作位 役同

陘音刑 楚地

左傳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蕩搖也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註云馬牛風逸蓋末界之微事

管子 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

國語 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

胡傳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矣正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楚雖暴橫荒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爲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全家氏 齊距楚數千里跋履險阻矣而後涉其境楚得以爲備故桓公先侵蔡道蔡以及楚

○侵伐次

指月 奇正只於敘中點破以義正名舊云以君臣之義正其有名之師鄒云二名字不同上名字以師言下名字以君臣之義言看來俱未融師則有名此名從何來蓋問楚之無王亦是爲君臣之義上興師故曰有名然却不知身犯無王之罪以諸侯而興師此爲何名二名字原一樣志善傳未明言如何爲善故舊據召陵傳以爲序桓不戰之績別傳以次陘爲整兵慎戰書次于之也亦此意鄒說謂序其攘楚以尊周之績貌王貢等語吏參歸用傳以義責楚云云可見楚貢包茅不入至名矣數句便是序績之案只一箇伐楚其專處也在此善處也在此二意自相對次陘只作書法與遂字對看來序績字正指楚人服罪說而楚人服罪句緊頂桓公是徵來則志善何從鄒說似近之蓋本傳只就無命有名于齊而召陵傳不驕不暴易就盟上立論與本傳志善不相通不傳序績雖總次陘來盟召陵說然不過了服罪一事而召陵傳序桓績字亦只泛言伐楚功成不必泥定成不戰之功也使今日非志于尊王則師出無名雖不戰而盟亦何績可序乎○京少曰此傳講說紛紜以義正名指月似爲得之然云兩名字一樣又云身犯無王之罪此爲何名則此舉仍屬無名之師矣要不如舊說以君臣之義正其有名之師爲直截而通貫也序績從鄒極是及只次陘題又云難說序其尊王之績還王慎戰較妥此語殊屬糢糊愚按左氏楚子使與師言云云師進次于陘則徵王貢而楚人服罪已在次陘時退舍修盟不過服楚成功耳由此看來次陘何嘗無績次陘之績何不可序而必待退舍後耶愚意只次陘題亦從鄒說不牽扯慎戰庶合傳意有謂桓之志義在不戰勝楚麻不知桓公經營數十年爲此大舉當時楚服則退而盟不服則進而戰矣曷嘗志在不戰來其自言曰以此衆戰而傳亦曰春秋無義戰必以不戰爲志善書生議見甚滯乃爾

○○侵蔡蔡潰

指月 以侵字提過用陽穀傳江黃不與問起因用江黃之奇作○同人曰大全家氏高氏俱謂桓公不以一女子興師杜氏亦云桓公志于伐楚不在于侵蔡可見欲伐楚先侵蔡正是多方以誤楚處當日諸侯大衆而出人必不能

無發惟潛師掠蔡只似濆蕩舟之憤楚人聞之方帖然安寐而不虞其猝入吾地也然此意非傳外添設只在侵蔡者奇也一句中蓋兵法師枚臥鼓出人不意爲奇侵之奇在使所侵之人不意而侵蔡之奇更使非所侵之人不意同一奇而桓用之倍變化矣愚意只主本傳奇也作之奇文江黃不與于篇末作餘波猶勝舍本傳借上傳耳

● 遂伐楚

眉定 正兵點起倒專上作

○○次陘

指月 只次陘難說序其尊王之績還王慎戰較妥但須于尊王中發之○京少曰駁論見前

○ 遂伐楚 于師 專王命 權君命

○ 遂伐楚 名陵 專王命 近王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 楊子曰春秋美名陵

○ 遂伐楚 遂救許 譏討罪之專 美恤患之惡 俱書遂

遂伐楚 取須句 齊不請命擅合諸侯非義 魯不請命擅取人國非禮

伐楚次陘 侵曹伐衛 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 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

侵蔡伐楚 入曹畀 專譎俱有孟子語

遂伐楚 城濮 王命各以楚橫起 王道

伐楚次陘 城濮 善其志而序績上以專起 誅其意而畧功下以績起

遂伐楚 遂圍許 征伐天子大權俱尊王 朝覲臣子大禮

伐楚次陘 栢舉 序績以專起俱創樂與人爲善 錄功以僞起

遂伐楚比合河陽上事專下情順春秋以義正名春秋以誠變禮合大鹵專王命非王師伐楚次陘比合河陽事專者取其志事逆者原其情合名陵侵不厭專命之績滾陋有名之師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名陵

〔左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名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胡傳〕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名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徼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名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爲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緼亂也

○○于師名陵

〔指月〕以屈完服義提起隨於辭昭王之問對戰攻之難上見楚之且順且抗轉下然而桓公云云作雖强已服四字要味正見桓處置得楚好只律只禮俱就今日退師而盟上說不暴者不暴其師不驕者是不驕楚在處已則言律在處敵則言禮總是一箇不戰非二項事也此亦文定特變語非桓本意欲如此亦未可直說是王事只庶幾之耳序績雖是取其成績全爲他不戰而成此績故序之不然城濮勝楚獨非成績乎

○于師

〔指月〕不稱使與來盟俱是紀寔稱名氏是特筆服義只指服包茅不貢一句須本尊王說來

○○名陵

〔旨定〕全要發卒與之盟而不遂意透卒與之盟只重禮字而以律字作來歷爲是

•名陵 執陳 禮外臣近王事 易侵陳大意同 虐外臣歉王德

○○名陵 遂救許 待敵有禮退師 救患合義移師 以非王命非王志起寔征夾輔

○名陵 盟首止 柔遠定儲分點

○○名陵 盟葵丘 近王事不戰而禮服楊子以爲美 明王禁不軟而信喻孟子以爲盛

•名陵 入曹畀 與楚盟而不遂庶幾王事律禮重禮 致楚師而與戰三王罪人上暴蔑重

上論

于師名陵 既革去于師更整 城濮 序不戰以屈完得臣起○出于師傳題 畧志戰比避救江明傳題也傳題

•名陵 彭衙 服敵不戰近王事 懲敵遂戰虒王事 律禮春秋樂與善

○名陵 晉侯伐秦 柔遠改過 忿慾春秋大改過 二王事不而不 可摠起

○○名陵　會扈伐陳（懷遠以禮 招攜以禮）（完服義陳背叛各提起 上只畧有服意便與之）

（盟下必公然不來纔以師伐）

○名陵　書救（卒與盟而不遂 不還戮而知還）（俱近王事）

○○名陵　盟戲（柔楚 敵楚）（管仲一匡 知辔三駕）（背不敵屈人）

○○于師名陵　伐鄭蕭魚（待楚以禮 駕楚以謀）（以序績比俱重不 戰○去于師同）

○○名陵　蕭魚（以禮服敵 以誠感貳）（要以楚中抗鄭難信重振起）

○○名陵　歸三田（禮下敵○ 禮化強）（下或出夾谷不思夾谷本傳 有理字無禮字何如竟出歸）（田之為愈也。倘易夾谷還王理都強為是）

○○名陵　墮費（下敵以禮 為國以禮）（王事近 王政行）

、完盟　札聘（嘉服義 譏過中）

外合戰泓近王事屍王政　合滅蕭柔強國覆小國
合滅甲氏柔遠則寻之殄類則惡之　合大鹵近王事
非王師　合名陵侵近王事衆王命　又有完盟彭衙
題楚得應敵之道晉失應敵之道尤扯淡

齊人執陳轅濤塗

左傳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指月　須從數上論起重德衰作收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 討不忠也○ 主 陽穀 伐陳二

（傳騐伯謀之善 譏伯德之衰）

江黃伐　盟葵丘（特肖明矣 翼戴信矣）（陽穀傳驗服合也 令禁脫毋此等題似不功）

（宜復 藏）

轅 公數作袁　屝 草屨 去聲

八月公至自伐楚（主盟唐傳去）

穀梁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全　汪氏亦循湯既勝夏遂伐三朡而序者曰湯歸自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而序者曰成王歸自奄者擇重者致之

○至伐楚

旨定　春出秋還為時已久提起以我公從桓一侵蔡再伐陳而獨以伐楚至為大齊桓伐楚之功

○公至伐楚　公至伐齊（師屢用以伐楚致 師同圍以伐齊致）（荊楚暴 橫齊環）

葬許穆公（涯 虐）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朡 音宗　穆 公作繆　茲 公作慈后同

胡傳　楊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敬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敬矣失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俾遠國之信接兵于陘脩文告之辭退舍名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伯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借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于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淺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侵陳 加執伐同

指月 桓之異於王全在不自反而其不自反全因驕勝而驕來量字非容人之量乃德量也然器不足器字吞言器量狹小易滿易盈纔得志便驕溢起來須玩方字已字一謀字猶未字模寫之要本念深禮謹翻斷非淺就是德衰處非前盛而後衰蓋伯德本衰始特假之耳傳中桓仲兼責而責桓較重反覆傳文自明細玩存此心以進善數句要知春秋十分望桓十分惜桓意

▼伐陳侵陳 侵曹伐衛 忿驕
于楚不能謹于陳下 于奄竪不能忍于曹衛
詩曰是王書曰隕淵 上
詩曰不忮書曰有忍 謹

▼侵陳 城濮 桓公管仲才識有餘器量不足 俱有無
文公先軫功利則高道義則卑 道桓文
語宜 總收

▼侵陳 晉侯伐秦 桓不自反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穆不責人 事仲尼定書列秦誓于

百篇之末。

▼侵陳 會厲伐陳 厚責人不自反 一謀不協而見
薄于自反而有禮 侵待之不至然
後伐 以陳罪之當討 不當討引起

▼侵陳 盟戲 桓仲失持勝之道 悼當得善持勝之道

○執陳 士魴聘 桓不能持勝 悼善于持勝
不能持勝律以王德 周公成湯

▼侵陳 札聘 不能達節律以聖道 季歷武王
伯政敎于人 楊子曰齊桓欲徑陳云

▼執陳 歸三田 王道感于人云 楊子曰仲尼用于魯
云云。 加夾谷同上易侵陳同

合故救徐 量誠德衰德益衰 合伐黃 王霸字誠字
合宋人圍曹 驕急俱反仁反知 合會盂執 俱有自反
語 合入曹畀 非持勝非制勝 俱以王者起 合晉秦
圍鄭 俱不自反 合衛侯奔 晉淺器不宏 擊智心不廣
合滅滑 俱假仁不終俱有驕暴意 合盟洮 兵信俱

不自反 合邢丘 不反已而責人不自爲政而咎人
合大閱 非王德非王師 合會平丘 失反已服人之道

丙寅 二十二年 惠王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

繇上兆詞 渝羊朱反變也 羭音俞美也 同渝言變則除公之美 蕕香草猶臭草十年僅具存

讐荅也

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檀弓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國語 申生反自稷桑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

尨音蒙 適音的 袪音墟袂也

郵尤同 啗徒敢切啖也 吾讀如魚 苑茂

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
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
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
齊謀既成矣里克曰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
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
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
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
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
曰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
曰往言不可及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木稅 辟音闢 去也奠 置也熟 食曰飧 況益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林註〕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於公時子年十歲未能行朝禮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 〔左〕公孫茲如牟娶焉○〔王〕無氷傳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左傳〕謀寧周也〔史記〕惠王太子鄭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有寵于惠后 惠后陳嬀也

衣裳之會七首止公穀作首戴後同

〔胡傳〕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會首止

〔指月〕全重書法上作文陵抗是當時事蹟雖不可加貶然堂堂王世子以無寵故不克定位而借重於桓之一會遺等時勢自是君弱臣强下陵上抗之日自是簡亂世春秋抑而扶之所以撥亂而反之正也此正字與後正分義也正字相應撥亂亦要發透○同人曰吃緊在王世子在是三句所謂抑而扶者盡于此所謂撥亂而反之正者盡于此論其班位以下是輔及後世事而訂正之引經以定後世之論非借後世以發明經意也講章前後扯合竝謬

○會首止 盟洮 王儲本尊不得以弱故抗 都發聖人尊君意

會首止 滅項 班序之禮不得以賤故輕 俱尊君抑臣

、會首止 單伯至 隱諱之禮 獨尊王儲 獨貴王臣

合踐土殊會以明嗣君之尊諱詞以全大君之尊分義
名實 合河陽扶弱抑强尊周全晉 合黃池尊王扶
伯及以會會以及

〔附左〕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于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胡傳〕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世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

爲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盟首止

〔指月〕此是會世子畢復以與戴之義約誓諸侯也以愛愛字極重正對下道字看玩世子踐祚句是惠王得以子其子玩是爲襄王則諸侯得以君其君使當時所立者叔帶而非襄王何是諸侯必且君非其君而君臣之倫不正矣鄭以子鄭爲君叔帶爲臣恐未然後衆再言有樂道不厭意〔參〕旨定首止一會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而王室以寧天下不搖所謂治之于未亂者故春秋深大其功

○盟首止 遂救許 美之大 善之尤 一盟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 一救而討罪恤患之義皆得

○盟首止 甯母 正天下之大倫 正一國之大倫 王定王儲通王貢亦世見

首止　首止　葵丘　葵丘 定倫明禁　一匡五命　傳題奉裁竟出二盟

爲是

盟首止　會葵丘 事俱桓裁命上備鄭逃傳下北指下葬

盟首止　會黃父 定備勤王　褒詞常詞　桓治于未亂晉蕭于已亂

外有會首止秦人伐晉題齊桓裁君命魏顆裁父命
或合戰顆正倫素倫合盟宋正倫謹防　合重丘明
倫叢逆　合盟平丘俱褒詞美定倫貶矜威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諸侯盟首止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胡傳〕事有惡者不與爲貶平丘之盟惡盟善也請魯無勤是以爲幸其善者不與爲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者也

〔指月〕或曰以下胡氏恐人疑聖人貶從命之鄭與作經尊王之旨相悖故出箇大義字爲斷義在則臣可行于君子可行于父湯武大舜所不拘也聖人處變無他惟義而已

書法只一逃字變之中
等句俱就聖人身上說
合會葵丘鄭不以義裁命　桓能以義裁命　合河陽上
權義下原情　合辰陵俱有君臣父子　合陳逃俱逃
義　合札聘狗君命遂父命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見滅溫傳

〔左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史記〕仲雍居吳三傳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復封章弟虞仲於虞故夏虛

〔左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

車尺奢反　輔頰　輔車牙車　桓叔莊伯之族獻盡殺之　易音亦

〔胡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以地之紹于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獨夫商紂是也貴爲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爲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爲匹夫之賤也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于後可以見棄義趨利賈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指月〕重不與滅上而二書法帶之義利字要大發

龍尾尾星也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戎事上下同服振平声盛鶉鶉鶉天星也賁音奔賁賁鳥星之體天策傳說星將近日星微焞音吞焞焞無光耀也

丁卯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 杞成公元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左傳 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楚人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胡傳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患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日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伐鄭圍新城

指明討恤之善都在即解云云上見此題只虛摹筒有遺力者矣便了不必多入贅詞

○伐鄭圍 圍許遂救 公至

指月 二善俱在即解圍移師上見傳首不過欲見其力足以取新城以起下即解圍以救許所以為兩得也二意串作不可大分 書至帶收

○○圍許遂救

指月 二善俱在遂字上見故此題仍主二意自其即解鄭之圍而不迫鄭可謂得討罪之義自其移伐鄭之師以救許之急可謂得分災救患之義善之尤正謂一舉而兩善併非單指救也然須串講界見低昂方不類全題

○○公至伐鄭

指月 善之尤則何以至久也正辨其非貶極此意須知須註此作文參旨定久是去國踰時之久指得若非以師言此正足上與桓之意鄉云如歲莽之類雖時凡義而亦書也引喻極妙能傳得傳中則何以致之神方為高手

○○遂救許 遂圍許 得恤患之義 得討罪之義

○○遂救許 執曹歸京 凡書救者云云 春秋既諸侯者云云 各有兩層妙處

○伐鄭圍新城 會扈伐陳 禮義 討罪有遺力 招攜善自反

○圍許遂救 會扈伐陳 恤患 招攜 懷義

圍新城合宋師伐滕力不盡用于討罪力不移用于討賊一予一譏 遂救許合伐黃下更歷三時援師不出 正與即移相反 合伐宋圍滑善之尤尤義之所不得 為兩傳各有義字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 是年秋曹昭公班卒

春齊人伐鄭 王申侯傳罪鄭即楚未含當自反意

左傳 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 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 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小邾子來朝 兒郳黎來傳全胡氏 齊桓請天子進之

公作小邾婁子後同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 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吾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女音汝

胡傳 楚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甫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鄭伯於是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衣裳之會 入穀作寧 母

左傳 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于諸侯諸侯官

司各於

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

鄭伯請盟于齊

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奸音干

○○甯母

[全李氏]周禮大行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衰諸侯情慢故伯主總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

[李氏]以齊侯却鄭世子之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則正一國之人倫也

[指月]齊王忠孝不如單用通貢借盟柯傳會諸侯尊天王句

○○甯母　盟葵丘　通王貢　明王禁

○○甯母　晉侯伐衛　文元　通王貢　却子華　朝王室　脩文業　俱忠孝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公子友如齊

[全汪氏]甫盟甯母而又使季友脩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己巳]惠王二十五年崩　八年　曹共公襄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兵車之會一　陳世子款下公有鄭世

[左傳]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穀梁]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胡傳]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者莫微于下士外臣之貴者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奔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序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指月]上虛下實然傳意兩重在作者善對耳[參旨定]非尊王人尊其所以命之者耳非賤其今日之乞賤其所以致此者耳

○○盟洮

[指月]全重聖人尊君之情發揮此命是襄王告難之命

、盟洮　會葵丘　伸　抑　尊王命　謹臣禮

○盟洮　單伯至　奉命　受命　俱尊王兩命字不同勿混看

○盟洮　會號　重命　重信　先王人不計其爵之尊卑　先趙武不計其歃之先後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胡傳]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躋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雍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躋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僭

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旨深矣

〔指月〕禘僭只提起重私恩崇母作收不稱姓氏用致只作事寔成風向存而曰致者禮非夫人不與祭成風妾也今始與祭成爲夫人耳

或出致夫人蹐僖公嫡妾君臣　或出禘太廟四卜郊享親享帝皆僭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典午〕襄王元年　**九年**亂 是年春宋桓公御說卒秋晉獻公佹諸卒晉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正月公穀作三

〔左傳〕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宋桓公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胡傳〕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

月御公穀作禦

衣裳之會九　之尊之比二王後七十日耋天威不逾常在廟而之前入寸曰咫

矣

○會葵丘

〔指月〕會首止傳以宰孔形世子此傳則以世子形宰孔可進可退可出可入正是無常尊處無常尊自不得殊會非故抑孔以尊世子也用則進不用則退以立身言故曰節出而效勞於外入而效勞於內以事君言故曰義

○○會葵丘　會黃父　貴臣不殊會人臣無常尊　功臣無美詞人臣有常職

合踐土抑宰臣以謹禮諱下勞以全名下拜登受出入

三觀　合翟泉寻明分譏潰分以宰孔與會不與盟比

出殊杜撰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

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胡傳〕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爲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益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盟葵丘

〔指月〕以明禁爲主而人心咸喻意亦重惟人心咸喻乃見明禁之入人深也宜透發咸喻而明禁之美自見不歃正見咸喻處明禁便是桓公之志大率是匡世意思不必指定尊周此禁是周盛時之禁以其出于天子故曰命五禁須點明勿漏勿贅翼戴事亦須驗入益卽此一事而知桓禁非空言人心所以咸喻也此係桓生平伯業盛舉須要

鋪張。○同人曰設使當時諸侯人人依着五禁上不得罪天子下不得罪于群臣百姓開國承家保邦睦鄰與三代盛時何異東遷而後從未有人講究到此桓公取而申之豈不是挽回世道轉東周爲豐鎬一點絕好念頭諸侯稍有人心那得不踰作文須握定桓公之志四字從桓志原起綰入五禁則諸侯咸踰不煩言而自露如此乃上流法也。

○○盟葵丘　蕭魚 志。踰。 誠。感。

合牡丘 諸侯咸踰諸侯不協 合新城 驗翌儲驗從楚 合馬陵 咸踰同病 合三卿伐莒 驗翌王專兵 合隨貴下驗越禮 合叔弓如晉 聆八年上明禁而人心踰下崇後而人心貳 合平丘 大美大惡五禁五不遵出會盟四比同 又或合盟踐土 王明專封之禁擅封國之權上于五禁中摘一條無謂且晉立叔武弟建侯非封國也 又合雞澤以宰孔單子盟不盟比出卽上會葵丘盟翟泉意此二合俱不成題

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公作甲戌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胡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春秋書此爲後世戒

詭左作佹　殺公作弑　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　辟避同

辛未 襄王二年 十年 宋襄公茲父元年 晉惠公夷吾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全孫氏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十五年如齊同此。

狄滅溫溫子奔衞

見滅譚傳

（左傳）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弑其君卓

卓公作卓子

（胡傳）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于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

及其大夫荀息

（胡傳）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周公忌父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詞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驪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衞士而衞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衞士而往衞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

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秋七月

附左　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

登車僕御　因巫而見

冬大雨雪　見下陽穀傳

壬申　襄王三年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傳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丕豹奔秦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胡傳　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爲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微其怠忽而更與之供肆于籠樂是以見戒于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其義自見者也

指月要模寫輔伯與爲伯者末路相率情偷的光景

雩公作竃　夫人齊桓公女

秋八月大雩　見上陽穀傳

冬楚人伐黃　左　黃人不歸楚貢楚人伐黃

胡傳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于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旨定　既又二字重看結黃桓原不差但罪在不救管敬仲之言只見楚必伐黃齊必當救蓋以勗桓救非阻桓盟也

合放救徐業怠志息黃遠齊近楚徐近齊遠楚　合入滑棄義徇利管仲蹇叔俱達忠言　合晉秦圖鄭大意同下用燭之武對管敬仲　合會伐鄭兩傳俱有既又字敬仲之言季孫之懼　合貞伐遂管仲失字小之仁違子產失事大之智　合蕭魚不聽管仲能聽知啓下易盟戲爲妥

天藜閣鐫